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六冊目次

懷麓堂集一百卷（二）（明）李東陽撰　清康熙二十年廖方達刻本　〇〇一

懷麓堂集一百卷（二）

（明）李東陽撰

清康熙二十年廖方達刻本

懷麓堂文藁卷之二十一

題跋

書愧齋倡和詩序後

師召陳先生初以詩經名天下旣入翰林為古文精簡有法尤捷不容思日可給數篇或乘醉縱筆不復記憶若有神助獨於詩雖能而不甚好人有乞者不得已應之朋輩投贈多不裁答領之而已去年偶閱杜詩有所得乃揭其近體篇目于壁暇則闇誦至貫穿無遺自是下筆袞袞時出奇句其鋒甚銳同僚曩時不此之好口雖不言察其有愧色也昔黃山谷謂坡老曰有文章名一世詩不逮古人者而彭淵材恨曾子固不能詩自今觀之子瞻豪雄浩瀚夫不出山谷下子固集所傳諸作當世亦豈多得不足信也夫天下無兩似之物二美相兼必有所掩然則人惡以多技為哉若吾師名殆不欲以詩掩其文故方稍振圭角而亟自韜晦乃委於朋友之助如此序所云者噫以予之闇劣何所不賴於友而况詩乎師召旣悔倡和之晚乃輯所往還者得若干篇為卷而其所為詩在焉詩家者觀之則其言之誣不誣可知也

題山谷墨跡後

肥欲有骨瘦欲有肉此山谷論書語今觀此帖當識此老筆意

書宋諸賢墨跡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携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季非無君子而屢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由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死初不能無叅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佗觀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由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或讒間至悉變其所為則所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志戮力自貽矛盾之患何怪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庵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大兼用皆當有益于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殁國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恭題尹府尹所藏先朝勅諭後

臣獲從應天府尹臣尹崇志伏覩我太宗文皇帝之

德音蓋其先臣穆舉進士時所得者也文皇帝聰明神武求賢圖治汲汲若不暇凡所策士旣爲親定甲乙復自閱名籍慰勉敦勸至屢勑諭諄諄教戒其至如此故皆感激奮厲什志倍力爭效尺以致太平名臣碩輔照耀先後尚可指而知也湯誥曰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人君之在天下有師道焉湯武而下雖英君誼辟鮮有與於此者惟我太祖高皇帝寔全有之以至于文皇丕承大烈赫乎洪武之風也臣穆歷官監察御史按察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始終一節克稱能臣宣宗章皇

帝之褒勑英宗睿皇帝之悼祭宸書麗藻後先輝映皆足以仰承而不愧於是知聖教所及三十年如一日以至于今又四十餘年矣聖天子之所簡用賢如崇志者謂非聖教之所遺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章皇帝之德教與都憲之澤其在崇志克引而承之奚翅異世雖千百代可也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書同聲集後

予從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齋題爲同聲集予豈敢同先生之聲哉然於先生之心則不敢有異也蓋異而心同則其異也不遠矣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亨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職方者予汎而觀之清古翹拔無一字犯俗雖偶書旁集若牘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亨父死必爲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圍爐詩後

東陽童時遊京庠四明邵先生實掌教事間與今翰長楊公圍爐對酌東陽適侍几席公命作圍爐詩撰五言一首公覽而賞之因褎以去越五年東陽叨進士獲從公官翰林每見所作稍稍當意輒加奬借今

又且二十年東陽將滿再命矣公偶語及之因出示一卷皆名卿士詞翰而是詩在焉公曰吾於是時已待子於今日矣東陽竊自念樸劣幼稚之資僅曉聲律此兒童恒事公以大方先輩曲爲汲引以俟其成此古君子之盛心不見于今之世久矣而東陽聰明不及方百倍韓昌黎之歎寧知驪牝之質終不爲九方皐善相之累乎昔蘇文忠謂文章士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至其品目高下付之衆口非一人所能揚抑是公於東陽雖曰汲引之不暇亦安能使之自關于進哉竊用是懼忘有

所勉進以副公望而未能也姑識于卷末更二十年觀之使公不自悔其誤則東陽於公庶乎可以無愧矣

書蒙翁類博稿後

嗚呼此我外舅蒙泉先生岳翁遺稿也公在國子時已名能古文歌詩然稿成輙棄去及第爲翰林著作甚富入内閣典機務攻曹石罪逆得禍幾死戍甘之行第宅爲勢家所奪書冊蕩逸委不復顧比名歸又爲讒娼所中出守興化以去及致政家居檢閲舊稿存什一而已公既屬纊東陽以治命拾遺文得於其從子坪竊懼闕畧不敢就次乃與公門人潘君辰李君經稍加捜訪或稿殘艸手自謄識越十有餘年始克成編爲十卷乃屬我同年知府陳君道刻于金華名曰類博者存公舊也夫文章事業大抵與世運升降而亦存乎其人顧二者雖相爲用亦各以其盛者稱而莫之或兼因人之難亦造物者之所靳也公少以經濟自許天下亦以此望之入翰林雖以文顯而非其志及得政行志奮不顧私甫黜于外亦無暇乎所謂文者既老且倦則歛其所欲爲者以歸于文而又不幸死矣故功烈震一時氣節蓋天下而文章制

作有遺力焉死於放失闕畧之餘哉然執是以白于世固奇偉壯麗炳朗震耀斷斷乎不可沒也可謂難矣且古之文章亦必其人有道德行義始是以爲世重今之世有如公者雖片紙隻字人固當寶而藏之況其所存焯焯如此哉然則公文之闕固造物所靳亦後生者之責也公於書無所不讀葉文莊墓銘載經疑數卷已逸去著皇極新解未及就深衣纂誤一卷藏于家以俟續有得者并刻焉

希蘧府君二絶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畫絶句二首楮若梁澤所藏吳先生原博爲求得之此二詩家集所不載且無圖印然固知其爲真蹟也東陽曩歸茶陵詢府君裔孫旭致獲親于抄詩易二經皆貧無書時所錄楷法精甚諸族所藏大書行艸亦道逸合古意雖小大不類然其結構則一也東陽舊未有藏忽得此不啻拱璧先學士公實與見焉命識藏之以遺子孫來者其勿褻哉

希蘧府君題朱澤民畫長句後記

右希蘧府君題朱澤民山水圖長句真蹟有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崑山許翀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人詩翰此其一也原博吳先生見而説之曰此在子卷

不過三十之一無之不爲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予何惜三十之一以爲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語告且曰爲我作海月庵記卽可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爲贈上有空楮取是詩按之不爽分寸卽禮于其上觀者不能辨其爲二物也嗚呼于將鏌鎁千載離合世閒此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爲之憮然況爲之子孫者乎軸頗舊不復裝飾所以存故實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敢失而二先生各題其傍以識其所從得云

書楊侍郎所藏沈啓南畫卷

沈啓南以詩畫名吳中其畫格率由詩意無描寫界畫之態畫家者流乃以分寸繩墨指而病之豈未知芭蕉爲雪中物耶亞卿楊公貫之得此卷於越中美氏道與沈有連當爲真筆近吳人所携贗本充人事似此卷者益少指彼而議此又可乎哉予不深於畫夥愛啓南之詩見其屋烏者無不可愛者故爲一辨

書陳大參六嬉圖詩卷後

東坡三適山谷四休皆有詩適以處變休以養生事異辭殊然皆達人君子事也陳南山六嬉之作其擬諸此乎或謂嬉之言甚於佚適非良士瞿瞿之義是不然善戲不虐君子所與張而不弛雖聖人有所不能且今所謂嬉者不過載酒濯纓振衣長嘯采芝放鶴以陶寫情志宣導沈鬱而不出乎名教之外嬉乎嬉乎吾不得而嘗也南山官郡佚治劇地紛輪鞅掌之餘乃託與丘壑寓情棊布與野夫林叟相唱和益又以文爲戲者也戲不以物而以文其爲嬉也不尤善乎詩自有序論體裁者稱爲善作予又推其義如此

跋存復先生遺墨

御史姑蘇朱天昭視予以其高祖存復先生澤民手書一卷蓋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先生勝國名士世多得其畫而罕見其書虞邵庵謂其文爲畫所掩書固未暇論也今存復集刊本有大星記跋載予先提舉府君事予家亦有府君題先生遺墨予與朱氏雖稱通家可也石湖集世不傳浦陽吳清老嘗作月泉社爲詩試實用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乃四時之一時東南名士盡在選中而拘於律體亦未有能出石湖之外者宜先生之重是詩也況天昭之於世澤有念祖修德之義又豈獨以詩而已哉予又聞

□昭有雅陽于老圖真蹟迺是以往其世澤尤有其
遠者尚當於他日考之

題姚少師所書劉太保詩

元劉太保詩一絕國朝姚少師所書也劉姚俱隱于
僧劉瑞州人名子聰號藏春居士改名秉忠佐世祖
建號立國爲國朝驅除今京都地是也姚蘇州人名
道衍號逃虛老人洪武間以高僧徵事文廟潛邸參
謀贊成大業其改名廣孝世傳以爲御筆所定也兩
翁雖遭際不同跡頗相類觀姚書劉作有契會之意
爲程錦衣用明持以視予兩翁皆天下奇士其學予

則不能知後有其法眼者不知作何等觀也姑書此
以俟

敬書雲陽集後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
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
所手錄而未竊命千戶懋所刻也東陽省墓時俞氏
已絕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
曰此吾鄉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
瀚承嘉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爲序則
太僕少卿李公貞伯所錄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某
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謙來自蘇
州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缺并以近所得于梧君
梁澤蘇州許琳者古詩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士題
識附焉近又見朱大遂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
真蹟蓋今第十卷所載後有印曰不二心老人此乎
生所未聞者府君之志又於是乎觀吾李氏子孫其
敢忽諸

書碧落碑後

碧落碑石本吾子行所藏自云手補首行五字及十
五葉一行之闕今觀補字非子行不能作也獨其跋

語謂以籀文歸小篆爲妙絕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
雜出諸體者得之蓋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此帖數傳
至陳刑部明之予嘗見此刻久不復識手臨二本輒
爲好事者取去數月後偶檢舊藏而得之則首行故
在而其中乃缺三十餘字豈摹搨先後互有異邪古
刻寖不完此固可寶而子行之篆伯溫之隸與楊宗
道之楷書朱潛溪之題跋皆不可得已明之其永寶
之

書耿氏家藏公牘後

禮部尚書青崖耿公以家藏公牘示予其一爲其祖

汝明公洪武初所給戶帖其一則山西鄉舉公掾也公之先出鉅鹿徙居平定至公復給帖領舉爲河南盧氏教諭永樂初卒于官宣德景泰間以其子清惠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成化間以孫貴加贈南京禮部尚書居盧氏者三世矣戶帖稱耿氏爲儒籍葢因元之舊而然按元史選舉志分天下爲十等儒居其九君子於是知元祚之不長士當是時非大家世族而能以儒爲籍不爲他岐異術所汨又幸而不罹于坑焚之厄以待圖籍之收葢亦難矣及科舉法行公郎以儒起家以啓其子孫再世爲尚書者國朝不二

三見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膴要不愧爲儒播在天下著之國史今青厓公爲史官爲祭酒爲禮部世守清白爲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然儒之道至元爲極晦而在我朝爲極昌觀于是不獨見耿氏之興也且趙氏之簡三年而已失之唐之告身或不再世而已爲貿物之具今公方實襲是帙與累朝誥命相表裏其所關亦大矣哉予又聞今歲禮部之火是帙在侍郎周公伯常廨舍卷歸而廨燼意其爲神物訶護使永爲家廟之寶非偶然也因併識之以示其後人

書米南宮五帖後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葢爲節度李光顏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噫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嘗蘇爲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庵蘇學而藏米帖謹以是質之

書溪山風雨圖後

右溪山風雨圖一卷無題識有私印曰容齋清玩官印曰紹興省試總轄諸司印按宋洪邁號容齋在理宗初以奎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此卷有紹興人王某題稱知府相公所藏意者爲洪氏物又有皇姊圖書印馮子振詩奉大長公主命題子振吾長沙人號海粟又號怪怪道人今私印所篆者仕元爲集賢待制所稱皇姊爲元公主則此卷又爲元外戚家物又有李氏珍藏印不審爲何人今爲庶子吳君原博所藏也嘗記容齋隨筆稱畫之妙者人必以爲似真江山之妙者則又以爲似畫此世間常語今觀此圖凡溪

山川草木人物器具皆風雨也論畫者殆將以為風乎
使其同幻然歷三代數百年宋元之江山皆不能有
而此圖乃入盛氏為大夫君子所藏寧觀物者不以
真幻為驚更可也

書同聲後集後

乃石以蒙修命兩人官所與倡和又若干什題曰後
同聲集於是先生之聲益高而予之不可強而同者
益遠矣然先生益不予鄙所以與之者甚厚是其所
以同也果有不係於聲者乎或者又以為言乃心之
聲有不容以不同者則予不敢以不勉也先生拜國

學之命將集于而南益將與俛齋同其聲集成寄以
寄予予則為序以叙之

書馬遠畫水卷後

右馬遠畫水十二幅狀態各不同中間江水尤奇絕
出筆畧蹊徑外真坡老所謂活水也吾不識畫特直
以書法斷之

書蒙翁所藏黃華老人真蹟後

右黃華老人書三十三字吾外舅蒙翁先生所藏翁
及天全翁徐公所題皆在焉老人本金人姓王氏名
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輒退士官至翰林修撰書學米
米元章論者謂其骨欠不在米下此詩已斷裂不能
讀而字畫遒逸可玩蒙翁題五字筆意渾成天全併
稱為得意信然而天全此書亦奇偉絕俗雖稱二絕
可也其將南歸時蒙翁指此書謂曰予至姑蘇必見
此翁其未至數日而翁已卒歸見蒙翁已臥病不能
言嗚呼異代不足論二翁雖異尚姝見皆蓋世人豪
而亦不可作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書蒙翁所藏西南夷圖後

我蒙翁所藏於宋西南夷圖後所識予鼎二字及碑
目小字皆非於宋書蓋臨本也卷中有潛溪顧庵所

先生詩後題百餘字亦我翁親筆故自可寶書不必
論也翁既沒卷藏于從子圻後十有七年某乃復見
為之復展玩不知涕淚之交頤也

書林藻帖後

右唐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為饒陽郡
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
士常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
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少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
今唐帖如歐虞顏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況其
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百年而不失可謂難矣鮑庵

乃先生得而藏之因爲題其後云

書虞邵庵墨蹟後

右虞邵庵先生八分擬峴臺記四字篆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十二字楷書記文一通詩跋各一首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殆兼有之此危太樸家物展轉至左庶子吳君原博蓄百四十年于今矣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文意高雅臺記出文定世所傳誦固不俟論而王荊公詩筆亦與近時俗學不同雖謂之三絕可也原博博古能文且精書法其以予言爲將無同乎卷尾有黃晉卿題名宋景濂陳衆仲吳師道跋語又出三絕之外詩所謂尚有典刑者竊有慨焉姑識卷末以俟後來君子

書岳陽樓圖詩後

江漢間多層樓傑閣而岳陽爲最洪都之滕王西山在眺武昌之黃鶴漢陽川閣可倚而數也諸游者不得而見之天下之大觀於此爲盡自唐以後數百年茲樓之興廢屢矣予過岳時吳郡寔輿寧吳太守行驗實修之爲層三疊棟宇新構而階級不具未可登眺洞庭之波濤浸乾坤浴日月含括萬象者第得之几中顧望之餘不能無慨比北歸聞樓成而雷火碎其上太守懼稍損其高而重覆之今存者僅二疊然其雄偉固在也每觀世所傳圖畫而不得兩至其地未嘗不悵然歲之河間太守謝君道顯得此圖寄予京師學士大夫名能詩者多賦其上予欲效之而衰與荒落才力弗稱竟不能就也姑述其所見如此

祭文

倪文僖公誄

成化己亥二月十八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倪公以疾卒天子悼念舊學特贈太子少保謚文僖遣使者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嗚呼予小子昔在童稚嘗辱受于公及與公子舜咨同舉進士在翰林稱後進獲躋下風承餘論者二十餘年矣悲悼感慕宜不在諸大夫士後獨材力卑薄懼不足以振揚潛德而公固有無所待於予者乃竊據古義為辭以遺舜咨請歸以誄公誄曰嗚呼哀哉堪輿孕精山川效靈公出河汴乃生鎮京甫材異表挺然天成目掣流電氣吞長虹揚芬擢華為國之光預官有材翰苑發秀詞鋒力翻天馬神驟縱轡儲宮公在左右規圓矩旋義講仁究金縢玉函月外除瑑發為文章水涌林茂群芳畢求百貨爭購北有大岳祠命鼎將事禱而雨大徵其府其府維何公予是名出使朝鮮敷揚抗宣聘御匪樂詩東狃偏壯哉茲行遂浙有編京府選士文衡在公有勞挂敵公當其鋒中堅如山不畏蝟撓矛鋒不逞蹤為禍宗戊申北轍遷于上谷山林廟堂七載來復兵詞垣載編實錄巍巍南宮兩振華躅春卿位正以長留都惟皇眷念老日彌篤公來告疾遂反初服於亨中屯安饗終嗣嗟彼眷者胡命之速嗚呼哀哉公在館廷如圭如璋天子之旌士林之望公在遠庭人為風聲名風馳國體山重公在門牆有懷不回日仰名身志則臭搁新亭有原公在宣漢神諦氣行上及帝治由流嶋倘仰如有九原莫歸進者誰作易有哀哉公於門戶公子陛賢秘書有逾太史有選昔公在之龍門成先諸生在門技新為才各適時用于衛大校開公師之執節後來嗚呼哀哉玉軸丹書文序為麟實錄余延翻美食珍齎賜絡繹問非屋忌宮保贈秩文僖議謚工官治葬儀曹降祭紛此備典孰謂當制生何憾矣爰有餘責大運無端人生有涯今在何竪埋木何萎其亡其存非天非昔公名則昌公澤亦施爾冥有知聞此誄辭嗚呼哀哉

祭朱文暘文

在生丙辰我卯在丁我申我角君冠兩纓思樂泮水言趨其庭相隨弟徐我弟君兄壬午之歲館于老氏左國右書搜章摘字踈燈梁明茂竹窗寒狂歌其中此與訓制秩容蹕飛遠襲雙璫我以無能先發進士

屈蠖之伸較于一試翰林文字刑曹簿書我在散地
君勞其軀城東之居地僻且孤往奔疾馳僕隷怨呼
過我敝人頭垂氣蘇曾不幾何愈猝而枯我詠君詩
鐵石爲翻嬉笑鼓掌我刑汝圖此言雖戲實爲君虞
屋折其梁偕憂之符夔以告我我言其誣曾不幾辰
君卧于廬五日一札十日一車我力不繼情親勢疎
訃來告言此事有無憶君之形蒼古儒癯憶君之行
清冰苦蘗三年主事不給朝夕病根蔓纏負勞山積
然猶彿足乃至此極天之生才有不得一有人如此
何奪之疾我見吾曹滔滔不歸君其去矣孰使予悲

我之昧頑視友如師君其去矣孰與予規君愛我文
手不罷持錄雖不工我敢負之我病我目曾勞所思
張榜不舉范弔何遲予爲有日永從此辭平生之交
在此一卮

代人祭文鳴文

峩冠方襟長揖廣趨在戶倒屣出門促車今我來斯
饌不下除深盃曲盤載笑載歡撫掌歌呼流懸瀾翻
今我來斯不聞語言謂君生邪爰發爰概謂君死矣
如左如右孰云非夭不盈四十孰云君貴不滿一秩
三年抱病一旦而劇人之云亡天意誰識君有父母
老懷寃撫妻號于房面垢首剪髮跣雙稺兒啼在庭
有來賓親十薦五朋一言薄其奠肉肥酒清君不來兮
我哭吞聲

代人祭夏太常文

吳江之東虞山之峯衣冠所鍾如公之拔絕群儕孤
騰于其中垂髫接巾從師于難顛蹶頓撼瀕死而不
敵辛離于窮春秋一傳舉子之冠蜚英踏後遂上第
十開官入翰苑之清峻班華並禁密雲霧而閶重瞳
稱名曰和登日其上蓋天下之爲和者皆識夫宸翰
之燦施當是時朝紳野服鉅生老宿林立而山簇者

莫不後趾而先容公居其側揮翰濡墨迅灑橫擊不
知意之所適也而不失乎[illegible][illegible]王之風陳文東之
楷法王孟端之墨竹吳仲圭之果石皆博取而兼工
中書主事出陪入侍左列四扉而卿九寺遂以是終
青今蓬閣白首丘壑人孰得以寵榮者而公亦自慶
其遭逢風奩月榭禽魚竹樹下上回薄翱翔而容與
不知歲月之春冬三子之似十有六女之婿安問疾
覩離拜而羅跪者或不識行次之界宗山嶺川邈不
知老之將至也猿啼鶴唳是出宿而號兒童昔人謂
人生如夢利害何校如公者曾不滿夫一覺而况乎

草木之與山嶽者當造觀于斯知造物者之莫之為也而亦何憾乎公公乎公乎而今不可以作矣吾如而次之何從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嗚呼人有不易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為重務論有所錯而不虛愚嘗觀于古之人或不滿大賦文其至也何止乎蒲淚之與欲歎存例廷則有昔者嘗而高在闕徼則山嶽君附而重在鄉邑則文物其附而鄉如公者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與愚嘗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

也各能論在人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見而後舉公之節槩如雷霆之為威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潛默之為行如見而後盡公之規模節公之曲知者或以為儉公之儉不如者亦或以為侈蓋愚識之未悉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外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紂也方愚之未見何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御者屢矣及其見也不如炙日之既聽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未也曉者德問無所底定

相時者之於德有者之於道知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牆之託方以為終身承別而復合者曾不過一歲見之徐將不得于牀刻不越于野而望不哭于號愚於公之愛可以為厚矣公之文多愧遂之業公之門則何為之哉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強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在此公亦有以鑒愚之區區也耶

祭學士柯先生文

國必有名成賢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清流然已成不在乎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

待衆人之口而待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隷者僅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嵩岡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波而況託師生之分踰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慎意抑鬱而瀟淚諸保也當大名冠甲第辭錦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東帛確論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林用溢水清玉塋往道首之門爾趣後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為空縣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為遺及其降

可成之名也方觭以為東面變衰桑蔵徘徊而未至
也皆恨以為逆兆嗣公一蹶而至于斯也嗚呼悲夫
杂肴之高瞻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
以為憾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
辭一觴之酹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蒙泉翁禪祭文

嗚呼痛哉公棄館舍三年于今日月既邁山高海深
矯矯道像邈邈德音吁嗟蒼天實勞我心嗚呼痛哉
人各有能道義文辭下及書數工農卜醫有一於此
我則宗師惟公德全左右矩規一旦而歿云胡不思

嗚呼痛哉惟人來歸有取斯獲退方僻壤窮野幽窟
九原與歸曠世相殊惟公我師恩則骨肉云胡不思
一旦而歿嗚呼痛哉始公之亡摧腸裂肝往來倉皇
莫知發蹤痛定益痛于理則然我之思公以歲以年
或過門牆或登几筵耳讀遺事手披舊編浩氣旁塞
幽懷永歎如泉斯壅如臺斯延紆結沈鬱終焉内宣
嗚呼痛哉公門巍巍孰馴而出公廟奕奕孰尸其室
孰傳公訓其篤秋秋孟春之日既禪而吉公主將祔
使我心怵既酹我情亦薦我苾我辭有窮此恨何極
嗚呼痛哉尚饗

祭甫文清文

□□之歲君來京師仲氏我友言通其私登君之堂
自頃莫逆繇我樂我不我棄逍君歸于東病不自持
計來告吉將信將疑我懷君人心如渴饑嗚呼哀哉
惟君起家克齊克紀既構乃室亦婦厥子實有几席
祭有豆籩惟仲作官踐榮階美光于前人以及伯氏
亦有祿賜以佐甘旨壽有歌頌病有藥餌脊成孔艱
不決何號凡人之情莫如兄弟孰合而生孰奪而死
人之弗仁以至于此嗚呼哀哉君德既茂而志亦專
而年壯顔而質樸堅宜日而折觭不哀精光後屈氣

於人亦慭我有芻酒以寄我虔道遠莫致空言是傳
庶幾有知以慰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都督上英墓文

嗚呼哀哉公胡為乎來哉任城蒼鬱不如堂宇之閎
富翁仲森嚴不如騶隸之趨走胡厥綺繡之華而委
身乎余柳袥脊梁之美而鍾情乎籩豆是將孰豐其
前而又孰闕其後也公德之容兮玉質金相公澤于
家兮山高水長胡爵不及五等而止年不過三紀而
亡將萬木異草風雨易于中斯或奇物秘寶雷電為
之下將是空其始為人間之盆而終必還造化之藏

也而又何傷乎公身不死家有令子公業不淪家有
能役吾將幽以洩其鬱而明以慰其神歎宿昔之無
由而斯言之莫我聞也噫孰使予過公之墟弔公之
墓而寄悲思於荒閒之濱也邪

祭劉姥楊氏文

然有令女寡于潘門生子而孤實維外孫傳不幾時
莫死孤存天篤潘祀于姥之身保抱鞠育日惟姥恩
孫既壯大有行與文有登以吞潘祀再啟姥家既喪
而予亦貧孤實本姥救艱葆捋婦孰鞠嬰兒姑女析
一闋之外孰非塗人姥老而病我呻我藥裹我而逝

天胡弗仁孤報姥德志鬱不伸姥不待孤而況吾甥
我曹過家如弟如兄弔而不傷古義則云今日之弔
實傷我神既賓我肯亦鑒我芬有孤在旁孰謂弗聞
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張亨父文

嗚呼天乎既喪斯人胡又奪我亨父也是胡生之之
躁而奪之之遽也謂天生之何輒因頓視其死而
不休謂天奪之抑又孰從而予也嗚呼亨父行足以
絕俗才足以容群扶六義之奇秘拙百氏之紛紜當
其舒心劌目出鬼入神傲睨一世前無古人蓋縱之
可以轢唐及漢而躋之猶足以攜元季之遺風吾生
豈易得如君者哉嗚呼亨父方其始仕也神采逸發
而發思搜其勢志氣堅勁而疾疢纏其體七年而始
拜十有七年而一徙職編纂而功不挽乎韜筍班侍
從而名不徹乎縉紳人方惜君之遲而詎意哭君之
死也嗚呼亨父我等與子同登[illegible]而官同曹而志
同道朝與行遊夕燕與嬉其言嘻嘻其意于于其離
而合也吾方以為幸及其合而離也寧不假我乎須
自甲申之選在翰林為得盛十有一人者乃喪其二
今又孰為之乘除也邪嗚呼亨父昔在京師觀壁以

恬亨勤括括以有此作盧昔在壯亂才然一驅拔繼
而於以有此二鄉來何名未駿而露見未亂而拔賀
者未還而弔者已入其門矣嗚呼亨父惟物之生類
有其殊孰歎孰益何黠何愚君之官階甲第魂渡五
為未足引而續之則已有餘矣昔而有知罔可以少
慰亦孰使予涕滂慟哭太息而欷歔也邪嗚呼哀哉
尚饗

祭彭氏姪文

嗚呼老矣而止于斯生無以為存而死無以為歸有
椽也而家不得以為發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為棲君

於此時雖欲為標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為也然則學何為而博詩何為而奇舉何遽而捷聞何指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靳而不施邪嗟今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真則骨肉然而子雖終死吾不如孔易致時啓殯合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王友發名于家而吾不能贍子寡孥于外而吾不能淑乃徒絜酒為侑悲歌當哭且徐行而傷心返於市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恩乎從也我嘗子居我陋子逝魂乎來乎其在故丘山川悠悠道阻且脩爾孤之還宛乎吾送子之歸也數千里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詠之也邪

祭謝生興仁文

嗚呼謝生而止是邪何生之難而死之易邪昔汝少時從父于官中汝頭角長汝羽翰似汝以經史飾汝以不述學與藏而俱歸習與性而相安其生也可以為絹矣及大病不決一何年不踰二紀撫膺之嗟從斯嗚呼之歌將在燃庭之謂未終縞纓之言在耳遂使功名之帆下道而還顯揚之心飲恨而死其死之易也一至此邪嗚呼汝祖之孝汝父之賢業則必傳慶則有延謂宜在汝而又斯罪不方袖而已竊冊獄

六閱星年吾暫在史掛執於帝則先感聚散於今昔之後尚悲歎於存歿之間緘辭致奠于數千里之外吾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士常文

嗚呼哀哉荒郊多風陰埃蔽空君來自何候何匆匆君不比人畏路如棋棋翻欲霧睍有掀躬淬不彈其日此降冬有知無知兩別孰通嗚呼哀哉車行張供靖俟茲土由春歷秋長路伊阻還輪後旋飛旐前導清川拊逆寂寞我視存亦有古人生遊旅中有不齊存也由處衛懷憶鬱啞咽譜語嗚呼哀哉棠梨翁門

有七如雲我識君賢達冀與群列聯交適我弟君昆雖月之夕與風之晨燕我會我倡和並陳揚推時務詩論典墳箴我爾我陣揖毗親十有餘年獨往孤存嗚呼哀哉君不能文謂我亦頗速篇累牘不厭為贅我銘君墓莫知其可撥君箇行遺厥細瑣我不君誣君卒愧我搆宅未成有次交隆嗚呼哀哉君配南琛宛宛孰依有子二人呱呱比歸兄就于庭終泣于岐復有群從殺棼我隨我非常人寧不君悲君沒何卿君歸殘時諡謂茲辰爾此一危闊山遙矣歲月如馳執紼而送水從此辭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陸鼎儀文

嗚呼昔者識君于二百五十人何其壯也振響乎文藝之場飛英乎霄漢之上抱國史之多才爲詞林之宗匠同已揚〻聲之光而負天下之望也既而而徙官秋〻歸故廬徊翔容與于宦籍者二十年餘際龍飛之新運騁驥足於亨衢遍絲綸之符地陳啓沃之嘉謨而疢疾嬰其志意造化欽其形軀當宁臨軒而嘅悼玉林掩涕而欷歔是其關氣數之升降與家國之盈虛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君之學今文參道根嗟君之志兮山陵海吞孟將俯視古人爲必可企及

而俯念斯世之同群彼憂想之莫逞徒聲名之與存此天下之所共惜也而況乎同年之誼異姓之親吾方聯涂渊之落泉問古木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嘆斯人之共淪甚匆來之無由而茲言之莫我聞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原已院判文

嗚呼翁田何識予之晚而別我之遥衣冠之會風月之壇幾日幾年而遂至於斯也病不咕於堂咨不弔于次而葬不送于阡有歿之恨吾曹且然而況墓顏日顛生勤死憐孰繼身後孰娛目前今日之事哀胡可言孰予之才弗使其延弗不其傳吾將先以致吾哀而後以詰乎天嗚呼翁田尚饗

祭侯翁先生黎公文

嗚呼昔奉先君之命摳衣隨以從公也導我幼稚開我蒙蔽誨我以力學教我以固窮穀我以三飯乘我以〻駕此誠丈子之愛而猶得見長厚之風也厠官翰林後爲公徒示我以廉角造我以範模謂形迹不可以不慎而當責不可以力圖蓋於撫事酬物雖不克盡得其妙而尚可以彷彿其粗也爾都之行吾曹執依二年易邁再見無期將筆札之遺淵知年力之既衰恨湯藥之不親悵車旄之莫逞知幾勇退固君子之所自事而瞻望咸慕久而不能含者則後生之

賀馳我傳衛以告哀哀胡可陳

禫祭告先考文

惟禮有三年之喪固有二十七月之制頒自累朝楨而制不敢踰矜既經時勉從禫事追惟去歲有答依之命屢以憂居抱病苦之衷曲承溫恩特予優俗喪制告畢遺禮斷乎忍死於茲病之餘期畢力於衡縻之下聯坐褻褻質不知所以爲懷俯仰覆載心焉如割淒淚嗚咽哀何可窮謹告

冬至告祠堂文

時序流邁奄踰冬至思慕恩德哀何可言且夏秋之
交山水為厄祠宇漏濕神無安主徙易他室閱時累
月今者及此處寢不寧兼以後垣傾圯增建新屋繚
以周垣得以完固此蓋先考之志久始獲遂而起居
得所遺憾終天謹因時祭用伸虔告靈爽如在幸庇
佑之尚饗

祭謝生興毅文

嗚呼毅也何爾見之天而爾復繼也何爾子之殤而
於前輩學者之於師此公之去如龍翔鳳翥而不可

繫公之沒如山頹木壞而不復支登公之堂弔公之
子就位而慟哭迴風而長號若亦豈足以盡區區之
私也哉

祭李都憲昳文

嗚呼恭人其賢乎蓋自後天以來身奉巾櫛以周施
也酒漿之行以歲以年治家有儀教子有編詩書之
澤不絕于耳綺穀之物不至于前及夫棘寺之錫烏
臺之命蹲飛鳳翥翔乎其相宜也人以為勤儉所致
如屋之於構穫之於田殆將收晚景於桑榆酬往勤
於朱紱雖八袠之壽已多而猶有遺憾於天也時昔
之屢龤頌以恭祝若亦孰知為弔哭之地在瞬息之
間乎故或朝籍相通或里巷相連於今子者皆不能
不為之愴然也恭人其賢乎嗚呼哀哉

祭黎夫人文

昔在昔時我遊黎門棧翁我師與父同恩誨我迪我
教我頗有儀在中曰惟夫人翁載朝籍我追後塵
二十年餘我于翁孫我壯失怙哀號在身翁來京師
弔我貧勤翁歸幾時內訃是聞翁子至止彼酸我辛
三年不弔於禮則云我則骨肉豈惟戚欣翁子南邁
爾亦逝也何爾父之序德而天弗之庇也有是哉子

言之而不能既也嗚呼尚饗

同年祭吳汝賢文

丁未之歲君去南邦官為大夫手握印章二紀之謝
一日之間曾不踰年昔病在床孰使許我使我滂
緬憶疇曩栽翔栽翔中更事端聚散存亡屈曲三哀
彭隋及張君實繼此云胡弗傷君壽非夭君亂亦長
何以弔君君有高堂養則弗終豈無顯揚國有譽望
代有文章欲以慰君君魂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懷麓堂文藁卷之二十二

哀辭行狀

嘉禾姜封君哀辭

南京刑部郎中嘉禾姜君用貞予知己友也嘗道其先君之德于予君未六十而歿于今若干年予懷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從而為之辭辭曰有子克孝式揚厥先曰有世望嘉禾之間巖巖微君負抱奇偉內秉剛毅外騖靑徽苞羅百家景仰學將雄詞逸辭瀾翻障決道騁不造家步頓跌勃興其餘有奮無躓乃如君才倒有教設學疑衆紀繇根錯節孰不就緒毫分寸析終焉淪喪飲恨而絕孔融重交季布持諾談咲詼解級泣開息道睥寧力分財寧辭人笑其拙我執愈確有如君義辛有攸託白刃可蹈三軍可奪如何弗施白首丘壑九原是歸逆者誰作鄉曰幾七七曰嚴師考德問道如龜如蓍既誦嘉言亦聽令儀于生有歸于死勿忘章別布裳不掩其輝人生之榮匪綬與朱有美郎官冰心霜操人謂賢子孫父之教寔廉裒書其章孔照帝曰汝賢以勸為孝東隅之失桑榆之茂孰謂公死不食其報事有莫致情有固然有非者身罔極者天鼎魚流木悲風在顛王哀觀血栢霜

之下甚哉孝子胡不其憐月旦有評大史有文爲月陵谷亦遷公德斯傳百千萬年孝子盡哉以慰爾衷

松塢黃公哀辭

予讀黃巖謝大史所爲松塢黃公傳而哀之曰黃公蓋其鄉賢者也今不可作矣哀哉人生逾八十而歿不爲夭生有子子沒又有孫皆貴且賢不爲騎沒而綽綽而裕不已惟下今數十年不為近若是者皆無事乎哀予獨念公之能使士信其直盜匿其名而僮僕遂乎罪可謂盛德而哀今之人莫之能也抑以重哀夫今之人之哀之異乎此也爲之辭以遺公之孫日文達君世與有其辭曰古之山山思而水號霜雪惟隶兮帥弈獨崖嶔谷嵂兮道路險以挑虎豹伏匿兮狼狐嗷呼歲既暮而改色兒東流兮滑滑家魑魅兮祇有魂一夫而莫為招聊撫景以慨俗懷佳人兮許門悲乎傷哉今之人闕其兮妍爭儇競淳貓銖相傾巢耽爲仇視犴狴為堂室化冠裳爲犬豕漸狂瀾之所替賂祇君兮中流悲乎傷哉今之人風社城狐鼠奔蚋趨招曾嘯擧仟伯其徒稱水成山炙手成爐以縱縣為市兼以斷賂為嫁僉念哥爲之抵拒莽前

跡兮長守嗟黃公狷介之節朴茂之風有覩其儀
紆鬱乎其中兮不必怯取不必豐辭我者爲喑嘿狂
我者爲肩聳益欽德以懷愧僕銜恩而效忠彼瑣兮
若此又何論乎耆老之與兒童吁嗟黃公家有廷組
不華其門門有車馬不務爲寵不縈纍以自力穿飲
谿而若空茲閉門之世鄰里遂爲之周顧彼鄉飲兮
不可以循致剝辟書之可通吁嗟乎黃公世寧復有
斯人哉吾將操几杖以從之也過公之鄉兮斗斛不
歛入公之門兮左書右詩聞公之子兮公子孔碩見
公之孫兮公孫孔儀慨老成之凋謝廢典型之在茲

縱往轍兮既駕亦遺蹤兮可追已矣乎歲華欽兮萬
物歸乎生盡兮大運非欺歲泉之究兮傷零露之易
晞宗今古之一揆孰彭殤之有差匪遺德之罔既奚
若人兮獨悲已矣乎吾生不可以復見徒隕涕而拭
衣

東封君孺人哀辭

翰林院修撰鄒東君尚規既喪其考文林公三十有
五年始復喪其母孺人溫氏乃仕而聞之將君哀扶
且答曰吾悲不成辭既數日得君所爲行狀卷其事
有微足哀者爲之辭二篇以洩其情若公及孺人之
賢已爲翰苑諸公所著者茲不復贅而亦不必贅也
其辭曰夫兒五齡兮婦二十君中捐兮百憂集執兒
手兮撫婦吾不見父兮兒有母煥寒兮潟饑兒心兮
性知非無使遊兮出不可使嬉敬爾如父兮畏爾如
師兒不見情兮無爲犢爾爲兒官兮兒孫念遺言兮
如皇天兮罔極兒生有身兮豈其可贖賣田兮買
鄉然松明兮代燭攜孤兒兮墓哭淚斑斑兮在爲竹
刺碎績兮夜織我分勞兮婦僕父書兮兒讀布衣兮
蓬鬆悴吾人兮未亡非此輩兮安屬兒得官兮歸來
爛高堂兮命服爰系榆兮獨茂匪性事兮誰逐傷別

離兮伊邇念歸寧兮不復哀皇天兮茫茫胡白日兮
太速慨吾生兮靡所欲乎恨兮終曲

余通判哀辭

南昌余騏定爲湖州通判落梟部使者交薦其賢獲
荷錫與成化丁酉述職京師道南昌卒于家君之從
室婁于學士謝先生之子先生與君厚且親謂其材
行有餘而位與壽皆弗稱可哀也既爲文以宥其家
復屬予爲之辭其辭曰湖州兮孫衙侯之來兮甚州
山川繆兮阻且修歲艇忽乎春復秋吏民歌兮播道
周侯將行兮不可留攀書兮歸裝侯之歸兮歲歸人之

我戶兮爲我堂子列侍兮孫扶將志弗遂兮身靡康
胡爲中年兮罹此殃越之岡兮楚之阪魂朝馳兮暮
返望東皋兮野色芳艸萋兮將晚叔時命兮不逢哀
壯士兮中蹇渺巫占兮詹卜詎復問兮修短長繩兮
落日暮天茫茫兮豈其可綰青地兮良辰倏之輛兮
雨輪徂城闉兮彼原送者然兮如雲紼有纁兮刻有
文兮鏞遣兮死有聞九京兮可興亦將感兮吾文

程襄毅公哀辭

縈程伯之在周兮棨華胄于南邦越襄毅之挺生兮
氣吊落而闓張珠照乘以馳輝兮金躍冶而騰光燄

釣震耀極宇宙兮孰不知快覩之爲祥君門寔其巍
巖兮歷諫省而高步値罔是之多疑兮抗英聲乎言
路兮侯藩以來宣兮望遐海而東騖西界乎岷嶓之
塽兮擣夷狢之巢戶領大僕與內臺兮載經營乎東
鄙承黼命于先朝兮寔受知之所始歷南都而軼西
曹兮命變下而載賡朝壽眷而恭陛虛兮寢食惕焉
其弗寧有夷猘于西南兮駭羣言之如沸擧投鉞于
大司馬兮駕戎車而言邁陵欽谷巘宥乎不可名兮
日豹尾與龍背驅獫猶于坤隅兮揣攙搶於天際歌
凱奏而還朝兮六旂爲之增氣紀名氏於大常兮册

配食於一制身抱疾以思退焉疏屢上而弗俞榮留
務于南都兮曰惟老成之是須物不可使過盛兮吾
吾獨可久居超一去其不復還兮臯軫念而莫予拘
涉山川以遨遊兮巾予車于欽之野製蘭楹與芰裳
兮作晴州之釣者欽予禰以令歸兮顧命服之在躬
彼貴富之罔不祟猗耆壽之不終維罔有華嵩公亦
既有子也美兮爽之未艾兮公寧獨慽乎此也嗟予
衣以登階兮及公年之未衰繄予棹于龍江兮曾歲
月之幾時顧父子以翺翔兮敢忘情於欣戚悵匆束
之莫將兮迎長風而大息維巖有洲兮維芝有山維

公何歸兮往來其間木經秋而改色兮身千歲而知
還彼大化之無垠兮歸萬幻於一端孰祇祇其不忘
兮孰耿耿而無存罔有史兮家有乘嗟公之賢兮孰
使予之多言

追封溼國公將侯哀辭

悲風颯其何來兮塩塵沙之蔽空奄西日之不我留
兮歎川流之旣東星夜隕而無輝兮劍沉秋於羽崇
感時序之變移兮哀壯士之不終公何歸乎兮將乘
風而遨遊四方上下杳不可名兮吾將巫陽之是求
明水芥其崚嶒兮橤穹廬之不服彼衣垢而食乏兮

風之口遠徠諸羌之異種兮語啁哳而不通烱身蟜於沙塲兮倏晝昏而夜明陸蜀徼于西南兮獎道阻其如棘與碉房以為巢兮擕筐筥以為室莽白骨之縱衡兮血濺濺其相射夔魖魍魎錯然而成群兮或瞰岈而跳擲生乘節以周遊兮魂髣髴而不止公乎歸來兮胡為衡樂乎此帝閽兮九重絜瑶堂兮紫宮皖巖萬兮在望麟閣起兮層空秘圭兮袞衣公歸來兮此中棘門兮幕府左轅牙兮右弓銎趨金章兮走朱組令之行兮莫予敢迕公不歸兮何所甲第兮高堂繡為楣兮雕為梁叟華裾兮飄綺窗闘投猴

兮紛成章瑚盤兮玉膾薦旨酒兮芬芳吳歈兮越謳歌宛轉兮何長公樂其歸兮樂且無央滇之封兮楊之里地之靈兮橋木生梓洱為帶兮山為礪鐵為券兮金縷字國有臣兮公有子楊休光兮延錫世家千年兮廟百世公不歸兮竟何逝吹龍篴兮鳴鼓鼙攬余轡兮歲之阿鐵兜鍪兮金盤陀驪絳轂兮騫亦驟迴靈飈兮汎偃蹇公不歸兮奈公何茫茫九陔兮灑不可以及山蒼蒼兮海增波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劉公行狀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有名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庚辰拜江西瑞昌知縣彭宥田訟教其民始作識事涉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逋者往索將不得與鬭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欲兵事㧞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是知縣乎矣爭出自辨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上者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

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犯赤湖河泊所屢涉侵盜民田徵納多竄死公上疏請蠲其額賦若干而更始之瑞昌舊額狡課歲數十萬而非其產每轉易他所費數倍公請以所産粟薪代納民稱其便庚申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蔣境而止人甚異之考西述職京師廷選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憂去廬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勅治南畿盜地用大常已已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時嶺賊蠭起郴廣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先勦闢撫順誅逆群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鄰境

打其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㟈及其家七百人以
叛日公與叅政曾公翬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
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
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
萬於外以相挾掩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
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
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
師造蜚謗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旣益横
乃使人捃摭他事陷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
有司未報公遂委政去天順初今上旣復位竑欽

業死其子政某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
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
某月卒年八十有一配嚴氏封恭人有賢行子三人
長大中義官孝友克家次大夏以解元舉進士翰林
庶吉士歷兵部車駕職方郎中才諝識操蔚爲時望
次大商縣學生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公質直沈毅
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郡者皆往見
贄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獻贄甚見嘉獎
爲御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臥內見其服用簡朴歎
日眞御史也公去瑞昌二十餘年大夏奉使過潯陽

者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部民也故
考見君乃述公蒞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
有堂戀戀感慕泣下云竊惟公之盛德美政卓卓在
人耳目宜刻之金石以詔後世而東陽於職方君爲
知己聞公事爲詳乃狀其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

夏公行狀

公姓夏氏諱瑄字聲輝其先自衛徙饒代有顯者曾
祖言爲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
敏洪武初爲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大師忠靖公諱

原吉歷事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碩德雅量豐功
偉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穎敏喜讀書嘗竊
觀忠靖奏牘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
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受
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瑰退避不敢受而
公獨受賜後瑰早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夏氏者必
此子也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
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
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卽日遣中官
致命丁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

嘗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櫬
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于宮而別遣
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嘗記過人大師張公輔呼
爲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宣廟欲
大用公未逮也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
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
非處君地君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實甫成道
命公上疏乞立功自効尚書王公驥奇之將以公往
有沮公者乃已八年命視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
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

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督令諸將
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
攻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
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邊雖行攻剿宜狙
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簡勇智退老弱給兵治械
修城堡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兩建盜作擁出師勦
捕功久不就使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
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北邊犯
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敵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
然能野戰短攻城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徙氣

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敵深入
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
謂敵既來圍入寇退無所巢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
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
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
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衆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皆
決死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從敵使至公又言敵無故
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疑我
或遣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疑我譯者以緩我謀
縶我譯者令爲反間宜嚴防之以觀其變一謂敵若

引還宜分兵五路開道襲之以正兵二路擊其前以
奇兵二路攻其後以伏兵一路遮其後仍以宣府大
同諸將邀其歸路彼力將盡不虞吾至且待彼回圖
我師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占謂不
利大有出商用兵敢戰者昌以爲天道人事極不可
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識者惜之公又言敵既得利
今冬來春必再寇今汝寧濮陽諸府及河徙故地
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
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內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
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民衆士及兩衆分其別

幟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教閲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人習戰法内可以捍京邑外可以消弭縣之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因爲監察御史亦請勑公募兵消楊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疾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司事二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爲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寛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

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利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鄙入寘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吏責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宜誡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落泉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决于外以寧邊患曰審機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敵初起人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宜府總被失利畏愼太過敵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

以致上木之敗二也及敵逃京闕犯畿何自納其至而我避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恃遠聞揚天威以寧國恥大學士商公輅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册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贈所生母王氏爲夫人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推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曰某某往守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書請老歸守先塋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艸疏大畧言

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勑諭皆農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久未敢瀆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棠文上之訃聞上遣官諭祭于南京公爲人寛厚簡易内明外和孝弟忠慤皆出天性幼喪王夫人事鄭夫人甚謹常棄官走南北侍養者十餘年鄭夫人卒女嫁袁氏生子誠而孤公視若已子悉以鄭夫人遺物并分賜田三頃于之誠死又撫摩其孤與弟璘無

日有異色親舊患難力可援者必爲之盡侍郎王公卒公娶其女爲子婦其師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子死經理其家駙馬井公某道死嘗以千金托公其家弗知也公悉封識還之公恂恂寡言及辨議古今成敗矣其於詩文體高下皆卓有定見不隨時好惡然自負高與人寡合故罕有知者爲詩文宏博豪放舉筆千百言而感世觸物義歸于正平生所作近百號掛西蜀晚年號白鶴山人自爲傳論曰人爲其庸俗者已謂其非庸俗者亦是也夫璞玉一也器則玉未器則璞耳今山人久爲官而無所見其能見將爲玉

耶亦將爲璞耶識者必能辨之公雖在散地恒憂先天下每見天乘象試四方有警則籲念不置與客言必先問及北事嘗曰國家養士於平居之時士當効力於有事之日嘗夢中賦詩云臣思思効忠志欲追前古空懷葵藿誠未睹朝陽吁淡思結中腑遠慮遺靈宇舍生寧顧歸矢死期報于病篤猶以地震爲問語不及私惟昔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絕詠梅花一枝開春風雙塚霜拂衣而歸天清月明造化小兒齊聲合宇遂卒公生于永樂戊戌三月十九日卒于成化辛丑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

有子三人長崇文戊戌進士材器奇偉不下公世其崇武次崇勳俱學舉子女五人長某次某某年月某日歸葬忠靖公墓側公卒已有銘銘頗略崇文復備述行實請爲狀以下大人先生銘諸神道以昭不朽東陽公同鄉人也哀公之沒慨典刑之在鄉里者不可復見謹序次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陸公行狀

公姓陸氏諱釴字鼎儀號靜逸又號疑庵其先當元季亂居蘇之崑山譜牒散逸莫知所由徙其可知者

曰曾祖三郎祖諱銘考諱岳贅于吳氏遂冒吳姓公既貴始復陸姓封考爲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妣王氏孺人繼妣盛氏公生而器度凝重不與羣兒伍三歲時嘗書一仁字于掌衆異之籍大倉衛學爲生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貢癸未試禮部第一甲申憲宗即阼廷試第二授編修同修英宗實錄成遷修撰賜白金文綺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時稱得人以疾乞歸者數年嘗上疏勸上接儒臣以養德性論治道上嘉納丁憂服闋還任戊戌再考禮部今上皇帝在儲宮公用選簡侍講讀敷納可悉依度亦倣一退則內監臣日

□□□者爲御內稱善者再自後侍直講必月賜
□□以疾告特蒙賜問丁編修公憂還任始考九載
經筵在春坊右諭德上即除以恩擢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侍讀同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又進日講累
前有金文綺楮鏹之賜一日遽得末疾久之稍愈後
上疏乞歸治疾給驛傳且諭使疾還歸閱歲以弘治
某年卒年五十而已娶陳氏子愛又娶張氏子賜副
年戊戌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公讀書必究理道涵泳
其得則於自得爲文章周慎雅飭不刪所欲言終日不
文亦不襲前人語詩調高古盡去穠艷當所得意縱

筆揮灑刻意極力者願追之而不可及尤嗜書清勁
可愛旁及纂度翻畢聲律諸學亦皆窮覈必得其肯
綮乃已其爲人沖澹沈默動必繩墨不爲聲利所移
易乎接言不妄發及據理論事不求苟合要所自負
有決不爲世所汨没者有欲試諸職務而不可得然
其憂世愛國之志未嘗一日忘于懷也未病時猶具
遺草數事不及上所著春雨堂稿春秋抄略各若
干卷藏于家東陽同舉進士入翰林者若修撰彭教
及侍按吳希亨父及公皆開世而公父與亨父
同里舉皆相繼以沒天下所同惜而公方直經筵職
同史身所關繫者尤大東陽于公義不獨交游悼哭
之私也其子愛俯俯走京師將乞銘爲不朽計予既
事且哭之謹擬所聞之大者爲狀或可以備采錄云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
大夫謚文僖黎公先生行狀

我先生黎公諱某字大樸學者稱爲樸菴先生世居
廣之番禺不移姓曾祖元熙出繼姑氏後爲黎姓考
宣德間舉楷書爲寧縣丞有德政民建祠祀之先
生資稟穎異少苦學肆力諸經史從父官游歸與兄
貢汎相師友爲縣學生景泰丙子泉湖廣鄉試天順

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有言官彼嗣者先
生以書抵當道請抹之當道曰彼言詆我輩余何先
生曰正以詆公故須公抹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
用然心實重之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金幣癸未同
考禮部會試憲廟即位充經筵講官成化丙戌滿九
載進左春坊左諭德俱職如故丁亥修英廟實錄成
進左庶子賜金幣及宴有加辛卯上疏乞歸省賜寶
鏹爲道里費甲午命考順天府鄉試有試卷奇甚後
爲不頌延行弊句備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後廉
外按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馮中錫也丁酉

□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今
上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充殿試讀卷官會天下鄉
試錄多舛繆或犯國諱先生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
林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罷吏
部右侍郎尋□陞左有請屬者笑應之然竟不行聞
人有出行謁所甚愛必加摧抑不由為庇護下至胥
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者勢甚熏灼先生律已
待門不通饋問卒亦無他凡內批事覆日部大臣必
□□奏請除授寖廣有諷令勿奏者先生曰此祖
宗故典所以防僭遏弊某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

侍郎奏留先生亦改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
郎加正二品祿今上始擢為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
部上疏陳正風俗革奸弊諸事多見施行辛亥以末
疾乞致仕詔可仍賜誥命歸一年壬子四月十八日
卒距生永樂癸卯十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朝廷賜諡
日文僖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先生性耿介寡合
重倫尚節痛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民獻及
女皆幼育為己子遣二弟治滄無間言山東按察副
使董國器妻死而貧使邑未返先生展省至臨清使
護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先生備

喪于官舍則賻俾襄葬事鄉吏部祿寓銀數十兩令
寄於齋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
□私饋尤慎形迹事涉嫌託輒辭本末必暴白乃已
人有過必面質或非能堪然底裏洞徹無毫髮留隱
人亦究其無他弗憾也嘗患鄉俗侈靡自裁損於葬
飲宴猶示節度多視以為則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
捐俸築隄四十丈民甚利焉先生於書無所不讀
為詩文典雅雄健成一家言有能蟠集若干卷藏於
道學尤留意至公牘連篇累牘多不可紀數教法嚴
而且善誘不倦凡所汲引陶鑄登甲科仕中外後先

踵接至不能相識胥史籍學錄俾給役俾圖卒業舉
鄉試者四人舉進士者一人教子尤嚴不假辭色子
民表舉甲辰進士今為戶部主事民牧舉庚戌進士
民獻亦舉鄉試者未始有外傳焉配余氏有賢行先
先生卒子六長民牧次民表次民裏余出次民安國
子生民俊民信皆側出女四人某某某年月日葬黃
岡山之原余夫人樹嘗呼先生清德重望登甲科躋
台鼎位身完名享其壽利延于後嗣誠可謂一代偉
人矣其所得亦要不可使磨滅非託于當時名筆將
無以為後地東陽自童丱執經史領教惟德居四十

年聞訃驚怛不能拜哭于几筵之下為終身痛謹摭述平生事行及爵里卒葬以備采擇惟諱與先考同未敢直書徒侍先生名在天下有不待于書者挂漏之罪固有所不敢避云嗚呼痛哉謹狀

墓表五 見南行稿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伭孫東陽延自翰林請于上以從曾孫淳乃具述曾祖本末授予伭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鄉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在宋為茶陵州同知爵居中洲傳十三世為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蓋族兄弟也狀元既避地居江西永新諸族兄弟若一源若高若清若尚賢若我曾祖考皆居茶鄉茶陵之族蓋盛國朝洪武初惟我祖考處士諱文祥如以戎遷京師定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于淳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身為人敦樸謹厚德浮于言其行者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居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之地曰

祈不丹泉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先考
之將沒也召淳等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不能
歸吾死其從之然汝輩愼無忘恭淺淳等泣而謹識
之淳伏念生賴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
養不逮祭不遑亦惟我同姓父兄保護之勤二三耆
舊左右營助之力是賴于數十年靈有攸宅亦有攸
待經系及梓風夜之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
知其所自出者非人也知人之所自出而不感且動
焉者非人之情也無踐我封無翦我樹無圮我基址
以成我之志于不替者是淺有望于我後之人于我

宗族于凡我鄉里鄉黨也謹拜手稽首而表之曰此
我曾祖考處士李公之墓是歲夏四月丁丑曾孫封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淳倭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東
陽立石

明故贈文林郎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陳公墓
表

吾友南京監察御史陳直夫之葬其父君爾翁也徵
行人司副莊君孔暘爲之銘既又以爲銘藏幽壤非
建石表墓將無以焯于今後以昔屬予予與直夫游
既同學又偕舉進士知翁行甚悉雖不佞然亦不得

辭矣翁人質直嶄厲不爲物挫少代父戍交趾砣砣
走數千里竟與爲達僑居廣西還籍京師營一室祇
能蔽風雨而意氣侃侃對客談辨窮日夜不休教子
嚴甚未嘗過假辭色比直夫取科第得一官稱貸以
行養不膩俾足爲朝夕費然猶戒之曰無以我故受
汙辱名凡常俸外有倒可取者秉弗用卒之日幾無
以爲葬葬甚薄而直夫猶能抑弗義之贈至以咈人
而不卹君子因難直夫然益知公教之所及如此也
直夫爲御史忠懇職不苟與人合其合必以義嗤笑
怨詈集于其身而不爲動且日以益甚然直夫每臨

事輒毅然曰某不肖吾父君不肖吾父君子固多直
夫之賢然亦見翁之不可及也昔漢孫性爲親受汙
辱而其父不欲陳萬年教子以諂而子不受命觀其
所從違而教與繼者皆可知矣殆楊雄所謂有是父
有是子無是父無是子者非邪由是而觀則父子同
德如陳氏者其亦可謂之難非邪雖然翁之賢微直
夫則卒老閭伍人無知之者欲章章然焯于今後未
必可得得不得因非翁所知然考德論世君子所不
可闕者予故表之以爲世勸公諱脩字文徹別號居
蘭翁紹興山陰人也以直夫貴贈如其官三子長雄

以卜芳直夫名莊翁以成化己丑三月四日卒于京
寓其年九月二日返葬于山陰其地曰黃龍尖山之
原葬之六年徐孺人卒又一年乃祔別有表

明故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成化乙未春二月壬午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卒于
部郎中李君漢章君知己也狀君行以授其子仁俾
乞予表墓仁既歸以其年四月丁酉葬君城武杜村
先塋比復走京師來徵文而李君爲述予曰不置予
既哀仁之孤又感于李君交友之誼乃爲之辭曰君
諱璽字文瑞姓郭氏兗之武城人父諱恭贈承德郎

兵部武庫主事嫡母劉母賈皆贈安人君少失怙養
于其孝事諸兄謙與人不忤合負意氣勤問學學成
舉天順甲申進士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拜工部營
繕主事風岸卓聳監局諸工操多出入曹省無所憚
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有謁于側者君執而笞之
其人有所恩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贖人皆危君君
固自若也成化丁亥丁賈安人憂去服闋改兵部武
庫主事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非强有力者弗任
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決者往往以一
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歸

以卜日卒年四十有一配劉封安人生二子仁仕
仁生一子偏卒之日家無餘貲需含僧務而後
斂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夫材與氣
二者恒相爲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庖
丁之刃郢人之斤苟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欲手
縮脣懾趄而自失其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議論
侃侃無論辭依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論敵雖
權耀刑罰不少卻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遂其勝
脫棄莫脫視人之顏色以爲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
之年君又充拓之不暇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爲

翰林而志在曹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爲
文事乃益死豈得遂以自見得長吏若是籍籍也嗚
呼予因歎夫它材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
也夫既其材負氣且得官以爲用而又不得盡以死
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哉初予與同爲庶吉士者十
有八人其既卒者河南杜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爲
三人大勉在翰林輒病歸卒于家予知之弗能詳大
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人篤厚和易而中介
介有分別毅然謂于義拜南京戶部主事卒于官皆
工周公表徵處士塚及其友二人況三君者皆同仕

有名稱誠不宜使沒沒故予因郭君所論之君而有
知其不以予言爲然者吾弗信也

明故處士謝公墓表

有孝子之孫節婦之夫曰處士謝公諱乾字惟端台州黃巖人也孝子諱伯通嘗刲股愈母疾奉母避亂備極勤苦鄉以孝稱子厚睦有隱德寔生公公讀書識大義與鄉名士陸修正鮑原弘湯朝宗爲文字交陸貧甚公特置塋禮之終其身及其子猶然公性剛嫉與人寡合遇事不可輒面折不曲爲假借竟以是得禍卒年三十有一而已節婦趙氏出宋宗室系歸

予公生一男甫晬二女皆幼公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有欲奪其志者節婦聞之斷髮自誓謀稍沮節婦叔曰彼所利者財爾財不去禍終未弭乃盡奩具以嫁夫之幼妹曰是固吾所厚者聞人有貧乏及橋梁道路當葺治者因以給之數年貲亦寖外議始息年七十有三乃卒滕嚴閏者少節婦十歲節婦初寡時其少欲嫁之嚴泣曰吾兒獨非人哉卒不去後節婦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曰節婦之能範其家如此公子蔬有五子鐸銳錞鎰鏡鐸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講以編修貴贈父封侍講君既沮鄉大父行已亦不能忘公行節婦之首也猶及見君時有司欲以節婦事上節婦聞之辭既沒例又不得旌然鄉之人皆稱爲節婦無異辭夫人之有德惠節義必尊官貴地大行而顯施或不幸而涉患歷難出乎人之所不能爲者其名乃著然德在身而安危窮達繫乎時故天下未嘗無德而鮮有名古之臣稱卑嫂逢于以婦稱者其大任姒則其尤之從也其間淪沒而不傳者豈少哉故名者君子有之而非所賴以爲賢也謝氏之孝以疾病離亂著節以孤嫠著皆出乎所不幸不然則閭閻閨壼之間吾亦難乎其爲名矣若處士公生

治世未嘗顯仕非託乎所謂孝與節者雖賢孰得而知之哉然婦之道無成有終其在家教有不得而專者予于節婦蓋益見處士之賢然亦以徵孝子之教未泯也論君子之澤者必以五世世世而承之則可以至於無窮今謝氏自孝子而降五世矣節婦之後僅三世而侍講君出爲文章行義之懿固若是盛也今使天下論東南世族知有謝氏之孝與節者自君而益著則所以承休紹祉引于無窮者當不自今日始耶予與君同舉進士入翰林麗澤厚且久其家教世澤類能言之節婦既合葬之二十有三年君將刻

以道予若孫謂予宜爲文誌備述他姊事判
厥參源以著處士之行作墓表

裴定州墓表

予嘗概天下守令不能以皆才才矣或不能久于其地或幸哀嘆留上疏請借以去于左右頌德皆有不能已于民者而况才而去去而不幸以死岂徒其民思之凡爲天下慮者蓋不能恕然于怀也下逮于天下不數往往得人爲于士大夫耳入而心識之去年吾友大常傅公道裴定州之才定州君亦嘗以名姓通予比君子繼芳以墓石請則於君之沒已踰歲矣

嗚呼惜哉君姓裴氏諱泰字道亨山西靈石人也舉鄉貢爲國子生知博野縣適歲饑民凡從君籍諸富室留三年之積盡糶其餘市價不踊其發粟以十家爲甲按籍均給有挑法者令相糾察下不得欺民流至其地亦爲廩給之既秋乃依之歸嘗修縣城濬河決射發埤坡之民緣所種粡得不死因築堤堰相接五十餘里自是諸水皆不決六年以上考遷知定州王師西征供億不匱境多盜置旗善紀惡二簿以示懲勸弗格者輒緝擒之朝廷嘗詔有司申積穀二千石定所積獨過其數用以賑饑給種所活爲多唐鹽沙三河常沒其旁田君甃築堤加博野之半尤重文教所至輒修廟學博野舊有二程子祠特請於朝若在郡祀定有韓魏公祠亦增飾之皆有文存焉其政蹟鑿鑿可紀錄若此都御史御史屢旌于朝嘗被錫命既夳而在去之未命而卒故其民思之大夫士亦多賦之翰林侍讀王濟之有銘吏部務主事希大有狀蓋濟之實傳其子繼芳希大則繼芳友也故得其詳云爾君卒于弘治某年葬于縣南翠峯之麓三子長某次某某皆縣學生女四嫁者二義官張勝縣學生張璜其婿也

明故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邵生墓表

東陽髫時籍順天府學爲生靜齋邵先生典教事儕見甄奬訓厲特至及先生以按察僉事致政歸旋棄館舍而東陽不能一拜哭于几筵之下心竊愧之越二十有二年先生之子莊爲工部主事扶大宜人喪歸念先生墓石宜表請爲不朽計又三年莊改授刑部而文尚未刻嗚呼東陽寧忍爲先生沒哉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禹二府君從君鄭倉祖組乙祖子文考敬先先生

爲縣學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一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宮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如以京狹人流品今朝廷命大臣令薦可爲按察督天下學校者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足遂謝事以去稱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某年卒某年某日葬鄒之青道鄉尚卑頭之原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爲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爲酬接其爲教必先孝弟忠信者期以磨濯士行爲天下用在滇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莫及爲

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應聘爲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作讀彭公教爲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部侍郎傅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爲比信天下之良有司也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爲最重今倚廊以教定額以試日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者幾人哉閱世殺久歎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見柰之何不爲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諸墓先生在謫籍入粥以振饑民在山東有士子裴金求舉所遺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傍孕婦稱夫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皆有司錄其籍廩于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因附著焉先生娶龎氏生子康及女二人次娶宋氏後復娶大宜人龎氏性孝謹舅老失明奉養于官手製饘餽又養寡母趙并夫黨陳姬終其身鄉人妻從戍者病甚始爲之館穀待其差而遣之有巾首飾者直百金先生曰汝欲之乎曰使婦飾百金爲之夫者難乎其爲康奕生子莊以母氏名舉進士爲今官不忝家學以恩詔進公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母爲大宜人其亦二前莊氏祔先生墓例不得封今大宜人亦

合祔于左故又附書之

明故封承德郎大僕寺寺丞章公墓表

人之行可傳于世者惟文是賴其所謂文史册之外亦惟傳狀銘表爲著其弊則辭浮于實或執情拚義至以爲實行者累君子蓋每難之行豈可易而傳哉大僕寺丞章君恍介吾劉內弟釗以考妣墓爲請其族頁士君傾亦爲速予稱厥事行則錢文通公實銘厥公封大僕公厥妣安人之葬則子婿胡參政謚爲銘錢銘書孝行未悉胡又主女德勢不詳及公故君有不得已于玆者雖頁士亦以爲然夫使其辭無溢

若又無遺憾焉獨孝子之私其親者則其為行可知
已公章氏世為會稽嵊山諱珙字用信曾祖考諱黼
祖考諱昇俱以公季父徵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曾祖妣孟氏祖妣湯氏俱贈淑人考諱敏妣唐氏
公季子也性至孝每昧爽詣寢室問飲食及所指使
俟命乃退考病風扶護不倦及病喘痰塞或口就吸
之妣老疽發背夜必籲天祈以身代死事二兄某某
無間言從弟璠璟瑄繼入朝為家寖盛公不為貴挾
居鄉以善先物至為平鬬訟然未嘗私議人過善殖
生業有餘羨亦以給人正統間歲大侵發積貸貧嘗

冬夜乘舟鬬中流呼號聲覘之溺者也亟援之歸醒
以衣食之濟而甦其他修圯橋平渟濘人賴以濟者
甚衆其為學確守不變論詩一本義理及論人賢否
事成敗無不中者蓋公之重于鄉如此安人徐氏亦
邑鉅族少習班氏女訓五歲喪父哀不自勝事姑湯
藥不手假姑每舉以為諸婦式子能言輒置膝上口
授詩書及見成業於公遺教實亦有助焉然則不謂
之婉德其可哉子四長愷次即大僕君恍起進士知
臨城縣能惠教其人去而見思次忻懌皆側出公墓
在某山高原以天順戊寅閏二月二十七日葬以成

化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祔焉距公之葬九年迨今
又十四年矣嗚呼公行以孝重而沒悠焉適與先府
君合予故悵然感之又為之顯然以悲故既備著錄
閨內行而於此特加重焉其亦孝子之意也夫

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東陽小時則聞族高祖希遠先生爲吾李氏近自宋
茶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
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顯旁邑猶然東陽稍壯
乃見橋撰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
弟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篆印乃

知其號希遠又號為危行翁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
今竹林文字以封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
浙儒學副提舉今圖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遂陽
提舉者蓋傳刻之誤元江湖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
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
入國朝力辭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德制子懋所館
至存其集以傳其半也勞來猶出公所未茶陵學三
之人人見其行焉其子自立亦稱焉自立府君之
子某始歸茶陵歸中州之北坪成化壬辰東陽從先
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

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嘆息乃求其遺像且為文
祭于其墓當有志表之然未暇易也越十有八年弘
治己酉在先公某間先生之裔不安厥居遺跡蕩逸
莫知所在因追念清風大節能大彰于世區區不肖
之心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
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益見
諸余廷心之序文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益見諸
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混一區宇校諸前代殊與不
可嘗從觀舜衷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
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

貴塋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
蒙蔭當治教習者雖欲不惓惓于斯可得哉吾友顧
侯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見質先公遺命
因循玩愒獨不及其存而留之嗚呼痛哉求新地闢
異省貢吾比境守望相接姻戚細媼樵牧之不忍犯
者亦不待予諄言然不肖之心自不能已于言也先
生諱所字一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
之義避得罪于君子亦有所不遑云

周氏先墓碑

右軍都督僉事周君賢葬其考驃騎將軍右軍都
督僉事公欲于銘墓既又念先世之葬皆未有銘誌
以昔未乞文將刻石墓道予以既為銘辭書再至君
夫人之弟翰林庶吉士李君士常強予不置曰都督
君意也非獨於厥考為然予不得辭周氏墓在宣府
城東十里曰跑沙原空而葬者三世其一為曾祖考
宣府右衛指揮僉事諱益其一為祖考驃騎將軍
右軍都督僉事諱瑀其一為驃騎公諱進其先出黃
州黃岡人國初有諱文者為公曾祖考自武昌內附
以功行陳間起家百戶再遷為千戶歷與武黃州驛
衛日四衛而子大同益始遷宣府右衛進指揮僉

事及公凡三世世居及葬皆在宣府周氏之世德遠
不能詳然其業方矢甲胄其志忠勇勤力上教下習
皆克稱任使取當與驃騎公之行予聞諸士常其為
人篤畏勤儉謙恭不伐居官交友不驕氣陵物御士
卒未嘗用喜怒為誅賞既老謝事日閉戶危坐非課
田治圃未嘗輒出家貴富又壽考真能遭抗盛歛孫
不為倨慢人以為難故都督君奉命分藩茂著勞績
以能振祖父之烈其所繇來遠矣今之官惟武胄為
世業然承平久文治日隆方矢韜畧之業宜不時
復案不時事行而實尚悍邊塞地出戰入守式家

子孫行伍習騎射諸形勢其業不弛若諜識材器相
益表著則行乎人焉北邊之巨鎮曰宣府宣府之
世將曰周氏周氏自禪屬以至副將凡五世益以業
繼因其教習使然然環宣府之鎮地數百里帶甲數
十百家能若是者蓋一二見而已豈不難哉古者鄉
大夫祭則有廟葬則有墓有事而去其國邑則入告
于廟出告于墓而後行蓋繼志述事未有不先乎此
者今都督君出守懷來諸衛去其廟與墓甚遠然方
奉天子恩命內附閣啓旁行天下不得守其官邑故
封墓恭會刻石紀德以與國家之盛相爲無窮者固

今日事也乃爲紀其世系名德爲文而復系以銘銘
曰明出塞乳氏以國分代歷春秋漢乃有開拓黃寔
榮世後臭陳我明誕興如龍斯雲爲千戶侯累從在
邊徂北自西居于上谷封戶十倍食指數百蔚爲鎮
家將韜南服相相都督四世乃發煌煌錫命先侯前
閣虜矢形巧金鎧兜鍪登塲一呼左羆右貅孰不讋
挹或圯或丘或子而孫有肩載乎赫赫周侯人莫爾
侍侯有祠廟尚祖及禰侯有墓兆昭穆濟濟各纂秋
玄侯有荔醴立孝謹制寶自飲始有碑麗牲留有太
史　終

碑誌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樊公墓碑

銘

嗚呼吾先學士公友多天下賢俊士數十年來彫謝
殆盡惟默菴樊公巋然尚存成化丙午冬先公棄諸
孤越三年而樊公亦卒東陽哀痛荼毒中鬧之益悵
怏不能已公子楚玉今布政參議徐君敬夫狀按察
僉事楊君應寧銘因其友務生宗上京師以碑銘請
公之銘尚忍爲哉公姓樊氏諱英字世傑默菴所

自號其先臨潼人也考諱斌以戊籍府軍前衛居京
師生公有奇質受尚書于布政洪公弱冠名士爲
所延就其業公其最者正統丁卯舉順天鄉試景泰
甲戌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凡所建白皆切治體巨
奸張傑掠其宅民其苦公往捕弁其黨會之通州倉
官弊甚劇公僞居鄉京倉嵩衙諸弊有所釐革衆成
愕服曰勿紿樊御史天順丁丑有旨提督朝野奪氣
公與諸御史劾之出知東鹿縣未行而復戊寅超大
同曾府二鎮威令人行辛巳巡南城有張剛者橫鄉
邑恃權門逆以自此鄰家婦當面無子剛謀奪其

業訟之官官莫敢直逵以爲公公不聽竟繩以法逵
怒嗾剛誣告諸不法事逮入詔獄逵遁典獄因文致
成之坐除名罷歸成化乙酉憲宗皇帝即阼詔官諭
逵罪惡因白其所誣陷數人逵既論死公復爲御史
以父憂去服闋再入臺有御史被黜爲都御史者輿
論弗懌公劾而黜之按湖廣風裁益著賍吏有解印
去者襄鄧饑流民肆掠且萬數公會積聚穀爲賑貸
其乏廉其渠魁諭以曲直禍福使歸閭井久之遂定
都御史羅公箎疏其事以聞己丑擢遼東苑馬寺少
卿苑數耗不滿百公置刑市法越五年馬至四千匹

戊戌遷長蘆都轉運鹽使河間真定饑上命廷臣出
賑官無所儲公先後出運司銀七萬餘兩佑之活者
甚衆丁未擢山西布政司左參政由上得末疾適當
清戎籍力疾至平陽徧歷諸縣得戎丁脫籍者若干
人勸民出粟若干斛以備賑勞疾篤甚比還司遂弗
起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壽六十有二生子楚玉次子
楚珩某年歸葬于某山公性孝友少貧時病失母養
事繼母謹撫弟俊曲盡恩意讀書務探隱賾理官事
務抉奇擿伏以警動羣聽蓋其素所獨見必出此東
陽嘗與聞之詢其術笑而弗答也然爲御史連斥外

[illegible]皆垣垣若不足用者徊翔四十年天下科第
士皆其後進隨則進秩又弗克大振以死知公者寧
不爲天下惜之參政階爲中大夫秩從三品用碑于
墓禮也因爲銘以遺楚玉俾刻焉銘曰偉哉樊公號
虬氣虹蜺端之雄鋤姦抉強中有剛腸如百鍊鋼如
千里駒歷塊過都老益健牧馬蕃于遼時嶷成山公
功則然公氣弗舒而才有餘曰此吾祖[illegible]西落巖巖
大咎是參公胡不淹而已于茲民懷吏思莫我或違
公歸故原公魄所安公名弗刊

明故萬都司都指揮同知致仕封榮祿大夫柱
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公神道碑銘

弘治三年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封榮祿大夫柱國後
軍都督同知劉公以壽終于宣府之私第其子都督
同知寧方爲大同副將亟具疏乞歸治喪朝廷以邊
閫務重不允歸而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畢乃迴
公喪葬入同十里河城東先塋既又遣使具書本吏
科左給事中王君士吉狀介千戶徐時鳴請予銘訓
于神道之右曰君宣府人氏以武際時鳴又劉氏內
弟能爲予道其詳可據以銘公諱政字以德姓劉氏
世爲淮安山陽人祖諱成從高皇帝起義兵初隸武

雄衛調水軍衛屯田和州考諱本從文皇帝靖難以
功授百戶調瀋陽衛再調開平衛公甫步而孤宣德
丙午廕父職與戍朝廷徙開平于獨石公盡室家及
衛負父骸骨以行倒潰于背一時考德稱歎聞發
聞時昌平侯楊公洪爲遊擊將軍公在部下以功進
副千戶昌平摘所部兵與公番射皆莫能勝以弟之
女妻之自是昌平位望日盛凡出戰公未始不從然
公素負氣不能俯下以龍門衛功遷正千戶賜金織
衣綵幣諸物以死步時功進指揮僉事正統丁巳以
西京亭功遷指揮同知例比試京師歸治衛事竟與

懷麓堂集　文卷二十五　四

昌平不協調人同左衛已巳敵犯內地物諸邊守將
分部邀擊公東廷行一舍許猝遇敵與戰有一敵躍
馬舞刀而前公隱他樹繞其刀奪而斬之賊衆辟易
不敢近公以五百人轉戰賊後由野和口歸不亡一
人進指揮使復與余將景泰庚午戰大同境外他統
兵者多失利公從全軍而返既又戰于北門外及西
遊口皆有功入衛京師會兵部叙功籍擢山西行都
司都指揮僉事天順丁丑以隨縣功遷都指揮同知
命使將萬全都司事戊寅奉勑守備馬營赤城諸堡
既入朝廟凡論邊將勇畧可任者必指屈焉成化丁

丑以老乞歸事置別墅于赤城滴水崖從遷其門及
子寧廕永寧衛指揮使官至都督公以其官進封越
三年乃卒壽八十矣始娶楊氏爲封武強伯爵其之
女凡公四十七年卒贈夫人繼王氏封夫人先二年
卒子七寧其長也次宇早世俱楊出次宣次實俱以
功陞冠服次寶襲千衛所鎮撫次審俱王出次實側
室某氏出孫一揚夫人先葬滴水崖及王夫人卒公
遷楊柩同窆于今墓公卒之年十一月某日乃葬二
夫人皆祔女一適都指揮陳某子英嗚呼古者重世
臣將家恭其韜畧技藝耳濡目擊有不習而能者視

懷麓堂集　文卷二十五　五

疇市人而教之其易且十倍今都督材勇絕出爲時
名將迹其所由起則若是烈也若公以盡瘁致命之
身考終正寢生有祿沒有廟耀于無極則非遭天子
明聖武假所用之世可得哉是公之進退生死所繫
其大不可以不銘銘曰都城奠冀北控戎狄屹屹重
門有將如山桓桓烈公戶有其封識者曰此爲夫之
繼昔戈書雖之死不析奪刀斫賊一號舉醜孫北孖
西省函東城匪停則殲厥孫不獲公名在邊功在幕
府以綠將雜以鐵指官階屢躋歷千萬戶戩黎寄
侯韜與內參教卸公姓日旲可偵公年既高寵賚彌

士曰我自取棄亦在我高堂斂服我死其所我躬不
有疇邱我後天實全之有子如父式遷厥封前封後
婦巖巖墓碑過者下馬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神道碑
銘

公姓黃氏本名曜字孔昭以字行乃更字世顯世家
台州黃巖之洞山今太平地也然公猶居黃巖其先
自沼武鎮都監緒遷五季亂徙自閩者數世矣曾大
父諱莊大父諱禮遐有聞于鄉考諱瑜正統丙辰進
士兵部主事台之三世舉進士者自茲始公未冠自

京師扶母金夫人喪歸比北上職方公繼喪復侍
返葬皆成禮弟妹俱弱躬撫育之餘不廢學初以明
經舉不合乃為縣學生舉景泰丙子鄉薦登天順庚
辰進士初命為工部屯田主事司多積弊公秉持以
正同官者不能堪嫉惡吏構之事竟白被坐落職而
公以用是起名遷都水員外郎督造江南饋遺無所
受會吏部文選官以事去一司為空朝廷慎簡諸曹
吏補其缺公與焉未幾遷郎中凡天下州縣地苦惡
政令繁簡人才賢不肖極力蒐訪耳注籍記罔不周
悉而辭氣端抗則未嘗少徇性守法執論以權其宜

之下為之長者雖不盡用亦以輿議付之有怨亦譖
以自解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黃郎中黃
郎中云公既滿九載待次久之擢右通政督武職錄
黃冊簡甚悉以自見弘治戊申今天子大明黜陟而
京人臣多所更置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作繁
興凡廢貸民間為用公曲為區畫償其逋以萬計
有官廨地十餘所為勢家所侵者奏復之近令大臣
得舉方面公初薦處州樊廷璧自知府超擢按察使
繼薦金華章德懋時章以按察僉事致仕例不得起
人益以賢公吏部侍郎缺閣諸大臣以公名偕某公

風儀然公躬敏嚴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偶得
熱疾二日遂卒辛亥六月十七日也年六十四其子
工部主事備適以公事至南京遂扶喪歸訃聞朝廷
賜祭命有司營兆域于委羽山之原歲未盡二日葬
焉公體貌嚴毅不躁諸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
世居巖弟友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
師廣出束修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
所著有定軒集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二長即備世守
儒業次僎次佐皆蚤死備上京師請予銘其道之石
乃撮其大者為文而系以銘銘曰台多賢郡公其顯

者官爲吏曹寶柄用合推辟威福刻官有佾豈予敢私有厲方愓人以盬我亦或覘我我非吾畏終弗玷我占亦有言東陽黍偷功我弗屑刻惟宦途公爲六曹寶承卿位人弗逮我謂有餘地我乘其餘還諸造物有能省之公死不沒

明故刑部主事朱公墓誌銘

予將銘文鳴之葬哭失聲曰文鳴遂使予爲此文哉予忍爲此文哉嗚呼惟文鳴知我亦惟我知文鳴其可使文鳴不瞑耶既舉筆累日不句即句累數百不能竟乃掇鉅委細序而銘之文鳴始爲生學易有聲

于名督鄉薦輒中以詩舉進士又輒中試政戶部出廣畿賓于邊信宿而返邊帥具筵贈辭遺以佩刀又辭歸擢刑部廣西司主事折獄平辨威福無所受亦未嘗強笑應人鄰有饋生魚者家人弗知其訟也內之文鳴歸亟還之還則剖之矣棄弗食有某姓者生死無佐狀文鳴疑不肯署辨弗得會病弗視事變之數日予省之有喜色曰比得秋錄報某姓者不死矣文鳴重倫理負節義其父嘗出官于外文鳴攀輿委頓不能支歲時致布帛器用無敢闕毋早世爲之終身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於漢陽其父老且病文鳴令凡賻贈買地經其棺葬之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滕氏滕亦文鳴友也女孤不嫁文鳴以其妻之兄之子聘焉文鳴於詩不能工然好不厭澗溪洒洒後披襟出肺腑益見其異常愛觀洛沂圖曰吾與在此以名其子曰沂吾嘗謂文鳴非流俗士使更十年當卓爾自見不爾固不失善人人未皆信也而文鳴遂不幸以死鬼神者亦弗或堅之剝或相之悲夫文鳴姓朱氏名釋號心古世爲大興人父諱景官至都察院都事女。某子銓鉉吳及王皆贈安人封妻趙亦如之文鳴既得勅告蒙恩數日疾

作文鳴夙多疾官既劇奔走失食飲節始困及是乃益困再振再蹶以死公年三十有六成化辛卯正月辛都事君卜二月丙午刻予銘葬之葬在城北十五里曰永清衛之原其故人刑部主事顧天錫有狀銘曰玉投于濁弗玷其剛金操于炎愈熾而光不琢之璞不鏤之裝不器之常錯爲礫爾爾受弗明知爾者誰視爾茲銘吁嗟予文鳴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屈公墓誌銘

公與家君友凡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稱公敬迪稱長因公爲外傳從之遊食飲于公徹

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
紳爲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
故貧始爲諸生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
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
林郎兩按藩鎮皆有人譽其在山東劾奸剔厲十六
四方□□□□爲僧道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
轄有欲傾之者陰縱人徂公撫摋無所得公益嚴戒
立岸皆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
欲牟爲人莫敢牴牾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
得罪大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

居之衆侵欲擾亂手挺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揭
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
其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竑及公理之乃閱上卒壯勇
者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籍則共晉戰則俱往其爲
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焉之
在畿牧者民多以將爲奸兵名僅存實去其三之二
不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貴大僚之
不任事者劾罷其不其任道考覈爲多凡與諸道偕
上章疏其在有司不及載公風裁凝重疑然不挫於
物其有不合者彈貴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具能

衛夫部公諱毓字鍾一其先本崔姓則與出婿于展
遂復展姓從自鳳翔徙岐山居于京師籍于戎子瑛
生九歲女二皆幼某月日葬于城西銘曰瞻彼
玉立揭揭其儀志則前驅名實隨之畏塗巇嶮逢彼
魚鹽掘齊蹄步如履平地蹶而後張君子之利誓人
維萋亦孔之哀家之無人親耋子孩孰豐其往而嗇
其來已乎先生竟何爲哉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墓銘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既沒其子吏部員外郎璽以
公之門生戶部郎中李君表狀來請銘銘曰王君長

垣代有聞人惟兗銘父遷于固野諱時若公其字廷
輔希道慕賢以學爲耕栽貞奇嘯爲囿子生既拜推
官來我長沙衡書柳陬抵楚不加服念過復動逾旬
日彼能而抗乎先角疾日此乎事寧緩母失三年尋
庭訂歸其處人謂不足我乃有餘推人遂逐公確其
守惟人窮剪公世孝友早居父喪山骨疵首勞擢奠
奈棄俗如土有譚不聞門是在我公事老母貧必適
日殷憂侍側君臨其貨公直而方人莫與同岸傾谷
開洞然外中人之有苦若彼在躬而折日過貞當其
劉公自不鄙日我何心人之觀止械矣載喜月評歲

燕公有鄉里趨蹤几席左右經史飛騰躋膴擬拾青紫載翔及翔公有弟子公有子五各執其事聯舉進士官于戶部調考功乃擢郎副豐既考最封及其母司封有制公在官所服公實門淇及瑪門璇曰璉名在序序婿于李湯公有二女十孫琇玭公琈作羣公琈作祖其來如雨公生庚寅六十二年辛卯而逝明年月申既月乃葬地曰某原作銘者誰長沙之人

姚孟栗墓誌銘

成化乙未五月己酉朔宣府姚君孟栗卒吾友鄉進

士李君士常君莫逆友以書走京師徵銘于予及請前監察御史鄭君克修狀知君賢不誣乃悲而銘之君性孝友家故貧有兄三人華富君外貲籍戍伍養弗時給君少方嚮學不得已棄去服賈爲養養日給諸兄者亦受賜焉父喪毀瘠事母吏爲謹沒身不衰正統己巳貴戍萬全衛華亦在戍所是年敵入大寇行旅道絕君出入鋒鏑冉抵其地覓邀華及其妻子以還未幾富卒于外即君奉寡嫂挈遺男女三人以居教之長而家室之男曰昃也君以華子夫及入籍萬全都司學爲生月給其簡札費居再從從有條庶凡以給貲民既壯克幹君事以家難乃復就學時年三十餘矣君與人負意氣雅重應天府通判林孟鳴及有仇其弟仲時攻君爲孝營葉仲時又死爲治後事且命民藏出白金二十兩贈其家又善宣府衛百戶孫孟文孟文死賑郎如材氏鄉鄰有死無棺具斂葬之其他賙郵饋貸者甚衆鄉之人各能道其事云君志在用世慷慨自許自念後學晚力窮日夜與今進士王璲之及士常相問學今南京禮部侍郎倪先生之兆岳也君及二人者從之遊同爲學生以討學有司獨不利屢舉屢躓乃死年五十有二嗚呼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

視其所不取予觀于君益得其四焉其一不得命也然亦可知也已君名寬孟栗其字其先吳人大父諱文徵從戍高皇帝時隸永清衛調谷府護衛父諱信調宣府左衛始爲宣府人于臣都司學生君卒之二十有四日壬申葬于城東跑沙原故兆君患家禮廢祖謂士常曰此必自吾從始凡治家必用禮尤嚴祀事葬亦克用禮葬不事浮屠法君志也銘曰力倍于勢既出乃成不洩其滯有瀦爲盈世忠無質君確其守而坤非施巧者耦卬大人則然命也何咎我銘君幽

以慰良友

李士常妻岳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宣府李君士常之配諱得娥字叔將姓岳氏我蒙翁先生之女寔吾亡妻之姊也以成化丙申正月二十日卒于家明年二月十日葬于沙嶺先塋士常以書走京師抵予閣所以識其葬者予不得辭初曾文肅公爲僉都御史北巡見士常在諸生甚愛之爲擇婿于岳氏曰是故都指揮僉事予素之子今都指揮僉事士章子弟孝友而其文斯蒙翁自翰林出守興化得書曰業公正人也吾不謬吾父即報

其伯翁而許之翁既致仕士常親迎于京師以歸歸七年生二子不育而卒年二十有六而已予聞之亡妻曰吾姊通書能攻閨女事端重容恐不妄言笑少佩父訓事吾母宋夫人及其娣姒無間言處諸兄弟不異同產既嫁而其情不衰士常嘗曰吾妻之歸也不及見姑每聞經述先行則愴然泣下事諸姊甚謹門相從之程秀幼失怙恃撫鞠備至終於此無內憾爲予文聞士常家居伉儷相賓友久無懈也士常來嘗之俗每犯忌爲之始于閨門有相無近中外宗戚黨聞風範不相戒傲卒之日遠近爭赴哭泣哭若出一口云嗚呼我蒙翁盛德大節不嗣後人嗟此諸女復隳其半天之所奪固若是甚哉且予以不德致罰理則宜然如士常者亦罹此禍可哀也已予內喪之四月重逆悲悼誠不能執筆爲辭獨于此有不可遂已者蒙翁之遺範在焉序而爲之銘銘曰茲惟閨壼之懿我名作厲以永于來世

懷麓堂文稿卷二十六

誌銘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芮公墓誌銘

公諱成字仁和姓芮氏其先出大同之金山祖諱讓
仕元翰林學士承旨父諱李羅魁岸多智歸我聖
朝暨于文皇官至燕山左護衛正千戶千戶公之卒
也太夫人富氏已娠越三月生公既長而蔭芮祀賴
以不絕矣公性明闓閑騎射正統甲子從恭順侯吳
公北征擒敵酋哈喇反擢金吾左衛指揮僉事戊辰

使瓦剌還進指揮同知己巳復使瓦剌窮道備至不
受敵擄是年秋英廟北狩公冒矢石得停[redacted]在景
泰間還京師繫詔獄未幾見釋進指揮使甲戌征銅
鼓嵛蠻累功擢都指揮使英廟復位念公舊勞陞擢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公統勁武營命入朝侍衛
賜蟒龍金鎧兜鍪天順辛巳曹賊之亂公名載功籍
進榮祿大夫都督同知賜以誥命贈祖及考皆如其
官祖妣某夫人妣富封太夫人成化改元受命出鎮
川蜀征山都掌招徠蠻酋以靖翀庭焚山偭澤誅剔
無算捷聞進右都督賞賚甚厚居數年與都御史交
惡乃以都督同知罷鎮還京師癸巳復以兵部薦命
提督禁兵入衛如故又三年成化丙申四月二十五日
乃卒年六十有七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嗚
呼公以遺孤起家千戶遂位開府歷累朝五十餘年
內領宿衛外勤征伐使絕域領遠鎮茂著勞勣老而
不衰可謂不忝厥祖矣子男五長昕次昂次某某公
子昂以次當嗣卜以某月某日葬公通州富豪鄉欲
得予銘乃以吾友曾吏部克明狀來芮公雖書史不
通而恂恂如書生蓋天性然也予得之吏部云銘曰
芮家西裔世勤帝家赫赫先公為國爪牙惟公桓桓

忠膽義肝北縛獷胡獄穢軍門奉使出疆雄詞海翻
頭顱擊撞愈僵而軒有勤厥緒其倍百千人之逢時
有屈而信先帝睿公云亦勞止置之後軍俾統千士
我早載命于蜀之鄙維蜀之鄙寇來如蟻公秉鈇鉞
公奮乃矢招柔馴強陽闢陰施鏑雷迅颷驕息千里
何以錫公金鏹文綺何以報公俾督戎紀彼盜莫居
被蹶而起惟公功名克與終始公門巍巍公嗣纍纍
既紹承緒亦懷令儀我銘公幽百世不磨

明故封承直郎南京吏部主事潘公墓誌銘

東陽因吾友潘君時用獲見其族父與化君又因與

化者獲聞其老善齋公之行則歎曰潘氏其可謂世
德也已潘本杭族五代時徙居今爲處州之青田代
有顯者曾祖諱彥仲祖諱子山父諱鉶生公公諱沆
字克明善齋其別號也公少涉家難避地農家得春
秋左氏傳讀之終身不忘既又益涉經史尤深陰陽
諸家書公父之戍雲南也公時尚稚有以父書致者
公從從兄湛往見默不作一語其兄以爲不慧易之
公退乃獨往跪且泣問起居狀甚悉歸血指寫書附
之其兄聞之曰彼非吾所測也公傷父死難耳聲語
于目所出入以自儆每哀憤涕泣入則强語笑以見

母不傷其心冬夜習以身溫母被母詰知公所爲歎
止之後將寢必鑰其室公竊鑰啟室母輒遣人止之
母疾革公變不知所出潛刲左股肉內糜中以進君
殁哀毁幾絕貧不能葬然䘏不義致輒辭弗受葬無
廬舍巢于樹以居過者皆佇視感歎曰眞孝子也與
化君取進士嘗以南京所給牛俸稱其友項司務文
解巾二幣以獻公公怒曰汝始仕何自致此物是豈
君爾望者君皺書自明實所得常俸不敢用非義爲
辱公猶未解至以頁書及故緘報公公乃信君既拜
南京吏部主事今天子登極上皇太后尊號以恩封

公承直郎南京吏部主事配王氏安人命下未至而
公卒是爲天順某月日年八十有四某月日葬於桑
園先塋之左王安人雲和世族孝謹有淑行兩就官
養自興化歸卒于家爲成化某月日年亦八十有四
以丙申正月二日合葬子男三長權先卒次琴興化
者也累官至知府博學篤行爲時名人次核出繼仲
父孫男璥早世次璵瑄珽瑚公葬未有銘興化
君來朝京師以越荊州士英狀屬東陽曰某碧石山
中久矣俟吾子銘追而內諸壙既行道聞王安人訃
來官歸治葬復來速銘謹按銘法考公行得其大者

如此又聞公多才略閩寇之亂諸羣党解賊據沙縣
銀冶守臣調溫州兵三百守沐溪縣吏集鄉兵數十
授之公謂衆曰賊衆我寡宜任計不宜任力從照僧
自間道來會設宜用爲鄉導引兵向華山前鋒人持
一木鳴鼓以進擇地爲戰建標山巔縱籠燎其下伏
兵于隘以伺賊賊至勿鬪列木距馬出礮矢以衝其
鋒鋒少挫其勢必走走且半則揭燎起伏腹背夾擊
當無遺者衆莫肯信後官兵果敗鄉里大擾一載始
定皆如公言銘曰體以親故辛毁弗顧君子不敢以
爲過貧以義守寧棄可取君子不敢以爲矯公德實

希公執不淚吁嗟乎今誰與歸

明故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趙公墓誌銘

錦衣衛指揮趙公病革家君往視歸謂東陽曰平生故人如邦彥者三十年如一日可多得邪去年邦彥與吾論舊故凋落殆盡在京師者惟吾二人因對酒太息泣下今邦彥又舍我去吾何為其情耶是日公卒家君往哭之明日東陽既往又明日公弟錦衣衛鎮撫恭來請銘家君乃命作銘公趙姓諱能邦彥字也始代世官為金吾左衛指揮僉使事繼領禁衛隸祿三千營典中軍旗纛每退朝在步騎前導騶宇魁

岸英剛目勵焉天順辛巳公以營籍從征廣南時懷寧侯孫鏜實總禁兵別置官代公一日上顧問左右曰彼長身荷爪者安在鏜以實對上怒責鏜曰此朕禁旅安得妄動鏜謝罪乃免亟馳驛召公追至九江而還乃熙代者仍公舊任益有意用之未暇也甲申今上登極公用兵部薦調僉錦衣衛出入儼肅上下倚重屢奉勑旨其在都城督官糶修城垣總中外衛巷陞塹諸水道事事並告集人亦弗擾其在外籌勘管趙二獄趙獄尤重連結寖廣公嚴情據法刑用不濫法家韙之丁酉夏五月上念公賢勞特擢指揮同知嬰月卒公在官久宜召扈衛輒先貴近累賜中祕書貴鏹文綺蟒龍佩刀諸珍物無虛歲卒之明日適賜蟒服中使已出聞公卒乃返上特遣官諭祭亦異數云趙氏本永平遷安世族曾祖諱才典舉著戎籍祖諱甫疾不任事以從子某代累官至副千戶戰死喇哈山無子而復以諸父繼用死事功遷指揮僉事考諱榮代以恩遷同知既老致仕復以恩進階昭勇將軍累錫誥命妣李氏配張氏皆封恭人公涉書史閑武事家居孝養喪祭無違禮與亡弟義官廉及今鎮撫恭甚友廉卒撫其孤如存時教子有法子曾侍

儲衛游武學有名家風孫男四皆少俊可愛人謂公有後矣公生某年卒某年年五十有七葬昌平北望祖塋之次銘曰物貴重厚於人亦然有蹶必顛蚪則弗完公居錦衣十有四年持盈居寵不替益處功名始終孰尚弗難生榮死嗟道路有言人之毀譽不繫其樸我辭或傳公死弗諼

文永嘉妻鄒氏墓誌銘

成化丁酉秋九月文君宗儒使自永嘉齎書狀各一通抵予其書略曰吾妻卒于蘇州林將以親事北上歸道蘇且殯之已卜地于吳縣之藏金涇以明年葬

月其日從事請吾子銘其狀畧曰吾妻姓邢氏諱愼學吾鄉邢彥和甫之女年十九始受聘北歸二十有二時吾母衆養也久事吾父及繼母咸畏不懈食飲衣服必其手出家或致饋餉輒辭曰私饋非長者奉又不可獨啜將焉用此林出就學吾妻脫簪珥爲筆札費及舉進士從上京師或謝其服食大朴者則曰吾儒家婦也寓當爾且仕罔亦以榮其家然鮮不以妻子之欲爲身累累其身以及其家如親何吾爲婦無他能能不以口體累丈夫耳已而從官永嘉念甫家政二子一女雖幼穉不遺窺外戶故林得盡力于

官三年無內顧憂林之在永嘉也念家君宦遊北方不得其朝夕圖迎養于家業未就無以爲計意時時不樂吾妻問林曰君在官迎不得顧私養養吾責也請以二子歸治舊業爲迎養地林感其言遣歸未幾得疾，月二日卒年三十有二而已又曰婦人而得正首丘彼亦幸矣然舅姑及夫皆遠處南北圖養未遂竟以別死此其志亦可悲也予與宗儒交讀其辭益不能無感乃次第爲序弁系以銘宗儒多才有文辭與予雅爲兩浙觀首行且有旌錫之命命未及故丁茲泉獨謂曰文承嘉妻云銘曰勤儉而專婦之懷兮何卿殞身而隕其成兮匪夫君則賢其誰使我銘兮

明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陳先生墓誌銘

景泰初東陽以童子奉部入順天府學爲諸生時溫都陳先生定分教事殊見優遇俾得月朔望參謁不與諸僚雜同朝夕東陽既與先生子清同舉進士在朝而先生歷他郡歸田里不相見者餘二十年而竟不可作矣清歸自大同還京師屬銘嗚呼先生之德東陽不敢忘聞訃哀悼淮不克往哭門下是誠銘吾職也其曷敢有讓先生諱俊字廷傑其先臨川人國

朝洪武初大父喬有才選爲青州同知居燕都父諱某不仕先生少收穎以諸生卒正統辛酉鄉薦由上禮部得一科拜晉州訓導丁內艱去改順天令九載奏績翰林試經義吏部覈所舉士皆應格書上上考擢河南教諭復以外艱去改交城清拜戶部主事既考成績先生乃棄官就封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家居十有餘年及見其子爲郎中乃卒年七十有二先生性質實耿耿不阿事親孝家雖貧猶歲析所入俸爲奉養居喪毀瘠兄弟有異論諭不能得取必以褒鄉論歸之教後篤術弟式不弛然辭色溫烈卽之益然可

觀其所造士領鄉薦者十餘人又多舉進士有名績淸尤勤愼有聲上下間益得諸家敎尤多切先生在一科同進者多不屑敎職飛躍年現免或謂先生先生不應卒無慍色比老竟得顯錫又者壽多賢孫子造物者固有定數人顧以私智毆之奚益哉先生生某沒某葬某原銘曰安其豬斂其有餘慶源所于于厥身十厥子孫其流若奔吁嗟先生其永存

賀感樓先生妻王氏墓誌銘

東吳感樓賀先生文之喪厥配王氏且葬自述事狀遣其子鄉貢進士恩上京師曰爲我徵太史氏銘先

生未嘗面予得予文輒爲終卷嘗聞諸吳士大夫恩昊在京師亦嘗道先生意如此銘不得辭按狀王氏諱正江陰農家女也賀本吳人感樓之大父大理評事諱賢尚爲江陰訓導留居江陰洪武間坐事死役子宗振纔八歲貧無家依女兄及舅氏比壯贅育陽鄉之薛氏王薛隣也故感樓聘爲時宗振復坐累籍蘇州衛爲兵盡鬻其田廬家益貧感樓壯不能娶婦于王氏王氏亦貧甚止餘空屋三四楹兩家食常絕給不能朝夕感樓乃不甘及妻還吳僦屋以居感樓貧居能力學博涉書史用其初爲童子師從者日衆歲時修吊頗足其傳鬻儉不忘費稍想遷爲業鉄存兩積積且富益儉節如貧時累四十餘年闢畝崇屋給婚嫁爲官人將感樓學已就爲鄉先達子恩舉南畿鄉貢第一有名而賀氏益根固感樓所力致而經營拮据籌畫綜稽出入與無廢闕者王氏力也成化戊戌恩歸自京師王氏老且疾己亥二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七矣感樓之言曰吾妻無他異能獨吾貧時恆不免凍餒吾妻未嘗有怨恨色吾衣食才足吾妻不爲侈不爲其貧吾弟不克自給又多子女吾妻能順吾意常給予無恡色吾平生不信佛老及陰陽拘

忌吾妻亦遵用家政不吾咈也於戲貧能積積能守又能散通塞困滯而不以流俗敗家法此皆人情所難兄婦人哉子四某某孫男某某某月日葬吳縣先塋之側其地曰某原銘曰昏不禮迎其變也正有封在原其歸也全孰爲厥生孰壽厥死委身其間與命終始大爾託之子爾續之爾堂有銘太史作之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河南按察司僉事尹

公泉誌銘

嗚呼公之葬有日矣匪予小子曷宜爲銘公於東陽爲師爲父兆爲鄉先輩亦奚忍爲公銘然非貞陽誰

知公者公尹姓蔣進字時勉楊州江都人考諱某從戎府軍居京師家故貧公力學自振聰穎絕人書一再過輒成誦友有春秋秘義假者不能得則以屬公公往與奕間一閱已復置棊上歸輒錄授之數日而畢景泰庚午公以父役應試用書經舉順天鄉薦登天順丁丑甲科拜戶部主事京庾有歲較其營椽吏窮日夜計總目以呈公尤精算事一布籌輒取筆判曰差若干斛核不爽公教以捉法為部位使覆計之果然中官其事者驚服乃一聽公所為莫敢抵昇籍籍起儕輩間數年用吏戶二部薦擢河南按察僉事

領南畿江北屯田事事不稱力公嘗曰今官患冗如河南某事某事皆專置以吾攝之足矣巡撫官知公才欲使諸河南麥于淮以利官需公謂非國大體且未必利書一以陳再駁再上辭氣剴切文義燦然巡撫亦名士得公議夜不能寐然亦竟不行又有巡撫官欲薦公數言公方薦某間有謂公者公愀然曰使某可薦則某不得與聞不可則不必言也巡撫亦竟輒公不報公九載成績當受遷別其寮曰我休矣入京後疾竟不至吏部或勸公出公曰吾並世昆弟長子又死使存生亦死歸亦焉用彼為哉益自河南已

行足言後愈執不變還京居室甫定僅一載而卒論者皆歎公之先幾云公風裁清操論議鏘聳重名檢尚意氣于視孤侄曲致恩義不遺故交不陵小官自鄉黨僚儕無大小疏戚同稱為賢以公之才視天下殆無不可為者而竟止是耶嗚呼其尚忍言哉公子一某生某卒某東陽往哭又三日乃克銘十有九日執紼而從公于塟其地曰某村在京城東八里銘曰嗚呼先生有位與名不損厥盈于身則嚴殷良于亨澤壅不行豈材弗能已焉哉嗚呼先生

明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英字某永平遷安人高祖諱明道元集中爲戶曾祖諱源祖諱名養考諱麟隱居國初洪武間有司薦茂材以親老辭不獲至京師辭弗就任怍旨編籍錦衣衛校尉行役使廣東公失怙甫七齡無他昆弟以例紀錄于官弱歲乃就役事母溫曲致奉養出使蒸果必懷歸遺母或過諸市襲無錢輒解衣質之母病額天請代病遂愈孝稱其鄉尤重信義有庶姓者貧不能償以女自贖比還鄉別女有難色公亟命還女并衣飾予之有負不能衆者出求輒不得公聞之遣人覘其家餽以金帛其人雖感問姓名不

告也公恒曰吾負志問學中原世務吾孫必有成吾志者指其子詢曰其在此乎正統己巳八月公扈從北征歸彼創疾甚十有一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二詢既貴贈公徵仕郎中書舍人封其配龔氏為太孺人太孺人應天鉅族處士某之女也明淑精女藝及歸公躬執饋爨凡虞祀事事夫無惓色公之疾也焚香籲天如公事母時公卒諸子俱幼太孺人力營喪舉無違度教子必中父訓夙夜勤瘁以享其成益尊居樂養者三十餘年年八十有二乃卒子四人詵讓詢諮詢歷官鴻臚序班中書舍人今為禮部主事直文

淵閣公既卒葬于城南三里河下馬社之原太孺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未葬十日詢具衰絰奉狀詣予拜且泣曰先考葬無銘今吾母將合葬銘禮也詢不肖廢且懼潛德卒不白以重不肖之辜敢請太史氏銘予惕然感之乃為作銘銘曰都城之南原有穴公歸百里虬汝骨山澗水靈閟不泄如木斯植久乃發榮其相之若有物公有令婦德與匹遺休在躬保終吉後三十年歸此室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謝公墓誌銘

吾友謝君鳴治既遷翰林侍講念親老欲歸省于家傾為編修時嘗一歸近制非滿十載者不得告居常郁郁至夜不能寐今年期且及方具疏求上而文林公之訃至矣東陽符鳴治為知己非苟涉欣戚者既赴弔歸為不寧寢食者數日吏部郎中黃君世顯狀公行以鳴治予興毅來徵銘東陽未獲拜公每從鳴治得言動狀知公長者今已矣是惡敢不銘公讀書識理道承家世孝節志圖不辱母趙節婦之寡公甫將冠無伯叔兄弟稍長克自奮立禮扞外侮屹然不為動御婦黨則召爾盡散其產家就落公畢力致養及治喪祭人不見其貧有嚴賊者欲節婦之義後死

不忒公體事終身為義服且俯祭之曰我子孫世世無忘嚴氏公自奉數儉雖被封錫存食僅僅益自節編為義冢從弟世修以貧虞知府役仕家居公處建會總亭于曾祖孝子墓側墓祭已則立于姓譜所著宗範其中族置敦睦會以合族別建祠堂于新第之東置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於是謝氏之孝義隱然動鄉邑大夫士聞者咸相與慕悅為歌詠傳於時謝氏世居台州黃巖縣南孝子諱溫良始遷桃溪桃溪今分隸太平則為太平人公祖諱雅考諱乾公諱[illegible]字世衍別號見南居士封翰林編修階文林郎配高氏

封錫人有內行予五長錫鳴治字也次某某公作某
卒某壽六十八初公考葬洋泉山公顧其右偏曰死
葬我於此鳴治歸卜用某月某日窆焉銘曰孝子錫
類兄惟謝宗歷世中微其蕃然自公公生亦艱子立
靡怙孰畀全之公有貞母公壽且貴五子十孫天詔
弗徵覘此後昆福有幸致利有苟則令名之下可以
觀德

銘

金尚義墓誌銘

成化己亥閏十月七日金君尚義卒于遼陽庚子三
月其子供奉道京師翰林侍講謝君鳴治率諸同年
為文寓奠其喪六月供以喪歸至天津復走京師從
順天府經歷蔣君儀來請銘予比與鳴治悲君之死
則各為文以慰君地下鳴治既為傳予撮其大者為
序及銘君金姓諱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乾州知州
諱籌之曾孫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諱叔度之孫雲南
按察僉事致仕諱揚之子今開封府知府致仕尚德
之弟也從按察公官遊廣東南就學輒棄去商販蘇
松間年二十見其兄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縣學
生數年應貢升國子生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
士第會修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
府採錄事蹟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
御史未上聞按察公喪歸又喪母高宜人哀毀踰禮
庚寅服闋上京師即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
除南京值星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開封君作柬諷
諭之務遁之乃止巡撫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

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
上無虞日益不敢肆監南京內外諸衛倉及象馬諸
草場吏卒傳相戒曰勿犯金御史搜索南江西山東
三道匡幼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外郎至
南京移疾不視事因闔爲去討曾臺檄選還盜蘇松
諸府君辭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乃行入訶君法
太重執不從有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上奏遂逮捕君
君聞命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夫曰吾不免矣
自往就逮入錦衣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二萬衛
君談笑就道意慷慨如平時至遼杜門謝客有近官

聞所欲君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聞
開封謝事進棋歸省病卒時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
告時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簀衣乃一瞑
而絕年四十有八君娶周氏生棋及祐卒贈孺人孺
人字時君贊諸文林公墓側且自爲壙謂開封及第
其日祖塋不祔欲我兄弟之後將日就文介孺人既
沒竟之六年君竟爲卜以某月某日君性剛斷負才
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貝紫卒貧不能舉君合賻
治葬又賻所嘗旧若干皆遣其家貝御史嘗道死君
具棺斂歸其喪南京致賻以行途有兄弟相仇者君
仕兄及貧急又賙之所著在官有變天稿三卷
在家有東隴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
初祺方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君被謫兩上疏乞
代父戍不得比歸自遼自爲狀述君事甚悉嗚呼嘗
謂予曰尚義有子矣銘曰義以爲資帥氣以馳視險
若夷勇不自揖謂我好名我職在茲我身弗卹而以
名爲人主實難必先大節壯哉金君其死不滅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王公墓誌
銘

工部左侍郎王公歸老衡陽至南京病甚消上新河

留十日卒于舟中其子恩扶櫬歸訃聞上遣官諭祭
命有司營葬事進士羅監縉熙實本部檄入告成事
恩寓書縉熙請銘公墓東陽鄉後進等公禮遇久矣
銘曷敢辭按恩所述事狀王氏出吉泰和始祖萬莊
從父某守邵陽居衡陽長平鄉遂爲衡陽人曾祖某
邊媽山祖某考諱仕德世有隱德公諱韶字伯宣少
警敏讀書日數行下宣德乙卯領鄉薦正統戊辰舉
進士奉使安南大同乙丑擢禮科給事中丙寅充藉
府册封副使已巳之變與諸科合章劾將臣失律者
及改南京都城公將官軍民壯爲打禦計事平上疏請

旌死事罰失守及不赴難者時國家多事乾奏繁劇
動數千百言大要皆扶忠抑佞恤民防敵之務天順
初轉兵科給事中給協命進階從仕郎贈公考妣如
其官未幾以內艱去壬午服闋復除禮科奉勅與兵
部及監察御史簡十二營官軍遷右給事中成化乙
酉代從北狩歸遷都給事中時歲屢水旱陳弭災數
十事冬見采納兵城衛指揮王軸甫弱冠選將遣備
邊西鄉坐失律當斬公言輔年少不當遣敗非其罪
乞其將皆減死內戌擢通政使司右參議丁亥奉勅
總易州山廠薪炭事興利去弊具有成績己丑擢工

部右侍郎領職如故給誥命進階通議大夫贈祖原
簡及考皆如其官甲午遷左侍郎入僉部事修內府
浚運河修因子監累賜羊酒楮鏹權運河功最朝特
遣近臣勞于河上者一下張家灣者再異數也戊戌
九載秩滿命仍舊職加正二品俸是歲疾尋愈上疏
乞歸不許己亥城中大水命浚治諸渠道復賜羊酒
楮鏹疾再作再乞歸上若曰卿憤疾自愛勉修乃職
其母去公感恩力疾不敢復言歸庚子春方署事忽
中風疾少愈遂力申前請事下吏部覆實乃許致仕
令有司給驛傳陛辭賜內饌及楮鏹爲道里費時公

扶而下祖餞都門外侈爲歌詩至盈卷帙觀者皆歎
相嘆美稱爲盛舉歸在途閱一月而卒八月十二日
也壽六十有七公溫厚簡重抱負自許論民情國事
亹亹不絕窮居事母必曲致歡適壽周郎居憂將値
歲歉發粟數百石賑葬不舉必爲經畫不俾失所友
人王布政汝深卒於官還其二子爲縣諸生家教尚
肅嘗取祖考所著家訓二十六條纂諸梓建崇本堂
處所會族姓講讀其中尤勅戒僞不使預州縣事
平生所著疏表奏議古文歌詩若干卷藏于家公居
官儉素常作外不問生業前後四十年田廬服飾無

增指歿之日第宅荒落恩奉張淑人舟居[illegible]周撫館
葬南以嘗葬事子聞之嗣熙云張有賢行惟恩一子
以蔭補國子生質美而文銘曰古有嶽降世豈不神
後賢而奇吾識其人峩冠垂紳在帝之側爲小司空
實掌山澤才嫻器閎公功亦降公門巍巍與山爲崇
維山出雲雨我中土卒歛厥施寂寞可賭六十七年
公歸于山有神不忘公在世間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喬君墓誌銘

成化辛丑七月十二日兵部郎中喬君卒于京師岳
之中書舍人楊君應寧質君子傳著君狀君子字

特旨予誥命辭役請終以泣竟不得辭按狀君務姓諱鳳字廷儀大原樂平人也曾祖諱彬曾祖諱鑑贈歷陽平谷二縣簿有惠政俱贈工部右侍郎曾祖妣李祖妣李俱贈淑人考諱毅累官工部右侍郎妣王贈淑人君少穎敏五六歲時侍郎公口授尚書輒成誦終卷稍長落拓有大志從侍郎公徙晉藩藩王愛君秀偉欲留爲儀賓君白侍郎公曰丈夫當自樹立遠大安用此富貴爲公笑曰吾意也事遂止景泰丙子君舉山西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時年十九觀政兵部車駕擢武選主事勤慎聚職成化丙戌遷員

外郎未幾丁王淑人憂己丑服闋還官壬辰進郎中癸巳丁侍郎公憂丙申服闋改職方職方事如制凡兵利害邊務當可否將材孰任弗任朝省諮議時有待益東子奉使廣西時遞報頗數君重建曹署馳傳日昃而晨夕倍道不三月而還居一年辛亥之年終四十有一而登拜第者二十有四年爲郎中者十年官三命不越省吏部嘗擬陞尚寶卿不果欲議爲需或久不決年資寖淡諸曹正郎無歷君右者竟不及再介以卒君素孝養視疾侍湯藥夜不解帶及居喪躬前後扶柩還葬平樂中山谷險隘或躬負輀紼塚

皆治視率鋪躬至相爲力疾母高夙侍郎公之喪君以視生母既喪守節白郡縣上狀詔旌爲貞烈之門伯父老事之如父兄鸞早世撫其孤寵宦俾尚官雅善交際動無物逆徑直自信不甚爲形迹尤篤故舊飲洽傾倒至忘官勢故人無小大賤貴皆樂君爲人卒之日皆慟有泣下者予及識侍郎公豐厚和易信行長人見君翹竦幾出知公餘澤攸在比於應寧數見宗字皆謙謹篤問學宇尤穎異年十七舉順天鄉薦視君加少又以數君之澤未艾也君配路氏封宜人子五宗縣學生宣以侍郎公恩爲國子生宸寀

皆幼女一聘金吾右衛指揮使曹璉卜用是年某月某日葬君長壽山侍郎公兆銘曰承卿之子爲命大夫不能治方而受貧是因天者厥才壽則弗如將取之廉而委其有餘已焉哉命君其澤弗渝

明故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公墓誌銘

兵部主事徐君淵得承德公訃既爲位哭服服如禮將奔喪乃自爲狀序世系行實請予銘按狀公諱某字公信姓徐氏蘇之長洲人也居縣東南之瓜涇有田其曾祖考華二祖貴三考文質世以農隱故人稱瓜涇徐氏公生十有五而喪父父喪之四月弟瑛

始生公猶有祖業本生母陳氏及育幼弟雖弱冠勉力
如老成人父嘗教以六書九數之學久益精數尤能
目數行下宣德間詔中使通西洋諸域下州郡備藝
能士以從公用數為郡守所薦會英廟即阼不果行
周文襄公巡撫南畿諏訪耆俊至無遺策得公喜甚
凡財賦計出納籌畫皆見咨問公感文襄知己竭
智力為之一時政事除惠及民者爲多文襄多薦用
公不果後繼文襄者數公以文襄故不待禮意然竟
無薦者公恆教諸子曰吾雖不仕願自試然亦吾祖
耳必欲亢宗齊時非仕不可乃留宗子淵於家盡遣

顯及登第舉子爲郡諸生淵廸嚴於庭訓知淵志
嚮喜曰吾子孫當有爲清白吏者淵舉一未進士拜
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山東三載考績進階承德郎以
其官封公及兵部武庫凡八年于外公前後數十書
皆先官滅後家務未卒之一月猶然公平居孝弟處
家至白首無忤言治家勤儉凡田廬婚嫁喪制經費
必親籍記名公大夫有嘉政善行亦手錄為及在官
尤嚴當類爲郡縣吏楷式替嗚呼公布衣爲時用尚
行德惠君子謂一命士可爲物濟信夫公生某年某
葬某銘曰身不稼仕材則攻謀老稷其名匪我伊求

天監實彰厥功弗酬厥直德者勤思有秋易以喻公
公農者流公有賢嗣出贊國猷澤則弗窮公有餘蔭
公德不刊我名在丘

樂亭知縣蔣原用墓誌銘

長洲蔣君原用知樂亭縣卒于官其友兵科給事中
陳君玉汝爲著行狀請予銘曰原用平生欲得先生
文今死矣非茲銘無以慰地下且原用配徐孺書史
文義惟銘是屬每泣曰吾獨不能如張國妻乎予嘗
識原用于玉汝其亡可念念玉汝言辭至再不忍固
也按狀原用姓蔣氏諱廷貴原用其字其先宋禮部

侍郎堂守蘇因家長洲曾祖叔昂祖宗韶父惟肅皆
不仕將趙宋宗室裔也原用七歲失恃繼母鄒鞠輔
成之原用數歲能屬對為詩諸未冠通舉子業學易
于進士吳君凡成游縣學有名成化辛卯舉南畿鄉
薦為易魁戊戌舉進士觀政吏部授承平樂亭知縣
方視事適歲大歉原用承上蠲乞減賦役什六七民
恃以不徙上師征建州道樂平原用承部使檄總山
海諸關驛車馬芻食事先令集將故備境部使罕至
治平用尚節原用舉廢治閒物不愛力每事佐出納
必親衡注是所其案牘必親校勘越一年凡地里道

違民貧富強弱法令便不便皆可掌稽故賦役獄訟勤皆曲當歲所得常廩費不足則繼以家貲未嘗苟取人信其廉郡使至縣例有餽贈原用執不與或譏且謗之不爲動縣治後舊有門吏出入無禁主通餽謝原用案之曾疾作不使者諷以陰陽拘忌不聽則傳以他說原用曰故令若某某皆死于是以不審此門故邪且人孰無疾疾死命也門何預焉卒不聽疾再作再間治益力最後大作乃卒壬寅三月二日也原用和厚不忤物外斂圭角理辦內遠邇事乃見始爲縣或謂其起富室宜不習吏事原用乃奮志倍力欲自覩其能不幸而死其志亦可哀也原用娶武功伯徐公女爲配生女四人某某卒之日徐不能歸玉汝以喪屬知禾平府姜君斑治後事舁喪西上徐館南郭逆旅一月遺腹得男名之曰壽徐顧自慰忽罹火厄僅以子免原用之幼女死焉玉汝慟不置乃館徐于官邸遣其僕拾餘燼治裝買舟然後歸凡玉汝爲原用謀甚悉君子謂原用交得其人原用先世長洲某鄉某原今歸葬以某月某吉卜也銘曰位不必卿相祿則賢壽不必耄期名則傳爲名進士爲賢令尹可嗟乎蔣君其死不泯

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吾友翰林侍講陳君師召喪其考耕樂公及妣黃孺人若干年將葬未有銘師召既登第拜官歸省墓亦不果作益慎之也今年秋師召痛先德久弗識乃授狀屬予銘將寓歸用諸壙前狀故按察僉事楊朝重未第時作朝重公感慕其述事行宜詳東陽師召同官厚且久給關厥世銘宜予屬予亦弗敢辭公姓陳氏諱申字崇澄別號耕樂世居莆田涵江系出宋觀察使滂滂與金師戰急子仲剛死父難後滂亦死國事時旌其里爲忠孝坊今緯襮翼然存焉曾祖諱仁祖諱德考諱光遠並有隱行公貌魁碩動履詳雅讀書曉大義旁涉史傳少貧服賈事親稼爲養時曾祖妣及祖考妣久未葬公痛父志至或忘寢食及父喪益痛自奮積儉爲巖窩乃并舉諸喪皆用禮葬人歎其難奉母林孺人養必備物病左右侍夜假寐榻側閱暑歎聲輒躍起母喪父值忌日執哀如初與弟氏友愛篤至世所遺田宅悉推予之復爲其歲賦役幾自裕每夢及父母晨興必告弟持抱痛哭以爲常有女兄貧寡教其孤二人皆底成立鄉居班孫無饒聲作色人以貧告輒有施疏有貸貸亦薄息或竟以棄

貢嘗試長里賦賦不給寧爲埤納不忍爲掊克四方
賓客至日勤館穀有遠適貧不能行者必致厚賻僅
橋圯塗淖輒率衆力治之皆有成蹟可指數人德之
至今不衰獨人黃氏世爵也闕禮廢習書教孝養舅
姑視外內族黨有恩誼儉不服紈綺見敗縷遺粒必
躬拾之有嘉儀必藉爲客具及公有義舉雖重費不
悋助之此於公德固大類教子尤嚴肅不溺私愛恒
舉近世成敗予迭爲勸戒故師召竟以醇學篤行重
于時者予謂陳氏有世德焉銘曰麗翁薄發在物爲
下從過觀者顧爲物病盍觀陳公久乃鞠盛時變俗

易趨僞如競公有世守守朴爲正內修外順以聽定
命天道弗僭自貽伊慶我銘匪諛已俟其定

明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許公墓誌銘

公姓許氏諱廉字清夫四川針州人家本鉅族元季
兵亂譜逸莫可考公考諱容號松屋母韓氏夢五色
大鳥集于庭生公姿表特異兩目炯然松屋曰果乾
物也三歲時松屋抱過州治憩城下公仰見城扁針
州二字因以手畫地宛然成畫自是資性明悟日誦
數百言偶對響答人摘其奇者以傳舅氏韋叔津嘗
携入成都遍延聚棍試以詩皆立就稍長通詩書春

秋旁涉百氏尤工書法屢試鄉遂不利有司舉賢良
辟不就遂棄舉子業徜徉山水間著惟山樵隱及渠
江集若干卷蜀人購詞翰者越郡歷邑至屢接戶外
然公和自歡視未嘗恃以驕人人益多之公少喪母
事繼母若所自出患撫弟妹與人交重意氣不爲崖
岸含垢獨龍藏士也正統某年以疾卒某月葬州西
南飛鳳山之原後若干年以子梅貴封承德郎戶部
主事公配周氏撫寧知縣鑑之女少聞雅嘗讀書授
孝經小學列女傳皆成誦孝事舅姑公疾時嘗封股
和藥以進及公疾革欲以死自誓公覺之執其手曰

若俱死柰子女何周泣曰惟命時四子相林梅楫皆
幼有以令業買爲貴者周艴然曰非吾夫意也並遣
就學後相爲崇仁府教授森爲國子生楠爲國始訓
導楫舉進士升戶部主事周亦以楫貴封太安人太
安人就養京師復歸針楫奉使便歸省適太安人病
卒丁酉五月八日也年七十有六某月某日合葬葬
夫京師適前後皆未有銘戶部君既復官乃持狀徵
予銘狀稱公負材不試又登世卒時無遇遠戚疏皆
痛惜不置諸子皆以儒學取官秩戶部尤顯吉稱位
不稱德有後況無位者宜於此取焉是固然哉公生

狹女一適指揮韓璽今閣老公從子也銘曰唐有元
賓宋惜人才而弗壽中道如韓銘黃詩哀以可生也
無官竣有與君山許公華且腴五色雜組雙璚琚一
十七載卿何瑞彼造物者禁而梏安用有才如此乎
公有四子皆文儒前雖不足後有餘公有遺教引庭
趨有賢而慈嚴父如龍鳳山氣盤紆鍾高閎秀於
此俱我銘茲丘世不渝

明故刑部郎中奚君墓誌銘

刑部郎中奚君時亨勘獄瑞州還至杭州得疾卒按
察副使李君若虛方提學浙江日視疾且湯藥比卒

治含歛衾襚甚備航君喪歸華亭時君母太安人及
妻若子女皆寓京師聞訃慟絕諸寮友皆驚悼相弔
旣得若虛書稍相慰曰李君不負時亨吾徒可獨負
哉於是將郎中元勳爲狀問郎中貝璧過郎中大獄
鄉員外珙之諸君屬予銘適君女兒之夫孫鏞者來
本太安人歸自京因寓銘傳刻石內君墓壙予察君
選往且問諸元勳及馮郎中佩之知君賢爲第乃序
而銘之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世爲松江華亭人曾
祖頎貝九歲就外傅數百金爲學資有婦人泣哭問
之曰家貧鬻綠得百錢而遺之以姑老無所爲館粥

貝君即以所持金予之歸白承德公公曰兒能如是
吾無憂矣君弱冠從承德公于合公疾君刺血籲天
求以身代又重傷太安人心匿不使聞公卒君奉柩
扶櫬歸廬墓終喪補府學爲弟子員舉成化戊子鄉
試連擢己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事明
練精吏法凡言適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貴州獄
時今猶旨進郎中東子伏乞歸省太安人遂就養焉
居數月會瑞獄作事尤劇君受命往日奔走勞瘁成
疾以卒壬寅三月望日也年三十六娶潘氏封安人
子一曰仲女四皆在室君和厚易直重恩義幼學時

持析貲子之君慫恿兄是存所得金帛必分族屬爲
員外時同年弟知縣失官道過貧甚君爲館穀給
絲纊厚贐之還使經景州有故僚劉判官死五年不
舉君葬之且卹其家平居恭遜見鄉先輩無窮達皆
不敢慢處寮案終日不色作故人多愛樂之尤嗜問
學夙夕著不時輟喜臨晉唐書爲詩文往往有奇思與
客賦詠値意得恒夜分不寐有干束稿若干卷藏于
家君墓在某山葬用是歲某月某日從吉卜也銘曰
利劍初發其鋒有剸無歸大津光彩滅沒孰爾淬之
復爾磨之鬼神有靈百世其衛之

一朴居士蔡公墓誌銘

進士蔡君清得告歸晉江念其大父居士公未葬且迫介喬進士字請予銘自述祖業甚悉曰清不敢誣吾祖也清有文學名觀其辭核而理乃據以銘公姓蔡氏諱潤字懋德以字行號一朴居士先世諱逸不可考元有諱謙者於公為高祖居泉之惠安縣諱忠至正間避亂泉城婿于晉江朱氏始為晉江人考諱輝國朝永樂間舉貢士母林氏公少失怙家貧甚門戶衰落公奮自樹拔與其配林氏備嘗艱苦銖累寸積稍裕及以衆養諸弟妹皆壯長力為婚嫁弟

懋徵病且死舉財物契券及其遺孤屬公公治後事撫其孤長則悉舉故所屬者歸之嘗曰吾不能興吾親則不令吾不能庇覆吾兄弟亦盡吾力而已矣年五十外內事悉付二子惟課孫讀書督僮僕治圃藝暇則但坐一室非大賓客及鄉飲禮尚未嘗出戶閾雖居闤闠間有不知其公者公事先祀與奠謁祠堂已乃出治事久復歸始就寢祭必備物或病弗克與則傍子弟僅謹身以勤教孫清出就傅且必問曰清入學未未則戒之曰汝貧家子不可作富貴相見其字畫不楷則曰是亦學也柰何不敬凡器物或損壞未嘗介意獨於書尤愛護每戒子孫曰吾於此雖不甚解然聖賢所著要不可蔑視且吾先世遺物惟此耳汝輩慎守之見子孫為服為新製輒蹙然曰何得效俗兒女子態也公性謙遜不喜博奕戲劇事質不外飾嘗曰吾無他技能惟一朴耳其所自號以此公視不試志業無所見故其言傳為多郡縣吏雖不時見然知公賢相目使吾民皆蔡某官府無事矣按察僉事林君克賢恒下郡縣詢行義命泉州知府沈海書公名榜于旌善亭云公卒于成化某年某歲葬淖美山壽七十六配林為山陽教諭廣之女子三長觀

次清父也次渠某某孫四曾孫一有具銘曰富不必大實則有節不必高廣乃可久曲士誇行皆大其戶身好衒名為乘之譽若是斯紙若是斯取旋棄可執是理易得貌今之人何也豈若朴哉蔡公有貞無振二而名內實久及公心則常公死不朽

誌銘

明故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後軍都督僉事周公墓誌銘

公諱寧字廷玉姓周氏其先本永平遷安人伯祖守洪武初內附授燕山護衛指揮使賜田宅因家東安祖斌永樂間以靖難功當擢都督康于見或考諱英宣德間坐累謫戍開平衛累功擢都指揮同知寄籍府軍前衛成化丙戌以老謝事公代為指揮使辛卯征北邊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

嚴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充右參將分守陽和庚子與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辛丑以黑山數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癸卯北邊亦思馬因大舉入寇分兵三千守懷仁賊道夏米莊中軍失利公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甚銳公大呼屬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衆爭奮無不一當百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賊少卻良久復突入短兵接公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與其子鵬及死士數輩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錄公功陞都督僉事甲辰改充總兵官鎮代州兼督鴈門三關弘治戊申移鎮陝西庚戌命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設修邊備為遠久計俄得疾召諸子曰吾才獲佩印分闈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大破北邊為朝廷報抱恨死矣氣竟絕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是為辛亥七月十五日年止四十有二生子四長鳳蚤卒次鵬以從征功累官錦衣衛指揮僉事次鴻次鵠公諳雅有襟度中亦負氣喜事斬斬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者必指屈為春一二親

諱其迎養大同比喪遣諸子還葬都城東今所樹塋是也其名曰魏村社之原予雅聞公賢公之卒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公彥芳持狀為徵銘予又聞鳳卒時其妻都督王君寶之女號泣不食死詔旌所居曰貞烈之門公之風又于是乎在銘曰洪出雲中動以萬騎公兵二千力折胡鋒來覘西夏屹為外虞公提全軍坐鎮強胡懾公才賢適際斯盛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維天子聖俾我兵是鏡維古將才必練乃成公在三陲久益有聲天弗假年嗟不與成曰此豈易得而奪之亟有鶴東原公歸其間公靈在邊為河為山律

哉公名雖死其勿諼

朝邑縣學訓導致仕張公墓誌銘

成化乙巳夏六月二十二日朝邑縣學訓導致仕張公卒于澤州自甲辰之秋山西大饑人相食餓莩蔽野歷冬及春厲氣交作死者復相繼時公年已七十有一其卒也亦以厲云嗚呼傷哉公諱翔字騰遠世爲澤人考諱某母宋氏公生而聰慧果毅工書善記誦入州學爲弟子員問學勤厲雖大寒暑必正衿披誦未嘗色惰事親志養產不踰中人而奉養必備親疾必憂形于色奉三兄謹甚不命之坐則侍立終日

家中析公所取田廬未嘗有所擇兄泰夫婦繼卒以遺孤屬公公撫若己出爲娶婦至長子孫不使異產父喪營市木爲棺而逋其直儕行營中躡得一物視之乃白金一錠求其主不得遂酬木直鄉人異之曰此孝徵也凡喪其服制皆用考亭禮以至于冠昏交際皆然公以詩舉于鄉屢不利以例貢禮部始授學職至朝邑歎其學政久弛身先訓率必敦本實次及文藝亦嚴立程格終始不變於是科第聯接九載有成績當陞以老乞歸家居惟課子孫讀書史申明孝弟開以詞翰後進勸善戒惡其言惻怛懇到聞者悅服皆稱爲鄉先生焉公嘗慕薛文清公之學遣子澤就學河津舉進士知武安縣實就養教以官事澤以廉能著政聲徵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蓄父師之教爲多公子三長澤次漢次某初張氏墓在河西金岡嶺今卜遷于州城郝家莊之原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御史君奔喪將歸介其鄉武學生徐君鏞來賜銘予問御史賢按所自著狀得公行且悼其值時厲以死雖壽官傳也吾於是深有感焉乃作公銘銘曰生也道明壽考且康老不逆年卒以疾終古有養老于鄉丁庠國典具存而公則亡吁嗟乎張公

焦生邦重墓誌銘

焦生琫字邦重作講學士守靜先生岳陽子也卒于京師先生哭之慟至忘食寢予先生同年友義均兄弟聞生死悼歎不能置與諸同年爲文弔之及歸葬泌陽先生自書其性行歲月授于屬銘予尚忍辭哉生始名恩榮蓋先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生生京師報至家時有司方建綽楔榜曰恩榮先生之父封編修公遂以名旣長乃更今名生四歲喪其母呂孺人先生以編修歸省實攜生以從旣還朝公及祖母某孺人留不遣七歲病瘵藥之愈公令從兄嫤聚以

於先生每凝坐不一視公異之稍長授以詩書不數過輒成誦公曰此可教也遣其兒瑀携致京師就外傅沉默自持雖師友問答不過數語先生疑以爲鈍及考所業則未嘗不通乎君言若不能出口及論書史見古人事行試令辨曲直賢不肖時當人意爲擧子義體合課度書字亦清勁同學者皆自謂不及不妄取予不濫與人接嘗謂其弟黄中曰吾見同游有狡詐者彼自謂得計詐豈能欺人徒召憎耳汝資性過我但恐爲此輩所移易汝其戒之嘗侍先生獲觀程明道秋日詩邵康節大易吟退書之几格反覆諷

誦若有所得也生嗜學欲速就積勞成疾見其父憂形于色輒强爲慰之曰兒病行愈大人幸盡心職務勿以兒爲念踰年皆儼先生謂曰兒脫不諱俟汝兄兒有二子者爲汝繼不殄汝後生但飲泣其繼母郭及兒瑞問之皆不答私謂其姑曰我無他戀但念我父勿哭我也成化乙巳六月二日卒年二十有一聘胡氏縣學生縱之女待年久之竟未及娶以死予同年家子弟若侍講東瀧彭先生子彬方石謝先生子與仁今南京太常少卿懼齋先生子習皆敏而早卒予迹袞二弟山川慟而成疾故于生感之尤深嗚呼吾又忍銘哉銘曰嗚呼焦生胡質斯弱而志斯强蹈躍振迅偭起而莫之攖也稼未穫而稿樹未實而傾天實摧之豈人弗能吾爲汝銘以釋汝靈以慰汝父兄嗚呼焦生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成化乙巳春三月士常以御史巡河南東陽與倪學士舜咨諸公出餞城西僧舍士常意眷眷不忍別冬十月聞巡撫都御史報則士常已不起矣東陽與舜咨銘楊相弔既又與姻友潘時用會哭以書訃其兄

士儀士儀悲慟欲絕遣弟緒及從子稷迎喪遣子稷來告哀徵銘東陽得書哭失聲及喪歸道京師寓諸郊數日東陽與諸友往哭奠之乃爲銘畀稷歸俾葬焉嗚呼吾忍銘士常哉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旗手衛正千戶祖諱庸陝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後爲全都指揮僉事始居萬全兒士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勳望士常幼端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自批其額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從受學有名諸生間葉文莊公爲巡

拙賞愛特厚薦于我外舅蒙泉岳公爲婿公時知與化府得禁書曰與中不吾負亟報許之士常游蒙泉門久學益進御史林貴實聞于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本部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數京官稱其尤嚴愼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貸市物而稽其直聞者皆相戒莫敢肆時歲大内上疏言懷慶諸府民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當相啖死徙十六七弱豪敖猾官大肆蠲郎庶他變可弭又與巡撫僉議諸賑郵事未及報奮甚憂憊篤諮填

委弗退寢食目瞀至洛陽疾作復有公事當詣汴猶閱案逮夜分乃行至則益甚語已不可辨猶隱隱言振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廨繡州巡撫及布政按察諸公皆臨視知開封府張九雲治含歛棺槨官給驛傳役遣使護送以歸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祀沙原祖塋之右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蔬食三年兄弟有稽書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踰期不敢飲聞宗和敬送爲賓禮叔母翁寡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常子指揮同知稽及稷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己出或親爲講授綏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己歸之爲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習慕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旣衆俸不給或稱貸爲日夕計及遇文人學客竟日延欸與相倡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笥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史雖極逝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夫士常娶于岳賢而早卒封孺人繼娶王爲邸舉知縣時佐之從女封孺人生三子秩和秫皆幼士常善楷書恒日吾兒書法過我命士儀士儀乃自書此銘日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銘曰官高任重在子之發日貴日富由我攸謀彼籍勢者爲身爲

家官而已矣退郎其他君若御史不樂其華我職弗退而職爲勞孝廉儉勤君行則有歛焉弗張君子之守迪而獲咎豈理之常人則何尤悠悠彼若我銘士常百世不忘

封宜人喬母路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喬君廷儀旣葬樂平長壽山越七年成化丁未七月六日君配宜人路氏卒于京師故第子宗守竝扶柩歸卜明年正月某日啓窆而祔以予嘗著君銘知族系家範頗悉請誌祔事及宜人懿行庶有所考見者嗚呼先君之殁也宗昆弟懸我和我意勤

見今日之事予惡得無情哉乃強援筆爲誌及銘路
與脅同出樂平族故望宜人嘗膳所承仲室女在襁
褓間爲然家所喜幾死母孫禱于神而甦因異之少
精女事通孝經列女傳諸大義未笄有縣令主其家
從者亡金五十兩懼欲自引決宜人偶得諸后圃白
其母還之郎中君從厥考工部侍郎公試京師嘗稱
專其秀且文遂受聘焉既歸晨夕饋食湯藥隨諸時
祭皆精潔有度事姑王淑人及庶姑高烈婦慨曲承
順喜成其懽郎中君肆舉子身以勤相夜夜鼓始休
漏未盡必夙興以待比舉進士宜兵部封安人又進

封宜人避寢貴服用皆故物從子憲宜夫恬情撫之
有恩宗宇幼手教字畫稍長遣就業毎嚴誨戒及宇
舉進士授禮部主事戒加切毎朝有吉禮宇典儀制
例得賜幣宜人必歛容曰此君賜也宜人何修以報
宇將造朝必起坐詢早莫出乃就寢故宗宇皆有名
士大夫間自侍郎公以下二喪宜人皆歸治葬已復
就養苔釋家務雖纖瑣貲食指數百皆受給處側室
陳術三十年畧不爲形跡至同食飲視庶子宜襃容
未始有異侍郎公嘗憐困子生宗以長以讓宜宜人
喜曰兒能爾固善尤樂施予族姑子張戎貧不[illegible]

給以金帛示清爲德成者有急貸女求貸貸之金幷
其女歸之從子僕劉溫廢疾被出宜人憫其窮爲之
娶而遺之聞其能爲子市者粥而繳之以爲常其多
予數子爲平居溫厚容恐簡言咲婢僕輩未嘗見喜
慍色戚黨女婦凡一接無不意滿卒之日多感慕泣
下曰今安復有如吾宜人者邪銘曰有夫允肖婦佐
之孝有子如夫維母之模從人者禮實情以久爲所
從助乃謂能婦亦謂能母生從厥居死從厥封我銘
郎中繫銘宜人以備始終

封宜人朱母黃氏墓誌銘

予少與覺山朱侯中交甚厚獲拜其父奉直公及母
黃宜人宜人之喪侯中將覲自大原未行得訃至京
師乃自述事狀請予銘曰以此累吾友也是宜銘宜
人之先蘇之長洲人處士仲光之女朱在隣邑族相
望又俱籍京衛故宜人歸于公宜人事舅姑甚謹凡
侍疾居喪如若官皆躬家饔饎食指甚衆相公蠱幹
[illegible]務衣敝物不忍棄耗處姊姒均視聲從翁無間言
下逮臧獲小有過務掩覆之皆伏德焉儀中始自覲
舉歸宜人必詰所業視勤惰爲憂喜比舉進士官兵
部教使清白奉職以承父訓曰勤勤不怠以主享貴

封安人以員外郎進封宜人儀中爲郎中坐累稍當
德同知改知穆慶又內徙同知大原道京師乃請就
養宜人不肯行又閱歲而卒距儀中至僅兩月耳儀
中痛母在遠貽其母之思以沒且弗及含歛曰吾乃
以此累吾父也復念其兒繒在蘇尚未歸又數月乃
習吾宜人卒以某年葬以某日其地在城南十里河
之東舊以族葬地且陿乃闢其旁選壙其中而右虛
爲耦也銘曰有子翹矣愛亦勞矣養弗酬矣嗟無
矣訓則勿違行則勿歛維子斯才以成母儀維宜人
之宜兮

華編修伯瞻墓誌銘

嗚呼伯瞻乃止是耶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
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財三年官一命年二十
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
冠學于楊邃菴應寧與大原喬宇希大並儐予見伯
瞻書勢已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
伯瞻舉鄉試第一遂得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江寅
軒傅體齋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閱試與稿城
石珤邦彥相甲乙授官爲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
玉其成也予與廷佐君同鄉又邃菴知已友故伯瞻
視我厚至是又同署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其
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棄予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
遠粲然成章予嘗以聞諸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爲文
必先博而後約收歛大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爲
然然猶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
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
爲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
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入覲歸伯瞻已病秋益
劇然不見客予數往乃獲見之惟其神爾然比得告
將南一卷其書致予曰辭且別願得予書數通以歸

昔未成而計報予既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
邦彥所著狀爲銘屬希大書而刻之又自書于卷中
以畀其家藏焉償舊諾也伯瞻姓華氏諱其名世居
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某年卒弘治某年葬于州
之某原娶王氏子女各一人皆幼銘曰吾黨得之吾
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難諶之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何君墓誌銘

君姓何氏諱說字商臣世爲郴州人祖諱義除合州
同知贈戶部主事父廷彥貴提學按察司僉事君
少從按察公遊學京師赴湖廣試御史樊君瑛許之

此卷拆且盡得其名謂衆曰此不可使小就寧勿取後數年成化庚子果得解元連擢辛丑進士第久之授刑部主事侍郎建昌何公嘗監試湖廣邪器君見所爲獄案曰吾謂子文士耳乃能是也嘗勘獄順義有兩豪爭地事涉中貴人剖析無所避遷員外郎時何公爲尚書令總諸司奏牘校閱精敏山西有亂民御史以謀反奏獄且具君閱卷曰反罪當孥此不過假佛惑衆避潛表通胡不果至乃謀叛叛止死耳竟用其議活數十百人及遷郎中階奉議大夫嘗奉勅錄囚自畿凡錄六千人上獻三千餘疏多所平反楊

州有告衆殺人獄君析其疑數端果還人有際者所論奏釋之廣德有饑民貸谷不得而刼奪之者逮四百餘人皆坐死君矜其情許自首使償谷且杖遣之皆泣拜而去歡動州境還朝名愈彰莆田彭公爲尚書倚重之旁攝他司事鉤綱無弗集者弘治癸丑刑部災君坐本司下都察院獄詔降一等補外君在獄已病疾得命出一日未潤而卒惟其子進士孟存在側人大聞者皆悼君賢弗克壽且奇孟存才哀其貧毀骨立又貸其貨而將事右諭德劉君道亨爲著君狀孟存予禮部主擧以君諾命且受學爲哭告予

曰微先生孰可銘吾父者嗚呼予安用爲君銘哉君父按察公與己丑進士累階奉政大夫致仕以恩加修正庶尹子二其次孟且女一君年四十有三卒子某日卜用是年某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清謹重厚不苟人過邇事有力母喪廬墓有芝生于旁人以爲孝應云銘曰維湖南地三世進士自何氏始亦云奇事家用易學受父授子科必甲慶慶必周紀君乘在予先已後癸君獨中既如澤斯沛孰停其原孰導其委人實爲之茍完終始

明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濟字原潔其先自道州徙巴陵塘源居數世爲湘潭人君祖諱梓考諱思恭妣傅氏生四子君其長也有奇質受書鄉塾兼通法律有用世志未遂也湖廣布政使司嘗缺知印知印者主印記出入役雖勤不與諸從事伍君以名爲府縣所薦羅鉈就役而非其好有爲布政者雅器許之或諷以政務亦稍稍自見授廣州府倉大使當滿泉交會出納繁夥物會計爲勾稽宿姦斂手不得肆則相翕爲浮詞構以罪按察分司不能直君具疏怨諸朝下御史按察姦狀事乃白秩滿丁內艱服闋遷浙江上虞縣主

守地衝要多賦訟君以習律故皆剖析得理部使有
大獄久不決則以委之嘗攝餘姚縣事餘姚故接寧
人聞君至輒相率共賦役不督而辦參政何宜檄領
京儲兑運事舊時悍卒多倚力脅民民代補耗爲病
乃因君悉意規畫益嚴爲約軍民皆稱便何嘗與論
事刑在夜分不寐嘆曰能官也浙東海溢上虞尤甚
工部侍郎李公顒築堤海上君承檄受任與有勞勣
九載滿赴考老合辭請留于御史及布政按察例以
其能政不許比上吏部考入優格得外艱服闋擢
南京都轉運鹽使司知事署泰州及淮安二府分司

兼督淮安留貨當攝篆事事皆集諸場戶詣于都御
史張公瓚再授獎諭聲益振然亦坐勞瘁得疾成化
癸卯八月朔卒于官年五十有九有司用例具牒歸
其喪乙巳某月某日葬珠冠山先塋之次娶吳氏子
四長質次貫次賢次賓君葬未有銘貫在京師聞母
喪將歸地陝不合葬品別爲銘內君墓乃不佩貢士
人給所著狀介李貢士承敷以請于予嗚呼今之人
或負才挾智位小不稱志已不屑致力或蹭蹬泥塗
各守而實喪雖貴且顯亦奚以爲哉君歷三職二十
年官不過八品矻矻窮日夜竟以勤死計其所克濟

亦已多矣是可錄爲有職者勸銘曰匪甲科是塗而
辟于蓄弗正寢是終而死于官然則生匪井榮而死
寧弗安後五年而得吾銘庶以爲示觀乎

懷麓堂文稿卷二十九

誌銘

退菴處士趙公墓誌銘

予僑居西涯與退菴趙翁同里閈先公年與相若時疾相還往旣遂城西時時念之翁以其子本學於予先公實見命爲先公之壽翁每爲助夫經理諸葬事不厭纖悉且爲相吉壤適欽先墓曰庶幾他日相從於地下也予用是念之不忘嗚呼孰謂翁亦棄我去耶翁本臨淮武家祖仲良以伯父勝貴贈明威將軍長陵衛指揮同知考諱雲從兄於官遂爲京師人翁

失怙與兄某承奉母賀氏以居甫弱冠輒共任家政遠涉湖海爲陶猗術旣負槩識儕類歸服家日裕飛見爲多兄卒禮事寡嫂婚從子三人一人爲僧別請菴居之獨念得嗣晚義給貧困折券棄責將爲後地踰年而不生又數年後得子某翁曰不也彼可使就學俾事舉子業將用儒顯吾於此有遺望焉病且革强挽予手意有所屬也將屬纊其家問之曰得無念本乎乃泫然隕涕而絕方予之未至也以所名子通沽貫串頤指手授克獲其力人亦以見公之能云翁初娶吳氏生女四人適某某繼娶錢氏生本某及二女適某某翁生某某卒某某壽七十六葬在都城西北傅家莊之原舊以族葬與窆其右方至是本某啟窆內公柩祔以吳而半虛焉旣得卜於某日本號泣請曰非先生銘孰以慰吾父者乃爲敘及銘銘曰吾父之葬實鄰翁域吾肆不孤翁與爲徒翁生我娛翁死我叫我情所於銘其舍諸易其勖翁墓祀之餘

吟孝婦墓誌銘

有汲皮杖倀乞爲其母氏銘者介指揮張文仲以請予辭曰女德類弗著勉爲之非吾意也張曰茲有孝行其嶴與乎世之爲婦者敢因以請問其姓名則吾

女司務吟以正之母以善之子心固已許之誦其狀爲聞道欽東之所若苦吟氏一孝婦也因嘆曰嗟乎邇乃有斯人哉世之稱爲子者尚不克自致於親況婦姑哉誠有是雖不吾請吾固將傳之按孝婦姓王氏諱巽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徙實京師爲順天大興人考諱貴母陳氏吟本南昌望族以尺籍隸京以善其少也方擇配孝婦歸焉事姑韓謹甚韓嘗病亟藥弗效孝婦計無所出瞿然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卽潛入幃中剪左股肉爲糜以進韓食已爽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救何醒之亟也孝

婦迺不言韓察其有痛狀謝家人得之治日新婦乃
至此乎天道亦甚邇願新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翁
嫗嘆息或爲泣下以善以內行不自暴有可者莫能
旌之然人多稱爲喻孝婦云孝婦年六十三卒某日
葬大興東郊下馬社先塋之次子一曰吞嘗捐貲給
邊授階七品孫一初孝婦之嫁也喻業中落以吾始
起廢成務孝婦稱內政實與有力及富不妄費一錢
惟享祀必洗腆撫臧獲務俾飽煖無怨言此其餘事
云銘曰昔有崔婦登堂乳姑姑覡吾婦汝報不孤喻
婦實難彼崔弗如彼以其力我以吾賴惟天弗誣有

子克家有狀足徵我銘匪誇

明故封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參政梁公墓
誌銘

崞爲縣在代州邊地多武尚鮮有以儒顯者自直軒
梁公以子景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再封大中大
夫陝西右參政其配某累封至淑人及見其子爲都
御史鄉有識者皆嘖嘖曰賢哉梁公乃以子致貴如
此時遺子弟能儒業多至名下人比公卒無大小疏
及貴命事齋咨涕泣以爲公實啟我今不可作矣將
卜葬公方承勅巡撫湖廣歸奏於朝討襄事且道下
以久滯都邑負嶋其暢丁戶部紳請予銘刻石公諱
貴字叔敬直軒其別號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隱德
於農公通六藝能爲五七言近體詩稍見前賢格言
善行必書慨然有味後進士曰讀書不求實踐猶不
讀也性質直無他嗜口不談勢利尤不信釋老喪家
有問禮者輒爲佛老法語人過及改悔則又爲獎振
之故雖被斥責亦不爲憾且願以自直遠官貴人多
亦從游爲禮貌若都御史李公昶秦公紘鎮御兵農
政務諳必移日而一不及私二公退曰梁先生吾之
石洪溫造也景不能言日授以詩輒成誦知非凡子

俾舉進士竟以是成其任兵科給事中戒以清愼
始貽錫命爲參政從景職左都御史余公子俊西下
而附之吏部下御史覆實命始再錫副都御史鄉要
員秩不過二品錫不改命然鄉之人皆以爲榮所
之無異詞公益避若未始有者終其身不變也
尤嗜義婣戚婚葬視力爲給旁及鄉里多欲惠沐澤
爲壽八十有三忽疾革召子孫具湯沐澡衣曰吾今
日備化殆將歸矣問以後事不答越明日乃逝是爲
某年月日配史氏賢而同封累贈曰淑人先公卒子
二長琮義官琮其次也孫五楷得及某某曾孫七淑

人某某原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啟窆而合之以淑人列
嗚呼古者文質兼用乃稱君子世降俗靡識者病之
梁公以經學與寶由父教都憲尹敦雅不辞慎守恒
號不務勞位所務易其於家訓益有徵焉公其賢哉
生有聲望沒有銘誌以貽後人非侈也銘曰梁望西
徵顯於封君維君有封維子有勤我迴求之由枝進
根遠三世以降積德以基久乃有獲自貽厥身屹屹
西方倚降望尊彼稱與務曾何足與倫我最其德以
刻辭之

明故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王公墓誌銘

王氏出咸陽籍上為世族元由東行省在齊榮入國
朝以附洪武初授神策衛百戶征密雲中衛副千戶
子禮嗣從大宗靖難遂指揮僉事子宣嗣實生公諱
榮字仁華五歲而孤比長改元嗣指揮僉事署衛政
分領邊伍名漸著天順壬午用薦承敕鎮密雲古北
口諸路公申號令利機器閱實兵旅分前後次日嚴
備守憲廟即阼賜門移檄敵入寇公出龍王谷追三
百里俘男婦八人斬首九級捷聞擢署都指揮僉事
所統官軍士賜官賞有差成化癸巳敵再入公出大
水谷追四百里斬首九級遂拜受都指揮僉事甲午
復追敵古北口二百餘里斬首十七級歸所掠牛羊
以百數遷都指揮同知射闕要害置寨為守釘盤諸
器賊近懼受縮以去其所鎮地西東五百里長城萬
餘丈皆塹有為之水至輒敗修築無常廢公疏為石
成境七為甃重治之城因不圮復以地廣難備請移
關東北若七谷諸隘地增城堡遠斥堠前後五十
五年境內寧謐朝議偉之會有嫉公者媒孽其短遂
謝事居五年卒以治某年月日也壽六十葬城東五
里原先塋子闓嗣為將與大將異才而所處亦異宜公
所值艱險所謂邊將者用不竟施而滿見沮厄嘗

不肖故公娶夫人孟氏繼夫人宋氏子五人某某孫
二人某某光祿典簿李君廷器為動請銘自為著行狀
并述其終始之概如此銘曰閫城關關為國東嚴屹
屹王公手扼其隘胡至輒退我擊其背彼既失勢莫
我敢肆孰能挫公敵不在外公不自媿曰我寧退官
我自取亦復我求孰罰公棄公澤在世

楊君丁宜人合葬墓誌銘

吏部右侍郎楊君文懿之配宜人丁氏狀公喪歸鄞
朝廷方遣官治葬宜人亦卒其子按察副使茂元任
湖廣合葬於堂洞山之原公行既有銘而宜人事未

及戢茂元乃具書請於公弟翰林侍講惟立速不置
予以公故不敢辭宜人公同縣人也父諱瓊正統間
舉鄉薦未仕而卒府宜人甫四歲從母樓育於縣尉
王氏王氏翁諱宗遂頗讀書尚義氣見宜人夙端懿
不苟言笑日授孝經小學頗爲擇對公以諸生赴試
過是翁翁與語驚曰此名世才也遂以宜人歸之宜
人出富家而楊氏世素儒食指數百藜藿苦弗繼宜
人晨督耕躬織作以佐養且給公游學費雖涉疲悴
子無慍色人以爲難景泰庚午公發解浙江明年聯
進士以翰林庶吉士丁父憂連遭大父母喪宜人承

公喪治役事甚備事姑張夫人寒暑不易節見稱孝
婦既闋服從公於官天順壬午以編修貴封孺人迎
宗家弗至每製新衣及致珍味封襲以歸成也戊子
從公歸覲日具冠帔旦堂下上食及治葬如禮舅時
已卒以侍講學士貴拜宜人命及公遷少詹事始得
通籍中禁預兩宮朝賀屢荷錫賚公爲吏部二子及
當弟皆聚進士布列京署家極顯宜人猶勤內政躬
課諸婦習女事每客至庭戶闃閴織紡聲家人勸少
休則曰我固樂此且以爲子孫法耳蓋至於老不變
耳弘治某年月抵家以積憂成疾某日卒壽六十有
四少公一歲三子茂元其長乙未進士累今官文選
眞早世次茂仁丁未進士刑部主事皆有文孫七女
孫三某月日合葬焉嗚呼文懿公以家學名天下其
子姓孳從蒙養壯習皆是物也及其漸積涵洽以底
於大成豈獨庭訓哉亦有內助焉是宜銘宜人之德
以爲公祔銘曰纍纍淺阡在害右詩爲女中師嚴嚴
廟宇朝綱維呂爲大夫宗婦少而勉勉老而於於我
徵我鈞執我成渝以迪以遺皆夫君之餘其餘伊何
合爾與爾我力弗既庶其在此雖役有此惟夫君是
似人有是似我死其無媿

封孺人張母姚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敷華以湖廣布政使拜巡
撫山西之命歸安福省母姚孺人至黃州得訃亟奔
治葬事事且集以狀告守制於朝會廣東參政伍公
希賢在京師因請著事以屬東陽爲銘以掩諸幽詳
其先御史公諱洪死固難以遺衣冠葬於官山原已
四十有二年至是合葬禮也初張氏世居安福之街
溪爲著姓而姚氏亦望於杉溪兩溪同里二氏之爲
姻婭不絕孺人父諱某氏母某生而敏慎禮辨內外
雖爲姻戚罕有一見其面者涉書史能解列女傳暨

奉婦職姑疾瘉年躬進湯藥葬祭無違度御史公筮
取進士有官守幼蚤刻思不復顧家孺人獨任內政
不貽外慮公按蜀有患其誅剗者挾賄入京師將中
傷計而官邸清肅無所投隙竟厄不行正統己巳公
扈從至土木不克歸孺人日夜號慟辟纑銜恤後朝
廷追錄死事贈恩封孺人左右進命服服以拜踴已
而泣曰未亡人以遺孫故不能死誠不忍服是遂終
身不復服携孤南歸日勤苦爲業遣就外傳嘗指公
所誦書諭之曰此汝家世業汝父以汝爲遺我汝弗
了我即弗能歿他日何用見汝父於地下後數年以

公蔭爲國子生繼舉進士累官布政使歷浙江湖廣
孺人皆就養於官意甚樂然雖貴壽猶親女事婢僕
故服儉嗇家亦化者焉居浙三年忽思歸歸數月
病革前數日謂諸孫曰汝父已得都御史行省我矣
蓋其神爽不亂如此嗚呼古恒以忠臣烈女相配謂
委質致命之義同也御史公不辱於國而孺人不
玷其身以成其家亦庶幾此婦不媿此臣也其因有
所視傚然哉孺人壽八十生某卒某某葬某子三某某
女二適某某孫四某某某因爲銘曰夫死因難婦死夫
情雖後死死不孤孤者既壯榮弗枯先咷後笑非我
闕闕用不辱爲道徐報歸地下同歡娛夫乎不愧汝
與吾婦魂兆地歸來乎復娛弗終器厭初朝擁荊髮
蓑羅襦生如縈葩死泥塗誰復此哉收桑榆我藐懿
行厥子於銘哉銘哉卒不誣

外姑宋夫人墓誌銘

嗚呼悲夫我外姑宋夫人之喪外舅蒙翁岳翁無一
息之慰其伯氏處士公亦已壽終從子許又客於外
彌月舉家具蕭然無以供後事者自殮襲制棺爲月
制制甫畢而續殯於是伯陸氏爲治窆從子均垍
錯從孫子庠林及孫格楫梁桂等朋與奔走扶柩歸

漷縣祔於公冢東陽謹著銘刻石以內諸幽嗚呼我
蒙翁之盛德大節所以遺其家者乃在此哉夫人陝
之咸寧人世有顯者夫人生而莊肅通書能琴精女
事厥考前知州翁擇婿得翁曰此天下士也遂歸之
舅氏府君指揮公家甚盛姑劉夫人性嚴奉養惟謹
正統末翁進士及第歷翰林編修修撰受知英宗以
天順初元入內閣言曹石二家必反因得禍戍肅州
夫人實從居五年宥還京師憲宗即位翁被召復爲
修撰出知興化府夫人留京師翁既致政當成化壬
辰卒後二十年夫人壽七十有二乃卒蓋公系爲學

女夫人志協力相不遺其憂翁別飭盡職不復僨私
人人貴不外謁處難不內慰翁秉義博愛鄉人之孤
拯人之急日汲汲不倦夫人惟所命猶恐弗給若恒
出常職未嘗容有德色及婦居處獨拮据扱葺吃吃
終其身而門閭屹立聲望不墜若常談翁所築屋及
閭閻聞語皆慷慨激烈得其義榮非負丈夫器識者
殆不及此故公卿舊故多致盡敬里黨諸子皆有所
做法焉夫人其賢哉夫人生子四人俱殤女六人其
某內德燃歸東陽爲繼室爲外孫者一惟東陽之子
兆先而已嗚呼吾妻之亡兆先生甫四月夫人閒謂

我曰吾欲見吾外孫之有婦也乃聘於吾友潘君
昞明之仲女夫人實相成之東陽繫朝籍不及赴葬
過此凡視禮行以某日葬夫人以編修貴被封曰孺
人今稱夫人致私敬也銘曰婦德不必同惟妝從福
虞不必隆惟厥終厥終伊何壽則有妝從伊何名
以不朽嗚呼天乎竟何咎

封太安人楊母張氏墓誌銘

東陽與楊應寧爲知已二十年獲拜其母太安人數
矣應寧爲按察司僉事提學山西太安人卒於官邸
應寧自來徵銘曰一清侯此以葬因屬其門人禮部
主事喬宇爲狀翰林庶吉士閻价華繼刻石京師寄
而歸先公之喪應寧方以書弔我慰我今遽有是託
予復忍能無情哉按太安人姓張氏大父爲湖廣九
溪衛安撫所官世居澧州太安人時爲處子方少閑
內則應寧先公娶張繼劉皆早世公嘗爲澧州判官
聞太安人家範甚習乃繼聘焉及歸劉安人遺女甫
晬病幾死親提抱同臥起求良醫善藥而愈之公自
脩爲循吏佐以勤儉及同知化州從居十年服飾
皆寒薄物處同輩金綺炫赫中晏如也州有劇寇城
且陷僚屬家皆竄兒女爲走計太安人遣人覘公方

乘城治戰具曰無憂也治家事如常昕諸家恒視以
爲重守無他變公本雲南人既謫官占籍巴陵太安
人覽嘗州易布粟以爲日應寧應舉京奉公及太
安人上京師及承詔讀書翰林舉進士公始棄養後
拜官中書舍人三載考最例得給公勅命進階儒林
郎太安人封六品號從夫貴也應寧滿九載行次疏
乞歸雲南省祠墓留太安人居鎮江既修祠合族遂
始置田買屋宇爲當業太夫人實指畫之應寧得山
西命乘勞起居欲乞終養太安人不許就養至則
謝不遑應寧不敢數出巡太安人輒使行至中塗得

病報馳還司太安遂不起是爲弘治戊申五月一十
五日壽六十有三太安人敦重簡言笑祀事必恪禮
處姻族馭臧獲無疾言怒色慈而能教京曹貧友以
應寧故造訪踵接必豐饋食或間應寧伏笑過度必
婉詞戒之小西學政久馳應寧力劃宿弊有無賴子
挾勢挻抗案治之幾斃杖下太安人聞之戚然曰法
固當爾顧人命亦至重爾父嘗言刑曹務平恕竟爾
忘之耶應寧之文行一時樹立卓卓雖出父訓亦太
安人教也初同知公病革念不能歸吳南巴陵傅係
空簡而劉安人女適鎮江胡宗龍擬卜居鄉未果太

安人實命應寧葬於鎮江丹徒大山支之原始呂縣
籍茲以九月六日啟窆而祔又嘗念應寧壯未有子
命以吳南族兄禎次子紹芳告公祠寧爲家嗣此一
事皆功於楊氏故特誌之銘曰孤城岌岌存披難執
我從夫者以死殉急翼翼重闈命服有儀井子斯才
孰我克咄我相夫勖而以慈而饗厥終孰訓弗宜
其後何勖則多有我厥其取以遺我後九原有知
不我忘負孰能我銘吾子之友

明故廣西布政司副理問致仕葉公墓誌銘

吳江地多水坎不能葬者必纍甓石寘於其上其工
累數千百計鹵事既不豫事多至僨弊不克固以爲
當患水葦葉公既老自營圖壽藏曰吾得從司空圖
游是矣乃相吉壤於殿宇圖之原方事封築未竟而
卒其子坤遂築之踰年而後畢成先志也公諱芳字
子本世居吳江之汾湖湖多尊允姓所嗜故以爲號
曾大父仲實九江府倉大使父惠丹鄭氏公性篤而
敏善記誦九工屬對詩經舉子業爲縣學生御史
彭公勗孫公鼎督學政每試必置優等試鄉闈屢科
不利以年當貢同學有徐文玉者母年老遂讓之又
三年乃貢禮部入國監以側歸寧時怙恃既失與其

配居刻苦爲業又十有五年授廣西布政司副理問
志存公恕賀縣卒四人樵於谷皆坐流罪久不決公
疑之廉得實止罪其二二人獲免時稱爲明當川民
林姓者以荒歲轉從其田爲富民所業比歸不克復
他官言田久無主非富民存之亦爲他人有爾公獨
謂田本林產今其主故在惡得言無乃取其大半歸
之富民以白金賂公欲盡得田公叱不聽在官幾九
載無公私過績以老乞歸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素善
屬使不報聽懇乃得釋居家敦禮義雖底富盛二子
皆吝朴循恒欿然不以驕人鄉有爲不孝者呼而勞

戒之卒自感化鄉人稱之公年七十有六生某卒某
卜葬某子四紳其長舉於丁未進士爲戸科給事中
有名孫七公夙勤子教令嘗誡於利日欲償取於後
及見其子之成曰吾不憾矣今天子即阼紳奉使南
服期得歸覲弗及紳復命於朝乃述實事因奏狀
請于銘且自述其葬地始末如此給事中例有封勑
必滿一考始得升姑絡此以俟諸他日銘曰汾湖葉
公古達者年未髦期遯於野後十年餘葬茲土身所
自營非手假生怡死安此其所生有令名沒不廢樵
牧之萁安敢侮

明故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宣字紹和一字應召其先世家南昌有
諱倍造者仕南昌爲吉州推官始爲安福人諱尚
勤者許刑昭但斯大常司卿公八歲而孤長值家難
力就學受春秋於禮部侍郎李公紹正統丁卯補父
戍虔衞徒步學京師冬無纊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
有老嫗飲以羹始甦夏嘗中暍有道人以熱土覆臍
竊園瓜食之乃復進己巳北使假貢獻闖窺伺公上
疏言不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
津營貧戎事或誘之逃或爲娶以女皆弗聽事定乃
方景泰庚午例得校藝京闈巡撫都御史鄒公來學
奇公才曰子必爲解元聞者皆笑比試果一登第一
名頓起辛未會試第九舉第二甲進士簡入翰林爲
庶吉士壬申授編修癸酉代祀北鎮丙子修寰宇通
志成遷修撰天順戊寅歸省母彭淑人迎養於官庚
辰同考會試壬午典京闈鄉試人服其公甲申憲宗
即位命充經筵講官丁亥九載秩滿擢春坊右諭德
參以英宗實錄成遷右庶子庚寅擢南京大常寺少
卿上疏請增置大樂寶座更造進鮮服定樂舞生名
數圖畫功臣諸廟數事多見采納丙申丁母憂己亥

起任壬寅遷本寺卿兼掌國子監事修正條教卹病
賻死士類成悅服琉球因遣子弟就學公據例請給
薪米衣服撫之如學者本末修舍公辭弗受丙午
召入爲吏部右侍郎學者便申前請事聞命公受之
公在吏部每留意人才政務畢舉丁未早代祀北岳
北鎮祀事畢而弘治戊申今上皇帝特進左侍郎庚
戌進南京工部尚書封爲條務得出納官逋數千而
美宿之辛亥某月卒壽六十七公事母孝待寡嫂以
禮撫兒女有恩性耿直好折人過人亦以此重之尤
熟本朝典故能歷數公侯世系成化初議慶成宴

部尚書姚公夔詢公公歷舉舊制某官坐某所姚𤩽
以上奏行之至今為文務理勝所著有中齋集藏於
家配王氏累封淑人子三長秉常以公蔭為國子生
次某某某月日葬上遣官治葬事且賜祭云東陽公
京闈所舉士也故秉常來乞銘東陽其忍銘公亦何
敢不銘銘曰六卿分職兩曹僉舉公居南曹實掌邦
土天子曰咨作我股肱乃身在外心實予輔諸吏奉
法擧工信度天子曰都是威在汝公在吏曹為衡為
權公在大學有身有言文為國華公在詞垣由終邇
初亦罔不賢天之培之以歲以年國有耆舊若龜策

世引生之艱而弗其延我敘公行揚幽賁玄誥命有
帝兩祭有文君恩在茲過者式乎

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參議致仕呂公

墓誌銘

公諱昌字明遠世為襄陽人祖諱義永樂初
累功擢徽州衛副千戶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
事祖妣孫贈恭人考諱貴嗣千戶有寵英宗朝超擢
錦衣衛指揮僉事後調貴州平越衛以功遷指揮同
知贈懷遠將軍懷遠公四子公年最長幼嗜學遊京
序和禮部侍郎洲倪翰林編修劉公昇受易學舉順

天壬午鄉貢連得甲申進士第觀政吏部成化丙戌
受戶部主事有勤慎聲庚寅疏乞省懷遠公於平越
聞歲乃反壬辰懷遠公卒率諸弟往歸其喪服闋遷
員外郎丁酉運丹不報至命公往督官士奉令罔敢
後己亥遷郎中會朝廷用師建州出督運餉餉不告
乏辛丑竟與王府冊封副使癸卯擢雲南布政司左
參議在鎮時親部屬察隱除弊有武官恃勢殺人執
法皆欲貫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法民翕然稱快蒲
上亂奉檄宣恩德皆帖服不敢肆公巡不擇地衛目
常為內覆疾衂治乃起丙午入賀聖節事竣遂乞致

仕弘治戊申十二月四日疾作遂卒年五十七娶彭
氏封恭人生母李及配楊以公貴累封宜人子二某
年日葬嗚呼予與公同庠同舉鄉貢及進士凡三十
年間政聲籍甚顧於詩未甚悉也北歸病公携五言
數首過予使訂可否予見其辭有法度及詢之則曰
吾業此二十年誦唐詩千首每袖置一卷有遺忘輒
取繹之今尚能誦焉所作五七言亦無慮千首然未
始示人聞予論甚强予意後數日當盡携以來過期
不至忽報云死矣因取所留稿閱之慘然以悲又數
日公弟錦衣千戶昂奉同年通政何公克明狀以銘

請予因以詩昂俾輒遺稿俾異時次而傳之而先昇
以銘銘曰生不溺貴當力學以成旋棄其所以保此
令名胡取之難而委之也輕乃以其餘自託於詩欲
以是鳴志弗竟而止實傷我情有欲知公不於其詩
其考我銘

明故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張君世用按福建時得疾還京師屢懇屢
作猶力疾出治事今年春益劇乃具疏乞歸事下吏
部未覆而君卒成化乙巳閏四月二十九日也年四
十有九君屬纊時謂其子立曰吾親年七十吾不及
終養以死死不恨獨歎此耳又謂其中表弟尚寶卿
仲仁曰僧屬所以識其葬者必謂予予往弔君聞遺
言而哀之懇日本君同年中書舍人楊君應寧狀來
請銘予以爲嘗故識君久且得應寧狀可據信銘不
得辭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楊之寶應人曾祖
諱谷成祖仲仁父彥明封大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
人君少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
文稱曰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
始中鄉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
河南淮關諸軍賞皆有能聲授大常博士凡值郊祀

祠祭在執事列禮度有旨含文綺之賜居數年被
簡爲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愼及按福建樹
風采嚴號令勵強禦弱鋤於聽訟直列曲直然未嘗
悻以爲能每錄重辟必勤服念所全活者甚衆有藩
閫武臣怙勢爲民病君列其罪奏疏之名益彰尤重
文教以作人厲俗爲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與廢補敝
存問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
務及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
以干祿澤君率同官極論之詔黜其尤者若干人君
後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以君開與明達

文況受而械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復着胸臆間倜儻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服器儉朴蕭然如諸生時君嘗經術授徒京師行頭者爲詩文清拔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評騭高下尤介介不苟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娶許氏戶部檢校文誠之女封孺人一子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銘曰入其堂其氣奮以揚接其人其論激以昂忽弗振而死能無傷乎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譚公墓誌銘

封刑部主事上海譚公自作壽藏於黃龍浦之西原又自制棺槨衾襚凡後事皆備命其子員外郎詔歸白官公且引至其地左右指曰墓穴當主何山某門當何鄉地當置何樹池當何魚田所宜種若何穀園所藝者何物詔唯唯退而泣曰噫此殆以後事屬我也遂朝而訃及公諱甫字廷禮世居上海鶴沙里年十六失怙出贅朱氏數歲乃歸養肄禮經舉子業志游庠校不果府強辟爲從事非其好也乃以經學授徒子曰必爲我成之閒家居置塾爲鄉子弟師多所器就及詔選承君對裁制綜合見稱爲才以外艱返

教任言教所雜行弟侄輩皆諭使成業爲納婦置產有之兄章裕死遺孤詞游若也出潘氏妹勞無子迎歸養之陵丞陽信專督馬政節裕不爲力坐旁辭官詔舉鄉貢禮部試連得捷公曰吾不歸治家傳詔或內顧憂業豈至是哉於是益屏世營厭耳階僕居浦西別墅築圃鑿方池構屋數楹環蒔花竹日吟詠其間以此自老及聞詔拜官貽以四戒謂急失情枉則弱獄刻則妨平怒多疑則長奸僞因韻爲詩使誦之詔子煜兒早夭公貽書曰非我不德則汝失刑其政不可不省詔斷獄高郵時法禁殊肅公又示以詩間以事上使得枉道歸歸必留又一年乃用詔例以省覲歸二朔猶亟趣使行然中實不釋疾且作詔還今秋公力疾手書教戒益自是不復至矣或者謂公曠達遺世樂不諱死此世所不易哉曰久於命殆安之爾彼戒子者意懇懇不釋懸然後已此豈遺世者哉君子曰後流益知公者公曾祖伯玉祖文政考克聞配某氏子二詔其長也次子誥舉懷才未仕孫男女各二皆幼公年六十有二某日葬詔之宰於鄉予得其文魁選聞及在官廉慎精法律以公命奉姑養於官即所稱潘氏妹者也詔以刑部郎中陳君

一壺漿請銘一雙公鄉人有世好言益可據故爲銘
銘曰名弗身遂於子則取之公不口矜曰我固有之
生非有窮息適斯止公不外慕曰此足以死死有道
憂其憂在國曰君子有職於我是寒彼官弗心以瘝
於潛德

封太孺人楊母熊氏墓誌銘

楊太孺人熊氏卒於新都其子行人司正春奔喪歸
既闔地下日具葬其孫翰林侍講廷和請予銘按楊
氏之先本楚人元末徙新都春之曾祖諱賢贅於李
祖諱吉山考贈行人司正公諱玫皆冒李姓公三娶

始郭繼楊太孺人以同邑望族實再繼焉楊氏中
落公爲縣學生有前室二子遂政太孺人撫若已出
及公廩貢入國學留居故廬手自織繒畜雞豚易錢
穀爲朝夕費裁取自給餘悉致京師爲旅費公授永
州吏目太孺人從歲所得祿奉務節縮一錢不妄費
公卒於官遂改亦相繼夭死春及二季皆幼未堪事
太孺人遂皆坼面負遺骼挈兩寡婦以歸值貴州苗
作亂道其梗晨夜間行出入營壘觸冒瘴癘僅造次
填刻區別械後咸有分限每經一堡必號曰天乎未
亡人經某堡矣經一嶺必曰經某嶺矣以至城郭津
渡皆然既抵家治葬家復貧如未仕時脫所被簪珥
進春就學始令復楊姓曰汝父治命也目嘗失明成
化辛丑春舉進士既乞歸省太孺人喜乃復明居數
年起春就任曰我尚徒猶幸及汝之封也春拜行人
司正以弘治辛亥滿三載吏部上最績獲賜勅命贈
公如其官太孺人始受封乃具冠帔拜祠堂曰未亡
人今以見君地下矣某月日卒壽八十有三某月日
葬某山之原在公墓右數武許子五孫十廷和其
長曾孫九銘曰有狀司正君既歸追憶懿行懷外之
人鮮能知貌自爲狀其辭哀而理廷和年十二舉鄉

貢其舉進士實先司正君今在講筵史局卓然有聞
望予嘗敘貞壽堂詩以徵太孺人之教與澤然所敘
事存簡茲敘爲銘作乃書之加詳若公行尚多以銘
爲太孺人作故不及且與詩敘互見云銘曰有沃斯
原我樹我封大君所安我不圖存後四十年而窆於
郭異壙同垣疇其保之以遺我子孫

明故中憲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郭君廷臣墓
誌銘

予間浙藩張布政稱良有司得知處州府郭君廷臣
及其部內巡按君績移檄獎厲處人相與建生祠

奉之未幾君卒其子鄉貢士郭方以憂去肥鄉馳省
君子杭得計奔至處處人曰我侯之子也相聚而哭
郭既返君喪道鎮江奉楊按察應寧狀上京師請予
銘吝其母之葬予實銘之矣郭君舉成化己丑進士
官戶部爲主事督收京儲會計精當嘗督天津諸衛
及汗石諸場財賦宿弊盡空胥吏以金餽斥弗納遷
員外郎督儲臨清見伐桑棗貨食者畀之米且諭之
曰植物不易貨且盡當復何貨民感悟遂不復伐會
有議開選者顧君督備辭不獲比出境不選賊而還
進郎中有宗室訟民田久不決君往勘質歸奏稱旨

因執所見數事於朝及知處州守久闕僚或更署吏
緣爲姦君至嚴防禁籍記條教事無留案尤精判決
人不敢欺處有銀冶民乘利據險爲恒患君榜示禍
福弗悛者輒捕除之嘗有群盜久弗獲君憂而禱之
是夕夢衛原穀溢因廉得米廣者爲盜窩併獲賊黨
衆以爲神麗水民惑後妻逐前室子君重傷子教反
覆開悟俾爲父子如初戒民節用禁胥吏勿下鄉井
還道民萬餘口復舊業歲旱禱雨雨輒應有蟲傷禾
稼爲文祭之三日而死有瑞蓮嘉禾諸物或以頌君
辭焉尤留意學校躬爲程課士皆勸學獨嚴御下食

官獨吏皆斂不敢肆惠歸於民民以是思之君少用
志教養弟息舉鄉貢恕惠皆習舉子嘗旅宿比舍有
火伎併拒之不去乃出避之已比索所挾桃函如此緣
錄民刑數十事及爲郡次第行之處人輯所立教條
日爲政紀綱日括蒼規約以傳其所自述有詩文若
干卷郭氏本出鄭邑國初曾祖仁美從大兵北行至
陝州因家焉祖茂能汀衞經歷父謙永年縣丞累封
戶部員外郎今年八十矣母石氏累贈宜人君生某
月日卒於某月日年五十有一娶梁氏累封宜人先
卒葬某原已而某月某日合窆郭某嫡子也側室楚

氏有子郭丁氏有遺腹子郭告諸祠堂名之曰郭銘
曰世有毀譽或非厥情而背則殊別惟死生漸有鄙
侯鄭姓忠名務郡六年而棄其氓氓忘我侯侯我父
兄物我伏擁挽我穿泣以送之有淚吞聲侯也何
知我情是嬰侯生有憫匪悅與營爲以驗之於侯之
門有考績者視我茲銘

雷菴處士岳公墓誌銘

古處宜人之伯父雷菴處士公諱端字元方實爲
吾外舅蒙泉翁季力之母兄卒且葬公子坪泣曰吾
父之銘尚將誰屬哉東陽亦枚淚曰吾又奚辭因檢

公乃採述得公世系詢諸戚黨老長及耳所自述又
俾他吾妄言得公事行并敘次之岳氏世爲順天郡
蘇人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懷遠將軍府軍
前衛指揮同知妣太淑人劉氏懷遠公始娶指揮緒賢
女劉氏於南京宣廟詢公家命舟迎至京師賜第居
之懷遠公雅秘嚴延飭不顧私公孝友識理道少勤
於學遠遊江湖服賈成業翁頗以就學懷遠公從翁
公時翰林編修嘗具疏論國大事斥其說公竄見其稿
公且裂曰安所置老母乎及翁入內閣論事有罪無
得竄戍萬里外私第爲世家所奪家盡破公則日弟

懷麓堂集　文卷二十　十

嚴然也未嘗輒怨獨奉母日恩悅之終其身迨勢家
敗公具自列憲廟命還故第翁出知興化公獨居慨
然及見翁致政歸方聚處數年而翁亦遽溘然卒公
老奉家輒以不嘗過王人所生弟千戶詳從弟海皆
極友愛育從子培均增家廩如不異己出培子標再
嗣官及諸孫及格植之立奉從中表諸女弟之嫁皆
公力也族叔有倘遺者解所衣以贈之劉氏易爲卒
貧棺治殮乃歸自懷遠公旁近姻黨下至族屬以貧
告爲治貸買棺者多不可紀數劉氏從母無子迎居
母事三十年竟殮而葬之女適王主事淥早寡撫育

其女擇賓士任經嫁之於今有孫焉家居不妄費不
服紈綺習老病勞課殺穫或手操其篇不少倦自制
棺椁斂與凡後事曰死命也吾俟其正而已弘治丁
巳四月三日病忽革正坐而絕得壽七十九五月某
日葬京之某村先塋配南京陸氏有賢行孝克家
孫某女孫一人嘗曰增堂之失我家翁遂失嗣續且
不可以復天下其將惜之公後卒十有八年壽踰二
紀有子及孫翁亂始若過之其功在繼續方居
顯揚亦嘗稱矣然則公之重以翁而亦可以無負也
夫銘曰方以類聚習以性成古語則然於公有徵遠

懷麓堂集　文卷二十　十

則蒙伺尊則公卿孰不曰此蒙翁先生之兄也淡有
陳氏凡季命稱公與蒙翁將無忝厥名有嗣在公來
者其承之

西莊處士羅君墓誌銘

西莊羅公迪昌南城人處士也其子玘爲翰林編修
故大夫士多知公例得封勅不及命以卒鄉之人不
敢字公故以號著曰西莊云公諱昌字文程生未晬
失恃乳亦給日啖肉數𥲒得不死竟以是得疾家人
易之公孝胸日是將强吾宗邪以疾亦皆使學一日
公忽自奮從季父大觀學博涉史經地志曆法諸書

未始圖[illegible]然恒若以自賢者人亦莫能測也正統間賊鄧茂七作亂聲言襲見昌城中人罔有固志公帥衆守西門不脫介胄示以固守力憊弛怠藏朴日不絕屢下士無敢仰視者忽流言將點鄉兵軍中皆驚公叱曰敢譁者死衆乃定寇亦漸引去皆謂曰活我者顧公也村北芙蓉山傳有金雞神能禍福人趨者踵接公曰寧有是敵以下皆訾而返之竟以無他嘗夜過東麓見灌莽中鬼燐匝地比曉揮百斧焫之遂卒其上今家焉其意氣屹屹不苟爲物變類此尤敦內行事父一日不離側居喪久益度自撰奠奠親日

學禮日古音以勸孝也晚構西莊道產增業爲遊眺所亭臺竹樹甲旁邑晰暇日與客笑傲其間竟以是終所著有西莊稿家範稿若干卷娶傅氏子男四綱紀經綱紀改名玭以國子生舉京闈第一登進士第拜今官公壽六十九某月某日葬縣之某原按羅氏出侍御史袍袍避危全諷賤居從居南城十一傳爲殖大父變遠生關錄司稅俊傑俊傑生耕隱處士大東寶生公至公子玭乃復顯方其未顯也公謂之曰爾有奇才終必稱吾志比久困言不爲變已而果然玭舉京闈予實校其文故以公葬請予銘其同官陳止之有狀銘曰氣而蝟其氣有勿歛其鍔弗剛以欽刪以發亦莫我收適固天將成之匪予奪

國子生傅君泉志銘

國子生吉苑傅君卒於家將其子紳修毋方閣扶服君人欲稍絕數月以冬至節謁陵木入見面訃至將省墓予其傳之延數日其本檢討毛紀之狀來請銘且曰吾母已得顧齋傅先生銘吾父將以爲慰茲吾父不遇以沒先生倘予之銘是慰吾父地下益生之榮於鄉予聲顧齋與試事故其言云然予安可辭也哉按傅氏本吉苑爲族族最大鄉有所居地曰傅家

崗曾祖諱一成祖諱道皆弗仕考諱信爲當縣主簿有大恩於民君諱崟字顯雅弱冠遊保定府學爲生通詩經學成同業皆推讓稱後進遂屢爲子弟執經問疑義者相繼君教法嚴整凡及門經指授多稱爲士君自負其偉始謂科第可立取也試京闈連失利失利者類以銘日日君道稱日果是情哉成化已亥應貢上禮部陛因國子生又卒業歷營繕司事名當選籍次未及聞乞歸假君曰吾非不欲仕仕亦有命安能役志於物以累吾志乃自號柳莊散人放情田野日與鄉人則多畜酒待客客至則詠觴爲樂者

背者亦惕然赴之性則亮不喜談人過或犯之笑不
與角人以故衆親之知君者謂雖自放然所負故在
紀必自見且其子珪已得進士官侍從仰不就仕亦
嘗荷有錫命是其進退俛裕無非可者而君遽以疾
卒得年五十有六而已君喜爲詩稿成亦輙棄去不
復自惜每以教珪不獨於經學爲然珪志業專而將
大有就而君不及見然他日考試業者寧不曰無是
父無是子如楊子所云者亦可以無憾哉君配劉氏
有内行其卒也以弘治庚戌葬府城南祖塋君卒以
某月日明年某月某日啟壙而窆以劉氏祔焉子五

生乃其長孫如子之數女孫加女之一皆在室銘之
曰才有力學奮爲化徒有事既晉中阨於途卒亦孔
夷衆門其趨我行獨延咎豈在中爲疾者緊我事非
如有命我名究疾執徐我悉建之非能覬覦我力非
窮而委其餘勤我繼毓慎哉厭功

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戶李公墓誌銘

我叔父府君病篤東陽之問曰有憂乎曰汝在予何
憂有遺言乎曰汝在予何言嗚呼東陽孺愚賴我叔
父以有今日自吾父學士府君之喪實父事焉叔父
老而無子我其敢弗力凡葬事悉稱吾父顧名秩卜

葬不敢以銘誌爲請者累泣茹哀輟哭敘其事以銘
嗚呼吾李氏世出茶陵洪武初吾曾祖繼二府君籍
兵歷濟南衛改燕山左護衛吾祖允三府君任兵
累初與靖難功授小旗改金吾左衛從入內府升工
伯由統以進疾當代吾父欲棄學從事叔父年十六
請行遂以書數受任器使名籍奏牒辭式心計手錄
雖衙史老椽皆自以爲不及然悉力勤事戴星觸霧
或遠涉江漢未嘗告勤成化初以上洪恩擢所鎮撫
久之遷百戶弘治初例罷官而冠服供事終其身內
領家政一不煩吾父朔所當置必以供衛仰費及東

陽所得祿俸輒悉出納勺粟寸帛兩無嫌猜四十年
餘凡三徙七婚九喪賓祭餽贈禮之經營經制區析
畢無遺憾其有勞於家又如此尤篤孝吾祖寢疾久
扶侍甚至吾祖母陳宜人疾苦瘫與吾父伏草倚既
之每談遺事至老猶相對泣下事吾母劉宜人及
今母麻宜人莊不費禮張氏姑貧益挾養其夫子孫
三世凡婚嫁覦財利如七苴親黨中待以舉火者往
往有之然實無蓄積當其揮金赴急雖後費不給弗
恤也是亦可謂難已初娶唐氏秀朗有內幹久不嗣
內焦馬吏三氏各得子輒不育長女唐出者嫁儀真

衛指揮同知張珏次出焦氏者嫁能驤右衛副千戶王清皆蚤卒又次嫁府軍右衛副千戶張雄又嫁馬氏孤女於燕山左衛百戶喬峻叔父生宣德丙午五月二十五日沒弘治甲寅三月二十一日壽六十九歲視吾父猶不及一焉痛哉吾世墓自曾祖而下葬於城西畏吾村凡冢八唐叔母實在穆次四月二十六日東陽帥弟東濵男兆先董治葬事墓去吾父所葬地三里而近東陽質居禮家謂宜合葬從祖不敢顧待行城獨念吾父叔兄弟之愛未始違朝夕而宅兆稍遠於情終不安嗚呼痛哉叔父諱澤字行潤不

敢諱者爲來世計也

兒兆同埋銘

兒兆同者予第二子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公之外孫也生僅十歲而殤悲夫兒生於成化丙午予隱几束閣夢人抱送一男心訝曰安得至此六月九日以生辰邀客入直乃於昔所夢處得先學士公服始悟曰韻不至此乎予謂其同物且有奇兆也遂名之兆同六兒骨相奇偉目瞯炯射人幾穎骨脫五歲能作偶對語教之輒應口成誦口占俚句類協聲韻字與未素識亦能摹寫累數十筆不少誤至於篆體亦然予惜其洩露大早每爲抑遏之然遂不自制則肆爲諸幻戲剪刻描畫摶埴裝貼斂掣結縛百凡之事心得手應無事倣規而天真燦然超出意象問物計數毫分兩析皆畧合筭法予亦怪之然弗能去也弘治甲寅春兒病頭痛至冬愈劇右臂既萎猶能以左手貼畫花盆樹蓋自是始不獲作乙卯二月五日竟死其月首日兒幼頗肥何漸瘦兒應曰木葉向長則展而不積此何怪又自言吾受朝景花草竟發會蟲下上殊悵人意然不可全得午日一照則萎矣嗚呼孰謂斯言爲終身之讖耶兒不擇服食稍自貶依依不下

物圖有所愛其母曰乞汝翁兒曰使乞無恥竟弗乞亢其志殆無可以容之者其不克少見頭角以死正坐是哉造物者與人往往狎玩侮弄撓其志慮使不得其半不然有物如此曷不自秘惜徒費其技能而又奪之又何益也予既思兒不置謂其有成人之志爲指殮祭葬不忍殤視稍優其數以慰其有知者吾過矣吾過矣予以母命卜是月十八日帥其叔容之兄兆先舁兒都城西北小西門祔於祖墓之側慟而爲之銘銘曰孰夢我以祥孰畀汝以良而止於斯其生奚爲噫吁嘻孰知我悲

卷終

懷麓堂文後稿目録

卷之一

賦

東山草堂賦

後東山草堂賦

石淙賦

奎文閣賦

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東瀧遺稿序

洛陽劉氏族譜序

送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倪公序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封右諭德靜樂先生王八十一壽詩序

會試録序

章恭毅公年譜序

學士栢詩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成國大夫人壽七十詩序

雲谷遺芳集序　白洲詩集序

卷之三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戶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

茶陵譚氏族譜序

壽冢宰井公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壽舅氏劉公八十詩序

春雨堂稿序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詩序

茶陵譚氏族譜序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卷之四

序

梁平喬氏族譜序
金谿史氏族譜序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闕里誌序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遷葬志序

篁墩文集序
黎文僖公集序
匏翁家藏集序
大師英國公張壽七十詩序
清苑傅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序
月橋詩序

卷之五

記

重修夔州府二賢祠記
天津衛城修造記
安平鎮水石壩記
重建首陽書院記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重修嶽麓書院記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岣山書院崇經閣記
重建正學書院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重建成都府學記

卷之六

記

進士題名記
諸葛武侯祠堂記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孫家渡神祠記
重修宿松縣廟學記
重修李子廟記
重修茶陵州學記
重修滄州廟學

金華府鄉賢祠記
二錫堂記
留耕軒記
松岩記

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修建易州學記
楚觀樓後記

景州廟學重修記
植本堂記
山行記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臨朐原伯劉氏公世墓修建記
羅氏興復慈塢舊業記
澹軒記
東湖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卷之八

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滄州記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進士題名記
南岳堂記
修建廣平府廟學記
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先考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卷之九

表 凡例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初開經筵謝宴賚表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進孝宗皇帝實錄表
重修大明會典表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大明會典凡例
闕里志凡例

卷之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與方石先生書
奉謙齋徐先生書
與殷通判表兄書
與劉東山書
與錢與謙書

與巡按王御史書
與東山劉都憲書
與闔族書
再與合族書
復與合族書
與韓方伯書
答楊遂菴書
復徐都憲書
與陳提學書
與衍聖公書
復彬齋周先生書
答吉祭酒德懋書
復謝方石書
與王守溪書
與汪抑之書
與吳原博學士書
與沈啓南書
與東山劉先生書
與林侍用書
與孫志同大宰書

與陳德脩書
與東山劉先生書
答喬希大書
再答喬希大書

卷之十一

傳

鄒城故老傳
姜貞菴傳
余小山敏公傳
蒙泉公補傳

儲處士傳
卷之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象齋說
孔氏四子字說
移竹說
書朱節婦傳
使錫賜奠大常卿大
原禮賜奠卿大宗伯
記能生九子
私試策問十八首
卷之十三
贊　題　銘　箴　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贊
夏忠靖小像贊
孫子太保刑部尚書周公像贊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洲朱氏孝門銘
鄧國賢亞硯銘
蘆泉銘
井井亭銘
朱氏故硯銘
宣和殿硯銘
傳菴箴
書綬卷承恩詩後
女孝經圖跋
題宋舍人草書後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書杏園新集圖卷後
書忠節錄後
書五賢道像後
題唐宋名賢後
題宋諸賢像後
卷之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書沈石田詩稿後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蘇子由告身跋
跋聚芳亭卷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七賢過關圖後

跋米南宮墨跡卷
屠丹山詩卷後
書化度寺帖後
書先府君遺墨後
書顏魯公祭文稿後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書石勒聽講圖後
書石門聯句圖卷後
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書戴都憲手稿後

卷之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同年祭文穆公文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合葬告先妣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兆先文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祭李孺人岳氏文
祭海釣蕭先生文
祭劉舅文
祭曾尚書文
祭葉鄉衣文
祭孔氏女文
祠堂告成文
祭方石先生文
刻字法手稿成告先考墓文

卷之十六

墓表

明故南京戸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
公墓表

鄧陽阡表

翰林吳封君墓表

明故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戴師文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戸部主事
李君墓表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表

明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卷之十七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墓表

贈戸科給事中蔣君墓表

明故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石公墓表

翰林倫封君墓表

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參政進階嘉議大夫寧
君墓表

明故刑部員外郎劉君墓表

朱泉錢處士墓表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卷之十八

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戸部左侍郎吳公神
道碑銘

明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神
道碑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之神道
碑銘

明故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公
神道碑銘

大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少保章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戴公神道

碑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梁公神道碑銘

卷之十九

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明故兵部尚書致仕進階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項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本都御史史公神道碑銘
明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君墓碑銘

卷之二十

碑銘

明故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君墓碑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君玉汝神道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焦公神道碑銘
太原王氏柳林世塋碑銘
明故中奉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伍公神道碑銘
明故湖廣布政司左布政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卷之二十一

碑碣

明故陝西寧州知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公神道碑銘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太保許公神道碑銘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
致仕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謝公神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贈
特進右柱國太保謚文端周公神道碑銘
明故贈尚寶司少卿楊君墓碑銘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王君墓碑銘

卷之二十二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贈禮部左侍郎陸公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
部尚書謚莊懿張公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誌銘
封孺人柴母蘇氏墓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少保潘公墓誌銘
明故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劉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石公
墓誌銘

封恭人黃氏墓誌銘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宣城伯贈宣城侯謚莊勇衛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亡弟東溟壙誌銘

卷之二十三

誌銘

大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太傅謚文忠彭
公墓誌銘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李君
墓誌銘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公
合葬墓誌銘
前直隸無為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封孺人楊母葉氏墓誌銘
封安人費母余氏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
院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謚

襄敏王公墓誌銘
大明追封寧國夫人墓誌銘
封大恭人劉母李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誌銘
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文靖徐公墓誌銘
大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贈禮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明故通政使司右參議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趙先生墓誌銘
明故亞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參政汪君墓
誌銘
兒子兆先墓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蕭公墓
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襄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誌銘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僖董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君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領遠侯顧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
穆傅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太子少保翟

公墓誌銘
贈通政司左通政王公合葬墓誌銘
南京國子監監丞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濮
君墓誌銘
明故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岳孺人周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誌銘
明故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

致仕何公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
仕贈特進太保謚康敏白公墓誌銘
定國公墓誌銘
封孺人楊母陳氏墓誌銘
封孺人吳母林氏墓誌銘
岳母孺人陸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誌銘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太保謚恭簡耿
公墓誌銘
河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陳君直夫墓誌銘
明故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顧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謝
君遷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墓誌銘
明故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陝西按察
司副事劉公墓誌銘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太保謚恭僖戴公墓誌銘
明故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進階朝列大夫
蕭公墓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誌銘

明故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致仕贈太子
太保曾公墓誌銘
明故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
王公墓誌

明故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母胡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何閒頤翁墓誌銘
戶部郎中徐良佐墓志銘
封太宜人何母李氏墓誌銘
大理左寺正趙生副夫墓誌銘
明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慶雲侯贈宣國公謚恭和周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明故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榮祿大夫
右軍都督同知葉公墓誌銘
明故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明故山東萊州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致仕
李君墓誌銘
封孺人李氏彭母墓誌銘
蕭芝菴墓誌銘

明故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公墓
誌銘
光祿寺少卿致仕進階朝列大夫李君墓誌
銘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卷之三十

誌銘
明故太常寺卿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林公墓
誌銘
封阜國太夫人王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
墓誌銘
句容知縣劉生鐵樸墓誌銘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裕白公墓誌銘
封武定侯夫人郭母伯氏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誌銘
國子生潘元謹墓誌銘
明故大保保國公墓誌銘

懷麓堂文後稿卷一

賦

東山草堂賦 為華容劉先生時雍作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洪濟經巇岏攜瓦礫芟蒿萱葺草堂之舊搆啟衡門之幽關於時洞庭無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乎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高山大谷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昔乃進子姪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衆甲第於郎曹北窮幽薊之墟南盡楚粤之郊晝省疑日閣麗雷高居迥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發水宿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犇荊榛之窘步驚突黔之靡定寧兒眡而不顧念亡事之鞅掌變歲華之遷暮君顏為之莫股頷髮為之乖係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兮如故孰謂二紀之倏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家吾父締其規據雲夢之名勝攬荊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為林種竹成蹊旁引烟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慨山靈之無已覽物象於聿動悲乾坤於一旋昔偶得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於是從

以杖載遊載歌朝出暮還左琴右壁天壤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卿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試卿乎胡不軒蓋是摘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在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稅繡服兮被荷衣兮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辭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木迎猿欣鶴嬉感萬類之歲逢既行樂之及時卸簪纓於陛闥解繫紫於天衢爾其南過湖平京生秋杪忘送波背次飛鳥稅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俟雪間而霧散撥塵夢之初醒覽宇宙之無窮遂吾生之未老非遯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卻埽客有剝啄之聲徹於戶內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昔之旅過門而問訊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子之不相聞者九年於是矣茲者忽然過我其有謂也耶客曰昔子之來也韋裳布表以木石為羣與魚鳥者遊爾往我還爾歌我酬自古之出處衣錦食肉

巴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吏控制藩服絶我跡於金
雲泥貴爾音於金玉棄逸足之可攀慮前盟之有渝
云爾居士曰噫嘻戲是誠何心哉當夫事制資海志
投小林而逐块之勃鬱歷遠道之崎嶔身有所不敢
戀口有所不得辭韶使者至天威載臨俯受用於樞
府迎疾疾於呻吟剛欲趣嚴裝以趨召向國門而挂
冠兮乎負延帷之寄命承側席之殷勤責負山重恩
同海深思造宜之假寐惜闕從之分陰已而抱疾方
之往恨聽聲壞之新音悶寒暄之代謝依止足之規
依雁飼氣之既衰爲富貴之所滿當兮之不能爲昔

獨昔之不得爲今也客謂然久之曰吾僑細人側聞
久發觀山而不窮其巔望海而不極其源以識微爲
崇以予子爲難寡獨知大意不謂大王不琢將之高
莫致其來擬之而不見其淵此賢者之不可測也信
斯言之則然遂爲之歌曰楚之永兮荆山尊作人兮
不遠明然兮歸來蹤路覺兮身滿後世間兮何物
吾之堂兮吾天又歌曰桂棟兮蘭房昔歸來兮此堂
山可度兮水可航彼胡爲兮天、方歸來歸來兮綠
不可以極願從子兮待潛居士莞爾而笑曰今日何
日斯吾今吾出我處我天乎人乎呼我者應以爲馬
爲人者必及其身疑我何淺見我何粗獨斯堂之在
山終不改於嶽切不與世而推遷不隨時而毀譽匪
是物之有恆吾何怡而歸歟於是舉酒屬客客亦大
喜獄雲漸開江月將落逍遥象外倚仰磅礴居士達
觀師楚吾將天下而樂也

石淙賦 石淙地名楊邃菴先生棲隱處

昔山骨兮崎崍中隙淺兮木聲切濺涓以滴窟忽砰
湃兮鏗鏘或在遠以疑近恆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
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絶境乃萬類之至精
彼潺布兮可擬豈踏蹬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

川義取在淙以爲名客從洞庭而過者曰此非洞庭
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擢靈秀於衡嶽激清風
於汨羅昔尸之既非既弁來遊而來歌興懷於其木
之區寄跡於北山之阿枝風景於邑芒緊孰寡而孰
多居士不答如茲淙何又有自漠南而來者曰此非
昆明之淵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
滄海而同歸昔子之乃但乃丈生斯聚斯候星移而
地改方抱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
疇非居士乃憮然而嘆曰噫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
在淙之爲淙也昔方手持鐘磬耳聞夜撞應噫氣於

亦以引商音於清商振涼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
詩大觀於無外諒爭美之雖雙峰將瀟灑乎萬里之
流振衣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作邦東坡
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蹟豈二南之敢望且
夫石吾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因徒觀物以
寄情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淵我宿滯瑩
摩乎於七情激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
之無息彼齊分而類聚何物非兮大極始不知石之
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携酒與予遊於淙上則
北窗至林歌迭唱比南俱失賓主皆忘恍聚散之殊
塗與行藏之貫尚二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向
也

奎文閣賦有序

闕里當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自天成
宋之前杏壇之前金章宗重建規制頗增國朝置
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
於廟則禮運香帛度於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
雷災廟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閣麗皆加於舊按察
僉事黃君綸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衆議翕然
以爲故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
源實主之閣成高八十有奇界與殿等棟宇相埒
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京陽
奉物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
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守之
因方藩都閫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於予曰閣
不可無也乃爲賦之

[illegible]翔兮既崇突高閣兮麗宇海之右兮山之東椽
[illegible]兮尹莊泛科沆漭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
忽秋令兮始肅見登杲兮亦中初從倚兮徧前對徘
何兮戶外覽庭兮巍我與茲閣兮相對兮靜嘉兮林

六翻齊倚兮如蓋昔金源兮始構殘燬府兮更代數
則修兮未悉於及隊兮消發於軒魚兮昔成高冠裳
兮成與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兮嗟乎靡麗
兮妙妍彼何實兮落昔吳宮兮世苦或遊兮見京
夫當若觀叐哉兮故宅誦與則兮遺編覽蝌斗兮孔
學悅金絲兮擊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
奇文兮稀史脫虛微兮泰坑賠神鬼兮呵護閟山川
兮精英乃有卓編兮竹簡石墨兮漢藤汗牛充棟兮
不可以數計又況聞兮何名幽并兮青兗淵官牆兮
古泉有涼行兮高山仰爲憾兮不忘今昔兮玉琨季

吾生兮未晩遡秋霄兮愈欠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
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閲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
滿眊遐篤兮可攀尚頹波兮在挽噫嘘嘅遠有地兮
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寶下厚土兮上高旻軼倒景
兮辭塵紛博典冊兮窮垦墳厲夕陽兮求朝闇豈徒
析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眞舒雨粟兮天半降青
藜兮夜分蕃方舞干羽兮七旬編紘歌兮八埏占聚
辯兮周觶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與兮吾道成不朽兮
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兹閣之名兮愈久宿百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東陽昔從少傅謙翁徐先生獲聞厥祖大守府君及厥考爲隱翁之賢近始獲識其叔父耕隱公則知爲府君之中子也益府君有子五人爲隱父子世爲大宗公之生僅長先生一歲與同庠共同筆硯既習舉子求有以試也及見先生以進士及第入翰林則盡棄其業不復求仕惟守故廬治先業以力田教子爲事遊不出百里旅不過信宿雖洛邇南都足跡不一

至世之所謂公卿大夫非沉淹乘節方巡而禮訪者未始與接也雖先生居省曹入臺閣踐孤卿之位以一品誥封及三世公與有榮寵而歛退自若不欲以門閥華行加於人人獨自念遭盛時生貴族而未嘗睹宮闕之壯麗都市之繁庶軌文玉帛之盛大乃買舟北上以償夙昔願其練袍角帶長揖緩步雍雍曳曳猶有山林之風焉時先生方重倫睦族置義田修家乘推所以事父者以及於公懷思數年而愉之一日藹義之交聯心膂之相託無所不用其情者君子益爾公之公既閲月翻然有還興焉之送集於門杯

組之張羅於野風颿月櫂容與而歸指明聖之仆風
詠月乎之啄事畢平生之所未見而一懷於悽豈非
天下之至樂哉由是而敎孝子姓化行鄉黨翕然爲
老成人則固不必登華階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然
後爲賢也抑又聞公以明年正月初度壽躋七十將
乎歸哉其所以享色養於庭闈施禮節於階戺娛心
志而延歲年者殆亦有在娛陽羨之田足以種秫荊
溪之水足以釀酒高居腴奉隨所欲而無不遂然則
公亦何求於世而天下之物烏足以累其中耶議者
以爲江南文獻地詩歌文字之作可以陶情而適志

或其所不能無好者夫賢人而以其所不好猶不賢
也於是分曹而賦之合館閣之彥若干人文一篇成
輯以餞公且爲公壽而東陽序其首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太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聞明年
與廷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上例年二十五而上不
得除教官君時甫二十一輟拜吉田縣學教諭吉田
吉之科目而教諭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
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
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十亦不常有君又以績告乃內

遷國監丞歷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
第爲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子欽
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
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爲限君之年僅六十耳夫
取之廉者其予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
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
免苟有所覬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
不能變爲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爲者也乃或矯情制
欲有所激而爲之而目眩月易銷鑠委靡以終予不
自振始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保終者幾

人哉且官之責任有大小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
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強勉負荷至於
耳聵仆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抑歛括寧
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爲不足亮以成其功而
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況君子之道將以
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爲而後
可遂其所不得爲者弗與也君由邑及郡隨所得教
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
亦豈忽於恒事以爲簡果於肥遯以爲高者可例論
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之文

奇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華送之國門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東瀧遺稿序

吾友東瀧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謂其遺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於予予輟淨終讀爲之凄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爲豐溢奔放之辭雜文狀詩袞袞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刪由博歸約斂華就實乃爲簡潔峻絕出儕

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數輩一時快意適與之所爲騁思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忍存錄今所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决每權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於世使之遇盤根錯節必能振風厲俗揚動績於無窮其於制作蓋略見之矣顧爲嫌忌所中疾疾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緝序考授之外無由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非盡其蘊則世之知先生者當并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爲隆重考德校業良有辨乎其人如先生者名實校副方爲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類間識不識皆爲悼嘆不能置然則天下因知其人而見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予升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洛陽劉氏族譜序

洛陽劉氏族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菊莊先生所自作也劉氏始自開封之大康元有居名者生二子長澤敬用爲樞密知院次澤招祖爲

順德路總管謝官二子長澤卡次澤榮榮值世亂不得歸大康從月君依身氏於洛陽入國朝始占籍以居二子長謙寬次謙亮舉鄉貢士累官三原縣學教諭四子長瀧次先生名健次信次偉先生二子長東早卒次東舉進士今濟所由起始祖而下得五世而大宗之派莫知所在尋從子姓總以上總數十人蓋自宋末以來戎馬交馳中原文獻類多喪失先生嘗問之曾大母僅得其世系名爵又於宦轍所經搜訪遺跡亦間有所得懼其久而益忘乃用歐陽氏例爲譜因而傳之且引於其端既乃視東陽屬爲序竊惟

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爲國其而不實其弊頗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爲譜者或又傅會日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爲不足信則并其實者疑之譜之所以傳信而反召疑則雖無作可也此所謂弊也且姓之難辨者惟劉與李言李者悉出隴西言劉者悉出彭城舊有是弊矣唐劉知幾撰譜學者服其博宋河南劉煒十世之譜具存此其最著者也而今皆不可考已況其他乎先生以實學篤行生明

聖世爲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吏信事以施實政於天下族譜之修亦移忠教睦之端也東陽在館閣從先生後獲聞緒論於姓氏之辨尤嚴故其爲譜惟據自所知雖大康之近寧闕焉而不敢及其嚴如此然譜之所爲重必先賢而次貴若敎諭公之厚德善教固將有傳焉況先生官至一品贈踰二代所以望天下而祖後昆者又恢乎其有餘地使目寄之徒雖世累千百惡足以相輕重哉東陽恒思合譜之雖欲修之而未敢作於先生之譜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禮部尚書昌黎倪公在部甫十年將以二品滿三載矣聞嘗念金陵舊鄉不得歸會南京兵部尚書闕吏部與諸大夫臣議以爲國務所繫關望才力惟公足了斯在議列避不署名名既上上意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式克佐朕以治神人宣教化不可使去左右故不果已而南京吏部又闕上洞察公情知其樂於南也意又若曰茲惟予祖宗根本地是官也實長勞宜可以閒逸是恐乃命公且念公青宮舊學勞績久乘然特加太子少保以行時俾決飭而先後畀命大夫士之仕於朝遊於京師者聞公去無問識不識皆

駭且惜之及見加官之詔於是曉然知聖意所在又相與慶公之有無異辭焉夫所謂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如大車之載大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爲能非若分一職領一務苟可以塞其責而止者之爲也今官冠於六卿備者之極也秩予於宮保爲公孤之亞出乎常格之外若是得之而人不以爲過又從而惜之今之兩部皆宮闕所在臺省之公道百辟之所具瞻者未始有異也而論者猶疑其在彼而不在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公以世臣家學積思砥行名於翰林入侍經幄敷對宏暢爲講官第

一出理曹務引據精確不爲羣飭所奪及其表儀列署訏猷廟堂風采玉立論議英發才者讓其能賢者服其善皆隱然倚以爲重雖咸釋之有弗能已者亦豈非大人之至情也哉或以爲君子之處劇曹居近地雖所欲爲而未盡遂則憂患生焉乃若赴逸而舍勞脫繁而就簡夫人之所不足而我之有餘者固存又加以山川之往擺鄉里之榮耀公私大小兩遂而兼全其在公者謂非天下之至樂不可也於戲公之心在天下雖處江湖之外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顧豈若獨行一節偶有所激而姑爲彼孑孑者哉夫苟

不失其業而存其所有餘則隨所處皆足爲國家天下重吾弟恐優逸之時未久而憂勞之日尚殷茲所以爲公惜者方以爲公望也抑以期公之未盡遂於天下者終有時乎盡也公之行余繇徐公等以贈言爲予予不佞不能效尹吉甫式遄其歸之頌而韓昌黎無疾其驅之什尚能爲公誦之以期其來於戲公其有感於予言也哉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予與張公公實交三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合者數矣自弘治辛亥至今凡七年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績京師展久會聚何再決擬復言歸予於其行竊有感焉惟我同年舉進士者二百五十人同入翰林爲庶吉士者十八人所謂二百五十人者升沉榮辱莫可得而齊也方今任南京爲列卿不過十三人而吾十八人者不過四人而止可謂難矣然今之所謂列卿不過數十人數十人者而吾得其四焉又多而至於十有三焉亦可不謂之盛耶且予所謂盛者非徒級與焉之謂也勳業之交輝聲實之相關官之評物之論必在乎此而不能合而之彼者萬得一人焉則謂之傑乎得一人焉則謂之俊俊與傑不可以常得而吾

同舉者如彼而所得者如此也此所謂盛也試以考績之例論之分曹而處受職而任稱則最負則殿者皆然也今公歷副都御史至侍郎閱再命而爲一考臺之與部邈乎若不相爲謀頃公之爲臺也巡山右按陝西其所總者雖在刑憲實兵戎之務也以三載之勞足之以兩月之近所考之職宜不以部而以臺臺與部相合而其績成矣況所謂兵者又其爲郎官爲大夫之所嘗分治而素習者乎然則明廷之奏聖天子之命其最固有大焉者又非獨以官評物論爲也吾十八人者昔劉戶部時雍傅禮部日川皆嘗者

三曹之續而近時倪禮部舜咨來自南曹尹應奎皆膺之續猶部之於臺也若公之清裁重價變擇僉暌稱之天下皆可以無媿其爲難且盛又可知也惟予之謭薄疏陋據非其地無績之可書者於公兹行寧不大有所感哉古之君子同學則相勉以德同仕則相勗以業然則公之行亦非獨予二三人者之私也於是閣都憲朝瑛曾工部克明王大理用敬皆餞而賦之予與公又嘗同舉於鄉也故爲之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今年夏青谿倪先生以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

京吏部予嘗爲詩及文贈之先生尚書幾三載至南京考績上京師既陛引得旨令復舊職以去其行也翰林諸先生之同在講幄者及六曹諸公卿太學兩儒師之同出翰林者各賦詩爲餞是日予朝退先往待先生未至感而有詩既乃得諸詩讀之益有感焉兩京之制曹分而秩應苟官與品相埒皆可以積歲而計類績而考先生由北徙南自禮遷吏合兩月而爲三載固宜且先生典秩百神助祭九廟掌朝儀知貢舉敷宣教化綱提而緒舉見之予章牘記錄之文今雖以吏名官而其所考者皆禮之績也若邊遠繁僻之間殊地異勢足優裕之樂而無事心制裁之擬政有餘力而績無所與施此先生之去而來來而去吾輩之所爲天下惜者蓋非特交遊燕笑之私也然吏部之職實有司殿最之所關舉議日進之所恃以先生之賢爲其屬表率非徒泥守常法坐鎮雅俗亦隱然爲留都天下重況聖天子春經幃舊學之動念儲宮保傅之職恐豈久不黔而曹篆已趣如予向所六者予及諸君其無以惜爲也請以是終未盡之說南曹諸卿大夫出自翰林者今猶有四人焉讀是詩亦寧不感於言也夫

封右諭德靜樂王先生八十壽詩序

士之仕者必有爵秩以爲身榮或不得仕而有子能仕則亦封及其身二者皆不可以兼得有一於此斯可矣然仕必壯而後成及有子而仕仕而封則其年亦老而或有不能待者故其仕之難封之爲難若既仕而復封封而至再年益老而未艾者豈不誠難乎哉如靜樂王先生其人也先生居楚之洞庭年二十五始知學篤志力行自殊流俗以國子生需次吏部知襄陽光化縣數年棄官歸其鄉時其子濟之已進士及第入翰林以編修貴封先生越二十餘年以諭

後巴再封今濟之超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先生之壽實八十二封錫之寵益未艾也方先生强仕時惓惓以養民守官爲事襄陽之地流移所聚議者欲盡熾之以爲功而先化獨留不遣諸縣有疑獄悉從重論而先化獨多所平反用是忤當道寧棄其官而不願比當附巧宦躁進者之所誠笑及夫蚤發先萎急行若步覆轍踣足相尋於道路之間而獨從容暇逸發其樂於生平可已之地是其敦厚之果仁愛之端所自爲地者不亦既多矣乎夫仕之樂成於休致知休致之樂者化雖榮不復以累其心若封錫之榮

則其所樂者固在也況年齒之高筋力之健足以譽之而不負哉聖天子方興賢勸孝長仁壽之風以弘熙洽之化而濟之以文行被簡侍經幄輔儲宮爵秩之晉進錫命之稠叠皆由此進則先生雖不獲聘車於途禮杖於朝而撰几之奉燕毛之會俯之以綸綍章服之寵豈獨爲一家之嚴君一鄉之宿望而止哉予嘗遊閶門臨大湖桶舟獨櫂會不得與高人士如先生者徜徉容與於江風山月之下及與濟之官翰林遂嘗分題賦詩爲六十壽今二十年矣而先生壽益加壽益高位列諸卿士賦而壽者日益衆濟之意以序屬予予故不得而辭云

會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爲弘治己未天下士會試於禮部者三千五百人上命臣東陽臣某爲考試官暨諸凡事宜倣前例具如制先是癸丑之試臣東陽實與試事嘗盡觀天下之文今乃幾再至而觀其所謂文者校諸曩歲有加焉爲之目眩心動累日不置擇其純以致家所得三百人其限於制額而不能悉取者蓋亦多矣乃相與嘆曰文之盛一至此哉夫文之在人實關乎行在天下則政治繫之我國家天造之初

氣化渾厚歷數十年漸以宣朗又數十年而條制之精明典儀之貞飭已極故文之於科舉亦然洪武永樂之制簡而不遺質而成章通於今日屢出屢變愈趨於盛然或經析理細入秋毫而大義或畧設意造語爭奇鬪博惟陳言之務去而正氣或不充若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文則其識論議見見諸猷爲著於事業布於朝廷天下者視前輩何如也故文之極盛亦識治體者之所慎也是豈爾士之責哉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司考校者操尺寸以臨之而於大目工者鮮加之意故其爲法雖精而顧不能無弊亦勢使之

矣嘗昔人有言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質敝則佐之以文文敝則復之以質聖天子方法祖宗監成憲挈一世之文而歸之以復於舊意向所示務自求真才始諸士子錄於有司者足以蓬尚以其素所學者對伏而踐之俾官有定守言有確論功有著業不獨其文之純而止要其成自朝廷達於天下無所往而弗效則斯文者庶幾實用乎世而非徒處也且唐虞之代敷奏考言期於底績漢之制策往往見之於行唐宋以科舉取士而韓愈陳覽皆出焉其闢邪輔正明聖道開來學之功乃世之所以爲重文之實用固

如此國朝教試既純乎經文之盛又將復而之古若二子者豈無其人臣不佞與有以人事君之責今日之事亦唐盛聖治之端也其敢不慎以求之第媿無陸贄歐陽修之明終未免遺才之憾爾

章恭毅公年譜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章公恭毅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俊應爲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爲年譜一帙以屬於予請爲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爲世用以捨其勳業即不得用亦必有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者□立而命由其進其退因天下所觀以爲重而況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搖於是有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逮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絏後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爲禮部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淵□纔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廟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聲烈焜耀

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爲天下重徵公輩一二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而然哉觀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頽石墜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藉藉舉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間履歷辭官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茲譜也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歎必考其世行而求其爲人況由本朝生近歲風聲義槩之所動耳目之所繫者固是而

求之豈不足爲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始非爲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族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

學士栢詩序

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栢焉學士竹巖柯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投諸吉士業東陽輩在十八人之側後二年爲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茲栢其初僅三尺强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簡被召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栢已踰二丈鬱然對峙其風

致不減於昔而幹格有加弘治癸丑東陽爲大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歸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於是顧清七廉輩二十二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極思致東陽亦悵然感之續爲一章以畢未盡之志欲稾書成帙遺先生之子中書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復多散處僅得十有幾篇勒爲卷嗚呼人與物之相須也尚矣物固因人而重人亦藉物以傳經史所載不可縷數我先生以清才直道簡帝衷負時望而不竟於世不朽之業庶於文章見之其追蹤昔賢啟廸來學遺風餘韻亦有當乎古在者然則後之君子固將因人以重其物睹物以思其人而况出乎其門者耶東陽不足道也彼十九人者文學行業方引而伸之則東陽於先生可以不負於所植也無媿色矣姑序其詩以俟其未備者他日尚有錄云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各賦詩一章會合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服職以來朝署無私語道途不命騶惟賀慶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例有之亦未有聯

章彙帙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希不可無會會亦不可以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過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繁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

皆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
年而不待引者公仍屢疏上日上乞身而天子以其
耆恆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發身持法正
而不激則而不刻念久而不為忘故命下之日輿論
僉以為宜大成紀之榮中朝章之繁縉紳法令之
行省民社同時之浹日途新進之士皆倚而材識未
涉閱歷亦道深必累有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振起與
是乎今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倚以為
之所觀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顯之然而涵養之純
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彌所執於是亦誠難其人若

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得如公是也然則
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
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
同年最少今亦既頒白矣而棲寄無似徒念平生附
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勵頌之心有不異
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
序云

成國大夫人壽七十詩序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實我外姑成國太夫人設
帨之辰朝之元臣領卿學士大夫與其子成國朱公
輔相途行者賦詩為壽以致賀禱而東陽顧不敢
後乃序其簡端夫所謂士大夫家者雖其功德所自
樹亦必有大內助之賢而後家政成有陰教之道
而後宗法正其扶掖儆誨之功隱不外見而微諸夫
若子則不可誣然非高年遐壽備始終閱少長亦有
不能遂者故今夏壽以詩家頌之聖人取焉豈非以
得於家者為難乎哉初太夫人歸我外舅太師莊簡
公開東平武烈王之遺範逮事平陰武愍王親執饋
奉嗣賢宗婦及八嗣爵被封誥朝官關禮奉家廟閨
閫之內敬同賓友從姑適都者一十餘年宜有常祿

門無私賂寧靜之治靜專之化太夫人之於公猶公
之於官也今嗣公孝謹清儉承顏養志斛粟疋帛必
稟命而後用識者謂其器業所就將無忝祖考以保
於有家。孫麟屢亦學道循度從子羽林指揮輅感
其訓育義均子事下逮臧獲皆聽令肅職罔敢有違
越者豈不異乎公之存而太夫人動履之康適福祉
之突厚日殷歲積蘇乎猶有待於後又以見其家之
方昌也然則賢日高如太夫人者求之乎動閫之間
始未見其比而見其餘乎夫以實則頌以詩則禱感
乎情而形之乎言此大夫士之所有事太夫人通文

字達爾義嗣公於捧觴之際取是詩而侑焉未必非悅志養壽之一助也且太夫人實少保胡忠安公之女陰德雅教得之閨門者為多忠安年至九十尚偕諸弟嘗以壽愷名其堂母夫人張氏亦壽八十康彊皆及見之實為盛事今太夫人與其女弟陽武侯太夫人年略似近而友愛篤至聯輝而繼美福澤之厚其亦有所自而然哉故因序是詩而并及之

雲谷遺芳集序

雲谷之熊氏有世德焉至雲谷封君乃顯君諱灝字仕由雲谷其所自號以子桂初命贈大理寺評事

用是揚於朝廷聞於四方惟其家文行鄉邦先達之賢諷詠有作頌禱有作哀挽有歌而李白洲都憲之銘張東白學士之表尤詳且備焉乃裒而藏之總為二卷名曰雲谷遺芳集君於是有家乘乃大名之作天下惟鄉黨耳目所逮有不容偽然必善者之好有彼為賢故汝南之評非尚徹不能任猶必月一易之者誠以老少之成壞始終之不易保也且言之毀譽以將文之褒貶以世銘表之作出於蓋棺事定之後而東白白洲非獨一尚徹此者其稱君惠足濟物義足除害皆據事紀實事涉鄉人不善者至斥其名姓不少遐其可徵而信也較然矣若祖父之於子孫處者則遺之以安仕者則遺之以清此皆君子之澤其道可久籯金一經之喻乃昔人所羨慕未足深論至積陰德為長久計是況於有為其言雖是而意則非說者以為非司馬文正公語也君有八子分經而教科第之名揚階級之登進封誥之褒錫雖非其所要彼而取必者而亦及之惠積守之報皆君之謂熊氏之業獨非雲谷之所遺乎今後人視其守若視其父且又曾其盡以及所生亦有為之撰述者然則君之名與君之澤其益顯也夫

白洲詩集序

白洲李先生詩集若干卷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以書抵予曰是詩之傳非先生莫可與論者予惡得以不敏辭哉先生少有能詩名其為辭簡拔矜健不犯庸俗不蹈襲前人陳迹或對客揮毫或騎行發韻新意奇語間見層出迎之而不以為難引之而不知其所竭當其興況所寄挐紛聚慮一不以嬰其心然官刑曹理重獄庭讞留案圖無滯因耳目所逮有美蔡而無非議因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其亦可謂難已及改官滁州入京皆前後數十年往復數千里江山

之助固不俟論而學校之纖悉收守之惠澤斂愾之
舒力間於是焉發之役之暇居寓處拈稍觸於之士
殆不可同日而語然於情斤經橫渠摭物則不得以
侍郎謝病都憲請老而後得也非只時有之其能
然乎昔裴中立以御史大夫出掌兵而已藹然飲
不廢詠歌白樂天爲刑部賓友倡和殆無虛日綵暨
之堂香山之社率以鳴當時傳後世然則所謂詩人
少達而多窮者豈天下之定論哉蓋亦有幸之者矣
若先生負抱遭際兩得其盛雖而能[illegible]
山林所得而久固亦豈廟堂可得而[illegible]

先生夙相知厚爲文章道義之遊從仕[illegible]夜
或沿流忘歸或燃絮繼燭亦嘗有賦詩遊倦而爲之
者今乃得盡觀其詩而有感焉顧是編豈拾於煨燼
之餘兩所以前頗多遺軼當有采而補之者且先生
身尚健興益豪後所續得殆可以卷帙計也比予解
組之後方吾益驛而先生復別我以去然則徽州雖
不在帝闕將有以張之況其請之勤耶徽州先生里
人予禮部所舉士鄉治卓然有聲不止於政通人和者
此蓋其餘力云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同年倡和詩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與在
朝諸同年所作也公與同年在南京者七人會而有
詩各八首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公舜咨爲序比公
以爲考績入賀京師京師同年亦如南京之數會
公於學士焦公孟陽之第公復爲詩其數如南會會
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韻與數不必如公惟興所適
而止時予有期服不與會明日諸公以倪公之倡屬

爲方公之來知公者多惜其久勞於外而公獨以盛
滿自居益嘗指屈數計以爲同游之衆於鄉者百有
九人舉禮部者十有三人禮部之士同爲兩京給事
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餘年少者二三十年今之
在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而官至三品封及二代子
有蔭孫有養有服食輿馬之奉官爲嘗負予哉噫此
上君子之素心而予所據以信公之賢者也夫仕之
境升沉高下遠邇勞逸各有不同而士之所存不爲
之變惟知吾職所當盡視吾力之所得爲者而已若
君子之受亦惟以德義功業相期勵而不計其他爾

徒以聚散疏數為欣戚者皆其細也然則知公者之於公其猶不如公之自知已哉觀公之詩其所為眷戀者固篤乎其厚所與期勵者又遐乎其壯而諸公之志於是詩也亦可以觀矣予既為序以久不作詩故獨辭和章而公復不予置因畧次其首尾二韻附諸卷末云

戶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古者司徒主民職兼教養司寇掌刑以弼教二者其事而實相須今之戶部專於養民無預乎所謂教及其久也人但視為財利之司不知其為民而設刑部

與宗院理寺分為三法司但知為刑獄之官而於教化尤不相涉雖身任其職者亦莫之知也夫外本內末舍養教而任法律失古之意而狃聆之見則戶與刑者非特不能相通亦并其所專務者而失之矣可勝嘆哉吾友王君用敬起家大理評事歷按察副使為都臺佐貳儲南京巡撫貴谿又入為大理卿而後有南京戶部尚書之命敭歷中外徧閱所謂三法司者所領皆刑也其為政精練法比識達體要而以平直恕易行之從容暇裕久而不勸亦可謂有優為矣顧戶部所掌必使民有定業而後可以責其賦役其綏撫之方會計之籍非諳練閱歷之淺且久者殆不能辦留都之地有宗廟城闕百司庶府祭祀祿給之用東南賦稅多此焉供政出納之際必假都臺之重以官特任與曹務相表裏而公實嘗為之蓋已得其經制之概矣今以正卿長羣屬當全曹之寄則其去彼而就此也孰謂其枘鑿之不相入函矢之不相為謀哉譬之醫焉攻灸與補益異術而皆生之道也況當民窮財匱之時會計之中尤不可無撫綏之意若己飢然以斗斛尺度為有益於國則豈朝廷設官分職之本心哉亦豈公之所自處者哉公暨僚少卿何

公仲衡甫暨部院諸公賦詩贈之而序於予予與公同出湖藩又同舉進士知公之賢當優於是官也公之行方諧於朝得取道省墓此國家之殊寵鄉邦之偉觀然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古之義也故先論其職任之大而後及其私焉詩凡二十五首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外舅成國莊簡公卒於南都公卿以下弔哭輓送官屬部士哀號而攀轅以至窮簷委巷童兒婦女亦嗟吁泉宿私祭而對泣其能詩者則賦為輓紼之歌京

民隱之和者亦衆覽何其感人之深如此哉公今英
宗兩朝之命在臺司者二十有三年以愛君憂國為
懷以養兵卹民為務以通今博古禮賢下士為文淵
言和氣誠心直道不為矯異詭激之行故人始疑之
卒信之終而念慕之愈久而不能忘揆理度事有不
求而自得者也大人之心術事業必久而後見於世
子産之治鄭其初政有弗便者民蓋將甘心焉既久
而頌之不衰賈參之相漢始若不事事清靜寧壹之
效其後民乃歌之彼騁力舞智以毀時駭俗而取譽
譽於其久之間速其智窮力困挺發暴露之所不及

叢怨積怒極而後發焉挺亦之相仇凡辟之相報者
亦有之矣然則人之賢不肖因若是殊而若公者豈
易得哉宜其人之不能忘而歌頌碑誌之作有不容
已也公與予先公為文字交折節忘勢視猶兄弟絲
蘿之好蓋凡三致然諾歷十五年而後成焉其道義
之相孚肝腑之相託雖桓氏之於鮑宣李氏之於孫
明復有不足過獨區區羇丱之年羈旅之迹有未能
盡其愚者以瞻望懸企之餘又不能為繐帷執紼之
舉聞人之哀之其能愁然於中耶公歸葬於昌平北
澤山二王墓次其子輔既嗣封爵又綰總兵務方以

清慎謙抑不改其父之政家現于澤始於是有徵焉
予故因其請而序之公諱儀字炎恒加太子太傅贈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節其賜謚也

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

序者謂臺閣吏部備於衆得二人以為刑部左侍
郎卹隱陳公有政實能允命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以行當得郎滿九載者或加祿或得官猶未盡擢
公未五年而遽擢二品殆常格所不及顧公發天順
甲申進士自吏部而南京領刑獄同鄉御署間久乃
授浙東一府數載而後得擢歷雲南陝西布政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又數載而後彼召然則今日之進
宜也其遲也當循公哉予同衆進士者其始因多濡
也資予而後衆予積而後擢未嘗有超拔倖躐之跡
今南京臺省聯翩而進一歲之內遷至數人而為官
之長者合前後計之蓋十有餘人矣校之疾行躐步
彼不足而此有餘者亦非其論輕謙益之理固然乎
哉此猶以資格論也公在刑部務持法為郡守務愛
民出入臺省則兼行而並用其政實之心恆久之行
積而至於今日出延為而傳布衆者非遇也亦宜也
公之行各與翟公延當為南京刑部尚書翟公所代

浮梁戴公廷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所代吳與
闕公朝瑛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皆同年也積而
久久而遷出入之均勞交承之相須又孰非理之同
然者哉且比曹雖繁所領不過一事南臺雖簡而職
司糾察百僚庶府之政未始不得言有不止於刑獄
之間者必其訊鞫明允足以止暴亂彈糺公當足以
厭人心論議正大足以裨國政然後爲稱以公之賢
爲之刑惡有不平而論惡有不正者哉

茶陵譚氏族譜序

吾茶陵譚氏舊有譜累代多缺元至正間處士淡阜

修之國朝洪武間訓導弘毅又修之今行人司副玉
瑞又修之而其譜始備各自唐咸通間有可考僉者
居州之十塘其孫一人在代時仕於馬氏長僉府將
軍道以進領之孫二人居茶鄉之大傳分東西派東
派爲處士全忠又六世爲處士倫儒之子爲石磐知
縣宋後不復之子二人其邦達邦達之子五人其一
出居下市其四各自爲派次派爲許事朝鄉又七世
爲處士原和始遷於毗塘又二世爲處士錫是爲玉
瑞之父以高年例賜冠服後以玉瑞貴贈承事郎行
人司副而譜氏始興此譜之所以修也蓋自宗法不
行於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
者行之及派演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而後不廢
假丘墓之撰刻道塗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
一人或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視也夫譜
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
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
已者其於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
知亡之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以盡
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于士大夫之賢其誰望
乎譚之爲氏遠矣譜所及載如僉吾之世曰進鴻

進峰皆已不可知邦達之徒其曰必達上達者後皆
亦湖而大傳之西派亦不復振東派之盛亦惟于毗
塘之族乃得貴且賢如司副者不可謂不難矣然則
之此而修之推究探守以圖保大司副之責誠不容
以不盡此譜之所以修也由此而推之則凡爲譚氏
之後者亦豈可以忽視之哉吾州之望稱陳譚周李
予與周給事鵬生於京師陳氏侍郎璁僉都御史瑤
居全州御史銓居木州皆在外地其顯於本郡者惟
譚氏爾山川風氣之相通閭里姻戚之相屬有不能
恝然於衷而譚氏傳賢於李及於今日婚姻不絕因

尚闕之請序其譜而歸之

壽冢宰尹氏序

古之大臣必其德望足以表朝著才猷足以經邦國而又壽考康寧歷試而久任則其勳業乃可以大見於世今登仕者多不至顯庸晚達者不能無日暮途遠之嘆故志氣有餘而日力每不足其弗稱者固不論也冢宰尹公在正統間舉進士爲給事中已偉然負公輔之望上數年而至吏部其仕可謂發矣歷事累朝皆登極品兼護銓衡進退人物爲國家天下重者二十年天下之士自州縣以至公卿不出於所

懷麓堂集　文後稿三　八

銓注者蓋亦無幾其間手預銓之見於用亦久矣及謝事之日首尚未頒若荐行之其留山林之樂旋起而須鬢鬚自得又二十年如一日每年春閣大夫士之公爲於廷私議於家者往往及公使其果及則固不必安車而行禮杖而朝出入居起綽乎其有餘力而往蔫使得竟莫之致於是公之所養益深而所積者益厚矣若公之精鑒強記當稽數名閣臣雖卑官小吏久而猶識其面其所評騭以爲窮通顯晦者驗之於後如燭照著卜未始不合僕其老也猶能先事而度劌剔而中間者皆駭仰服之故雖深藏節猶

不必出試於天下而志氣之完固神采之充溢古諸高碩好亦有徵乃日公之子□□舉進士嘗官至侍郎今其孫□□以蔭爲中書舍人箕裘之業固於見在則公之報稱嘗之勞以成物自之效者其爲得失亦較然明矣人何各狀動業之見計哉抑古之論福者先壽而後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須人則謨以富須人則嘏祉之爲福則民歸於正君子之所以稱爲凡所與厚者皆與也然則予之於公寧獨在衍聖二公之後哉是爲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懷麓堂集　文後稿三　七

都察院有今監察御史益陽劉君廷以爲其族譜以請於予曰貴爲士序所以作之意費□□之也本出南昌有伯用者仕元爲翰林學士出守常德因家桃源凡未嘗□伯用之子明遠僑其六子徙益陽人國初遂定居焉少子從貴爲鄉飲大賓崇賢之子綱遷定也以子貴累贈大理右寺丞自崇而上得五世五世而上其名與字蓋不可得而知也其所謂五世者或爲農或爲士皆隱於鄉而未有仕者然其生平履歷婚姻墳墓之詳則無有不知者也夫五世者身之所自出也其先又五世之所自出也而有知不知之異

者此譜之所以作也且子孫之於祖及世漸遠則其勢漸疏故為服制者至四而限論世澤者至五而斬君子之情豈不欲窮其所自出哉顧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其勢之所至非惟不得為服乃或至於名與字皆不得知為子孫者其容以但已乎譜之作所以推本及始舉其勢之所不得為以伸其情之所得為者也歐陽氏之譜以五世蘇氏之譜以六世皆取諸四世之親而各為首尾遞相聯絡以至於無窮者其情與世而為之者也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為譜至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者而不知其

非則亦甚於一時而不可傳於後世其弊有甚於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易可以易為哉劉氏之族[illegible]其宗之後乃別出而往往不能無若欲旁引而曲[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以為易之譜乃止於五世五世之上則[illegible]不[illegible]知也此其故本務實豈非譜之善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孫之賢否而譜之存不存亦係[illegible]在內臺[illegible]御史在大理寺為名[illegible]揚之[illegible]反之[illegible]超撫之績簡在心[illegible]公者[illegible]降[illegible]長史譜之作固於是乎始亦其所恃以為重者也若[illegible]之[illegible]見於[illegible]封[illegible]命[illegible]於

矣而皆於譜乎劉氏子孫者尚慎守而善繼之亦豈徒知其名字領歷之粗而止哉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永豐羅先生年最長先生以南京國子祭酒考績不及國門一百里即抗疏請老而去予輩嘗以書遺之而未有賦者追歸泰和六七年年既滿七十時予在告累月求去不可得又不能俯而賦之北先生以詩至謂平生無外慕而於此有不能忘情者諸同年聞之莫不爽然自失也既[illegible]歲乃合賦而通寄之予既次來韻二章又序所以賦

之意以[illegible]不敢於見先生之作又加一[illegible]方先生之[illegible]其時[illegible]以古人為[illegible]視天下事無不可為[illegible]力[illegible]而致遠資格之淹滯道里之[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于其[illegible]而其所以盡心竭力於功業之途者[illegible]也及乎[illegible]有[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不問[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歲月流逝齒髮變易人事之代遷者雖然而不[illegible]內顧而吾之所有固在也是其散布於前者其[illegible]不見者行於後者其他有餘[illegible]使之然哉人[illegible]所[illegible]之說不行於天下功

[illegible]有時而以為造物所忌故世之負才抱德之人行而
顯晦往往不及於既終此其言不皆而中者有[illegible]
能斥者今先生負有道之行有道之業深蘊厚積文當
世而長之綽然而有餘而使其快志遂氣相所欲為
自是之道今日之壽亦未可知也持此校彼當無得
失之殊之見論乎者緊以為天道之[illegible]知物理之不
可知者亦過矣且先生有子六人孫四人承顏侍色
於左右皆乃人之所恃以為壽而尤不能備者此則
天之報於高賢爾祿之比外為不見道先生之壽
其亦有求於此乎文間揭文貞公嘗[illegible]人其是先

生之生[illegible]
文章之世尚[illegible]山林之[illegible]
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第人也

[illegible]氏劉公八十壽序

人之[illegible]壯則從老則棄惟[illegible]為尤甚[illegible]
詩[illegible]且久則雖有才諝亦無以自見於世[illegible]
者[illegible]不能以相合況或限於資格或不為人所知[illegible]
達[illegible]者始不多見及其老也或擯斥[illegible]以小

可用而將已[illegible]不惜我吾[illegible]氏參將劉公年
踰八十而耳目精力[illegible]少[illegible]談論凡南
戰西戍北伐之道甲形勢兵車[illegible]之進止城守野
戰[illegible]之機如掌指數計畧無疑滯其於所
謂[illegible]者[illegible]承藉世[illegible]階累[illegible]年
踰五十而出試[illegible]二坡又十年而得甘
肅參將一年而遂假[illegible]之日多而展布之
時少使其[illegible]少待而不去則分閫授鉞之任
[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偕比當紛圄多事老兵退將
往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陣[illegible]少[illegible]者[illegible]亦無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之告府大人已而進議以先公之言亦過古論
吁吾□嘗然卿□今□值□□存而獨茂□卿外内不
腐明腑内骨之感又豈直如諸公之哀嘆而止哉

春雨堂稿序

□□已生□□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於不能相通
若□□可□□□□□然成之人夫文者言之成
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紀述鋪敘
發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準若
歌吟詠嘆流通動盪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
節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制

則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勸戒用於天下則各有
所宜而不可偏廢古之六經易書春秋禮樂皆文也
惟風雅頌則謂之詩今其為體固在也近代之詩李
杜為極而用之於文或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
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況其下者哉後之作者
□□□□□□十□□□入也□□見物也而□騁於
□□□□□□□其長哉之地其卓然可傳者不過什
之一二而已豈不難哉且今之科舉純用經術其事
□□□古文□詩非有高識餘力不能□攻而□擅
有能兼之者哉先生自為諸生有所為詩文已追
出滄洲是以會元及第入翰林居史職翰中為交行
□□之言既乃刊落華靡□□□□深造遠詣超悟
有獨得之妙於其□詩主少陵文主昌黎後則兼尚
太白六一間以其所自得者參之他於諸子百家之
行非特有所擬而名有所倣也者及其意成而聲協
是以上鳴國家之盛而下為學者指歸其可謂一代
之傑作也已孔子謂有德必有言先生之倫□雅操
清心寡慾名滿天下位甫及四品未嘗發□見言面
□□歸官終其身而不少易故發而為言質諸其內
可以無愧所以為得而無失者施之天下亦不可無

□□□之音矣又不□□合也□古者內外是觀之先生
嘗自輯其詩若文名曰春雨堂稿其子中書
舍人□□其遺稿若干卷將梓刻以傳於是天下學
者皆得之以知先生□代□□□□其所自究蘇
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
讀□□□為東宮講官今上御門進講經筵日講年止
五十與僕及張滄洲先生同鄉同進同以其學鳴而
皆未究其蘊以沒天下共惜之滄洲之詩刻於淮安
予既序其端矣外則於先生其容以已乎哉若曰我
知□□如先生所云者則予不敢以自謂也

甲申十同年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各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答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鬢頒白倚石背倚石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頎多鬚白純純不參御而背稜稜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啟閱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天台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顴面笑齒欲露左

手撚帶右向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耳鬚半白而微白而長右手揭牙牌右撚帶中右手指閔公進白長髯面而老微兩手攀帶中右者爲工部右侍郎太和張公時敘鬚鬢微而背有側手而危坐且有鬚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洛陽陳公廉夫首面微長且額骨微起半白稍右向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首面微方面長鬚鬢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者則面微長而髯鬚數莖白且最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向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殊得其形似意態惟焦公今使南內形史繪凡傳其舊所閱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戴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退憶鐘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遂之若不相識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然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雎陽詠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

有思職勤事之意俟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詎不得更往來和鳴太平之盛以續前朝故事則是圖也未必非吾詩之所權輿也因推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戴公名珊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王公名軾張公名達陳公名清今各以次第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乃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是爲日乃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年踰七十者惟閔公朝瑛泰和張公

時迨今年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始躋七十於是一長者讌治少者具觴詞賦詩成帙以賀於其家時閣今以太子太保爲刑部尚書張公爲工部侍郎台州謝公鳴治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南陽焦公孟陽爲吏部侍郎華容劉公時雍爲兵部尚書浮梁戴公廷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益都陳公廣夫爲户部侍郎曾公凡九人今之言執政者必曰六部都察院而九人者一時分職循布其間吾自登科籍以來歷三朝四十年更出迭入而後得此固以爲難且所謂九人而躋七十者乃得其三其難尤甚故其所爲

賀者不以爵而以齒而齒之次第席之先後亦以齒也夫士之仕於朝者不由於捷徑躐等必累任積級而後獲躋顯位故爵與齒常相應而不相遠公歷工刑吏二部屬官又嘗以通政領諸籍大僕掌馬政亦兵之事則所謂六部者已預其四閱歷既深而勳績亦久矣且古之論政必詢事而考言循名而責實故或略細而舉大日計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今校數而舉指儀而討凡獄訟之所決貨器之疑正夜功焉數之勾稽以至於工作器物出納修治百凡之用擇才而任之容亦有繁簡異宜左右之不相值者多今之所嘗試有公正而無私爲也則其累積之餘以至於此也宜易而得哉人下之士因未嘗汎論以予觀之同遊於京序者若干人同出於湖湘者若干人其間恃才數奇擢與晏始而不令終者亦多矣然則篤厚易直持和守儉由壯及老而不少易如公也者其齒尊而爵貴豈非有以相之歟則今日之賀固非不以爵而亦以其德也唐之香山宋之睢陽歌詩燕會皆出於林退之後諸公當盛時居顯位方與公合志勠力以國家爲憂爲天下用故其詩多和平愷悌之音乃今日遊者予與公望湖南不得歸使他日獲遂

從暇往來都邑間所爲倡和當不止此故爲諸公序之而不敢以少而辭云時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三日也

茶陵譚氏族譜序

譚於茶爲望族余嘗譜其系於行人司副矣及寅先因史集其序而予之支派甲第書香宦轍爲較著遍宋司空相國處克象又有間西尚有子孫賢之句余而笑譚氏之其發也遠其流也長郡以譚爲右而西部其譚之翹楚也曾孫僉判時中府字今將用以譜徵欲侍地譜請序余維譜者紀世族昭祖德宜族者

易而靡定如天道之運行於上與氣往來剝復相繼世德者擴而可久如源泉之流行於地江淮河漢今古不息理數應爾大抵氣厚者發必暢根深者枝必茂是以古之君子必敦德以緜族誠如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譚氏孝行忠貞世篤其節秉禮和義世篤其修以故唐咸通間奐剛可奕而下三十世得金吾將軍道頌兄弟三人衍十八弘弘仲長子全仁派居清水由清水而城南而星沙昭潭徙址遷在宋不蕢世成進士者十八人其尤著者彥成翁世勛立朝動節建炎初封端慤公贈延康殿大學士蒙松柏有心於歲寒始見琳瑯金貫如烈火能逃之竄袞爵祀鄉賢第二十六世爲理宗狀元龍翠用式以其子昭貴中興宗帥事科目第甲則疑城南舊宅不利占徙城西西部之孫所登所諸此至十八世爲鄉宗式清教授甲南南之子湖州判史天佑此其顯於元者也國朝洪武間十九世爲乙丑進士中書舍人文一世爲庭上德明後以子貴封其子爲戊辰進士大理正判曾兄子爲鄉賓祭酒子發爲州教授子高文一世爲行泉伯本州訓導僅仕越二世伯今職中將用也後先齊美皆武纓纓而有光昭昭禮林林行待

者者吏駿駿乎未有艾焉先集之序內部日伯晉之家必有餘慶其海然與余與譚氏通家舞余應曰美內言日樂志其族爲厥裔敦忠教孝之一助因允玆請用弁其首云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鈞陽馬公爲南京大理卿踰春其先公後歷官著于年累贈先公爲今官本朝文臣之盛於斯爲盛而所以褒其親者益深諸郡士以公之故嘗爲先公哀挽之詩積爲若干篇悉皆尚書以後所得者東陽比得而讀觀之嘆何其感人之深至此哉夫自虞殷之誄竹於春秋之世若箴詩爲用各有所施洪惟故卒哭大臣之喪則有挽歌然皆用於輴紼之間所以嘆光榮成情事其意一也馬公雖老韋布而以子貴贈至一品則用大臣之理固宜顧其沒已久其哀有常恒俗常例之所不必備而作者方殷繼者未已則又人之所難事非有以致之然乎予聞公初倫特立信義孚於鄉事親恭順居喪曲至勞成友愛諸弟必均其周貧救難皆極力爲之凡其積德累慶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乃有閎才碩德者年宿望稱一代之傑如少師公者則能光其宗而顯公之名然

則朝野道路此人人之所羨慕而嗟嘆之不置者并特光景情事感激於一時者之爲也詩之作而其有以致之焉爲其然哉彼緇綿徒爲文具者其所衰之人以□□衰而不復有矣而況其可哉公有子四人長文玉次文繡次少師公名文升次文□孫十□人某某曾孫幾人矣所謂在其子孫者又如此然則所謂天與而畀之者寧有既耶東陽之家京則少師公嘗以□吏部試事後爲同朝甚久故得以是詩見寄屬儕其先德而序之

賀方石謝先生七十壽序

其□事于今正月二十二日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方石謝先生壽七十時同年在朝者以例賦詩爲壽者自己未之歲至於是凡二爲先生舉天順甲申進士成化間歷翰林侍講學士且十年弘治戊申以史事召旋擢南京祭酒致仕歸又十年而有今命中間出與處之迹相半古之所謂仕優而學學優而仕者□□之交至是而德齒成望亦日益重天下之言達尊者必歸焉山斗之仰不獨於諸生然也夫所謂老成人者其爲言已稱之矣非宿學者德無以爲政法之蓍龜教化之標準是不可以汎得而易視必養之於數十年而後得□□於□有斯人之尊賢大下之所爲重也故乎格之文啟沃之餘發見於簡籍歌咏之間亦宜可少哉方先生之再召也抗章引避至於再三而朝廷遣使致迎加官示重迨其耆年後詩而留之企望任之念專比又以考滿封其二世而錫之爵其配孫爲節婦以助風教出於常典之外今先生耳目聰明志氣强毅□□□□□不衰自□□何之所振勵教澤之所浹被文章之所貢備者□□日往而悠然則先生之有關係乎天下而非一鄉一邑之見□官之長伯比也昔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歷代因之以爲盛事是學校固貴德而尚齒之地況儒師之官乎擇教化身備齒德而先生者豈非朝廷之所宜優而公卿大夫士之所同重者哉況同時登進有道家之賞稱兄弟如吾徒者哉詩之作雖私例而今日之朝著臺省之間爲衣冠盛事可也先生晚得子及孫各一人皆在故里他日得取是詩而誦之寧獨非今族稱壽之一助也哉

序

樂平喬氏族譜序

太原樂平喬氏譜自處士安始其先莫可推而知也譜自昔嘗毀於兵久弗克續其九世孫工部侍郎諱毅欲次第爲譜未果而卒其子兵部郎中諱鳳亦欲郎中之子中書舍人宗太常少卿宇皆學於都御史楊公自寧及於宇既爲譜宗稍加删定乃爲成帙比詣楊公爲序首簡後示以質予予見其法簡義質類得其所可知者其間叙次紀載亦放歐陽氏爲之日

足可以傳已大抵氏之見於左傳者存留本公子諸皆因之宋鄭漁仲推衍其說乃有所謂以地與居爲氏者若守橋山之家則爲橋氏周秦以下史失其傳漢始有以橋官顯者後周文帝令其去木爲喬取高遠之義後之爲喬者皆橋也自因生賜土之典廢多相守其氏頗氏生日繁族不易辨迄至隋唐之際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以相稽也及簿狀之弊則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甚者謂朝廷大臣須公卿子弟爲之譜牒之弊則貧而富者耻言其先賤而貴者不保其祖乃或冒託胄脉以求相勝姓氏之不足信也固宜今簿狀之見於官者所試有卷中式有錄惟鄉試之錄則刻其祖父兄弟之名與職以傳其間家世貴顯者亦不多見樂平之喬世進士其後於所謂繇其見於譜也亦然論者有以喬木擬世臣未若喬氏故氏之義而世臣又其家所固有此譜之所爲重也然所重乎譜者非官之謂各亦有世德焉若工部之端厚兵部之剛偉乃喬氏之所以爲重而二子者皆以文行爲業聞於其世系譜之修實獨載名與系爲猶質簿狀之具哉思前史之失傳近譜之不可推考而可知者自如喬氏之由而已則因身之所及傳

之以及於無窮者固存乎其人而譜亦豈可闕哉且名之載於國史者秘不可見而誥勑之褒贈錫典之紀述歌詩序記之贈遺酬答皆足以備稽而考焉故以次書之不在譜中而喬氏之世於此取焉可也

金谿吳氏族譜序

湖廣布政司參議吳君懋貞以其父故給事中正夫君所修族譜來請曰吾吳氏之譜逸久矣吾固嘗請府君暨若謂若諸叔祖有遺志焉若溯之泛吾父檢其族譜則見其所自修者而未嘗出示益慎之也吾父乃倣東萊先生所爲譜實譜歐陽氏之法博采

譜以是其所本信又冠以宗圖圖以世從作實錄因宗範及圖并合祭諸儀八年而後成鄒之爲宗者莫切乎譜者在族始從後唐人史館八世而爲宗分者君於河子孫散在於揚明鎮鄒之間今其譜具也又有祖而爲目四者未聞其始始徙竹鄉爲今族凡九祖而子祖也以年計者三百矣而譜始成譜序所以作之意夫族之分而爲其其親者遠則日疏久則其後亦或忽其所出異之於譜其意未久遠而今則也夫況其他乎從則以氏爲始者何其無人而今宗爲小而宗亦不能指明其所由分

是人且若如同氏者徒從其空名而已矣而知其所自出而不知其所由分其實與所出者等也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天下之吳皆出於泰伯今吾竹鄉之鄒者所分於今雖一分於撫而與聯領及鄒皆分於後儀其前所由分者莫得而知也由是觀之譜散在天下者皆然而何揚明鎮鄒之云乎哉大使淹儀以前之譜有則由大史而下可以考於封國受氏者豈惟淺儀與人下可也然則吳氏之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且譜之義所以尊祖敬宗而睦族者也故必有孝弟之實心而後能作有孝弟之實行而後能守譜其實而後有其文則其祭抑有推其封君譜序以弟其宗而設者之在朝曰文學論議志在實用有其經文可當之譜又可於此乎推然則吳氏之譜由是而作之以及於無窮也乎今其後爲子孫者其能守之俾而世守之之不易不其賞而已矣

□書□□中□錄後序

步日君子之學□□□□其者其所以□故孔氏之教將文爲先行之□有所□有所自而不得則爲以爲的近古之世其傳而文未繁其爲學者多要而易行也決後之爲傳記之書條分縷析以

至於汗牛充棟其分不□□□要□於求其處成書其所謂備有志於稽古者蓋所爲有賴觀天下之事爲繁不齊其興成敗紛擾百出必於是書而從之爲者法當者取則凡見諸紀錄者躋人豚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夫多問推采萬東而東不根支離決裂而卒無所歸宿其者誤取編見爲孤知跛行之說則顯僞也將爰取之而次於暴乎故博而貫乎要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若書集事淵海者蓋因以人所輯不若姓名凡門□七卷自君臣而下□外因爲門□爲目□百有七十 爲事之條其多以數

于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畧自春秋戰國訖於元季傳
傳之下必註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少
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尚文事購而得之間
欲捐貲鍥板以便初學病其字大小蘇善書者錄之
稍拓其式費延計匠程工計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
謂勤矣比以公務抵于內閣請序末簡竊慕其風
艷其舉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為之浩嘆而書之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
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

九十時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加給米二石
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
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
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過之而弗及者天下
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者雖
閭閻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
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齒之尊者間見而獻慮
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
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譏故二者必兼貴而互尚
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

永樂全盛時闡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
育庠序沾官被之澤歷內外郡以至方岳皆天順
嫩旨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習於成化之季極矣
而乃自恢倚伏權勢紛彼邪而罷之法一咈意則
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
吏部執法秉政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致
體風俗之大關不屑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編
嘗而歷試其欲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
力如故尚啖劇飲之暇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
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沖漠而

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
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
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
氣節尚年德稱大畧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
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二人曾孫二人而來
者尚未艾亦今人之所鮮見者也然則復稱樂道形
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惡可
已哉六子者某某承蔭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予禮
部所舉士知其禮節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茲特來
起而更道請所以諸公之意予是詩而畀之為詩

□□□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吾友兵部尚書劉公時雍以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有日初度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輩凡六人皆賦詩以寓頌禱之意循私例也昔公爲戶部侍郎已以老乞歸先皇帝遣使賜勅仍起督廣東西軍務敦迫以行又召入兵部乃悉其忠勤爲國狀延宣面諭若家人父子然及屢乞休退必優詔勉留至於六七今天子嗣位公復引年在

告疏三上上特申先志累賜褒嘉辭益懇而留之愈切然公雖身在廊廟而山林泉石之興未嘗一日忘於懷也夫人之德業必老而後成而兵之政爲尤甚故蹇叔以老而知止王翦以老而知進非勇夫少年所能及茲當新政之初邊務委積心計手應旁通曲當而中所執守皆不爲勢利所奪蹤其平生所治水利邊備民食諸事猷慮愈熟而志氣不少衰雖引年之請知足之戒乃士君子之常而朝廷之所眷注天下所望以爲重者固不容釋也近世有外交聞其執政而不敢內侵見其風采而相與嘆美者然則公之壽其在今日亦惡可少哉且平居意氣倜儻皆欲以自見於世及壯而相勵以有成老而相愛以存餘者則不能以皆同予六人者與公同舉而予又與同業同入外內勞逸之不齊者亦多矣今諸公同朝而位分有尚而學術尚熟業皆雅興惟予最少且劣公之祝予亦不啻十年以長而予亦老矣則公之壽可知而亦豈可以易得哉書不云乎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又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多則賓詩則長賢士之有益於國也如此此古之大臣所以與其同列者益將爲天下留之而亦爲天下賀之也是詩之作固以附諸

作與之義予不自爲說竊自附於僭同年之語如閔公者已四百作此予所謂例也則今之詩公豈敢後於諸公哉六人者人再賦得詩十二章爲一卷書以爲序者詩爲壽作也

闕里誌序

闕里志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若夫郡皆是方志封建既廢則史惟朝廷有之至漢始有其誌而郡邑有誌

岑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宋淡衡陽撰作風
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志則乘地里人物文章制度
而有之而史之法累具益躡窮賾備集哀不能無此
昔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尚於有國
歷代帝王褒崇封諡念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
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
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
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
孔廟成東陽奉勑代告周覽遐躅欲為一書適提學
御史徐公源乃行學公闕部力贊其議北歸至德州

過吏部陳君佾虞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
以告前闕提學副使陳君鎬行事於此因畀以屬之
取所定凡例僭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
丁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纂闕孔
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附年而
後之具法以闕里為主闕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
而附之首舉先聖象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者述世
家宗支特為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類而革損
益而典式具若祭器物祝之頒布章賦箋表文彩之
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外夷繁則偽僭其所

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
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
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
而成於一日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
書想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
必惕然起之乎心然殊方遠産限地以遊固有終老
而莫自遂者覽端見至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
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噫夫金石雖堅不免磨
滅簡冊之惠板貯者日遞相尋復則可以至於無窮
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

為序適僉事黃君灝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
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
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志中茲不
復列云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今年夏南京工部尚書缺吏部廷薦一人以請戶部
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實膺首薦值允命以行公自
大興甲申至正德丙寅歷三朝四十三年自戶部至
今部為四署自主事至今官為八命責最深其始在
戶部專領錢穀嘗督糧大同販荒北畿催漕官河皆

年收專事只有勞薪在山西布政積官銀至五十餘萬兩奏減給邊糧價八十餘萬兩撫治鄖陽時劾說三百餘人招流民十萬餘口復入戶部總京儲積餘糧七十餘萬石車馬房料給解豆價歲不下三十萬兩先朝之末詔諸司陳弊政公所陳數事獨能力試借貸不少為假借其用心亦勤矣而性素樸由隨事盡職不自衒耀以取名譽循次就格以至於今以郎中六薦而得參政以布政再考而得都御史以侍郎一薦而得尚書是何前日之拂而今日之通耶屈伸往來之理固相尋於無窮然非其實足以致之則重

祈馬蹄中道而廢者亦多矣吾同年進士二百五十人官至尚書者先後十有七方其始也回翔遲遲得後於諸科而資格所積名實所致終有不可遏者於公之行寧不重有所感哉夫君子苟知屈伸之理出於自然則怨尤之意不萌於中希覬之私不移於外修身盡職以俟命於天而已今兩京俞峙六曹分職工之與戶皆國用民力所關而出納之數作止之節以今校昔則有專與減之異公其益殫厥職勿諉為遠地勿視為末務以無負於民與國使天下知其所自致者非偶然而得也諸同年在朝者五人各賦詩二首為贈公以明年丁卯壽躋七十遠郵及賀則具為致之與贈同歟公之先道源府君嘗教京學予終識其所受業者予之視公宜不在諸公後也故既為詩又序諸卷端

遷葬志序

遷葬志志遷葬也是遷也有合葬之道焉言遷者統於首也有從葬之制焉不徧及者專其事也當其未遷也悲思怨慕積鬱拂鬱不平之情誠有不得已者一遷合開而昭穆之相從世代之相繫上相續而下及於子若孫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者吾觀之心

其將安乎吾觀安則吾之情亦得以少慰矣而况封贈之典祭葬之賜崇名備物皆徼朝廷之寵以為家世榮又平生意望之所不敢及者徒侍吾親吾先之行足以感乎天而得乎君失乎彼而得乎此於前乃偹於後若影響符契之相應者惡可以不志哉故繇志作而天道明繇志作而君賜彰繇志作而世德著繇志作而子孫之情見非徒不得已於遷而亦不容已於志也志凡四卷首載誥勑諭祭之文次之以奏疏公牘次以祝文良章又次則碑誌銘狀而雜記諸詩又以次附焉

篁墩文集序

文之見於世者惟經與史經立道史立事載道之文易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因存其文其論則孟子繼之又降則韓子發之文而愈得則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亦以爲道而非徒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義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二者分殊而體異然惟韓歐能

兼之在朱子則集其大成故雖未嘗極力於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歷代以來忽於考據者多失之疏略而不該於用淺於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汎濫而無所歸紛紛焉務以就於澌盡泯滅之地無怪乎其然也吾友篁墩程先生童丱穎異少時一日數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用詩學及第讀書常至夜分遂能淹觀羣籍下上其論議討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爲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於朱子之說尤深考數自以爲得我師爲隨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未與力

又足以達之雖皆出於經史之餘而宏傳偉麗成一家言實諸今世殆絕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罷歸閒居經濟之用不能盡白於世其所自見不過進侍講帷幄及於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今日所刻卷帙所錄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於天下傳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者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上之所不道乎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其所謂文亦未竟其所欲爲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前稿後稿三稿續稿百二十卷沒之七年爲正德丙寅其門人黃摘而刻於徽州名曰篁墩文粹命者以

爲未盡其選遂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暨知縣張九達訪於其子錦衣千戶壎得全稿爲將盡鋟諸梓以示來者而壎請序於予予與先生同登京闈且同官甚久最其爲文惜其不大用以沒故爲天下道而因以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貽範集共百餘卷別行於世曰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遺民錄又百餘卷藏於家不在集中

黎文僖公集序

東陽昔從文僖黎公先生游肄業之暇獲見所爲古文歌詩諸作時公方以狀元及第文名滿天下自公

卿以下外暨藩郡職者踵相接公每用知素相方略凡書不復爲草運筆命筆不綴問答而詞整意足計數千百言月累歲積至盈几案公亦不自愛惜或爲人所持去及往反故邑河朔舊都道途險阻間逸失過多公既致政歸棄諸生越數年其長子南京知府民牧亦卒次子山西右布政使民表輯其家遺稿得若干篇多出傳寫亥豕不可讀東陽乃與劉司馬時雍楊大學應寧參互校訂釐爲若干卷而民表實鋟梓以傳公嘗論古人之文大抵以暢達充贍爲尚以雕飾刪刻爲病東陽往在翰林頗能測識公意因進

而請曰此非孟氏知言養氣之旨乎公曰得之矣蓋文章之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言而成文爲聲者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行而爲事功者亦毅然而不可奪蓋養在我而用不用係乎時故韓昌黎蘇眉山之氣見於文章韓忠獻富文忠之氣見於功業雖所就不同其在天下皆有不可泯者公積學未仕時累試科第而志治堅在翰林上書論政救言官得罪者固已氣蓋一時及居當道值猜嫌而放言高論不少爲遷就及其爲華陽處猶不免於投閑置散而定力雅操未嘗有同於世故雖功業未能盡見其所發者因有今即其文觀之其所謂豐蔚充贍者益若是盛也況亦有不盡其傳者乎然識者必觀其聞後之學者聞公名因其文而論其世亦可以識其人矣東陽擬奉緒餘忝竊科第僥倖位升待學力未至而寸不相事於公殆有愧焉又不能免求放失俾無遺憾謹序次其所僅存者而因以附名姓於後云公字大樸別號樸菴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文僖其謚也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

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類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自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亦無與也公既殁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將梓於家未畢也比闋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繕詩卷成又數月繕文卷成奭將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慨然嘆曰古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象之謂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爲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

曾固有彼此之弗逮者歛從駟馬欲進而不能彊其
所至之不失之耳功則失之甚矣不失之今言則行
是而覺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格愈衰然言
生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發而後能言爲文
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
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
故公少以經學爲程試既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柳歐
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部使所迫取甲科
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
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醲郁旋去凡近而古意獨

存其爲文典而不俗質而不俚約諸理義以成一家
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誼之端修尚超
之中而無累者不待提其常依聆其論議而後可知
也其文之傳世可不可少哉昔人爲一代數人一人
數篇其間盡識者弗論今求之成林之間非但所
取正者亦難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托諸裁而求之
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
佚者尚博而求之以嘉惠於天下無使日家有六崗

大師英國公張公壽七十詩序

禮有之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詩書所稱不一而
足尚之於天下亦在矣至於史籍所載不可縷數姑
以將帥言之漢則張蒼唐則王忠嗣郭子儀宋
則曹彬韓世忠皆有將帥功德而壽與之齊則昔
代之將帥一二人而已然其發迹之路勤勤之力蓋有
不苟其所待者可不謂難乎英國公姓張氏字廷勉
其先由河間封之可稽厥祖河間忠武王從太祖高皇
帝起義兵累功擢指揮同知從太宗文皇帝定內難
沒於東昌追封太尉贈考定興忠烈王以世爵累功
封信安伯亦誠征交阯因分食祿二千石賜誥券

大師知年之慕隨侍三朝實錄究奉天靖難戡定
方擒逆傳理誠必附特進光祿大夫勳柱國沒於土
木朝廷追思忠烈命有司修祀事公年九歲即嗣公
爵當後軍都督府總五軍十二營兵馬經筵實錄
亦如之朝之貴者有能過者也有姊與姊爲兩朝貴
妃皇上因緣親亦有其爲人敦詩執恭
寄命分列於代猶久而不易居常應事不動聲色而
延臣什爲內外所傳誦中外所嚮
觀德者於此取其可也日日服其紳以來六十年
事列聖値重熙之世於公甲胄不頓

大將訏謨乎廟堂之上鎮定乎要荒之外七子五孫冠祖環列夙夜之勤晨昏之樂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福履之盛蓋一代而不數見也今壽登七十而耳聰目明志力不倦郊廟之匙從營府之號令以至冠蓋游行之節歌壺燕饗之禮杖之少壯無少異焉聖天子方重老成尚功烈寵祿優渥體貌隆重視前古而無讓公之壽固得於天其益思無負於吾君也哉正德庚午春三月朔日實公誕辰新寧伯譚公元助與公世好暨諸勳舊姻戚賦爲歌詩寓頌禱之義以首簡見屬故先敘其大者而後及其私云

清苑傅氏家譜序

吏部左侍郎清苑傅君邦瑞嘗作家譜九卷間以視予曰譜爲耳序之予觀其制首敘姓始按唐世系表謂傅出姬姓黃帝裔孫大由之後封傅邑因以爲氏顧他無所據惟商說居傅巖以地爲氏雖宋鄭樵之傳亦止云然晉傅傁鄭傅瑕而下亦不可考漢義陽侯介子居北地北魏長史永居清河皆以地顯及其他散處中國者大抵皆傅巖之後此茲譜之所由始也夫古之爲氏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地氏非其人之賢然不之及若傅氏者是已說之見夢於商宗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今其語不可得而聞請之於既相之後則三篇之問答非聖莫之能也後以國與官氏者宜乎衆矣其存於世者僅可指數而地之氏乃大傳而不廢非以其人之故與清苑之傳不知出於何郡獨傳有小與周者考之志記皆無其名邦瑞之曾祖某祖某父某學優而不仕皆以邦瑞貴累贈如其官而傅氏始顯名邦瑞以學行登甲科官翰苑累遷左春坊諭德侍講學士在講筵史局其所以啓心華國者皆遜志之學多聞之訓也茲佐聖天子簡銓選當以人事君之責則所謂旁招俊乂列於

庶位者方有賴焉夫以數十年之世系家學求於今而明證非其人之賢其孰能之哉說者乃謂譜系之法惟出於所知蓋自世遠姓繁誠亦有疑似冒濫之弊若傅之爲氏始于百之一二宜不至于冒亦無所與說者使人人而能賢世世而能守則茲譜之傳雖至於數千載亦可也譜之作有八義十餘若他望國系傳記邑居墳墓大抵依歐蘇例爲之其有異者則於名字之上別繫元亨利貞爲字爲行次敘小善曲藝而疑者雖顯弗書敘女子之嫁而不書其改嫁者益邦瑞所獨見若敘姓顯則凡歷代之賢者皆備錄

之以爲或步於吾所同出其例放於學士蔣君敬之而其說則出於大學士丘文莊公丘與蔣皆裔姓族免於疑與目者故傅氏因之然非欲以例天下姓氏之繁也其餘若誥勅贈送銘誌諸文亦以近例附之而其父之遺詩文亦附焉

錫山錢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十卷戶部郎中榮續修而重刻焉者也錢氏自漢富春公讓始居江東爲鉅族有六望而晉與湖皆其一脉富春尉孝瑈自湖遷杭實是越武肅王鏐所出武肅嘗作八宗慶裔圖推姓氏所始迄於少典圖爲八十世而歲代緜遠合否不可知其曾孫宋贈太師中書令惟演修之以武肅爲第一世正乞世而且蓋名同而義異及其再從孫承奉郎進始遷無錫無錫亦常地也國朝永樂間承奉十世孫文林居士復及其子梅堂居士發又修之則畧其遠世分裔而於正派爲詳其諸孫種德軒又尋諸家詩文諸作爲傳旁等集皆以羽翼是譜者然亦未備也弘治辛酉宋伯父梅林居士洪重加編輯而榮以其父奉直公溥之命實預爲之合統系圖本系以文學總而爲家譜而名始得正圖則自文僖從子殿直統而止八十有五世皆存之以示所尊自承奉遷錫者爲第一世下及其諸孫爲世十有七則詳其名字官爵居址婚娶生卒以示其所親而義始明議禮之家曰是普爲譜禮不云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槩自宗法廢而譜牒之學與士大夫家未必有有之未必善今其所謂尊者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親者睦族之義也榮嘗謂武肅文穆之被寵乖休者以其忠孝不以其尊顯此吾父之訓也苟不棄其尊且顯而惟忠與孝是篤則於正宗不容以不覩夫以遷錫爲始祖而猶圖其所謂八十五世者此吾高祖之義也推高祖之義及於始祖以爲有所據而不敢廢則於遠祖不容以不尊合是二義以爲一家之書詳畧而後詳此專而彼汎非徒有所據而亦不能無擇此譜之所以善也且古者族世皆繫於官其顯者多載之世本外史旁推而互見錢自得姓受氏之後無論世數其顯者武肅譜之於武肅之後生猶有忠懿王俶納土於宋參名於有司者一千人爲文武職官者殆及其半然其勳業行蹟在國史者文僖之外無聞焉今其子孫散處吳越所謂六望又不知分而爲幾錫之族甚繁日益而數十年未有顯者雖賢亦無以自

見榮始舉進士爲京朝官敦孝行義爲宗族重而文墨文足以發之如是譜者觀其所自敘可知已然則譜之作亦非得其人而然歟使爲錫之後者世世相續皆能尊祖睦族篤忠孝爲顯揚地則承奉之譜可以合於無窮它他郡者能各詳其所親而不失其所自與武鼎所推而上者其譜亦因有也不然則譜牒者亦不足恃而況不能爲譜者哉

月橋詩序

攸邑之東北四十里有山焉奇聳峻拔每月出則先見其顛發高而眺之自然景象瀟灑徹待月之高故

名曰明月山山之旁有橋橫亘溪澗其長可數丈邑溪而北有石嶺盼水光混沫與月上下四無津涯得月之廣發茲山者必於橋故亦名明月橋長在郡志易君彥景世居之後徙居縣南之流壤懷念故業時往來嘯傲其間因號爲月橋君士其子舒諧舉進士爲翰林檢討獲封君如其官於是學士大夫同在史館者詢其家世居處知君性行好尚之賢相與賦月橋之詩以美之舒諧乃彙而成軸請予序予惟天下之名山巨浸奇蹤勝蹟或以人顯或以物著大抵出於通都大邑者易而發於遐陬僻壤者難如借擬之

峙以目觀名金山之亭以高尖名衡山之峰以回鴈名以至蜀江之濯錦匡廬之瀑布皆以物著他如王右軍之蘭亭杜子美之浣花果皆公之午橋李贊皇之平泉蘇子瞻之雪堂趙子昂松雪之齋皆以人顯而其非斷者固不可以悉計也人之情惟其居處之縈如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族爲於斯者其常也若處而仕仕而歸有其未果丘墓于斯所釣遊之處出於外境亦有見似人而喜者其所處不同其爲情一也易君君家孝友在鄉黨稱信義通經史喜吟咏後倦登覽之有觸乎物因有發乎情而成乎人人

者今其子又足以揚之然則茲山之與茲橋也亦豈不以郡人道傳而益顯者有後爲題哉且古之人各有以月之恆由之壽爲頌者今君之壽七十有四其日爲初度之辰當秋氣寥泬天宇清肅之時歌是詩以爲壽觴之佑君之情其長樂乎茲地與茲果也若濟川之功平政之惠則舒諧之文雅篤學足以忠揚持之亦將有取於茲橋之用也乎其母孺人劉氏與君生同年誕同月且同被錫命故諸詩并及之予同郡人也嘗歸茶陵渡攸江時未與君識不及親所謂月橋者今舒諧之請故爲之序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戶部主事遷知瓊爲政寬簡崖州黎殺人報聞府衛以反聞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穫重賦不時受役民乏急則斂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穫必輸皆告便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人弘治十五年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千餘里不絕徐公諱鑑字子

明常之宜興人宣德間自戶部郎中奉勑知瓊庶正務懲瓊多異産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産多啓釁以邀賄公鎮以無事皆按堵不爲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惟殺牛祭鬼至鬻子女爲禳禱費公毓而導之民浸化皆感悅立生祠祀公比其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填海濱目送其舟至不見乃去蓋其治秩四年視王公不及三之一而治狀相若人以爲難瓊民思二公不置祔祭于蘇文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往訴之若官府然成化間知府蔣淇建祠于府治西醫學故基標爲今名久乃就地弘治初知府張英改建于御史行臺之右則今祠也議以春秋舉祀事復其民二人俾世守焉會左參議任君穀上京師請爲記夫祭有二義親與神之謂也賦形受氣一體而分幽明之相通聚散之相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存乎親上下四旁昭布森列善則福不善則禍比之賞罰影隨而響答則存乎神斯二者有所感各有所應精神魂氣之間潛孚默契有不容已者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爲是故也若守令之祭於民者實兼二義而有之思則父母尊則明神故桐鄉之於朱邑祀之也羅池之

於柳子厚神之也焉地而守分民而治去留生死之相代者其常也德存而愛俱功立而名傳其去也有思其逝也有追膠固經結纏欲已之有不可得者是當聲音笑貌儀文器數可飾其而彌致哉顧今之守令不惟不獲乎下而反病之故爲之民者向背殊情死生異觀鬼之恒常或忽之侵奪者比比而是況祭祀間世少者壯壯者老而其子孫苗裔若躬沐膏澤親炙風範愈久而不能忘者其難易何如也乃或以遐方僻地誘於無所用治苟焉以爲政又從而伺之以幸其泯而弗彰然其實終有不可揜者聞二公之

是亦可以少省矣厥後王公之子文端公名直爲翰林學士官至少傅徐公之孫今少傅公名溥與文端同官學行勲績後先相望爲名臣皆以一品官階贈及祖考朝有誥家有廟詩書簪組綿延而未艾所謂積德必有世胙者豈獨于其氏徵之哉東陽以學士與詞命進繼文端比預機務從少傅公後後者因吏及觀其家乘爲詳併書以爲記實弘治八年九月也

天津衛城修造記

天津及左右二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蓋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爲箕尾之分勝因以爾資海瀆荒地瀦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于海否此爲會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茲衛築城浚池立爲今名則象車駕所渡處也衛既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昔未改則肆爲彊人訟獄繁起趨愬京師者殆無虛日往來舟楫夫役之費不統于一守臣病之朝廷乃用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司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隷之于時西蜀劉君實膺是選承勑以行君至則以爲城池最重守禦之處創至節以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

作之日而圖之增城爲高甓而爲之隅方面皆平又樹其四門曰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丈上有偵瞭道出其坊而北樓尤絶特相倚往來命使及大夫士之有事于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宮闕之尊崇覽畿甸之高腴周詠隱內則器闉不生而寮吏治則亂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爲制肯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飭于平居無事之日乃可以保治于無壞顧凡有民社兵寄之者名不加之意日積月累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者所深慮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擬重兵寓聚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夫定地也衛是政也用得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因可證也哉予又聞劉君積則穀籍戶第差役其所爲役如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刑宇亡苟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下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上石類圯兵士傳遞石徑環而行若復下地心甚訝之感茲役之獲成也故因諸衛戍官之請爲之記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舊自汴河從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從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負民夫往共治之僉議弗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荊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斷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

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杙中實甎石上爲衡木若以厚板又上甃以巨石屑鐵以鍵之滷秫以壝之壩成廣表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衡潏水涸則漕河獲有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遷大夏爲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勒內閣臣爲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埽議起往往亦以爲利利與害相倚必權多寡以爲重輕若陂役於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則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觀其疏不至瀦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兩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昔陳脩和若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垂鑑飽懼流墊宵衣而食顧若累歲非二三臣之賢且誠克副之當洪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舟至百夫弗

能勝則人盼俱役挽埽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群議喧閧皆若棄而弗終改而他圖益方罹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壅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役務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擊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艱備慮精衡以明不墮厥緒用有可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爲彼宦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爲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專

甚興築打汙堤竇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茂
不文謹書此爲明命後

重建首陽書院記

山西之蒲州舊有首陽書院蓋宋元祐間郡人王昉所建因山而名有張尚文者實爲山長歷元制廢入國朝至宣德間知州事者改爲倉場名跡益泯弘治改元山陽許侯鵬來知是州既脩廟學飭師生示郡治所尚乃建里社學以教蒙士詢諸士大得所謂書院名圖與復之補闕祠廟撤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爲堂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爲堂曰養正以

藏古今圖籍翼爲左右廡以爲肄習之所又後爲祠堂[illegible]以祀夷齊[illegible]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illegible]其[illegible]起二年告成於是簡州之少俊得二百人[illegible]子生士紳爲之師越四五年漸有成業士之[illegible]者視昔有加而侯亦將滿九載矣國子生[illegible]茲舉不可以無紀北至京師介而請予甚懇予惟能拒也夫書院之制肇于宋而州縣學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及學制大行而所謂書院亦未嘗罷前規後隨其效者有盛於州縣者今文教熙洽學校徧天下固無俟乎此顧人才以盛而籍額有定員則養蒙蓄銳以待天下之用者雖多不厭校諸前代所置小大若殊而作人之意則一而已且凡師所以教士所以學皆以爲忠與孝也然必有準則之地而後可以爲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可以爲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以廉貪立懦韓子謂微伯夷者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故雖其[illegible]遠餓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容泯天下之行者經者因於是有瞻焉而起薰染洽浹出乎其地者哉茲使童生稚子誦簡冊習姓名少而學壯而行之者迹不必同而風節可以無愧則

教與學皆不爲虛文也若賢父兄之儀範名守令之忠澤老成雖去而典刑尚存者亦獨非登高行遠之一助也哉然則院之有祠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爲無所起也學于是者其亦知所以自勵矣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頹圮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丁巳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按視其地間所以興復之者會財于官役力于民合計定制中爲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祭器若干事而

宗之歲春秋脩祀事又將聚其鄉之學者若之鄧君屬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爲大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疾求去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蓋公初□□□其徒從于荆而從于衡僑游十五年以卒五峰以蔭補官家居不調晚辭召命纂脩著書者二十餘年從公尤久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爲本要而附夷爲用當金繒宋衰之時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爲識時論雪耻者爲生事而公引經議公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

用其所爲傳卓然成一家言至我國朝遂列諸學官用諸場屋爲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時亦誠若傳於後之爲遠哉若五峰雖未見于用而出處明決未嘗枉己以干祿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沒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蓋視其功德小大以爲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天子之所覲觀儒臣之所分隸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況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埒南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顏孟皆在祀享從食之列況公作述之富有若五峰者

由孔氏之微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祀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于時今雖建學置師徧于天下無僅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爲學豈獨籩豆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因將覩羹墻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日躋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脊陵則有濂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絕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嶽麓弔其所

謁書院者聞文定之風而有感焉因爲記之以成賢有司之志云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所謂遺址于榛莽間慨然想翁南軒兩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通判陳君鋼始治材爲中門爲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爲講堂又上爲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禮諸所

才及如開道路備器用廣㫄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
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朱佐其事蓋茲院自宋初郡守
朱洞始建眞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
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爲四大
書院及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兩先
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爲安撫更建于茲地學者
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毀故在遺
址廢田爲倍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茲院始復
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徧記于予亦陳昔所嘗請者也
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

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
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寔
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偈久不能無望
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于鄉塾則於此爲
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藉游息以廣見聞使斯道
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窮達皆可爲
成己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
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爲書
院記亦惓惓以是爲辭晦翁之學固不大於彼然亦
兼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
惡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
古之人者庶幾爲茲院重以爲山川之光若其程
督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大夫士望之矣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廣西梧州府倚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成化初僉
都御史韓公開置師閫特新府制遷舊學于府東
門外建大成殿于中以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
甚作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濕爲雨潦所困諸公繼
師曾欲脩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
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

以戎事廢不可以戢服弛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
公乃備于群爲賢凡百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
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其財物卜日興事築土爲堤
周百二十丈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
又建石爲靈星門三造甓爲垣爲丈百堂有分
齋殿有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皆因其故而
新之學舊無樂則募工于南昌倣國學爲之又募
工于潮範銅爲祭器各若干而學之制始備教授
朱某某輩遣价具書京師請紀成績以示來世惟古
者文武一道然爲定經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爲之

制蓋所謂綏服者當夷夏之交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以偏廢而輕重之序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統于司馬而受成獻馘皆與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爲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書簿爲急置教化于不足爲其或有瘍焉之寄斥堠之警震撼衝突應援之不暇則其治外非獨不容於不略殆亦有廢而不舉者矣猶之爲郡當二廣之衝營陳所集戈馬所聚宜無急乎鈐韜卷冊之關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于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士著之籍者皆其

所有事也況其大者或與于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立功參天地贊化育者繇此爲出然則其覺學之方懲勸之法振起靡礪之風不於此始焉亦奚以施哉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而不以遠邇踈戚而間惟猶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度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綏文而急武詳內而略外則天下之不歸于極不用于世也亦豈特爲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揚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已任振衛學備之務於此蓋有餘力爲國其爲士者之令而亦斯地之進也嗣是以往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以俟

岍山書院崇經閣記

崇經閣者岍山書院藏書之所也院在陝之隴州隴人靜樂閻先生爲教官素蓄書及致事居城西五里爲建靜樂堂藏其書以教學者先生既謝世其子光甫爲吏部考功郎中時欲成父志置所未備書後萬餘卷季子參甫爲監察御史亦積書以益之於是

經書子史皆備光甫以河南參政致事歸乃即堂之故址爲書院中爲敬本堂東西爲養正復初二齋堂之後斯閣建焉中設孔子及四配像旁兩壁各置架以度書而總名曰崇經者亦張伯玉尊經意也閣之下設七賢像左右爲肄誦之房後爲燕室設鄉賢主于中翼以廊廡周爲高垣垣之外爲田百餘畝歲收其入以共祀事凡州都之俊秀未籍于庠校者皆聚學其間延師而教之學者日衆參政君乃以書屬其子御史价請記于予予惟聖人之道達于天下固人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與不能行者聖人則

若其道下經以明示天下蓋有不得已焉天下之人不能皆窮經以明道君人者建學以居之置師以教之若學校所未有儒師所未及教鄉僻壤之間讀經傳史亦有不得而闕者賢士大夫又從而贊相之雖非法制之所必爲而亦莫之或禁如茲院茲閣皆是已且學之設固存乎師然猶有守令以領其事有憲臣以督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則夫鄉黨之學非有所謂賢士大夫者是以蟻聚望而收全功亦奚以建爲哉先生往而後皆以易書春秋教學子如學易者也衆益其家學得於經者如此閣之上視此而興

焉其大者以文學行業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爲親上死長之民庶無負于茲閣之建也是爲之記

重建正學書院記

正學書院爲道學而作也院在陝之西安蓋宋横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呂大鈞輩皆得其傳元魯齋許公來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爲書院合祀横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廷錫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國朝百餘年遺址爲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成化丙戌楊君一清始倡之時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巡按御史李君瀚以爲業久不可奪乃屬參政汪君奎副使楊君能督府衛別度吉壤得諸城之正中爲秦府廢址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濬議重建焉丁巳汪君廷爲布政仰君昇爲按察使請于巡撫許公進巡按張君綸往蒞觀之買地爲南門後熊公翀爲巡撫馬君恭爲巡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堵始廣畫爲三區其中爲祠左爲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庭有庫可有前後堂有左右廡皆院之祠皆與可稱又左右壁爲肄業之室堂之後爲

會饌之所其爲門一重以通出入堅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稍力而張君之克廣嚴君之幹固厥功爲多其祠之所祀楊君則以爲明道程子嘗爲鄠縣簿横渠之學實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及于許呂楊以下各以類祀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厲學者非獨爲苟設也故易其名曰正學書院楊君既被徵爲大常少卿以其事嘗諸東陽請爲記夫所謂正學者聖賢之學也其理仁義禮智信其倫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其用則視聽言動思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其治則禮樂刑

政有凡之務藴之於心發之於言見之於事而施之于民者皆是也孔子沒楊墨氏各自為學孟子始正人心息邪說其教盛行遭秦之禍幾乎熄矣漢之學以陰陽唐之學以詞賦其間若董韓二子號為知道而未純至宋周程張朱四子者後先繼出而正學始大明于天下故凡志乎聖人者必以四子為的凡入于中國尊齋以聖賢之道自任而淑諸人其所謂學亦是學也嗚呼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苟得其正則所入皆足以造道所就皆足以成功不得其正者弗與也且學古人者誦其詩讀其書即所居處隨所寄寓皆足以為瞻依據守之地故國監郡縣學道祀孔子以諸賢配之而大儒名宦則各祀于其上以其道存焉耳楊君受命分省任興教作人之寄其督學州郡有成效矣茲又聚徒置院為養蒙儲俊之計為之標的繩準以示之使趨向有途躋攀有等以求至於聖賢之域其教之不厭乎詳如此為之學者尚一志百力刪貧而澤龍者必于此而他業不遷學必於此而務岐不惑則為賢役之良才丹陽之傑士廟廊藩郡之名臣循吏可計日以俟而古之所謂正學者將暴白於天下無疑矣苟覩為羨

視文其面莫知所以學則州縣之餘亦安用此為哉申陽阮嘉楊君之功慶茲學之行於茲地也故為之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龍歲山西按察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闕賦有司弗能給巡撫都御史張公念惟解池鹽利可取奏之朝許給三十萬引金時分恕河東實受檄為時歲饑民病先發粟賑之俾就役會大雨水溢公繼至憂其虞乃其禱于神是日近池州縣皆雨而池獨無越十日鹽乃大給課不勞而數足是之日雨役大守公歸惠于神因既其祠宇傾圮役以屬金乃籍其民之有貨取重利者各出貲為木石費命以官夫佐之始丁冬之十月至明年乙卯之四月而成亦者有神相之者尚記其事于惟古之祭法於地之能出財用者則祀之如山林川澤之類是也今天下之地利鹽為大炎海之力煮薪之代牢盆之制亦勞其突而蔽課每不給惟解池所出剩取夕獲尤為自然之利此周官所謂鹽鹽得獻于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為產必視陽雨燥濕以為豐約則大鈞之運歸于無眹而主地所在亦必有神為主之神淺陰洩孕靈當

[illegible]宗元亦嘗言之矣然所謂神者不必有形與人[illegible]示響答或不可泯則亦存乎人焉耳矣故曰有[illegible]則有其神誠于為國為民者神必有以應之蓋[illegible]民之所賴國之所祀而貴望之者也所謂有其[illegible]之莫之敢廢者其茲祠之類也乎且予所謂存乎人者亦非特以事神故也蓋必量其貴賤飾其賦入[illegible]昔之監司若則公私兼利不求神而自足者所謂宗家之占奪近地之障塞則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其力哉此實應靈變之封亦議禮者之所與也予獨嘉張陳之誠于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為記

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乎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王君敕柄其事者巡撫梁公璟巡按隊君瑤分董其役者某某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為官帑之羸赴其役者為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瓦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艧黝堊以斤計者二千石以塊計者二萬餘甎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百二千銅鐵楼竹布草之類不可殫紀為殿之基其崇丈殿為間七崇六丈有奇深廣稱焉左右廡為五十八殿左右為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丈靈星門三為泮池橋略與門稱又前為大成坊東西為麟洲鳳藪二坊遷題名記二亭于大門之內以至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庾之室皆新之又前為泮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為神庫之房為重樓八十間又製為禮樂服器其三百餘事蓋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若是比者而巡方僻址弗論也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國朝千餘年而其故址為蜀王府遷今學于西南一里許又百有餘年而後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干人雖道德勳業與時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不可

誣然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亦厚矣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之以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為末節有不繫乎居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為占居肆以為喻古亦有之不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渠矱亦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今之為政者必有堂宇以為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鬪道途之治而況學之為道有專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瑣於茲學乎見之矣使司教者及時以明道因

地以才不曾爲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知不大驗於來學之士哉予故因教授彭伊請備述修建之歲月名物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六

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科試之制取會試之選於鄉者策於廷而親第其等謂之進士既板刻爲登科錄以傳又刻其名氏于石寘之國學以示後世是制也在宋之時始不賜熙迺而唐已有之又迺而晉魏若李秀之科亦或親試又迺而漢則有賢良方正之舉武帝始賜策試之其所爲者大抵皆治天下之道其文至今傳焉然不獨是也上自唐虞黎獻之舉敷言之奏雖無事乎文而非治道則莫之言也顧時殊事異不得不求之文字之間而其爲法詳且勞者是亦其勢然爾我朝洪武初置科舉法既而中輟十七年始復爲定制凡殿試讀卷則用翰林及諸文臣之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諸務皆各有分職及傳臚放榜賜宴賜冠服寶鈔皆各有定期列聖相承莫之或易今天子嗣統之三年庚戌始展讀卷之期爲制加密乃九年丙辰之試賜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臣東陽濫與讀卷又奉勑爲記下題名之石臣聞明主勞於求才而逸於任賢故凡天下事各有所任而不侵其職若科

學之事鄉試則付之藩臬以爲未信也會試則以名
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督于親試則有殺最而無黜
陟蓋以爲是可信矣而必親之不以爲勞者因求賢
爭也夫所謂賢者言足以益乎治則行之行足以稱
其言則用之今日所求同他日所爲任天下事者也
於是禮樂刑罰兵戎錢穀百凡之務皆有所付而享
其成然則今日之事誠惡可苟哉賢者之出將以爲
天下用天下事皆能言之若無不可爲者及其既用
則各以所得爲者爲之人各盡其所爲則天下之大
可不勞而治然術名而責之其實不能以皆副也夫

使行違其言職不稱任或又舉而與之則名之藉於
稱者不過爲爵祿之梯階有司之文具亦非所謂稱
而責爲者也君之所爲勞者顧若是哉聖天子文德
誕敷治化日盛而求賢如不及忠良碩大是以任天
下事成天下治者宜於是出爲茲石之傳他日必有
指其名而稱之者矣若恩榮次第則求賢之禮固當
然者皆不復謹摭本其失者言之

重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獻爲功業光明俊偉
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

於一時而終類飾猶掩飾之不暇縱使欺乎一人不能
逃乎萬人之目詐於一時不能免乎萬世之口此諸
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
昔侯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扶顛撥亂已預定
乎胸中俯視獻帝之身方陷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
復有可爲之勢而帝冑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
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
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
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黎其
忠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終始存沒無

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汾廖立免李嚴爲司
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指揮制勝之力邪亦末也
忠武一發而歸侯之正彼當或者以潰潰之紛爲成
仁取義之果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
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
也以若侯之賢輕借汲世所非刺然究其心論
之亦不免以術濟其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侯
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武侯爲
正南陽南城西五里舊祠爲草廬遺址漢史稱侯
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在南陽鄧縣今鄧

州而實隣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從其請
郡長吏徙請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廢宣德間知府
某某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一日為侯忌辰而致
祭焉成化間祠地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
分守茲地乃撤諸舊吏為正中材役為堂六楹中肖
侯像旁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
廡之後又為堂六楹曰附龍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
曰書院始事于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
田四頃以供祀事先是顧君夜夢侯勗之若世所傳
其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

同而君好古勤政篤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
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北以書來請記東陽亦慕
侯深者故樂為之後云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唐虞建官外有十二牧其命官之辭以民食為重而
用人制夷之道具焉蓋兼兵民之寄而界之也三代
相繼[illegible]合猶殊而責任無改自罷侯置守以來漢
唐之州牧刺史建置不常大抵皆以民事兼戎務元
方行中書省以總內治其事有加焉國朝於兩畿外
諸十三布政司分領府州縣以治民事又置都指揮
使領衛所以治兵又置按察司以糾察官吏刑兵民
之不法者其勢若專而不戚然分方之守會官之議
雖兵與刑未始有不獲預者蓋布政之重如此世之
昧者或但知為財賦之官而不知為民社之主豈設
官之意固然哉顧必有方域以為統會有廨舍以為
居止有堂宇以為發政出令之地於此闕一焉雖有
官為政亦將安所施哉山西布政司建置既久堂廨
傾仄垣墉頹圮官前後率代則徙脫以去莫有為置
應者左布政使陳公廉大始築周垣三百餘丈高丈
餘重構官舍百餘間謂之西公廨復構五十餘間謂

之東公廨又為左衛堂室三十餘間又重建後堂為
閣五堂東隙地為齋浴之室又脩理閣所為閣十餘
前為門二重為廊餘二十之數以及門之外亦宜通
會二綽楔皆撤而新之自弘治甲寅之春至己未之
秋六年而後成凡為木石瓦甓之費若干萬皆得之
區畫不煩于官民之藏凡為陶冶斲築粉繪之工若
干萬皆責之隸役不取諸閭畝之夫行伍之士及其
成而觀之則規制宏偉藻采煥耀稱藩會之名號宜
吏民之瞻仰信西北一巨麗也惟古之官署制作因
革皆託之文章以紀成事於是乎有廳壁之記有題

亡之記有修造之記載諸簡牒往往而然山西爲田
治蕃內拱京輔外捍戎狄所繫甚重其修建之舉歲
月姓氏名物之實不紀而傳之則後來者安所據以
爲承繼修葺之地哉雖然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
者不變常使無陳公廉重幹固之能節用愛民之惠
謀深慮遠之計而任勞舉重苟爲而爲之秖見其煩
未見其益也世之君子尚思所以監之哉相公之役
者若干人覩者按而考之足矣公名清青之益都人
也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爲河
南按察僉事張君鼐之才分厥任焉公鼐相原隰下
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爲黃陵岡黃陵岡之上
流爲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督
兵民夫七千疏之未幾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
遂壞上命大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與其事於
是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
黃陵上流復以萬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築而運
道始復其舊朝廷易鎮名曰安平建三神廟以爲之
鎮在黃陵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脩祀事三公皆
既以成告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張君遷副使管河
道乃臨平孫家渡浙塹弗渡奔流橫潰張君慮其猶
爲黃陵害以改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丙辰
春請于巡撫都御史陳公道以五千人疏之督錦衣
集卷埽山委橛杙鱗次蓋取治洪之餘策遺力而用
之六旬而舉自是水勢復通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
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上祀其水神會集上京師
以陳公意告予請爲記夫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
之自二爲五生克制化相尋於無窮水之爲物最微
而極盛得其性則利及萬類失其性則害亦隨之所

以翕張變化者神爲之也至於巨川大澤淵源之所
匯靈秀之所聚則其神最靈其有能利害禍福人者
焯乎不可誣也然見於此復見於彼隨所寓而無不
在如穪于所謂攝地得泉者固於水有取焉顧其經
其區處之方疏滌障塞之力財成輔相之事則神必
有待乎人而祝禱之誠報饗之禮人亦不能已於神
也河之神既列于四瀆分壇而饗事埒而報爲天子
所有事又有因事特祀如所謂昭應之祠若茲渡之
祠又派別而支分之亦獨非禮之以義起者哉若其
象設之容名號之稱吾則不得而詳也且天下之事

功亟前後相繼乃能長存而不壞二邦憲之志宜乎其日矣使繼張君者玩時怠力不亟脩之而徒待乎神聖務民之義之智哉予喜張君之義爲務民之舉也是用記其事始以告于後之人且系以詩曰河水最大與有憂害或潰于東或溢于隨潰則潢之阻則疏之雖人之勞神則將之有岡在原有渡其上哉陂哉堰役決且障厥性既安岐爲兩流曷寘其衙中有崇丘厥功告成乃秩神祀爲此祠者維有司事宜請崖容象設在中秋菊春蘭蘩蕨鼓鐘神之至喜燕湑撤厥祠之歸與木與天通願河之平神亦寧止中容有永刻辭有成功昭無窮祀亦終始其或怠事有如此木

重脩宿松縣廟學記

學舊在縣治東南百武許僻隘卑剝爲流潦所壞弘治乙卯冬宋公惄撫南畿顧而歎曰是不可以不治乃檄縣重建發公帑銀五百餘兩工未半宋子告歸彭君禮繼之曰是不可以不卒則督府以下咸脩厥事念其用猶弗給募富民以私財助之鏹而至者道相屬總之得若干緡會遷至月後而事程之而知府張君晃又躬定條約以授于溥從廟就高中爲大成殿東西爲廣齋廡陛級絕旁爲左右廡廡盡則環爲于謁聖二門而中爲戟門前峙又左右峙爲祠扃二門及集祿之室又環而爲之靈星門而止皆棟宇森鏘象設儼煥於是廟制有加于舊廟之西爲明倫堂高遜殿數尺而敞不減旁爲進德脩業二齋少殺其三之二而堂立進退之間綽然而有餘東爲奎星樓以度經籍其高略與殿等下爲師生庖饌之地又旁爲號舍若干以居講習而學之制亦有加焉教諭某訓導某某相與議曰是而不記不可也乃寓書屬介以請于予予惟君子之學必以時而其成則有其序自秉彝之性梏於形氣之私薰染汙俗不容以不亟去此易所謂欲及時者也所謂不遠復者也及其崇德廣業則月一歲所能至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負積寘殷而使之不移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蓋久而後成焉孔孟所謂譬如爲山不成章不達者也學而至于成則由體達用推己而及之人惟所之而無不當矣故爲學而失其時則病於惰進而不以其序則病於躐二者有一焉其學之成者吾弗信也吾觀于茲役更數十年而脩之一旦可謂得其時要予數人積數十爲工而後畢其序固若是也觀于是而

學者之道得矣苟居于斯學于斯若傳舍蘧廬或可
其所而不知致力之地則欲成其身且弗能何以推
而達之用哉夫學之設有司所以教予人者也脩之
若是其亟成之若是其難而士之學不成或成而弗
濟于用亦何所益而爲之也脩學之士其亦知所勉
哉其亦副諸大夫作人興教之意哉因書以爲勸

重脩季子廟記

常州府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刑部尚書白公昂嘗
謁其間慨其敝陋謂居守道徒曰吾他日必脩之
公舉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

弟及鄉之人聞其益敝恒慨然于懷踰四十餘年爲
弘治戊午始以屬諸巡按御史曰此有司祀典所載
第公賦方殷未易劬及乃會諸官得羨財若干備材
計精庀物皆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祀以次
繼作屹然爲隆煥然爲華象設聯布禮器具列固觀
昔之頹圮毀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
縣縣西七十里曁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于江陰
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玄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
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遞傳刻
之國朝洪武間始毀其後脩之又求舊刻置于庭則
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尚
節爲表識也夫稱季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
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
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若其明府通博出于人
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
人之賢安不得比識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
其讓國之過爲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
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
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揆而信之奚可哉夫
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爲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

人相視之患於群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
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爲無助也秉彝好
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白公壯而
用世老能完名築在力學蓋其素志而於好德審尚
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脩若有待乎今日不可以不
識也東陽楚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成
事告諸來者俾時脩之且爲楚歌以祀神其辭曰朝
弭節兮江東搴寒芳兮水中遲公子兮不來鬱余懷
兮忡忡開宮兮挂容旛網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予
心兮沖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紛伯仲兮讓侯封彼美

兮公子纘大伯兮遺風時震撼兮吞搤閩雄峙兮巍
衡嶷屹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耶千乘兮一毫
亦何心兮鼎鍾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神之
格兮脩龐卿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兮
無終窮

重建茶陵州學記

茶陵在宋元爲州州有學燬于兵燹洪武間始降州
爲縣建學于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爲州知州兪
君蓋遷學于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琢復遷郭外
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闊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來

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
曰獅子口與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蹟半沒
于民家於是白其事于長沙知府王君璐又白之湖
廣布政參議夏公昂按察僉事湯公全又白之巡撫
都御史沈公暉巡按御史曾君昂既報許且檄府通
判李君某豐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
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乃役之除
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于下蓋其岡脉自雲陽山而
來洶湧奔放結爲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
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捐

而新之規制閎敞輪奐翬飛亦加于昔經始于丁巳
十二月迄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
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
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
爲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
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苟明而強則其
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
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弗復
者矣若不免變而後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
亦益哉吾州文獻地其在前代登巍科躋膴仕樹功

立業名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
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爲之機而明於倫正
風化之義因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深心潔慮
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　世利萬物則非
獨爲一時一鄉之士而稱爲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
傑可也使徒挾名邪矜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
益又適以損之因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上之
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汪海章及諸鄉士之請特
記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
盛而已

重建深州廟學記

弘治戊午夏四月深州知州郝君寀重建廟學始脩大成殿六楹增築臺基十有一丈次建左右廡各增爲十楹廟之東爲省牲所爲神庫各四楹前爲靈星門亦如之內門則增其楹二丈次爲明倫堂爲後堂又次爲左右二齋楹各四旁爲肄業之房楹四十餘爲東西倉共十二楹又於學之西爲亭于射圃如堂之數自臺廡以下皆出新構不因于舊越明年己未秋八月既畢告成相與議曰學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苟無以識之安保其不復廢於是以記請予予爲

之言曰道人之所同也惟聖人能盡且以爲教故君子學而歸之學聖人者賴所爲教以復其性而報本反始之義生焉故建學者必有廟廟與學兼置而後得其所爲學者聖人之道爲世不廢則所謂廟與學亦將至於無窮焉然後之學者或不知所爲學其所致力不過口耳皮膚之間其者徒爲之美觀文具而凡所事學故并其所當祀者久之若所爲祀亦此乎象設禮器聲容文物之末而不能祀者又弗論也今廟學遍天下而地壤通乎爲有司者勤勤汲汲營作而向思升後設之出入則獄訟之曲直錢穀獄訟亦莫非道之所有事者乎而其本不專在是也於是知職教化者不可不於此焉盡也深州畿輔地去京師不數百里衣冠禮樂得於教者宜先上之漸染聖道非遐陋僻地比皆有司又從而輔翼之指其向方而示其本始茲學之脩因立教興化之端也苟徒附于壞地宮室之中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或不知之與而行之難亦惡貴乎脩建爲哉群進曰先生之言非獨可以紀歲月亦足以貲學學矣因俾諸儒師俾刻之石以爲記

金華府鄉賢祠記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參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名賢宋宗忠簡梅節愍潘然成三公祀于學宮東萊呂成公祀于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于四賢書院皆燬于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祠以祀東萊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慨其遺闕乃取舊所傳敬鄉錄賢達傳及諸史籍擇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爲五類合五十二人相地得廢寺於城南隅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于弘治丙辰之冬而成于丁巳之秋歲春秋卿寮諸生徒脩祀事又志諸賢名姓爵謚事行述作之概各著

襃例以見其所爲祭者其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蓋取人臣之施法定國禦災捍患者祀于國而鄉先生則祭于社夫所謂鄉先生者不必皆仕于時用于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範世厲俗雖謂之法施于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故徧祀于天下然則德之及于鄉者比功於社各于其鄉酬而祭之宜禮之所得已者乎社之祭固有民名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已無德而祀者謂之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濫與闕皆不可以爲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

性以明道爲尚而無取乎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顯所謂忠臣學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安危者不與至若孫孝子而抑過中錄名儒而黜失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已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于斯學于斯聞其姓名觀其廟貌知其井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已於俎豆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祠得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而予以參議君之請爲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祠以及志故各舉其要云

三錫堂記

廬州府治有堂曰三錫知府馬汝礪燕居之所也初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弘治癸丑左遷于廬爲通判越三年丙辰遷同知又三年己未始擢知府聞憶宋陳堯佐三守廬州名其堂曰三至今下讓擇治而三沐錫命因倣其意略爲異同而茲堂名焉且是歲孟春汝礪之父良佐公以戊戌進士累官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方膺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其母加封爲宜人祖父母皆加贈加其父母其弟翕以季春復舉進士而汝礪之擢則在仲春之月雖以

先後三錫無不合者蓋汝礪世學易故取諸王三錫命之義云爾夫人臣之錫于君者曰科第曰爵秩曰封贈顧非文學之中選才行之應格階資之合典式則不得與二者有一焉猶足以爲難若萃于一門集于一時若有奇事嘉會非可以理執而勢拘也汝礪之在廬猶于常事者累數皆以爲勤慎當效有其速風故資累望積僉升而愈進若其父子相授受兄弟相師友舊恩叠至而新寵益加淵源之深長規範之具正蓋亦有由然者矣以川蜀之僻遠而克之簡朴而得之豈不誠難乎哉然則名堂紀實比之於陳氏

之盛以門楣耶故事亦惡乎不可也抑觀乾佐之變
省革甞本甚顯而封秩特降吏稱其家教嚴肅不以
貴富廢禮法今學士公方以文行智慮德[illegible]六子之方以政[illegible]位以[illegible]高成之主則嘗立教于齋其封贈之盛寧不爲孫嘗之光也哉故
不可以已于記

留耕軒記

少宰尹希學士前鄉揚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
所居有軒爲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嘗從父宦
貴州有陟略之變奔走大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
具餚饘以從外傳惟借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

取鄉舉居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蹟華雯者
甚衆而先生亟致其事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
之舉進士實先先生諸子廷儀亦繼舉廷下廷宜又
連舉于鄉一門科第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爲兵部
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品高例得進階給誥命命未
給而介夫適今秩復以兩宮尊號恩封公且從高者
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生之就學同未嘗自必
十出庸驕大如今日而大孺人獨心則之以爲必實
之浮當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式克成之又將以

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父之於子孫必
有所遺德則欲其修業則望其成自除踐豫養之餘
以至于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以臨度選
卜而實其身自爲之嘗之田疇秋之所穫即其春之
所耕者也紛有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史
不云乎藏種之以樹百歲求之以德延世賦詠有方
寸留耕之說其亦本諸此乎揚氏之先積義累仁而
前先下川於先生爲終之碩學藝行力自植立內以
教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雖晚達早退而榮封顯錫
駢秦疊至可謂播而穫矣介夫嘗先生授徒時方及

亂於誦論辭卻闢記若索業者入翰林博涉經史用
以供講筵史局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才望揭揭
在人耳目廷儀亦表出郎署而來者尚未艾則先生
所以爲後遺也又豈可以丈尺斗斛計哉世之不稚
而穫者殆有其人然非天下之恒理君子所不需
先生之名亦可以勸矣族祖雲陽先生嘗作方寸地
說予讀而識之茲於先生有感焉弘治乙丑先生壽
七十介夫始禁同且有日講之命不克郷舉稱觴請
記名軒之義爲先生壽適廷儀以奉使歸因屬而致
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松巖記

夫松植物得壽者也魯論歎其後凋戴記稱其不易歷歲月經冰雪殺草木而孤存者其恒也然或不幸而生於通衢坦地不出爲梁棟器用則爲人之所薪其獲保質完節終乎天年者亦鮮矣惟深山重巖之中人跡之所不能及斤斧之所不得加其生焉者乃可以終其年而不夭視諸群卉衆木或以月或以歲或信焉或蕤焉而皆莫之及於是松之壽始見是物之壽者固存乎質亦未始不繫乎其地也歙地多巖容其序宜松輪囷盤虬動數百年有可望而不可挹

者孫封君有容頤而黎之曰吾將於是比德焉蓋自桀黎叢以來一遊安越再遊金陵興極思倦歸其鄉而不復出及其子忠顯爲大理評事獲沾錫與雖有名秩命服自處與華布無異循行容與於所謂松巖者因取以自號人之尊禮而不敢字者亦以是稱之予聞君敦孝悌義動多利濟鄉因庾冶橋道費數千自計其一世祖嘗以贅胡程姓程爲歙望人大主宰附記之而君命其子請復孫姓必遂乃已其知本務實不由流俗尤人所難是宜其培植深厚饗有優裕膺壽考於方隆質其所自論無愧也君既殺忠顯寔來進士累官右寺副寺身效績足徵家訓伸予忠嘗爲邵庠生季子忠振及諸孫皆就學而君之壽猶足以待之則所以淑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春忠顯方奉命錄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于予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則且至走价京師俟于門者再閱月予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不云如松栢之茂請并以是文爲壽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六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圮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詢于布按二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檄知府杜君忠領厥事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爲費計直受篋吏畢凡役刻日而卒舉工於庚申之春迄辛酉之冬而成凡爲城四面周袤二十里面各一門門各爲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爲二廂共五十有六櫓爲

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爲丈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璘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爲新增卑爲崇拓隘爲闊土在山積谷鋪雲布及其成而觀之巋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緻卓爲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都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州皆有堯城夫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說爲近然戰守版築之事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城何有博物志以城爲禹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舊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邑故名之曰城亦未可知也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據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之間者不絕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論者乃謂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脩猶以爲非國之災然則恃此以爲治者亦未矣今天下藩府類多城郭而西北尤備平陽據山帶河背負關陝戎衛所在餽運所集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爲有司者適際承平狃於無事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爲解或不能說以使民而以無益

之事勞之其視此豈不遠哉於此見巡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凡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溫恭克讓有堯之遺風推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內捍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事有所舉昨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役之難亦當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歲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兖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

[illegible]爲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爲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五十八代公彥縉以弘則修之歲久皆壞弘治己酉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廊大成殿爲間五爲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鄒聖侯㫋殿又增書院爲後堂及左右廡其爲間各若

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爲殿與院各爲門垣以扣限別而爲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縕變化爲人爲物天以生地以成時運歲月錯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爲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于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爲興及周以後天將憫斯文之不復見也宜聖之生於此周室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而道在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所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爲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爲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援諸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爲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爲生辰九月爲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附體魄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

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爲孔氏後者覩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祖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爲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友寔歸于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爲記以告于來世謹記

修建揚州學記

揚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脩建爲益自下車以來觀于學之西南隅有道觀屹然而峙勢若相挽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盡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爲已任檄諸有司嚴飭學舍侯意益決又値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蠹財而不足於是州之老長暨大夫士之家稍者爭輦巨木助之肇工於庚申春三月聚衆于學召募民數百輩食而傭之趨若踵接既而遞報沓至輦需甚亟

侯應答之暇不忌兹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爲制則遷傳廟于學堂之左爲楹數倍崇廣稱之東西廡爲間三十六戟門之爲間三外爲泮池旁甃以庖庫南爲靈星門若堂若齋及講堂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爲新宏敞壯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貲而綜理規畫各中其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謂習又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揚州在古爲慷慨悲歌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于契丹宋雖暫復而遠在邊徼旋亦久之

我國朝地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仁之深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縫衿佩之士誦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爲本而誘掖導示之方禁治防遏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無所用其力者兹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哉上之化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之其不力於孜孜勉加脩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爲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爲教者毋患於學之不

成爲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乎於兹役益嘉有司之才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某某上京師介州人請予記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黃鵠山之上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朝洪武初既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莫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于今王圖復其舊規制其偉及徐公用長今布政韓公鏞踵而成之撫按諸君實主

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董其役會工命徒不亟不徐越三年辛酉某月而畢鼓皷既設厥聲孔揚晨昏以若之侯出入作息之節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先是前眺南則武昌諸山左右環列藩府雄峙層闉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袤殿庭官宇隱約于邇客登覽間韓公乃名其樓曰楚觀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酒而問曰樓之作凡為皷設也軍法以金鼓為耳目然為日役鐘與皷者皆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古之樓以樵名者取樵嶢之義以其高也後乃寘鐘皷以為警備然其為制則非特尚耳而

目之義存焉蓋耳目之所在必虛空洞徹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陋塞掩蔽之處則雖鼕鼕鏜鞳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益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置鼓于樓以備警盜齊之李崇宋之張希顏皆以善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璞韋處復為樓著記討埒文苑亦後言之述今後世自京師以達于天下未有能廢焉者也且皷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之樓者非直以節出入閑內外所以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役也固政之不可闕者乎今夫連山大江曠野容衍禽魚草樹風雲月露百凡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荊楚之大觀也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壒而出煙霄凡有耳者皆得之以為提撕振厲之地蓋一舉而二義關焉若任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為計也客乃領之而去退而詢諸湖之人皆稱韓公為政勤外精內傳視而廣聽蓋欲振一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也客上京師謂予亦湖人則以告予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為父兄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而未有見者壯公所為記所由治者而歸之俾近者刻之堅珉寘之樓以

告後來若布政按察諸公皆能贊相先後以成嘉績而撫按之風裁并於是徵焉若府縣群屬有事于斯役者宜而書之碑後

景州廟學重修記

監察御史陳君玉督學北畿檄諸郡縣以興教育才為事乃至廟學廨舍罔不注意比為予道焉景州駁之賢而及其廟學之勝既而景州訓導率其諸生以公務上京師出所為圖請紀其事于石蓋景為河間要地舊有學學有廟歲久敝陋存不過十二弘治丙辰馬君始知是州剏新其故顧公帑匱竭無能為計

養民畜財二年而有成敘曰可矣乃會材僦工拓地象址構大成殿八楹左右廡各二十有一楹前爲戟門門之東爲神廚神庫爲宰牲之所其楹各四西爲致齋之所其楹八又前爲靈星之門門東西爲綽楔四又前爲屏墻數丈以障行者總之屋以間計者七十有四爲廟之東爲學門轉而西至殿之後爲泮池池有橋橋之後爲堂曰泮宮其楹四又後爲明倫之堂又爲後堂楹皆如殿之數而差小堂之左右爲肄業之齋會饌之堂楹皆如泮堂後堂之左右爲號舍楹各視廡之半環而列爲東西舍楹皆如齋之一又

以其後之隙地爲廨宇視號舍之楹幾倍學之東隙爲射圃圃有亭曰觀德之亭楹亦如齋而差廣屋以間計者一百一十有七焉夫自唐虞設官以教胄子而天下化之學校之法至周乃備其間群聖人若皆以其道爲治爲教治衰則教亦隨之群聖之道至孔子而明故天下舉其道而歸之孔子凡所爲學皆孔子之道也因其道而報本反始於是祭之義生焉道在萬世則萬世祀之天下之學者不得徧祀群聖而得祀孔子以及于萬世者其教存焉耳故學之有廟雖不待于禁令而莫之敢闕豈非秉彝好德之心無

以異哉且祭起於學而所謂祭者亦學之所有事故自觀乎萃聚以至于升降作止之節必學而後能由是而推之生主事一之義則定省甘旨以事其親冠裳職位以事乎君者皆於此焉得而况養志循理之孝致命盡節之忠又其所恃以爲本者乎孔子亦謂郊禘之禮可以治國蓋以此也若徒日誦月課以爲功高拱長揖以爲禮則爲學之末務後世之通弊豈獨於祭然哉而况并此而失之者哉方今聖天子謁廟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而天下之賢有司者皆勉承之不怠畿郡之地教澤之所深被如是州者宜

有所感發振厲以成其才著實用不徒爲觀美之具於此也願諸士子相與成之因次第其始末以爲記

植本堂記

慈谿姚氏有堂曰植本堂蓋自宋郡守嗣宗君越之雲僊四傳有曰榛者爲鄉隱君子始遷慈谿構室于臨桂坊之右以居而斯堂作焉爲是名者以示祖德與世訓也又十有八傳而其堂猶存歷元至國朝前後閱百數十年而甲第簪紱之華不絕登斯堂而姚氏之文獻可識也夫物以植名者必其本深而後末茂凡天下之植皆然矧人乎哉夫人本乎祖者又必

惟孔樹業而後可傳文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上有恆學農工商有定業各視其所植以有成爲子孫皆能保其所植而不廢蓋亦鮮矣若越世出類不待植而自發者幾人哉姚氏以文學發于累代圖史之具弦誦之業自髫丱至于頒白少者壯壯者老其所研究而講習之者皆是物也用是取科第登宦籍者濯而茂稼而穫然固子孫之盛且賢而其始之植之者亦惡可忘哉故登斯堂而文獻之所自出者可遡而見也存者以堂構翰家圖蓄徵諸一再世之間已以爲難況歷若干年而所謂堂者固存抑其小可以徵

其大然則姚氏之所當保者不獨斯堂而堂也亦其一也故以次第其世系官職及名堂之義爲記

山行記

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于中那之閑岡在都城西五十里蔚山之麓丙申朏旋出部從官河北陟並西湖至甕山圓靜寺憶昔所登扁蒼者停有與緣石磴而上則有寺甃新構在前後櫛比隔波遠樹不用瞻盼已不復見慨然感之乃遶去轉湖西入功德寺寺蓋宣德間所建甚弘敞後殿尤極精麗殿柱及藏經閣皆鈒金鈒金者布金于地隸綠其上以錐尖之爲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懸于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爲畫非繡非織別爲一法殿後有毘盧閣閣兩旁八角高七八丈而已時子婿衍聖公孔聞韶知德與予茲行乃與偕南至玉泉亭宮廟所駐蹕處泉冽不可歃勺而甞之又至華嚴寺寺有洞在其下甃爲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耶律楚材詩刻尚存緣崖上數折徑僅容足約半里許至絕頂乃昔與掛都憲應寧所登有一僧結草爲衣出洞揖客其兩壁有予所題詩已爲人滌去予笑曰吾詩固非紗籠中物也因憶予嘗數遊竟不知有上洞吾

子兆先時爲童從予遊忽自上逕下云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可作黯然自傷者久之聞君不識也旋降至下洞欲往香山日已昃知德輩還宿功德予獨與兩府可十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宿焉丁酉擬登平坡山雨不絕僕隸皆畏咨取進予決策徑往出門而霽乘輿入雲霧左右澗水深不可測數折始及寺寺乃元故剎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斬石爲址凡爲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陟前俯巨壑無涯際僧言每日霽則見都城九門三殿皆隱隱可識其一方尚觀予昔所未到幾爲群議所尼爲

云一快寺距中國不數里既竣事日稷晨不可歸乃行琴徵山而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暮始至則知德弟已在若相迓然因共宿永安寺來青軒軒右山半俯瞰巖樹邑青黃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視此百戊戌徧觀寺宇中鑿石爲磴數十級級僅容趾勢甚峻予憶嘗徑陟下且半逃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絕陘狀乃迴廊而上見其殿閣崇麗與平坡並峙出自北門緣厓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太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爲正統間太監范弘所建視此尤倍其費當益

多然不可紀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嚴山後緣諸公主園入金山口從過功德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乃憑望湖水如圓靜舊址而空闊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至靜虛觀登主山山可百步高四三步有樹數百風簌簌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其侍村寮各少憩而還比抵家日又晡矣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爲本朝勝槩予宦京邸顧限於官守不得時至自備員史閣以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乃不若偕遊衆樂之爲慊舞雩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樂之僧爲興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詩五七十首彙錄于後共爲卷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本朝孔子廟徧天下然不特設設必于學蓋自國學以至于州縣皆然若隆替興廢則存其人視其所爲政而負有同昔爲福州府學舊有廟在學宮之西洪武初改僧寺爲之制頗隘監察御史衛輝陳君玉來按其地既廟謁師師生環而聽之曰是不可以不治乃謀于布按二府若縣發公帑聚財物命工役伐木礱石冶鐵陶瓦卜而將事縱以闢計者增五之二廣

以丈計者增十之二崇增六之一廡爲間各十有一闢而廣之遷其所謂學舍者戟門靈星門崇廣皆有加易神廚于泮宮門之東其前爲書樓以貯典籍別置鄉賢名宦祠于戟門之外以其地爲庫貯俎豆金石諸器又象輿爲垣牆以瓦墁以赤埴表裏飾細秋宅非故物也於是廉陛高聳周阿嚴峻翠采煥發尉爲僧觀凡用金以兩計爲二千八百工以日計爲二萬一千而時以月計者九自壬戌之七月至癸亥之四月朔之七日釋奠于先聖而告成焉教諭某某輩丁是不可以不紀乃具書遣使以請于予夫孔子之

道存人心無遠近古今之間故自家國達於天下無所往而不可當其講道杏壇轍環天下從之者大抵多鄒魯之士也然天下之人苟暴不至陽虎惡不至桓魋未始不傾心焉蓋閱二千年之久五服九州之遠非獨官署所在法制所當爲凡有血氣有知覺具秉彝好德之心者皆然也顧其訓法在六經者或剽竊以爲文辭或憑藉以取功名而所謂道者判不相涉則雖廟庭以爲尊俎豆以爲富徒以爲具文觀美而止而亦何益哉自科舉之法行士之用世者不能不假文辭以出然其所爲用者舍是道其奚以哉

閩自秦漢以來未見史冊唐常袞爲觀察始用文學教之乃有登名進士如歐陽詹之徒若常若詹之遺文與韓昌黎所爲叙述則僅附以文辭爲功名者而止爾及宋道學之說興若楊龜山李延平諸先生皆能推尊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發明之後之見于道學傳者甚衆至有海濱鄒魯之稱焉福古閩地爲今省會每鄉薦多至數十人豈是掇倫魁躋科要者後先相望仁者之謂仁智者之謂智隨所見而建功立業以是道用于天下者亦有矣豈天子師尊孔道治必由之闕里之廟聿新舊制天下固有後志而從祀名而大治首學適値其時是非興學弘化之盛乎陳君爾道崇敎志圖作人暨潘泉之所規畫郡縣之所服役可謂盡乎其職矣命工立石因持書之而請司臣執事則備書于石之後

贈國原伯劉公世塋脩建記

予每聞縉紳上大夫談鐵劍閘塋墓莊墅之勝云盧溝樹村有國原伯劉毅敏公塋尤爲卓絕蓋公之仲子錦衣君武所脩治者也其中爲毅敏公諱玉及夫人某氏次左爲公之長子都指揮同知諱文及淑人某氏次右爲武之配某氏而虛其壙之半又次左爲公

季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斌而諸子及婦皆以次祔焉入其門爲池爲橋爲綽楔其中爲重門則有誥命諭祭之碑及神道之碑饗祭之堂培築堅厚締構閎壯而工製極精緻凡木片石無朽缺弗稱者其東偏則爲別墅爲莊園長得其半廣得其三之一而封樹之事皆備遠而望之蓊鬱蘢蓯藹爲佳城周而觀之森蔚明秀與甲第無異蓋近時所僅見者也武字廷綱年十八即幹蠱爲養大順初以迎駕功授錦衣正千戶坐累解官乃南游襄漢入吳越東抵遼陽北歷大同宣府西至延綏寧夏又南至建寧環居於淮揚往

從軍萬餘里皆應募輸金穀以濟邊儲既踰六十始携貲餘京師慨然曰吾平生遠涉川陸備嘗險艱者以圖家計也今父母既逝吾將復何爲哉於是徜徉丘林日夕哀慕思所以用其情者盡於此乎致之數年而後成念久而益底其極焉夫聖人之論孝曰生則盡養沒則盡哀衾襚含歛之爲終衆饋奠之爲遠皆是也墓之事則兼終與遠之義而有之自墨氏之流以薄爲道其弊遂至於無親而後世有識者又以厚葬爲親累二者蓋將取衷焉然制之所得爲與力之所可爲往往不能以皆備備矣而或爲少艾專

于所移易則亦有弗暇者於其所弗暇而議曰葬不可厚亦名教之罪人也廷翮自謝官職以來其圖養未盡者日蓄月積皆以爲追遠之計是富而善用其財席家餘遺國式從所得爲而力必自致是華而不過其制雖親之貴無待其顯揚親之壽不逮其奉事而其爲孝亦可謂自盡耳矣且有堂爲以饗則儀物可陳有田爲以耕則粢盛可備郎祭祀之事揆之以堂構播穫之義爲劉氏子孫者可不思所以勿替之哉劉氏本磁州望族毅敏公累官至左都督贈因原伯豐功太爵實開厥家父爲寧夏副總兵僉銳充

衛事宜力中外嘗有志於墓而未果廷翮獨無所事事故得竟其所爲而所以遺其後者亦遠矣工始於弘治乙卯畢於甲子既告成事廷翮念締造之艱慮其久而廢也偕翰林張吉士禮詮敘其始末請記于予將刻石墓前以示來裔予近識其人許其信義有不實茲舉者因備書之而其世系履歷之詳載于碑誌者可互見云

羅氏興復磁鐵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鐵舊業乃自叙其事屬記于予其略曰磁鐵者有石不蹤于溪心若鐵

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疊嶺北阻芙蓉峰又北爲臨川西阻連珠峰右西爲宜黃南連軍都嶠于南豐之境東則雲峰北通中通一徑以達于南城當四達之會也其岸多穀間出爲巖壑爲石脂其母爲礦爲蜂或孕而爲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至者唐宋以來戶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絕元季燬于兵灌莽蒙翳鬼魅于木虎兕豺豕交于野過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府君始披荊棘立門戶招集逋徙吾從貝綸倩公益勤裝帳於是上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日

沕潏相續而傳其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兆代有名籍大夫士道吾地者去郡邑甚遠添觴胥隸不可不爲之所於是爲館于衢之北曰駐驂其南曰賓館堂室庖湢寢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賓館之北有十武折而西爲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爲聚奎橋橋之上爲望遠樓樓之南爲坊于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也登于斯樓則連珠諸峰之翳于芙蓉者與目而盡下瞰巖峯爲石嶺峽水東流其中雋鑿壁爲磴緣而爲徑又跨峽爲逍遥棧棧下爲門西出爲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爲堂陛上爲迎暉樓當里之

會其東爲解元坊坊左右爲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爲市區區之外爲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爲長倉爲走峰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爲龍門橋橋之上爲堂十七楹中爲濟川棧又折而北二百武南山復亭於是爲迎恩亭亭之西迤于逍遥之東爲門六皆跨于溪爲棧五跨衢及橋者各一凡衢皆甃以甎石凡坊于樓皆塗以丹艧雖稍復其舊而實有前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玘也繼爲之玘也之子孫又繼爲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其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鄙予者因爲之歎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有關于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滋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于天下也固宜若磁谿所自爲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礪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孰能善繼而肯搆之其盛

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爲之輟筆予嘗欲述錢唐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爲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然則景鳴之言雖謂其自信于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且難若未必無感于斯焉因略爲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于所謂磁谿者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七

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常州宜興之荊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名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顏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即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潁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

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懷因山爲祠爲之居守晁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撫按暨府縣僉議既協躬訪遺址悉爲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畝爲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爲左右二亭一刻公楚頌帖及諸尚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廳館庖湢諸室爲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爲周垣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略稱而偉麗過之矣既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居之歲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轍所過之地或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因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恆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邦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若妄也及其流離竄斥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託

名以寄意顧之山名曰蜀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潁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邪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況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撥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沈氏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據鄉邸爲蜀令而朱俊氏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

昔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鄉而遂家焉竟莫之遂
止留以其迹彌相類而不知其文之非稱也謫然記
祠亭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送神
辭其亦橋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橋之樹兮如蓬蒿
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兮楚風橋之樹
兮如蓋翠芳鮮兮爲甘脆我公兮來歸神陟降兮如
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若植我兮構我望
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見渺惆悵兮悠哉
荆之土兮如脉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
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湖兮欲啟蜀之
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爲此兮躑躅生不爲
世所容兮沒將慼其所如藥余井而得泉兮又安辯
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貫待以爲公兮臨步駐乎
須臾

潛軒記

潛軒者潮廣寶慶知府致仕東莞王君克敬所自號
也君少從其舅調尋覆君愼學于豐城數歲歸其交
遊上府君逆就農事君重違交命躬執耒耜于田
然非其志也乃而從容請曰願卒業乃入縣學爲諸
生領廣東鄉薦進士有二年授廣西慶遠府同知府

曰均州多夾是皆長吏爭州州皆酒致賄相悅樂非
得諸郡生猾性貪且不測吏議夾將假貨乃因以爲
村人亦不之詰會東崗鄰地二州相與按察撥君往
閱之州各遣人齎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
庭見後不受一談州亦歎哉不敢以寶請自是會飲
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有稽戎籍貧
而當遣者必爲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爲辯釋曰彼
民以爲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爲也聞以賂請則又曰
昔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汙而於此壞之邪及知
寶慶地產茶君性不嗜茶常貢外亦不以餽人豪家
上貴倍息以病民者必爲限制而已不私爲在官二
十餘年無絲竹狗馬之好服食器具悉屏華美既謝
事歸隱林樊間亦幾一十年非鄉社之約不出也蓋
其所謂潛者如此故取以名軒鄉之人亦稱之謂潛
軒先生而不敢字云潛之義蓋取諸水水之潛而不
澤流而不汨物之潛適加爲人之心恒無所欲則常
湛然以靜自守貴富貧賤隨所處而不爲變有所
欲則歸食日衰可以見於色而當於周公者猶附絡
之君非給然其爲素學少哉夫其無累於心者非特
可以善其身雖措諸事業亦不爲勢利所屈撓隨所

[illegible]皆是以用于天下尚合氣於漠寂寞無爲如佛
子與道相遭頹敗委靡散漫不可收拾如釋氏亦何
取乎潛而爲之也君之爲郡禁姦抑暴詳權于價皆
盡心力行之其所爲潛因其所自處耳故其斂而藏
之說君之所有者固存而物不與焉是豈非君子之
道也哉且君以其身教于其家故其子績爲工部都
給事中文學論議表見于世而持身儉靜有家法其
得乎潛之義者爲多以績爲予禮部所舉又奉詔受
學于翰林之署俾請予記其所爲軒者曰予獨嗜甘
文而西涯之文則尤嗜者也顧未之得耳績代告南

海將歸省一家則爲之記俾持以壽君時君之年七
十有一矣正德丙寅二月朔日記

東湖書屋記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所居
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于江
每春夏之交大宇澄霽鏡光無塵一碧千頃而或清
漣細浪含風而落日乃有禽魚下上倒景交映游萍
蕩漾蒲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探之而不可
窮民居官舍鱗次之栖隨所據各得其勝而濮徐
孺子亭屹于中流巋然而獨存德潤少在郡庠時嘗
擇尤爽之地構亭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暇
升而眺則一湖之勝舉在目睫棹舫而行則歷覽旁
抵無所往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
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
以槩論按郡志云豫章東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
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于世至蘇子
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歐陽永叔而名東
湖舍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爲
賦咏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原構臨湖閣并洪景
盧爲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于文章者

又如此於德潤之名其居蓋以爲藏脩游息之地而
未顯也及登科踐省歷卿貳以大憲宇內掌武官銓
籍其大才著勞列撫綏飭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
詰武除寇學于江海之際以有勤勞二十餘年無暇
乎所謂居與游者顧其勳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
下之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乎東湖之
名將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廵也以其事告予請記其
雖觀予婿潤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爲述予
請舉洪盧爲事而予非其人其爲輕重未可知也嘗
問李侍郎若虛居東湖以名其堂李與德潤同郡而

與邑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以相孫者予未敢深考
意古稱郡望同姓以之况號以地舉不繫于公若宜
有無嫌於同者試因以論之若晉郗鑒元勳亦有是
號居世居嘉興其所謂湖者殆潁西之比也天下之
湖以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支氏
東湖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無錫東南一舍許爲寧山新阡在塘莊若泄瀆有水
環其四周其土脉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聳山出焉
蓋鄒氏倚赫處士兄弟負土而成爲之冢名以寧其

親若也封之崇然而高築之確然而堅中爲饗祭之
穹其崇隆又具之以碑表之亭其他若止宿之室
庖湢之所重門繚垣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爲者役以
日計者萬費以緡計者千衆事備物既成而役舒故
謂之新阡云爾昔謝安石築土金陵以象東山是以
舊名繫新地司空圖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舊地
易新名其事雖殊而義各有攸在也山以寧名者蓋
取諸存順沒寧之義非獨以自寧其身又將以寧其
親而定省告面之儀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
乎昔而爲之者也按鄒氏居泰伯爲名鄉祠忠公爲
望族四百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可數其間有宋元
碑表者則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躑躅而佇慕想望
牧豎不敢邇而窺焉其不然者丘壠夷爲原隰松栢
㸑爲荆榛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尚相傳襲苟
不託諸文字則雖槥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闕然
若未始葬者然則茲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予知世
忠久且厚因重違其請而記之

重恩堂記

武進殷君重甫既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
貳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爲奉議

大夫乃具五品服望闕謝今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
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命於
是其秩又增階當爲列大夫役其四品服望闕謝
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上賜也進
秩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未三考而請不可謂之
不發進階之恩朝廷所以獎恬退也既再命而賴不
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兼得之說者歸之朝盈消長
之闇似也然亦有道焉重甫之在官也清慎自律至
以家食繼宦儉惱惱乎惟人尤官謫是懼其歸田也
請之□□所以公車轉際不及于郡縣之庭愈久而不

自生自滄浪有濯纓之理桃李有成蹊之勢孰欲強
之有不可得而強者今日之命非重甫之宜而誰宜
乎於重甫有弟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歸
於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顯榮
已貴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較其得失豈不
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母與吾
六母爲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府之行嘗過其甫宅
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十六年吾年已
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茲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榮
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則正德丁卯閏正月八

日也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
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爲
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
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從學之
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惟而間
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實儒官齋地於是從
道院士某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爲
某族闕新令之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
干丈殿之北西又買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
浹舉欲即院址背山面殿爲峻閣以爲藏書之所如
古所謂尊經閣者顧財力方絀猶豫久不決縣人好
義者皆相與相成之爲重簷飛甍聳棟疏牖下軼塵
氛上薄霄漢超出寰宇俯視滄海盡一郡之勝積書
數千卷度置其中以資講誦傳習見非徒爲登臨眺
望之具也閣既成乃標以今名教諭率諸生而前曰
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
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
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

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
不能知者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功焉有復
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
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
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
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況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
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櫟處非惟不相爲謀抑或
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纖未能距而援之而恐爲
其所誘邪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
之粗極于體驗充擴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

于時名譽著于無窮者蓋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求之且益盛也首再拜曰敢不於吾儕之言是因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爲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求職以爲援今官其所爲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請于予予丁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爲之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必命題名于國子監制也乃弘治乙丑春三月會試既畢孝宗敬皇帝親策禮部所選士明日賜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右自庚戌以後至是凡六策士未幾而龍馭上賓天下臣民銜哀負痛儀節變亡之間有不追備及者今上皇帝嗣大歷服更化定治之餘諸司百執事所廢補缺如恐弗逮而題名之制行焉臣東陽昔預讀卷之列當紀其事以傳職也臣惟求賢之法古非一途自有科目以來惟進士爲重而其典亦最優蓋士出于閭閻草野之下而入于學校籍于有司則其名紀于簿礼月有稽歲有覈以異乎所謂凡民者及其試于鄉有司錄之試于京師禮部錄之試于廷又錄之則皆人人得拿

本家傳而代布其事加久若國監之題則以天下英才類聚業習之地示之規矱導之軌轍俾有所接乎耳目而感之乎心於是又刻諸金石爲不朽計此其爲事又加久且引於無窮矣夫題名之說唐已有之然猶出于好事者所自爲暨乎後代始令自朝廷詔之金石今國監因元舊址已越百五十年遺碑斷刻猶有存者于以見求賢之典凡有國者所不能廢抑惟太祖高皇帝創制立法具在南雍太宗文皇帝建都定鼎又越三十餘科而獨備于此碑刻離列後先輝映其間若公卿輔弼佐理弘化樹勛功者傳績以

昭一代文明之治者實多其人人皆指而名之曰某科也而得某士也今之登是科者尚思先皇帝敷求簡擢之恩今天子布列任使之命受職府事隨所得爲各務自盡以酬其所自言者庶幾追古先哲無愧于前人其無使人指而名之曰某人也而玷某科也夫名以科第爵位言則爲榮顯以才行勲業言則爲壽與名者可傳而榮非可恃以久故晉穆叔論不朽必曰德與功言孔子疾不稱不畏無聞者其榮之謂也朝廷能與人以榮而不能必其皆善是則存乎其人而於斯名者惡可以不勉臣謹記

留福堂記

大理卿張君大經持留福堂記一軸視予蓋永樂禮部尚書鄒公賜所著以遺其大父者也張氏在勝國時世家寧國之宣城有隱德鄉人賴之恒願其世裳貴富處士原甫生四子瞻聯聰聯皆通書史尚信義入國朝洪武間瞻爲地官郎改刑曹累官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是爲大卿君之大父聯從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官至武略將軍靖海衛千戶後改留嵊衛參政公嘗以其伯仲並顯爲先世積德之報在刑曹時取昔人語以留福扁官署之堂此記之所以作也參政公亦四子長吾次輔號逸菴是爲君父嘗論大理君曰汝祖爲刑官不事苛刻官不甚顯宜有後報而吾弗克當汝其勉之君痛自感激攻苦力學舉成化癸卯鄉薦甲辰進士第知璧山縣以最績被徵爲監察御史歷光祿少卿右通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至今官封至三代於是參政逸菴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而張氏始大顯如鄉人言於戲善惡存乎人而禍福係乎天易書詩所謂福者不一而足蓋未嘗不本於善善之於福殆理之所必得而非有所爲而爲也眾苟之說出於後世謂以有餘不盡者遺之造

化則近乎有爲而然然質之詩曰自求多福求之云者豈乘時射利之爲乎亦要諸理焉耳矣記稱處士公之訓參政曰汝爲法曹能直人即直我也若枉人即枉我也大古人云一民饑由己饑之一民寒由己寒之以身體物亦既切矣而又以身喻諸其子豈有子而不愛其親者乎使其推愛親之心以及乎民則所以喻之者尤切矣亦何必身自爲之之爲懼哉大理自爲縣以至持天下之平慎守勤服按律執法惴惴焉若弗稱是懼于每於章奏間見之使之御權勢當風旨而無所顧避者亦異矣則今日之福固先世之訓之所留而徒以福云哉大理君名綸大經字也因以其請爲留福堂後記

脩建廣平府廟學記

廣平府學建于元至正二年入我國朝改路爲府置官建學歲壞歲葺比益加圯正德丁卯知府某議脩之會其費當三千緡未果輒去張君繼新繼之楨楠略具陳君威又繼去蓋閱三歲歷四守而功弗就緒庚午之春張君潜來知府事瞻而歎曰作舍不成且不可況事之大者乎乃請于巡撫都御史蕭公翀巡按御史李君嵩王君淵皆報曰如議退則鳩工聚徒

庀材物備稟餼而後從事閱月而廟成爲大成殿八楹高五丈七尺廣九丈八尺鎮御其前門廡皆略稱又閱月而學成爲明倫堂爲齋爲廨爲號舍皆因舊爲新而增置講堂射圃及庖湢之類無弗備者校初什之費不及其半而民不告勞官事不廢師儒之講授於斯游歌於斯登降祼獻於斯者皆爲之改視易聽按部之使經行之士夫嘗一再至者不圖其盛之至於斯也予聞而嘉之因爲之說曰聖人之道原於人心之同慮其不能以皆同也則爲之教俾性道之妙非可得而聞者故其爲教不容以不詳講習撰述

程課條格之類皆教之所有事至於祭祀之禮則出於報本追遠之義心之同然而亦道之一事也有國與家者必立廟祠居室者必先祠堂入學者必舍菜於先師師之於親一也然則學必有廟自昔已然而以祭爲教者亦惡可後有其誠而無牆企對越之地哉昔在禮部嘗奉使闕里時廟像新設塑繪其所爲盛今職有民社而學與祭又其所得爲者其用心於是固宜或乃謂畿甸之地方有事兵革此非急務抑不知古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矧其事既有緒而又處之各得其宜亦何靳而不爲哉教授某以潛愛學走予上京師請紀成績灝亦通字學予自書刻樹于學宮以俟後之君子予復繫之以詩曰聖道在人靡間今古普天之下萬世是土聖靈在天日月代明人皆仰之萬世猶生學有條教祿外及內匪利與名惟道所在祭有二義惟本與文無感弗通有誠則神人皆有心士必希聖微學者觀取弗敬夙興夕惕有行必躬春禴秋祠誠敢弗恭黌宮嚴嚴衿佩規矩殼庭巍巍羽籥容與判道其精文章其粗有師皆儒惟聖之模神州在畿王化伊邇功在郡侯書者大史

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曾祖考贈少傅府君諱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誥命二首東陽當今上登極時以從龍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未幾以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恩詔給誥命蓋不待考績而得異數也府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燕山右護衛挈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門之內則移于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師先祖生二子先考及叔皆不逮府君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不事修飾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

考夫人偏枯疾大病疲殘死者數矣間以餘息陽時紉縷不能悉記惟其勤苦累積之狀可以想見因竊其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貤封賜一命而躋于極品予小子曷克臻茲惟我祖之善式克貽其後而還以自致云爾越既脩墓封及累代譜錄誥詞刻之貞石以彰君賜揚祖德拼滿之咎有所不敢避云

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祖考贈少傅府君暨祖妣贈一品夫人陳氏誥命四首蓋自東陽爲禮部侍郎已贈及二代及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恩詔再贈爲[illegible]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未及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以兩宮尊號恩又贈焉脩墓之日乃搆兩亭翼饗堂左右其左則刻後二次所給誥而侍郎誥則不及錄嗚呼吾祖生于郴州郴州去茶陵三百里而近茶陵兵多番成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若郴說者又傳北上時生于途而郴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入京師稍長即代父役燕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錄掾史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日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潤金吾左衛以鈴從入內直歲給制衣器每以新意作官長官人欲官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僞封肉療母疾禱于神以刃貫鈕上鑿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海子之西涯坐賈爲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家無留貲性不嗜殺雖蟣虱之類必縱使得所東陽之少也寔鍾愛之謂吾父贈少傅府君曰天不我負後願克自立有賀者吾父輒泣曰吾考之虔也祖妣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從父上京師嬪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嘗藏祖像作襁服有補綴處皆祖妣手所紉製其儉如此嗚呼皦闊數十年之久乃得封錫之命以爲身後榮九原有知其亦有以少慰也夫

先考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先考贈少傅瑟庵府君暨先妣贈一品夫人劉氏繼母封一品太夫人孫氏誥命其六首今刻石于瑩堂之右與祖考妣誥命並排而始封翰林院編修誥封侍講學士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詔不能悉載也嗚呼吾考妣之純德餘慶乃至此極哉先考爲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父病累歲日侍牀褥手親抹滌器具病痰嗽以京箭就而吸之皆族鄰所

覲見偕吾叔處怡怡終日雖淵醪蔬菜必與其醉侍
張氏姊育其寡孤出而復人者三十餘年工書及詩
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私意為
耶為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二百兩為贄
謁者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不猶愈於貧乎先考怒
曰吾丈夫寧窮死豈可為不義奪此考有識何有供
張先考曰慎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望獨不聞
忠敬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嘗有歸自外不恐斥
有遺孫兆先致一經云爾風凜凜雪漫漫詩酒棋枰
此文歡何事爾猶猶未洽冰霜不開僕夫寒東陽自

之歸不敢到夜戊之終身學士之封其朱衣詣見客
賴虎之門吾不慣此然後忽得寒疾時偕廚齋東陽
歸視湯藥趨赴院曰避令方急姑以我故犯法其恭
慎至此不亂如此先妣出東安武氏歸先考時年已
踰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為客具族鄰
外內稱為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暴厲者或從而化老
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嗚呼以吾丈之德藝
不能售其身而生封之再命沒贈至一品要諸始終
造物者可謂無負而東陽罪咎深重不自殞滅十齡
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僥月光寵而不能

以一日為養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哉自今未死之
年猶冀延一綫之緒以承祀事然是則存乎天惟蟲
吾力之所得為者致存追遠述德紀行傳之不朽謹
以告命先焉而附及其私云嗚呼痛哉

懷麓堂文後藳卷之八

表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於世胄仰惟右文之盛俯懋接武之謨負重若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表純粹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傅蹈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

興百代表章之美粵自前漢肇秩半之祀後周極奉士之封逮及本朝益增舊典錫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在羽在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饔餼之儀代則詳承傳之序第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文于諸恩光衍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韶早厠黌宮粗通章句執豆籩以行禮樂非曰能之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上風新擬至治馨香俗祝三公世世居東面享德高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七年正月脩建祖廟落成欽蒙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者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循自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關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有慶若乃餘波賸澤諸被子孫其覬恒情何啻百倍恭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遘值示戒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天啓聖衷道符先授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勑有司重加營建集四方之公帑闊五載之程期材斜學良工製精審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於

新制足以安靈崇佑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金章府藻降自帝青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睿學之香幣備郡邑之粢犧特遣重臣遠侑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韶甫襲官封方罹服制念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見天顏而收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户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大日月而地山川永貫人文之化從深祝頌易罄名言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伏以運合風雲萬物覩龍飛之象心傾江漢千官肅虎拜之儀舉夏交歡臣工胥賀恭惟皇帝陛下膺資神授聖德天成堯仁蕩蕩以難名周道平平而有極問安視膳養已備于兩宮出閤授經學必根乎二典當文軌大同之世正謳歌畢至之辰隆準重瞳共識吾君之子黃童白叟爭為斯世之民方五百年氣數之常承六七作聖賢之後一人有慶臣占希逢臣聞韶系出尼山書傳得壁深恩罔極荷圭組於先朝景命維新升冕旒於當宁伏願皇綱振舉王政敷宣仰吏化之初薄海聞風而不變叨眾賢之末舉家與國以成休

初開經筵謝宴賚表

伏以聖道在六經為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心蓋自虞廷開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敏之戒辟雍拜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尊於宋代顧命者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啓與英廟九齡而伊始憲皇二紀而成終道光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皇帝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六宗之法取人為善合九州四海之公案傳心學于儒官日御講帷于仰覩聿當元祀誕啓經筵信明君之大有為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卿臣等非仁義不陳夙夜虔帷之敬無慢遊是好敢為帝舜之箴天本高而聽則卑實方上而澤已降白金絲幣式頒九府之藏特許分錫賜八珍之品竊念班叨振鷺跡忝從龍中並身以聊義紙心知無補輸涓塵以裨海嶽分所難辭伏願對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為聲色貨利移其志不以寒暑風雨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共識文明之有象效嵩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伏以世有古今史關鑒興衰之迹學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可存纂輯道切規箴竊辭寸畧之多闕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邁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演命于羣臣討允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續上古帝皇之世不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棗四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暑閱二載之期未畢更數人之手攀龍背而莫述撫麤簡以增悲不敏是慚無功可錄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
啓賢之繼道實錄方脩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
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
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
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問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
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卜雖知務期開卷而有
益茲呈首帙進讀經幃澈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
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
之蠡管治鑑開英皇詔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不
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亦冀循遵崇

惟往貴之粗備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
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
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王善為師資謂借才于異代
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

重建大明會典表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厯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
典禮昭百世之彝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
為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
家檢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存于孔壁之餘漢規略定
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作於宋而光獄弗完

經世紀于元而彝倫斯斁肆天心之厭亂篤聖祖之
開基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育臣民文思
紹統于昌期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illegible]
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轍夫脩言
積治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覽併壞要原
之所能循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
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質性
英剛之道上邇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
諸司職掌之書或史定于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
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

亦兼通乎新例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
凡百年之損益盡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
之秩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
必錄令之善者雖殺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
圖而索驥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
制與典殊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
不錄其名標題從纂衮之褒序簡煩雲章之錫告成
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光文緝熙聖學
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
重加是編當卷帙之初成荷奎文之載賜爰命天府

刪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皆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慳薇絲識小㲖大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工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艾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

進孝宗皇帝實錄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史作千述垂萬年簡冊之光行道者必待其人觀政者則存乎史春秋

世遠變絕傳以編年實錄書存在祖宗為故事粤自起居注編撰設官九建歲元丘開史局堯言如見其聰典冊之可尊夏禮足徵宜仰和鈞之有則欽惟孝宗建大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極行備五倫依黜賄倩誠明內緝禮隆郊廟尤嚴祀祫之儀養極宮闈每謹晨昏之節愛人材不輕於廢棄卹民情恒切于咨詢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難名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子河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方當言治之將更尚有遺思之未盡一朝厭代萬國傷心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乾聰明首物得聖功于豫教昭文命于誕敷謂孝在顯親必有揚名之實謂人惟建事可無師古之規乃命臣東陽等發秘府之緘縢給尚方之筆札曹分類析綱舉目張於凡禮樂刑政之施以及名物度數之等經用者詳而弗厭關勸懲者細亦不遺是曰是非目非豈得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于將來恭成孝宗敬皇帝實錄二百二十四卷寶訓十卷合目錄凡例總二百三十六冊臣等學愧三長力罷寸彗管窺雖小隨所向以皆天勺雖成勞亦何由而盡海義例勉遵於指授熙華莫罄於揄揚伏願纘體守文任賢圖治監于成憲衍乎家國之昔貽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礪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一纂要之法編年敘事一以通鑑綱目爲主而周威烈以前則參用前編人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本朝續綱目貫穿成書備左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代之典

一編年以甲子爲主甲子書于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不詳則不書年畧準前編以前後爲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畧之其怪誕荒昧者不錄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爲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細事之成敗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同二帝三皇事載于經惟以事數及辭之關于事者餘不敢溷錄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以後書年（[illegible]）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關王朝及天下之故者則書餘不悉載其爵號名稱皆以前編爲準並從周制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帝崩及月朔日食[illegible]）則書之

一凡正統書帝號于元年之上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于甲子之下正統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亡皆書餘不詳記以從簡使

一夏桀五十三歲乙未下註云是爲商湯十八祀至商湯別爲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註云即夏桀五十三歲商紂倣此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本朝成化間畧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子凡例爲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本朝成化間奉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迭書者註云見某君某年述者則從其歸併以別後筆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畧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有原文不備散見他書者間爲補入而不改其舊亦不復識別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綱目以來有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來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別為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辯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別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歷年圖為一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略加音註各附于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閱

大明會典凡例

一會典之作一遵敕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間事損益開與見行不同者亦存其舊（如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之類）

一本朝典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錄而諸書所載事有相關者亦並錄之若大明律已通行天下尤當遵奉故於刑部照職掌律令條律分類備載而服制圖則附于禮部

一凡事有綱有目於目之中又有分類多不能悉承則各以類書而總註其後曰已上某事（如已上文武結之類）或註于本目之下曰某事附（如鐵冶附之類）其類註有不盡者依諸司職掌例各註于本條之下

一事類綱目一依諸司職掌其後所增益職掌所未載者則增立之隨事比類各附于本條之次（如[illegible]之類）

一凡纂輯諸書各以書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輯各衙門造報文冊及雜考故實則總名之曰事例而以年月先後次第書之或歲久卷籍不存不能詳考者則止書年號（如洪武初之類）又不能詳則止書曰初曰後洪武時帥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其無所考見者不敢臆說寧闕而不備

一事例出朝廷所降則書曰詔曰敕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或總書曰令或有增革裁罷者則直書之若常行而無所考據者則指事分款以凡字別之其事繫於年或年繫於事者則連書之繁瑣不能悉載者則略之

一本朝設官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崇而政事皆歸文職故諸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分見于吏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有職掌者逐分開其（文職如宗人府之類武職如五軍都督府之類）叙其建置

沿革及所掌職事而事必歸之六部

一衙門官職品級有定而諸司職掌之後者皆

職掌舊文而各註其下曰後改爲某衙門（如太常後改人）

時之某官（[illegible]）其另開衙門則直書後

所定各因註其下曰舊爲某衙門（如[illegible]之類）爲官

職有增添改革者皆備見品級資格並存其舊而增

其後所定于本品之下（如都給事中增于正七品之類）

一六部分職而體統本同故於吏部總書建置沿革

各衙門有沿革同者則書曰諸衙門悉同其各部諸

司建置同者止書于吏部文選司之下更不復出

一五軍都督府及六科體統皆同而分掌有異故於

中府吏科總書建置沿革其職掌之異者分書于各

府各科之下同者則總書于後

一官制衙門諸司職掌所載具有次第今另開衙門

以此爲準惟詹事府職掌未載後因左右春坊司經

局無所統屬而設故增于三品之列而以坊局系之

儀禮司已改鴻臚寺陞四品衙門添設官屬故於禮

部有其舊而另開于四品之列上林苑監職掌亦未

載今增于五品之列

一諸司職掌所開衙門皆今之南京後兩京並置以

北京爲政令所出故事例悉載於是而南京衙門各

開于後其見行事例有不同者則別書之

一衙門官職各有統屬者皆互也（如都司衛所互見兵部五府之類）

其文後有互相管攝者各分書其帶管衙門（如三司戶部）

門後又更易不同者各列于後（如見今帶管衙門之類）

一各衙門事有相關者皆互見惟舉其重者詳書其

餘則略不必互見者止書曰見某衙門（如致仕條下事例見考功）

例之其日同而事異者則各書之（如戶部賞賜之類兵部皆有）

一事有各司掌行與舊不同者今仍據諸司職掌書

而註曰今歸某司（如文選司吏修下舊隸本司掌行今歸驗封司之類）於本司

則增立條目而註曰今歸本司（如驗封司吏條下舊隸文選司掌行今歸本司之類）

一戶口賦稅等項數目則倒諸司職掌所載後有增

減不同者各書于原數之後

一儀注依諸司職掌例各具于本事之下惟先定者

備書間有損益止書所損益者于後（如朝賀條下洪武三年奏吏之）

其同少而異多者別書之

一郊祀等項圖式諸司職掌所載者存其舊有未備

者則補之（如在京大祀數之類）若冠服花樣等項散見于律例

榜冊者皆具列以示一代之制（如文武品官冠服之類）

一在外布政使司及府州縣列于戶部內志條
下按察司統于都察院故列于本院例卷條下寺監
及倉場驛遞巡檢河泊等衙門各日各以類附例其
名目皆同者不復備列
一土官衙門屬吏部者列於府州縣之次屬兵部者
列于衛所之次
一詔勅誥旨等文不能悉載止書其事惟制爵冠爵
設口祭章等項常行而舊所未載者依諸司職掌例
書之
一凡各衙門職掌事理及新增者於綱目之下畧叙

大意以見始末
一會典文字主於行事務從簡實凡有可行移字樣
悉因其舊其籍冊紀述曾經潤飾者亦用本色字樣
易之以便遵行

闕里誌凡例

一宣聖遺像世傳不同今取諸書所載行教小影先
几乘輅及司寇像冠于卷首而府縣山川林廟諸圖
附之
一宣聖著述在六經言行在論語天下後世所共誦
法不煩表見其族系生卒履歷雜見傳記諸書者多
妄合附會莫可採信惟司馬遷史記世家獨為近古
今並據其說猶以十三代襲成君霸而下以至於今
世爵世職之次第而世表姓譜諸篇則以總其綱於
前云
一祖庭廣記所載誕生瑞應固不敢盡信然皆出家
傳世傳已久亦不敢盡削其尤誕者則附註其下
一林墓廟宅自漢以來代有增飾其地里歲月制度
沿革皆備書而啓聖尼山諸林廟及襲封宅第學校
戶役附焉
一聖門弟子自顏曾而下同傳道統者之士若後世

從祀自孟子而下或遠相授受或代有發揮亦皆羽
翼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取史記弟子列傳并歷代褒
贈并附于後而顏孟二氏獨詳焉
一尊崇典禮若謚冕章服祀典樂章歷代興行有增
有缺至我國朝始極完備務其詳悉而以給田免役
升貢之典附之
一歷代之君義同師表多有詔誥祭贊等文而御製
碑文則惟我朝列聖始有之詳考次其年備錄于卷
首顏孟諸贊者皆附之而孔氏累世爵職封贈諸
文附之

一歷代賢臣名士遣謁林廟碑記祭告題詠之作皆
所以表尊崇識修建紀遊歷有繫於聖道各以類分
而祭頌者不能盡錄

一歷代修廟襲爵奏疏表章皆事實所在有者錄之
而虛其左方以俟諸無窮焉

一歷代爵職及宗人之賢見于歷代史傳者不待錄
其有家誌碑銘等文皆出名筆亦孔氏世家遺澤故
并錄之

一孔氏舊多譜乘今止存闕庭廣記謹撥其大者并
按孔氏實錄孔子編年素王紀事孔庭纂要等書采

輯附類以成此書而其繁者不盡錄

一元制所在公上間有遣祭致獻於禮不合俾帑雖
存並不錄

一舊誌事有瑣細文有類擬不係聖門輕重者悉從
刪去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承致札詞意諄復所以扶掖獎借者甚厚某晚進
末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
君子期待之意恭惟執事齒德並茂爲士望所歸乃
方爵寵榮必遂其志茲合于古大臣之義而詔旨温
厚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某方屑迹館閣間目睹
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朔令器方伯
偕高騎遠駕綽美足稱而道在吾宗於鄉黨所仰企
所爲陰之地留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布意
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爲德頤壽爲斯文自
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患
數絕何敢與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
只可成之爲與論所歸益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
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抵樹扔標幟
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避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

右也兒刻章十八遂笑淵袁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
旅底以厘顧注而甞心明嘗輙記姓名以爲爲稱之
所屬人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於是朝野內外竦然生
且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
道自負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爲出處之分視義
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
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籍察
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恐不幡然就
道以一副聖明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
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柄之沮

人在朝製用之患益將聚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
彼其所爲先生亦何恃不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
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
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
孰敢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使任重力微俛
躡已甚自嘗告祭內閣行日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
以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
恃平生之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
時之所謂輿論者也照週之餘不勝翹企稍謝二先
生同此致意領別有書并希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近中書同知尊候迪吉足慰下懷東陽七月初疥疾
復作病臥甚苦蒙恩賜假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質
早衰恐難任重尋憂積慮不能自解顧生地素拙無
以爲退藏計南都志既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可
歸惟貴郡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風
土腴厚文獻華美爲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奇絕
乃蘇長公之所淡慕往年嘗爲執事言之輙蒙引援
今已決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別無子
弟可將事者茲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鎰及弟康於貴

縣境上少買田數畝以立宗本繫情志徐爲後圖必
得執事指使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恩不敢厚望但得
有山有水有便戶歲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
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蓋上居多在貴縣而祖地之
在鄰縣遠數十里不爲遠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
言即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爲我基址苟定或得早
謝猥役凡以從日夕之好質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
惟爲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此間各與府典可質向來清謹自勵不爲人知今乃

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掩耶僕碌碌如昔今秋嘗疾有所經月始愈官況蕭然間領老境尚無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復遂惟貴鄉爲先祖姚舊甲而先祖亦嘗道寓其間比之桑梓於義爲近擬置一廛爲子孫長遠計嘗與謙齋徐公語及之輒蒙助援今此計已決意吾兄必不我棄頗方有官守恐不獲及其他所具書徐公并總康令弟欲於武進宜興界買田數畝爲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副事或可成俟令弟書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也偶之便奉告稍緩幸惟心照不具

與劉東山書

承紙家後兩寄書後書尤詳中所叙多田園間樂事令人歎羨不能置尚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草堂賦石諸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且將續補果不補即當別圖奉寄也間歲以來屬刻壁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舊仍以執事之去爲疑且以不克留爲不肖咎誠亦有不容違者斯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惑乎僕不意今春復蒞試事偶值奇變處之極難嫌疑既露不得不有所決定而旁怒取怨幾不能解執事乃以之變爲學無亦姑以是怨其抑塞怫鬱之懷乎僕生也拙無所營田畝爲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比日中所素悉武昌之舟嘗累曾陂地荒路僻恐終不爲遂今秋病瘍踰月呻吟展轉中念常州爲先祖舊遊存之鄉先祖道寓之地風土腴厚去京師頗邇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繫情志圖去就代言之倘不能俟盜則盡蕩斯舍以供其費亦須可為圖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咲爲知己之憂也方具書寄與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泉不敢不啟告執事執事聞之頗不爲一解乎方有新命不

識肯一番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并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類相搾且中間時一作聱牙語則又失之險惟觀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大抵難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繩外不斷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爲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以易心發之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不發吾亦已久矣病後雨中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泄畏

形迹蹤跡然能悉其意相見可一叩之不
可

與巡按王御史書

[illegible]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爲僕擇地蓋屋巡按已准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奉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爲之也僕猶京師累官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春鋪爲之累況祖父舊墓猶成聚處之所在縱令僻處鄉亦豈能遠取於千里外而用此虛名實怨爲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久第恐工役已興稍不及事故敢致一

言垂賜裹諒論恢愛人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爲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患咎萬萬並餘[illegible][illegible]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承廣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棘數人皆當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安衆之間固已深定而綏撫之意勝於懾服其效亦將見矣引身之説不意即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特示[illegible]當[illegible]皆以爲身任繫重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羣情慰時望爲一方生民之福不猶尊見以爲如何僕不得多病實不堪勝三疏乞休不獲兒命逾當[illegible]之日不免力疾供職展轉煩亂愈增怏悵知我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奏事人回草草附此惟爲國自愛不具

與閤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爾天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居茶陵爲閤有貲田常州之説故特緣常州去京稍近地利甚便而田價頗賤又有諸知舊借貸買田數畝因令李頎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遂築墳塋以存

墓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脱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得卜能歸茶陵亦決不能居常州據僕所畢志呼夫何以家也比得董太守書云爲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驚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鄉里乃復以土木勞力爲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勢勞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謗訕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爲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招實怨亦何所貪而爲之哉往歲[illegible]坊之作在本家已爲多費而官府復屢爲之言不早聞及其青辭絶則其事已迹不容今者復詣前轍而又甚焉悲悔之心增

私計悦用足衙表執筆亟達此情幸我同姻誼相聞
乞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并逅路北也
消息鄉鄰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縣湯縣湯

再與闔族書

逆者家門之觧衰憫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
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并骨肉至情何以及
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仕
者某日發帑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傾今
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亦可慨然受
之哉所有契本緘欲封還而嘉表以爲身受伯叔之

命無辭以自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
去也復元到此就病累治不效已爲棺殮買地葬之
內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
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錄已到此則可喜耳匆匆
不悉

再與闔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
帶回姑留在此今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田地
照舊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必
再寄寄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

外房另一事已附書與侯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
念不俟再囑也

與韓方伯書

近年子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
其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
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
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爲養者事之
倒行逆施莫此爲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
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達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
於公便中發至本州轉付寶族收領要見明白不至

泥滯幸恕瑣瑣

答楊邃菴書

累承恩問諸意想備并與姪骨肉不能爲此言近者
承致厚貺重之以辭命兒之行僕實借往煉聽宣示
中魂俱失卷自亡兒之沒師友尊幼相弔者五十餘
緘而諸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
亡兒殘帙承爲選校覺之泫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
自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邪
先生既愛此兒訓迪誘掖忘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
報稱以死負負不敢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

一物以洩胸中憤懣不平之氣猶爲可恕也似有所仿曾齊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消謝至此固當爲天下痛之矣朋儕之孤又不佞爲獨東山尚未全謝方行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殊如亂絲人使抑此，而日痛不及親書并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日中晏等存問甚感近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志諒已經核定紀敘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叢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

頗亦增入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闕里廟中石刻暨小影之類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眞否今將闕本諸書所載令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尊而用之縱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無差乃可傳遠可見精鑒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志紀敘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盛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閱一再過頗有欲商確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篇文名出原本今既粘于上舊所論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爲主而年譜等文略相照應不復詳書未審所訂當以一二處發例煩更加檢閱附十分恐當爲任先聖圖像闕像與道于石刻變大爲小恐未免失其形似今寫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古今傳刻所載已多而則詳處少今猶增數首以備參考若寫高校對雕刻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當應不孤此盛舉也草草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某吏(?)來作衰想不可言日分休退一上疏乞身不允會兄又奪別遣皆未得收隱所容延及今春病勢始得以初六日入朝使中因此以懇乞休痛日中經原本不曾假巻質換只道不敢擅損之故遂只當財實出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志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此守候今畧爲增損寄去即入梓郎是一勝美事闕本孔氏舊係當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示輯畢當就彼裝潢奉文闕中永爲家寶也孔學錄近有書及此故以覆聞草草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illegible]手教知請急始平尚須調攝但聖心簡在輿論
[illegible]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命公望猶未愜焉發此
為兆亦一轉移間耳伏覩少廷台旆以答綸音無疾
其辭請以昌黎此語為謝陛臣不才久知愛國憂
邊者大為戰勝罷兜日夕甚疎候問便中奉布艸艸
究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猶當少替措寸札
納卑陛長疾病之餘神思荒落加以困憂遷事日夕
靡遑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為報也恭審吾儕倚命任

重師信山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裕假之士未嘗不
樂得其間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試矣說者乃謂習成
而後教功難而日案簿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孰知
身可為教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哉方
仰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為美談旋以不得已之故
方求休調世事之不易合乃留於此蓋益重先生之
思先生雖固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山在
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忘業恐不繼
直賁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節以
死若強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及秋

冀未平雅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二章之乞復成畫餅旋仍困食預聞兩詭大義
所聞誠如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同而事
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覘綫連章展轉踰歲忽
以問安體重事渉驚危華夢交起若無所逃於穹壤
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圖故吾尚存竟不知
役焉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知我罪我
者以為如何屢告褻瀆于猶者諸筆札所將不能一
二便中略此奉布惟以道自樂用慰遠之私幸甚

與王守溪書

日復赫曦闊四三年來仗爵揆猶以不肖引為存
多病衰老之餘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罹羈
而翻思瑕敗既仙東南洞天優游塵世羨慕之極不
能為村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
付日耳此間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祈懇千萬止
回冀并一一餘非筆舌所從諒之而已

與沈[illegible]卿書

匕承介御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
方失隨舊疾繼不能出見越數日始之啓緘云已楚舊

具書候之則既發矣至今怏怏像贊不敢倒辭但值
冗迫未能鎬筆承寄蘇刻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誤字
前所謂二十幅者益未之見也此文雖附事體亦不
細倘表來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試
可夠以之乎家集鈔及賤名合卒酬應等收錄頗記
逢朝大官二和章險韻長句不如偶遺之邪抑有所
擇也匆匆略附一笑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
病告時不爲其事爲解計竭力躬從命與昕因有不

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頗忘此生無辭相白娣徐
徐六南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中多反覆中
間曲折不能殺數九月得逢菴報已遣人令接河西
道徒未得消息爲之惻然悵惚初乃發僑僕令次元
頗是日復得逢菴所致下書有經六解之句因憶乃
自出州仲变故事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有定也
髁髀六章行書別紙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内當終貞
菴同無恙獨所傳者真妄相半乃爾然貞菴次繼子
死于京師先繼子扶不得力八十餘人遭此拂意其
情亦可想也審兒論策頗解出奇今歲不中不意復

蒙倒於苦辭不復它求斷章或者藉以爲默而非必
兒之志亦皆深之以泣也井平生知己誰則信之匆
匆不既惟倍加珍攝以昌壽祉不勝至願

與孫志同太守書

昔嘗卿梁樹老前後所到手札情流周逸書爲遠
太守允符上望今爲亦擢高科名門集慶井獨爲鄉
里通家賀也僕久甚多病未遂接聞聲欬之懷與歲
俱積有負所望何以堪之小兒兆蓉方銳意舉業不
可歷承恩係若爾不獲至于僕泣井恃知愛不敢爲
此言實慚無所底毓以負大賢君子禮教之盛心云

爾便中略布一二不具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爲恨隔區心跡無
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僭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
能備述吾兄之意若寔會而備照之者世猶有知己
在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
哉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耳向因多事擺勉至今
茲不得已復申前請而尚未遂然靡靡之忱已不在
關注中矣數日後當再報延刻老父字法今寄奉一
部通家骨肉如吾兄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爲我一概

名也前所寄詩間有未到茲以別紙錄上幸大人
年予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來處身無狀不能勇決必退以逃貪冒之譏夙昔初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階遷轉官係一事衆議以為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蓋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衙門乃國朝定制今追然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中候皆內閣委學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未聞有一人帶管一印者既非吏部所得其缺豈可不為之處翰林遷轉非

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借名為門和四三年來修會典者退陞陞職修實錄者擬照太平當是精勞觀坐視不能採正告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終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准職因是祖宗舊淺意明旨昭然獨將單除邪是故為惜耳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頒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為之矣宮僚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亦有之凡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盡虛此職而後為當可乎不可乎若又以為求劉所而植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遷官乃其常[illegible]遷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況今遷轉之官有當日考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算歷無益有虧怨罵之聲不絕于口當議擬之際亦為朝廷斷惜名器耐非敢以相狥也但外招物議內咈人情公私之間兩無所據實由識計疎淺處置乖方卽此一事敬問遍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為如何

再與喬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溫外別無一語竟有所懲故為是默默者邪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書過于自辯致希大不自安耶於希大有不容不言者若今道路謗責之

言洋洋盈耳僕皆嘗置一喙於其間哉觀進退之迹無以自明如後所說報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欲慚其說豈於僕之素心亦有未諒者邪病告中不能多言聊致此耳繼有所聞幸時致一二以為藥石無悋無悋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
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聞熟大抵尚通而
寡執或俗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
幾百年登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
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遁衆離
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
與姓不白於世以死豈不亦可惜哉予生也晚竊聞

先祖父言道民故老之名行[redacted]駮不能記其所及見
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湮沒畧舉一二為後進
君子道之俾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聲何性諭
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
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葬而以生母
配葬請其奏草志禮沂之某公強焉志曰以若所為
非獨埋情且不免於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瑕者草
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枷號於市人
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
不肯強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彼面以死人
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
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
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
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賢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
不假人過母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為方
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神者人各獻
香楮賢獨所毀雙簪置案上曰吾無他物以供神觀
者縮頸賢人[redacted]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
及見諸老能道前朝與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
全兄呼之本殊不朝假言飯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
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
禮士大夫家有事欲贊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
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待一書手自披對缺
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
猶老鼠撮米尚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門號曰
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尤效趙松雪

葬婚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
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
卒嘗所畜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鬻之人多傷之
鄒道字士完南京人世習家常居善藥人呼爲貨生
雖不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不能詳
大抵名勝輩也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乃
役行卒中而偶入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
天人本揚姓鬻膏爲業人呼爲膏楊天順初迎駕之
役武官冒千乘勢納賂以冒官賞千累千數百人或
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衣肉相財帛非所惜

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悉革職任或遣
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賞給其女夫刑部
朱主事饋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
子又死某白其女仰不失節俾其壽終其子倣賢其
女弟以居至於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
代行以行回望城見其乳在泥壤默數之曰某門乜
某門凡損幾千錢自有致備書者人其父疏赴通政
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稽覈行越數年復然
又復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苦止之
索備書銀不得乃潛脫銀箔其疏竟上之項郎中文

冬忌其濱也送法司欲治之既贓罪費家貲數兩止
友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嘗其流時
通素不識字嘗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
一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
以千萬計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忠足計耶應
日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
壞以貨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
管窺天天雖小乃其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
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道而事而概笑且
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麟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
也少爲縣學生博覽強記尤精尚書學舉京泰庚午
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官取自
律與然騙行勤慎時奉使爭檢飾尚廉節彼簡爲
御史名相繼會司正闕眾屬貞菴貞菴爲行人林維
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還
南京刑部郎中讞獄明恕遇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
務全其恩若挾勢撓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歷數
司不能直立爲判決尚書周瑄以公平清慎書

上考擢知漳州值歲歉海寇蠭起乃發廩賑之賊取黨數十人其弟率者簡練勇壯授以方略禽其魁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捍潮濬塘置閘以備旱澇禁佛齋作義冢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爲文以表迭監郡之節義約郡司之保障爲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治行爲諸郡首後入閩通志載其事爲詳成化甲辰入覲歸乃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止則相與建生祠勒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閻肯老數薦詣之朝廷再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暇處

宗族母喪臨葬并兄嫂皆盡禮制以撫子立兄子某爲後其日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浼乎其身尚德愈積屹然爲鄉邦之望嘗於先塋東自作壽藏名曰敘長封樹淡答時與賓友載酒觴游樂其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其試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及同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乏內閣時雍爲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事有貞菴獨執德抱藝欽而弗耀人事之不齊乃爾然其所自守亦耿耿不可磨滅二公謂宜有述爲友

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其事行之大著於篇贊曰張御史稷巡閩還報官吏賢否籍謂貞菴有治化民安評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某者家被盜妻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有所試也者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引退歸臥宅觀經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聽使遽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恆患人才之不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尚不能知況他人哉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上疏其邑里名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

日不出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行之青神人也少爲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爲己業公曰張家灣屬張家耶事乃直以稍遷員外郎知西安府歲饑且發廩出貸仍爲措置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饑餉不乏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廢成歲引滈河水自丈八頭置牐入城以洩於隍積潦既久城日壞公因丈八之制開新渠貫城中經瀍

時堤達於渭以免公私之患人稱爲余公渠巡撫都
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勑旌異成化初陝西布政
使有不職者戸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代
之吏部謂其陞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
薦公擢右參政督三邊軍務遂遷右布政使滿四之
捷公在軍中贊畫爲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
勢上疏言北邊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爲界置
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敵覘知河
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

臺之隙築墻建堡又於界石之隙因山刻削其高者
城每二三里則爲敵臺崖砦相比不絕又於中空築
短墻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爲偵敵避射之所若自
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
里凡爲堡十有二墩墻崖砦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
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地成以爲東地
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
營既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費足地未嘗棄也又
請置榆林衛取邊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
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

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範鐵爲
之藏以歲月至蔬菜之類亦隨宜教藝而時巡省之
自是敵過城下必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
宜令大同道兵備朔州山西道兵備灰溝營守府遊
兵行營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
御史移鎮陝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
灌溉者治廢壞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
通道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洮二衛之戍南方
者歲省負易運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陝所易
者分戍朔盧峽隊莊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領之

張黃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賜勑獎勵有
北虜與成西戎遭明之詔召拜兵部尚書論功陞從
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遼東
守臣陳機貴意請征建州內附之人以爲功公請但
可因而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則極論其罪
使人伺之故守實重法上賜詔問閣部待罪公獨承
之兵皆臣子俊所爲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播州
苗賊爲患請調兵討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爲
言此要功者因極論天時地利皆不可與兵乃已聞
村病發悸成疾上令中使以醪米牛具來問而遣醫

祀之及以卷告給驛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
賜勅召之改戶部尚書大同火利命公總制諸軍事
公言京兵分戍要害紀律一新寇再引去上遣錦衣
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之師還加太子太保以居變
上言諸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往
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府至大同築外城置樓
櫓造戰車數千兩爲練武圖以教士卒錦衣百戶韋
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坐以死法
斬於都市輿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尚書召還仍俾改左
都御史尚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命工部侍郎

杜公議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得落太子太
保致仕未踰年仍召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再閱
月先帝升遐公力求去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以病
公屢疏上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處近服之希
恩澤再上言臣駁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
公義不以私恩因乞骸骨恩禮益厚比在非務猶手
劄奏稿念河廣四川荒歉限外從輕發落之術不寐下
能寐再遣醫視疾弗瘳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
十一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鈔萬貫命有司
諭祭欸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恭敏錄其孫麟

爲錦衣衛百戶公沈毅寡言而中拙造有才略務
勤官政尤篤孝友在陝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居母喪
擢其子寅勿奪禮部公弟子傑爲文選服殊愛之
子其遺孤寅舍其子而請蔭爲同子生爲知府時有
寇逼其門曰是紈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平好讀書爲
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於家娶魏氏封夫人卒
子二寅其長寮鄉貢孫繼祖既蔭而天寅乃復就蔭
進于戶後以征南功擢指揮僉事今上聞其才命選
錦衣衛事寅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亦有賢聲公嘗教
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動物又曰人惟貴剛

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贊曰予嘗按
令公被劉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曲折大抵皆
國家天下計也及疏所施設歷歷可指數而在陝西
功爲多在延綏爲尤多今以沙漠數千戶乞皮巨鎮
與寧夏甘肅並爲陝之保障雖童兒女婦莫不知頌
其功及用於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役未及與而
衆與山勢或者乃頗廷議之結爲疑然則大臣之用
舉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民不可與慮
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爲國家天下計亦爲
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鄉里位饗厚祿者皆將議於

傷財害民累歲積貧計日受代而不復知有天下不
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勵志勤事惟
日不足如士行者哉予故傳公傳凡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
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
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
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
簡門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
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談賓落卷得謂

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
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倚樓隙窺之驚曰奈老
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選右春坊右贊善
兼編修天順丁丑英宗復辟改修撰上雅知其名吏
部王忠肅公亦爲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逆曰
好好陞階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
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
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
統十三年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
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
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起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
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
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上
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
用正亦甚易但始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亨
等以事阻之出故挫之云爾自是公益感奮將報於
上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時一
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罪欽由小事乃故上以問公

公曰欽天監固不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
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
以之爲妖以女以觀其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
請宥追者公謂事雖有實不過合妖言律請其從下
發人邏者並應捕律例爲避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
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捕其急衆
謝懼賞亨物上出榜募能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
榜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
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先逆
堯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設妖杜誹乃下詔

而姦言之令由北過失不問今至于國陛下新復于
位正當以先務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終恐
人情危忽事自覺窘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辭解不如
勿究占辟從旁贊甚力上徐謂曰正是吾也亨從子
彪欽天監正使獄逮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
稱有首侍所指某於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
曰某地予某地四面皆沙漠某於何所其人驚伏公
聞爲上言曹石勢太盛應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
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謫
深附承天門災上下詔罪躬公疏草歷陳弊政詞涉

切直天下傳之迭有飛語指爲誹謗訕七月內批降廣
東欽州同知道淵以母老留閑月尚書陳某者曹石
黨也恨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嫉邏者以私事中之
逮繫詔獄考掠備至竟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衛爲
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子積危急有
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爲所求獄人其人怒不
肯楊酹以酒伺其醉醉謂公曰指有引帥奈何公
敎之曰可燒鏨令熱以酒將紙就炙之試得條皆垍
趨因夫釘脫梏鈕其中復釘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
之曰業已然矣今本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

得在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害不
得免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館尚于公意正敬曰
此子何罪只是人臧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
問內閣李文達公曰向所正因言之文達因請曰正
在上已得復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憲宗嗣
位有薦中貶官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
人官以爲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令在院供
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文達欲處爲南京國
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
公爲兵部侍郎治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僉上

命遂寢寧亦被譴送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
然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築
兩塘障溉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盡
省其費士大夫家有侵據官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
借切齒恨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憤莫可遏公
亦以言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
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人之陳維熙鄭還之二
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法忘者因肆
爲姦事皆得罪去文憲敕勒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
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怨恚幼子慟而成

庚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以對
世業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爲自任
許倘觀世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
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聯繪筆刻悉臻其妙
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
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有十卷行於世葬衣篋遺
一卷藏於家配宋氏丙安成寧人以賢明稱生四子
埍堂皆悲而夭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津右衛指
揮僉事呂昂次適朱某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今
其官東陽次尚寶司卿李訓次貢夫府學生李鉞次

女皆皆許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之子
辰今爲翰林五經博士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
贊曰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幾治而
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復辟之初出
膺在命君勿奇遭際之盛擬諸夔卜感慨奮發忘身
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姦所構又厄於
奸嫉投荒匿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
笑咄之感惜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爲猶且復用
其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撼海內傳

之後世有所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刊
以化之也可知已或乃以凌祖之因不容之失爲公
累是誠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矯俗也謹備述
之以俟同史之闕且予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
俾遺其後之人

倪處士傳

處士諱信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從泰州
爲豪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苟惇行孝弟不煩飾
而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與鶯慕若固當
然者嘗市貨遼陽散布數車至則值敵騎圍城閉守

處俯日不出但東名道相爲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
索中布散之不問誰某眾爭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
弃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耶比歸所
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寖落閭縣於門拾遺金十數兩
袖而入置廁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
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某
地費不給紙一子貸而得金今旋過此遂失去將死
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弃金幾何
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爲謝處士
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饑色予之

謝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目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讓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戶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盎得之矣氏于乘簞食之說謂矯强者易而造次急遽者之爲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者公一等可勉爲之顧以此厲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庶

布衣當倥偬未足爲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門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爲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悋惜而方自以爲慊豈有所爲而爲之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當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爲而爲亦不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爲報者而後可以爲勸也戶部惟祖德弗自是懼自述事狀以告於太史氏而爲傳以傳姑著其大者如此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夫泉由靜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爲用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形由時濟用說而爲田潴而爲滄汍而爲溪爲河爲江爲海人亦忘其爲泉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道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所謂一源者謂即體而用在其體之外別有一源也所謂無間者謂道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爲理也然則邵

泉以求道其亦庶幾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爲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爲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德蒙養之以合內外人己而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江南學以有教之責者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泉之有惠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於用國賢蓋因是以求道而非苟於是以爲用者也國賢以爲然乃書以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請娶予女以歸公爲之請字於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統爲之說曰韶舜樂也舜作簫韶極聲容之盛歷千數百年而季札觀於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於齊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豈爲其然哉作樂者必本乎德舜之德著於家而化於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之聲容而其爲郊也於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爲樂

之至也故宣聖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而知乎人能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薰陶德性以爲成人者可俟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成聲而未播之樂者也其爲敎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皆[illegible]制之以爲世訓聞其子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答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文而等[illegible]後以其爲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詞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衍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聞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體已有不善知者必資之於人人與己之善一也舜聞善若決江河禹聞善言則拜益雖聖人猶然况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

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與不聞一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爲孔氏後者顧名思義惟其所聞擇而行之則[illegible]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illegible]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氣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言教皆於此徵焉予不暇汎引惟以先聖之訓爲的而以群聖賢之說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說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北闕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

茲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為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闊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絙其根若礎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陊其坎之南稍抑樹腰而臥之根之空實以虛壤復臥而北樹為壤所擊漸高以起臥而南亦如之三臥三起其高出於坎以木為床橫載之曳以兩牛其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於堂後為三東闊然而觀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於門再閱歲而觀之其成者又十而九者也於是倅

斧支拔行列分布蔚然改觀與古墨無異焉夫規夫而坎既敲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詎故出而無所傷取必於日久之近而巧奪於二十餘年之遠者且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人甲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日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撫予窳散舉郡邑而來予愛其質人於義當居京師謾之學論道小之為方傳役質大夫道有山林法而聲稱知所向而聚博越三年息宗師道而出有可將節皆其親予贄其復來以成其者日見之用也作移樹說以貽之

書張節婦事

昔京師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遺二子以居二子既長傭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為游蕩日以漸困旦夕弗能繼則相與為鱎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鬻其母為婢妾求富商嫁之紿商曰吾姊義不嫁若強之然尚弗懈必預其舟艤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紿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歸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

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辭為婦始悟其紿也仰而顧望哭悲憤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為能禍福人則罵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從郎大怪君大之存在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為我具鷄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還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鬻身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為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縛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吁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子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照伏論顧其始聲也若衍露後節必不見釋身

死生所惜其何以泄忿悁而累其為內顧一轉盼間而念慮頓改含茹憤淚自踟躕不惟不忍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為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於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予乎予贈以一言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為能然必曰

行已曰達政以為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朝廷以施於天下皆命也而惟祭為大若代天子所有事於山川帝王藩府國家之地則其尤大且難者也茍命官必曰往欽哉命秩宗曰夙夜惟寅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以祭喻敬也而况於祭乎夫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為代告之舉具名而後命御殿傳制而後還禮殿而義重山西之祭為瀆為嶽者各一為帝王陵寢者二為晉六代四王藩二王墳園者共十有二專使而命攝其難殆有加焉玉帛鐘鼓祭器拜伏之節非其至誠希大志行端恪足以任焉而命為儀制既習於所謂禮經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官否術實多其所銓授而考覈之者也今又以專職承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聖情精白足以格神貺使之宜因所便為而亦豈可易而為之哉且希大以四品滿三載甫移所得誥命贈敕考郎中君及母宜人趙氏之賜將道經乎故里焚黃而祭祭之道一也而公私先後之義則殊當郊廟祀祠之餘瞻陵園之後而因得及其親私不廢公情不揜義典章著而倫理明矣若懷古而思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

志而播之鄉國者又其餘事矣必為希大道哉希大嘗學於友蓮菴楊先生及予其視予也猶其視蓮菴也蓮菴提學山西予嘗為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使也故答之云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貽教韋請書以為贈作使難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人聯予告於家予之視之亦猶視希大也因并以告之

原禮贈喬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自有人以來有之矣蓋天高地下品物散殊而禮行焉有之五者曰仁義禮智信而為四德合而為五常配

吏戶兵刑工而爲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爲五經其所自爲名者合人地人而爲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爲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爲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曲言則乎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行之日用合於人者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爲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爲之文古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器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井田學校喪紀慶弔皆所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存焉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或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祿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因終始而舍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具不能備而見於本乎叔孫通之儀無暇論已賈誼古之而未遑見用于仲淹謂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爲然然亦未試也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朱子於司馬氏所與者獨有取焉及自爲儀禮經傳通解未經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本諸古禮義之化分經以取上列部以置官又製爲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而况爲其官者乎大原彭齋大氏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謂予曰昔予爲太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以教今之行其將有以乎予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遷奉而缺予嘗奉使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

陋門爛亦起立俟過比焉侍講南太學官禮部見國初皆籍猶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乖大制行端謹博釋精富文藻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率爲衆職固不俟言顯於國家教民化俗之大尤有深望焉者乃推衍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

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贔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呑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皆在弘治間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此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而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蓋記問之難如此恐久而復失之謾識於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高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以除漢忠也而議者以爲滋恭張良勸漢以距楚是也而議者以爲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蓋皆有可議者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宮室意欲留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霸上怒楚背約欲攻項羽因養民致賢之諫而就王漢中爲義帝發喪遂說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箸之謀也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皐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因以食爲天之說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於山東之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於沙中之謀矣凡此皆假於人力而所以自爲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爲也何以漢高人於此時皆可以爲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說乎

問文稱高帝之寬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見也然高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寬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於是

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爲君其見於史者可考矣後之論者則謂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舉之則謂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略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得鄧禹昭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說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說也何見其用也何致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今其有印奚先闡明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裂聚勢均力敵或互相掎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下久而後合於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於一其功業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爲最以天下觀之又以何國爲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於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爲不盛矣而卒以歸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於魏也卒捲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無益於功業治效又奚以人材爲也試考其實抑其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若謀前代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爲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論者以爲損政伐吳之許定矣論者以爲必有內憂降胡之處久矣論者以爲恐貽後患名重海內者或論其禮法於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於道有所未聞遺亂尚武此言似矣論者以爲不然善處與廢有識稱之或論其不能無罪此其爲說或出於當時或出於後世皆非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爲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之論賞罰多矣皆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德以受賂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張蘊古以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姑摘其一二試相與評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爲管樂重之者以爲伊呂何相去之甚耶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其可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於其迹而不於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論之以爲如何

問晉祖逖之治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也其果然乎逖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

問吳赤壁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爲安論兵者未嘗不以爲快也然曹操與符堅之勢孰難周瑜與謝安之才孰優劉備恨兵少而云見用有半請入援而同郤之其爲見孰高或許稱黃蓋欲降或紿使符融小郤其爲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

時以圖洗一定果然乎使其由此其捷又有可必乎諸生以史為學其勿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倒魏尚怒張釋之而疎賈誼召季布寵鄧通坐愼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治昭令名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別有說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既稱必罰何以病其刑之繩下既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別有所謂賞罰者乎既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

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試舉其實證其說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夫禪讓之言似無容議而其為弊尤深征伐之慘固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庶乎免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有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一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光或以為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背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為鳥自至衡或以為三里至廬或以為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或以為沅至醴皆合於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為出於崑崙或以為出於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說何者為是孟子載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為並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說為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為不盡出孔子所作太極圖為道統之傳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

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子之名其為書固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言及之後遂以為偽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然儒師之授受者循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試盡一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子言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老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闢將老

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著虛潛或著辨惑或
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謳唄非所以致太平其
於孔氏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熾者爲不
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
其方果可行而其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
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蓋世而謂老子得
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
之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近
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
以見其殊吾言無爲彼亦言無爲吾言有爲彼亦言

無所不爲何以別其謬論性與用裁而爲二何以見
其不當裁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何以見其不當
分夫知其爲教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也今方黜邪
崇正往往見諸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丕
應僕志而愚民末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illegible]
之以爲天下告焉

遂菴解

遂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隙地葺補[illegible]屋[illegible]附
客有過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
是也導客而入若升若更複院繚垣巍堂[illegible]客乃
躡足脫屨探懷出刺將修容以爲禮且歷階而就
童子曰未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突當中啟懸簾外
蔽客乃矜[illegible]指擬逡巡聳覗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
而復踐童子曰未也蓋歷紆曲略達蒙翳及徑旁通
曾軒側綴棐几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几坐書堆凝
神注思吟哦[illegible]欲而[illegible]起其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
曰子何居之遂也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
所宜物各有所宜吾將寄遂心於車馬託大隱於
[illegible]物誘於紛華夫塵[illegible]於[illegible]期淡遊以獨得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長逝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

諸家蜩沸衆難交錯群疑彼滯吾將翦亥豕於偏旁
詁魚[illegible]於[illegible]思絕術而[illegible]分庶窮搜而絕經[illegible]境
建而無[illegible]亦娶心於行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
理窟洞後天機與秘[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危機之不盡意
吾將高仰堅鑽深[illegible]遠[illegible]求其情於未發之時探在
性於有生之際由粗而精極其精[illegible]大而不遺其細
[illegible]緒於虞唐論長源於洙泗[illegible]似之宮牆涉[illegible]
事之洄[illegible]以何[illegible]而一探[illegible]之
伎倆若[illegible]之在肆彼[illegible]安以貧淡亦引伸而[illegible]
[illegible]起[illegible]遂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

次第若馳康莊若執君轡若游大川若鼓君楫隨君所之無盡無廢卸卷長辭高栢大字聯唐學解擬漢賓戲匪菴則名敢告同志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三

贊題銘箴題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靜中吟一絶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眞周家八百延先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於赫先帝有懷在天明爲日月散爲雲烟發爲文章星宿森布二十八字懸宿之數造化之動以靜爲體萬物育焉天地參矣其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佐有臣大哉上帝衆理聚有惟德與功爲三不朽

在天地間命久且長舊臣哀慕何日而忘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贊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觀夫嚴重果毅之資閎深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蘊尊俎折衝之略無夷險而不渝其心閱壯老而不衰其氣累朝耆德親荷乎褒嘉天下安危方倚乎重寄於戲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聚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者尚不能窺其涯涘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已邪

文忠何公小像贊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貌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商而俱尊名與世而無窮於蛟磐州之使貞觀所選以作水徵者也征西負其託征西之師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心從其功若臣之相遇亦鮮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問政如仁廟則官賜謚如宣宗則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因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門公像贊

氣和志平弗驕以啓惟德之恒兮法精律明弗敢以陵惟官之能兮五嶽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衰之齡一品之榮爵崇命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兮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贊 有敘

觀公之書銀鉤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忠如懷扶笏之珍閱其藏如入武庫之中有博文游藝之昔有明德考終之實是宜先朝卓能以授官後迎宗功而陰嗣哉足以儀表事於鄉邦爲後人之表云也昔我孝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游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一日動於內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四世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領制勅文字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文定溥所書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贊留內府不復降出世隆乃別摹一像錄諸贊於後存於其家東陽因贊一辭用紀一時之盛事云爾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受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和之則

不窮蔣崙得西北江山之助爲東南詞翰之雄當其入分當務出參民功持淸之憲掌邦之工旋辭祿以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躋在命大夫之列而有隱君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西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北戶戶外抵堂堂之隙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緣戶而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佈爲繁柯覆爲重陰方暑盛時南枝透徹而入几格不知赤日之當午也公燕而樂之若欣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槐軒

賜以著志侍郎鄭城侶公姑蘇吳公皆和之出以示
諸卿大夫和者因益衆胥公則以銘屬予予昔奉使
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
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
用如宋王晉公所徵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揭於楣
際故公是時屬予而晉公見屬者亦以此也惟王氏
以忠信仁厚襲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家之
兆也然猶是以後文字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於官
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焉以
此例彼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顯晦

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居公感物用世獨類而取之則
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因將掄簡甄拔以
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豈肯
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之名
望勳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曰昔爾
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倏異今昔昔在相門今在
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家運
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數若淵彼材攸居視厥
因甄材其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允合或蔽
若揭或顯若需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我銘
非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 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癱親為吮滌父卒當椽
背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其事
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
師因予友吳甫於予予感其義且重吳甯作孝門銘
以遺之銘曰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
寶惟六行有敦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
南濠實古豐鎬其孝伊何與有遺考生有致養死有
道服哀盛行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

焯焯天子有詔其德孔耀惟後人是傚

邵國賢岳硯銘

昔思郡名為義孔城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乾
之訓效坤之方致曲能誠闇然日章文為國而增華
名與世而俱長惟一物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廬泉銘 有序

廬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
有泉出其旁浸潤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
德可仗而比也用熙嘗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
[illegible]林湖吟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泠然而

耳入泉然而目接蕃將偶其德而遊之乎攻怡然而契之乎心既舉進士爲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其初間以質予請爲銘爲之銘曰盧生木濱不植而茂其美維何中通外秀泉出山下有蒙必亨維源之浚其流則淸蘆以喻政泉以象德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孰其麗之爲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爲德之友德則宥之政則象之有鄉厥居擇必處之盈天地間物盡吾與盧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 有序

錄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爲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味極淸洌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爲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稱吾之利不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亭務於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有山出雲爲雨於天其在地者則爲井泉繫而汲之於山之根不淳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毫髮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闌護之有亭覆之循名睹實井食受之歲久泉堙亭亦云隳有惠封君曰是在我浚浚發洪杳極終通上爲軒幠外廊空滌煩抹躅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蔵昂載緘既庇其陰亦酌其泂錫名孔嘉蓋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鄉守之助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爲江爲河奚井之爲維家有堂維國有禎爲棟爲梁州惟彼亭來者勗哉視我茲銘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爲之銘曰

海岳之英圖書之府其人亡器則靡常得之者壽其昌乎

宣和殿硯銘 硯長可一尺廣尺有一寸樸斵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乃御書之贊

此宋之物杭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栗維玉其如蓋蜀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珍備舍政枝之務而爲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辱斂天上之雲烟闘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跡類丁未之遺錄覩爲物之聚散有一感於心目

惕菴箴

尚寶少卿崔君惕世與請予曰傑末第已丧二親祿不逮養恙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假示菴名爲警惕之地子名之曰惕菴蓋取諸易禮及

傳旣而爲之箴箴曰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
爲憂爲恐其憂維何春雨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
我秉天賦我受親體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
爲仁之形乘之使惛爲孝之門終日乾乾乃德之成
昔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恩詩一帙恭弘治庚戌殿試之日讀卷提調
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於時
久矣或者以爲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罷詞賦
正前代所不及獨茲科制策方探化原求治道又新

太子明示意嚮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詩
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枝葉棄本根非有司求士故理
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敘之
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詠
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排偶聲韻不病於科場而
典章制度貢敷於廟廊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相
爲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者
十三人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太學
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朐李公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馬
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政
司事[illegible]陽[illegible]公大理寺卿[illegible]公南居公及予皆
與焉以提調名者一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左侍
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倡於馬屠二公
和者皆衛得賡以後予繼得亦嘗有和者并以附之
而徐劉二公爲序茲越丘年十有人者博野公不及
序以太及丘李謝三公先後捐館王何賈三公已致
仕馬公爲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徐公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劉公
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耿公爲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爲尚書屠
公進太子少傅右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皆非
得秩而予茲蹟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乏內閣
從徐劉二公後敢復議其未得來者有考云乙卯四
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東陽
序

女孝經圖跋

刑部都事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

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爲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顧愷
集藏此記首有吾家舊藏四字知爲胡氏故物也按
漢曹世叔妻班昭因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倣
孝經爲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因其事而本
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絶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
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爲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
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
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閑靜姿
女之貞烈樊女之忠讒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
興惕然而懼者矣若班氏之文雖質贋工拙未可深

論而其義不失乎正君子尚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
斯言也夫予又聞唐鄭長輈爲武孝經宋崇文總目
亦載大農孝經酒孝經諸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
與此圖並傳以爲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蒿書攻
詩有古音卿之風非徒溺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
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爲國朝第一其眞草
篆予皆及見之信然魏雅少宰所藏草書櫻桃歌與
王允達舍人家所見稍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
又非株守一格者比眞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歲
久剝落殆無完字使覩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賜遊西苑詩一卷蓋宣德癸丑夏四月宣廟賜文
武重臣及諸侍從命遊西苑閣老黄公淮已致仕以
謝恩至特與焉時館閣諸公賦詩以進各録副卷於
家閣老楊公士奇序已刊於家集此卷則平陰人懋
王家所藏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蓋必有天冠
地屨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上下交而德
業成都俞世遠殆替於下堂之見至於尊君抑臣之

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近狎失於浮
躁或者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爲治效安足
望哉我朝自皇祖以來發揚儒碩遠超近代凡一像
一遊一宴一號嚴而希和而師者皆於此卷見之宜
微之治固有得於觀覩之際信任之篤者誠德萬世
所當法也東閣以後進用者僅其存者不能久則是
書起之化於此亦竊有感焉平陰之孫爾成因公稿
出示俾一閱敬書於其末

書石田類集詩卷後

右詩一卷乃其流傳館閣諸老西楊公商下

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爲前後序圖
則劉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
曹之子太常少卿導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訓導綸
今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時恍
人其笑談俛仰之餘倉卒率寫宜有待乎筆墨之外
者矣常尚寶二公及東陽之孫吏部員外郎且與予
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貌宇固然莫
外也匪徒以文士而獲託於鐫組圖畫之間寧非以
其嘗心好尊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
間削木梁之賊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

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
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放之地何其盛也
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
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
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
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傳
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者時稱文貞
爲西楊文敏爲東陽文定爲南楊皆以居第爲別其
稱文端爲東王文安爲西王亦然今尚寶所稱賜第
尚在東安門外與西爲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

已易主問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
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錄後

右忠節錄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錄尚書吳公友雲
死節事也公宜興人少爲國子生國朝洪武初高皇
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尚書
出爲湖廣行省參政坐事俄逮上重其才釋之時元
孽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
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上欲以恩懷之
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說公改

制書其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刻降通令胡服辮髮
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
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
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人販
闕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敏以其事來白乃命驛
驛歸葬而許敏爲國子生敏貧不能歸葬公於武昌
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
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爲傳以傳比都御史王
公忠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
贈官諡建忠節祠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爲請於

時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韓㑹祀改祠額爲三忠墓先生所録者其始末畧備矣方議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爲卷後并其誥遺書皆燬於火海了安海人清㴱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章則爲公作者故并録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惜哉國朝混一區宇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爲之勸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將已久而或置不問意厲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負固不服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

日英廟之卹恩今上之秩祀益祖高皇帝啓于兹系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關廷幾何之卜節義之沈沒者何限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并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禮尚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觀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後觀茲録因題其後

書五賢遺像後

其祭而使鄉賓國賢拔方正學亦欽其賢者各圖爲小像而予識之愚不敢識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近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温公神道碑温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録於像之左方然又嘗考其所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司馬温公則曰平生所爲未有不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矣古之君子自知之

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當行乎發氣未達然後白於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原其心固賢好古力學者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於此有考焉因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册凡十八人予嘗見於費侍郎廷言家蓋宋筆也學士倪希咨先生命寫其容姓者莫得此卷而神采略異而有守焉有觀者可以竦然起敬矣

題宋諸賢像後

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人類卷與先生所得像與

侍郎未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延文靖公宅甚夥像世所傳最多大抵皆類此其多特者豈之哉人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外方異域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斷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况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亦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予朱子在焉鄙欲不敬且愛可得哉書題於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庚戌二字印蓋淳熙十年履齋公爲參政時所賜也明年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及其當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責之不旋踵而疏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易退固如此故苟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相親爲輕重其可恃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謂

君子小人之並用蓋公紹定中爲郎官時上疏有云明並用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明兼容廢說正論以爲皇極其於理宗固寬之深矣今閱世累代跡其故實猶以爲朝廷之盛事不亦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爲公裔孫學正原熙原熙之孫爲今行人宗周持卷見示紙墨尚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徵矣因發於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illegible]正

松雪書韻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哉此帖先道寄論所藏遍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勢較之其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拔過之亦豈非速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海昌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爲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紙已不可句讀行下一字皆横截以失以意爲讀僅

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木崇者自稱爲宋道民卒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歎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亂改物當循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遂革宋社之忝辭而不忍自附於膚敏祼將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貿此天之乃後以市兩故物相今雖何其史都遺德潤所藏書當出其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留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玆不敢贅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二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爲若干首間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達予予慨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爲聲書繪以爲形者其大用之

制見郊廟因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全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爲技藝之末而進其妙者猶以爲解說者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蓋二者相爲用而不兩能者詩之爲聲尤其專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揮灑古今圖籍以寄素自名筆勢横絶逸出蹊徑片楮延紈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爲歌詩隨當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十有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與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欲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

而恨予之不盡見也姑以見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誼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盧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淵明歸來圖二詩盧州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恩西巡得而歸聶善繪者為二圖其株為卷間覽而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直致爵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久念遁歸之志託志寄興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淺矣東陽尚

友古人累嘗而皆無能為一辭之贊嘗識靜修詩集有所擬述輒附錄於後云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費君子充得晦菴先生易繫本義稿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竄易即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魂為變註曰魂既遊則魄降而為變定本乃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蓋其初說似欲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說則見魂魄相離無分先後之方為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曰一與六相得合而為水二與七相得合而為火定本乃曰一與二三與四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兩相合而諸錄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為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為生成又曰甲乙丙丁火相得甲與己乙與庚相合蓋初說止一義定說則於經文兩字各字皆有著落而義益完足矣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於訓釋經傳剖析義理爾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憾天下貸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金等子上稱來今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

以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彼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為非孔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妻吳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攜虎持詰愬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所綾譜詞及二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有諸作門此爾宗世

亦不可棄也作以走絹局六安衛張千戶爲之幾
卒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追之
之後竟死虎侯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語予絕十戶其
敕六冊指揮使張垍頗涉書史擒而得之弘治十二
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攜至
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
乃取而歸之嘆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因之與
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
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竟爲俘物矣於
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

於兵亂之變累脫於擾攘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
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
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
之蘇刻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閔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
卷視予介甫諱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則鄉俗所稱如
待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
正陳謙所著稱亭爲九皋學士所書而不染其姓
字亦已逸矣詩若干首皆東南人士而縉紳之徒
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習有足
傳者趙雍者凡爲近似意者或其族人有陳仰者是
亦由則學正之族其疑也又有平湖錢承壽平湖本
嘉故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爲縣隸嘉興府
而湖同郡鄰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知
也自經元亂以張士誠爲我驅除繼之盛世得不謂
從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登三
事文學節行爲累朝耆舊光宗拔族於前有光而其
先世之清風雅尚託之冠裳鉄紫之間者吾能徵之
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皆爲浮埃不足深惜而

高者國史遺芬賢蹟在其子孫者其永未艾謂非少
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
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
爲補書亭扁於卷首因復識於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右稽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筆本于文體後有
德壽御書印從宋高宗嘗名作於紹興十八年戊
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而予孝宗受禪始
尊高宗爲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一而
崩於是宮此書界僅數月第計其年當適耳順而稽

□□奇乃如此豈眞有得於養生之說故歟史前其
懷以孫見綴衍守文而撥亂反正復借書聯爲未足
寄於是其效益彰寧有所成或吾友楊應寧都憲行此
而識之敬題其後

題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門
簡竹山坊所刻者與黃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絕米
南宮後一幅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劇御府
題跋極其獎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宋伯之小草世
所罕見元鮮於困學後一帖殊有思致李雪菴以楷

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人幅草菴
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歸隱時作然猶當在目旨
而也蘇昌齡仕偽吳爲學士周伯溫爲就政其人不
足論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甚拔楊鐵
崖不以書名而橋傑慎發稱其爲人陳文東因似名
筆松人宗之此一帖使其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一
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縉代書皆律詩
一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溫賢友仲溫蓋宋克字此
亦必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考也宗與周尚伯溫
題其後則遂以爲南宮米恐爲誤何但所謂宗東遐

中丞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爲姚氏物姚亦能書
有識鑒故喻此卷爲猶然其沒不二十年而已再易
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李公應禎書金
玉篆印篆亦不俗予既跋此卷亦別篆三字於後是
日在閣署與守菴先生同觀守靜云嘗聞趙松雪
謂酒肆見其常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者而
觀書乃過我問知爲一僧書則雪菴李溥光也因薦
於朝不肯與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招文館太學
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賦詩遊吳見酒肆字問知爲一
少年書所而見之養以爲子大宗官之至太常少卿

令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
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顏魯公楷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
柳誠懸此帖疎散廻繞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殊
自而鐵硯名如若出二手觀書者固不可一律論蓋
世所謂顏筋柳骨故雖疏散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
者固在也因與克溫學士欽之二宋書跋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舊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集中錄所載者

詞皆負山谷當題之曰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
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經意以爲
題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寄而放浪閒適則不逮其言
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詩曰清
談叙逸事陸遐七子高風挹所師公室傾危無補在
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
觀揆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鍒又稱曉鄉
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同莫
一人存又爾國初曆懸上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闕
粲騎驄馬秦山惸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

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
長興自是謫仙人予美遊盱稷契臣風雪淒涼左君
子醉吟猶得縱清歷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偶其
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
不能悉記也吾甥從禮部傑世與近得錢穆卿自指
卷自題曰七賢相傾度關時正是天寒尖又飛大抵
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
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
承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滇雪寒天
後飄泊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寒谷宜

晉合相與論詩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曰
隨李孟所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
又云山泰懋題曰輞川圖繪與與當太白文章皆古
詩海陵李季衡曰謫仙之閒詩無敵輞川繪事起真
匹高以雀史總奇才豈少往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
人也今此圖草寫徧天下而牛驢旅馬道裝大同間
山風雪之狀皆略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
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偉甥聞以質予予亦不
能悉也姑錄舊聞以俟

跋宋南宮墨蹟卷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絶四首後有舉長史張翰二跋
謂爲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
蘇黃俊於蘊藉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
外有蘊藉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絶少好書者當
自知之

書丹山詩卷跋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
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俱爲吏戶尚書暨洛山
晉接補章相倡答行吏僕隸給役不暇大抵用詩尚
各將詩尚捷速還不必同而同於好織纔丹山此

[illegible]發豈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
[illegible]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召用時[illegible]
[illegible]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月山以臺務倍冗簡贖
[illegible]或不數月文端復遂歸志此卷蓋別時所贈者未
幾月山亦復歸歸又閱數月而文端之訃至矣嗟夫
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閑其間豈欲成固有不可
得而齊者二公承召而起奉身而退吾略相同然文
端好得若淡贈答皆加美[illegible]事定於蓋棺之後宋傳
其後倘之[illegible]則雖一[illegible]語詞翰皆文獻之所在宜斯卷
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寶少卿曾請跋於予蓋公

以治命既爲位哭公始得拔筆以附拙劄之義尚寶乃
受而藏之

書化度寺帖

予兒時嘗聞先懇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在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何以爲
恨今大師英國張公嘗出所藏舊帖乃明[illegible]家
物簽後署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illegible]
印者帆後若趙松雪揭曼碩虞子山諸公皆有其跋
智謂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泛[illegible]之
周隨[illegible]不刻羽化已久則此四[illegible]百年[illegible]之八[illegible]

[illegible]妙文中[illegible]並世[illegible]其不寶之如李氏所藏也夫

書先府君遺墨後

[illegible]所太學士府君嘗行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
八分結構八十四例皆論一道其本門上之朝既不
[illegible]論例稿手自録北歸養後發篋見之斷紙踏畢
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己未內
[illegible]人[illegible]太傅成國朱公延贊嘗出所藏勢式一帙則
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公者東陽不覺
[illegible]於是補訂家藏論列之後取其所謂勢式者
命成今帙以藏越十餘年爲因予生太原宋灝者集

以
勒人字勢式而論例字少又多殘缺東陽乃手錄於
行而篆題其額曰懇菴府君字法手稿并制[illegible]其東陽
不肖不能嗣其楷法粗以眷常用有手澤以畢平生
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能書家者在非不肖可得
而與也正德某年男東陽書

書[illegible]公祭文稿後

顧公[illegible]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滯
及其[illegible]之際亦動飛走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
位[illegible]是也漂本序稍予嘗見其真蹟於[illegible]宗
[illegible]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帖真蹟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毋亦此稿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脩事康伯家上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與文定公及遂菴楊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吾亞卿希大三復撫玩又不知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復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昱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爲卷蓋自成化以來幾四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讀視殆不知爲何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

冠強壯之時粗率簡畧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若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者率遊從亦不相遠而箴規礪切予待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與藏領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有求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奪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爲不足校也乃爲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固留侯諫乃云賴有此耳彼胡以膽力騎射自負未嘗誦習簡冊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既僭位置史學祭酒其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兼留侯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眞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於利之私彼張賓自比留侯勒所委重所爲建議亦不

過得亞于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益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固始元人所作意氣之雄黠耳目之傾注若聽說發顯然者亦獨非有所發感於其間乎觀者其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鄉崔體部儆得之予覽而有感焉爲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爲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若行長名感歎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眞有咬會然者皆公爲

麟眞跡固宜思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時則關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與補掇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詞章滌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渠之詩說者謂文公寓古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卽有之亦不過騷人墨客所與資啓吻適情興其於身心理政無益也而況有甚於此者乎此卷舊信藏其人家所藏故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卷此者雲散殿為家人竊包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在其處而收之役次表飾完整如故因人歎其世家故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籙符劍之不若則道家者流如料猿猴明者亦難乎其人矣噫

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右范寬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鑒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稱事之妙翁不可作矣七年再見於其孫尚寶丞文煥嗟乎四十年來蜀寇未靖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耶

書敕都憲手稿後

右松厓都憲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軸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蓋此詩作於十二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十以次當[illegible]曾不幾時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追次餘其詩因題於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沒後一日也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昔在先皇，癸巳俊良，公我同進，金蓮玉堂，經帷啟沃，史館編纂，必援帝班，必聯行公，當此時，顒顒昂昂，南省握秀，中台耀華，車書玉帛，黼黻文章，宮保晉秩，留司冬寢，入掌天曹，左右帝旁，進退人物，訏謨廟廊，公當此時，炳炳烺烺，長嗟公病，握手在牀，哭聲載門，喪事公旁，蹤跡渺茫，歸魂歸江鄉，公當此時，寶寶蒼蒼，見在同朝，同不盡傷，惻我兄弟，哀斯何當，執紼有日，

未歸是將，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嗚呼，鄉有先達，國有舊臣，培養成就，代不數人，公之文章，演迤淵淪，公之性行，敦粟溫純，挺然秀鄉郡，致身功在啟沃，業存經綸，地極台斗，望隆冠紳，遊踐始並，風驥乃仰，中道俄逝，大閭悲化，有友朋之義，休戚實均，其與力以贊化，釣公今乘，我執與為鄉，昔我同年，如木向春，今我同年，若星在晨，嗟公已矣，寧不傷悼，悲紼而從，玉河之濱，目送行旆，心隨大塵，與公永訣，淚盈巾，嗚呼哀哉。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維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孝男某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太學士府君尊靈曰：東陽伏承治命，以祖塋狹隘，弗寧厥居，哀痛惶惑，舁於茲土，先妣舊封，猝未克合，宅域未備，碑表未建，因循苟簡，十六七年，比因長男兆先之喪，追念前言，欲別卜佳城，以次遷祔，蓋嘗遠涉勞山，歷覽岡阜，筮相符由，尚地袁卜不協，與躬則反本，竟歸故域，乃易志倍力，甚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畝，可以周築，如路通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懷，一旦而遂，伏波之至，轉成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以

寧夫俯仰今昔，哀何可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某年某月，孝男某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太學士府君之墓曰：惟昔既從，遷合有期，比者冒暖於朝，伏蒙聖恩，特賜葬祭，培先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移玄宅，惴惴懼驚，幽竟拔苗，容舁鍤之聲，恐干靈爽，事月獲已，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此如歸，奉我東直，幼男兆同附葬，已從長男兆先權殯，未遑命從處內，謹告。

祔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李東陽敢昭告於顯妣贈夫人劉氏之墓曰吾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心懸兩地痛徹終天遷祔有期襄事旋舉人謀旣協神相攸同伏告幽靈仰祈明鑒謹告

合葬告先考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泣血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顯妣贈夫人劉氏曰嗚呼痛哉自我先君葬曾祖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葬實在右穆然地狹隘不逾一畝吾父吾叔志存增拓爲有力者所據病間遺命以恨而終厥別葬於故城小西門還祔事重不

敢輕議松楸拱翠儼如山蔚人聆不聆五內分崩疇定而恩有偏無及逝歲別求吉壤自計負霄長男兆先殁殯於舍久而未厝哀與日增天誘其衷復得萬地宅兆既闢樹槩苟完仰藉聖天子優恤之恩且以何日襲卹之典遇於舊塋地利天休皆出望外神人協同悲感交并嗚呼生也同堂沒而同室昭穆其在子孫列於吾父母之靈若可以少慰矣東陽不肖生不能盡承顏養志之禮卒不能致慎終追遠之誠不孝之罪何其可贖撫心叩顙無以自容誓竭駑用罔不廢尚祈恩庇佑我後人謹告亡弟東濱亦此附

安葬告兆先文

汝養告兆先汝久未葬實觸心葬既有日聽我告汝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得已而遷畏吾村之墓汝之所嘗病心焉者也而歸之皆汝平生意料之所不及也嗚呼送死大事其責在汝我乃行之人亦有言可謂倒行而逆施矣今上而遷父合母下而葬子勞者不足今者何爲其心哉汝其從汝祖依汝母攜汝弟以安處於斯也嗚呼痛哉幼男兆同并此附告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維弘治某年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曾祖考處

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祖妣贈夫人陳氏曰茲者本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小西門與吾母劉夫人合葬於此弟東濱男兆先兆同並從遷祔昭穆其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歆依永底安吉庇我後人先叔父戶府君叔母孺人唐氏亡室贈夫人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遊載嬉月夕風晨有書有詩懸而過我不辭而歸二十餘年

敬久不衰婿與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太宗實維木支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本見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家人且宜我子東行驥尾是隨寵重骨肉勢忘崇卑矣而昌我此會何時踵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昔事我情見乎辭公病不割星甫再移爲公預指秋以爲期計音倏來將信將疑東望停雲滂沱交頤驂彼關里莫挽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非公有高懷月霽春熙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焚公適留之梁木既壞斯人則萎我爲公慟匪獨予私欲往哭公足遠而何以致我絮酒炙雞辭以爲侑公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孺人邱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歸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實姍之賓有孝有則于宗于婣家有厥食國有錫恩然而徙者半病者半逾屯坎坷餘二十春嗣未及延而已非自保其身矣我家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厄亦何相因乎此耶閭巷之日執紼之辰吾力在告情莫得而伸也一觴之奠聊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聞耶其弗聞耶尚饗

祭海釣翰先生文

表友天下爲士實擬定山有莊南屏有齋公起東游周旋其間窮滯太學迸登諫垣謫郡遐陬佐憲閩藩地歷險夷事貫悲歡凡今之人僻難求安難進易退惟公有焉義重金石情傾肺肝山限海隔神交意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別盟言未寒千里一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雨覆雲翻終始不貳孰其能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稿今我哭公匪銘伊寔闡遺昔淚而滴滴目斷飛旐心旌懸懸絮酒而弔哀何可言尚饗

祭劉易文

嗚呼哀哉吾胡之窮劉吾弱存骨肉之喜豈惟假人非别大闕聽歸下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我吾病與親哭不悲僨葬不統績寄我悲心我疾在身公則諒我九泉有聞抑以慰公睨我銘文一奠而訣哀胡可入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聚會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朔必充廷宴必盈坐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鄉哀巷悄登公之堂男涕女漣拊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言

公吉貨府年既踰七公官實高品既登一公名不存
公行同述公無往憾我自公郎陳詞敘哀作我恭荷
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錦衣文

維公之先自越徙燕我亦楚徙如非木然絲□□緣
與里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為有行與言
終始之際皆凡所難公壽已希朝不少延病起兩旬
奄忽負棺公子公孫衰絰在前公不我遲悠悠九泉
寧軫□□何日而還辭以奠之有淚如澍嗚呼尚饗

祭孔氏女文

嗚呼痛哉我女之生玉蘊珠凝我女之嫁鳳儔鸞翔
我女之行山遙水長椿萱愈茂琴瑟相將陰日上組
和配奉嘗我女不樂懷爺戀娘廟庭赫奕府第輝煌
莊田編野桑棗成行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寧
歡聲滿堂我女疾病舉家皇皇曙昔之夜我夢不祥
我女告終竹死蘭焉撫論骨肉鄰哭道傷嫈與汝權
母撫汝房聚汝樂師還汝衣裳含汝飲汝汝夫在旁
我女何女質美德良我生何生有女無良汝弟既沒
汝兄亦亡窮我老矣形單影隻觸物感事掃可哀傷
今日何日長夜當中慘風淒雲日無光昔汝歸趙

諸火林泉今汝去矣形影孤單萊求之不得四顧彷徨
其有官而汝不復能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呼其逝也
何日而忘嗚呼痛哉尚

祠堂成告文

維正□京年孫太學士東陽敢昭告於顯高祖考處
士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
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府君顯祖妣陳氏
贈□某考顯妣劉氏曰東陽自幼齡屢遷第宅北昏茲
且□有四年京城已成家祠尚臨北內南奄亡彌旁
慨然□□

獻林陽皆心悲傷坎骨乃勤新構稍拓皆規面陽背
陰□祭備合序捷由有所拖痛無窮仰冀恩慈俯垂鑒
格尚饗

祭方石先生文

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以
筆舌窮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納鑿
之圓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之而不能使其合蓋
實有概於聚散而莫能無意於存亡方其會衆甲第
聯步詞林忘年合□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劘以道義
相箴□尋衆人而得此予不自知其何心及乎志薄

功名趣懷高尚何異乎九逵之間振衣乎千仞之上顧勳業之未終託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光爾前賢而無愧者也嗚呼我志君子公行我知神道之碑匪我其誰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者吾將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借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耶尚饗

刻字法手稿成告考墓文

維正德某年某以刻成永字八法手稿一部焚於我顯考贈太學士慈菴府君之墓爲文而告曰嗚呼惟我先考精通楷書推衍永字八法定爲變化三十二

勢結構八十四式歸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墨多誠業懇授簡力愧揚名懼夫積歲愈深闡光遂狀令羞抱痛死有餘辜乃瞭大原宋濂奠勒大字風神尚格幸兔遺讖東陽仍取今編手自謄寫紀令上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忘教育有孚奠贈欲報何能徒以哀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昭靈如在臨此彌誠嗚呼痛哉謹告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六

墓表

明故南京戶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公墓表

吾鄉有耆德之士曰中憲羅公予嘗及見焉修眉廣顙朴中茂外偉然長者也自致政歸十餘年卜築府城中端居簡出優遊自適鬻子孫之奉率不失其正以終嗚呼今安復有斯人哉羅氏之先出吉安曦下後徙家長沙今之茶陵州自宋以來多顯者公高祖十九府君爲元國子生其季子曰丙翁丙翁之季子

曰汝在國初爲燕山護衛指揮事承勅理冤獄活四十餘人斷事之季子曰懋公父也公諱琥字彥武生而子立無兄弟以孝聞茶陵時爲縣以縣學生膺貢升內監以楷書選入中書錄文試官誥勅正統已未授南陽府通判停獻有法承檄捕盜盜皆就獲辦其誣者百人縱遣之孫公原貞爲河南參政檄勸賑麥二十餘萬以備賑貸宋參政琰檄撫流民二萬餘戶附籍諸縣民其安之余肅愍公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檄築封丘閻疏黃河八十餘里下張秋入於運河三載考績乞歸省母又檄運京儲還例若干石丁內艱

餘外縣諸宦之領郵者出於其下服闋改福州府官
有劇賊時孫公爲兵部尚書軒公輗爲都御史皆在
兩浙檄公領兵一千擊逐諸縣獲其黨二十餘人
以功賜金帛諸物秩滿九載超擢爲南京戶部郎中
部檄督官屋鈔面鹽收京儲造茶鹽印契諸事事皆
集值尚書闕署掌部事諸司皆受令焉復滿九載自
通州至是其考最之辭皆備極獎許與其大者則有
公廉謹慎之稱將大擢以子鑛府貢監舉鄉薦乃謝
事歸後以恩例進階中憲大夫鑛舉進士爲給事中
爲參議皆及見之卒之年九十有四弘治癸丑十一

月七日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山之原配譚氏封宜人
三子鄭氏以子貴從夫階贈宜人子九鏊鎬鏜鈕鎣
各鎔鏊早卒鏘本新縣丞鑾命爲陝西右布政使
餘皆以楊果爲義官孫二十一庭椿松栢材槐檜竹
梓梧樹相樟杞楊樾樹櫚采榆梁椅棻材杰梲彬樺
椅棟杏樹椿桂梓亦義官曾孫十有五煥燁熇燗燦
燿燔燉煩燮炳熔炯燁某玄孫幾女一孫女二十有
一曾孫十有幾玄孫女若干皆李選皆男女第宅聯
接十餘里子孫祭見或忘其年各振飭以希公之嗣
續始成延之來陽生晚耳目所逮匪直一鄉來之四
方猶不能以自爾也況紛衍相紹簪組交映而有所
君之治迹所問類湖水支足以振起而揚厲之哉然
則公顯沒而其榮名盛業所以爲不朽者固在是
爲鄉後進者勸而非徒以壽考嗣續爲也布政君與
予交厚且久奉四川參政唐君震狀請表公墓數歲
而能復合唐君亦已壽終狀所書子孫復增於舊則
振今所增者書之以俟其後云

鄖陽阡表

平湖鄖陽山之原屠氏葬在焉蓋自成化丙午屠府
君葬於是時府君以子勳貴再封爲刑部郎中以卒

勳方爲南京大理右寺丞例未及葬祭後十有餘年
當弘治己未屠母乃卒勳已爲刑部右侍郎贈府君
如其官而母以勳有封故自宜人加封爲太淑人太淑
人殁以三品例得賜祭與葬葬所治封築器數之等皆
加於昔而府君以合葬故與有榮焉於是勳之官寵
日隆家教益有徵府君之恩數固有於是而後備然
刑家之義統於所尊必重爲表襮不可獨爲母道勳
乃錄誥命之詞諭祭之文刻石於墓以昭示來裔而
鄖陽之阡始顯其在嘉興郡地若是者或有之而縣
境所在則未始有也按府君之遺行有三曰事病母

撫孤姪拯急難毋楊淑人病瘍久躬自舐濯廬於墓側三年兄樞之卒也以其子煥代役京師及煥壯未有嗣又給田置媵得子二人兄祀賴以不絕何孝甯徐氏者爲盜所蹈漸死水際爲解綁易服以火熨之而蘇酬以白金竟弗納其賢如此太淑人之行有二曰殉姑難曰睦夫黨姑之病有盜入其室左右扶抱以衣物綿遁之盜亦感歎不敢逼而去怡怡與妯娌爲妯先退讓澗府君嘗恐舉世俗與姑敗家事以爲吾人亦以此賢之嗚呼夫與婦姊妹道而異施若府君及太淑人之行固各有所處而教子之方蹈後之計

殆不同者然之以文學致身以行檢守官以才望受簡任皆其徵也然則榮封顯郎生有寵沒有耀長存而不朽者因亦有由矣哉

翰林吳封君墓表

吳縣大平山龍岡之原爲封翰林編修吳君葬地實君所自卜者弘治戊申葬厥配 可孺人而虛其壙之半逮十有 年庚申君以壽終其子 一鵬卜明年辛酉九月某日啟壙而窆從治命也君諱行字仲恒世爲長洲著姓祖諱敬考諱宗皆隱於農君少時交客死丹陽氏亦卒宋遂落君內質倍力奮自樹植托居蘇城朝夕拮据積二十餘年始復故業且饒加倍焉性好義果遇鄉黨貧乏輒爲解紓道不能償者或折其券令有急復周之他如建橋浚井凡可爲物濟者每之無所讓教子專用儒業及一鵬舉進士入翰林獲沾錫命每戒以積學修行諄諄書札間不厭也性度豁達尤喜遊眺與徐侍郎公甫友善嘗從至京師遊玉泉諸山倚循而返家居山水間登覽不輟未病一月忽買舟編抵鄉邑與親友敘舊故至徐公談笑竟日若與訣別者北歸疾作日呼酒稱飲家人復自升滿合歡以倚躬遂沐浴更新衣以從所治絞其拔

其於日召且遊矣明日乃屬纊其終始不亂如此可謂達矣可孺人亦常熟令成雉有內德能勤儉貫姻諸宗伯君食則協力治業以底於成一鵬嘗溺水幾殆諸人投水中抱出之必不死殺所宜君終課一鳴成嘗告歸取道他君他出孺人輒易他物酬之客至易治饌具謝與論議常恐其去若父芳丹饋及二弟之命皆與有力然而必君出弗敢專也故君恒宜之一鵬亦賴以有立鄉之稱內德者皆不能釋云一鵬念伏試將不獲視冊含斂及聞父病將請告而訃已至痛不自置乃日爲不朽計介其同官周朝撥狀乞

予予校藝首闈得一卷開其文又本諸技業見其雅
潔可愛東亦嘗一再接君知家學之有徵也故爲之
表

明故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戴師文墓表

成化戊戌予同考禮部會試師文卷心異之曰是必博
學多才之士比揭榜戴姓家名浙江人退訪之方石
謝先生曰吾鄉名後進也廷試之日方石實受卷見
其策亦大奇之登二甲進士俊等後累官至參政以
卒方石方家居爲著錄誌且以書要予表其墓道之
石其文亦予京闈所取士知安州將告歸道使申請

而方石適改名入國學更爲速予予值有哭子之慟
稍稍定於師文更有感不能置也按戴氏出台之黃
巖宋右丞先生九靈之後歷宋元爲文獻著姓再從
溫嶺今分隸太平太平亦台屬縣也師文之大父諱
本隱處不仕父名通術學不售貿以經業教師文師
文貴詔以其官封之不受竟自取鄉貢母陳氏累封
爲宜人師文年二十舉於鄉將試禮部其父少之不
遣行久乃得遣遂聯捷授兵部武庫主事以終役用
納數年轉選員外郎亦未有以自見擢職方郎中上
特簡職守官上調選之務會邊議方午夙夜殫心慮

之智尚書以下皆倚重之不欲使得外貸望既貸
擢山東右參政以去時年三十有六而已而輿議猶
若以爲論師文論辨志慮思有以救弊振困未及一
旌而遽以疾卒大夫士聞者無不歎且惜之不獨於
知己爲然師文嗜問學自爲舉業已窺見古詩文蹊
徑嘗有所出入既復仕宦益研究深得前人閫以所
著詩文予序以信知之非深師文者乃見其所謂蹊
徑者中間有檢飭自勵語期無負方石先生及予
爲師文姪子竹其親方石也嗟乎考校之際得一士
如獲拱璧以自慰且期其有所建立以相引重有上

師文皆其文章行業皆足以大顯於世而竟弗究以
死豈不重可惜哉然師文之名託諸方石固足以不
朽然僭與錄而互見者宜表之不可無乃敘而表之
曰廣東右參政戴師文之墓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諱穎字文顯松江華亭人遺善其所
自號人遂以是稱之公既沒且久其子封翰林編修
璞欲自其潛德未果其孫侍讀清嘗撰述爲狀北以
母喪歸因請於予將刻石表諸墓道成父志也公端
重有則童時學鄉校不煩其師性孝愛父號歲資

曾乃先負宿其夜歸必深檢所假之門至則扶披以
入既寢然後退雖盛寒暑不廢也如之夫錢於家觀
其二子不異同氣其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
日自名使利如其欲予之鄉人使所居地見而不問
家人以爲言曰爾曹第努力彼能奪之其子孫未必
能守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
媵侍以諷令續娶曰吾既有一子矣若娶而不愛彼
傷吾心躬自撫物終身不再議淸甫能言即教以方
寓居近市有爭鬭皆役者輒携而避之及諸孫列侍
獨授書史誦康節誡子辭曰吾願汝曹爲上品人尤

不與人言因人過則掩覆之惟護前然畏者叔詞讓
不必從鄉役道皆有所畏法爲平生惟一再入城目
不覩官府耳不聽淫樂手不執錢兩纖嗇之物口不
言百川機械之言身不蹈危險侮辱凡不義之事雖
當仕其久際物甚衆而秉彝之懿固未喪也然淸之
日述古聖大人之嘉言懿行闇闇誠敬之子弟不
而甲稱之不能傳雖士大夫家亦或然然禮所謂弗
知弗仁者益尊貴之士大夫其他則不暇責也若詞
章史氏之施於人者發潛闡秘往往有之而於其祖
且不及爲何心哉淸以文學名家庭軌範皆得於濡

染熏炙之間其餘核而理可據信也且語以大孝爲
易名次不辱又次能養則懿行雅操榮名寵錫如淸
也若其徒以詞翰爲哉予忝知淸因獲識封君性行
端厚已識家教必有淵源有不得不歸之公者及考
其貞固治世之逸民畿邦之遺老也是雖生不資於
鄉沒不祭於社而勒名紀行爲後來表式亦獨非史
氏之所有事哉

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李
君墓表

慶陽李君惟中以教授卒於家友都御史楊公應寧

爲銘以納而墓道未表後君以子夢陽貴贈承德郎
戶部主事夢陽乃請於予且出其所自爲狀夢陽學
於楊公又予禮部所舉士其視予猶視楊公也敢予
辭未識君而亦不得而辭焉按李氏出關封扶溝君
祖諱恩從外祖戍慶陽死事遺役君諱忠有隱德妣
某氏以節稱於鄉君諱正惟中字也生而莊重自好
或誘以非道叔內恨累日家本饒叉好施而儉苦勤
苦力學爲文章牧縣道人試有司久弗售循次應貢
以親老授學職爲阜平縣訓導俗野不學君嚴爲約
迪越五年上官勃然若丕變者而君以家艱去擢周

特封丘王教授王雅重之數日不拔必問曰李先生無恙否有疾則躬往臨視以爲常王素嚴重久覆和易議者以爲輔導之助前後四十年官雖不顯而隨所受任以職務自傍因如此世之人苟不幾顯位輒自厭棄下役有所振勵觀於君亦可以少省矣國朝之制凡藩府官不得爲內朝卿士惟身沒而子貴者則得封君之學未究於用而用之教子燮陽以文學及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君復被封錫哉而於身後其視諸所自得之也一間耳然則有子而不知教者亦獨不以君爲法哉以是表於君墓亦

鄉邦之勸也君配孺人高氏亦城農家女嚴明有內則既歸君薪水舂爨績紉澣濯之事無一不親事姑極孝敬或不懌則率諸幼羅跪曲爲愉悅必意釋乃已此其賢克稱爲婦者故并書之孺人以就養卒於京師燮陽扶柩過河南殯於城北越二年君役工得假以老歸道得疾至陝州割抵燮陽六日而卒

明故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表

全州之望曰蔣氏蔣氏之彥曰封君諱昆字希玉高祖榮卿曾祖志毅祖貫舉湖廣鄉貢官至刑部員外郎考安隱於鄉君生而多疾祖母家母勝更相保抱歎以有成年十六爲州學生端雅好學提學官至以友呼之爲易其舊字後所稱者是也正統丁卯舉廣西鄉貢屢試禮部輒弗利卒國子業天順丁丑謁選吏部授雲南河西知縣縣多夷獠好惡無常但君壹事撫化不任鞭朴平賦役併田野教民力作越數年縣戶四之一修建學舍增弟子員親據案講說誘使爲文藝自是始有登科第者尤善制羈梗有寸日甲冬不避武陟鄉曲持官稅不時納君械治其尤者數人餘皆不敢肆官長有迂見之者乎是始歎服焉九載將上計耆老數十輩援闕借留之布政按察並爲

章奏奏且上君念母老欲歸製以情告乃止於是備錄狀奏聞致之以示褒獎既上吏部改廣東都指揮使司斷事事品均而職散類左遷者人爲之不平君自若也凡獄訟民事者聽承檄治之亦爲盡力未嘗自逸間讞獄於韶聞母喪歸歸數月而卒弘治辛亥以子冕仍命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君仕雖不顯卒以子貴於仕不阿眺之義因亦有徵哉君事父愉婉在官得異味必思其母以歸業蔑二弟其自奉計口置田所得俸稍廩餘散諸姻族舊故及凡貧乏者人有過務爲掩覆斷犯不與伎競書求大義爲詩裁取

適意不專雕鐫而教子務通經以古文章篆為法書非昔名家子弟于外下書數十字遺之命酒三觴朗吟古詩二句即就枕倏然而逝蓋其心平清泰故至死不亂如此然則其所養者可知已

明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嶺海間多困人進士鍾僻在南服去京師遠甚其有所憑藉或老死巖穴名不達於朝者多矣鍾君松雪翁者其其子兵科給事中渤之賢人莫之知也君卒渤介其同官王工科文哲造予請為文表墓自其交德宜則不能辭文哲為舉其說曰君諱鍔字文振

廣東東莞人也生而穎異好學學舉子方弱冠州縣爲以典試其父不欲使去左右君素孝謹因歎曰仕以為親親弗樂將焉用仕遂棄不復業家君色養外內無閒言比其以貧故出遊江湖過豫章下金陵徧於吳越之墟挾所有為賈服計銖累寸積家日以益裕已而歸曰吾非好遊者也有讀書為歌詩多所自得尤究心小學一書人欲淑其子弟者延至家塾則欣然就之誘導不倦其教子尤嚴嘗手抄經義數百篇授渤曰吾志在此今以畀汝矣渤既舉進士後以勑令封君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君謙慎自貶與衆交無異且戒其族姓曰負擔之利小民所恃為命者慎勿奪之鄉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為田君集衆力闢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丞分於衆一無所取至於卹孤振嫠恒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其崇尚禮義不自矜溢如此然猶有世德焉君考諱圯號樵溪素履恬靖年七十未嘗至公府祖諱定安號守默先生始遷橫坑嘗分田贍族貧者以俠行著大父諱立成僑居長平時已以善聞其慶澤所由來遠矣退次第其言為狀以授予予憮然歎曰鄉之評自古有之蓋耳目所逮毫

髮不容遁然孔子論好惡於鄉人之善不善固有所擇苟其所不合雖不為所好無損也文哲為諫官方以論議榮辱天下其所好者動其指事核實譽可據信哉

毛間翁墓表

蘇之太倉州有百歲翁毛姓諱弼字惟忠晚自號為間翁人亦翁之翁生而質美不假問學慎身寡欲無僞言偽行宅心夷曠待物以和遇橫逆來始與較雖窮貧能以所受田讓其兄嘗獨處有少婦來奔正色叱之後三十年其配丁孺人始以告其家鄉人莫之

知也成化十六年八十以上賜冠服及肉帛有
實應援例詔令猶增年至九十冀多得帛翁曰朝廷
旌不報之德又欺而取之何心哉此二事皆君子之
所用其心者使出爲世用則其所操挽所施措必非
負國與民者也教其子昇曰汝爲商以供吾養遂致
洗腆安其高年昇亦簡易儉約讀書好禮後以子貴
累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人皆稱
之曰此毛閒翁之子也教其孫澄曰汝爲士以亢吾
宗澄狀元及第累官右庶子兼侍讀賜四品服直經
筵修國史以學行稱於時人皆曰此毛閒翁之孫也

州之始建翁實應聘爲鄉飲大賓及澄歸省值翁壽
期大夫士爲賦頌以相艷慕故翁之名老而益彰蓋
不獨於鄉爲然弘治辛酉十一月日南至無疾而終
葬於州城北陳涇之南翁所作壽藏王孺人先卒且
葬至是祔焉翁惟一子三女五孫某某曾孫八某某
後孫一某某於戲古之論壽者必歸之世運蓋觀其
人之善有不能以獨致者我太祖除殘定亂痡瘝之
民死而復蘇太宗始奠大業鞏於宮廟翁嘗由京師
轄輦轂預聞刑賞之大累朝以來休養生息以至今
日庶富之效極矣而翁隨際其盛身不出鄉閭足不
至公室有尺之箕不經於目甲兵敲朴之聲不入於
耳安居逸養全而歸之箕子所謂攸好德考終命邵
子所謂生太平世老太平世者殆兼之矣是其間氣
之所萃故歟太倉本崑山地有周壽誼者生於宋季
入國朝洪武初爲鄉飲賓至百有餘歲而卒郡志書
之以爲奇事後之壽者間多其人自者惟翁一人而
已然國運綿綿盛世而非衰於改革之時宜無以自
見者其子孫亦未得世其賢日貴如毛氏者蒐揭名
者行闡道貴德尚齒之義誠不可以沒於後澄以遵
部之界予實接其文比奔月老有事於慕念祖德求

表壽予文刻於墓道乃拔其所自爲記復叙其大者
如此云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無錫秦君廷韶既喪厥考中憲公自述事行遣人上
京師請予文表墓道之石曰嬰情此以賻我先公予
辱識廷韶知其賢而有文蓺步上遡其世得公之爲
賢乃表之曰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之
墓而爲之文曰公姓秦氏系出宋國史院編修觀子
常州通判湛家於官從無錫者五世至厥祖彥和考
季昇未有顯者公夙有至性生五歲喪厥妣悲號哀

慕如成人稍長嗜學強記日數百言長老皆使就學
子業厥考曰吾惟見一人忍令一日去左右哉嘗錫
倅尚爲詩俾學焉稍經指授輒得肯綮能作騷人語
御史成始終者以詩自名獨愛公所爲遂與締交公
家素裕正統間有司命長鄉稅非其好也乃去之益
肆志於學謂詞章不足以爲己因讀論語修己以敬
之言自號曰修敬志警也父疾禱於天祈以身代嬰
疾累月髮有變白者比居喪哀毀踰制事繼母華務
求其懽弟貧弗能自立賙之終身雖一味之甘必分
之歲時家祀器物必精潔雖老不以屬諸人家教清
肅門子孫必先行檢加以禮法其爲師具賓發必中
節對客終日嚴艴不少頹鄉子弟皆敬畏不敢侮視
有不善必相戒曰吾鄉有王彥方勿令知之尤重義
舉有貸白金百兩者覆舟而亡之歸則號泣將自經
公亟慰之曰疑男子得不葬魚腹中足矣尚惜囊中
物邪遂還其券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公自其
子夔舉進士累官郎中知府布政使累荷錫命有名
秩冠服益以尚德重於鄉而公愈自謙抑與韋布不
異有司禮致爲鄉飲大賓人士過者必訪於其家
迺既謝事歸事志養故公日得與諸耆舊結社賦詩
倘佯林壑終其身無隱憂亦無放言易簀之夕猶不
忘申誡子孫問所欲言徐應曰吾於世無不足者尚
奚言脩然而逝某年月日也葬於龍山之原所著有
詩集若干卷子三夔其長次曰奕曰奭皆輸粟拜官嘗
以雙孝旌門嗚呼東吳多文獻無錫殊盛非惟科目
顯拔山林名行之士亦多其人若秦公者是已予往
年歸自湖湘值廷韶館遊於外弗獲登其堂拜公之
風今已矣不可以復作矣可勝歎哉公既沒鄉人
議其有貞靖之行相與私謚之如吳淵穎故事因附
書之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尹公墓表

昔在國初洪武永樂間豪傑並用中外大小各稱厥職承平百餘年壯者老老者盡子若孫代更而世易非有尊爵重位奇功異蹟難首不能傳其傳者非其遺民故史之有知識則子孫之賢且貴民若史之無知子孫幾且弗類不能稱述而揚顯之則終於無聞豈不重可惜哉若浙之餘姚有僉事尹公者人始未之知也公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道義祖彥誠考伯泰皆隱於鄉公生於洪武元年少學春秋游縣學府貢爲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

歲益所謂二十五年者也永樂甲申奉文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千數伺人皆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宮有淫祠爲害前御史數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賦史擬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擢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詣平反甚衆府歲輸香貨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木蔽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救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其見嘉納時遣獄繫重廷備方面官公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逋善爲撫諭民咸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視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治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爲治棺歛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常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子某孫某曾孫茂簡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江西提學副使文學治行綽有時譽爲當道所忌而

罷論者至今惜之公墓在縣之華原正蕃植松成林蔚爲鄉望成化間海盜毀壞提學歸予役封樹爲廬空後以其伯及父尉尹關爲書抵予致太常呂少卿并彰狀請表公墓公之沒越四世八十年而其事乃大顯於世蓋自提學始若予文惡足以爲公重哉

贈戶科給事中府君墓表

易稱幹父之蠱蓋取諸蠱者稱堂構播穫蓋取諸田與室皆以小喻大家之有業莫切乎是二者君子之論與替必先焉則其大者可從而識矣且子之於父雖有幹以爲之用室有構以爲之居田有穫以爲之

作則凡其親之繫於身者皆其所自遺也而況有大
於是者乎予於薛氏之興得其父子之賢因為其子
表其父以為世勸君諱寳字成森本河東望族當傳
自唐少保稷始居常州江陰之齊德鄉今鄉有稷山
實以是名五世祖時兼入國朝以儒書任僧書誥勑
引疾歸其鄉兼生文遠由贅黃橋楊氏生伶世有隱
德伶實生君君髫時以才俊備為縣學生比長為尚
書舉子業業成連試不利乃外艱力治喪葬服既闋
猶悲慟久未起復學官以曠廢罪白當道例黜為府
從事君隱忍就役然不為習變知府孫仁御下頗嚴

獨器重君委以雜務幹治井井郡使以猛鷙稱者亦
假顏色遇之值歲饑輸粟若干斛以佐賑貸獲給冠
帶待次家居者數年期且至不屑就選竟弗出平居
友愛諸昆弟有過則懇曲開諭撫犖從子不異己出
有寡姊事之終身棺斂葬祭必親治雖甘而感疾弗
卹也其治家嚴而有則子姪無少長侍左終日下逮
廝僕咸凜凜屏氣息靜閒寂肅如公室而教子尤切
以所業授仲子金曰汝為我成之金之舉鄉貢也猶
及見焉既卒之三年金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又
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又一年今天子御極恭上兩宮
尊號以恩贈君徵仕郎戶部給事中於是金以文學論
議顯於時以及其親而君之志始畢論者謂金於是
乎能子金念先德久不自闡奉張進士備所著狀請
表君墓故書之

明故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石公墓表

予每檢故牘見同年按察副使石君大器所著其先
文林公行狀益徵予為表墓者後十餘年君之墓木
已拱矣而得諸尚闕未嘗不慨然感之比其伯子玠
以御史經為副使提學山西仲子璿自講筵擢南京
翰林侍讀學士將道歸省墓則須此以行嗚呼是安

可負哉按狀石氏為真定藁城世族其先有長卿漢
卿才卿者並以直義聞於鄉里人至今稱為三石家
元季喪亂子孫皆轉徙他鄉入國朝乃復故業公祖
諱水考諱友智世有隱德公生而爽朗曠達不事容
飾學春秋永樂癸卯舉順天鄉貢甲辰中禮部乙科
授山西臨晉縣學教諭時年甫弱冠抗顏立教寬而
有則人不敢易視當道亦器重之使攝縣事坐逸死
罪囚就逮罪且不測按察康其無他以常律論左遷
廣東河泊所大使人以風土弗習諷令勿赴公曰事
君者罪不逃刑亟上道數年以疾卒於官年二十有

二而已識者惜之凱將氏早卒繼孺人徐氏貞信上
饒人宋因子祭酒元杰之後父聆知稿城因家焉孺
人婉嫕幽潔通書史義公在臨晉聘禮迎於官年二
十有六矣在韶道公憊力謀返葬有張參政者稿城
饒友也欲留侯入覲挈之以歸辭曰父死之謂何而
宴安是圖至上饒宗人亦留之曰閩而父門戶已落
太夫人亦謝世歸且無所於依是父母之邦也盍少
馴焉復辭曰吾尚不敢緩而敢留乎竟間關達稿城
族黨尊幼皆壯而悲之既葬公命其子曰惟汝力父
田耕玉汝讀父書玉大器名也其後産數破孺人脫

釋珥給宵燭且盡則勸耕課績以其之如是者幾二
十年及玉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每諭以中反故玉稱
憲久雖號嚴肅而常依於恕成化丙戌府縣上其節
詔旌爲貞節之門明年丁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
又三年玉以考最贈公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孺
人亦被封命人咸曰石氏有子及玠瑞繼舉進士以
文行論議合衆其官則又曰石氏其有孫乎予嘗歎
按察君才不盡用以爲公所積累抑而不發及再世
迭見方隆而未艾然後知畜之久者發必大在物固
然而非旦夕所可必也然則士君子修德行義固將
盡所當爲而曷嘗以償必哉苟其厭皆可以償必則
世之乘時射利弱志力以趨之者無所往而弗獲矣
因表石公以爲世戒

翰林倫封君墓表

士有所負挾而不用不過施於家及乎其鄉而止其
名與姓天下益鮮知之及生而有子有子而能教教
之賢且貴則因以錫於朝庭而聞四方然非身有其
實亦不過憑藉光寵而止惡能久而不朽哉予嘗求
之嶺海之間則倫封君其人也君諱明字宗立號月
橋少嘗問學性敏而物年十五遇黃賊之亂竄於窮

越弗克究厥業兵燹後僅修墻屋室如懸磬備歷艱
苦躬農畝爲養伯仲兄某貫穀林先生者爲鄉校師
卒君適代其事志兼數學傳綜羣籍寄情吟咏已而
大有所得或謂其才局非乾沒者諷令籍書州郡以
階仕進君謝曰吾年四十而無以自見其所就可知
而更進乎識者知其謙辭以謝實非其好也自是抹
擬世務混跡鄉落益務爲韜藏不以所有先人而中
屹屹不爲流俗所動在是弟皆蚤世撫其孤八九人
當門祚衰落孑立無援而强獷有力者不敢以弱肉
視之間有吞噬旋亦脫吐叩喙以去君爽然一聽其

所爲願値不平事則詐爲關論不假激辭怒色面折心華面者亦時有之遠邇人士造訪脩謁傾接之際皆自以爲不及且曰有人如此而世不見錄焉何也文敘以省元連擢廷魁授翰林修撰君就養京邸公卿以下謂文敘志行議度足當遠大及見君則相與歎且羨曰固宜有子如此君歸一年勑封如子官階儒林郎貴有名秩監牧守令庭分禮抗非復曩者比而君亦遜處欿視若韋布然於是益以見君之賢云今天子嗣位文敘頒詔安南將過家展覲未至道得訃乃奔還襄事而告守制於朝禮也倫之先以爵氏

散處閩輔唐末多避地嶺南宋有自南雄起爲廣州教授者始居南海縣之魁岡祖觀德以上皆隱於農文敘號聚慶先生遜菴爲業明至君當顯再世乃大顯君生宣德某年卒於弘治某年其葬也文敘依朱子家禮誌於壙直述其族里生卒曰我不敢文也其上京師請予表墓奉監察御史張君津狀曰是皆實行取質於吾鄉者我不敢誣也予以文敘知文敘於人人中久而信其賢且嘗一再接君得其所爲教者因爲文表君而亦舉其實庶幾信於其鄉以及於天下俾其後有徵焉

山東河南布政司右參政[illegible]大夫顧君墓表

吾友雲厓顧君持母喪廬於姑蘇周山之墓子歸自湖南夜叩其廬下呼而起因歎世所作廬墓事多文而寡實雲厓既不自衒當時有司亦無能旌之者後二十餘年知府林世遠始旌於朝未及報而雲厓卒文子故表於其墓特舉其大者先焉雲厓姓顧氏諱福字天錫雲厓其所自號世爲江東著姓曾祖某祖某皆隱於鄉考諱賢以工辯隸順天之大興後贈儒林郎光祿寺丞雲厓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戌登

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分司南陽致仕卒初在刑部聲甚著錄囚山西多至七千餘衆平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多見采納每攝他司事事皆立辨勘獄浙江發巨贓七千餘兩時錦衣千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雲厓獨不往會下詔獄遂摘其非讞出永州受檄決獄千乘旁郡有部校徵茅茶香帥雲厓司合諸所徵令數上疏請停之在吉安承大猾後行法以[illegible]繁[illegible]不動聲氣而條緒具舉張都憲公實周都憲時可劉[illegible]泉元皆

侍許可特稱頴君獨不善事上官歲以簿書刑名察
前所治役之諸郡不啻兼之矣陳將政六事時議避
之鄒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府府及千戶所
各留一靴以表去思南陽宗藩筆枝多不堪每用理
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至四千餘人修諸葛
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去也以老疾各益郡
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獲故陰為媒蘗而其藩人猶
旄惜不少置雲尼乃自歎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頴
幸有一二知己者存尚何言哉知己者張劉周也先
生既歸日與郡大夫士觴詠為樂足不至公府手不

操書札惟歲時以詩寄予未病前一月猶然嗚呼謂
意其遽至此耶先生尚意氣故人潘郎中贈客死歛
葬之其子甫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妻之又買
田廬於蘇君其寡孤後助舉鄉貢卒於京又遣人經
之道知府楨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尤篤倫常彝睦
畢世弟比上者二十年亦歸耕祖墓鄉其發俾不敢
志今旌為節婦事其兄光祿丞楨甚謹嫂欲析居即
俯孫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未嘗一以
語人人益難之而處鄉事尤大且著云

明故刑部員外郎劉君墓表

刑部員外郎劉君天瑞既寢疾自度不能起屬其子
翰林編修龍請予表墓君母大恭人之葬予實為銘
銘表皆以龍請者龍益予禮部所舉士也乃按豐編
修原學狀而表之曰君姓劉氏諱鳳儀天瑞字也譜
傳出宋元城忠定公後有日務者避金亂從潞之襄
垣凡八世曾祖徵明曆數國初以遺逸徵不就祖端
永樂間貢士終新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考諱潔
景泰間貢士歷御史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君弘治庚
戌進士授高密知縣值歲饑役遽租萬計民流徙且
半亟力綏輯復二千餘戶逋亦蠲畢久之積穀至三

萬石以上自是飢者賴焉忽大旱禱而雨蝗傷稼亦
禱除之縣地多鹵令民自墾田得四十餘頃戢奸究
均賦役獄雖小必親鞫井捕巨猾隸卒不至於鄉民
其安之比召入邑人為刻石紀績為戶部主事分司
臨清出納明允以內艱服闋改刑部益精覈弗懈庭
無滯囚凡所受判往往皆帖服以去然君亦以勤悴
致疾比遷員外郎階奉訓大夫未入謝而卒君少孤
能解拋歸務結茅東左課耕養母以孝敬稱撫庶弟
夙吻口授經義每進宮必攜以自隨姑所生子委以
家務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制田廬畀之叔母陳

寡而無子均事之且爲置後媾嫁婚葬亦視力爲周
卹有疾驪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吾宗多
貧安取是是益吾疾也竟弗納內弟有遺女失所倚
李氏女沒俾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如此初
按察公之從治荆襄也叛者伏法流民未有處君時
尚稚以私書白公曰宜因而籍之按察欲上其計弗
果後別命官往治果郡縣而定按察竟以是奇之及
有官守更歷曹署不克究厥緼以沒然劉氏祖子孫
三世皆以文學行業取高第爲美官至翰林乃益顯
君之志固不終負哉

味泉錢處士墓表

無錫錢氏故文獻家予所銘識者殆數人大抵以工
部郎中世恩請比其叔父味泉處士卒且葬又請表
揭其辭曰榮固知先生之弗逮及也而以榮故宜者
其不終拒乎嗚呼世恩固能文也而必我之託蓋將
以公私而不敢以私溷也處士諱濬字孟濬以佑道
惠山因號曰味泉鄉之人謂其不屑仕也皆稱曰味
泉處士生而岐嶷多智識而沉默不外見弱歲代父
長鄉賦不令而集君常勤稽事月累歲積其所拓業
自倍於初然益儉節不妄費一錢獨喜交賢大夫士
館穀餽贈未嘗色倦亦不以盛衰存亡易心用是名
籍籍動三吳閒匈市田物必稱其直佃夫之貧者歲
所入租常十免其一又以其一貸之而弗收其息於
是佃者德之相戒莫敢負業顧以益裕歲大祲凡三
出粟以佐賑濟郡守擬授七品階不受以移其子杞
杞亦屢出粟賑濟蘇州衛指揮僉事縣令復欲官處
上不能辭卒旌其門稱之爲鄉飲賓處士雅服孝義
少刲股療父疾若喪哀毀如禮審先世所遺文字自
武肅以後若干世凡若干卷傳於家曰族屬暨於鄉
黨道路周窮卹嫠各當其分嘗造石橋四佐有司者

千之餘所施棄若相鄰謂物多至不可數宋人所輯
名賢確論者近始出鈔本購貴或至一金處士刻置
家塾其傳寖廣蓋其晚歲所爲義舉類如此而未竟
也處士年及旄制乃自治壽藏於是山之原壽七十
有一而卒君子謂達生知命正受而全歸者處士近
之矣斯可謂一鄉之善士非耶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君姓陸氏諱溥字宗傳蘇之長洲人系出吳大司馬
抗宋有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四傳曰仲祥以力田
爲鉅家又三傳曰起顏娶於周非而無子聞嫠其兄

人抱一兒遺之乃生君性溫厚謹飭有師人度稍長其父若母若所生母聘娶輒卒能禮治喪祭去佛齋弗用人僩爲難既乃與其弟宗海協力家政以儉朴寧下家益起乎居無私藏一飲必共常不共遇族人恩意尤厚恒曰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何疏戚之間居常服食待君而具者數人所識窮乏若急難赴之惟恐後郡縣廉其賢推長鄉賦事不告廢而以身爲民庇者尤多未中歲輒營別第將謝紛冗從賢士大夫游以詩酒圖史自老而遂嬰疾以卒其年甫四十一後十年以予完貲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方

君之疾也鄉人相率走神祠禱曰幸活陸君以終惠吾人比卒皆往弔且哭曰公需甚急孰爲我紓之歲輸漕粟多以破家產孰代我往役而獨其息地若滌荒孰不幸災爲利且代我出粟以償逋賦如吾陸君者是言也流聞郡城郡之人皆嘆且惜之今吏部侍郎吳公原博爲君銘載其事爲詳予得而觀焉夫天道好生故人之能利物者天必佑之若實其心而酬其勞至其多寡輕重亦若有典籍存焉雖且久不相應要其終未有不合也世之人知善之獲禍而不爲甚者肆爲兇惡以召禍取僇甘其心而不悔亦獨何哉陸君一布衣無榮辱予奪之權而惠澤所被至使人樂其生而哀其弗壽以死其可謂之善非耶身沒未幾而子登高科爲顯官行績來著膺天子之寵以顯於厥世君之所得豈不既多矣哉夫使富者散其財強者輸其力與者施其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效之自一鄉一國以及於天下天下之福寧有窮乎君之澤在一鄉君之子又將爲天下用天之報君將自是未可量也然則錄名紀行以垂後世非獨以勵爲善亦豈不足爲有子者勸哉

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戸部左侍郎吳公神道碑銘

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賜葬戸部左侍郎吳公於漳浦某𡉚甲之原益公之卒朝廷特賜賻鈔三千貫又給驛歸其喪遣官諭祭而其葬則有司所治者也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時憲廟新即阼有司皆振職修職公陳正心用賢諸名將庶幾嘗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溥恩澤以

貧貪劄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艱去十三年改禮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西徼久嫌公乘眾忿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觸邊東者悔賊不以聞又劾之為諫官二十年前後論奏數十疏少忤不變又奉勅督馬政考牧有法見稱為才十九年擢大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召商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為卿二十三年用廷推擢戸部右侍郎總京儲事竟不弛制郎官率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今天子嗣位公諸事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部事五年浙東西大水勅公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諭民捐力分平糶給米穀二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數十萬他如修海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傳制援古人政迹著為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十五歿卒乙卯十一月十三日也公諱原道本其字髯目長身器宇豐碩性篤厚不樂為崖刻居官能以儉受廉而不廢賙給同甲客死凡數人皆為經理喪事歸者有於家躬齋署大疫不避也痛父棄養力其母旦為給事嘗乞歸省為侍郎再乞得賜鈔撥驛以歸

鄉人榮之尤景慕先哲嘗請立宋儒陳北溪祠歲祀於鄉為詩文渾雅可愛有奏議雜文紀行錄及族譜若干卷藏於家公與予同舉進士久且厚比遣子學於予予既往弔吳從其子之請按翰林黃編修淵狀敘事旨銘俾刻於神道之石銘曰吳出泰伯散南紀由江逮湖東際於海漳稱名邦有地高增實生偉人出佐天子爲名進士爲中給事爲升大僚以長卿寺截遷戸曹式贊邦計動庸被褒封及祖禰惟州及稱世執仁累溢為巨流有決其匯易徵厥源如彼漳水公澤不匱式瞻式似有來後人公德是視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神
道碑銘
有談常熟徐氏之盛者迺處士公之賢云公生元至
正壬午卒於國朝永樂丁酉壽七十六有子一孫八
曾孫二十一玄孫二十三越八十餘年三傳至若干
人而求者未艾其盛如此公幼通書史大義旁及藝
數篆隷學春秋未卒業會大兵下蘇州乃奉其祖父
母徙縣城備濡艱險連遭四喪造次不廢禮已而復
徙鄉城吳元年天下大定始挈家歸舊業業已廢極
力營治久乃復復而閉不自耀益愼游處每求自韜

晦吳文恪公訥未有名公一見定交吳既顯亦重公
不置也公居鄉恒服義食力利所不當取寧棄弗顧
晚倦家政一以付其子翰獨寄興林石間或歌咏竟
日意不厭每自詫曰使吾嬰一命於職寧復有此樂
哉一日謂翰曰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以勤愼自免
今亦遺爾矣因沐浴就寢明日復與兒子言保族宜
家之道甚悉乃倏然而逝翰後以行義稱贈工科給
事中累贈如公官君子曰不愧其父恪治愼不苟嘗
巡撫兩畿風裁卓卓爲時名人君子曰不愧其祖然
則公之所自立以待其後之人者亦豈獨官爵間哉

銘曰明暖九宇蘇實粲赫粤有遺民虞山之下遯形
巖穴寄跡城府抱貞履坦永謝上組首嘗王化若飲
脩甫聆飴終身行樹庇蔭曰予庶幾中足仰俯有生
必歸此同其所欽華約龢以遺來者粵一再世營若
翼羽有閒獻孫若曾斯舉爲國卿佐光施於祖沿流
遡源勞孰予繹生有堂構沒有封樹維百餘禩望彼
由上穹碑峩峩下有行路路人敬言都憲之梨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吾友太常陳公之卒也予暨諸同年會哭於京邸退
各爲文以彰其懿予知公最深獨愴且劣久負有所

就惟負公地下是懼越五年其子華走試北上泣且
告曰神道石尚未銘吾父於先生蓋有託焉予淒然
感之乃按通政鄭公廷綱狀爲敘及銘公姓陳氏諱
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也宋明州觀察使
濟實子仲剛同屯結康之瀨伉其里曰忠孝坊子孫
居之至今曾祖宗義祖光遠俱有隱德考洛崇尤號
長厚累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妣黃氏贈恭人公少爲
興化府學生業詩經有名天順壬午舉鄉貢甲申登
進士第改選爲翰林庶吉士劉文安柯竹巖兩先生
不識授業殊器重之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與修英

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加從六品祿嘗上疏陳時政
數事如乞起李東陽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
法王佛子名號皆剴切不阿當道者或銜之不爲動
中官最貴者有母喪或議旅弔公奮曰當當翰林相
率而拜內侍之庭柰天下笑何議遂止丙午九載滿
侍講加從五品祿侍經筵西廠方熾其黨有與者夜
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掠其妻公居北舍亟
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
畏西廠公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爲
之少戢辛丑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癸卯擢南京

太常少卿供祀修潔凡廟殿必躬視纖悉備道官屬
不受私請嘗兼南京翰林院事人皆曰公眞學士也
而乃擯邪弘治壬子九載秩始升卿於是公資日
淺名益加重矣兩京列卿缺輒擬屬之而竟弗及以
辛卒以甲寅六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有九朝廷遣官
賜祭命有司治葬於某山之原公問學淵博學者至
當不能容若太常卿齊章通政史孫少詹事王鏊其
顯者爲古文歌詩簡而有則四方購者無虛日所著
累數十卷藏於家其爲人天性孝友痛弗逮養每思
及悲終日念仲弟亡之勞爲輸貲得冠服教季弟底

舉鄉貢今爲嘉興府通判叔母林與姊皆寡廩給之
婚其遺孤舉其喪婣里旅寓者視貧富疏戚爲賻施
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畧邊幅遺形跡有
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或譙訶甞無
所校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立中有執守有毅然不
可奪者焉古稱仁者必有勇信哉銘曰惟天生才固
用彼緊氣厚則純漓者反是緊我純臣初科策士有
才孔碩公與惟粹公生海涯跡遠都市內剛外和惟
德之備有文弗誇如絅斯衣翰署詞場留奮禮官
升顯曹力有餘地流俗可鎮惰大可厲彼能弗寶曰

留與贖兮吾弗能聞此但有公弗大用世皆公惜榮
並歿昕公亦自適彼扶數者皆謂予知不旋踵間車
寵與顯皆公名終得自留無吁嗟吁可以無愧

大明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
公神道碑銘

少傅劉公嘗出所述先公家傳且道文德之詳謂東
陽曰吾先公之葬久矣神道之石尚未銘所以責子
者非從他也子爲我銘將俾吾子東刻之以畢吾私
焉東陽在館閣從少傅公久誼不敢以不文辭乃敘

而銘之公姓劉氏諱亮字彥明其先出開封太康曾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卒葬某州祖妣夫人翟氏河南洛陽人也有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値元亂翟二弟梧瑞居理迎歸洛陽入國朝遂定居暨曾夫人生二子其次爲公公早有識量七八歲如老成人弱冠爲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河南鄉貢宣德庚戌登禮部乙科授陝西華州訓導條格嚴整尤勤訓迪不任私意愨爲賞罰嘗再攝渭南縣學兩學生皆父視之故以成材者甚衆正統巳未以母艱去壬戌改山東濱州學雖不久任諸小弗倦癸亥考最遷陝西郃城縣

學教諭俗戇直難訓公用剛克卑就弗獲乙丑以父艱去丁卯改三原縣學公愛其土多秀敏年彌高猶日夕講授不輟寒暑景泰丙子秩再滿乃致仕歸天順癸未十一月十二日無疾而終壽七十有七少傅公旣貴累贈公及祖考皆如其官考及公皆葬洛陽東侯里爲世墓云公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旣仕每值訶責猶跪伏杖怒解乃已督兒寬勤苦樹門戶居相慈愛老不色怍兒子斆少失母躬撫教之與人恭孫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然介直寡合好面斥人過不爲私議里有不檢者訖其歸匿不敢見人用是稱曰板劉中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爲本不專文辭學者皆畏且服之在濱當病暑南坐諸生更執扇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其去郃城値道梗諸生推男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敵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歿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謂難矣嗚呼占以栽培傾覆喻善惡之報蓋此理之常然必要其終乃可以無惑惟公樸學直道位不滿德天固將優之令少傅公名德重天下屹然爲一代元臣勳業所被皆公教

也因有錫命家有廟祀巍階顯號上逮三世科第啓澤蟬聯而不絕則公之所獲孰與朝榮暮悴競得失於頃刻之間者哉然則揚名著行傳後來有所據法非直典式所得爲者其於倫誼風俗宜不爲無補也銘曰國有大老元氣是鍾揚徽厥成於彼先公公名賢材公職貿官廉貪植惰君子之風㸌昏擊蒙儒者子弟具在服習惟我先卿數澤攸致丹其報之有煒明制顯號崇階躋於極地照彼洛矣其源千里於河於海其流無涘公生其邦毓靈受祉其澤不匱有如

此水後百千祀視公孫子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公神道碑銘

刑部右侍郎何君世光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以書狀抵予請銘其祖素菴公之墓北人刻文以爲表予其書曰鑑少承吾祖之教占一第歷官數命有姓名於時而祖德弗著將以懼孫子是以請也其畀予之辭曰鑑已荷錫命贈吾祖以官階躋三品寵贈所世足以照身後鄉所以未敢承者將有所待也其狀畧曰吾何氏本青州人五代時有諱莈者

仕吳越錢氏爲節度使卒於紹興之新昌因居之十有四傳至訓導丙君又傳至處士府君以予吾祖吾祖少失怙與吾伯父彥濟營葬事置墓田若干畝吾父必躬其日吉疾則顧天請代或親滌瀦穢及疼乃已正統己巳方君憲忽訛言問處寇至邑奔避或請行吾祖泣曰母柩在吾將焉往竟亦無他居喪廬久得寒疾親族強之始歸鄉人皆稱曰真孝子也事兄謹家政必請而後行田宅服器皆以義讓子其遺孤無間言有族弟貧且病爲娶婦給以本業俾不失所時祀畢則合族而燕以禮法訓之敦朴自守足未嘗至公室邑大夫器爲鄉飲賓亦不赴晚涉經籍以上六經不求仕鑑蒙時教以四書小學皆口自默授比長選遊邑庠傳治舉子業曰吾以畀汝矣鑑舉進士爲知縣爲監察御史吾祖皆及見之及爲知府爲參政爲布政使以至今官而吾祖已不作久矣吾祖嘗以書教鑑曰爲官必律己愛民毋撓法毋爲利誘毋違以自敗鑑謹識之其他得於吾父者大抵皆祖之教也吾祖壽八十有五生洪武某年卒於成化某年以歲十月十五日葬某山先塋之外壠予昔校文禮部得世光名及觀其才識行業卓然知其賢邇稍

則訓時日友誼交遊上曰邇道長子曰璉皆世光所德之有原乃敘其所自述者如此公諱浩字彥廣其日讀故特書之銘曰維越新昌山邃水重公居其間知其積光服義在躬孝爲之先如彼冥陽有隱德合遺子以安闔門有楊清白之風後裔是倚種德之方與稱樹同以及其年如穀在場暇食其實其耕孔難爲時名卿爲家大宗惟子斯賢身顯云亡終饗其封天道好還刻此銘章昭揭發蒙世承勿諼

大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公神道碑銘

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公之卒倪公實爲銘墓且經理其家東陽遠且劣無所於助乃按通政參議夏君崇文狀撮公事行之大刻諸神道并系以銘公姓黃氏諱軒字士昂本鄱陽鉅族也祖諱金友考諱君瑞號玉壺以號顯皆用公貴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玉壺在永樂初役爲欽天監天文生始居泰州之西爲南京人而公生焉公少爲應天府學生舉正統丁卯鄉貢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上疏言省冗官杜倖進公考察儲武舉擇師傅諸事又請賑南京饑民

多被不納乙亥詔罷司貢翠羽魚鮓諸物以爲計公極論止之英廟復辟檢公奏嘉其敢言公因言朔齋安民數事天順戊寅劾戶部尚書張鳳罪名蓋起已卯丁嫡母憂辛巳服闋改戶科憲廟踐阼公首言帝王之治在修德納諫愛卹小民因請召儒臣稽祖宗謨範及古帝王修身立政之道著爲大明一經以次施用命在廷三品官舉堪爲大臣及布政按察者上俾詔答曰軒言良是朕當自勉有司其各議行之四川盜起公承勑往治徧歷賊巢宣布威德諭以禍福賊數十輩迎拜請命公召飼食飲示以不延脅者漸

繼進都給事中偕巡撫及守臣分兵掩捕亦多所獲奏功還朝未幾盜復作廷議乃歸咎於公致以重辟公論用守臣奏疏爲驗猶坐免官上察其情不忍重譴調壽昌知縣成化己丑述職京師禮部尚書姚文敏公爲之擢雲南按察僉事兼督貴州學政多所造就爲御史所旂甲午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數斥從簡官局省諸浮費使倖者皆不便居悒悒不自樂累以疾辭不許己亥遷秩爲卿掌陰陽官輪粟免者爲非制癸卯又辭許致仕弘治戊申監正官闕衆復以公爲今上命仍任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修

是火土之候宜正心修政進君子退小人以應天變言自古未不習天文乞改他職久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松潘軍務兼領巡撫開倉賑荒設粥食饑者給糧以徠流民製兵車爲禦敵具請出官錢以充邊餉復陳三利八害薦按察使林俊可任都御史皆不果行召還道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甲寅進尚書前後上數十言關調朝廷大政廷議倉猝不能盡宜如古昔公卿大夫各衙議議者題之丁巳再乞歸語益加切上乃許之以公既滿三載特給誥命戊午二月十九日卒於正寢公配陳夫人先卒上特遣禮部諭

祭工部治塋域至是贈公爲太子少保啟窆合葬且
爲增飾而祭之數亦加其一云公事嫡母甚孝分祿
以養兄嫂遇諸姻倖皆有恩顧性寡合孤介守不
苟交僶遺爲時所重强學好問爲文通博詩尤麗則
得唐人體裁所著清風亭稿行於世松厓集滄嶽消
埃餘論約齋遺稾藏於家銘曰維昔舊都實萃英傑
公生其間行尊蹤絶爲中給事論議孔揚出撫炎徼
肅若霜秋有勞弗甄遠爾蹤跡外領州縣起佐藩臬
司天嚴秘寵清切爲都御史佩符仗節入參當曹
在六卿列若操大阿屢試不折若驅康莊遄駕中輟

始終完名竟免磨涅我銘公行以俟來哲

明故贈通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戴公神道碑銘

西澗戴公之葬也侍郎楊文懿公爲誌厥配吳氏學
士柯竹岩先生誌焉尚書王文肅公合而爲之表後
數年公以子珊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吳累贈夫人
秩二品制得爲碑神道後珊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東陽同年進士與聞世德乃奉表誌及狀請爲銘
狀蓋公子瓌所述夫人狀則公所自述皆諸作所不
能悉載者也按戴氏自晉侍郎邈始遷江南唐兵馬
使護居婺源後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饒州縣徙浮梁
至於今高曾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壽因明洪
武初有司徵不就考嗣安鄉稱長者以子用貴累贈
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後以珊贈如公官母徐氏封太
恭人累贈夫人公諱哻假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强
記誦翰墨出永樂庚子以春秋舉湖廣鄉貢有司錄
其文甲辰與禮部乙科授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
不知書公教來幾士頗向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
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積最遷德清縣
教諭一新學政十不舉凡十科自是舉者不絶父老
猶因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晚然化其教者亦多有之

扶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闋擢教授再蒞嘉興學
者翕然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激按察
官强公公振衣確乎是忤意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
休休谷喃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訥菴至是號退
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
有大志事親孝詳昆弟友睦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
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德聞時道見一士病卧風
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
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
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濟倉

去河遠奏役之弊輿吏胥騎被綿乘馬洶視諸衙道表歲多不如制皆奏禁之逮陽知縣張光啟僞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冒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富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寘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憂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夫人采嘉有容事舅姑如公事父母白公起布衣爲儒師二十年獨舉內政每見公嫉惡甚則諫曰此怨道也及聞其論議不下人則曰求益者固如是耶其平居未嘗聞學而言輒近理道殆天性然也

夫人卒於某年某月公卒於成化丙戌合葬於下長源都嶺背塢之原子男四某某孫三某某公教子嚴肅俾各治一經言行動履必有矩則夫人實相成之故科第累出而都憲公才行卓卓稱職名聊其爲御史爲按察副使兩督學政教法尤著人謂得諸家教爲多且公之未盡於用者亦於是焉驗矣然則揆之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既祀於廟又碑於墓傳之世世以爲後式固亦不可闕故從而爲之銘銘曰職必務稱位豈有違公君贊宮有岑斯拔生徒如墻棫棫堂公來蹐踏公夫依依公才實來者有餘地消爲

尚談說俾予前志之迹行止或尼之歸歛諸身非我失之厥則在家日有良嗣公澤之施沈潛非試燁燁發章襲襲德門持以贊公其下若有公碑有銘愧我生晚庶其勿諼以示悠遠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梁公神道碑銘

初南京戶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病新瘥所具疏詞懇甚上惻然感之乃賜溫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恩禮特厚歸二年訃聞復遣官諭祭營葬事益備蓋也公諱璟字

廷美世爲太原崞縣人考諱質有行義鄉人稱爲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妣李孝少時直軒血出於面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邊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公聞變被髮跣足求父所在値歸乃已嘗爲馬邑縣學生後學業乃入庠學成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諸同官劾大臣不職者因爲致仕尚書巡按都御史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爲變癸巳擢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徧歷所部詢民疾苦察郡縣吏稱不稱得

牧民體分守洮岷邊西番縱掠居民驚徙公撫兵斬
其魁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
撫按御史而下交薦於朝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
左布政使敷惠勤事視昔尤著在陝前後十五年民
熟其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總
督軍務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以增武
備永州寇作督官兵平之鎮守中官毆殺千戶下公
勘覆力拒請屬不爲撓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仍武
官犯不聽令公痛繩以法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
剿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理部事事畢樂

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審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
去及歸足不至公府徜徉山水間日聞恭賦詩爲樂
篤倫睦族事兄宗尤謹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賜膳
俸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黨歲歉則出粟以周貧乏
死者具棺斂葬之又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姪及鄉之
俊秀給薪米筆札而時課試之續且稍屬其子曰無
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樂爲者故至是猶勤勤云爾公
敎肅而東耐清苦遵矩度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稱
事樂職閱歷既久資望兼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
退以壽考終延及子姓方除而未艾揆諸邦數可謂

不失其正矣古之論大臣者必先出處其間幸不幸
弗論惟所自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身
若終之不合雖有奇節危行卒歸於無所用之地故
引仕之難而保終爲難公亦可以無憾哉銘曰公起
諫垣出領方牧又爲都憲兩鎮南服均勞內外臨洮
川陝政勤教條法慎刑獄亦有兵威匪我窮黷有言
有功僉受褒錄既登卿貳遂與經猷密容廟堂以率
群屬官無蹶貪器不羅鍊功成志倦勇脫羈束掛冠
東歸永謝鎖蹤若颺巨津既往而復彼疾行者自溺
斯路相彼川流往還來續亦惟天道盈虧斯有其所
未竟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義塾有封在原公所
自卜其阡有銘永昭斯告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九

碑銘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公神道碑銘

弘治己未先皇帝覃恩臣下今少傅謝公於喬之祖道菴公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祖妣余氏贈夫人越六年乙丑今天子嗣位於喬以輔導功進今官及恭上兩宮尊號又復以其官加贈祖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爲一品夫人制得樹碑神

道於喬乃自述事狀以爲東陽憶與於喬同在翰林入內閣稔聞公之志行才畧早宦小試厄於橫逆卒以終老晉其子資政公之賢然又弗顯而魁名重位正言直道偉然以學行勳業顯於天下者乃於其孫見之向非抑遏湮鬱之久且深亦惡能一發至此哉是則天道慶善之公徵諸聖天子崇德報忠之典皆足以爲世勸文而銘之宜也按謝氏之先本台州臨海人宋季有行長二者徙紹興餘姚之東山鄉公生而閎偉洞達孝友道義尤多聞識宣德庚戌浙江布政司辟爲從事長遇事敢言布政諸公多折節從之

進隸兵部尚書鄺公埜素嚴重寡屬無當其意者凡有奏出公手則不覆視比旅試內廷混在常等鄺道公才行力爭之乃置優格夲侍郎章寧等事被中貴勢陵廢官爲公伸正色拒之爲所搆陷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知之奏調福建布政司都事會沙賊鄧茂七作亂刑部尚書薛公希璉出鎮委公軍餉先是輸賞三倍且弗繼公收積水次召業舟者使運之暨事之道約有損則均其償皆樂爲用民不倍斂軍食亦足承檄守松溪政和賊保官臺山爲窟合處州賊掠平陽諸縣公以計招其黠者用其謀誅首惡宥其脅從

還所掠婦女幷稱若干人賊遂平又奏政和地廣難制請割其一里及福安一隅置壽寧縣薛公上其功進祿二級御史應顯爲公可大任吏部以資淺格不行適薛公劾巡按御史許仕達併及其素不謹事許亦居當與公鄉疑事出於公中以危法大理卿蕭公維禎察其冤將爲申辨公念日者言年四十六當失官歎曰命也不復自列既免歸奉母嚴氏以居悉舉家政付其子徜徉山水間效仲長統樂志論作寫情疏以自見偉齋合族而周其貧乏延師置塾教子孫皆立什應事之方鄉人有過難眾所憚者必加面斥

然聞一善則贊嘆不釋口光黨倚故布政使黃澤在
浙公嘗以諫忤後後罪乃爲排解既而官其鄉尤厚
待之參政俞士悅待公國士後謫戍遼陽屢道使慰
訪友人俞漢遠客死爲經紀歸其喪嘗買一幼女既
而知爲官家子女撫之比長爲嫁良族平生好學巻
帙不去手爲詩文下筆立就多不存稿雅不喜浮靡
凡世俗邪妄之說一無所惑自謂以剛直得禍因號
直菴人亦以是稱之壽六十七嘗自制壽藏於雞籠
山先塋成化癸巳九月二十九日卒再踰月而葬夫
人余氏同邑處士安之女溫懿端慤事舅姑孝敬備

至處娣姒常倍任其勞公貧時恒以儉取足姑老不
就祿留養於家躬率紡績至老不倦其治家寬而有
制爲教亦然舉從子姪數百指撫之其周鄰黨之婺
婦爲嫗侍僃者不下十數家有火將舍其家而來赴
者甚衆嘗遘危疾女婦多涕泣請禱願以身代至於
逮下之德尤爲姻族所歎致云壽七十六某年月日
卒越二月而合葬子一曾恩孫五於爲其長名選鄉
貢廷試皆第一八命至今官次選早卒次迎累進士
累官兵部員外郎清慎有祖風孫五長正次禾皆有
文行不失世守丕繇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第一進士

及第授翰林編修以祖命爲遺後其所爲贈以此銘
曰謝以國氏自周申伯歷漢中微至晉乃發由安暨
佐將相勳閥有郎東山公益其裔公曰無徵寧遠厥
僞公自作祖綽有餘地公才實多可貢可科甲官畏
途既歎復蹉迪不徇物免嬰禍羅人不足尤天其謂
何公家有教公子惟肖載埋弗宜天稔其報巍巍公
門公有聞孫出應瑞世爲鳳爲麟上補帝衮爲龍爲
山志行道施有澤在人風采凝峻蔚爲名臣茲閟間
氣亦惟發源其源維何公自作祖世苟有濟豈必在
我斯官斯秩視祖如父計功報直亦固其所蕡藩闔

函於義斯可刻銘神道以耀終古

明故兵部尚書致仕進階光祿大夫贈太子太
保諡襄毅項公神道碑銘

公姓項氏諱忠字蓋臣其先世本汴人宋南渡有曰
秀者從浙之嘉興曾祖承原隱不仕祖邦懷孝威吳
江同安三縣丞及父衡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
御史公生於吳江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遷
員外郎十四年随從北狩脫歸中以智自拔而歸進
郎中景泰某年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嘗按部高州諜
報賊擄男婦數百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

撝家理恒無恐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四年征瀧水賊以功加從三品祿丁外艱服闋改山東按察司天順某年擢陜西按察使值歲侵貧發廩給民不待報所活萬計丁內艱軍民詣闕借留者幾千人詔起復公某年以大理寺卿召借者再至乃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諸番作亂公帥兵撫捕遂降其衆成化元年寇犯延綏公與寧遠伯任壽奉命禦之戰屢捷寇遁遠去西安水多鹵宋渠久廢公開一渠三十里又鑿涇陽鄭白故渠溉田七萬頃民立生祠祀之二年敵酋毛里孩入寇公提督

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禦之寇復遁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胡滿四據石城殺我邊將擾陝公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定適其出台斗人情恟懼公屹不爲動據要害以困賊廷議請益兵詔以問公公謂兵不須益惟坐困可斃相持百餘日公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脅從者稍稍出降其逆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窮甚每突圍衝我大小三百餘戰皆挫之禽其愛將楊虎狸公曰是可用也解所服金釣賜而遣之約爲內應卒禽滿四斬首七千六百

俘獲二千六百有奇因奏便宜四事爲經久計五年遷右都御史六年京畿大水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多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銀布牛具各萬餘所活凡衆荊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遣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於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皆報撫治進左都御史蓋自南北用兵以來論功遷秩者至是而再降勅獎諭者五賜白金綵幣者六會有星孛於天因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公

再疏自列言爲因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荊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撫剿之力未必非殺撫地也十年拜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公耽暢戎務簡賢翁以白輔闕大展所蘊十三年錦衣衛百戶常瑛者挾中貴爲詞祭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承是莫敢直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偕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銳伺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枕法爲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寘之死公廷辯慷慨不少循僅坐落職以去久之時公者次第皆敗上稱察公枉復

兵部尚書致仕今上登極及建儲恩再進階光祿大夫吏部侍郎彭公韶巡視浙江特薦公可用而公年已耄亦不果起壽八十二卒於正寢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上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賜謚曰襄毅錄其孫鐫為嘉興守禦千戶皆異數公生二子長經舉進士歷南京監察御史為太平知府有父風次綬累官蘇州衛指揮僉事守禦嘉興側室朱氏生子四緝績綸縱公以十六年某月日葬象山鄉之原配夫人祔公剛果沈毅遇事敢為不惑羣議故能歸敵制勝累著勳伐及排擊兇暴身犯大難

中彌顛阻終暴白於天下而先帝知人燭物之明今天子報功崇德不遺舊臣之義亦可仰見於此矣乃敘其行業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昔在英廟賢俊輩出甲科継發盛者壬戌有十尚書公忝其一掄才校功公在甲乙入典刑獄出長師律廟堂中嚴閫外謐識機應變捷在倉卒持堅摧強勇定神怵公身亢亢其氣叱咤摧姦褫魂公有直筆公心鐵石寧折毋倘彼奚有徒如鬼如獮野燐宵爝潛形匿陰霾盡滅仰見白日乃困而亨既滿斯溢壯當其勞老饗其逸何以雩之生有階秩何以錫之沒有襃卹天王聖明君子貞吉褒彼微功有得時矣惟天生才大者承弼胡成之艱而奪之疾惟士用世必先委質行執我使止孰我尼其鬪利鈍豈我能必公志既畢公澤未訖公功在斯來者是述

大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朝瑛為監察御史時嘗從封其考竹深公如其官階文林郎贈厥妣嚴氏為孺人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時公已棄養則如其官贈之階資政大夫而妣為夫人暨其祖考妣皆然弘治癸

亥始贈公今官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妣為一品夫人暨其曾祖考妣皆然公念父德久弗白茲假寵於朝制得建碑神道則以同年友請予銘公行具兵部尚書孫公原貞所撰墓表孫為進士嘗使浙採國史為尚書又統兵鎮其地與公聯接得其賢為深東陽生晚復與太保公同登進士與聞世德義亦有不得辭也閔氏之先本汴人從宋南渡至臨安徙居烏程之晟舍今湖州屬縣也元季兵變譜牒不可考公曾祖諱其毅雅去俗為後進師表稱牧齋先生祖諱性考諱綏皆篤善好禮為鄉有長惠加於鄉公諱珪字以

度竹谿其所自號少失怙克自樹力學通經籍工古
今詩讚每家居尊祖合族訓督子弟義敦舊故傭佃
者厚議其直貧不能償者折其劵値歲饑解槖以周
傾者給婚喪不舉者甚衆性易直人有過必加面斥
而非理相犯者不爲校鄉之人無遠邇疏戚必以長
者歸之曰閔公厚德其後弗昌者吾弗信也媛夫人
諱貞字淑澄子六孫六曾孫九自其以下及諸曾孫
皆公所不及見而來者尚未艾云予聞江南多鉅家
望族而貴富不兩得若子孫緜衍久而彌盛者殆不
能一再覯意偏祉爲造物所靳非積行累善宜無所

能致竹谿公躬服德義不見用於時厚積大發固其
宜也太保公以才行爲三朝耆宿自僚佐甚揚歷之
道於斯爲極論者徒見其恩所由起而培植啟迪之
善鮮克聞之然則勒銘紀德雖綴至今日而其美備
儼若有所待而然者後之人尚亦有徵哉銘曰浙有
封君家始由盛世歷三紀工二錫命其命維何御史
尚書官保載陟階穹禮隣山林廟廊章布簪組既嚮
而影名徧天下誥軸舊秩廟儀新主有宗豐媧啟聽
易賭朝書碁詩我實教之生榮歿哀我寶召之若田
在耕既穫而藝若桑於蠶既織而紉以小喻大乃物
之則此地之宜殖種斯德維德之效有倍斯百有厥
斯緜由曾逮孫弗娛日前以慰九泉刻銘匪稽以徯
厥全百世之下鬱哉斯阡

明故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馬公神道
碑銘

西充馬公諱覺照其字曰悟明其號曰圓山居士其
贈官曰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其先出果州其
村元保寧路鎮撫月滿始遷西充其父愈音號龍門
居士其子鐸號虹橋居士爲國子生三世不顯皆以
號行及其孫廷用始舉進士累官南京翰林院侍讀

學士獲贈其父及爲禮部右侍郎乃贈及其祖論者
謂馬氏之顯自公始云公性朴厚與物無競且樂施
予少喜浮屠法鄉人有小訟輒爲開導不煩官府而
退者往往有之嘗患背疵累歲躬相吉壤遷其祖若
父於青草溝之陽痊於茨左負土植樹三年而後去
有白烏巢於草木人以爲孝感所致從兄庸爲稅課
司使卒於荊州公負其遺骸歸葬之撫其孤不異己
出將其家居所自蕃者如此間遊江湖下瞿唐過金
陵北走燕薊覩兩京宮闕臺署衣冠文軌之富懽然
歎曰吾於中國目不樂地也既抵家益屏嗜好道予

鐸爲科舉業及孫廷用甫弱冠爲擇傳就學步送於三百里外家雖貧膏火筆札之費不絕於道廷用攻苦力學舉鄉貢報未至而公卒公娶淑人朱氏勤儉有則善綜家政遇中表族婣能致親睦廷用之爲編修也猶及見焉公生於永樂某年卒以成化某年葬在岳店嶺之東淑人祔焉鐸所卜地也公子二鐸其長次曰鑑孫五長廷惠授將仕郎廷用其次曾孫十僉龠皆舉進士金累官廬州府知府龠吏部考功司主事全國子生金義官佐孫三蕃其子姓之盛如此而以女稱者不與焉馬氏居西南僻地世以農隱圓

山公用儒學爲教再世乃發也以父子登甲第內列曹省外領州郡文學政事先後相輝映而敦朴易直之風尙未改也是其深培厚積理實有自致者豈直蔚盛舒伸之數固當然哉然則公之名已述之朝廷籍之有司見諸辭命典册之間由是而託文字刻金石以昭來世固孝子之志亦史氏之所有事也侍郎君追慕先德久有待於今日者謂予爲翰林舊寮特述事狀請銘於神道之石乃爲銘銘曰西充之陰有山紫崖嶻五馬從空西來有壤可居有原可藝生斯葬斯門維馬氏能門圓山是父是子載營載遷相率

伊邇圓山有子惟孫是似予嘗未備孫幹其蠱既錫其父貤及於祖龍章鳳函下照林莽山若增高地若增厚彼陬豈遐若在畿輔九原有知公掌可撫穹碑巖巖金書石劖封於新阡有來必瞻晦極而彰理則可占太史作銘以發幽潛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神道碑銘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爲教諭時以其子亨爲吏部主事棄官就封後累封至都轉運使及亨爲副都御史間公卷歸自甘肅值今天子恭上兩宮尊號

恩贈公今官給正三品誥命制得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恩數備矣畢氏族望濟南之新城曾祖諱慶甫祖行一以行稱世有隱德考諱鐸贈如公官公諱理字文義生有奇質重厚剛毅內發居鄉無師傳學禮記自得與古爲縣學生累試弗售天順己卯次當貢有伊某者親老且貧甚而讓之遂領山東鄉薦庚辰中禮部乙科授鳳陽懷遠學訓導懷遠久乏科第公擇少俊十餘輩躬督教之自是舉者先後得一人以母喪闋服改保定束鹿舉二人秩滿考最遷開封西華教諭西華之士如懷遠而舉如束鹿之數父喪

服再闕改彰德安陽安陽多貴侶子不飾教公治縣
條格其舉者有加焉蕃公以篤志實學操矩護爲身
教故隨職所至類能有所成就四縣之士嚮感恩德
雖楚地累歲覩之若父母然其鄉黨後進經誦授者
多來進士爲顯官如御史孫敬于璧布政使今廷吉
此尤可指數者也晚號敬齋學者因稱爲敬齋先生
自致政歸以泉石詩酒自娛縣官稱請爲鄉飲大賓
者幾二十年年八十有一而卒生洪熙某年卒以某
年配高氏生同鄉有懿德孝敬勤儉少老如一日視
側室若同氣撫有諸庶無異已出累封至淑人以今

弘治丙寅某月日合葬於吳公山之原夫淑人亦賜
祭焉子五字其長眾成化乙未進士累今官以廉能
稱於時次成夔能孝成龍皆縣學生孫五長昭弘治
乙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識者曰不愧其父自公
以禮學教於家用是取科第者三世矣都憲君以予
同朝久嘗接公風範昭又予禮部所舉乃吾友左
副都御史楊君應寧狀請銘公神道而以母德附焉
禮也銘曰致士得第國課其最其所得者爲進階地
有功報直維有司事別有遺教及鄉子弟由我賦者
功實兼倍大則課之錫以褒衅其祖伊何日有賢嗣

[illegible]

維子父述維孫祖似教實自我成之在天天道因法
有符煥然昭我身後昭我目前官我能襲敢幾報焉
役彼自得千證一閭匪流斯長於泝厥源父教既著
亦維母賢我銘肆公以耀幾葉

大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左都御史史公神道碑銘

公姓史氏諱琳字天瑞在憲宗朝舉成化丙戌進士
爲工科給事中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遷左參政孝
宗朝歷遷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保定諸府兼督紫荊諸關歷工部左右侍郎兼左僉

都御史經略邊備以秩滿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署
院事今上皇帝以提督功賜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未
幾又以邮典加贈太子太保凡閲三朝四十年官十
命其卒也給驛歸遣官護喪治葬事賜祭者再及加
祭亦如之蓋其始終遭際之盛如此可謂難矣初公
爲給事時言事有聲爲參議時平蠻寇番賊修安定
會寧諸路邊備督甘涼軍餉事皆集以家艱闋服改
福建有水開銀礦者公力沮之爲參政時豪家多占
勢豪爲禁治褒吉二府饑荒賑貸全活甚衆
頡綏攻賊邑殺官吏督兵勦之獲七百餘人其其官

惡腸從者皆釋不問爲布政時藩府歲條多倍取民
困輸納請自所司類輸之始大爲便爲巡撫時定均
徭優戍卒開小河以殺滹沱水勢役其究保定二府
柴夫舊額大明省川果園皆告民世業變置告訐者
奪取以備供應公力言不可以數十人之命供一己
之不諭其激諸道宦毀實果如公言乃止爲侍郎時
嘗以災異言止織造停供應諸事爲經略時言募軍
丁禁流賊省中官差遣諸事多行之爲提督凡三命
將遊宣府大同他敵退備兵食爲後計後敵寇榆林
命師先往檄大帥會其謀覘敵所在夜潛師搗
其巢敵聞從復遁毀其廬帳而還以捷聞賜勑獎諭
賜以銀幣寶鏹入朝言便宜中加誅亂治乙丑新遭
大喪國事方劇適宣府失利遂命出師公與大帥分
駐宣府大同大同諸路斬獲以百計捷再上褒諭如
初特命中官迎勞於關賜賚甚厚下暨部曲俞加犒
賞始近歲以來所未有也今年丙寅爲正德紀元正
月十二日以疾卒自位九列前後請老十餘疏報得
温旨慰留其在新政尤多啓沃而勳業未究卒齎其
志以沒悲哉公性本孝友其先世居浙之餘姚元末
僦人使應炎爲宋防禦使張嘯子去史爲裴姓七世

矣公始出於朝復歸如市其在處士府君嘗仲弟考
教諭府君諱才甚謹皆累贈如其官賜其家賻恤親
黨不遺餘力其爲人坦夷宏豁不設崖岸意常近厚
人以故多親愛之平居不事作業家無餘貲然終其
身未嘗以貧急也號一拙而自多藝能獻作墨竹自
謂天解尤好談兵於諸推步占候醫藥之術靡不通
涉比見熒惑犯執法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
都御史戴公廷珍卒曰未也不踰月而公亦卒乃撮
其大者爲銘銘曰有偉一人生南東長軀廣顙聲洪
鐘登古豈相非凡庸溺水不死驚羣童殿前射策回
重瞳諫垣敢言開聰聦闢楚地三藩雄力折强暴
豨發摘手操憲節巡畿封入東邪士官各正冠象
簡兵自驍出門拔劍氣如虹部曲百萬皆貔熊三邊
同願多狼烽哪枚夜搗窮廬空五年再出威權同北
走七谷西雲中朝來如雲去若風公歸獻捷明光宮
春評廟議坐雍容武哉不用文治隆扶摇萬里方上
翀六月一息何匆匆稽山鏡水猗崇鋒公往歸之可
長終神無不之感必通或者尚在燕然峰

明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楊君墓碑銘

國朝廕錄之典惟大臣有之然不甚顯其顯者必其才足以應選舉膺任使資累序積乃得之而亦鮮矣若學士楊君知休周其人哉君諱時暢知休其字世望西安之咸寧曾祖諱惟敬祖諱森皆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考諱鼎舉鄉貢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歷翰林侍講官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君其伯子也少美丰姿聰悟學莊敏公爲侍郎例得廕子君以讓其弟時達既舉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修憲廟實錄以勞遷修撰充經筵講官今上在儲宮君以廷薦侍講讀改春坊

右贊善九載秩滿進左諭德以修大明會典勞遷侍講學士纘修玉牒以登極恩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復以兩宮尊號恩進階中憲大夫預修孝廟實錄刊開經筵復充講官其在成化時尚未顯越弘治正德間多所歷試史職之外會試爲同考廷試爲受卷彌封讀卷凡儒臣所有事無弗與者自餘若分獻郊壇陪饗太廟清理武官誥黃預觀籍田從幸太學賜坐彝倫堂恩禮尤渥玉牒之進君按宋制於正殿登受亦前所未有也其所被賜若冠服金幣寶鏹珍饌諸物不一而足卒之日上追念舊勞特命官致祭營葬給驛歸其喪其長子依澤先以祖廕爲太學生至是改命錄中書舍人某由身仍許其仲子依江補廕爲生益莊敏雖以勳舊門望顯於時代而在翰林未久惟揚故編摩講讀之務所以遭值者猶多而蔭錄相續又适爲序進國公以文學遭際明聖有足以致貴重敏之澤未艾也君爲人內敏外重意常近厚倫宜其爲莊敏之歸仰欲終養不果乃請侍以行張氏廢疾而無子養之終身後被旌爲節婦譚氏妹有遺女爲嫁名族諸弟既失怙愈加訓導時敎爲兵部員外郎時達爲順天府經歷時敷卒有其孤於官及君

之卒也從暖列伏哭皆如禮亦以見故家風範如此云依澤將樹碑墓道乃右庶子仁傳滿狀請予銘君同在院署久予弗能忘也因撫其行實之槩爲序銘曰維莊敏公昔事英祖肇登甲科終致台輔老歸其鄉弗究厥施教成於家有子似之孰其似之曰維伯子爲名進士爲世太史越在憲宗啓於孝廟今皇嗣基官職是紹經業有門周象義爻史法有傳鉞此華褒講幃敷陳藝苑甄擇有一於斯皆公遺則有芴雖殊有畢賜珂仲叔之間孰與伯多營室與田將穫將倩而成弗終抑又誰咎惟祁有典兆域是營奕世遺

恩二子是用志啟齋之墟先公所藏君往從之百世勿忘

懷麓堂文後稿卷二十

碑銘

明故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費君墓碑銘

贈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費君諱瑄字叔玉以子宏貴累贈如其官時其卒且葬已六七年矣宏既得誥命將樹碑墓道乃奉湖廣按察僉事姚君文灝狀復自述行實請予銘且謂盧於陵連舜賓皆以處士得文章而顯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顧君之賢當不在盧連下故敘而銘之初公父奉訓府君鉉

孤以學行五子各授之業瑄字伯玉舉鄉貢士瑨字仲玉舉進士累官貴州布政右參議璵字季玉為義官瑞字幼玉亦舉鄉貢公其叔子也當伯玉早世府君亦衰老仲玉已遊縣學以母嫂寡弟妹皆稚委君家務卒困學業以成其名府君止一弟有子貲悉付之其沒也無私藏焉君入給家費出應公役勤苦百狀久而貲益倍外侮于至毆害扞過強梗者吏為植服門費氏有人矣君病弗逮文義以母上太恭人多疾躬視湯液儲善藥以備之逮事繼祖母張孺人甚夕候問于其飢飽寒燠饘粥類不後所欲曾祖妣

諸人集爲爺所發遺骼散落灌莽中一一拾
故相時中兄嫂幼弟病親爲扶掖至察其機要
沽醉涕首誓其杯擲之其感慟有成亦以此後
京師病益甚目者迎之失於楊州聞巳至鎮江又
而南則知尚在瓜州日暮風甚舟人請少俟君曰
弟忍死待我遂郵其他亟欲渡而北及見握手語歔
欷而絕撫其孤爲尤篤聞有啓警亦即寢開抱之出
焉猶未寤也理家四十年下上怡怡如一日睍與仲
玉定家規至今行之其爲人英偉而善儉仿自謂有
三不成每歲荒輒減價出糴有貸而覆於濟爲溺者

所得家傳利其殷市之浴自是不復食者數月故鄉
人德之最深嘗病宿爲之社禱者數百人非公事不
至城府切齒有請託者業已得斷以母命強君君代
償所得竟弗爲動在通邑興家學葬二親於金柏之
原配余恭人先卒別葬於楊柳尖而君葬於天柱峰
皆所自卜地也君世家廣信之鉛山曾祖諱俊誠祖
諱榮父諱應麒以仲子貴封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
子三人其長宏也狀元及第在講筵史局爲時碩
於是天下稱之曰費氏有子矣次完縣學生次審卑
卒孫幾人孫女幾人長許宜興吳驥今翰林侍讀學

士克温子也銘曰費氏五玉玉純且其一韞匱山中
藏子生執德不毀方人有譽重無疵傷浩哉浩蕩價
貞價寧爲楨非官道傍恥以泣獻封陵陽推爲玉子
孫成行前如藍田後見圃如楊瑤琨瘞琳琅中最貴
者登玉堂爲璧爲璜爲珪璋爲世物瑞爲國光佳城
有埋緘壤貴質氣融液天無術後千百年闕精光生
勿掀勿毀遠可將負取皆德永不忘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君

玉汝神道碑銘

玉汝姓陳氏諱璚玉汝字也世爲蘇之長洲人舉進

士爲翰林庶吉士擢兵科給事中選遷刑科都給事
中入理寺爲右寺丞右少卿用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以右副都御史致仕南京卒於家玉汝居官謹飭
不事矯亢言必據理法在諫垣封駁惟允孝宗前政
初妖僧繼曉既就逮法司擬以常典玉汝與同官某
其罪乃伏法有妖人或采通冠奏令巡撫臣禁絕
贊源因請置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不生有中
使于擊尚寶官於朝具狀劾之彭城伯爲辛臣誣奏
爲辯其非罪當道欲令以崗類報怨則謝弗能雖以
召怨弗恤也在理寺最久詳讞爲多在南臺兼督操

吾兵上自九江下至沿海戢內巡歷過其家必夌問
省入閩府莊地與屯田冊錯本勅往勘歲久籍去軍
衞不能直因兩具以請中有歸之府而議者弗察乃
著屯田下三難以著志復勘言府獄下上無問言兩
人方屬會海賊爲孽與巡撫官議久撰論首惡出降
業已有不死發成顧而後賊黨大肆更化初方議勅
捕而下汝已沾疾湖事大矣禮部以計聞上遣官諭
祭命有司治葬事丁卯十一月某日葬於隆池山之
原子四纁倫縱猶孫八壽早世次淳津汸漢泓瀚洒
汸丁汝倫不捕行若爲造物所詘及歸予如若何乎

懷麓堂集　文後稿卷二十　十

不能捨罷乃作錄錄之堂亦衣冠盛有方物下汝爲
生從吳文定公爲古文歌詩弗倚程試試京闈有司
錄其論以傳予同考禮部初試已落乙榜聘蒐聞山
辭事闕場見能記憶此卷備舉不失一字遂賞上第
入翰林爲諸老先生所器許而選授不及竟得要地
何公殿未始廢學所著有拔萃稿使歸有一卜錄三
上皆其詩詞備有恩致文亦如之正汝謂予爲知己
以文字交且習故鑑以治命走京師乞銘卿首予忍
而銘之銘曰吳文獻地文定其首陳君繼之義則師
友言行以行省試以文有言孔揚吾得其人其人絕

何玉以比德綠汝器汝爲圭爲璧木天在紫有圖有
書何以用之校閱之餘康衢有樂可有北顧所歷
試亦是致理經與律列中世已然一之謂難而見其
全人亦有言清則弗要二不可兼一不爲少志所弗
竹若或强之所未竟者莫或廣之知人實難惟我與
子既錄其生復銘其死

太原王氏柳林世墓碑銘

柳林里者太原王氏世墓也王之族系出周靈王太
子晉代有顯者而譜燬於兵無所考見元有子實處
士居邑西之鑿在先二子長處士均把父良仕元知

懷麓堂集　文後稿卷二十　五

許州兼管本州諸軍與學勸農事有惠在民老而無
子以兄子伯榮爲後今正之亂故家大族焚掠殆盡
伯榮自由峯別墅亦燬任子女避亂於外及國初歸
定復相始十居柳林家復振於梁間歲獻嘗出粟貸
貧饑活數百人後有歸直取劵者則既已焚之矣鄉
人德之壽百餘歲二子長寅舉鄉貢十仕鳳陽府定
三府通判有廉能聲擢知隴州以老致仕而卒二子
求吉求益求昌皆以料糧爲業次安質直好義舉人
德之若其父然壽至八十有九二子長承詔舉鄉貢
士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工部尚書巡撫湖

廣提督軍務有平寇功行業聞望爲一時所重贈其
祖若父皆爲資政大夫工部尚書次永亨有大志折
節讀書亦以鄉貢士知昌黎縣遷知隆慶州性嚴毅
未嘗苟取比致仕歸無羸貲人以古先生稱之以子
浚恩授封誥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壽至七十有
二子浚累遷戶部右侍郎文學志操於前有光而贈
錫之典益未艾也若其先塋舊傳邑西柳谷南之麓
者皆久失其處而其子孫皆散在弗祀潞州以下始
得柳林之南二里許則伯聚之所遷序以昭穆至今
不絕尚書公之卒朝廷賜葬於邑西店頭之原其子

孫皆祔之別自爲序鑿石之所瓊近已來得之將圖
修葺以廣祀事獨柳林之墓幾二百年最久且遠而
未有表識之者蓋於此深致意焉惟王氏起土厚水
深之地宗族蕃衍閱代累世皆能以忠厚樸質爲業
故壽富榮顯年有過百齡官有登六卿者蓋其所稟
厚而得與養之善也至其墳墓所在兵荒轉徙之餘
猶秩然不失其序而修治秩祀禮亦有加焉仁孝之
澤自是其有窮乎養生送死王政之大端而公卿之
家佐政以化民者其責尤重是不可以不識也戶部
君念潛德弗著自述事狀介稽禮部希大請予文刻

於龍灘之石且以備家乘之傳乃銘以系之銘曰鬱
彼柳林山花巍兮葬其下若塚纍纍兮惟州有侯相
厥宜兮爰復爰處歸流歸兮數窮則通禍履綏兮侯
子侯孫曾佐僭兮其生維斯葬亦斯兮昭穆序列儼
庭闈兮翼翼鄉佐皆穹碑兮由枝逮根雨露滋兮維
柳之陰若彼槐兮繄彼在谷積弗迷兮禮有小宗繼
別爲兮體魄在墓魂何之兮自西自東往復來兮刻
石紀德異豐碑兮

明故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伍公
神道碑銘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卒於家其子潤廣右布政使符
具書幣公從子進士箕士京師介翰林庶吉士張㦤
山請予銘神道之石越數月其孫工部主事全來速
銘予與公同榜相知好音問久弗達聞訃哀悼不忍
辭伍氏世居吉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扞
州里生於洪武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爲臨清縣丞是
爲公高祖處士諱述經者爲公曾祖知樂清縣贈監
察御史諱復者爲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體祥者公
考也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驥奇之言
於刑部公俾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藥師請辭

曰吾不能為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
禮部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適主試事擢公為第
四人經義梓行竟不易一字甲申登第二甲進士授
刑部四川司主事未踰年尚書以為能令勘獄北畿
歸輒稱旨有大臣薦為按察僉事例以資格弗許遷
員外郎進陝西司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錄浙江繫囚
多以開釋復薦為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命讞
獄尚書以下皆噤莫敢抗公執論侃侃應之不肯退
坐是賈怒尋以詿誤出為廣州府同知會後山有剽
寇承檄與按察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勿稽首

備陳便宜二十事御史而下兩郡行之民相與語曰
非伍誠守幾不可為郡矣傳聞京師遂擢知府事公
益自展布事無劇易務力為之嘗相水作陂堰多積
穀為儲蓄置保伍使民自相捍衛徵科差役必審定
丁戶凡所規畫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素習辭察而
折庭無留案興學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於郡齋時
集諸生辨說經史以風厲之登上第為顯官者踵相
躡每部使舉郡縣能吏必為稱首一月間吏部連擬
雲南按察副使及湖浙參政皆不果弘治己酉九載
考績王端毅公為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史請

還公稱治乃擢廣東右參政諸路習聞公名皆安其
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丁
刑部公憂繼母劉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事不
復仕而予符已進雲南右布政使為用事者所中就
理訴諸院而用事者敗始得自歸比有後命公已屬
疾踰旬而卒公寬厚簡達不設崖谷而中有介辨解
紛治錯皆談笑為之雖專城牧長若不盡其用者事
繼母甚孝謹撫二弟遣子女皆底成立官所入俸廪
為奉養賓祭費餘輒以分子侄暨諸姻族賻喪結婚
不可勝紀學士大夫謫嶺南為所周恤者或祠而祝

之廣人過其鄉不遠百里必過問候其交際之待人
淡如此公生正統某年卒於正德某年葬於某山之
原子六皆踐世職有聞於時孫五長全舉正德戊辰
進士授今官次全會蒼令蕃自臨清及御史君而下
舉進士者一人鄉貢者一人族望名第之盛亦世所
鮮見云銘曰維廣東西維國鉅藩比壤殊俗政通實
難公官其東長郡參省十年再遷維西牧是領尚綏
之能保障之功政禮則然匪才弗同維古有云以經
綸吏甲科之儲刑賞之試政久乃成世亦曰爾有明
弗陟則命之使鄉有文獻家有範模公德不孤來者

其圖之

明故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公神道碑銘

吾湖南有藩臬之長曰劉公諱喬字述憲者之蕲安人也其先出河南祥符宋季曰功甫者來蕲安家於官曾祖昭祖俊英皆贈刑部尚書考尚書公諱廣衡爲累朝名德公其次子也成化丙戌登進士第知湖之歸安歸安壯縣公應手剸折獄無滯因前死游而郡邑早不可植公教民市其苗植之獲再倍存東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識其家豐嗇人貧不肯賦稅獄訟率視此爲操吏不得售其姦歷舞

惡俗士家以佛齋致饋郵弗內富民送葬妓樂數十則罰以示戒癸巳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按廣西務削誘叛撫藩司守臣平之柳慶田三府多警凡所指畫動中機會還按京畿稽諸司卷籍無所緩王責擢福建按察副使發慝摘伏屬吏畏服有大俠私番射利盤結下上莫能制承斷道之弘治戊申以外艱闋服擢湖廣按察使持法甚謹庚戌用刑部尚書彭惠安公薦遷右布政使辛亥轉左布政使則宜尚寬簡盡除苛虐人或評之曰牧道固是也會修三王府極力紓治民不告怨勸諸府獄事皆得理斋自策往至

是勤勤舉職未嘗少逸聞代祀南嶽力疾以往還至衡州卒子四玉奎璧璜玉本季弟之子也初公未有嗣故子之後舉進士累官御史紹公行業以考績給誥命公當進階而所司失據僅授中奉大夫公之葬也僉都御史林待用爲銘玉聞命于銘請奎道予省墓過浙聞人道歸安政績甚悉知公久矣茲於義有不容辭者乃爲銘銘曰有湖在南楚邦是瞻藩臬之間有牧有監有賢實多來者踵接前過後績功施惠浹仡仡劉公有言有功植我苗柔蘇我病癢星霜六周亦匪非久民無與替蔡則多有我居北方顧懷借

所好其微之于我父兄父爲尚書子爲柱史何斯人斯是父是子汗竹有傳甘棠有蔭麗牲有碑邦人之思

明故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焦公神道碑銘

吾友少傅焦公孟陽始入內閣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特賜誥命封三代獲贈曾祖全德公如其官又爲光祿大夫柱國如其階勳欲樹碑神道以昭潛德乃屬諸東陽而歲代綿隔事行無所據惟述其祖光祿公之言曰吾父事親能竭力共養與

人和序有令聞於鄉又常謂芳靠曰予幼時吾父以爲可教每攜以自隨方値草昧士未有定業家不蓄書教小學四書皆以手畫地口授耳命於爲講解不一存今筆跡故人無知者嘗中夜語予曰元季之亂南北擾攘強暴四出蕩無統紀者幾二十年中原人民自爲吞噬死鋒鏑者雖相接即不死則死於道路溝壑之間幸而存者不十一而予生其時未嘗去廬室墳冢居與鄉人樹柵相保宗族百餘家皆藉以無虞蓋嘗存亂後之身以承先世之緒以遺爾曹殆若非偶然者今又値聖天子光復古帝王禮樂之化爾生

斯時宜學以待用則以忠信仁義修其身以淑諸人人而進退之際尤所當愼爾其識之亦以教爾子孫予謹識之不敢忘用是官不過九品年僅踰四十而即退耕於野以成先訓然繄吾父之意不獨在予實有望於爾後之人爾後人者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以不勉也芳聞曾祖語意於吾祖者倦倦如此他莫能悉也東陽乃起而歎曰嗟乎歐陽氏從以一婦人數語而表德於先世取徵於後代彼父祖孫曾問學德業相授受若是其明且遠哉蓋天地之道觸絡否泰循環而無窮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至於元季否亦極矣我國朝掃除既定休養煕育百四十餘年日趨於盛於是乎有重煕之世以一家言之積德累善閱世歷代而不試試亦不顯既久而得今少傅公又由於偷休之儲養州郡之歷愈久而後大發焉乃以耆德碩學尊官重望簡於朝廷耀於天下於是乎有三孤之貴三世之封雖其涵蓄培植有是自致而遭逢會合於千載一時之盛固亦非偶然者哉然則公之高識遠見至今而始信而其爲人亦從可知已公諱成全德其字世居南陽之泌陽有曰義者仕元爲萬戶抗志不合棄官而歸其後遂相率不仕云銘曰維國之初如日方曉維桐樹之陰宿彼盧鳥其章弗耀維九世是係有羅翩然覽德而下倏還故棲亦戢其羽維子孔似維孫實蕃其儀楚楚其行樂樂復有名孫出於治世維時之靈亦維邦之瑞紛彼羽族實拔其萃衆雛從之胝矣方樂以今校昔何顯何晦維古有聞莫克見之名跡審象于書于詩維國之初代亦遠而見其子孫究閱其儀取物以德闡義以辭匪頌斯銘維斯人之碑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

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碑銘

自古凡治朝盛世必有恢弘博大之臣布列廊廟陳昌言著偉績顯於天下播在史冊以傳不朽然不可遽得求什一於千百得焉亦足矣自我英宗皇帝旁求賢哲其所敷遺圖憲宗孝宗累數十年時則有若王端毅公固其人哉公諱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朝擢知揚州府釐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諸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爲立石頌德廣賊寇贛州公帥兵剿平之遷河南左布政使成化間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南陽宗爭礦役人公獲其魁係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剿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因下令日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民爲建生祠稱係事之乞終制不許尋奉勑巡撫河南遷左副都御史歲旱蝗上疏請蠲除去脊以回天意入朝言時政六事遷刑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刑部巡治漕河成言弭災數事未幾而擢起之詔下尋改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進右都御史以地切交阯土官禦夷方畧勑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勳臣世胄亦爲斂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在夷方無敢索賂勢家役驛傳般私貨者皆自在役於是擢歲遷通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兼督巡江尋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遷官爲不受請託爲同事所忌命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會江南地震乞歸不許言內外官收納過重請爲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繁及奄人賤工請爲分別派買物料織造綵幣及貢獻奇巧花木請爲省節又請免常州夏稅六萬餘石以災米還之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又以水旱災請免秋糧數十萬草千之以官田賦重減耗米十餘萬發廩賑饑民令減價糶谷又同行賑貸以戶計者幾二百萬以口計者有加焉有中官以買書收藥爲名搜括過江南千戶王臣者爲之助惡公累疏言之上乃命械繫中官梟臣於市而中官亦誣奏公及知府孫仁仁就逮公又力救之得免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開奏當饑言便宜十事開林俊張黻之論乞還其官因請罷水月寺役加太子少保吉

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詔允致旋落太子少保以尚書
致仕孝宗在東宮已聞公名既登極首降勅召之改
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階榮祿大夫嘗諫幼巡撫及
藩郡官奉旨黜革公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
許南臺為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
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乃已弘治初從耕籍田
預九推禮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酌用三獻分獻官
致拜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加幣用
太牢改獻為奠于日分奠鄭國宗聖公侍經筵偶議
不合隨即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同父子各陳所見

何嫌何疑可視事如故乃起就職嘗有疾上命醫診
視遣中官賜酒米諸物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淵
不命對嘗為南司所奏出補外公論救之未得命會
諫吏奏以為老臣言當聽紘淵乃得改南京別衙
上奏知陟鈞州為府當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皆論
止之知州劉槃與御史湯鼐言涉狂逆當道欲坐以
死御史李興多杖罪人至死亦坐重辟公皆論救乃
從末減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
黨公以為脅從宜免議始定又請老詔大風雨雪免
朝又免午朝復以其見自幼求退不許進階光祿大

夫勳柱國封三代有旨令中官會選御醫公執不可
壽王冠允副使都御史秦紘以總督兩廣軍務奏安
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為南
京戶部尚書太醫院判劉文泰者奏公不當令人作
傳議者以為有所受公具自列乃下文泰獄降御醫
公又乞休蓋自蘇松以來前後疏十餘上乃賜允命
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夫役二人賜寶鏹
三千貫居十有三年聖天子登極詔賜羊醴遣行人
存問於家復加米及夫隸數倍於昔且賜璽書有嘉
獻入告語公復上疏言數事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卒

於正寢壽九十有三奏訃聞上震悼輟朝特進左柱國
太師謚曰端毅遣官諭祭者九令有司給棺槨治
凡葬事公墓在西園尚書府君墓次其所自卜地也
子曰承祥為義官有丈夫子五人承祐南京前軍都
督府經歷早卒承祿義官承祚順天府通判承禋亦
為義官承裕舉進士累官吏科都給事中孫十三人
某某公平生好學博涉經籍至老不倦所著有渭河
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行於世承裕予
禮部所舉士因奉戶部尚書劉公用齋狀來請銘是
惡可不銘銘曰巖巖華嶽雄鎮秦封靈秀攸萃為人

中雄端居廟堂進退不辟高舉長步直言正色會禦
而起排雲騰空紛彼羽旗㢴其下風犁疑糾紛中有
定撝南山可移三軍可奪用我則出舍我則還外若
可撓其中浩然秉彝在躬弗枯弗失其所係者以運
造物非車守闇世豈無才持以大用匪逆則東滔滔
江流中有砥柱頹波狂瀾不見其處功名始終自古
罔缺我所自立其成則大國史有書鄉賢有祀公銘
不隳公墓在此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

神道碑銘

弘治乙卯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日
忽有中旨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公聞命駭愕亟上疏
言臣平生不敢自他途以進乃今名不為於廷臣銓
不由於吏部臣之心跡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全晚
節因以疾告先皇帝優詔答之乃就職又再疏請老
弗許戊午獻績於朝疾遂作又請乃許給驛南歸
言事者往往起公不果癸亥三月七日卒壽七十三
遺戒子孫勿乞葬祭甲子歲未盡一日窆於鳳凰山
姚墩之原後為御史允中按南畿表公名行為請䘏
典朝廷乃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兆域嗚呼觀公之終
可以知其始矣公在成化丙戌舉進士為工科給事
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公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
給事往蒞意因以寢之會公在遣中撥給無所得乃
止乙未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值兵荒後加意撫䘏
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筍諸物責非所產地公移文
止之甲辰秩滿遷河南右參政陝西饑當運粟數萬
石民苦遠公請出粟易銀畀之弘治戊申進右布政
使遷左布政使有藩府承奉司制置吏公勸停之會
計財賦謂費用宜廣歲入日弗給乞少節京運以寬
民力庚戌河徙開封有奏遷藩會者公條陳不可事

亦竟不行冬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旱
蝗交作公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有蕃府據寺山
民業公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逋急公以災
傷請緩其事有言官請割漢中鄖陽夔州諸府別置
布政司公亦言不可鄖境民來就食發粟賑之所活
甚衆尤重名教令歸德修微子祠彰德建西門豹祠
洛南祠范文正又令諸州縣學秩賢哲無文者公名
益章而忌者日益甚乃乞歸不許於是有湖廣之命
兩河士民來道擎送哭聲聞數十里布政有羨銀三
千兩衆以為贐公一無所納往則有中使截私鹽自

艱押市於民為公所持比去乃得市六公器宇疏通不事矯飾而中所操執介介不苟雖後仕不倦問學自輯所為詩文奏牘若干卷藏於家修家規以合族子弟類稱其無敢肆若其高年令德益非特一鄉之望也公姓徐氏諱恪字公肅蘇之常熟人祖德賢考納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子四紱先卒次縉次綖縉裔上京請銘刻於神道之石曰治命也予與公久同朝每見公奏牘輒歎其不置重其為人乃為敘及銘銘曰國有四維廉乃一上而弗廉持曰律觀德之闕如彼守徐公手持法三尺威來如山氣不屈談言

是討心在國寧猜衆忌不我卻避嫌遠恥如有激妍我身貴窮我節愈高省嚴出後入身雖廟堂志嚴究竟亦兼之如虎脫柙深驅見處顛躓慨然爭競何物公懷謙沖斂不伐康寧考終多類錫天寶成之豈人力哭由之原園佐宅冢有風系廟有食後千斯年保貞吉

碑銘

明故陝西寧州知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公神道碑銘

凡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然不數見在我先朝法令近古其最久者時則有若陝西寧州知州劉公謐三十二年然後去前此未之有也公生于洪武某年登鄉甲科三十二而為縣三十六而為州七十而致仕至八十四而卒又五十一年贈今官于是寧州之名益加顯公諱某字某紀其

先自濮史始遷居滁州有曰元者避亂居寓南至建武初占籍于鈞州今河南開封府地也唐以下諸志不可考公高祖諱某曾祖某祖某考某贈如其官公生而孝友敦樸有幹局初為縣得延安府之宜君縣知治教法並舉頌聲大作及為州州人聞公威名皆已懾公至則曰久敝之地刑非所先乃因俗為治不專讞罪民翕然樂之民本識樹藝教以播種民不知學興役以詩書植善鋤惡習為之變既又均賦役置也田治兵練武百廢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不忍釋公詣闕請留太宗曰民既念綱可令起復公得

之任而別用代者公心哀矜事未嘗輕用罰而民不忍犯辭鞫問者退無異詞嘗署按察司事何日開屢釋冤獄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聚觀公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既而洩其水乃巨黿也怪遂息關右野中位獲不爲蝗馬驚不度公禱祀之蓋秋粱公碑范文正公所撰者也即起廢之爲建祠爲其他善政多不可殫紀此其異者耳間又嘗丁外艱移請首給于數皆以州人奏留而宣亦不調仁宗朝特賜仍再表貫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乃得致仕夫

之日哭聲振野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公以下嘗爲判吏者凡十祀公其中改名七君子祠及家居道聞雖至其卒也有裹糧致弔者爲其得民心如此公配某子某孫一長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字舉成化壬辰進士累今官材行勳績備然時望爲今天子所倚任其贈三代以此公葬于某山之原少傅公既貴欲遵典式立石墓道以昭不朽自述公狀請予銘予惟世之論有後者必曰位不稱德君子固未嘗負報于天而理有不能違者人積久而發發必大公以平生所學専施于一方官不過郡守再世而少傅公出爲文以言事被謫越數十年然後顯不可謂不難矣今舉甲第者三世在仕籍者四人文武並用中外相映方來而未艾有家之慶鮮克過之是不足爲爲善者勸哉銘曰

陝之西鄙有州曰寧爰有賢守來侯其民衰有素願侯實嘗之民有外侮侯則攘之三十二年政舉人存不食而飽不衣而溫民之戴侯我父我民之頌侯侯于侯孫侯子既昌侯孫乃發內秉政柄外著功伐文揚武揚其聲烈烈莫爲之後有播誰穫一郡雖小其名則長沒爲之孤身後之光嵩洛之間有河湯湯公宰斯流百世勿忘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許公神道碑銘

有居大官當重任仕而人想之退而人慕且屬之復而人惜之苟不盡其用者是惡可強合幸得益必有所由致即是而觀不待接其言攷其世其人可知也若河南許公固可謂哉公諱進字季升舉成化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出按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鉞結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疏論御史論之珍被逮論戍公與凡劾鉞者皆奪俸

三月遷山東按察司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貢其子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欲于賈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爲備極拷訊生誣服公備閱商牘見酒家以殺之狀日貿布數疋訊之遂伏辜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上邊事數條北邊入貢驕詐有出公嚴爲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驟沐不律公奏置于法降爲庶人又奏太監石巖嚴誣公擅用旗牌降知兖州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逸犯西陲復命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仇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𨓏出調亦介管東諸夷爲聲援冐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除八首餘皆自保公諭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丙辰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不往指貴召人爲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疏白之甘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冦入大同復命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公銳出師進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廷臣論爲名教十疏乙丑今入于部門名爲其部右侍郎督團營其馬進尚書賜蟒衣三襲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勦聖

學彌遜逸政吏部尚書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鈎摭時傳公議瑾寖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兩者郎中者誣爲非制詔令致仕又以公嘗薦羅叅爲失當降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摭其在大同時嘗擅事丁出銀借役後爲典守者所尅故責爲稽察因以中公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致仕而公已卒矣乃贈公太子太保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爲公器宇魁岸負抱凡備論議明出言直不可爲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竦而畏之顧性孝謹嘗砭股調藥指出血後每舉指示人輒泣下不已事二兄醴敬不替家素饒而自奉儉約至于老猶然所著有憲臺奏議東齋始末東庵摘稿東庵者其所自號也公生某年某至于城南石背山之北娶某生子某某贈夫人高氏生諾舉進士擢戶部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調全州判官謫亦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改編修調臨淄知縣公薦其曾祖某祖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其上世譜逸莫可考一日于營城隙地得古五公墓誌稱隋楚州刺史法光唐汝因公裔有相同即又五世爲同州刺史八世爲宋端明殿學士簡其子東遷長安又四世爲金兵馬爲

從元師威西征遐徼寶受其風土始名秀文甫世為
元百戶至則五之秀也于是許氏之世系燦然復完
人皆異之公且挈諸孫至京師本禮部右侍郎李公希
狀請予銘銘曰
陝東崤函地分東西西有名郡山川峭奇代生偉人
出為世用屹屹許公有威有惠肅肅內憲嚴嚴外臺
有邪必折有強弗撓赫赫天曹百官是銓虔哉秉持
有虔無恐仕我已我其猶在人不怨不忘在我者存
則揚在廷嘉遯于丘既老而傳并徒壽耆壽之沃矣
有煒其光有淵之深其流則長物則有然于人為大
載最公名昭予一代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
致仕贈禮部尚書謚文肅謝公神道碑銘

吾友方石先生謝公卒且葬既閱歲予始得銘神道
之石并忍為慢重之也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
之太平人少為縣學生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
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乙酉授編修成化丁亥
預修英廟實錄成陞從七品俸乙未扶瀹遷侍講仍
加從五品俸戊戌以家艱去既免喪謝病者數年弘
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徵
乃起任職庚戌擢南京國子監祭酒辛亥致仕歸屢
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
遣使即其家起之公再辭不得遂得疾從歸復請而
教道日益急乃行至京師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
不許居一年南至再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為副
總官疏又五六上復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命
有司候病愈聞奏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有旨
用事恐其復起遂仍致仕某年月日薨公由處館曆
之榮如此可謂得其正矣公為編修時嘗奉旨校勘
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留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

推之政治因勸今日講學以史冊資經傳窮義理則
大本立而萬事自隨矣為侍講撰經筵講章必當所
欲言者在南監時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玩見
禮謁已役錢以通餘嚴籍膳夫餘錢于官贖東西二
堂楼以廢號教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
氏餘若撰師儒慎科貢嚴救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
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偏而多狹
斜以為褻慢買其地而闢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
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存役餘悉籍為公用諸生
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別

祀叔梁紇曾晳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點與
其若允切皆不果行凡所建白皆師古義特獨見未
始有狥俗希人之意雖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與
論所歸君出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為論
薦如輸粟納馬諸途素為所抑者亦迎名為之前後
所上辭疏朝廷每優詔慰荅至停祿以俟命俾之告
歸既其沒也特贈為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
有司治葬事始終極備皆平生意望之所不及信公
道之在天下固亦不可泯者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
踐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遠吝後帳

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
玉城山人世榮學卒爲某其詩刻之其父贈禮部侍
郎世綸嘗出祭田　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
諸弟及供家祭用以舉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給弟姪
數亦如之又修宗譜構祠堂為合族計其高祖孝子
品良遺行久弗白至公始表著之祖妣趙氏以節死
後公以侍郎考績請贈所得封誥移為旌典詔特表
為貞節之門仍予誥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
皆輯錄以傳與府京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為知己始
終不負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衡鑒人物相

節作文務之其居常第衆食醴飲而已為詩精鍊不
苟力追古作當所得意殆忘寢食又尚理致論體裁
考訂詳覈多前人所未及所著有桃溪稿續稿西山
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并四十揆古元史
本末宋輔於華國朝名臣事畧寧鄉畧亦成新志及
詩集論諫錄螢梲稿汲汲餘誠歸夷雜錄總山集祭
禮儀注若干卷謝氏出宋康節公後經畧使鞅至今
若干世公配陳氏繼孔氏宜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
人公一子某某次與寅孫一必亨公生某年某壽七
十六必亨以書告哀且井先生文吾雅且弗瞑嗚呼

公天下士也予故先序其出處之大者後及其學而
系以銘銘曰
粤惟地山水盤結鍾靈聚英代產人傑謝出申封
從胥東嶽我來由支編浙越嶁嶁方嶽遠宋乃發
有生其間有倫無倫雜文肅公婚婚風節正論鏗鏗
行撫孤嫠文必己任教必身于斷疑衆咻莫我能述
事有難留弗我過卹力有餘少寧我無瑕其所未竟
附諸遺物好德名終生也無缺鄉賢有錄公自編帙
其故歸事公所刪述公名孔彰允繼前哲
資中明役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贈特

進右柱國太保謚文端周公神道碑銘

昔在英宗復辟之日登明選公儲養俊哲以敷遺于後胤大原周公實領内史越一朝四十餘年爲歷諸曹官至一品而謝政事以功名終君子謂其遭際之盛出處之義兮得之矣公諱經字伯常公舉天順己卯鄉貢庚辰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三年授檢討成化丁亥修英宗實錄成進編修己丑同考禮部會試丙申命講經筵供講進侍讀丁酉考南京鄉試戊戌改春坊右中允日侍皇太子講讀辛丑莊懿公致仕於南京公乞往省命給驛賜道里費且述其來爲御製文華大訓皇太子旁起立擁聽内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行如禮甲辰丁莊懿公憂服闋弗調或諷使稍進取詢公峻卻之孝宗登極超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弘治戊申命自日講從憲宗實錄未成己酉擢禮部左侍郎兼議政務事必停浮義書卻西域貢獅毀萬村尼寺爲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辛亥改吏部還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參議公獨承論執不可退與尚書王端毅公上疏論之崇壽時人獻大明用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

公以爲司官會奏尚書耿文恪公屬公具草上之事遂已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進奉止貢獻而斥紫氣一事尤急亦出公手役有蹤跡爲此艸者以問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益兩賢之丙辰升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徵河泊所賜稅詭其官公言國体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一萬兩公言鹽資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命止長蘆之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亂役先時停織造從之毋委官擅稅必論以勞費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戒擊糧官毋得沮格既傳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得相壓之文爲總制甚激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給事中曾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役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能盡取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

三萬兩為張燈其公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
玩乃一命以明年內帑藏銀補還之內靈臺奏增灑
掃夫宜當給月糧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
寺者私從耳疏冊上竟寢之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
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
使遠其鄉井也請以本部差銀就京師僱役為之外
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幷其旁近民田千餘
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多沮洳比因
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畝加稅將貽
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

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
私田與民田比一切賦之彼亦無以為辭人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二四上後又以雄縣
地獻為表官莊者十四公公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
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妄肆有中官及
部屬以言事獲罪與同官上疏救之聲稱籍甚而怨
謗亦日深庚申以災異事乞休致詔詞之加太子太
保賜勅給驛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命
下廷臣皆相顧失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是數年中
外言官及役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之有也公

錄摘勅詞二字為保完堂偏傲其間今天子嗣位非
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辭以疾會丁繼母憂未上戊
辰服闋改禮部又辭上降勅遣使即其家起之至京
疾作寓部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犀繫要以
不能冒比蒞事數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
勅褒諭推封三代月廩輿隸視昔有加焉至明年公
以疾革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
國太保謚文端命工部治葬事禮部諭祭者九公年
七十有一以是年某月日窆于彭村之原配韓氏陝
西按察司副使仕瑀之女慧而知學先公五年卒已

賜塋至是而合于四人長孟以蔭為右軍都督府都
事次曾舉進士累官尚寶司少卿皆有世守次齊早
卒公鄉試時有甘露降于縣學之松學者因稱為松
露先生公亦以其貌少須髯而莊重寡言笑縱坦性
嚴急下事推誠及遇諸弟友愛尚至切弟綸早卒撫
其四孤皆登仕籍少時受學于其叔政稼思其既謝
事歲致衣一襲銀十兩終其身其友蔡知府霖卒申
御史論罷官皆貧甚亟致優恤久不厭其敦尚義氣
類如此為詩文及書體而有則自為小官已忘世用
日侍莊讀公習聞天下事矣志清散兩廣為內閣不

寧久其爲尚書倚任屬吏親爲裁決剸煩應變皆無
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爲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予
與公同官久比以孟曾銘神道因撮其行業之大
而于戶部獨詳焉草錄出少傅新都楊公者尤備可
互見也銘曰
國有世臣寔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求于
維曰及倪公益其一他莫與齊麥有兩岐芝有三秀
覬人有生得物之厚相家之昌惟國之光氣運攸繫
亦寓氣常兩部四曹公際其盛令終令歸公受其正
受曰莊懿予曰文端代有美諡夫人則然亦有難者

祉孫科第公居其間有劉有繼一品贈榮公不爲羨
七十誠希公不爲遐胡遐之期而進斯易所不朽者
非世祿謂大行之兩有生若人百世而下其永有聞
明故贈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崔君墓碑銘
吾甥崔尚寶傑泣告予曰傑早失怙恃銘弗傍樹
先考平生苦志爲行砣砣勤于教而弗觀厥成茲蒙
與錫命拔制得樹碑墓道非我外舅誰可爲不朽託
者乃自述事狀援援數千言予覽而哀之按崔氏本
蘇州長洲人君父諱仲彬永樂間自永平盧龍衛致
[illegible]有子二子君其次也諱恩字彥忠
十餘載能楷書內監學書記者奇之以告其長遂力
舉供事值正統乙巳事尤劇小大悉辦監官出使者
必舉以從成化癸巳以勞授工部文思院副使乙巳
陞大使君素抱智識久益精練凡工役錢穀動以數
百心計手指不遺銖寸凡習文移體式嘗使山西前
成寧伯王公見其奏曰此老吏筆也又嘗過河南建
王府佐監官出納所省十常數比歸官吏部諸君多
攻嘖悉抵辭之一時中外共事者多藉以起家君獨
異其術日檢制人以急來赴則曲爲調護亦不受報
太監黃公順老吏事殊愛君如左右手比卒哭爲失

聲哀銀米爲賻復念之不置書其名于公署曰俾後
來知有此人吾君雖窮約不顯施其所自試亦略略
可見已君性雅潔食不兼味服止布帛一襲至十年
祭必致腆遇姻戚必從厚乞其門者不使空返事外
祖父母至分俸爲養內弟有負務賴棄之其人至齎
悵以泣而君弗計也顧不苟合族于有自娩者絕不
使見族女將爲尼卽勸歸嫁之嘗手錄舉業數百篇
遺傑謂之曰吾本慕學爲人所掣弗克竟吾志是惟
汝責傑謹識之不敢忘配宜人許氏常之武進人家
隸尺籍生于京師欽考重擇配二十七而始宗事姑

之日君在外或假居三年宜人獨撫子女以戊辰未始歸省謂傑曰我向歸汝父家甚乏後漸饒裕今金落中間不過十數年好光景猶如白駒過隙耳汝勉爲之吾不及見矣因指其女曰汝知汝父之所以囑汝者乎傑亦謹識之不敢忘君卒以弘治某年月年五十七宜人卒以壬子某月後君三年合葬于城南西郊亭之原傑舉乙丑進士初授禮部主客主事以才行闡調兵部職方三載考最時已署儀制員外郎例得贈君爲兵部主事階承德郎比歷郎中選尚寶少卿復以考最贈君階奉直大夫宜人自安人晉

用命爲君二子長俊早卒女適周寬其婿也傑寔成之傑以父命娶于彭而卒吾子兆先請以吾女繼之將封安人今加封爲宜人君四孫某某幼子良吾女出也銘曰

仕宦之義不爲爲身身所得爲與仕者均生不從學士道既當弗終仕亦既教子易貴有言援爵有爵凡寔可推遑以報之報之維何既秩拜籍錄有家狀今有封錫銘有大者有行有名行則不朽名則孔揚我弟知君亦惟子故後二十年刻在君墓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王君墓碣銘

□□八年天子覃恩臣下永嘉王君珩以其子翰林院編修瓚貴獲給勅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又明年君卒館閣諸學士而下以瓚故遍致祭賻用大夫之禮□局編修朝振以鄉郡產狀君行瓚奉以請銘碣予□道亦禮所得備云君諱珩字伯達生而醇謹朴直篤言慎行事親能左右承順出入扶掖比老尤力奉諸兄情理兼致旁逮族黨務相爲輯睦常以孝弟聞于鄉喜交際言君恐傷人有犯者直受之略弗與校或怨且不相下求直于君君有言輙帖服以夫郡邑有其賢曰是可屬公家事藉爲耆老事有難理必委

之無弗辨者年既高則禮致鄉飲置諸賓位益自莊重老未始有仕進意惟教子讀書服田畝曰士國民之首其次莫如農外此者吾弗知也及瓚進士及第擢官侍從又遣書戒以植學勵行俾瓚益文翰以稱厥職下官爲君既屏家務放懷自適歲藝林釀酒雜蒔利橘菱芡以給燕飲植物名料以供吟詠時遊勝□□扁舟擕客鼓琴奕棋爲樂或登近海樓閣觀潮望月累日夜弗倦然不與世故相涉其龍錫壽祉雖理有自致實未嘗預卜也君生其年某王氏本溫著姓曾祖□奇大任元爲福建提舉第雲後觀里有不舉火

乾叔周之祖元弘爲千夫長入國朝初定田賦嘗請
減鄉稅鄉人德之考文煥號環庵君士前知府何公
文淵著教民條用嘗稱其名君之賢固亦有自哉銘
曰
維溫有田一歲三穫彼地之沃伊人之力猶令再易
當倍其息維人亦然在理無忒王實著姓代有陰德
君培益深若猶將穡斂數甚之禍于子是責終食其
報猶養封錫君弗自擁因先人之澤我銘在碣來者
必式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二十二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禮部右侍郎陸公墓誌銘

弘治乙卯三月八日詹事陸公卒朝廷賜祭如制
長子合章來自家徒步前比以請特贈禮部右侍郎
合章乃來程公所著狀乞予銘蓋予與公同史局
同講幄又同事會試契分殊厚三十餘年于
茲矣嗚呼我謂詎銘公之墓哉公少有盛名成化乙
酉以府學生舉應天鄉試第一連擢禮部高第廷試
第三授翰林編修與纂實錄未成引疾歸肆力問學
其父郎中公得請侍書公乃北上分勘通鑑綱目暇
則應制賦詩數蒙賜楮鏹會修宋元史續綱目分領
元史丁酉書成賜金幣九載滿則遷侍講甲[illegible]月仍
以修史功陞右春坊左諭德今上在春宮侍講讀庚
子主考京闈鄉試癸卯丁郎中公憂讀禮服除大學
于學士職由弘治戊申今上詔修憲廟實錄公復徵
至則以侍從舊勞陞右庶子兼侍讀充經筵講官尋
奉命日直便殿講讀孝廟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復兼領玉牒事癸丑主考會試甲寅以

日甚勞瘁阻居中雅侍讀學士催趣月而病閱歲而
卒年五十有四而已公姿貌秀偉議趣超詣見者謂
當近列公亦重自待必欲大有施于時埋光剷彩不
自表露而鋒穎隱出若莫能制其所受職纂述精確
論議明暢校閱詳愼舉無遺力退而爲文類皆峻潔
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積歲卒不可得者然
所著已累有數十卷蓋其發情感物之作爲多志尚
後乃益剛礪喜談節義嘗念宋刺史姚等十八人
忠烈之士有可立忠義祠祀之君子謂公于是有遺
議焉公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號兮齋又號龍巢子

考諱恒舉進士累官南京戶部郎中妣徐氏繼母蕭
氏俱封宜人祖諱淵由樂縣學教諭贈南京戶部郎
中妣全氏封太宜人曾祖朝宗以文命後其叔金彥
今氏遂仍其姓公既仕乃復陸姓世居常之武進徙
自浙居官公裔也公受從教諭公居本化質狀公自
公父及叔父恬情先後舉進士爲郎署至公益顯公
娶同邑沈氏先公卒繼娶陽姚氏封宜人子八人某
某女四人適某某合葬奉公及姚宜人柩卜是年某
月某日合葬于某山之原程公所著爲狀者也銘曰
文以自勝恥弗已出持堅敵強孰我能居中所自負
所畀側綴有銘弗施斂志而沒若在冶金久乃成質
器之寶斲恒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造物謂天畀畀
孰隤孰揚公名在人公沒不忒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兵部
尚書諡莊懿張公墓誌銘

公諱蓥字廷器姓張氏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
尚書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封至祖考妣榛至其
子卒諡莊懿遣官諭祭賜塋于華亭車墩之原公在
正統戊辰舉進士景泰間初命爲監察御史方其北戎
內寇承勅往北畿河南山東西清理馬政寄雲爲言

有不軌者公受密命往察且撫定之按宣府大同有
郡御史子犯法公案其罪并劾其父罷之以宣府將
佐多冗詔分置獨石諸邊歸總兵道奏廢事竣承勅
巡臨清按治豪猾餘黨悉敗天順間由命爲江西按
察司副使風裁清肅吏不敢欺三命爲按察使有贛
州賊作亂公預捕獲功賜白金綵幣四命爲陝西左
布政使督運邊餉用不告乏五命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寧夏城皆土築始甃以甎導河流以溉屯
田在下頃當帥兵行邊與賊戰歸所擄男婦及牛羊
又抵賊勃璵論戍四投王師出固原公劾守將致變

者寘之法時寧夏磧地多永樂所置降兵部曲與
為變公受密敕撫之如密雲間遣免喪起復巡撫河
間諸府徧久旱給民牛種俾不廢業復奉勅考覈戎
籍王師出宣府催督軍餉如陝西巡撫大同斬首送
會京城築城浚壕清理屯種役被讒論如寧夏六命
為刑部右侍郎七命為左侍郎江西有大獄逮引千
餘人公奉命會官往勘皆得實八命為尚書法意平
恕得紓延讞進士卷賜酒饌楮鏹會朝廷遣內臣錄
囚公與之察情可矜疑者奏釋若干人復賜楮鏹加
以考滿九命加太子少保以母喪去服闋今天子御

極節其家起之以南京兵部參贊機務秩如故公以
國家根本重地政尚簡靖兵民悅服甚自安任以來
所歷凡四十有六年更十有一命年七十有二而卒
其始所樹立所施措舉克自遂而終以厚重持之不
竟不折老而不變可謂難矣公長身偉幹襟量坦
與人謙遜不事緣飾不以富貴加人人以是稱之公
卒于弘治某年月日乙卯某日乃窆公先世本信州
人從宋南渡居棠亭廟原曾祖文瑞鄉貢士累官淮府
紀善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祖妣岳氏
妣吳氏俱贈夫人配衛氏累封夫人子二長泉國子

生次泉女一適某孫二女孫二泉本南京兵部郎中
務君行狀來請銘乃敘而銘之銘曰
當禍有節骨鯁持衡公為尚書實贊留務世際重熙
武備弗振本兵壯強域廟鼎成公在北陲指堅折衝
公在內廷品茂利施歲饒經歸于大體內寧外清
循治之軌惠澤匪窮越五六年不外儀實則茂為
國有人惟先朝是遵胡天弗憗遽奪長逝九峰之原
實翔帝畿山盡水迴以封公卿寓碑發嵌過必下馬
我銘其臧以俟來者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泉墓誌銘

公姓唐氏諱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在宋有曰子方
者為御史中丞高祖諱英國朝洪武初為上海稅課
司大使始居松江大父諱以忠弗仕父諱昭累封中
議大夫贊治尹衢州府知府妣張氏繼妣沈氏皆封
恭人公器宇凝重失怙時纔九歲事繼母如所自出
十五遊邑庠以尚書舉正統丁卯鄉試登景泰辛未
進士第拜南京禮科給事中劾都督等有罪公劾寘
于法甲戌京師饑分地給食活者甚眾天順丁丑以
避妨長歸辛巳擢知衢州府詢察利病推民所便其
修建訟不以廉明民無敢欺者縣有孔氏別族為民

以私財贖其租使供祀事其子孫德公圖像于
寺屋祀享之石地洪浮橋壞爲舟以利病涉癸未年
歿爲文禱于神雨入作淫氣遂消甲申渭成化丁亥
數倍旱禱由輒應民勒石紀其事有李廷者爲爲盜
人聘金者　子以貧不足又而其妻公因而嘆曰民
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與守之過也贖歸之龍塘
張福殺吳氏因人事覺以誘金氏已許服公疑其枉
別置一獄以甘言誘之又始得實乃釋金而罪張氏
相驚稱之曰神有爲士者賦十詩頌之將去有丁人
詣朝乞留不得名雅攀送至不能行後民立生祠及

去思碑于府學辛卯進湖廣左參政分按荊襄歲
積谷備歉發若十艘釣房流民當散歸者公給飯氣
緊俾復生業甲午荊湖水溢民四出逃竄公發廩賑
給不給之哀請爲患作隄障之民名其隄曰曹公隄
京山荊無城公始議修築工亦賦十詩如潮州乙未
擢山西布政使取道省巡君安丁酉改雲南右布
政使尋復遷左布政使奏乞祠祀丁忠文公名稽正
士官宗派以定傳襲例選兵貸米價貴則給以米賤
則易以銀時悉告使爲遊殆親爲務論皆聽命辛
丑以大臣爲巡撫湖廣壬寅爲河南癸卯爲貴州甲
辰爲太常乙巳爲兵部左侍郎皆兼副都御史所至
封疆再世丙午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訓
練調度君素習兵事者以其俗輕生特嚴法制出戰
者卹其家死事者請賜以祭奏命與御史錄因多所
平反詔使至諷織細毳定貢獻費至數倍公執不從
復有武臣被黜者競爲陰中遂坐劾以去時論惜之
弘治壬子以進儲君詔復故官致仕甲寅某月疾革
奄然而逝壽七十二配尹氏封恭人先卒子六某某
女五俱適名族孫十二乙卯某月某日葬公于周瀆
之陽公生而秀偉喜怒不色見事親終喪待群從子

弟有恩尤喜吟咏所著有學吟稿拙菴集滇南雜稿
若干卷藏于家公在雲南陳備邊五事在甘肅陳時
政兵備各五事及凡所請事宜前後五十餘卷多見
施行論治者皆稱之銘曰

仕有失得匪不聞命有失若行亦匪非匪世寔無得
匪求則貌威經遇多公有遺慶慶不在大公族斯盛
益觀厥成以俟天定

封孺人柴母蘇氏墓誌銘

御給事中柴君昇衰絰而拜吾庭其色墨以悲察其
意若有所欲言而止之曰昇不幸有母孺人之喪將歸

益信仰弗合是懼又懼墮德之弗克為人子孫後
乃敢請銘諸給事君感其孝皆為助請其狀則至給
事李光昭所著也予每見柴君論事抗慨激發氣勃
然不可禦及觀君執禮恂恂若不自容亦為之感之
曰有美在人而吾弗克成之人情乎乃為敘及銘孺
人姓蘇氏世居齊南商河處士某之女歸于柴氏為
封給事中廷美公之配柴益南陽內鄉望族去商河
千里自聖公叔父斯馥嘗為驛丞于德州公者泉州
判斯馨實追公從時公方弱冠驛丞為擇婦商河與
德比境聞孺人之賢始禮聘為叔婦譚氏御下甚肅

獨于孺人婦視而女育之公歸內鄉泉州公尚家食
曰太孺人賀氏喜門吾弟能于吾予得吾婦使吾自
靜無以逾此矣賀甚疾孺人衣不解帶夜則禱于神
祈以身代泉州之仕也公挈孺人以從未幾泉州卒
孺人奉賀歸養愈篤然亦念叔氏恩不敢忘會驛丞
謝事罹病瘍危甚孺人事之如賀病時迎還同舅姑
喪祭皆如禮公有異母弟文祀方六齡女弟加助
皆孺人撫育公毋兒文夫婦早卒遺孤一文凡夫婦
遺一子兩女又撫之俾有家室自餘家務井公命不
敢行而綜理計畫恆助所弗暇內教尤嚴于昇繼甚

爱有令孰學小有失必訶責之不少貸鄰姥或諫之
曰吾不欲使驕縱他日貽鄉里兒也昇舉進士升工
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考最被敕命封公及孺人孺
人生于正統某年某年六十是歲某月某日終于某
山之原銘曰
有子如此必有母也雖父教則然必有輔也才斯成
斯固其所也錫其報之名以遺爾後也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
保潘公墓誌銘

嘗觀蒙翁居先生遺文稱潘公之賢且謂公在吏科

一官二十年為言官者所訊笑其守不變于用是慕
公比入朝猶未幾而公為南京太常以去厥後驟歷
出入又二十餘年以尚書致仕歸又九年以壽終蹟
其履歷與想乎所謂大臣者予于是益服公之知人
公子倫介翰林汪侍講文灝狀來請銘是用征銘按
狀公姓潘氏諱榮字用其字也先世出河南內鄉唐
季從兵入閩有為龍溪簿者始居漳歷宋元入國
朝族益蕃顯祖某祖妣某皆用公貴公起于縣學生
正統甲子舉鄉貢戊辰登進士第被簡為吏科給事
中景泰三申遷右給事中甲戌歸省遂丁外艱天順

甲申進都給事中。復以內艱去。成化庚寅補南京大
常寺卿少丙申進南京戶部侍郎右戊戌奉勅督南
京儲。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領其事。辛丑以
左侍郎召入。會尚書缺。權署部事。甲辰陞南京戶部
尚書。丁未今上登極。公上疏乞休致。其為少卿亟乞
休不許。至是上以其詞意懇切。許給驛歸。仍月給米
二石。歲給輿隸四人。終其身。其卒以弘治某年。壽七
十有八矣。訃聞。贈太子少保。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事丁巳某月某日。窆于某山之原。公丰儀偉特。性絶
厚。平居侃侃為尚細。居家孝友。與人交。底裏洞見。而在

公辭慎其為進士。病歸廣東。出納財名。為給事中論
劾退竄抑奔競數事。時論還之。充荊蜀二府冊封副
使。又充琉球國冊封使。慎不辱命。為少卿。為享儀物
必致精潔。為都御史。禁倉庫諸弊。省軍士冗費
積者米數萬斛。以備賑濟。為侍郎。疏抑權幸之挽法
者。減南京倉補鹽課人。皆擬使奏清河淤滯。承命往
督漕。月具役則。名為尚書。政尚寬簡。俾部下各見其是
念其一官利濟。然無所私。著卒克衛官。窮免時役以
保其身云。公配林氏。累封淑人。贈夫人。先公卒。側室
温氏。生子四某。女二。孫九。公卒之八日。温氏哀慟成

疾。乃葬故則。書之。銘曰
士仕而出。嘗行路然。有之必歸。實鮮厥全。君易而正
處幾因。恐不我失。義命也則。天明哲保。終于公。有為
公際。宦途弗驟。以顛身計。以十歲計。則于階陟二品
三朝。枝遷宗。名顯貴。不愧為賢。思危去盈。未倦輙還
某水某山。我廬我田。有子及孫。以類目前。壽考終命
式歸九泉。是曰大歸。匪歲與年。載啓于兄。永昭來訓
有穴孔深。有築孔堅。公靈在茲。世守弗諼

明故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劉公墓誌銘

憲宗初設武舉。命兵部及諸總兵校天下應試者。若

干人。乃命劉公驍。分射及所答策。皆中格。遂得首選
迄今二十餘年。中格者散布中外。多不甚顯。而公官
至錦衣衛指揮使。竟終于家。若科舉之法。所謂十得
五。以彼校此。其難尤甚。如公者今亦已矣。惜哉。公諱
良彥。方其字。永平盧龍人。祖諱某。從文皇靖難。自滿
之戰。以功授永平衛百戶。考諱斌。嗣以討賊功。遷武
城後衛副千戶。正統乙巳。虜犯京師。公以胄子守德
勝門。以功授總旗。景泰乙亥。從都督白公玉征湖廣
五開諸蠻。功最多。擢百戶。天順辛巳。曹欽亂。各亦在
功籍。進副千戶。成化丙戌。為太監王公定所薦。從征

戶以祖勳冠諸山苗寇遷正千戶庚寅始典武衆操
署指揮同知月加俸三石令分領會武營教隊提戎
處其端謹達事可任將帥久之未用也然論武事者
必稱焉丁酉錦衣衛官缺兵部簡于衆以公名上命
管衛事日親任焉郊祀必扈蹕或留直紫禁累賜飛
魚蟒衣佩刀及通鑑綱目諸書己亥勑督都城巡道
修金水河賜金帛文綺諸物壬寅與法司勘獄江西
歸亦有羊酒之賜益自淬勵至是守不變名益日起
遂陞指揮僉事仍署同知乙巳勑督捕京城內外
盜賊弘治戊申今上錄捕盜功陞指揮同知辛亥賜誥

命贈祖及父如其官祖妣及妣皆淑人丙辰復累捕
盜功特陞指揮使未幾卒上遣禮部官諭祭于家公
嚴守兒傾心論涉暢諸書史及論署事親考詳文從
務除剛但官慼以凡業議之所變皆一時英俊意欲
立功爲甲外中不殺所願殊不樂既能自技起名譽
致位通顯方聚精然亦老而且病交識者猶以爲
未盡其用云公生某年某月七十有二娶王氏贈淑人
繼魏氏封淑人子四某女三適某下以日葬公城東
西洋橋之原其友工部左侍郎賈公克明狀來請
銘予乃據狀以銘之曰

今之錦衣在金吾身先導駕夾陛觸公長六尺美且
都在帝左右承宣呼頌聲亮出重晚餘出領璽勑司
邦滌外埽內對營惟公歸退食華堂居高談大嘯
孰出之間公能武選能儒理例武假無外虞公惜不
得當何如年踰七十壯者知公豈有物鬱不舒歛而
歸之巡廠明都城東原十且腴刻名著績吾豈誣後
欲知公此其待

明故中憲大夫某府按察司副使致仕任公墓
誌銘

嗚呼公吾同年進士也以按察副使卒于家吾聞而

悲之其子臨祭御史珩翰林檢討瑤皆歸襄事奉其
行實來懇狀請予銘按狀公姓任氏諱王字大器世
居真定之藁城曾祖諱永祖諱友曾考諱麟山西臨
晉教諭贈監察御史嘗署縣事坐累謫廣東典德為
河泊使卒于官遺腹生公母徐孺人携以歸勤苦鞠
育甚不二志後依族為節婦公痛不逮父取遺書讀
之始習禮補縣學生改學易御史寶其文名遂登一
鄉天順己卯舉京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
候補為御史監通州倉摘抉發奸聲騷起辛卯出按
江西九江等指揮有污執十七人為盜逐巡江御史

錄囚上公憐其非盜自往趣對即日白其情釋之監
鄉試事綜制嚴密簾內外無敢言私者癸巳擢山西
按察僉事戊戌遷副使丙午進按察使前後十五年
所決疑獄無慮百數事涉利害不巧為避忌其在大
同偏關比用兵船皆餽餉未嘗告乏成寧海之捷以
勞賜兵幣若干平陽飢民死徙過半刑部侍郎何公
奉命來勑往賑公承檄分治徧歷州縣衝冒疫癘
且憊或請暫歸太原不可小愈輒力疾從事所活甚
衆何侍郎銘還都憲鑛陳御史英交薦于朝久始進
秩當道有弗悅者仍以副使從事商平陽人遮于道

旁曰是活我者皆攀泣不忍釋公慰諭而去至則以
公務上京師遂歸棗城未幾遂謝事時珍瑞已舉進
士後珍歷知縣瑞為庶吉士至今官人謂公抱負偉
氣今閱其所施以設而二子以才傳顯于時公亦可
以無憾哉公性質直意氣磊兀不能下物雖居官久
家無贏貲亦以儉自勵不少變賦處宗族若從弟石
州同知斌從子吏部主事確皆經指授教子尤嚴嘗
曰吾以孤遺自底成立刻意二十年未始壞法汝曹
生長溫飽繼有官祿若所就如吾非志士也此其行
與教可知已公生某年卒某年六十有三某月日葬宜

安州孫村之原配趙氏封孺人以璟恩進封恭人子
五女三銘曰
有蔚厥守賢從而止何斯人斯國之秀史中憲執法
外臺振紀中更險夷誰尼誰使自我制命能進能止
其進與止于我弗愧匪天則誣報以賢子報寧我責
固物之理我所未竟庶其在此刻銘不後請究終始

封恭人黃氏墓誌銘

恭人黃氏河南右參政王君德潤之繼配也德潤初
娶于李氏為吏部尚書秉之女卒贈孺人繼娶于孔
氏為宣聖六十一代孫某之女未及封又卒恭人實

用繼焉其始封以御史貴曰孺人再封以知府貴乃
曰恭人知府致仕外升貞旌異者不獲推恩恭人之
封蓋特命也恭人實歸德衛指揮同知某之女年二
十三歸王氏德潤方為御史于南京時已再悼亡內
政久無主恭人恭順自將動止無違禮歲時家祀必
躬事宗祧客至亦如之薪米出納及姻黨慶弔往返
之節皆其手制德潤身在公恭人令僮僕謹應者主
閫鑰例助饋食外門庭閴然無敢私出入者及知湖
州恭人以其地素饒富疑謗所集頗宅後有桑苧株
盡伐之曰朝與後日貪吝之念也蓋德潤以清儉守

宜家而恭人實佐成之今恭人有子四人曰崇僑崇
仁崇文崇獻皆脩儒業恭人每督之勤及病疾則曲
爲譬諭飭戒掣去書卷不俾過勞曰身在乃可言學也
又側室子三人曰崇誠崇有崇素恭人自有子一人
曰崇俊女一人適榮選皆教之無間然爲德淵既陞
參政恭人問歸自河南于崇久已舉進士爲翰林庶
吉士授戶部主事崇獻繼舉又繼爲吉士崇僑亦舉
鄉貢恭人皆及見之比崇僑舉試禮部德淵適以公
務道其鄉而恭人遂以疾卒年僅四十鄉之人方籠
宋之又悼其不壽以死相與爲德淵弔崇文輩在京

師將弁其母請于予曰吾兄弟生不幸蚤失恃母實
煦濡羽翼之今幸獲有今日之祿固有以報德而養已
弗逮其得先生銘以永其傳其何以慰吾父之悲德
淵及崇文在禮部皆予所舉士而崇文在翰林又恭
諸受學子予于其父子間知其悉嘉其世受文行又
美其內則之懿銘安可辭恭人卒于弘治丙辰五月
二十四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與李孔皆同壙
銘曰
蠶可授桑不可植彼夫之則此婦之德藥以助勤書
以飾仲彼母之仁此繼母之恩爲婦爲母是謂無負
系以貽爾後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宣城伯贈宣城侯謚莊勇衛公墓誌銘

昔在英宗收攬人下才武之士自公侯伯逮于行陳
兼收博采罔有遺者正統之末迄還宮公集宣城衛公
實在山東勤王及樹勳績屢事累嗣進封伯爵南北
功用以老謝事壽考令終回視異時諸傑挺然若後
凋之松柏而今亦已矣茲不重可惜哉公諱穎字澹
正世爲松江華亭人祖諱茂當元季以鄉兵歸高皇
帝從征伐代長行伍名籍青代從授蘇州衛百戶從文

皇帝靖難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妖賊數有功上
謂其有古名將風英宗即阼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有子十一人公行居次母周氏夫人獨異公曰是
當興吾家公兄顯已承嗣爲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
公竟代之蓋正統戊午也己未上京師太保成國公
朱奇其貌遂領山東諸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
朱公又試其騎射謀略薦之俄擢山東都司署都指
揮僉事己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公名薦
實授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伯石亨又薦之擢後
軍都督府署都指揮事領有營兵時廷臣有異議者

公從守議請身死士詞諸番兵以北抵木是冬敵至
大衆突入公帥兵邀擊于黃花鎮白羊口又分守西
直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賞
殺僉事敵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
史俞士悅韜兵籍收散卒遣械景泰壬申帥兵出駐
宣府癸丑召還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英宗復辟進
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寶
刀白粲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駕功封奉天
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食祿千
一百石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甘

肅己卯抵河西敵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公奮曰不
力奪賊氣賊何能守遂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
廷臣議封爵有所黜正上以公方倚邊計特仍其舊
辛巳公破諸番于京州都督毛忠在敵圍公冒矢石
往救全師而還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公帥衆深入
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器械甚
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齊民皆稱所未有者
西人至今德之不衰憲宗即位召公還成化乙酉仍
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
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公

長驅搗伏追還其所掠若干上降勅獎諭己丑公以
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
酉調掌南京後府事中協練京營兵兼合併神木戰
連上疏請老辛丑復召還本朝前後十有七年為弘
治戊午正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年八十八矣上震
悼輟視朝一日賜棺槨一具米百石布百疋寶鏹萬
緡命有司治葬遣官諭祭者十有三皇太子及親王
皆祭如制仍贈宣城侯諡莊勇蓋優典云公廣額豐
頰聲欬如洪鐘目言論英發而意氣直遂更沉質有
果斷而下士也遇難度老益更事欲不世用雖遠宦

貴人不復延接予守官貴以終天年然深居燕坐聞
內外警報則抵掌掀髯若有馬伏波之志者蓋其性
然也公先配羅氏早逝封伯夫人又繼金氏生二子
長坤當嗣官卜月日葬于山之原茲復奉翰林編修
棚丁寧狀請予銘河西之捷我外舅黎泉翁實與
籌伐凱旋困復予因得而觀之北公之功後又以外
舅故國公甚簡故乃聯姻婭接公之子親益信其賢
不遜弁援以銘銘曰
武功之爵五等斯極惟公變于再世而躋公起萬戶
爲萬人敵內衛京邑外捍羌敵摧堅破勁厥績弗成

乃錫伯爵封于宣城旌矢彤弓爰有大賜金書鐵券
因有明哲長自正統以及弘治八十八年壽考令終
軫恤耆舊上廑帝衷祭物有贈幽堂有封賻侯定謚
以表公功維時熙平公戢弗出少當其勞老享其逸
各我自取亦我能措持所遺者以歸遺物公于公孫
守而勿失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棠誌銘

弘治丁巳宣府大同有警兵部侍郎李公承勑往經
畧邊務歲乘塞公在宣府疾作戊午正月二日遂不

起守臣給驛歸其喪上聞訃悼惜特贈尚書遣官諭
祭誡有司治葬事其子比奉春坊中允弘天府狀請
于銘蓋予公都比鄰相善即弔于郊乃敘而銘之公
諱介字守貞後改字守正某之商洛人祖諱遂陝西
都指揮使父諱宦有名績考諱保舉鄉貢累官至太倉
衛學教授以學行聞皆贈兵部左侍郎公年十一能
屬文從父之睢又居太倉聞見日博成化乙酉舉山
東鄉試教授君即解官歸曰吾有子矣己丑公舉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為文章雅健有法辛卯擢四川道
監察御史癸巳丁外艱服闋改河南道摧兩浙鹽課
興利祛弊內有弗便者欲申之摘拾無所得還掌道
事者數評貫都御史以諸道奏牘委之劾平諸貿論
事或至觸忤不為變九載超擢大理右寺丞丁未遷
右少卿今上登極代祀東岳諸神遷左少卿再遷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練兵蓄粟為攻守計未
幾召入佐院事清約自律不事苟刻時稱得體辛亥
以母太淑人喪歸道所過州縣賻祭悉弗納服將
闋會院佐員缺朝廷留以待公癸丑復視事甲寅擢
兵部右侍郎尋遷左侍郎日佐卿長籌畫兵政雖書
牒填委從容剖决未嘗廢事二載有北巡之命仍兼

左僉都御史以行時已遣中官武臣練京營兵待報
物議紛然謂非文臣不可上即以督軍事付公公疾
新愈亟上道至則敵已遁封公徧歷賊巢宣上威德
借另衆帖服裁省宿雜匠隱役者得萬一千人復
募丁壯為五千籍伍訓戰以從征調開大同屯租歲
給牛具銀數十兩實不為官用而遣兵通馬價方若
宜撫因公請給之易當將領必問衆議獨念大同有
廢墻在境外為大修復以禦敵衝兩役所上十餘
條究在可算計訖委報衝要不擬事且蔵未復而
卒公儀貌偉飭言動不苟發切孝事兄甚謹教諸弟

允乃範尙皆舉于鄉禮除周有見貧乏者不恤與給
雖在官久沒之日家無贏財論者亦以驗公之賢矣
公生正統乙丑某月某日年五十四配杜氏甫川王
傳鑑之女封孺人先公五年卒贈淑人塋縣西陵家
莊之原是歲某月某日公往祔焉子一人惟昆一子
縣學生歷刑禮二部主事有父風孫二李自宋居
尙寶十一世矣有為西臺御史者譜失其名里人指
其地曰御史村西李氏今公亦以御史顯殆若所謂
後必有達者銘曰
昔生有懷國俊重文武兼任向比惟用或以辭華
或以才勞公生有辭世不偽業兼進具會氣攬宗侯
公在翰苑題舒秀發公在臺寺秉國之法為有中丞
卿以姦黠為少司馬贊揚征伐帝命北巡公在巡微
指其罰剛其令不擾內修外備克壯天討棄必折衝
乃見高效帶武之縱有辭有摘兆投之政有才有施
推公則賢孰有孰官天實用之而止于斯帝念舊臣
侯恤有衡贈官正卿寶表勤事公藏在地公神不死
刻石紀功國有大史

亡弟東溟壙誌銘

嗚呼吾弟乃遽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
川出先妣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妣麻夫人出也
劉妣早棄養山川次第俱夭及吾父見背時吾弟尙
幼今其年纔四十而已而遽死也哀哉吾弟生秀而
敏吾父教以書法輒能領解予教以舉子業有端緒
矣偶病羸之因念二仲皆勤書致疾遂不力就又不
代使與齊民齒乃隨例輸粟獲賜冠服為義官旋復
以入貲選入四夷館習書譯庶幾得一命以為太淑
人歡然大病夜始遂喪明甚六七年以酒得疾百方
療之竟不起嗚呼痛哉自吾弟之業屢易而弗竟吾
不能禁而教之知其屢廢也既若病廢飲食居起惟
意是適而吾弟能戒知其託焉以自放也臥不言病
病不言死知其恐吾傷也不以子女屬吾知其不待
吾傷也嗚呼尙忍言之尙忍言之吾既失怙又失二
仲今行且老矣而吾弟又舍我以去吾何為其情耶
吾弟娶吾劉妣之黨為孔氏生二子兆延兆蕃皆幼
女二人其一殤也吾弟喪之一月吾葬吾子兆先沮
于小西門祔于吾父之塋之右葬之後吾弟寘祭奠
鋪以從比吾父加贈為禮部侍郎告墓之禮吾弟亦
扶疾往赴悲感伏地仆而復興者屢矣嗚呼寧知其
遽相從于此也痛哉然是墓也去舊塋三里而近二

仲不得從吾弟死而塟于此亦可以少慰矣吾弟字
務之生天順己卯三月十六日其死以弘治戊午四
月十四日五月六日乃塟哭而識之錄銘曰
吾有父汝不孤矣家有母養在吾矣有兒在堂無憾
爾瞑矣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二十二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二十三

誌銘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謚文思彭公墓誌銘

國家置文淵閣預機務者迄今近三十餘人其二人出安福彭氏少保則大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年其族弟文思公以會元在成化末始入館閣歲得告歸又十年以病而辭甫其歸也朝廷賜勅給驛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隸六人其寵也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賜謚

賜祭及葬凡卹典皆備其亦可謂盛哉公諱華字彥實世貫吉安年十六有操故家為争田證者衆疑未能决公從旁速引券果出庚辰歲則當胄未第年年號今書洪武二十三年必僞本也坐客奇之景泰庚午舉江西鄉貢甲戌登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令讀書教事丙午與修寰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丁丑年今使靖江王府修大明一統志辛巳丁内外艱甲申憲廟即阼入侍經筵成化乙酉考南畿鄉試丁亥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陞侍讀戊子充講

官考京闈鄉試己丑進日講壬辰充殿試受卷官禮部之変文憲方讀卷仲兄彥克爲儀制郎中季弟禮舉進士皆與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賜金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纂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學士戊戌考禮部會試今上進學儲宮公首講大學掌院事用各爲超擢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學士癸卯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諸儲宮加從二品祿甲辰復考會試有貴家子在選朱墨卷不合公黜之失志者欲甘心焉卒亦無所害乙巳勅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制誥冊命多出其手出內除得

八月上命陪祀遣中官賜羊酒疏來迓三月公上疏言病不可又二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亦不前時與議服丁未再辭辭命懇乃得俞旨俾歸就醫之職已卯來顧行又賜金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過闕門闈留猶顧因誤下沾臆而去道遇太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加贈祖同升及考按察司僉事實如其官祖妣郭妣伍妻劉繼室李皆爲夫人公卒某年某月某日塟于某山之原公才識超邁而深沉嚴重人莫窺其際平居不妄語笑及辨論古昔疑義事成敗人情信不信多得其中事無分巨細簡從容應之一一取

解窮討極慮者頗弗能及少承春秋家學後病習尚之繁稜士命題多本胡氏傳而出諸小說久之天下翕然成風從者甚衆如南京禮部尚書謝公綬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瀚其尤顯者也每撰講章意義懇到曰吾曹報國者庶其在此爲文章嚴整峭厲力追古作數易稿而後成於詩亦然有素菴集行于世公風致孝睦事伯兄彥某及儀制甚謹禮籍公指授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以才譽世其家比馳書俾子勉政奉林公狀請于銘義弗克辭

銘曰

公生安城文獻之邦公出彭氏詞章之宗儒英振輝
公在館閣講道敷對史家述作謀猷綸誨絲綸代言
有學有業實紹實傳珠庠合浦廉藏弗渦鳳出丹穴
有翀必天公身晚達亦久云鬱公才弗施飲志而歿
持所未竟以歸造物彼蒼孔遐有感誰詒少行老還
式始克終易名有稱賜塟有封刻在紀行有銘幽宮
百世之下庶其知公

明故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君墓誌銘

翰爲李君文明爲浙江左布政使十日卒其子鄉貢

士袞在京師自述事行請狀于左春坊費子充以書予銘予嘗考禮部得君文知君舊矣既弔袞退而爲銘君諱鏡文明其字也起縣學弟子員舉鄉貢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擢岳州知府陞陝西左叅政進河南按察使始轉浙江爲布政使其在刑部訊鞫明審內存乎恕林莊敏公爲尚書雅重之每有疑獄必相可否諸司章奏會許定乃上有貴家歸誣告民殺人君與御史往按直其事告者抵法我黎文僖先生爲吏部侍郎爲知岳在岳勸使植弱閭境大治乃修廟學備倉庾築湖堤通城陵磯以便行者民

附堤爲郡肆又舉其隙地爲田其利乞請武官試署首多冒功援詔例給實授職君悉覈奏之例議行大下湖江閒采數盜嚴飭吏卒擒其魁餘黨潰散境益起部使交爲比去民戀戀不忍釋在陝卹民隱禁貪暴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恕稱其能在河南未期月獄無留囚察民瘼吏多被罷論成名巡撫都御史陳公適與施之吏部擬爲南京都御史及福建布政使皆不果命最後乃得浙浙之人方深慶幸之而不意其遽止也惜哉君生某月日卒某年月年六十二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李氏譜傳爲唐長平肅王之後徙德興再徙弋陽曾祖諱庭椿祖諱崇崇考諱守圻累贈知府妣趙氏贈恭人配唐氏封如其姑子五某某孫三君器度偉重厚倫誼達事体才而不伐貴而能約守身奉法三十年猶如一日云銘曰

民有二長布政按察布者七恩察者主法同功異用鮮克備之吁嗟李君實堅試之法所久任觸事輒發恩未大施欲志而沒人謂君才可省可臺天實奪之從君弗能吁嗟李君竟何爲哉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公合葬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道州熊君繡以考績恩贈其考默菴公封妣龍氏爲太淑人太淑人方就養延綏未幾卒繡扶喪東下惜其定而躬請命于朝將歸而合葬謂予系出湖南有宿契獲聞家教求誌銘乃叙公行實附以太淑人事并銘之按熊氏本豐城望族國初祖公祖景賢籍戍衡州洪武末乃徙道公考諱世名往代父歸而置產居之實生公瑄其諱也公敏而慎嘗書史吏能吟咏出遊楚粵間爲奉養計家用日饒既失怙有廢第三人皆爲娶婦二子俾經治生業繡習舉子業以經選領南至南寧道卒時維景泰

甲戌某月某日公之年僅四十而已太淑人同郡處
士湍壽之女朴質不華歸于公賓禮交至事其舅及
姑余淑人曲致孝敬有從祖姑劉氏年九十依其舅
以居與公事之食飲服飾皆與姑等下逮娣姒群從
皆有恩公出遊念舅老不敢以薪米爲累則悉付太
淑人太淑人一意綜制爲公助劉氏之喪公尚未返
請于姑務厚塟之聞公喪哀毀幾絕遣人迎塟其
姑如公之塟其爻然訓二子慈而有則綸舉進士授
行人擢監察御史出知清豐縣進知鳳翔府歷遷山
東布政使以今官鎮延綏所至無遠近夷險皆迎就

養太淑人訓飭嚴嚴祿外無厚享毋忘安之曰兒守
官二十年如一日吾所親見他日有以日交于於地
下在延綏思其伯子經不置綸以書趣使至路綸纔
僅得閱月丹時則弘治戊午正月某日太淑人之壽
八十有五矣公之喪經哭扶歸太淑人治命又與綸
同受與家庭無異君子謂公夫婦同死得其正公舊
塟宜陽鄉今卜用是歲某月某日合塟于新居鄉君
子謂兒弟同終得其禮公孫二人曾孫　銘曰
太終嶺南婦寒北身居道途子在側胡爲歸塟四祀
同方妹歲異同此乇天實爲之豈人力刻銘攸行視
此石慕不可毀石可泐

前丘隸無爲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上潔字原甫世爲建安人少師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文敏公之孫高祖諱達卿曾祖諱
伯成皆用公貴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考諱錫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唐氏君以春秋舉鄉
貢爲國子生登天順丁丑進士知廬之無爲州州有
戶播死姓者持官府短長又有丘姓者兄弟八人剽
掠江上前守莫敢問君悉寘諸法州民牧官馬折兌
者抵後爲增數倍而報額如故日家家多冒名牧者

償不免獲新折鈔輸者亦止下戶君流加釐正民稱
爲平正統己巳州民運粮至臨清聞兵駭散不盡失
既得赦戶部猶下所司督償捕繫滿獄君奏蠲之州
有轉般粮運流至巢縣倉往返數百里溺者相望君
奏爲倉收次又奏置巡檢司歲省美米且免盜厄江
西民多居淮與貸取息爲滿刑以脅利民畏之如虎
有水新童姓者歐殺民方某又適其妻子焚屍以滅
日君日其罪遂捕幼男女婦狩所折當以大辟者二百
餘人走巡按御史及江西按察司發遣人令歸諸府
縣宗其半而逆尤善折獄情僞立辨有汪周二姓爭

絕戶田八十餘年閩三巡撫二十一巡按不能決君諭以利害皆感悟曰惟命二家皆畫君像飲食必致禱焉天順甲申君以事忤巡撫坐累罷去冠服家居自號間翁改號淸菴築室黄華山作太平亭別業大夫士造訪無虛月後進子弟考德問業禮如嚴師畜十餘年而後卒年六十有四矣君重孝義樂賙貧之外傳妃邨其子幼爲娶婦置産人以是多之聚書萬卷博覽強記談古今治亂亹亹不厭爲詩文典實有体會朝廷修兩朝實録下有司纂輯事迹郡守厭衞之君又修郡志亦延君總其事八君娶嚴氏子五

四孫二從子旺早失怙藉君謝迪舉進士累官吏部考功員外郎亦有文狀君行甚悉且請銘于予予舊與君從兄珝中書舍人敬夫前兵部主事景高同朝獨未識君間君名至稔矣近又識直見其變其才故爲君銘君卒于某月日葬于某月某日其地曰某山之原銘曰

揚出建安實望文敏君才孔優能仕能隱家有書我則讀之世有升我則績之功施一方孰謂弗試試之一官今厥歸種德者封尚好其昌之

封孺人楊母墓誌銘

湖廣按察使僉事楊公元之致政歸至鄱都孺人某其道卒其子春坊左中允廷和自述事狀及進士廷儀請予銘蓋廷和與予同在翰林久廷儀適禮部所試而公在吾湖提學官稱邦大夫可也按楊氏居成都之新都業儒者累世矣某亦同邑處士蕭深生孺人早失怙恃育于繼母暨兄莊重有則公及封君卒於貴州府鄉伯仲子繼沒太孺人某氏以三喪歸愼爲少子擇婦曰所以承楊氏之祀者在此故孺人歸于公家始貧孺人力奉姑養閉戶織辟笑言不聞于

鄉公之爲國子生爲進士爲行人司正及僉事孺人皆從其在逆旅手執炊爨齏鹽或不繼未嘗色愠公及廷和後先舉禮部公得告以孺人歸養太孺人日久耄忽後明聞所親曰吾子勤學類其父吾婦勤家類其姑先亡者皆不及見之天開我老眼令看此好景耶廷和滿檢討初考孺人獨被封寄至命冠服而藏諸笥曰不敢先吾姑也在官廨每食異物輒停箸嘆曰吾姑未嘗此味也教諸子必嚴辭色每食後令指誦所授書曰吾以隙時課汝庶不妨本業且使動習於勞不爲食困夜則飲之酒以節其勞仍戒勿多

酌曰學者廢業仕者弛職皆是物也聞誦小學耳熟之家庭事有近似者必舉以爲戒曰無徒以誦爲也又曰汝父少時欲學書無佳紙筆欲夜誦無膏火欲博覽無多藏書今汝輩皆有之而一一不能如汝父何也蓋其家政皆極詳密而于教尤淳切如此廷和歷四命至今官並經帷兼侍皇太子講讀以文行稱于時廷平繼舉鄉貢至廷儀復顯廷宜亦治舉子業人謂公善以身教孺人實佐之及公乞歸復力贊其決其識見志節殆非常女婦可及是歲弗克于壽而所遺者亦云裕矣嗚呼賢哉孺人生某年某月得年六十三墊某鄉之某原孫七人皆幼銘曰

從夫于儒衡闘幕編戶以教于我居弗遷從夫于官命服在身有祿有封終謂其勤我食我力匪求自天昔耦在耕而穫于田昔織之成以歲以年小以喻大于物則然維坤德柔乃順承乾無成有終品物用蕃大以喻小于人有焉從夫于還藏于故原雖老弗偕其歸則全于生有榮沒也有聞不死者存匪以爲文

封安人費母余氏墓誌銘

費母余安人卒于京師其子介坊左贊善論宏方校士禮闈既復命即爲位制服如禮及得請終制奉其喪之兄僕編修韶狀請予銘予奉命典試事聚處移月誠不意其遽有此乃據狀以銘余氏出廣信鉛山譜傳爲宋參知政事襄簡之後處士名欽生安人費邑望也贈兵部員外郎諱璟與處士者華相得爲其季子封修撰叔玉君擇配安人以父命歸焉時兵部公既棄養家子貢士的玉亦即世太宜人閔以中子賓州參議仲玉方就學參舉家政畀修撰君闢內事則付冢婦張以及安人太安人奉太宜人謹勤求意適姻有節行治內嚴甚安人亦謹事之親其笑嚬以爲憂喜于是先後長少皆奉張教益相睦順張亦樂之

忌斧居之衰安人有妝田數十畝鄉俗必自至出納安人謂修撰君曰吾家方務孝義吾安可私所有哉捐其租以給公費修撰君有弟妹各一人太宜人病弗服郎安人與張代撫之爲之室家安人素勤儉每夕家人多就寢中堂燭不滅乃只鑿然有聲時祀修潔賓戚燕會豐腆中度下逮臧獲皆煖飽無弗給者其所自奉則敝衣糲食一無所擇參議公嘗語弘曰吾家之興蓋兵部公之志吾兄弟成之然實在嫂與汝母克相于內也安人生家及完雖甚愛不以慈廢教者時撫織使近咻戒勿亟歸宏領江西鄉薦試禮

長子登尚國子學者三年成化丁未舉進士第一授
翰林院編修旋以徽號恩獲受封安人不色喜若起
那佁爾然如平時修撰君性亢直遇事或過激安人
每從容諫之安既貴有挾勢爲私謁者安人謂修撰
君曰吾家貧賤不願得此然亦宜冀報之勿以貴
怨也安人本羸後病痺久安愛之屢迎養弗得比後
請乃許安喜甚計日以俟而竟弗果君子益悲安之
志云安人年五十六生某卒某葬于某山之原子二
人宏下二子及第今侍皇太子講讀文學性行卓然
聞于時完舉子業容止十歲而夭女孫二人大問

嫁宜興吳驥編修克溫子也銘曰
婦常職廢實勤厥家弗志益貴莫我加榮名峻秩
有子則那人有常情非惰則夸賢哉安人於世幾何
山嶺水泗京路孔遐就養有期而止弗來生行死離
孝子有思君以樹之封君之悲後千百年我銘在茲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
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諡襄敏
王公墓誌銘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之卒在自
甘州上爲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諡襄敏給葬歸
其喪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事其子春奉狀介其姻
文光祿卿李公鐩請予銘辭至再弗獲乃叙而銘之
公諱越字世昌姓王氏世爲大名府濬縣人少補縣
學生景泰庚午舉京闈辛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
英廟復位見公奏對明暢目屬之都御史寇公深性
毅急獨薦公凡諸道奏牘必令詳定天順庚辰超擢
山東按察使癸未大同有警當道舉可爲巡撫官者
上以其人寇寇意在公徵爲右副都御史以行公力
修廢政爲攻守計邊人賴之成化改元以疾告遂至
京師上命醫視疾遣中官慰問在京家居久之丁亥

召署院事庚辰奉命出延綏至所黑川擒賊四十餘
人斬首加右遷左副都御史又于黃峁梁擒賊五人
斬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壬辰以後往來東西路及
寧夏界前後斬獲者倍之癸巳進左都御史賜蟒龍
衣一襲又出延綏韓家[illegible]斬首二百八十餘甲仗加
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言將士功有未錄
者乞移所加官祿賞之丁酉仍加太子太保進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與予出大同至威寧
海東邸兵持之擒男婦百七十人斬首四百餘人以
大捷聞勅封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都御史辛丑

出寧夏擒賊十人斬首百餘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封加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兵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未幾出佩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大同移鎮延綏尋罷居安陸弘治改元公上疏自列詔許還鄉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兵部言陝西三邊宜得重臣專任其事僉舉二人皆弗稱者以公對乃詔之亟召至京引見勞賚恩禮殊特加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公累辭不許事有未盡便者請易置之乃行至則以敵別部落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帥兵擣之斬

首自餘還所掠人畜器械甚衆上降勅獎諭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又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久弗能近番而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主以守之疏上數月未報公慮誤事機焦勞過度遂成疾而卒戊午十二月一日也公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雖以文顯久膺帥寄歷西北諸鎮身經數百戰其于邊徼險易敵情真僞將士之強弱勞逸皆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亦莫測所向至于顛倒才智中自爲操縱而人人欣動樂爲之用敘之者皆目以爲不及其所見所能非若一致雖推

抑而志不少衰喜獎拔士類嘗特舉御史四人爲今吏部尚書屠公滽都御史佀公鍾南京大理寺卿楊公守隨故僉都御史王公濬皆大顯武臣遷將出其門者不可勝計博學多聞精極吏事判案章奏倉卒立就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歌詩雄邁瑰奇若弗屑意多不存稿惟詩數十首板行于時至其睦族敦舊賙窮卹匱禮接卑幼如恐不及皆其餘事也亦可謂奇偉不群者矣公曾祖諱顯道徵祖爲義民祖諱恕贈學訓科考諱顒皆贈太傅威寧伯後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三

氏妣皆夫人娶孫氏封夫人子四人長暕春次時皆錦衣衛指揮僉事次昊次昕以蔭爲百戶早卒女二孫又某某廕國子生公生某月日壽七十有三已未九月初四窆于大仕之西麓從先塋也銘曰大任降神鍾爲偉人自筮近旒行臺外巡握樞馭兵出宗戍邊設奇制勝孰敢予侮崇階屢遷一品而極分符錫號封以大國採於南陲言歸舊鄉王事有程戚應其裝帝曰汝能紓我西顧老弗辭難驅彼長路寇復近郊揕其虎穴玉關故鎮謀計國經勳未人成志則有餘飲恨而沒天其鑒予文以致身試以消、

時其卷舒剖戢失得辨曠瞻星躍治之精欵風裘廷
擲地之聲或棄弗試其氣勃鬱上干霄中發于宇
宙浩天津旁接雲霧劃然一飛終返其故偉哉斯人
茲物是方永閟其藏地下之光

大明追封寧國夫人墓誌銘

周太夫人高氏順天寶坻人處士諱泰之女追封奉
天翊運推誠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
寧國榮靖公之繼配特進榮祿大夫左柱國太保慶雲
侯壽特進榮祿大夫左柱國長寧伯彧之母也周氏本
昌平望族榮靖公初娶甄氏追封寧國夫人生二女

長適同里劉氏次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甄夫人卒時
公隱弗仕博求名家得夫人禮娶爲繼夫人明淑簡
靜言動不苟及歸公恪秉婦道力綜家政嚴底侈俗
旁逮族部咸稱曰宜正統甲子太皇太后爲英廟貴
嬪誕生憲廟既正儲極冊爲貴妃周氏遂顯天順丁
丑英廟復位召見公于便殿擢錦衣衛正千戶夫人
始受封命勤儉如平時歲所賜賚晨夕饋食必致精
潔公甚賴之天順癸未公棄養壽方弱冠彧甫十齡
朝廷遣官治喪夫人躬視含殮凡葬祀事亦悉爲規
畫曰既葬官夫人還彧就學皆自訓飭俾發憤讀誠

化乙酉憲廟即阼尊母后位號推恩外氏擢壽爲都
督僉事進同知又封慶雲伯追封三代彧自正千戶
累遷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封長寧伯加公贈謚夫人
亦累封爲比壽進慶雲侯加夫人爲太夫人公棄養
四十年夫人壽日高恩禮日益重養于存問殆無虛
日其子爵位隆重門閥鼎盛諸孫亦蔭有祿秩夫人
每以盈滿戒之凡時節入謁太皇太后禮遇甚厚夫
人内敬敬而愼密愈加出値嬪族言不及禁中事
如是者亦數十年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一日卒距生
永樂乙未八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訃聞上震悼

遣禮部諭祭者十有二命工部給棺治葬戶部給米
布而内出金幣楮鏹爲賻仍用夫貴追封爲寧國夫
人太皇太后痛念弗釋遣中官護葬暨皇太后皇太
子諸王諸妃嬪賻祭有差公侯卿大夫以下弔祭無
弗備者嗚呼其亦可謂極盛也已夫人毋鄭氏子二
掖十卜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都城西翠山之
原從公兆也門遺瑋介張指揮翰奉狀請銘謹書恩
典之隆世行之大封錫卒葬歲月之詳又備書其婚
姻門族之盛有如此者爲叙之銘銘曰
周出戚寶姻帝家猗與夫人如德之華儷美寧公

元配是繼於聖祖貞惟親之懿二子繼命爲侯爲伯
貽封所生開此大國賜弟魏袞命服有烱椒房之恩
戚畹之光禮踰三宮養隆五鼎欽厥有生歸于樂境
貧富及壽在人實艱有一而足矧惟脩爲國有卹典
有祭有賻有贈亦闕弗備有原西部寧公所歸
並祔從之世永弗隳

封太恭人劉母李氏墓誌銘

劉母太恭人李氏浙江按察副使諱璪之配也以其
子戶部主事鳳儀分司就養臨清又以其孫翰林編
修龍及弟就養京師未幾卒鳳儀遂受代比上及觀

含斂將西歸襄事以龍請予銘予今年春殿試讀卷
臚傳之際見龍才器俊偉與所陳策稱詢其世系又
得其家教于倫修撰文叙得太恭人之行于戶部郎
中邵寶乃按邵狀爲叙及銘劉李皆襄垣縣望族封
太恭人知河間府諱某之女劉之祖新安教諭諱某
聘爲冢婦及按察爲御史始封孺人後鳳儀知高密
縣以治行被旌乃用夫貴加封太恭人太恭人性孝
而婉通書詩大義以教諭公在外久從姑于官侍奉
惟謹及公致政歸病且革偕按察侍湯藥累月不去
舅殁公有庶女存七歲躬爲撫鞠厚嫁之娣某氏寡
而無子視君同出俾弗失所按察嘗褁餉官預戒僕
讀詞對若敕出獄之夜其背火至漏下二十刻乃已
按察兒鄉貢服官政有誣告盜牛者鞫不成獄太恭
人聞之請曰此法宜緩久之乃得真盜及按察承命
從都御史治荊襄流民復請曰師貴安靖毋妄殺
爲子孫地按察然其言多所撫定按察卒于官鳳儀
方幼或勸其歸而留居浙太恭人曰家有田廬可居
有祖塋不可無主奈何相牽爲異域鬼乎乃歸至臨
清臨清族人益留之亦不從竟得歸既襄事乃一意
教子其弟欲俾鳳儀爲儀賓太恭人曰此非吾願願

吾子得一第以成父志是歲鳳儀鄉貢屢詘禮
部竟不爲少沮意舉進士龍生五六歲能屬對復遣
就學曰是子當不後其父其言無弗驗者人謂劉氏
世繼科第太恭人有力爲其遠識定力于此亦可徵
也太恭人壽七十三生某年卒某月葬某月銘曰
從夫于官其歸孔艱不寧厥居江濟之間有子及孫
教必以正奕世科名其來愈盛君我覓之盛我見之
我字其成我實願之孫實我養于貴我[illegible]我所從者
寧不我牽錦山之陽夫君所藏終往從之來者其無
忘之　　　　　　　　　　　　　　　　　　　絡

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

徐公墓誌銘

少師徐公之卒其子元楷元相具書請予銘予從公
後既辱知厚慟其亡久未忍作也踰年以葬期告乃
爲銘公姓徐氏諱溥字時用學者稱爲謙齋先生世
居常之宜興曾祖諱福當元季有隱德祖諱鑑
國朝永樂間累官瓊州知府民廟祀之考諱琳皆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
太學士公爲縣學生景泰庚午舉南畿鄉貢甲戌廷
試第三授翰林編修予告歸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命
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憲廟每日親爲甲申以
登極恩超擢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預
修英廟實錄成化丁亥稽武職誥黃己丑歸省辛卯
丁父憂特遣官賜祭甲午擢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乙未典禮部會試校閱精當所得皆殿二甲皆
至于大用丁酉丁母何夫人憂上賜白金楮幣及祭
除服擢大常寺卿兼學士數年間歷掌翰林詹事

春坊司經局事益前此所未有者辛丑再典會試尋
遷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進退奏對皆稱意旨援據
論議有關于時甲辰知會試貢舉事以陝西旱代祀
中鎮西海河瀆諸神兩輒應丙午改吏部佐理銓選
清慎有加久之資望並積而爲當道所忌憲廟有意
柄用之未果也丁未今上即位易置內閣臣公首膺
簡任入參機務尋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更
化之際如正貢獻停工作黜左道屏斥邪佞登用老
成因出災眚而公之佐翊有力焉弘治戊申修憲廟
實錄充總裁官同知經筵事庚戌復出典會試三試

禮闈者前亦未之有也辛亥加太子太傅兼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廄馬又賜舁人
彖扇上祭公爲序可大任旋置元僚禮遇隆重特賜
勅諭月公翁勤補尊制勅誥命務崇簡樸皆沃漢謀
必從正議守成法見人有才行可用極力引援于長
片言亦加甄錄至忘瑕疵大臣有罪變嫉進者公持
其議竟不得行藩府有大獄群議洶洶公力贊其決
事始定當都獄迹引貴近或爲觀望亦贊成之其他
事多秘密公又謹重不泄外人無知者甲寅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階光祿大

大任因賜三代誥命益自登仕歷四十餘年凡五錫命至是而極乙卯公家置義田以贍群族請命于朝予役詔從答仍復徭役爲世勳丁巳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命年七十以疾在告上疏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楮幣仍令風雨大寒暑免朝戊午皇太子出閣進學加少卿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領東宮講讀事未幾公得目眚命醫選使如前十上疏乞歸上以公累朝耆德方切倚毗屢詔慰留最後辭益懇乃許之賜勅給驛遣官護送還鄉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給輿隸八人仍賜襲衣金綺特

官其孫文煥爲中書舍人公歸而下賦贈祖代背嘆人不能留越明年己未九月十一日卒于正寢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楮米布諸物遣行人諭祭者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恩數之厚始世之用僅見云公風采凝重言動有則而溫然可親事親孝謹居喪甫啓祭例有白鳩白雁之異與群從叔弟情誼周洽親舊有急則周之處官恭慎事任勞鉅辨從容應之指中理會及當端揆決衆疑未始有疾言怒色而拿以大定德崇弘俗或遭橫逆人不堪其難而公恕而納不見形迹故大夫士無賢愚遠近皆依德始終其身無怨讟者若其引身避位閣閣不移於之名節不虧恩禮無斁藹然爲一代名臣考其終始亦可以無愧憾矣公博古多識爲詩信調有思致文必根理道門方嚴乞憐投相繼有謙齋集若干卷允好以爭先賢同邑有吳尚書宗洪武間死事實有事久湮沒公言于朝追贈之謂賜謚贈官歲致祭焉公生某月日壽七十有二某月日葬瑞窯山邨村夫人某氏繼李夫人先卒賜葬于是合祔焉公四子長元楷蔭授都指揮同知次元概恩授中書舍人亦卒狀乃公門生編修儼所著其事尤詳今擬其大者如此

銘曰

瑞宜山高荊水清元氣下結扶與精公居太史官列卿文章行絲禮行藩入掌帝制持邦衡補袞五色山龍形高堂高居平不傾創令出民弗驚調齊甘苦咸和羹四方日對歸附聖德遠矜儆爲經綸尺量寸度摘細果人若梁棟當明廷公心不倦亦不矜盡瘁然籌鎖讒爭功成身退名有恆公歸自保哲且明君寵紹申厚寵怡栩然乘風遊高真山迎水從如平生骨肉歸復魂上征人爲禱名遐邇萬此山此水仍茲銘後千百年乃其徵

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予與公先後入翰林繼掌院事周旋幾四十年間公今既卒哭其諸孤介其門生沈編修燾其編修一鵬請予銘按公狀公姓汪氏諱諧字伯諧其先本浙之餘姚祖仲仁徙仁和有諱名者士謙舉鄉貢嘗為監察御史後贈翰林編修妣褚氏封太孺人御史公為墊江訓導實生公徙居京師弱冠而孤能銳意問學聲振場屋以春秋舉天順庚辰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壬午授編修丙戌同考禮部會試丁亥英廟

實錄成以纂修功遷修撰賜宴及白金文綺襲衣丙申滿考擢右春坊右諭德丁酉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右庶子戊戌侍今上講讀于東宮己亥以外艱去壬寅復任丙午典順天鄉試丁未奉詔教翰林庶吉士業是年上即阼以侍從恩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弘治戊申開經筵承勅充講官庚戌與禮部會試時方修憲宗實錄為副總裁辛亥疾作在告三月上疏尚府俸給不許每時節珍味即賜于家書成勅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階嘉議大夫賜賚尤厚壬子復上疏辭乃許之仍詔疾愈當復用日遣醫處一室右臂獨持杯作書間為文以應購者皆不失常度越九年年六十八疾革遂不起特贈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仍給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公娶章氏贈孺人三子長發以恩隸業中書將授官次舉舉順天府鄉貢次賜府學生女二長適天津衛指揮僉事修勳孫二某某女孫一公生某日卒以己未初度用一月望以某月某日葬在仁和某山之原公簡重寡言笑儀度整潔博奕音樂皆絕不好事母孝嘗家中衰力共甘旨竟貽祿食喪居枕塊得痺疾終其身與人恭遜嫻文有急輒加賙貸漢陽知縣蔡洪濟

嘗卒時卹其孤教弟篤舉進士為金壇知縣博洽彊記尤邃于經學門下士經指授多取科第山東布政使王沂陝西行太僕寺卿徐佑其顯者鑒閱精審每與試事輒稱得人所著有文歌詩醞藉有法有寅軒集若干卷藏于家處事周悉晚益慎密雖居官久不涉世務優游館閣為疾疢所困卒以自老論者益多惜之然在告而遷獲生而蔭子身沒而贈官給驛

聖天子優禮文學侍從之恩出乎常格非公之賢亦曷克致之公與暢哉銘曰

維浙西東山清水奇文獻之邦兮公生爾紱實進比

都沒而歸其鄉兮公在累朝史局經綸校文場兮爲
名侍臣爲能史官亦惟主司之良兮皆階顯貴煥號
下顯表幽堂兮有銘在茲公名孔彰雖千百世其勿
忘兮

明故通政使司右參議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道

先生墓誌銘

東陽入仕二紀餘都邑耆舊凋落殆盡休居遐壽惟
竹溪先生一人歲時造訪輒留坐款語談本朝故事
及諸先生之遺風餘躅漸弗能出比者始以壽而終
春秋益八十矣既聞訃數日其子紘來南京兵科給

事中倪君天民狀來請銘嗚呼是安可辭哉先生姓
趙氏諱昂字伯顒竹溪其所自號也舉正統甲子鄉
貢登乙丑進士第觀吏部政授中書舍人有名直內
閣領文臣誥勑事戊辰禮部會試充掌卷官己巳丁
母憂景泰庚午起復修歷代君鑑壬申兼司經局正
字書成賜金織文綺甲戌以歲旱代祀淮瀆乙亥修
寰宇通志丙子成復賜金幣楷翰林院編修天順丁
丑英廟復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參議督武官誥黃辛
充蜀府冊封正使其所領多文翰禮儀事餘無所見
也甲申憲宗皇帝即位出爲瑞州府同知守則勞撫字勤

教拔所屬學校尤加意課勸藩臬部使未嘗史覩然
必稱之曰能丙戌丁繼母憂歸己丑服闋傾其志已
倦乃上疏乞休命復舊官致仕自是脫從棨利放意
詩酒間雖處城市不異林壑燕游登眺惟意所適京
府鄉飲禮置賓席亦歲赴焉丁未今天子登極詔進
階朝列大夫其卒以庚申九月十日十月十日葬都
城東安德鄉之原先生本鳳陽壽州世族曾祖諱達
洪武初校燕山護衛百戶祖諱清永樂初遷常山護
衛正千戶父諱傑嗣其官役贈通政司右參議母張
氏累贈宜人子五綱舉鄉貢知嵩松縣卒紘舉進士

歷刑科都給事中爲光祿寺少卿縉鴻臚寺序班次
立次前先生風神明徹性度寬裕自物無忤居家事
上卹下務致恩意親黨鄉鄰疎遠必致情愛閭里道路
鄉幼且賤亦加禮接慶弔問遺果無遺闕解紛拯難
常若不及然公卿大夫及勳戚貴胄罔不愛慕交貴
技客士人往謁未之而姓字甚著帝兒隸卒皆稱爲
趙伯顒先生無異辭尤博涉群籍善吟詠工書翰所
著有游安叢桂二集竹溪小稿若干卷諸子第多家
學賢秉第取官秩而光祿君最顯其名位益未艾云
爲之銘曰

鄉有耆宿國有舊臣博學多聞吾見其人閱歷累朝
跋涉萬里出領民社入掌文史君馳康莊中道頓躓
終息其駕老有餘力竹君溪遊比晉逸民所不同者
遺明盛辰歛紱榮名歸于高境有身歸全得正而瞑
生長王都沒藏近郊有樹在封百世弗凋

明故亞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汪君墓誌銘

參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俊舉
辛丑翰林院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國
子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盛士大

夫益侈言之比俊以病歸卒于途越六日而君卒聞
者又相與哀之曰汪君何止是哉公論咸宜大端初
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律熟檢
不輕失一人寔茖獄因多庾死君議捕繫時食飲又
慮重囚若爲鼠特爲畜猫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閩京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簡例爲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滁州知府君聞
有群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人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揭榜要路諭賊禍福賊魁悟多散去徐引兵逐之衆
就擒獄既成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
府君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甲
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畬人野處山谷君槩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獲重譴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
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爲人下性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參政道延平得
熱疾舁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十六日年

九十九而已君魁岸閎闊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
得有可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業
不求外傳俊稱能官俊奇于文且有識操偉亦然其
爲庶吉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郡
督諸生躬爲啓迪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之君之
先出越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縣卿徙弋陽
入國朝遂定居爲祖志福舉永樂庚午鄉貢歷岷府
教授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
中妣胡氏封宜人娶祝封宜人賢明有內行子八俊
其長次偉早卒次佃後偉佃又次代份側室出孫

六曾孫一某後倫歸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合葬于
某山之原奉其友羅編修允升狀而予銘乃爲作銘
銘曰
胡爲邵而不輙遷胡爲壽而冊少延咎不我執其歸
則天有予斯賢又誰使然彼考辟者含見其奚觀乎

兒子兆先墓誌銘

嗚乎大哉予不德不能述續我祖父之遺慶積罪愆
戾以貽禍于吾子之一身荼毒之餘痛自尋省求其
端而不可得也意者蚤竊科第爲顯官生長都邑不
識離別安居飽食寡積而厚享之故啟其或起自貧

賤遊歷艱難從以肥其身饜飫其家人而成寵溺之
傷觀乎禍不能拯以濟之耶抑身忝鈞軸以來有身
不能變見賢而不能舉見窮人困而不能救以負聖
上倚任之重所謂能薄而受上賞者宜乎其然也
不然則數年而喪婦中道而失怙三弟既夭四男皆
殤見亦甚矣而才如吾子又俾其不壽以死天道之
在後而下潤者猶有一德片義亦將矜而贖之矧吾
祖父之純孝陰德比之陶法亦當十世以宥而忍使
其後嗣凋落至此極哉吾子兆先年十八而應試程
學張御史西銘奇之比入院病跌而止二十一復試

不售以歿爲國子生二十四三試同試者傳誦其文
期必得魁解偶誤疑題字卷不得錄今年二十七試
期且迫忽病作小愈冊病冊作遂不起然予以盛滿
殷思引退兆先能不予撓當其志識所到雖竊膴以
從亦無難者乃使之而不遂以死嗚呼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兆先幼習舉義輙能作老成語既乃嗜古作
予見所撰述心頗怪之會檢蘇老泉集不得久乃知
爲所竊觀字已茂矣益自是文思驟發諸老先生見
必歎異曰是故得外祖風格後當有大名于世外祖
者蒙泉岳翁也其爲歌詩尤稱自得于古人樸雅簡

澹古語所不及獨深領解有手錄足蹟意于是不假
歸顧從趙尚寶子當其年實未嘗造詣至此也頗寧
繁累業往往爲予所禁不得坦闢有應者或爲人促
迫于捃片札多不存稿故予亦不能盡見惟歸妹圖
卑有東行稿成帙既病猶手書前文二首其沒也其
友誦之又相與輯其遺詩文行于世餘編大者知其
止此矣使之脫棄舉業盡力于古之文徵其所之亦
足以一遂其志而竟莫之遂以死也可勝恨哉兆先
生四月喪其母嶽宜人鞠于繼祖母麻夫人及長
娶其婦潘氏曲致孝敬事繼母朱夫人朝夕問訊

從弟延若皆有恩遇祖母劉大夫人前母劉夫人
之黨暨諸姻戚情禮周洽朋輩聚處毋懷謙抑未嘗
有挾倚有窘急必有周卹或先行而後言沒之日朝
上大夫及都邑鄰里無問識不識咸爲嗟悼有泣下
者下逮吾隷亦慟哭不能置嗟乎兒何以得此于人
哉病少間嘗謂人曰吾且殆獨念吾父之爲人寧有
兒吾亦未嘗自絕于天二者無所憾吾且不死矣未
幾以手撫胸猶隱隱有英氣察其情也傷吾意故不
恐吾死益其于居婉孌承志者因如此至死不亂耳
嗟乎天其或者以吾祖吾父之故後事未可知而死
者不可作矣慟哉兆先之冠今宗伯體齋傅先生爲
賓字之曰毅伯其生以成化乙未六月二十一日沒
以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以某月某日其壙
在都城西小西門祖資政府君墓側生女一尚未聘
予方值秋丁奉命代祀以喪告朝廷特遣中官賜賻
白金五十兩所以慰諭者甚至實異數也嗚呼兒不
顯乃獲上壓天子之寵以爲身後榮使其有知亦可
以少慰也夫予少子兆同之殤兆先實週予爲銘及
其沒之七日夢我以碧牋爲絲欄乞書小楷曰欲於
墓下觀之嗚呼兒果不死以爲其弟者望我耶予慟

甚不能執筆其婦翁內翰西屏濟先生抆淚謂予曰
銘不作兒目不瞑予乃飲泣爲銘自書之以寫予哀
云銘曰

父子之恩兼賢則親吾弗子之傷而痛其人嗚呼天
哉吾不能庇汝之身而慰汝以文吾子其有聞乎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墓誌銘

公姓倪氏世居杭之錢塘高祖諱啓國初從應天之
上元曾祖諱德潤祖諱子安皆累贈資政大夫南京
禮部尚書考諱謙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僖妣姚氏繼郭氏皆贈夫人初文僖公代祀北
岳妣夫人感異夢遂生公因名曰岳字舜咨公休貌
豐碩目光炯炯望之如神人少有高識年十一見群
吏將赴部試鉞出獄辭試之第其高下已而果然文
僖爲翰林學士典京闈試事拒勢家請託爲所中讒
戍開平公爲郡司學生內受家學習聞先朝典故恒
究心天下事舉天順甲申進士改簡入翰林爲庶吉
士諸先輩奇之曰此公輔器也授編修預修英廟實
錄加從六品俸文僖致仕而南公予告省覲還秩滿
進侍講加俸從五品直講經筵音吐洪暢義歸于正

憲廟每日屬爲文倦疾再乞歸省因得終制暨今上
爲皇太子出閣進學預修文華大訓進學士侍東宮
講讀在翰林者二十年同考禮部及試京闈再執文
柄校閣明當得名士爲多擢禮部右侍郎今上即阼
選左侍郎進尚書在禮部者十二年儀文制度多所
擬定其大者若皇太后上徽號皇太子婚諸王冠憲
廟大喪而太廟祧祫議毋后奉慈殿制皆前所未有
親耕籍田視太學皆以職事從他如華蓋祀正神號
禁齋醮止召胡僧請卻西域貢獅諸疏皆其手出累
知貢舉往往於僞法加新意遂不可易尤喜獎大事

每廷議群疑不能決輒用片語折之無不帖服凡四
方災異歲一再類奏加以箴諫得大臣休南京參贊
機務官闕廷薦公上留不釋未幾忽有南京吏部之
命加太子少保以行本部考庶官甄別惟允參贊再
缺改兵部時留務龃龉公秉正達變不激不隨有嚴
劾舉兵民皆恃以爲命吏部闕尚書上選於衆特名
公至則雅正品格獎恬抑躁不即恩怨正色盛氣人
莫敢干以私除目下必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風采
每事諸曹會奏如講學修德敬天法祖飭宗室汰冗
員闢異端前後數十事皆切治道甫踰年偶遘劇急

勁氣成疾疾且亟猶手書爲稿既殆強索筆書平生
公正無偏私數語字隱隱可識竟不及家事爲尚書
歷兩京四部去一部其屬必眷眷不忍別卒之日自
公卿下及百執事交口痛悼有失聲者嗚呼天生一
世之才間有恢閎博大傑特而絕出者蓋不數見此
其人之用舍存沒必關氣數係家國非群生休戚者
比公文學行業大用于時而卒弗克究以沒獨非天
哉然公以文學爲史官爲學士爲大宗伯本朝所僅
見以禮部兼講官實出親命歲時所賜若金帶襲衣
諸珍物疾則賜牲酒蔬米命醫診治辭免則溫詔慰

留訃聞則賜寶鏹萬貫遣禮部諭祭者四勅有司治
葬仍給驛歸其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官其子
爲中書舍人遭際之盛終始極備亦可謂無遺憾已
公娶盧氏湖廣布政司使雍之女有才慧贈夫人生
子某而夭公以弟工部郎中阜之子霦爲後今爲中
書舍是也公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年五十八阜請護
喪歸卜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啓盧孺人之竁
日新亭來耐公嚴重剛毅而表裏洞達即之溫然可
亟玉堅粹交類時儕詢求解若喪泉毀踰度以傳業
旗詩極弟弟阜及山澤皆所教育澤亦爲中書舍人

矣念舊故鄉黨貧乏蒙賑邮者多至不可數雖爽直質顥褒無餘皆發為文章平正包達氣象偉然所著有青谿稿若干卷與文僖集並行于世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久為知己固將為天下惜而後及吾私乃據吏部侍郎王公濟之所著狀為銘而狀所不載者則互相發云銘曰

覗以國氏派出鍾阜公生北鄙若麟鳳在薮雖拔科第纔踐台千家井世鄉官所自取若玉有瑕産同其有為文章宗為辭濟于若錦在織若鍾應呼庭見廟薦若商彝周卣豐学大害為百僚首若鏡在懸察物

妍醜若鉏在田務拔根芽扼抒踊躍鎮定紛擾若虎虎豹山藜藿為守若鶴堅故屯驅疾以走荷井其材路若十九台亦有吉君子大受用而弗終邦又難答旂常竹帛公可不朽擬德典工蒙物為偶我銘在茲以慰良友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蕭公墓誌銘

公姓蕭氏諱禎字彥祥舉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歷副使按察使遷河南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入為南京工部右侍郎轉刑部工部尚書皆在南京以老乞致仕詔給驛歸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年七十卒朝廷遣官諭祭營葬事制也按公之先居江西其府日吉安縣曰泰和里曰瀘源後徙龍陂自宋迄今十有一世其祖諱維翰考諱楚紳皆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妣袁氏妣羅氏贈夫人公少學詩經舉了業有名以族籍應四川鄉試有鄉人為御史引嫌不令試蜀士多從之游叙州知府楊德數其中丈夫也諷敘縣以明經薦道之行不就而夫人賀己卯以儒士舉江西其舉進士在甲申為刑部

在成化年間精核法律內持平恕尚書每有擬斷必詢之其為按察與獄如流庭無留案訟者爭赴愬之無不帖服民俗有嫁娶逾時者力為禁革征苗之捷實督倘以從衆欲以婦女貝首功誘所親先致以覬其意不得乃已以加從四品辭督造王府經制有節官校肆虐者自而治之民情以不擾又以其餘興廢起敝如學校解舍津梁之類多所修葺都御史慶莊其能以僉事滿去民皆戀慕再至輒喜而相為賀其為都御史在弘治更化時陝大飢死徙相繼區處安輯多復故業兩粟券鹽以至城壁器械必加之意錄

事衘若干人將官坐失律者執不貸同紀內徙者四出封掠督所部剿滅之有寶鈔文綺之賜其爲侍郎尚書歷二部在工部務節財裕民郊廟陵寢有工役多令命代祀其請老上特降優詔稱其勤愼令有司撰以副委任累上乃許其卒以弘治辛酉三月十六日距其生宣德壬子三月八日其葬以明年壬戌某月某日其地曰杷塘之原在祖塋之右配周氏封人人無子以仲兄彥清子谿爲後谿亦以兄顯之子益爲後生子曰義公爲人重厚不浮而明足應物尤敦孝義少喪父其母多與之田母卒即焚其券推前母

兄是聽得來修輯散諸族旣貴則迎伯考妣修仲叔祖志翁之墓揚祠堂置田以供祀事對歷官久無廬服飾無大增拓其賢如此所著有貿菴稿藏于家予與公同舉進士知其賢其官湖南尤久且著故知之特詳其沒也實悼嘆不能置乃因谿請按工部侍郎張公時達狀爲銘以納諸壙中銘曰

業不绊盤校學則一經身不辟州縣官則六卿非其人孰與有成不覆丁盈不蹶于行以保此令名或稽始終以不弍厥生惟茲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秦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公旣歿族遺命其家欲得予銘蓋予公從子釗都御史賢同年進士且與公同朝久知公賢故也計至之明日賢弟宏奉戶部尚書呂公大器狀來請予以公意不復辭按狀公諱紘字本清其先金華人自宋寧祖衡爲官族曾祖諱顯以詩名世所傳無實獨唱者也祖諱士廉國初戍淮安考諱絢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公生而長身修髯見者知爲偉器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出知武涉縣遷丁內外艱政

滿改霍州皆有惠政成化初用太僕卿張公諫薦超擢廣東按察僉事南丹土官使掠鄰邑公躬爲撫定城柳城洛容以息流賊番水道衆以濟饑民賊復擾南寧令諸將捕擒其首惡爲浦賊者斬示都御史朱公英嘉勅平之賜綵幣各一匹時僅一男甫七歲及冊以內艱去朱公道遣一僕婦曰公功久不報以此爲薪水其公詢之即兒婦也乃以配圖丁劉氏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飭岷州兵備兼捕番賊久爲邊患公至則以兵俘之又會兵勦洮州賊斬首其衆擒河南按察使尋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雁

門諸閽歲屢歉發廩賑卹所活不可勝紀垣曲流民
嘯聚至數千督有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贊理
軍務請設井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徵州數罷
土兵戍邊之不便者今上即阼召入為戶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或請設三司于鄖陽
府公以非舊制寢不行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皇莊
貴臣主之牢不可解公用群議卒歸于官哈密夷為
土魯番所隔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曰是自
貽患也遂弗給中幣告之公議折鈔錢清舡料起存
積及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省清擾其額外陳乞
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間以疾告上命醫診視遣

中官禮問于家小愈輒力起視事比再作具疏乞休
優詔賜許給驛歸其鄉卒時年九十有六是維弘治
辛酉八月四日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而
特贈為太子太保益異數云公亮直無偽言論灑然
每事持大體不務瑣屑初仕建寧自為縣以至臬司
回翔二十年以內憲領鎮又數年久在外服皆能
稱事與民今天子更化之初陟曹省及為尚書愈自
奮勵中有操持不奪權勢章表剴切皆憂民愛國語
此予所及知者其詞則皆狀所云也嗟夫宦成官退
乃世恒情公曉得大位益能殫心力著聲績庶有加
于昔者雖幾先斂退未竟厥施而其開自見亦豈不
偉哉公配何氏贈夫人子一名曰貢授國子生早卒
孫男一曰木以公蔭為國子生公墓在清江南之原
以卒之明年壬戌某月某日葬何夫人先窆于此因
剟為銘曰
大淮湯湯公居其陽仕也有歸沒也有藏東兗西秦
北徼南荒出領民社入躋廟廊兵食之計功名之場
為身孔艱道阻且長卒棄其勞以佚自將壽不天畀
人謀實良公有舊塋其封若堂是曰大歸終無毀傷

贈秩賜塋于前有光榮名煥章道路是望百世之下
尚書之鄉

文後稿卷之二十四

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

文僖董公墓誌銘

今天子右文圖治每軫念舊學侍從之臣倪文毅傅文穆二公卹典特異比董文僖公訃聞命有司祭葬如制而特贈爲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按董氏世居贛之寧都曾祖諱了平隱于鄉祖諱古義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考諱時謙累贈翰林院編修右春坊右庶子仍加贈如其秩妣某氏贈淑人妣溫氏封太孺人贈宜人加贈亦如之公諱越字尚矩生五歲失怙爲母氏所鞠及弱冠和力供養以其暇學舉子業補府學生生天順己卯舉鄉貢試禮部輒不利卒業國監攻苦力學雖敝巾垢服各隱隱起儕輩間成化己丑進士及第初命爲編修乙未戊戌皆同考禮部時稱得人丁內艱歸用禮哀甚畢先世傳未嘗一見睟處不鄙不以貴加人人無間疏戚貴賤皆樂與之親有訟者惟余以詩笑而鄙之亦不怨也九載考最進侍讀癸卯典京闈鄉試甲辰侍東宮講讀丁未充經筵日講官尋以登極恩進左庶子兼侍講命朝廷纂修

于朝鮮特命公奉使賜麒麟服以行至則宣德意正王度儀賜無所受居三日而還乃作賦以紀國俗他所題詠尤多國人鋟諸梓以傳弘治己酉典試南畿辛亥修憲宗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壬子進日講敷奏明暢義歸于正上每爲注聽久之賚予尤數癸丑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公博古典習聞本朝故事而職務清簡無由自見大夫士議禮者多取衷焉三年考績京師時其子天錫已舉進士留累月乃去拜南京工部尚書凡上供服器藩王張其暨都城內外土木之費日旁午不絕公應之綽然有餘平生爲文章歌詩典雅優裕無煩雕琢至是尤不廢著述孫所得爲主客稿若干卷壬戌五月七日以疾卒距其生宣德辛亥二月十六日壽七十有二年以癸亥某月日某地曰某山之原娶溫氏州族也但有內行子四長天敘賜冠服其次爲天錫又次天敎曰隆爲國子生天申縣學生公修然長身骨格奇聳雄談健步老而強力而性行恒同量度優遠識者謂爲壽考之相不意其遽至此然較諸恒等所及亦已多矣矧子姓蕃衍其賢且貴若天錫者又克肖如此哉予與公同在翰林同校國史直講筵相視甚厚比有哭

[illegible]成公屢致吊慰訃至之後嗇猶有遺音焉天錫以治命請予為銘其狀則南京戶部侍郎鄭公廷綱所著也銘曰

謂彼之艱久者易然東隅桑榆非公有為謂吾之縣爾于其進川途匪中坤叉誰愆盭益謙大道則有栽培傾覆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致或弗值理則可守其所求它以遺爾後古自公卿禄壽為公則令聞如璋如珪亦有良圖亦茲為銘公無憾哉公世在茲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君墓誌銘

刑部左侍郎張君諱錦字尚綱系出河南太康籍于

咸寧于泰安遂于裴將舉于泰皆陜地茲張氏居太康已久自君高祖諱敬仕元為參知政事防禦鄜延在同則以合成故君賦至君為五世君在余安為縣學生賦為衛學生其居常以謝病故其歸賦以治命而登則朝廷所命有可所治也君舉成化乙酉鄉貢己丑進士試政刑部見稱為才有富民坐法當死擢貴請貸不得則以賄政者構君君欲發其奸乃已署山東司主事署員外郎簡訊明審錄囚山東平反其冤者郎中存爺指剛決獄無滯同會他可又官全尚書尹君旻之延之史判之不承遣人給其家得金示之遂伏罪繳郡災君用廷薦往賑先條奏便利至則平糴勸借分遣良吏館丐乞舉嫁娶掩骼埋胔游惰者給牛種督之耕築行唐隄千二百丈以定水患所活不可勝紀有選校誣襄陽武邑二縣民為盜皆擬理直之方山慶成二王府有大獄奉命往治遷大理右寺丞再奉命治岷襄二府獄情罪皆協累遷右少卿憲廟知名鳳陽有重獄持命之往今上郎阼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直拒除弊兵民畏服勢罷中官武將之守備不職者開發陳奏見武帥家假山甚麗怪之其家聞之遂自撤去還報終至或欲論官軍適例延遣中使就議公附奏以為不必遣竟

亦無他論立為今右衛龍門所學當天下武學成員額皆得所未備也丁父憂服闋起撫保定諸府兼督紫荊諸關未行遷官甫勘陽陝府獄有貴臣為都御史余公欲所劾贓以萬數恬勢永免公卒正其法丁繼母憂服闋方復任未幾遂疾作辭疾不許乃請告特給驛歸且令病愈有司以聞其為上所簡任如此其卒也特令翰林為文遣有司即其家祭之公少有異質生崇遠與陳友從釋氏學旅習老子又讀儒書好為大[illegible]冠不避評笑攻苦力學竟以

所得取尚第邪之以儒賢者自公始其為人敦孝友
重廉節早失怙事母甚謹撫諸弟無間言悃款赴急
或假貸為賑卹其在官勤政彊幹不為事窘章奏明
暢動數千百言久典刑獄尤精法比而能以寬恕將
之服念悲惕每至驗諸憂寃屢佐率省前後十五年
資望俱積而不及大拜以發論者益深惜之然其所
自立亦可謂卓犖不群者矣所著有松壑小稿行政
錄張氏宗譜若干卷藏于家公生于某將某月卒于
某年月日年六十二歲葬于壬戌某月日其地曰某
山之原祖諱文信考諱喬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祖妣陳氏妣趙氏皆贈淑人配劉氏封淑
人有內助子四潛其長也舉進士為戶部主事以學
家世其家孫一之棨公以予嘗與試事相視如厚又
道潛受學于予故潛請予銘狀則按察副使王應韶
所著應韶字順聞其父老言公事甚悉予參以舊所
知無弗合者擇而為之銘銘曰

經律而用中在已然同功異途兼之實難公階賢科
式司邦憲載參廷平獨秉憲節入踐省地在六卿列
情法並濟群疑自結沿亦其間有屈無戾既試之繁
亦任之久為省為臺公所固有而終弗然抑又誰咎
少貳更事老多息成此人之位宜惟彼刑有賢若公
孰舫厥盈天實為之非人弗能人孰不亡公有遺名
有倫公世益徵吾銘

贈太子太保鎮遠侯顧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顧氏諱玘字文度其先出長沙湘潭元季遷揚
之江都世有官籍曾祖諱成歷事太祖太宗仁宗三
朝累功至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追封夏國公諡武
毅祖諱統貴定衛指揮使早卒贈太子太保鎮遠侯
考諱興祖嗣侯鎮貴州入掌右軍都督府事總神機

營兼南京營務勳望甚著加贈太子太保嫡母王氏
妣胥氏皆封太夫人公生有異質神識書史尤閑武
略每閱古將傳輒慨然自許期立功萬里外與兄翰
相友愛翰當嗣而卒其子副侯又卒公以次宗當嗣
又蚤卒年四十有二而已公為人性度謹願服食儉
飾而落拓士大夫游宴終日雖費無少恪及鄉黨有
急則周之貧弗能償者不責也人謂其習養素善使
仕有官守必能撫卹士卒得其死力而竟弗及用以
歿至于今惜之配太夫人韓氏濟陽衛指揮明之女
婉娩有則既歸公營奉交至勤佐公治甘脆曲致孝

弟遇姒娌無間□生子溥及澗以其少孤嚴示教戒
晩總家政外內截截臧獲數百指皆受職聽令所欲
彼見德無弗給者溥既嗣侯始獲以其官贈公而太
夫人封爲北鎭湖廣太夫人實就祿養弗一服一食
必嘆曰此君賜也汝父弗逮吾與汝其發之汝不可
不圖報稱若是者屢屢言之溥以貴州征蠻功加太
子太保增給歲祿再馳錫命時武臣加保傅無追贈
例僅一再見耳久之溥被召入掌中軍都督府事總
十二營兵皆□下營事務踰年太夫人年八十有五
而卒論者謂太夫人代終豫後克成有家賢哉其夫

可以無愧而公之賢于此又可徵已溥以母喪哀上
予假二月且賜賻米布遣官禮諭祭令有司營葬域
于是公之墓兆品數始得如制溥復具疏乞扶柩治
葬上以兵戎重務不欲俾去左右特恩命之而遣其
弟洲給驛以行時洲爲錦衣衛千戶其行也亦與數
云溥念公葬未有銘茲奉兵部何員外孟春狀請予
銘予以成國朱公輔之故與有姻連知侯清慎有敵
略足稱贊將丙葬闢公及夫人之□蓋久乃許爲銘
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某某某月太夫人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某月某日合葬其道曰
京安德門外巷阿之原孫某某某銘曰
昔出貴州內徙南畿系分小宗世封大同公躬弗承
公則有子公祖有孫公見有祀賜弓授鉞曰予斯才
公躬弗逢以貽後來龍章鳳函天子有誥公躬弗沾
沒發其韞亦有身德實貽實延公澤弗讓沒則有年
貴都有原日有世墓公歸實全大夫婦祔公于既貴
公孫後恭公德有徵其在公門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

傅公墓誌銘

初公以足疾在告上遣醫診視兼賜蔬米羊酒諸物

乞辭即不許請停俸亦不許凡値時節朝賀奏表箋
方物諸不署名亦不許久之再乞休致上若曰卿學
行端愼才望著聞方切倚任宜善調攝以副眷懷甚
勿固辭比訃聞上尤悼惜諭所司曰瀚侍朕講學久可
特贈太子太保諡文穆仍遣官加祭給驛護喪治葬
事賜寶鈔爲賻蓋聖天子篤念舊學卜賢且勞
者尤厚也既文毅公及公卹典皆變出常格倪公之
卒天下共惜之而公復繼歿以沒予與公同年交最
厚方與公經紀倪公後事不謂其遽至此既銘倪公
忍不爲公銘耶公姓傅氏瀚其諱也字曰川以府學

舉天順己卯鄉薦登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
士成化乙酉丁內外艱歸戊戌授檢討己丑奉命教
內館憲廟見古帖隻字百餘函走中使令公編次公
爲韻一律頃刻而就乙未同考禮部校閱精確得今
吏部侍郎王公鏊爲省元內中侍經筵丁酉秋滿遷
修撰戊戌兼司經局校書東宮講讀丙午秋再滿遷
左春坊左諭德兼檢討充講官考順天府鄉試其解
元則今羅編修玘也丁未奉命教庶吉士寀以今上
登極恩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弘治戊申親耕籍田
幸太學皆以職事從太廟禘祫皆預議進直日講儀

度彌雅詞義懇到上每爲注聽爲辛亥憲廟實錄成
以纂修功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壬子掌院事乞歸
省墓命馳驛尋還特賜寶鏹銀幣癸丑冊教吉士擢
禮部右侍郎時倪公爲尚書公寅恭奉職並稱爲賢
丙辰皇太子冠諸王婚及郊廟諸祀事多所贊相轉
左侍郎請限度僧道藏丁七八己未知禮部貢舉嚴
爲範防中更變故卒不失正時東宮出閣講學朝廷
方慎簡官僚公用廷薦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仍直日
講通修大明會典統副總裁官庚申拜尚書掌部事
時保定有獄門鴉若公占府瑞不當奏斥逐之陝西

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刻皆
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
行他如修政弭災諸疏剴切不阿多類此尤勤政務
毋力疾視事扃鑰前一日猶削剳祭稿心計手書必
求其當乃已蓋其性然也傅氏本出存長沙之湘潭
唐末從臨江之清江宋南渡再徙新喻曾祖諱原顯
鄉稱爲某公處士祖諱孜器考諱邦本皆贈通議大
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氏妣簡氏皆贈淑人配李氏
繼閔氏並有內行贈封皆淑人子二長元以蔭補國
學生舉順天府鄉貢文行有父風次完以蔭肄中書

舍人孫一還府學生曾孫二公生某月日卒某月日
年六十八歲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李淑人
祔公清修苦節坤寀益發孝誠終蔡仲第曰茂李朝
皆所教育謝紳舉進士累官工部郎中卒于南畿公
聞訃驚蹶足遂增劇李淑人病不置媵妾卒不議繼
於數年故人貧病必加賙䘏死爲棺殮歸其喪與人
交儀必過厚位所傾信終身不一間有善則樂道之
其議並弘務尤人所不易及者博學強記爲詩文峻
整有格書法亦遒美爲時所重有體齋集若干卷藏
于家其遺事見王吏部所著狀者不具載銘曰

秩宗職惟清且寅國朝多賢公哉其人公身不汚
守自檢溜井法勿動繩術矩度嚴冠垂紳夙夜在公
一事勞終我心怦怦操是二者其所受職因公弗貳
公弗我危世有負乘寧爲冠履公憤厥居紵乃有徐
錡忠謂非公在論帳發潛詠誤公在史荷翰林儲才
如古宅役公其人哉用有攸蘊生才實難其始自天
有才弗終抑又誰怨人之存亡惟國攸係我銘非私
以示公世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翁

公墓誌銘

公之三法司各有職洛陽。公歷南京爲御史爲寺
丞爲都御史以至尚書術广而屢試前後三四十年
于所及見指不能數屈可謂賢且勞矣公既卒天子
念其勞遣禮官諭祭工部營葬事特贈爲太子少保
蓋亦卿之加一等云公諱世資字廷瑞成化癸巳爲浙
江道監察御史巡茶城及通州倉及濟寧以南河道
所至有聲按應天徽州諸府至寧國縣知有二豪虎
噬其鄉有司庇之莫敢發公事竣且去忽厲聲曰吾
君命令除見不殺吾許小官不抑擒置且死府縣
皆迎坐衆指額驚愕于是二豪者皆屏跡後復按政

行爲政山東道掌道事兼總諸道奏牘名益起甲辰
監吏部會試綜理有法尋擢南京大理左寺丞詳駁
惟允丁未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
門諸關內輯外捍務勤夙夜逆賊王良李鉞潛遣人
出境構敵患且作公馳至忻州道閫賊衆即督官兵
擒之或請張捷公慮及無辜執不可以常奏上降勅
獎勵加俸一級遷儲折銀民因輸納多流徙失業公
參核大下歸者相屬弘治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理
院事慎不失體陳郵刑章奘數條上以其深切時務
多賜採納丙辰進右都御史庚申遷刑部尚書皆在

南京寬嚴中適每斷大獄必審覈未嘗苟決人皆以
長者稱之間疾作具疏乞休上謂其老成練達力
精未衰宜善調理以副委任後再具表上而卒益其
經歷之大者如此公初以翰學名衆舉得進士爲奉
化知縣數年以政最被徵雖公君曉達竟孫繼用公
弟瑛舉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少卿贈及二代公獨歉
其未伸本報後以都御史貴贈其祖考妣而下秩顧
加重君子稱爲孝而不居承志致養友弟訓子念舊
故卹孤獨諸凡義舉皆餘事也公先世居鹿邑元季
始遷洛陽以儒名者九世曾祖伯當爲儒官祖誉國

朝水竿閣微至南都因家焉考諱觀後遷爲里人孫
伴詰後爲大醫院御醫供奉內府贈不貴報有德在
人妣潘氏封夫人賢而克相于五壁錚錚鑑鉉銓繼
舉進士爲大理右寺副鑒以蔭爲國子生孫五公生
某月日卒某月某日葬聚寶門外某鄉之原子與公
同舉天順甲申進士又與瑛舉丁卿知公度量弘裕
蒞事詳慎謙厚不伐壯老如一日稔其賢遷哭其喪
又既銓之踵武繼志力圖不朽其孝亦可嘉也乃按
狀爲公銘公名有靜菴庭訓藏于家其爲縣氏有夫
恩之碑其省墓大夫士有瑞芝連理之詠傳于時皆

不及載乃銘之曰
公出中原生帝鄉身長六尺偉且壯年甫後于人場
分符百里一海邦人道掛指拔纓賦乘驄逞豸何軒
揚殿前正笏聲琅琅手持三尺無低昂坐遣秋霜同
春陽出秉憲節巡藩疆東縛狗鼠驅犬羊比宰南省
猗穹蒼早輯務蓋隨翱翔聖明在位治其張公殊分
曹居廟堂公才慨廓氣渾龐少淹若負老則償彼造
物者非非莊有翁先貴于後昌一門四世駛封帝高
原賜塚兩相望後千萬年此其藏

明故贈通政使司左通政王公合葬墓誌銘

贈通政司使左通政王公封太夫人張氏皆以子敞
貴敞錫公之卒也敞方爲諸生及舉進士爲給事中
爲參議皆後以本官贈父而母以太孺人進封太宜
人凡五品封者四品制不封敞援近制乞移其所得
品于是公贈今官階至中憲大夫而太恭人封焉公
權居久敞既貴乃兆于東山崇禮鄉之原帝而太恭
人以壽終朝廷遣官諭祭恩禮加重敞將歸合葬念
公銘表未備請并爲銘以納諸幽蓋公卒十有七年
而後克葬又十有六年而後克合其緩也若有所待
云公諱忠字以誠陝之西安人也祖諱國祥考諱寧

洪武初徙居南京占籍錦衣衛公少習經史大義尤
工楷法素孝友父歿終身不忘且謹毋好施恤隣族
貧者或傾囊給之公極意承順略無所違母安其養
年至八十有七而卒兄疾革公問所欲曰吾生不能
給汝今且死敢以兒女煩汝乎公泣曰吾兒之子猶
子也其不敢負後撫其子敢及二女皆爲婚嫁有二
姊一嫁于林氏家中衰衣食殆盡皆其手出一嫁葉
氏早寡并育其子于家戚黨俞教諭春有遺孤亦留
爲娶婦一門二姓同爨而居人以爲難公性木嚴毅
不苟合而厚倫尚義乃如此制事舉業奪于家政則

以付敵曰致爲我成之忽遘疾卒時成化己丑閏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二而已娶袁氏甫期而卒繼娶于張是爲太恭人夙閑禮度奉姑外不敢與妯娌居恒以儉勤佐家公甚賴之公卒二甥者皆去太恭人獨專閫政慈勤撫下老不自佚少子故早遊教敵尤切敵自有祿秩迎養京邸十有餘年太恭人夙夜五鼓輒起使入朝與二三隣嫗談笑爲樂比其歸衆森爲京衛武學訓導歲時燕會於婿婦女舉觴稱壽太恭人年益高而動履裕怡然若居其鄉大夫士登堂而拜者相與談義至爲歌詩頌之年八十有三而

卒是爲弘治壬戌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其葬以某月某日孫二某某嗚呼王氏再世失怙而姊皆老壽以成其子之賢至是尤顯然其培植之厚儀型之正於公之德不亦益可驗哉敵之舉于鄉予實典試事見其居官雅飾而有文其奉姆婉嫕并公事未嘗去左右嘉其孝銘不復辭狀出翰林學士王公德輝德輝敵同年進士嘗聞內教又稱康修撰滿之先與有世契每就試必寓其家館穀懇積曲破因意其道好之德尤詳并據以銘乃爲之銘曰

有封若堂隆外庸中繼封君之藏合窆其旁我作以宗繼太恭人之光揚名亢宗越有令子身所委祉庥其往是維恭人之教繼君之志生養死葬子職是敦死贈生封維天子之恩維大史有銘君與恭人其永存

南京國子監監丞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濮君墓誌銘

君姓濮氏諱琰字廷方其先居太平當塗之王濮村爲與王氏雅望故其稱云爾世業醫曾祖貞祖觀皆供事太醫院考鏞正統間被名選衆有奇驗後歷秀府二王府良醫致仕歸君生有異質知孝義良醫公

謂之曰醫非通儒書弗精然醫利物有限而儒之用不窮成吾志者必汝也乃以家政屬長子璘遣君就學君兩試輒遐不遂肄術甫弱冠聲動郡邑累試京闈弗利成化癸卯始得舉明年上禮部中乙科丁未授曹州學正條教精密士經指授得科第者視昔加多弘治丙辰九載名最陞某州府學教授如在曹州自己酉至戊午歷典福建山西浙江河南鄉試事凡所校閱人無異議用薦擢國子監助教檢身率物雖生徒贄物亦却弗納祭酒謝方石先生而下雅重之壬戌擢南京國子監監丞既至甫旬日疾發拍遽卒十月

尸有一日也年五十有九子韶爲翰林院編修
命得推恩貤君在官例不封至是韶以封請例進贈
君如其官階文林郎而君不及見矣君配鄒氏當從
府學訓導其之女子韶以解元舉進士爲庶吉士擢
今官次能孫訓戊午之詔令巡撫巡按官薦天下
學識有才行者予之京秩頃又亟廣爲者皆催行國
學而止論者謂令行之未至以爲慨君甫遷地雖遠
職猶加重君可以少信前出者而不復一試以役更
精謹答予然君之教成其子之名而享饗其貴其後
尚未可量固在茲哉韶奔喪歸卜以癸卯某月某日
葬君于某山之原奉直編修士廉狀介吾甥貢士徐
傑請予銘予亦嘗識君乃爲作銘銘曰
視教人者必于其子匪弗能遠教所依矩古有易教
以弗率故苟其率之奚必外傳吁嗟沒君是子是父
身弗自取于子斯畀予報父德行業是似吁嗟沒君
是父是子君名弗喪君教在此

明故福建布政司使左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琮字義方其先處之景寧人也祖諱信
爲錦衣衛校尉考諱貴授官爲百戶公生京師天順
壬午年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授南京吏

部主事丁亥署郎中丁酉陞南京刑部正員擢知平
陽府庚戌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癸丑擢山西按察
使戊午擢福建左布政使辛酉閏七月十九日卒于
官年六十其子拱極歸癸丑三月十七日葬于郭城
東芡渠之原其配封宜人石氏先卒至是乃克合石
生一子欽側室呂氏生三子鉉鉞鉦公爲人簡默易
恬無疾言遽色事繼母以孝聞居官勤慎在吏部已
習律法在刑部有匠司務者坐贓當罷孫于戶坐殺
人當死廉其枉皆辨出之在山西斷決尤多在福建
值歲饑極力拯救民甚安之其在平陽饑甚人相食
計口發粟多所全活城中乏水公引洪洞水入城以
資汲貿又溉田數千頃坦曲盜作梁一千餘人拒殺
官兵勢甚熾衆議欲進勦公告于都御史東公洪曰
民苦饑耳請撫之乃携從者五六人冒雪以往賊迎
見曰是李府尊也遂下山羅拜擁入寨中公名其酋
六十餘人諭以利害皆栽泣聽命事遂定比去民泣
下不忍釋王綸其僚事之在湖廣施州衆殺其上官
因作亂公調兵五千擒之擒賊之首一十還所擄男
婦二千人追所掠印五顆朝廷錄其功賜綵幣楮鏹
者由此二事尤爲決而備卹常恒這甚而今遜讓不

伐人鮮克知之故資序累滯凡四十年而僅至叙伯免不入朝遂以沒郎是以觀則卑官僻地之在人亦若難有奇功異績孰從知之亦孰能舉而用之歟可勝嘆哉公生既卜監察御史費君鎧謁文也為狀公行公弟禮部主事珦暨欽請予銘予既哭公于位乃為銘而先序其事于其奇者特詳焉銘曰

往十鄉薦于廷我與子同名敬于外居中予名康我同少為刑官老為藩佐維其政之優生而榮行延有全歸維孝其無愧生于斯邦葬于斯原維予文其永無刊

弘孺人周氏墓誌銘

我外舅蒙泉岳翁有二室周孺人者後翁三十三年卒七十三而卒是惟弘治癸亥三月二十五日翁無子宋夫人子亦久逝孺人嘗生一子曰翊授五歲而夭二女一適監察御史李紹夫婦皆早世一適尚寶司卿李琦孺人常依其女以居起居出入更相為命越三十餘年病且篤翁從子琪迎之歸琪偕弟瑆伴送其子梁且而至孺人幡然曰歸葬于家禮也乃殯卑葬于家一日而屬纊時伯姒陸孺人年九十哭之甚哀曰周氏有孝行不可使逐我吾見士大夫家女婦死則有銘孟閩之子是琪及琦奉狀請予予于岳氏事聞之稔矣自吾妻之亡惟孺人母子在感念今昔因為之愴然以悲聞翁為翰林編修孺人實歸于岳以佐宋夫人續事翁自翰內閣為權勢所擠謫肅州宋夫人以法從戍太夫人又老且病孺人與陸孺人侍湯藥視為扶掖頃刻不離側雖褻器亦手自洗拭[illegible]積勞瘁身無完衣太夫人感之病且革口授遺教數百言大半皆孺人事令其孫婿庶吉士王瓚書之以貽翁翁延姑德所謂哭訃闕內受遺柩前者也嗚夫婦人之德視所從而能化斯可以為善孔觀

惟動阿不難乎其人翁之盛德大節著在天下無容議矣于見孺人婉詞和色如恐傷人宋夫人晚歲同處孫孫引而與並席禮均兒弟亦必有感之深者故家風範宛然在目而人事之凋落乃爾悲夫翁墓在順天之涿縣其地曰岳家窪宋夫人已合葬今孺人亦祔是歲三月十八日窆為銘曰

蒙岳之封有名無窮維千萬年孺人其永從之

懷麓堂文後稿卷之二十五

誌銘

明故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銳字志堅其先自潁川徙廬之合肥高祖諱聞元季以鄉兵內附從高皇帝下江南累功至成都衛指揮同知曾祖諱瑄累功至右軍都僉事從文皇帝靖難封本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總督漕運議罷海漕通濟寧運河功最多命子孫世襲賜誥券追贈三代卒贈平江侯諡恭襄勅有司廟祀清江浦祖諱佐代其卒考諱豫正統

間以平福建叛賊功進封侯再贈三代景泰間城臨清守備南京再鎮臨清卒贈黟國公諡莊敏仍勅有司即其地廟祀之黟國之卒也公方奉太夫人吳氏居南都奔喪歸葬乃襲封時天順甲申歲也成化乙酉憲廟知其才命領三千營分司轉奮武營兼領禁衛賜蟒衣銷甲諸物以子太夫人喪予告歸葬庚寅佩征蠻將軍印總鎮兩廣號令明肅前後勦蠻賊二千餘殺俘賊黨及題所掠者倍之賜勅獎諭在鎮起會漕帥闕移鎮淮揚門拆濟寧諸閘修淮安二衛城及高郵諸湖隄構屋數百間以居貧民歲大疫遣醫

分療給米千餘石為瘞所活甚衆死者以官地瘞之武官新襲者選入儒學給以筆札生儒應試者具官舟資送之部領有疾弱往撫視漕卒餘丁出應公役浦子之錯越十有三年條具便宜事百餘疏多見施行嘗以通州至都城恒困陸輓請因元會通河舊蹟浚河增閘以通運舟功甫就緒舟果有至者上遣中使勞以羊酒有不便者造浮言沮之遂罷其役既而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弘治戊申今皇帝召入督神機營兵為掌左軍都督府轄五軍營簡教有則恩成僉著甲寅河決張秋公與太監李公興副都御史

劉公大夏奉命往治乃於上流塞黃陵岡荊隆口下則治滎澤孫家渡諸河七十餘里浚祥符四府營游河四十餘里俾諸水由歸德武平出宿遷小河口以達於淮疏賈魯河由曹縣梁進口以出徐州於是張秋決塞而運河始復其舊上賜名安平鎮遣行人勞以銀幣加公太子太保比還朝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丙辰加太傅兼祿如故公請以所加秩由贈三代而黟國追賜號為本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皆異數也庚申敵犯大同急命公佩靖北將軍印統京營及諸路兵馬出討之

許以便宜行事時公病在告久聞警即出朝力疾以
往至則夙夜祗慎嚴爲部曲期以全制勝而精力已
勞遽災越數月召還蓋居間二年而卒是爲壬戌十
二月十五日壽六十有四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
者七皇太子遣祭者一配沐夫人先卒已賜葬於江
寧大山祖塋之次命有司啟壙窆公而夫人祔焉公
性坦亮器度甚偉論奏豈不蹈常自負挹遜事必爲
宏綱闊制不斤斤拘束縛所至有能聲兵戎之外歷
試累效若親王册封皇太子冠皆預禮修皇陵都城
建禮部皆董其役惟漕河事尤勞且久會通之議乘

成而罷而安平竟底成績蓋其謀究區畫得諸家範
者爲多兼尚文事通書史攻詩翰禮事喪祭撫庶弟
鐸鐽及諸妹舉從皆爲婚嫁分所得祿以給族黨故
舊窮乏者亦賙之好賢下士善遇官屬與人事然諾
女許嫁周駙馬子庠庠忽遘疾幾殆周請公停婚公
義不可人以是多之沐氏乃黔寧昭靖王之孫儁子
子一紘出袁氏錦衣勳衛未請封女四孫女一公引
發有日其中表弟譚公祐狀公行以熊來請銘予以
成國朱公之故獲聯姻婭因慨念名家宿將之遺風
聖天子用舊保終之盛德皆不可遂泯乃敘次其事

而系以銘銘曰國有列爵家有世臣孰開孰承惟親
其人我明奮興華梁竝興桓桓平江代有勳閥粵自
聖祖逮於神宗中最著者恭襄之功恭襄有孫繄同
有子人曰公才必復其始入學於邸朝請暮書出練
於戎左浙右艾營綏趨朝著之寄閫轄巖巖干城
之將南巡微虎旅成羣入領漕司萬艘如雲君事
奴輕木兵斯窮帝曰汝才寔任于事導埋障狂人口
公能有河會通有鎮安平彼胡陸梁公起授鉞戢驅
歲歸盡瘁而沒帝曰汝心王室是於終則未究始乃
有除祭有備物葬有成式帝曰汝勞恩豈予惜鍾山

在南下有高原祖考所在公歸其間難有荷避公我
弗矜功有爲增公我寧賴拘此樸彼孰劣孰優公身
雖亡志則未休舒華振英公子亦肖爲裘爲箕公有
遺教公業斯存公子公孫有徵後來其在公門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致
仕何公墓誌銘

郴州何公廷彥以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歸十有八
年卒於家其長孫孟春承重當終制乃具哀絰請於
予曰孟春既喪吾父又喪吾祖孤不克自立惟先生
嘗爲吾父銘顧於吾祖尤舊故宜無所復辭意若亦

吾祖意也言未畢涕泗交下跽弗能起予甚悲之乃據其所自為狀以銘公諱俊廷彥字也少從父宦遊於外比歸悉以貲業讓諸兄力紹家學學且就授徒為養養嫡母袁及母鄧以孝聞屢試弗售天順壬午舉湖廣鄉貢成化己丑登進士第時年已四十有三癸巳授南京戶部主事丁鄧安人憂丙申復任凡所領錢穀出納明辦而以廉慎稱之稱能官者必指[illegible]焉辛丑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兼督雲貴學校往復勤勵不避險遠其為教令隨俗導化濟之以嚴凡所陶鑄多中器使初公以晚達無意進取為按察時其子

說巳以解元登進士遂慨然思歸然未卽遂者四年丙午乃得請去弘治戊申說為刑部主事值今天子登極恩當封公例以本秩進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後孟春又登進士累官兵部員外郎署郎中公猶及見之而卒年七十有七矣公性開朗畛町不內設與人交必從厚聞有善雖細輙加獎惜見窮乏危急則周之或有讒而毀者置而不問為然有前輩長者之風旣謝事無他嗜好獨嗜醫富有方藥每手製以施病者往往而效專家者頗弗逮焉所著有詩齋稿十卷配廖氏同郡名家女有淑範為孀姊所歸年四十有二而卒贈安人後加贈宜人繼李氏累封宜人子三說長而賢其卒也所論惜之次言次閏孫亦三孟春文思奇敏從事有賢俊聲次孟旦次全孫公生宣德某年卒以弘治某年葬於某山之原公先世在宋出廬陵從廣東未有號都統者鎮郴桂其孫行三九者始居郴郴今有都統廟族人皆稱為始祖公曾祖諱德翁篤行好義祖諱仁海世隱不仕考諱義堅舉鄉貢累官合州同知惠政在人公用家學取進士日以教四方學者如瑞州陳侍郎政王御史相皆以進士顯今物故且盡而公歸然尚德孚於鄉郡壽考終

命得數之正其所積亦自厚哉銘曰自我而前為鄉賓自我而後為國珍又以其餘淑後人我見其終壽獨存孰後我者其吾孫乎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公諱弘泰字以和為宣聖六十一代孫成化庚寅始襲月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尚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道人問為公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兩廡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術體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牙軸公言舊典以玉

曾爲冀乃□授之丁酉詔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恭
長又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蔽於他姓者遂率族覓
皆贖歸之以贍族己亥祖廟爲雨水所壞公請命
有司修葺完麗如故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
賜燕命公就兗國公賜坐與論堂獎率三氏子孫大
謝復賜衣禮部及襲衣冠帶約耕藉田亦預宴焉宗
居交愛交洽歲時遊宴相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
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
齋哭御居寢引咎自責居齋齋不樂庚申力疾而朝
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

所以□弗許將復行修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
凡□□總撥祭器殷事病既革執見子聞韶手若有
啓□者若爲孫之計且延□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
公宗族事從公之役仍歸其兒之子公毋違命亦
後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敕至
爲□□□公爾尚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
拜相工部官屬治葬事以某月某日窆焉公天風儀
平論議秩舒閒人曲直斷事當成敗多奇中偉有職
務將無不可爲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
祀修治林墓紀綱家政其在孔氏有功紀乎若乎幺

其間之心剛毅不摧之氣榮名令聞偉然著於人人
共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即曾泮池遺址築東莊別
墅因以自號有東莊稿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
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予與
公兩交久公以兒命爲聞韶議婚於予禮成之三年
聞韶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予乃
遂爲公銘邪銘曰孔裔聞啟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兒
弟進六公繼兒爵在先帝世歷春逮秋三十有四久
十宗曰州互歲嚴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藏斯我
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敘我

所弗顧爾其室者有命自君公荷弗窮有身自親公
不厭歸留見有子紹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
林北兩公有世藏揭其刑之乃兩乃父公老在東泰
自爲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仕
贈特進太保謚康敏白公墓誌銘

公姓白氏諱昂字廷儀常州武進人也景泰丙子舉
南京鄉貢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
嘗劾戶部尚書張鳳下之詔獄甲申改刑科戊子陞
□遷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嘗以災異□□

陛下即位初詔舉賢良條例有織造禁權勢抑異端而今
皆不能實止願守人信以令天下御史謝文祥以言
事獲罪率諸祭救之壬辰擢應天府丞遷署府事
與田義定賦役乙未改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遷南
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有劇賊劉通出沒
海上東南爲動公調兵所要害窘而招之通身自納
款公命遣歸率其餘衆以降乃執通送京師餘悉釋
不問遷右副都御史甲辰署掌院事丁未擢南京兵
部左侍郎鳳陽祖陵兆公與平江伯陳公銳往修之
方歲歉民困重役公調度得所二年而事集又以餘

財賑饑民觀德之弘治己酉河決原武改公户部右
侍郎治之公簡率官屬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
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入泗又多爲渠堰
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又開複湖於高郵隄東
以避風濤之險其功甚勞歸改刑部辛亥攝都察院
事遂擢右都御史令御史出按歲報有司賢否狀具
視所報賢否而殿最之請籍天下軍伍以便勾補
人下田數值水旱則視高下以蠲其稅癸丑進刑部
尚書公尤矜恤凡情涉矜疑者多從平反所法司當
條例繁公奉詔會官刪定頒中外行之甲寅加太子

少保戊午進太子太保加光祿大夫柱國賜麒麟服
己未在告上遣中官挾醫問疾賜上尊少牢蔬米諸
物再乞休致復加賜問免朝謁令善調攝起視事庶
申疏累上乃許之進太子太傅賜勅給驛給月俸輿
隸以歸癸亥七月某日卒壽六十九訃聞上念公舊
勞贈特進太保諡康敏賜賻卹遣官諭祭者九命有
司治葬事公性度宏裕持議常依於厚善裒高益卑
因事爲功決機應變無所疑滯待人際物各當其分
上自王公下逮胥徒僕從見之無不意滿或以緩急
叩之輒力爲排解無所鄙居官四十餘年未嘗有怨

於人人亦無怨之者然惟公能之他人弗能也居家
孝睦事繼母甚謹弟昇早世卹其二孤以案爲户部
書吏檢垣爲兩子生置田以贍貧族立義塾以教擧
子弟置局儲藥鄉隣疾病者多歸焉比歸不問世事
閉門謝客甲於幾何放歌痛飲以終天年世所稱五
福者殆兼之矣嗚呼難哉縉門官有九品而極於一
壽有百齡其稀七袠仕途險淺明者難必家之承傳
疇縱疇迷否則易虧滿則易溢速先得後有始無卒
兼是數者指讓多備耳目所逮公在甲乙有猷有功
有名有實得其致之道惠斯古彼弗惠者自貽伊疾

蓋棺事定足詔永畢尚有遺恩光昭贈䘏榮哉斯丘永奠幽室

定國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永寧字克安世爲鳳陽人高祖達從太祖高皇帝爲開國元勳封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武寧世嗣公爵曾祖增壽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死事功追封定國公謚忠愍曾祖姑實爲仁孝文皇后文代王安王二妃家極貴盛祖景昌始封定國公賜號推誠奉事武臣階榮祿大夫勳右柱國給誥券考顯忠嗣一門兩公益本朝所僅見

也公性敏喜讀經史通書法蚤失怙能隆師親友襲爵時年甫十有二儀觀秀偉景皇帝愛之嘗令使秦伊二府殊見禮重歷事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將嚮用忽遺風疾不克奉朝請久漸沈瘠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怙恃驕縱道路側目莫敢近公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脫若是者往往而然人疑公非病其中殆介介有白黑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其少所習者人益不能測也弘治甲子正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辛酉二月十日壽六十有四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再勅有司給棺槨治葬事皆如制三月九日窆於都城西馬鞍山祖塋之次公側室丁氏真定衛指揮使源之女侍公病日夕不懈比卒沐浴易服縊於公之寢室死焉光祿以聞下禮部覆實詔旌其門曰貞烈其事最顯故附書之銘曰古爵五等今惟二公階最貴顯莫參下有侯伯無子男鐵券合契金書鏤河山帶礪同與成父死子嗣限制嚴一門兩公世所瞻開國靖難易名兼公生承茂顯角騁蹶而弗振廼且淹朝謁罷廢祿尚儲以病自逸非荒耽盤虧嫌益神所監祖德下復皆恩覃公業有子貴裘畢世代其組麗纓簪公

全歸之意已從上祔祖考無遺衛先迷後得數可占等碑鎸負當巖我銘其幽永不芟

封孺人楊母陳氏墓誌銘

楊孺人陳氏之喪其子給事中褫自爲狀泣而請予銘其敘事行曰吾母生而爲父母所愛歸吾父朴菴公時祖姑尚在性嚴急曲盡孝敬得其懽心先君雖盛暑不脫衰絰諸叔之娶皆手爲綜理吾父以儉致豐吾母勸分諸叔無弗裕者見人窮急必給以衣食每暮夜聞乞聲必呼取剩飯與之若月則躬煮茶置道側以濟渴者天未明即呼婢僕起治事有過則曲

爲掩護每食先問其有無或未給則食不下咽族隣
幼稚至輙與之果物爭攀援索取不厭朝出暮歸夫
問步履聲亦呼呼以迎若是者殆以爲常吾兄所出
爲商訓之曰小民貿易菜自活獲利甚微銖兩勿與
較見傭工客作亦溫言慰之未始加訶叱吾教吾兄
弟動引古書句及諺語爲戒皆切中事理祇游庠校
出試藩省亟戀戀不忍別比得官謝病歸省則曰汝
盡意供職勿以我爲念知汝宦情亦薄須少報朝廷
歸即歸吾不汝强也歲再以使命至出所積遺吾兄
弟諭之曰汝輩爲士爲商皆有成業惟汝庶弟猶幼

可厚給之蓋所以慰吾父者又如此尤人所難也且
吾母之行無一弗可紀者而隱於閨闈閫閣之間毓
不忍死以狀請其知之者若金石之刻從昔女德古
亦有之而非荒遠者所能此隴之所爲請也隴以文
行重於鄉舉湖廣鄉貢第一擢進士高等僃入翰林
爲庶吉士歷禮刑二科給事中有諫諍聲此則予所
知者因次第其狀而著其母德爲銘銘曰庸德之德
德乃可久惟德之久可以不朽內則之則郵美弗彰
匪子之揚之孺人其亡乎

封淑人吳母林氏墓誌銘

封淑人林氏予同年友戶部左侍郎吳公道本之配
也公卒之十年卒於家其子夢麒走京師以其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令有司敕壙合葬蓋異數也夢麒蓄
以父命學於予乃述母德以請曰吾父之葬先生幸
爲銘今吾母將從吾父於地下銘將疇他屬予哀其
志而許之林氏與吳同出漳浦淑人生而貞順有則
爲侍郎友松翁爲予擇婦得淑人族黨交賀淑人莅
膳必謹友松家政尚肅且好賓客又置義塾以教鄉
子弟有凡饋饗皆淑人手出諸叔之幼也爲之澣櫛
巾服膏火之費有母道焉公壯而無子淑人爲置側

室林氏生夢麒財九歲抱寘膝上口授論語孝經諸
書蓋其所素習者不失一字後攜至京師遣就外傅
時使人覘其所爲或涉嬉縱輙加笞責及流涕復予
之飴果而遣之若有疾則彷徨無措常所過從若値
良士則喜爲設具否則怒形於色居未始以靡麗之
服加其身曰恐惑而志而能力學得祿他日不患無
此服也病篤執夢麒手而勵曰吾生七十有五年封
至三品死不恨恨不及而之成以畢吾志耳自是寢
不能起猶以手指使遷居正寢更衣而逝夢麒事母
孝雖尺布一錢未始不請及其喪也銜卹數千里請

命於兩君子傷之然能以家學衆鄉貢當繼往進士
志業不墜雖公之存亦淑人教也銘曰樛木在南小
星在東維大夫之宗維閨之風吳氏以[illegible]
維人之淑內行不出執緊其美我友其夫亦傳其子
祭有蒸嘗教有典墳有刑者存淑哉乎若人身所嗣
子實所從老從夫九原百世是保

岳母孺人陸氏墓誌銘

弘治乙卯四月二十七日岳母孺人陸氏以壽終距
其生永樂癸巳十一月十五日春秋九十有三矣孺
人爲雷菴處士公諱端之配於我外舅蒙泉翁爲庶

嫂自我翁之沒三十有四年中間處士沒我外姑宋
夫人沒吉妻之姊若妹沒者前後相繼而孺人巋然
獨存有子女各一人孫二人外孫女一人皆从已滅
至是乃卒蓋岳氏之老長於是乎盡矣雖爲孺人幸
之亦悲得不爲之哀之也耶我翁與處士公昆仲兄
于戶詳從弟游其敦友愛旁睦宗族及諸子姪皆極
恩意孺人實有助焉養姑之寡妹二十餘年傾制棺
歛卒襄後事女嫁南京戶部主事王瑢早寡迎致於
家日以成而飾且嫁其孤女于今萊州府通判任經
日以衆而忘其他中表諸黨貧不能衣食以求死不
能葬者多賴以濟翁交四方名士假居講學輒挾於
家館穀膏火之費皆其手給未嘗厭倦後多舉大魁
登進士布列華要訪道舊故皆以嫂稱之且譽其賢
無異辭焉翁之在於甘也以宋夫人從孺人事太夫
人劉氏曲致權慰及還於前也俾其子坪侍之行諸
女之嫁奩物備具未嘗弗稱坪娶於曹氏生子梁及
繁孺人愛不勉教肅然有故家風範蓋其自少至老
無一日不治家務雖病臥床褥猶云云不絕齒德之
茂誠近時所僅見也予道南京以翁命弔於陸氏見
其昆弟子姪富而好禮知孺人內行有自既託銘屬

久而周旋其家睢欣戚事異而情禮不少殊孺人之
墨下以某日坪力疾來弔泣而請曰恐不爲岳母銘
邪予以官守遣執紼之役亦惡恐不銘銘曰夫有主
婦孺德之耦家有壽母道乃可久人壽十袠茲過其
九匪我能創亦我能守維族之光維業之茂所未竟
者以遺厥後

誌銘

明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太保諡恭簡尹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尹公既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諡恭簡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為歷城官族公七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舉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備入翰林為庶吉士己巳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值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傅

正義大體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參議轉左參議己卯畢代祀海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餽遺國人歛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有白金綵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闋召至京師擢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書皆曰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運事遂集癸巳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大夫勳柱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以冢衡鑑博采公議不為私抗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用事憾公甚搆成大獄再削職以尚書歸公不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既伏法乃吐實於官諸黨惡者能黜殆盡而公壽考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役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然則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不為後地者亦何益哉公素負學識專斷大事尤精密强記每經銓注雖猥人小吏間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夭成敗歷歷多奇中故其退也大夫士屢疏薦欲起之而公亦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癸亥九月十

七日子龍己丑進士前翰林侍講先公十年卒孫繼祖以公恩廕中書舍人予與公居鄰每挹公風度聆其言論未嘗不歎服焉比聞公喪慨耆舊之不可復見而繼祖以遺命具疏奉狀請予銘是惡可辭銘曰

赫赫英廟簡修進良燕翼厥謀以詔憲皇翹翹尹公有斐[illegible]揚給舍獻替銀臺出納聲名焱馳意氣山拔亨衢在前歷適非遠天曹巍巍公實任之端居廟堂進退百司絜短校長左右具宜翕受敷施惟帝所用予操權衡與世輕重北馬華顏南金品貢二十四年既久且專予所植樹其高蔽天棟梁桷榱百材萃焉

感各難居退物所忌城門魚殃崐岡玉碎少行老歸紳有餘地人才實難剝惟老成門鑰不忘天王聖明爵以酬勞謚亦稱情天之定矣人之勝矣君子有性不謂命矣九原有知公可瞑矣

河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陳君直夫墓誌銘

吾友陳君直夫舉進士拜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三年丁外艱服闋改陝西道又三年丁内艱再改河南道皆在南京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年致仕歸十餘年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悅薦其志行可大用乃起爲福建僉事督理屯田又二年復乞致仕時倪文毅公

爲吏部尚書特擢爲河南副使都御史林君俊舉以自代不果又再乞致仕巡撫都御史孫君需尚留之巡按諸御史交薦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君子觀其進退之際可以知其人矣直夫賦介寡合雖生長都會而有山林性氣不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潔士傾心締交稍不合輒蹙頞而起若將浼乎其身家素窶奉親志養常俸外一無所取居憂非義財輒辭弗受屏居舊鄉去府治遠足不至公室人以請託至必峻拒之久亦無復至者惟事兩兄嫁其女撫妻之孤弟建祠堂以合於他無所好非所當赴雖故舊强之不往也其莅官以務公與愼在南臺力振風紀嘗上疏請止中官取花木抹言事之不得其職者在江西持法甚謹在福建清屯田在河南賑饑民皆悉心綜治不苟應故事顧其所排患者恒多難避勉就職而志常在退其大也若有遺用焉若其經業精貫博涉史籍使得當督學之任必大有興作世之用違其才每如此是豈獨爲直夫歎哉然直夫之所自處則可謂不失也已直夫諱璇自號古迂浙之山陰人生正統丁巳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卒以弘治甲子十一月卜三月乙丑某月某日葬黄龍尖山之原予與直夫同

京庠又同甲第雅相知厚予久叨仕籍直夫每致書札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稱爵號故予銘直夫亦以字庶其有知尚能諒予且以爲其了終治命云銘曰抗世孤立不西以東執德之恒以與始終衆閧而躍我若弗聰行我者天藐我在躬縱不大施弗喪厥衷吁嗟直夫其古人之風乎

明故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顧公墓誌銘

比歲崑山大夫士有斯文會諸耆宿有延齡會皆以杜軒顧公爲長縣官舉鄉飲亦爲賓會詔賜高年冠服巡撫都御史爲之致命於家歎其子鼎臣狀元及

俄授翰林院修撰報未幾而公卒復命詔賜京朝官
誥勅時潤臣方以憂去上特予之於是公獲贈如其
官階文林郎而不及見矣公之孫監察御史游亦嘗
爲翰林庶吉士故潤臣督游奉左庶子毛憲治狀請
予銘蓋毛君其鄉人故知之特詳云公諱恂字維誠
杜軒其所自號也生而秀整敦確學宋子業有成而
部主事吳相處慎許可見公於鄉器愛之請於耕樂
翁內爲婿時吳方游宦南北有母老無他子弟家政
悉以屬公公年未二十卽力爲營治不避勞勛內無
私蓄業寖裕然未始廢學雖居處圖書卷不去手母

沒痛不獲養哀毀特甚咸時觸事輒發爲詠吟久漸
成帙葉文莊公爲處所題之禮部既卒公始出居於
外時父耕樂已老奉養備至葬無違禮伸見及寃
姊皆高年家居亦禮事爲族黨有貧者時致粟帛見
里中後進必勉使爲善多所成就有弗孫者悄然應
之弗校也教子孫必以詩書禮義仕者爲忠居者爲
孝親賢遠姦敬老慈幼言聲亮不厭故游積學砥行
釋京畿學政人服其公潤臣雖未試而器識材局淪
者以爲不負其選皆公訓也公爲詩典致和適所著
有警峰稿五卷吹燕餘甘西湖紀遊各一卷藏於家

公生永樂戊戌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弘治乙丑五月
二十六日壽八十八是歲某月某日葬於縣西鹿城
之原銘曰脩德之世民多老壽協氣攸萃事亦非偶
公年實高踰八望九踰九者誰公有嚴父惟見及弟
最生食茂如彼松柏其凋獨後匪惟考終惟德攸好
惟子幹父惟孫念祖公澤不匱名不可朽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靳君
遷葬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丹徒靳君以成化壬寅五
月五日卒於焦石山之麓越二十有四年當弘治

乙丑十有一月朔日厥配封太恭人范氏卒於京師
其子貴以老告上特遣官論祭命有司治葬事貴懼
舊壙弗稱改卜於果山之原以丙寅某月某日遷先
柩合葬而祔且念潛德久弗自徵同官費子充狀請
予銘予熟知貴且見其居喪禮而哀銘惡忍辭哉公
諱瑜字廷璧正統丙寅以鎮江府學生應貢入南京
國監授溫州府經歷溫兵民錯處吏卒不奉法君確
守峻制不拼牙角知府周瑛器之曰此非一幕才也
凡督捕機宜若征輸木利先屬他官者悉改屬之應
公滿淵有千戶誣民家已嫁女爲妾以賂請君綦賂

於衆女卒歸所聘所會例有賂君獨不受餌姦無所
於宿君貌不甚揚人易之至是聲傾一郡周益禮重
稱爲先生而不名每出輙令彌家君積粟備賑寥隊
補敝初若非羈事者端安平陽二縣界有海塘田苦
風潮君築石完固民利之名之曰靳公塘民有恃險
拒捕者官將處以大逆君憫其愚親詣所在譬曉之
其人感悟歸罪家得不坐海盜忽熾君以計擒其魁
餘黨逆敵通判闕君適入覲溫人投牒吏部請君莅
試令少宰關節君正色拒之事竟寢解官移家居十
有餘年溫人道鎭江者必問安否大夫士還往慶弔

君親戚然至於今不衰且其爲人孝友好施予尊賢
禮士教子九齡按察僉事丁于大道貴受學于後果
有重名益其厚積薄發才弗究於用乃以成其子之
賢而與其家因在茲哉太恭人同里名家女也慈惠
朴厚事姑謹甚久弗育爲君置媵君義弗內竟遣之
未幾得貴貴既進士及第迎養於官非公事未嘗一
日不在側如是者終其身太恭人性亦好義所施棺
具無慮數十計偶弗適聞貴有所賙卹輙爲之加一
餐云貴以學行累被簡擢直講儲宮以登極恩進今
官以內宮尊號恩進今封比又有考滿之命太恭人

皆及見之壽至八十有八卒正而斃禮合而葬其於
君若有光焉銘曰事有幸會孚幕無停彼賄進者自
貽伊慼息此恬無進寧退彼戀位者亢不知情彼
得其外我得其內惟我餘天有錫類我所生者於
我終代既盈我嚮亦發我嚮持此絜彼獲罪非倍由
物質今若取諸貸若田既秋功在一溉謂天弗明安
所置喙惟鬼有嶽於彼江介還斯耐斯曰有令配載
徵厥祥來者未艾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韓公諱棨字仲彥及封太淑人

蘭氏通政使鼎之父若母也公以鼎貴初用皇太后
徽號恩贈刑科給事中再用考績例贈通政右參議
移封例贈右通政比新天子登極加命今秩則兩宮
尊號恩也太淑人始封太孺人累封太宜人太恭人
以至今號命下乃卒且合葬於是朝廷遣官諭祭令
有司治葬事仍給驛歸其喪而公與有榮焉公祖諱
景起家鴻臚寺序班終吉州吏目父諱尙敬贈如公
官公生而天質秀穎少失怙居鄉無師傳自識文字
通大義律己應務默合理道孝睦勤儉非義不苟取
値窮賙施貸不能償償不及數者輙爲棄責鄉之人

德之曰公有陰德他日必大貴富然竟不沾一命暨其子之成而不及見矣太淑人承閑内則吏目之任古也公實從行聞其賢以祖命聘之公雖官族而世婺清苦與寒士無異太淑人躬井臼為養祖姑以下皆安之吏目卒歸家蕭然姑久卧床褥太淑人侍湯藥夜未始帖席悒悒如不欲生姑念之曰真孝婦也比卒舅及祖姑皆繼卒太淑人連舉三喪情禮兼備人稱之如其姑之稱公既卒太淑人口事紡績衣食其家不以煩其子故鸜得專問學以底大成聲績累首致於九列太淑人就祿養被命服怡然終其身古

稱婦德不外見太淑人以壽且顯大夫士遠往相傳誦至形諸詠歌故其事加詳云通政君嘗督河安平得太淑人壽詩成卷適予以祀事東過請為序比復召領揚州薪炭場務以卷告於朝復請予銘禮恭而意傷辭弗獲乃按禮部侍郎王公德輝狀爲銘銘曰慶山之陽有田孔良既畋既穡有穫弗荒有婦佐我力役協我有子我播亦穫我古有耕道亦有種德以小啓大不遠稽則生嘉弗究沒則已衰老弗及侍卒同歸于婦則同勤終則其遺為勤孰名遁則不畀有其若堂若所符于九原不亡可質斯語

明故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劉公約之文恭公之子也舉進士歷大理右寺副累遷右寺丞出補延平府同知進濬州知府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歸及其子棨為尚寶司卿階從肆品以考績例得誥進公今階令大子登極公以致仕恩當復進階而棨以東宮正字恩進今官以兩宮尊號恩當復給誥則又以移封例同所得誥封公為今官命已至而公卒朝廷遣官諭祭如例而特敕有司治葬事恭公以世業經顯科為

要官中道蹉跌久弗大振而晚歲遭際皆奇特出常格如此云公諱瀚約之其字別號耕菴少為蘇州府學生景泰庚午領南畿鄉貢卒國子業有名其舉進士在天順丁丑試政禮部頒詔至揚州府府饋金二鎰公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勿饋紵絲給部金同賦詔領之其為大理在天順成化間讞駁詳慎嘗奉敕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賑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其為同知八年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鄰郡愬訟者歸相呇為知府得專制鉏強抑豪民其安之部使旌於朝章至八九上為副使益

特寬儕會遣徵多事皆例不乏資望日積而遣致事
以去西安府僉金為監郡之日不開致仕與在任同
耶將弘治己酉也居鄉十七年足不至公室城鄉欲
有可禮為大賓其平生服嚴孝義與人交際無設詞
妄語精法比達政體善古文歌詩而終身不自伐積
未屬呼諸子孫至前連舉孝弟忠信四字訓之猶懇
懇不置其卒以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壽八十有一
矣配吳氏有內行先公二十餘年卒累贈恭人子男
十一倐其長也為中書舍人直內閣預經筵國史事
以慎敏稱每欲歸省不可得比卒乃請予銘禮也吏

部侍郎王公濟之方修郡志列公名宦當豬是以傳
銘惡足恃哉銘曰惟臣之子為刑法家內守外嚴
績孔嘉理同事殊父有遺教其所為教維甲科足紹
亦有遺恩留我自取所弗自取維以貽我後維嗣及
翰亦益其衍還以錫予其祖風之餘乎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太子太保諡恭簡戴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
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朝廷已而禮部稽據典制
以聞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而給驛遣官護歸
其喪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
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
珊字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
勵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考諱時嘉與
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
生舉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
川道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所拔
必以文藝古器識行誼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
援舉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
專學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

古聖賢祠廟或增秩祀典關民間孝節事亦奏旌其
門甲辰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
政使弘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精法兩
省論治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
治鄖陽諸府榮在多竊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
所闕田多隱稅客傭所費而設其餘嚴練兵伍自製
為營陣法剿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
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脅從千
餘人事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召入為刑
部右侍郎乙卯轉左侍郎嘗會勘荊府不法事皆得

寶將舉婬支訌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
刑部尚書讞獄尤謹與申復任為左都御史公益自
檢律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
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內孝宗皇帝親翰大
獄諸司讞狀公從容應對將有所開析天威頓霽上
知公清慎每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
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
感泣上亦為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
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
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卒之日為十二月二十

三日距其生正統丁巳二月七日壽六十九娶夏侯
氏累贈夫人繼吳氏累封夫人子晴國子生公蔭也
正德丙寅吳夫人挾晴來扶櫬歸以是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山之原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
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蒞仕四十
餘年家無餘貲當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例章牘
長人而出窮寒終不變敭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殖
尤富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所著有松庄稿數卷
公作同榜中凡見知厚常謂予曰子必銘我其沒命
亦屬太子太保閔公以及於予嗚呼是安可負哉乃

哭而銘之銘曰昔我孝宗咨訪耆碩公長中臺將問
造膝公秘不泄曰我后之德公備命心帝監公直公
所執法躬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
剛默默我法弗貳曰我無還責世有碎玉亦鮮完璧
惟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是式臺評廟
議亦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壽弗臻
極惟所遺德及所樹植令名在茲永耀金石

明故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進階朝列大夫叢

公墓誌銘

海鈞叢公既寢疾附戶部郎中王君蕭告訣於予未

幾其子鳴鳳哀號至則奉治命請予銘予為之泫然
以悲蓋自壬子之秋別於城南僧舍十五年於今矣
嗚呼予乃竟為公銘耶公諱顯字文明號履菴更號
海釣別號海衛學生舉天順己卯京闈第二成化壬
辰乃得進士第甲午擢兵科給事中有武臣中官怙
勢求賞者公批奏尾駁其功坐是貿怨弗郎徙涿州
有巫嬌邪神自東方來京城男女爭貲土為祭祠宇
公抗章劾之并禁私剏菴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
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召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
之人始知其事發數日前之則原已逐矣然權幸人

如之不定卒莊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于闕劇
報付其子趣治裝仍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其
俗每歲餽流官納則喜拒則疑公孫謝理諭皆敬服
無敢怨者越八年爲弘治戊申稍遷可知衞州府勾
稽戍籍所得隱丁甚衆越三年辛亥擢福建按察司
僉事承檄領屯田事勸督吏至民相率輸納歲無留
逋又一年以萬壽聖節入賀刑部尚書白公昂欲有
所薦擬視成有力者亦樂爲之援公不復顧戀上疏
徑歸歸數日而命下乃治別墅與騷人使客游衍其
間有乙冉丁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眚而賦詠不輟

乙丑今天子即阼以恩進朝列大夫正德丙寅十一
月十六日乃啓緘未嘗猶豫及時事且曰吉乎何
課其孫其至死不亂如此距生宣德辛亥十二月十
一日壽七十六公德性醇篤不妄言笑早失怙恃終
身孝慕事伯兄文清甚謹撫其孤引翼爲之婚娶比
死又厚葬之交友尚意氣久而不變當官盡職視患
難若所當得至於進退勇退順事正命尤士君子所
難觀所蘊蓄未盡見於世顧以劉文安公爲亡可而
得易魁以三原王公爲吏部而得薦爲方面則其人
可知已由海本用試地舉什分亡詞翰皆自公始公

尚治節有思致所著海竹集鎮寧行稿歸田稿若干
卷其爲書尤沉著頓挫自成一家卷軸徧天下傳至
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配喬氏繼馮氏子五孫三壻
從孫爲諸生者尚數人喬孺人之葬予嘗爲銘今公
與兩孺人合葬於某山之原則丁卯閏正月十六日
也銘曰孰得之難弗患失邪孰進之難退乃亟邪將
理有先難後則獲邪抑數有終信而始則詘邪不然
何嗇其身而復世其澤邪觀德者盍以世而不以日
邪

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墓誌銘

天順甲申廷試進士憲宗皇帝在諒闇制辭從簡以
策問中天下之道爲問泰和羅公璟對以爲孝乃萬
化之原願舉此推之以成聖治上深納之賜及第第
三人與吉水彭公教太倉陸公釴皆天下選也彭陸
皆不壽以沒公獨考終於家而今亦不可作矣惜哉
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壽者爲元廬溝簿被旌爲孝子
曾祖子理國初爲德安同知繼娶陳夫人卽少師楊
文貞公姊母也舉家戍西安文貞言於上爲蠲其籍
得公祖賓廉以歸公父進善從文貞君夢鶴而生公
額有赤誌如丹文貞曰此鶴相也當貴且多壽公

未弱冠文貞已卒蒞其家所藏書文思流發巡撫佇郎楊公寧奇之遣入縣學初仕爲翰林編修修英宗實錄成化丁亥書成遷修撰嘗上疏言六事上優詔答之慈懿皇太后之喪廷有異議公上疏言宜合葬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乃得俞命壬辰同考禮部奉命校通鑑綱目癸巳修續綱目甲午充經筵官丁酉書成擢司經洗馬戊戌孝宗進學東宮備侍講讀庚子主考南京凡所校閱俱精當而是科得人尤多癸卯以母喪去丙午闋服上京師忽調南京禮部員外郎中外駭愕莫知其故後李孜省獄詞上乃知

爲所中或云鄉人有弗合者構成其事而公不自辯也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部薦爲福建按察副使專督學政政尚寬簡程試外恒以義理爲教士類悅服癸丑召爲南京國子祭酒方將大有施設輒已沾疾猶力起治事丙辰考績京師至河西疾作乃具疏乞致仕遂得請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卒距其生宣德壬子某月某日壽七十二禮部爲請於朝上賚公備學特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公端雅諒直志識不俗博學高論動以古人爲準平居不事飾激而崇獎節義汲汲若不暇視天下事皆所欲爲中值困阨畧成

丹陵稍克振拔而公亦病矣爲文務簡勁詩亦脫穎麻有冰玉稿若干卷蓋其所自號因取以名其所編錄若五經旁註周易程朱異同刻於福州予與公同榜又同在史局爲道義交恒念公之退不能薦死不能弔以爲公負公卒之五年子璲以治命奉狀來乞銘乃爲銘以補葬禮之闕公墓在白泉山之原其葬以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是五年矣銘曰濟辯以博孰我銓遵守正以約亦孰我志奪惟其人之卓乃命之闕九原是託惟斯丘之樂孰斯人之能作

誌銘

明故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致仕贈太子太保曾公墓誌銘

公與予同出湖南同籍京衛入京學同舉進士第前後四五十年交最稔去冬公訪予病弗果見爲之悵歎以去今春予始入覲而公已病越數日遂不起其子澐以治命乞銘嗟乎予竟不獲與公面訣而遽銘邪公姓曾氏諱鑑字克明舉景泰丙子鄉爲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試政刑部通州民十餘輩坐盜獄且

具公辯其誣人感之後果得眞盜乃大服初命爲主事尋以父憂闋服改工部督造供應器物綜理井井改吏部驗封遷稽勳員外郎母喪服闋再入驗封進郎中奉擬精核人無訾議成化丁未擢通政司右通政專領武官誥勅弘治庚戌遷太僕寺卿馬政修舉壬子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薪炭事剔治積[illegible]事集而人不擾乙卯召還轉左侍郎修倉庾葺宮掖充唐府冊封使庚申拜尚書修諸禁門社稷壇及京城垣牆凡涉公帑民力者輒執藝以諫上嘗召至便殿遞造戰車公言派辦不可亟請以舊所積榆槐木爲之又嘗門工匠欲之公歷陳災傷逃徙之故皆見嘉納正德丙寅修盧溝橋既製內殿龍毯特賜玉帶百餘若白金綵幣等物不可殫紀前後所得勅誥贈封其三代及妻者凡四命蔭其子二人既病亟具疏乞休上念公勤慎勉從所請進階榮祿大夫令有司月給米三石歲給輿隸四人命下而公已卒矣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太保遣中官賜寶鏹爲賻遣禮部官賜祭者再仍令有司治葬事如制云公温純易不事矯飾雖風雨寒暑不廢朝謁官事未畢繼之以夜性敦孝友兄弟同居白首無間言族里窮急力爲賙施而自奉簡約不爲祿位所移易部吏少俊者教以舉業且爲給膏火費後舉鄉貢者二舉進士者一皆德之終身下至僕隸亦感恭無怨者是亦可謂難已公生宣德甲寅六月二十三日卒於正德丁卯閏正月八日得壽七十四以三月二十四日葬於都城南右某之原其配陳夫人合焉公初娶於陳生子洪側室滕氏生子澐今爲國子生公遺事尚多當責李公所器有狀銘不能悉也銘曰卿有六署公居其三幼學壯行老且益篤工曹最繁公所終始世歷累朝歲幾四紀夙興夜寐心矢靡他日累月積歲計

貴多恙痒而生得正而斃亦有餘恩爲身後地凡器
之類鋭必先折公耻其鋒有用無鈌凡物之生蚤必
先萎公欽其華有實之理公不言功皇則念之公不
責效天則驗之孰傳厥宗家有介子孰哉厥名固有
太史

明故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少保王
公墓誌銘

今年春上釐正舊典特嚴贈䘏公安王公適以訃聞
吏禮二部最公功行既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復
特贈爲少保蓋公爲尚書以平蠻功加太子少保以

致政加太子太保至是凡三加而公不及見矣公自
憲宗朝爲大理評事累遷右寺正奏讞詳覈嘗奉勅
録四川囚活百餘人陞陜西藩府大獄不避權貴擢
四川按察副使孝宗朝改陜西復爲四川按察使其
分巡川東發廩賑饑又請官銀十萬兩爲糴貲民賴
以不死者甚衆有貴州苗弗靖已徵兵進勅公獨謂
不煩師力卒從其議比長憲有滯囚累千人應手而
決先後凡四入蜀民習政教去之日老稚遮道不忍
釋孝宗朝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督巡江官
校例出巡捕公奏令御史偕行以防指克總督京儲
而納明允會貴州巡撫官闕朝廷特勅公往撫藩臬
不職者數人土官子皆令就學以消獷習入長大理
寺所評駁皆與兩法司擬定問刑條例行之復入南
京爲戶部尚書其所綜制如督備將加法爲詳其督
師貴州也值米魯之亂勢甚熾特命公兼左副都御
史統本鎮及楚蜀廣東西諸路官軍土兵十二萬分
四道以進雲南兵亦來會扼其歸路賊[illegible]所敗內
臣於軍及戰北鷄走首惡就擒斬賊徒五千二百
級俘其黨千三百人還所掠男婦五百餘人破其寨
營千餘區燬其倉屋十倍其數獲其牲畜又三倍之

赦諸脅從且立故酋之後以統其人上賜勅獎勞召
還京師道引疾乞休弗許既陛見賜白金綵幣等改
南京兵部參贊機務秩之始加也論者以爲未稱其
功而公求去益切三歲間章十二上乃得請上賜勅
給驛月給廩粟歲給輿隸郎與之備復有俟於後云
公諱敞字用敬世爲荊學了五貢舉鄉貢士貲縣學
生先卒贈亦累於鄉貴以文懿補國子生貢以武功
授總旗賜冠服公生正統己未九月二十日其卒以
正德丙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其地
日某山之原公篤孝友撫孤姪有恩倫直無僞持論

帝近厚自奉儉約不避勤勤所陳利弊無慮數十條
多見采納歷官四十餘年人無訾議至交章薦爲其
病在告又趣起治事所領兵刑錢穀皆劇務所至有
聲績而貴州功尤偉予與公同出湖南又同舉進士
故贊以治命奉兵科左給事中鄒君文盛狀來請銘
銘曰有苗西南匹婦爲孽潛蟠虐燄如燎斯烈帝簡
公才往授之鉞坐帷定計分兵擣穴如竹斯破應時
解節苗民歡抃如水濯熱公來何遲公去何疾公歸
獻馘帝甚忱論功在廷公不自伐辭章疊上勇退
幾決如藏太阿有用無缺功名始終指誼多屆史有

特筆必先大節我銘公行以厲來哲

明故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泉之晉江有李封君者諱某字世白兵科左給事中
貫之父也以予初命值聖天子御極上兩宮尊號恩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錫以勅命鄉之人榮所彼命
推賢則君之之義皆稱之爲封君封君云君初學春
秋不樂爲科舉業然專用教子講解程課倍於外傅
貫既舉鄉貢無他兄弟不忍出求仕君携上京師試
禮部弗利而歸教益至越數年貫始得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每念君不置將引疾歸省君聞之曰奈何
以我故廢業復間關北來留官邸諭以守身蒞政之
法閱數月乃去去則屢致書中告戒亹亹不厭其誨
道周悉益如此故能成子之名馳其身大顯其家君
子曰岡宜君敎本篤行孫失怙恃鞠於繼母陳氏事
之四十餘年曲盡孝養陳至今康樂無恙事前母兄
泉如其父君平生好義泉縣有六斗門瀦水溉民田
可千頃一日盡決賑海濱修治役漁其利功弗將就
君衆讓之爲所害民聞持將甘心焉君曰吾固民也
其無所與校乃止君輕利好施値歉歲則蠲佃租之
半備人老羸者均其直鄰黨有貧者輒周之刻意古

學淹貫羣籍先達博雅僉加推讓羣子弟皆取則焉
君生景泰某年正德某年卒年僅五十七惟貫一子
有行與龔偉然遠器也女四人適某某皆縣學生工
科都給事中許敏衷閩人也嘗奉使道晉江獲見君
豐容雅度言温而氣充殊禮重之比還朝貫亦以使
歸則聞君已捐館因狀其行代本以請銘狀稱君所
居有松數十株惟意所好因自號愛松故予誌以爵
舉而銘以號著終君志也銘曰君子所與物亦有焉
彼愛者松惟物之賢中貞外堅不與世妍排風傲霜
以歲以年善者好之如此松然發爲枝柯其高蔽天

後吳而淵名則固有封以識之承矢弗諼

封太孺人趙母胡氏墓誌銘

翰修趙生永既喪其父文林翁獨奉母胡太孺人以居越三年永舉鄉貢九年舉進士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又二年授今官未考績聖天子嗣位恭上兩宮尊號以恩被勑命於是贈翁如其官而封母今號又二年當正德丁卯太孺人年七十一以壽終永哀絰來請曰先生旣銘吾父寧獨爲吾母祈予愴然感之乃據其所自著狀爲銘胡之先出湖廣沔陽太孺人生而簡重和惠聞誦說前代故事涉女德者輒能領解

嘗有相工至其母欲見之謝曰吾聞女子行必擁面柰何輕以示人相工曰無俟面矣年二十一歸趙氏文林翁諱貴爲縣宰姑年幾九十太孺人佐夫致養倍於恆品食必手製湯藥必嘗而後進翁先娶吳氏遺四女太孺人視若已出鞠育周至比長擇宦族歸之翁久未有嗣太孺人爲置二媵德常下逮已而日生子永其長也翁置塾延師聚鄉子弟與之共學每射課所業欲給錢以勵勤者太孺人曰勸之以利非所以訓也請以紙筆充費翁以爲慮不及遠從之永之學於予也太孺人實佐翁翁歿易簀指永示之曰此汝責也及卒太孺人哀毀踰制雖一茶必以薦念與翁勤家久始致豐裕至是獨綜內政凜如嚴君成戶曰汝之業汝父之遺也我幸不死獲見汝之立庶幾報汝父於地下自是每語及輒泣下沾襟永用是勵學砥行揚親光宗皆佈守櫛光於往世母之致固不可泯哉銘曰爲夫代終而保厥豐教子既顯而饗其封生無憾兮沒有遺寵九原其逢寧不曰獨人之功乎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墓誌銘

有談古木徐封君之賢者禮部侍郎費君子充曰君

諱智字廷亮以字行夙敦孝義稱從昆弟類以豐裕相勝君父處士公獨守故業無所增拓衆爲飽予母高孺人尤慈與見僕寒困道如切其身族子失怙恃者而字之內族或窮弱以貧倀者往往承命必竭力行之適不能償者焚其券人或以爲難則應之曰吾母不欲命而發財既命乎君子曰善養志者也直負氣見嬰溝瀆之人始欲睚之當濱坐中井井是是但少假借用是爲人所知或以賈怨無他兒弟中外侵暴屢遭觸抑免不爲所屈或被卵翼後竟附仇視者待之如初及諸子成立家窮蓋皆共而求納又

小女初出其人卒自慚悔若無所容益其內有滿者不
敢為伎刻又如此晚益斬戢世故不一挂齒頰因自
號曰闇菴者志也乎居是不至公府鄉飲禮請僅一
赴後不復往婣戚請託絶涉官府輒顰蹙搖手謝之
一布袍十稔不易既以子貴被錫命非令節嘉禮
不服綺繡勤勵自策夜臥蚤作卒以為常少習經業
喜接賓逢士下逮庸人孺子見之無不意滿若是者
雖屢言之益以穆為予禮部所舉士雅相知序故耳
熟為告生其年月至某年月壽七十乃卒葬於某山
之原其封曰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故人稱之曰封

君乃按狀以銘銘曰庶以親者鄉以予名前乎百年
自此徐氏之英也封君有子太史有父身所為教以
貽於後後千百年其亦曰無忝於徐氏之胄乎

封翰林院編修可閒顧翁墓誌銘

予嘗序可閒顧翁事又表厥考遺善處士之墓比翁
卒厥子清來請銘翁之與況既序之詳矣茲撮其行
實為銘復序以系之按顧氏本江南著姓益自晉已
然居華亭者若干世翁曾祖秀一以行稱祖文理考
顯皆力本修行而父德尤著所謂遺善處士者實生
翁翁亦不仕治家政及子貴曰吾可以閒矣始有是

號後以子官受封人猶以號稱既老乃復翁之翁號
翁魁幹碩步有成意度閎略而中屹屹負志操處士
傳業為外兄沈氏所役弗與校翁曰是先世所遺者
其惟我責乃自於官盡反其所役議者謂處士能讓
而翁善守兩賢之家有遠役流度其儕行要重賂為
代翁奮自往卒事還費省十三四自是鄉鄰無敢侮
者相戒曰顧氏有子矣樂赴人之急勇不避難解紛
猜怏拜於門者踵相接與人言不逆詐雖至親過必
面折然不留於心明日有善又稱之故人畏而不怨
治生無苛邀粥貨有弗善直以告人雖弗售弗計貨

不能償者或因以乞之益其勤勵儉節寖致優裕賓
來豐腆剝為利故凡有興作衆讙趨之同視他姓固
有强而弗赴者因益以驗翁之賢翁雖無官守恆憂
人之憂比值歲旱與鄉大夫禱雨徒步走烈日中遂
得疾疾且革謂諸子姓曰吾今年七十三與吾父同
壽死不恨獨不及清歸歸則以吾言諭之以終吾教
云益清之就外傳也每夜歸翁必課所業清舉解元
進士為翰林編修翁來視於官及歸始被封清還侍
讀以母喪歸翁乃訓以官事其所謂終教者以此清
再入朝在講筵史局方以學行稱用而翁弗待矣翁

以正統某年月日生正德某年月日卒是年九月十三日葬墓在縣之修竹鄉吉麗橋遶土墓以厥配陸孺人先翁卒且葬虛其半壙至是乃合亦治命也翁生清及某某孫某某按狀汪編修抑之所撰次而清所自劉孺人亦著姓昔所謂顧陸者與翁媲德其葬别有銘茲不悉序也銘曰立爾卓不撓以弱守爾從不鉄以薄不刻不斷寧我為璞亦寧我為木不棟以桷我稼我穫其苗孔碩有德與齒夠有封爵我憂其物亦饗其樂我所自取若于諸禜惟厥子攸託述其匪作

戶部郎中徐艮佐墓誌銘

今年春艮佐手二軸請予書洞庭岳麓詩辭曰廷用甞出先生門十五年矣而寸紙隻字未嘗有獲知久厭詞翰諒不為知者靳予方辭謝艮佐意懇甚趣僮僕其筆墨必得乃已予自禮闈得艮佐後每聞能官辨不意其醉嗜此殊以為訝越兩月艮佐怨遘疾疾亟屬其友易吉士舒誥欲得予銘數日遂卒不益可訝也夫嗚呼不亦可痛也夫艮佐姓徐氏諱廷用艮佐字也世居吾長沙之醴陵祖某有隱德考某某縣丞縣丞君仕不顯嘗指艮佐曰是必亢吾宗比弱冠遊為縣學生稍長學顯進同輩者多屈為弟子成化丙午舉鄉貢其舉進士當弘治癸丑越二年乙卯授戶部江西司主事督都城商稅通州倉儲及內監諸場多積弊皆剔務艮佐夙夜勤勸力拒請託貴戚僕隸有牟利撓法者輒舉按之庚申丁外艱閔服癸亥改陝西司甲子都御史閻公仲宇承勅治宣府大同邊儲謂非才識練習者莫佐其事訪於衆得艮佐名特奏請以從時多糧餉乏悉力區畫令不煩而事集歸遷廣東司員外郎正德丙寅進河南司郎中凡歷四司皆繁劇此為正郎躬領庶務益殫志慮而官長信

任僚佐敬服無少訾議識者皆以遠大期之然愈自刻厲敦尚儉素食飲衣馬不加於舊既在告猶予削奏牘乾乾不少置獨念母老欲圖終養竟不獲自遂以沒年四十有二而已銘曰剛則執之約鮮失之比於尼之呼天誰詰之年之嗇矣命之阨矣維予之克矣家之澤矣衡山之巍兮楚水之瀰兮生斯葬斯兮嗟兮其余歸兮

封太宜人何母李氏墓誌銘

封太宜人李氏於故刑部郎中何君商臣為元配於今兵部郎中孟春為母以君主事初命封安人孟春

初命雖不過士事而例從夫貴又以獨存例封今號
及見其子爲今官以卒卒五十有八初太宜人歸於
何氏年甫十有九事祖姑鄧安人姑廖宜人備極孝
養喪葬皆如禮成化辛丑君舉進士太宜人携二子
從于京師弘治辛亥君錄囚南畿歿考延彦公致雲
南按察司僉事君遺婦子歸養於家太宜人事其繼
姑李宜人如其先姑癸丑孟春舉進士旋遭君喪乙
卯以母命娶於歐氏丙辰擢居兵部之職方太宜人
就養於官越二年得疾癸亥按察公喪孟春以嫡孫
承重正德丙寅復任丁卯李宜人喪再承重歸太宜

人手足宇痿又弗良於言孟春意揣色候俄頃寒煖
隨事致請太宜人必領焉孝非公事不敢離左右嘗
爲牧二邑數閱月既見則喜見於面雖在泉疚恒恃
以自適己巳湖南多盜郴民多走從孟春奉太宜人
避難者二入城者五乘驛(?)親變復奉以北乙(?)比補武
選下(?)一月舍館甫定而太宜人疾革時其少子孟見
及崔氏女皆先天惟孟春在側云李與何皆郴州學
族太宜人黔江教諭通之女生景泰壬申六月六日
卒於己巳九月十有四日君葬於劉仙嶺太宜人今
葬於屋山十里而近從吉卜也女之職大抵婦勞而

母逸太宜人少勤儉嬰瞽疾廢養又困於牀褥出則
涉舟車之險殆不能一日安乎其身孟春少劬問學
不任家務既失怙又値母病形影相依倚聲氣相煦
嫗慈孝之懿有人所甚難若此其再至文孟奇才氣
孟心毅力將自見於用而又抱憂戚以去君子蓋深
哀之予雖有一日之長允知且厚乃爲其母銘與其
父之銘俞傳焉銘曰郴去京幾萬里一從夫二從子
官爲家占有是今而歸更何依惟母德在堂所葬有
銘亦近體我爲文銘再世以其父昭內慈生同居死
異地魂必之藏在此

大理寺正趙生訓夫墓誌銘

趙生訓夫既寢疾予往視之生感然門弍病劇且歸
歸幸獲終養惟違遠門下甚懼予憮然感之越數日
果上疏乞致仕比命下以予書告訣其父且遺囑請
予銘初生介郴中書文範見予未遇時後直內閣爲
館編(?)因學詩文於予久且習與昔予兆先變最稔悼
其死予錄其遺稿以傳茲惡得無情哉生諱式訓夫
字也生少聰穎異凡兒學舉子業尤工楷書從徵化
往館閒閒勞苦將入部學以父命綜家務始棄舊
習又托(?)跡臨休日服孝義役井之日因家永貲路

虞汝無擇仕且無以我故自畫生上京師以儒士隷
禮部印局儒次未至弘治庚戌尚書耿文恪公裕於
官甲寅少師徐文靖公始薦領書翰事試中書舍人
三年乃得眞授凡朝廷冊寶制誥詔勅經筵講章榜
文試録多其手出預修大明會典加正七品祿修玉
牒賜銀幣修歷代通鑑纂要亦有賜歲時所賜酒饌
扇袋諸物及御製詩皆郎署所不預嘗頒孝宗尊恩
詔及孝肅太皇太后哀詔於兩畿諸郡闕直出使前
此所未有九載秩滿遷大理左寺正加從五品祿其
視常格亦加一等云君明敏清癯博聞而達尚多事

遊宦歷覽山川形勝識民情事變使今業科第决不
至汩沒既以藝舉專事書殿益精鑒賞其行篆隷旁
及繪畫芙蓉松菊竹兔之類種種清絕每應制揮寫
刻時立辦遠近購請無虛日碑板墓刻後先輝映
評隲品第有指不能多屈尤擅越調酒酣對客撫几
歌吟綽有風致生沒後士大夫家殆爲絕響矣於是
益永歎爲生生景泰某年某月日卒以正德某年葬
於吹臺山竹岸之南病革時族戚爲治後事集諸鄉
宦緘所藏書畫諸物待其子君澤來畀之君澤亦析
其貲以遺䘏之皆可謂不負者銘曰有穎在囊不擬

而貺見爾云拔試爾佩劍拊以嚮用執爾鋒遇匪武
斯戢乃文之肖彼踰而究刷奄而忽紀中書君未老
而折十襲爾子命執爾舒明哉過生欲志而沒
助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慶雲侯贈宣國公謚恭和周公墓誌銘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既崩之五
年爲正德戊辰其中弟太保長寧伯彧卒越明年己
巳二月十日伯弟太傅慶雲侯壽亦卒上屢爲震悼
賜祭一日贈長寧爲侯謚榮僖贈慶雲爲宣國公
謚恭和遞進一等遣禮部官論祭命有司治葬事爲

公姓周氏諱壽字永齡世居京之昌平曾祖諱德
清祖諱福山皆贈某官考諱能贈某官謚榮靖妣甄
氏贈寧國夫人生女二太皇太后其次也繼配高氏
亦贈寧國夫人實生公公少奇俊不凡性度詳雅寡
言笑讀書通大義天順癸未以榮靖初命爲錦衣衛
副千戶尋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成化乙酉進都
督同知丁亥賜誥券封慶雲伯辛丑進慶雲侯弘治
戊申加太傅益自爵命以來日益貴盛其所被賜不
可勝紀公禮賢下士謙接幼賤亦假以辭色終太皇
之世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雖例不治事而嘗奉使藩

庚申記藏馬皆以勤慎見稱朝請之暇必躬涖家塾
課諸子書史筆畫未嘗輕出門戶客至則入非親舊
不輕引接以為常縉紳篤介之徒或有不識其面者
為然則太皇蔭覆之仁累朝報本推恩之孝於公見
之而府奉持守不危不溢以衍於無窮者公之賢亦
可謂無負耳矣公生正統壬戌六月八日壽六十八
卒之年三月二十八日窆於昌平鬱臺山祖塋之次
公以治命屬二子奉狀徵銘銘安可辭哉銘曰爵彼
慶雲為瑞於天地有封邑嘉名應爲鍾靈蘊和亦有
人瑞寧國之子聖母之弟若雲從龍自下而升而朝

而韋而莽簪纓五爵之二三公之一一門兩封北貴
誰匹歷事三朝餘四十年我皇眷之惟親惟賢榮名
寵光越有終始生斯葬斯於帝之里鬱臺之鄉裕陵
是守山環水朝靈氣攸藏穹碑我窆上有文字公子
公孫來者是視

懷麓堂文後稿卷二十九

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嗚乎東白公已矣公姓張氏東白其所自號竟以號
行天下皆知有張東白者而今已矣嗚乎公五歲精
爽過人書過口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魁寧靖
王召見令作儷對韻語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
因易名元徵松亭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考亭拜朱
晦翁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解曰彼儒先昌

皆不由科舉進邪乃入南昌縣學爲生都御史韓公
雍奇之曰此人瑞也復易其名曰元禎字之曰廷祥
天順己卯舉鄉貢庚辰試禮部得詩魁英宗每掄材
必兼膂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為翰
林庶吉士劉文安公本韶授業見其文矍然以驚壬
午授編修考校精敏歲貢士鮮入格者癸未同考禮
部得太倉陸釴為首元人始未信後果有大名憲宗
即阼上疏請行三年喪復言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四
事頗修實錄書法不苟時同官多不合若成化丁亥
謝病歸示無復仕進意名益重從之遊者四遠而至

藩臬郡縣至者未始不往見見則慨然自失諸言事
者累薦起之不果居二十年值孝宗臨位弘治戊申
召修實錄至則以脩勞遷春坊左贊善上勸行王道
疏萬言入侍經筵己酉考南畿鄉貢辛亥書成遷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癸亥念母老復謝病歸越五年
戊午召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至復遷翰林學士掌
院事孝宗隆其名特置日講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
母憂去壬戌擢南京太常寺卿癸亥召修歷代通鑑
纂要改太常卿仍兼學士侍日講甲子命掌詹事府
事乙丑考會試仍本部授吉士業一日忽上疏請讀

太極圖西銘諸書上亟索內閣得之蓋有意大用未
幾而龍馭上賓矣今天子纘統以侍從恩擢吏部左
侍郎仍兼學士加從二品俸勅爲實錄副總裁自是
數病病必連月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正德丁卯
滿三載未奏十二月晦日卒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
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斂慨之終身
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
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
好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理學者數人各樹
門戶而公屹然不爲下作易詩春秋講要四書集要

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爲詩
文始務奇嶄勇脫蹊徑既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
人所重莫爲軒輊論議掊擊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
再入仕途益寬厚雖後之衆士亦與抗禮頗或爲貶
抑要其中客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因如此天每艱
於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公生於正統丁巳某月日年七十乃卒其子若干請
銘公亦豈易銘哉銘曰木生在山久乃益堅聳致於
途厥爲牛以輓貢之明堂將棟將梁忽而竄以傷孰
其生之而卒棄厥良人材實殊公負其有惟厥攸負

曰可與大受與不在天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退即
其餘維文之絶維名之揚彼利達者踦巧踦拙地靈
人傑維鄉邦之哲百世之下山不泐水不涸茲惟張
東白公之穴

明故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榮祿大夫右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廣字大用世錦衣衛爲總旗公少孤賴
母范夫人鞠成之俾學書藝既代役識若日是非行
伍中人領東廠緝訪事詳慎不泄成化八年以功擢
試百戶蒞本所事屢奉物出勘重獄所在倪璽悉辭

弗納江西藩臬賦詩贈之遼東武臣奏其地有金鑛
珠池公奉命往勘躬涉境外察其無事遂寢東人德
之至今領本衛緝訪事事必核有劇盜詔捕甚急或
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罪第其自犯爾何得爲
邏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城盜公疑之執不縱
公曰若殺此人後獲真者柰何不數日真者果獲二
十一年實授爲百戸明年遷副千戸理鎮撫司刑獄
獄情審有姦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繫坐死公以婢
不知情辯釋之有校尉誣執平人爲盜反坐執者鄰
祭院守者相仇殺逮繫百餘人戸部進內藏銀數失

實繫者亦衆皆止坐罪者自餘平反縱釋多至不可
計弘治五年擢署指揮僉事明年本衛缺員兵部爲
其名特孝宗簡在已久御文華殿親閱之命掌衛事
實授爲僉事總都城溝涂事人不敢犯因勘寧化王
府疑獄務存大體勘大明川投獻地卒歸於民督捕
中外盜賊獲數千百人而鄭村壩賊尤劇數年累遣
都指揮僉事北山賊稱葬山工者勢甚張方發官軍
出捕比至則公已遣官屬擒其巢滅之一日奏上俘
其功遷都指揮同知又勘外戚莊地及藩府儀賓獄
皆集事而還今皇帝正德元年進都指揮使掌衛事

凡郊祀耕耤視學經筵諸大禮無弗預者減役從省
浮費政令一新官屬皆改視易聽緝訪事尤加慎
重戒諭官校必以天道國法爲說詞義懇切人多感
動公恂然有陰德焉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寢距其
生正統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壽至七十朝廷特贈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命禮部諭祭者三工
部治凡葬事皆異數也公器局魁碩敏而能斷遇事
有事久自律威貸旁午屹然不爲動自壯至老未
嘗少易又能體恤下情不遺苟刻用是獲於上下交
口譽翕然同辭其卒也尤悼惜不置云銘曰有偉

丈夫奮起朝列在帝左右職掌虎節使旌于子出徧
入京命不我虧物不我涅嚴嚴詔獄法與斯設剛明
容與靡任弗中衛殿激濁盤根錯節如戲得濟如觴
解結隨不失正剛不至折功名始終竟保完潔高門
祿棨木樹門閭外有作城曲光不滅

明故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郭公有忠自錦衣衛指揮僉事襲封武定侯越七年
今上踐祚初一日命禮部諭祭者三勅有司治凡葬
事皆如制公之爲僉事也嘗試武舉有名然未甚顯
任錦衣闕員兵部以公數人名上孝宗御文華殿親

閱之見公儀觀秀整進對明暢命蒞衛事每侍衛扈從必以日屬焉嘗參預廷鞫總都城溝渠事兼督工修治充殿試執事官出勘長沙衛獄詞涉藩府歸奏稱旨其爲侍也僉右軍都督府事領京營牧馬勘蓟州牧場地捕北山賊屬若干人敵寇大同命充右叅將籌命簡京營兵別部以俟公易置旗皷嚴爲肄練勇氣增倍後不果行乃上遺務六事累數千言都御史陳公道韓御史春交章薦之各極稱譽亦未及試也公雖生故家值業中落橐無餘貲惟積書數千卷凡天官時日戰守攻圍之法悉有指授以至堪輿醫卜筮不究心公暇則詠詩作書開圃蒔花尤好竹以寶竹自號大夫士過者談論竟日夕不厭也事母致孝友諸兄爲貧而死者爲具棺斂人以是賢之獨其中所蘊畜弗克大展齎志以沒識者又以是惜之公生景泰甲戌某月某日卒於正德丁卯六月十六日年五十四其葬則十月三日也子勛奉公治命請予銘銘曰郭有封國在高皇世一門兩侯侯有內難伸繼以恩伯繼以功三紀之後歸於大宗翼翼京營嚴嚴將壇民裹壯猶亦佐者武維時借熙兵斂弗耀志斯[illegible]見[illegible]則廊廟謂公既試而有遺才公子公孫繼

繼其來附於先公是謂無忝幽光百世[illegible]不可揜

明故山東萊州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致仕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發字從質其先望於隴西元季有諱成者居鳳翔國朝永樂中從河間之任丘考諱溥登陝西鄉薦累官山東東昌府學教授贈儒林郎光祿寺丞生四子君其長也生而凝重不浮儒林公邃易學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鄉間多所造就因以授君君補縣學生提學閻御史禹錫賞所爲文試必居首遊從至四十餘輩任丘士多業儒傳易者實自君始成化甲午舉京闈戊戌登進士知上海縣賦訟叢脞持以鎮靜和而不抑每有鞫問人稱爲明以外艱去民遮道攀送有下泣者服闋改擢光祿丞越六年當弘治壬子遷少卿六年戊午擢知萊州府值歲屢歉撫煦凋瘵理疆界均力役捕劫盜六千餘人時勾稽屯地戎衛欲移患於民或籍牧馬於萊又有獻地於衡藩者皆力爭以免招徠流徙與舊縣期約視多寡爲殿最旬月內復業者至數千人民稍饑輒發粟施粥活者尤衆[illegible]則修其學舍集諸生勵以行業萊人爲刻石頌德[illegible][illegible]八年不調君[illegible][illegible]己求進[illegible]爲翰林編修乃

上疏乞歸吏部言其恬退可嘉宜進秩以示勸特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致仕明年得疾就醫京邸數月歸又明年病劇時亟欲歸省會考廟實錄告成有旨又朝廷將行黜陟之令君手書止之自制棺斂處分家務曰無以爲吾兒累也時憂甚弗暇他郵亟其疏以請踰月乃獲命比抵家君已逝七日矣君風敦孝慕每見儒官輒加禮遇曰吾父嘗爲是也世所遺田宅悉讓諸弟䂓從子女皆爲婚嫁處已愼審澹然無所利有治事才而爲寬厚所掩又恥自衒故鮮有知者時亦用家學顯才器甚偉所進未可量歸省事尤

汲汲若弗逮竟弗躬治命其志尤可哀也白狀父行以墓銘告銘曰奮於亨衢既蹶復驅弗推我車驅彼中流倏退以休式完我舟尺蠖之屈冥鴻之揚非我失得彼逐逐者其欲其貪無一非我得不在身有天者存以遺我後人

封孺人彭母李氏墓誌銘

婦職覗所從爲貴賤然事在兩值或兩值而一貴者恭亦有遺寵焉彭母李孺人之封實以大理寺正君璵鈴初命爲評事其子緝累官禮部員外郎秩加贈父猶號未及進故仍稱孺人而以先封故不得稱太

制也李氏出襄陽傳族與彭爲郡望孺人之父諱濟以國子生爲同安縣丞有惠在人寺正君之父贈評事貞朴翁瑢某聞李氏女賢聘以冢婦同安亦耳熟寺正君之材僞於諸生謂爲偉器議是以克合孺人孝敬勤儉皆出天性服食麄糲而奉祀修饋必豐潔姻里窮乏有須輒應俯接卑幼無不意滿以去內外賢之生緝未彌月出事井臼手爲杵所傷果以供役翁貧幾幼弗代孺人謝曰婦職固是也寺正君舉鄉貢擢進士第既授官孺人貴不廢業寺正君賓賤餞齊帑闕蠲遊發陳招集流徒夙夜不暇給孺人留京

邸勤家政內外截技君子以爲有內助焉寺正君還朝道卒孺人哀毀幾不能生既歸第益意教於市緝幼爲膏火費緝繼舉進士授萊州府推官孺人實就養每訊獄聲徵所辭輒爲廢食飲緝歸必問之故往戒之曰汝父之爲是物恒自慮獲譴及出賑活人多甚自知其必有後也汝無亦爲後地乎緝被召爲兵部武選司主事孺人復至京邸後數年改禮部再命予今官而孺人歸已老不復出矣正德二年戊辰九月八日卒於家壽七十有四子三人緝其長緝子禮部所擇士也勤愼奉職不愧其父其徵銘也甚懇

而哀吾是以銘銘曰得於夫者以成其子優學爲仕
平反爲理復爲禮官內則之軌惟所從故以具終始
有藏在茲百世無毀

蕭芝菴墓誌銘

芝菴蕭君來自南貴以子昂居京師就養五年乃卒
已而厥配潘孺人亦卒昂將歸合葬奉兵部郎中李
君源狀請予銘按狀蕭氏本蜀望仕宋居河南從南
渡寓於閩國初有伯亨者嘗被召以疾辭不起賜歸
錢塘給薪米數十戶終其身是爲君祖子敬號善寧
居士隱於鄉是爲君父君諱鑑字克明芝菴號也生

而端愨長益謹厚寡言笑不喜戲劇遇事輒奮欲自
立時家中落晝爲蠱幹夜歸誦讀不絕日業寖就裕
事親志養婚弟嫁妹爲從子置田宅育諸甥如已子
友有黃佐者同貿于外各市官鹽若干引至湘江黃
舟壞鹽盡覆君公所有予之黃負金爲所窘君亦代
之償黃謝曰微公佐死久矣分水縣學生郎啟親喪
不能葬君貸以漆山田十畝并其券折之杭州衛百
戶杭華代職京師貧不自活君給以衣食復貲而遣
之其他周困振乏者尤衆晚好醫書得其究與以疾
告者雖天寒暑必赴酬以金幣輒辭曰吾豈爲利計

哉鄉人無長少疏戚皆以號稱之曰芝菴長者也孺
人同邑楮泉處士之女有淑質慧敏精女事能讀列
女傳諸書比歸禮佐孝養治內無違則君嘗哀甚忽
夢君因大慟幾絕甦數日竟不起惟昂一子以名醫
被徵入太醫院供事內局比以進藥功擢御醫命下
君已卒七日而孺人猶及見焉明年庚午三月三十
日合葬於西湖接井之原故爲銘銘曰蕭由內江始
遷洛陽由閩遷杭遁居錢塘其業經書其術岐黃父
教之良子有義方老家於官全歸其鄉子職之勤別
惟顯揚龍泉之原山迴水長居也同堂窆也同藏有

若不亡有世勿忘

明故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公墓誌
銘

封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公諱規字廣乾舉成化己丑
進士知浙江餘姚縣以父喪闋服改知湖廣麻城縣
被徵爲監察御史左遷廣西鬱林州判官孝宗皇帝
登極復遷爲江西新淦知縣以母老上疏乞歸養
例帶尚時其子春已爲翰林編修會上兩宮尊號恩
當封乃棄職就封秩爲編修階文林郎暨今上皇帝
登極復以兩宮尊號恩進封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

壽七十二卒正德三年九月十四日也公性剛介不爲物撓在餘姚出納與革心計力作開海堤坦亟爲修築患里甲苦供役手自籍記令里日出米二石餘則均於次日日省數倍重興學士經奬勸者多有名於時每遇饑必審實里戶高下以次給之民獲實利治獄必先矜恤隨事斷決不輕械繫而往往得其情狀病勢家請託每客至延坐後廳令筆吏左右侍皆莫敢出口以去然亦無怨也按察蕭僉事顧有威福出入爲需索公械送於蕭蕭謝之遂用是知公麻城治易治治又加皆效不勞而辯爲御史咸周原貴州

事儲又按山東濟論爲姦伏而務平恕仍慮囚獄疑名必從宥法劾參政張盛爲所訐補外未嘗色折焉痛矣失怙事母甚孝必躬侍建家祠修世譜周贍貧族至老不倦每其居官不苟得而家積穀粟益饒裕其爲義舉以此尤嚴子教每語之曰居者爲孝仕者爲忠又語其仕者曰爾輩各有職職異而理同爾其識之長子春舉解元進士及第累官至學士賜四品服以學行聞台亦舉解元進士歷吏部員外郎今爲泰州同知孫鶴年復舉進士彭年舉鄉貢士科第之盛鮮與爲比其欠曰[redacted]年大年嘉年延年光祖纘祖

萬年皆宜人鄧氏出學士君在講筵史局方嚮用開日將歸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襄事奉狀請予銘銘曰進不我諧退不我矜旋復來之封君是稱科以三世教以一經嗣有世守行有名公名固存矣恢茲銘

光祿寺少卿致仕進階朝列大夫李君墓誌銘

去年冬予會抱犢李光祿南屏濟太史遂遂張西臯於家三君者金京彥彥張皆予姻家今李君亦少同筆硯張氏之好實與成之故也時李君已病歸遂劇楚數日手書抵予若欲爲不朽者既又以顧語屬予銘終比再遣人候之則已逝矣予既與遂遂會哭春初

有事於城南是夕夢焉乃悲而銘之李氏世居徐之沛縣後徵至京師隸錦衣衛籍君諱紳字搢卿其自號曰抱犢山人生而朗潤數歲能屬對人爭誦之嘗與予從暨察御史岐山張先生遊命破題賞君長子二歲顧淹一舉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擢丙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郎中贈其父道明員外郎封母周氏爲太宜人俞受品命其所領司最劇書齋立辦時貴戚方盛有所干請力爲排抑尚書李公敏薦爲光祿寺少卿意氣勃發遂留銷忘會考覈京朝官以浮

躁淺露倜調知山西之忻州忻君所嘗奉使地不欲
往上疏乞致仕再上未允復疏曰郡縣之職非循良
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
之政蓋亦難矣旣得請徬於坐曰五斗慎將雙膝屈
三章乞得一身閒論者賞其志亦惜其才之不盡見
也君舊居城南從禁街之西偏已乃復故業闢歸沛
置屋數楹㝷取儻直忽燬於火又無他貲易歲貧日
不給君以勤儉未嘗見言面喜讀道書手自抄錄至
盈箱篋或訝之笑而弗答與客觴詠投壺象戲或雜
以諧謔文采逸發倜不及官府事予叩之娓娓可聽

使得再試未必不藉然有脫也今天子登極詔進階
朝列大夫至是卒嘗為友索章書久弗致親未歸三
日以喃猶抵予必得乃已交接之際益至死不易云
銘曰少而同他壯而同朝分官異曹獨老於銜當才
弗能實命不遺觴子於堂弔子於郊銘以葬之以全
我交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戶部尚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予嘗為作銘及母錢
氏卒銘弗及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自述行狀
上下告以請予讀愧歎曰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
若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忠謫戍湖廣始居
安陸與孫同里聞父賓於素菴翁雅厚遂許聘其子
資政公孟恕逮事舅姑益致孝敬體素弱始不習勞
間姑戒躬率婢使至窮日夜舅老病嗽晨起須茗飲
淑人每夙興製茗姑喜肉炙躬就炊爨暑必近火自
始嫁至垂老饗饎如一日親舂以舅姑在不敢過家
私居編素定省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
而後行有所怒則為寬解家法不留乳母生五子六
女皆自抱負紉綴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
滌每浣絺藉立發日中以手熨抑俾燥濕得所用不

殄物衣履久不垢敝裁剪縫紉不遺倍寶積至數千
完帙合補葺五色間錯粲然成文公弟妹七人處以
和悅不失辭色外族兄姊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
諸姻戚皆然鄉婦死無棺假以往不辭窮患難亦周
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脫
我得多算與須分以從汝無相先後錢少公一歲後
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錢始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
淑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尚書階
也戶部以郎中歸省而公卒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
夫人亦卒是為乙卯正月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

有九日合葬鷄籠山之麓與棺同槨乃戶部所親製以義起者蓋於是寔遺憾焉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則雖謦欬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由是敘銘之以與父德並傳顧不可哉銘曰有子如此無問其母以柔濟剛惟嚴敎之輔惟德是似曾罔其有有潛弗彰聲故能久惟梧檟在日若昔在予同堂合壙終獲其所我銘封石詒後其後

懷麓堂文後稿卷三十

誌銘

明故太常寺卿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林公墓誌

銘

內閣置中書舍人領制誥詔勑冊寶奏疏封章書篆之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顧不恒得若林公以成累官太常少卿加正二品祿進階資善大夫致仕會今天子登極恭上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為榮祿大夫蓋歷事四朝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僅一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為

杭之錢塘人曾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皆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與衡陽謝伯寬俞儼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文讚叢香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擬故實公預其纂册無所遺失李文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員外郎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尚祿順天府劄諭仕事皆如故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秋再滿進大卿以父憂服闋弘治初秋又滿始有加祿之

命四年憲廟實錄成將資勞　愈薇而限於格例於是
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　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
目諸纂述事必預預必有賜金幣楮鏹酒饌及諸將
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老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
階之命顧以二子皆仕就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
亦再進衣鶴服玉以歸歸未幾而卒公考妣及妻之
卒皆賜葬祭并其生所遭爌皆出異數蓋暨曹省卿
佐苟非稱事應例亦有終其身而不得者斯亦可謂
難已公生於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正德五
年二月二十二日是年某月某日啟壙合葬其地曰

金鍾山之陽公素孝謹親疾必籲天請代母老迎養
於官每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
慎重不洩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遒勁尤精
鑒賞博聞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乃爲
銘銘曰錢塘之墟山水環礴鍾奇結秀造物有作匪
物之作人亦孔卓或以行舉言揚藝擢公生其閒有
見頭角貌臞而茂骨清以確　如嵒斯松如輿斯鶴既
深既稍頻仰臺閣不矯不激往返林壑斯人斯丘永
以終樂

封阜國太夫人王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正德庚午十一月十二日王母阜國太夫人卒上震
悼遣中官致香幣楮鏹奠於城東賜第命禮部諭祭
者十有四工部給米布諸物治凡葬事皆如制慈聖
康壽太皇太后哀痛不自勝慈壽皇太后暨中宮皆
有奠賻使者道相屬勲戚公卿以下咸往弔其諸子
卜以辛未二月二十一日啟都城西玉河鄉阜國公
墳而合葬焉乃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靳貴充
道狀請予銘按狀太夫人姓段氏世爲南京望族寶
誕我太皇太后憲宗皇帝既登極升位中宮公官於
京師累封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於是有大

人之命後長子源封瑞安伯進爲侯太夫人始加今
封太皇太后在孝宗皇帝朝已進事聞太夫人恩禮
加厚每入宮輒留養踰月其家居子姓甥婿族戚燕
會蟒衣玉帶以次上壽太夫人春秋踰耆而聰明康
健一一爲之區處無不意滿一時大家鉅室稱福壽
者莫之敢爭太夫人恢誠抱和貴不忘勤富不忘儉
一錢尺帛不忍輕費旬日焚香禱家廟教子孫習詩
禮親書史接見大夫士夜則帥諸婦治女紅或漏下
數刻乃已臨終忽呼家人取稱賜蟒衣服之既又麾
之曰是非送終服也蓋其年予八十有九而歿耿不

亂如此可謂賢矣於戲我國家以仁孝治天下推恩睦族施於外戚必仰體慈志厚於所生自孝廟以來暨今上皇帝率用是道若王氏兄弟僉躋五府官封祿養極庭闈之奉而敦詩悅禮居者去傲滿而不溢君臣交盡自昔為難皇國之教開始自蒙養而順守終善以延於無窮者謂非太夫人之訓不可也銘曰鬱鬱舊都大江之東巍巍聖母靈秀是鍾匪惟國禎家慶則有天實篤之亦假其手植於皇家始用昌其清夫人不顯其光德稟純和氣分清淑備休召祥亦孔之篤假旁之蕃奕葉浩浩封誥煌煌甲第潭潭

衣有命服賜有玉食四十七年靡間朝夕先帝至孝今皇至仁老老之義由親逮尊生有寵章沒有賻卹從夫而終永奠幽室

明故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墓誌銘

都督郭公彥和世出武胄雅好文事厥妣朱太夫人暨厥配李夫人之葬皆徵予銘比公卒厥子琮復以治命請且奉戶部侍郎喬希大狀予於公以朱氏故有姻好知之為詳有與狀互發者乃敘其事以為銘公諱鉉彥和字也初嗣指揮使任彭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勦猺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武舉進同知明加俸二石贊畫團營方略掌旗鼓號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府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充漕運參將弘治戊申實授錦衣衛千戶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猺賊流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勦俘斬甚衆乙卯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假漕運印充總兵官鎮淮安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勅獎勵賜白金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官兵利病條貫便不便因為陳畫借京倉銀為般剝費以代市息浚

通州官河一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船般運以代陸輓歲省數萬緡故職專且久而官上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召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亡戰伐閒兵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所試皆效其所謂食盟并赴急應變然抑恒係人為國家遠久計功賞倍焉而論者猶歉其帑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撫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下士論議倒恭雅歌閒古昔名書肅然如書生云公生某卒某葬某謹為之銘曰東巡海徼窮三吳南盡

自越踰蒼梧左節右鉞麾且驅但有號令無喑呼執俘獻馘多壯冈江淮之間財賦區億兵兆粟萬舳艫前參後帥紛卒徒芙梁蠱地相撐扶論功校績已有餘豈以旦夕爭錙銖古稱宅相事有諸平陰之澤世不渝承家有子讀父書刻石紀德昭謨漢堂封合葬如來告公生全歸死不孤彼不死者歸來乎

句容知縣劉生德機墓誌銘

有傅劉生德機病者予曰德機質厚不宜病又有傅其死者予曰德機器局其偉不宜死既乃於喬侍郎希大得邃菴楊先生報哭曰噫真死矣蓋德機以內

弟學於予又學於邃菴邃菴以都御史致政居鎮江德機實在都壞得氣疾劇往視竟忽病瘍卒於丁卯橋別業邃菴爲制棺斂爲文祭之甚哀越數月喪至西郊葬於四里原世墓劉氏出順天之順義世居京師有名籍德機諱釗德機其字少從父至新昌歸父喪哭至嘔血爲京學生試久不售成化丙午予主考京闈德機聞命仰引嫌不就試弘治乙卯乃得舉又試禮部己未予再爲會試復不就又二試皆北謁選吏部乃得知句容縣則正德戊辰也會歲人侵徭稅者至詢民疾苦極力撫恤每京府牌下由爲申告予羅將責不少變民倚以爲命爭相築悅道路騰播流聞京師部使者察其能致旌勞焉蓋自爲諸生三十年始得一命既非長益練習世故故所試輒效使假以時歲當大有所就而不竟其遽止也悲夫德機每見予所爲文雖寸紙隻字不輕棄擲今其死雖不吾歸吾知其待予銘以瞑也銘曰由學而約志若可樂在仕而憂維民之瘼胡資之卓卓其成落落其施未博答豈在學彼不死者惟文章是託我銘劉生以慰寘漠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嗚呼吾女其竟至此極也吾女年十八嫁於孔氏嫁十有一年比歸寧已病纔兩月遽歿於此斯哉吾家故多難繼娶於聯太師成國莊簡公之女今封一品夫人朱氏生二女及一子兆同皆夭惟吾女一人吾女稍目清淑修然玉立意其非凡兒匹諸貴家多議婚焉卻之弘治丙辰前衍聖公南溪先生有子聞韶方冠屬其弟衍聖公東郭先生來議於京陳都憲玉娶於孔氏與二公通家又視予爲知己首爲請曰是宜也六十一代大宗子也倜雅有文予謂女大非耦且以遠故未應太宰屠公朝宗輩十人恩予不置予

娶以三事曰吾女尚幼必三年後成禮禮必從儉孔
氏子必令讀書皆應曰如約乃許之庚申東北以聞
詔至納徵之日少師守靜焦公究相禮焉吾女柔荃
謹愿不忍別其兄兆先憐而送之既至本房姑食必
視饋繼嫡姑哀大人暨其姑江夫人奇愛之東莊卒
聞詔既襲公爵而南溪又卒吾女居喪哀毀屏服飾
相祀物恪處諸娣姒和遜有節接姻戚無驕色御僕
數千指馭之皆有恩端居一室雖名園別墅未嘗一
至屢娠弗字自置媵妾人以為難比字一男輒不育
其得疾亦以此恒念遠違父母泣涕無虛日或慰之

曰大人爲聖門宗婦爵重族盛宜莫與比復何憾吾
女曰貴富非不敢望但獲相侍膝下死不瞑矣雖有
力解之不能得甲子重建闕里廟成予奉勅代祀留
其家十餘日乃返其母亦嘗還之還後愈益戀慕比
歸雖病強笑語慰予及卒吾母麻太夫人哭之甚哀
有戕制棺輒以予之殯斂皆如禮聞詔遣有疾請
暫寓京療治上命醫診視遣中使賜酒肉蔬菓物及
以喪告請再假數日上爲憫惻復特遣禮部官祭於
殯行人祭於家仍給驛護喪令有司治葬事吾女未
給封誥而得此蓋異數也吾女性剛慧其母口授女

孝經及名物之書意領領答皆畧能默記手寫家信
作蠅頭字或為韻語多思歸之詞聞者悲之念兄之
孤女手製衣裳歲再三致至買女婢給之其歸寧凡
七至婦織之際父母及夫皆在焉益其恩誼篤至若
亦有陰相默會者獨念其一姑弗獲終養為終身恨
嗚呼痛哉吾女年二十八生成化某年卒某年葬於
孔林南溪墓之右銘曰孔氏世爵為大宗子亦有宗
婦以相廟祀代六十二婦氏維李巖巖闕里生則歸
之鬱鬱孔林死則棲之歸獲其配棲得其所女靈在
茲永矣終古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裕白公墓誌銘

國朝父子官至尚書者不過數人南宮白公其一也
公諱鉞字秉德考圭舉正統壬戌進士官至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傅謚恭敏
恭敏公之爲浙江布政也公生於杭成化庚子舉京
闈第一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弘治戊申同修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
部丙辰秋滿遷侍讀己未充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
禮部今上在春宮充講讀官癸亥修大明會典成進

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尋修歷代通鑑纂要公亦與焉
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以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
允日講官丙寅開經筵賜白金綵幣車駕視太學陪
幸彝倫堂丁卯命教庶吉士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
郎日講如故尋改吏部遷左侍郎賜御製蟠龍詩
彤纂要進尚書己巳賜玉帶庚午復命兼學士入內
閣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以寧夏平賜賀功金牌加
太子少保居月餘以疾卒年五十有七上悼惜不置
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公以
公卿子習聞朝廷典故加之問學博洽强記詞翰尤

美見稱於時而久職文字典禮無甲兵錢穀之寄設
以此終其身成其所爲名其爲人重厚政尚寬簡不
爲詭激之行瑣屑之節値所難處寧稍爲遜避而卒
當遂失乎正其居家惇孝養與其兄錦衣千戶鐸敦
國子生銓及銳鏡相友愛遇姻戚有恩上下交際不
爲崖岸有長厚之風焉其所著有怡靖稿若干卷公
以某年月生某日卒辛未某月日葬於南宮某原予與
公同官久矣乃爲銘銘曰世紹科第家爲公卿我自
得之匪祿廕是脩兄翹弟華業擅文武我以文貴匪
甲出翁位上則有學惟經史予曰我所以任詞其在
此官則有職惟天地人曰帝有命我曷敢弗寅進敷
講帷入學綸誥凡所施用皆文之敎禮有賜祚行有
易名一之謂難胡不忝厥生父曰恭敏子曰文裕惟
千百禩以永終譽

封武定侯夫人郭母栢氏墓誌銘

武定侯郭公壽良既卒之四年當正德辛未三月二
十四日夫人栢氏繼卒其子嗣武定侯勛以喪告且
乞假襄事上遣禮部官諭祭令有司啓壙合葬於是
卜以五月十一日窆焉嗣侯乃告於予曰先公之喪
辱惠之銘茲吾母不敢他請乃據以錄栢氏太保定

襄縣之族純孝有內則父母擇能久之得武定公
公喪父當嗣以年幼例給侯祿優養於家比長族人
有爭襲者撓之遂能侯封授都督指揮僉事祿不足
夫人輒以奩具佐之恨不逮與養事太夫人許氏備
極孝敬食必嘗衣必縫補務得其歡乃已暨諸族
都雖幼且賤亦施禮遇未嘗以貴驕加人公素好客
夫人每見意治具不使嚬咲而辦公亦以是奮名弘
治癸丑公被簡治衛事親交咸賀夫人獨曰祖爵未
副父乃大耳丙辰公勘獄湖南夫人脫簪珥以充行
橐公曰官有廩俸安用此夫人曰君素不妄取獨不

為意外討乎辛酉許太夫人請於朝下廷臣議謂榮國公之功不可忘公乃得襲并給封誥夫人曰為郭氏婦勤苦三十年而得此死不恨矣甲子公奉命統京營兵捕近畿劇盜所謂鎮山王者獲其黨數十人夫人曰玉石俱焚自古難免人命至重未可忽也夫以女歸而能為此言顧不難哉銘曰武胄之貴惟勳與戚一之既希矧可兼得郭自開國為公為侯世姻帝家貴顯與儒亦有嘉儷出於戚里內和外肅是謂媲美長孫椒甘中有家饋春蘋秋蘩上有廟祭子職是共亦維婦賢世有恒道貴家所難生不從夫亦從其死其從不死亦既有子我銘君侯亦銘夫人公有家傳系以斯文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誌銘

嗚乎舜和已矣舜和才甚敏氣勃勃不少降骨堅聳而神若有餘皆不宜死而竟至此也舜和姓徐氏諱穆舜和字也世為吉安吉水望族幼時日記數千言十歲受易學十八廩食為縣學生十九舉江西鄉試第二人國學已有名弘治癸丑予考禮部得其文奇之賜進士第二授編修當以親老引疾歸再閱歲己未同考禮部得一卷予時再出與試事力士之以冀榜首遂魁天對乃今諭德倫伯疇也癸亥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其手出乙丑復為同考得今編修董文玉為首皆諸名士尤多今天子嗣位命充正使賜麒麟服頒正朔於朝鮮及境譯者因王不郊候迎詔不道避舜和援古義稽今制反復辯析皆如議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饋賦悉拒弗納其人皆慚服不置焉與修孝廟實錄撰述必當充經筵講官數蒞有體戊辰以外艱歸時逆瑾竊柄忌諸翰林不為禮屈聞舜和才氣以職職不為應比書成例遷秩恢不肯或喉之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諸部屬俾攝充政務舜和雖遷居猶不免得南京禮部員外郎庚午閏服未至改南京兵部瑾既敗誅官以為言請復舊制舜和始復為侍讀今年命清理武官黃籍會肺病未克力疾入治事旋復大作比內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乃疏其有資望者請以次陞補舜和名在疏中報至猶日命也翼日遂卒其子承年訃於朝下吏部謂已得允命且疏其次所當得特予為侍讀學士亦異數也舜和事親孝與其兄弟友而恭性不喜殺開家門簿輒不食千所交際乃能辭不下博極羣籍於

凡國朝故實兵民利弊四方地里險易俗尚之宜序以至人情物態常變真僞不同之故若指諸掌公嘗廣坐言議英發畧無諱避苟非其人則噤不出一語語必悔之其所自負挾奮欲一試而幾會屢失久而不振然其退其進名義甚正校其所自得亦已多矣爲詩文雅贍有思致不蹈畦逕人以爲難有南峰稿若干卷舜和生成化戊子正月九日卒以正德辛未五月十一日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舜和之葬父也嘗徵予銘茲且葬未年擒其志若非予文不瞑者定介倫董二君及易檢討欽之以請乃誌其性行

櫽括而系以銘銘曰蹋之鏗然觸之琤然蹙之錚然隱見何替也一試而缺兮再試而折兮倏爾而沒兮名之曰干將終不可滅兮

國子生潘元謹墓誌銘

國子生潘君元謹者鶴溪先生之子吾友南屏太史之族弟也年四十有一而卒先生傷之手書男南屏以屬於予曰吾子不顯且弗壽若葬而無銘其何恃以瞑予嘗一再見元謹亦聞而悲之乃按南屏狀爲銘元謹諱寶元謹其字生而沉靜不外露言若不能出口服食儉素絕不爲時好補郡庠縣學生早有家學試有司屢弗利先生自進士累官知興化府致仕家居元謹禮侍色養代理家政無外內鉅細畢就條緒睦姻厚族先壟祠墓歲必修葺凡先生義所欲舉方有指授則已辦矣先生晚益翛然卜居山中去家數里許元謹日一往見先生固止之乃增拓堂宇以娛適其心自是喜懼交集日不去左右比以年當貢心不忍別先生曰此汝身事且吾幸健勿效兒女子態戚爲也乃行廷考既當赴南雍道清河得疾至楊州卒於興教寺之邸正德戊辰七月某日也葬某山原元謹好周人急訓導黃某得危疾瀕死親湯藥比死

經紀殯斂資其喪以歸邑人有被誣爲僞盜者將竄入他郡亦爲白之俾得從業有族子爲郡邑人毆死其人以賂求免拒弗納論者謂其得父風縣使得諸一命必能濟物而竟止此惜哉銘曰身以親仕志豈在祿親定命我我其敢弗遂籍既登矣名既升矣將歸寧矣吁其亡矣既教之仕復寧其止其亡不死亦既曰有子所慰親者庶其在此

明故太保保國公墓誌銘

正德辛未八月二十日太保保國公卒上聞而悼之特贈太傅遣中官賜寶鏹二萬緡命戶部給米五十

右布亦如之禮部諭祭者十有四工部給棺槨凡葬
事皆如之其子麒將葬於昌平北澤山世塋卜以
其年月日從事奉陝西按察副使聶君賢狀來請銘
按狀公姓朱氏諱暉字東暘其先河南夏邑人也考
諱永嗣伯爵威望著聞前後八佩印征荊襄延綏建
州諸賊累功陞撫寧侯遂進封保國公贈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
兼太子太師追封宣平王諡武毅三代皆追封為公
弘治壬子公以胄子授錦衣勳衛弘治丙辰嗣公爵
己未命統神機五千營兵馬庚申孝廟簡聯京營提

督官兵部會舉可代者以公名上上親御便殿召內
閣臣面議親書手敕命總三千營兼掌右軍都督府
事辛酉命持節冊充榮王妃納徵正使是歲敵犯延
綏命佩征苗大將軍印總諸路兵討之深入河套
以衆命夜大霧苗遽驚遁獲舊勅二道及兵器牛馬
物斬首三級別部兵亦斬首百餘以捷聞上賜勅
獎勵班師之日值當升殿特御奉天門見之壬戌詔
出京營癸亥命提督十二營兼總三千營甲
子孝肅太皇太后崩命督治山陵及引進梓宮合以
勞賜銀幣許復佩印出鎮宣府大同遏寇亦有
斬獲還入府朝聞上遣中官以牛酒犒軍賞賚甚厚
尋加太保今天子即位命侍經筵充正使行皇后納
徵禮其所奉命若代祀郊廟社稷山川諸神其所受
賜若蟒衣玉帶繡春刀皆出常格而金幣寶鏹食飲
之頒弗計也戊辰以疾告公具疏乞致乃許焉蓋再
閱歲乃卒距其生正統戊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
四公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人莫測其蘊性素
孝謹武毅享爵久公已逾五十出侍賓客猶執子弟
禮凡韜略紀律戰陣之事多所閑習嗣爵僅三載即
登人師屢授節鉞歷中外諳練日深更化之初方

隆用倚而公竟弗起矣銘曰惟國有爵維公暨侯伯
乃其賓實紹品流公父嗣伯為侯為公公嗣厥封尤
惟多風虬髯長軀公有奇骨內掌營伍外總節鉞河
曲之墟莽為敵區公擣其虛靡堅弗摧凱還于朝意
氣增重端居廟堂武假弗用勳名始終亦孔之艱皇
有命之其錫則又高門巍巍下有駟馬綏蟬聯詩
以來者

懷麓堂詩後稿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題克道少卿所藏恩男朝姊孔姑二圖
猫相乳行
示用兒效玉川子作
慈母圖
孝子圖

長短句

鐵拄杖行
靈壽杖歌
華山圖歌為喬大常宇作
寄題惠山第二泉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尼山春曉圖
習隱二十首
送青谿先生之南京吏部四首
送李學士世賢祭告闕里
答大常止酒用陶韻二首
兒子兆先送妹之闕里以詩戒之
黃管為洗編修壽題
題淵明歸來圖
牛蓑圖
牧牛圖
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
與黃生縮
四職圖
斷機圖
舉案圖
剪髮圖
先府君泉葉新刻予稿感而有述示兆蕃
懷竹
台州三憶詩

卷之三

七言詩句

恭題御賜藥方後
赤壁圖為衍聖公題
成國公家槐樹歌
題阿成草蟲圖

韓大冲西成歸樂圖
風雲際會圖
王孟端墨竹長卷
題徐主事所藏畫鶴
石城雪霽圖
與張都憲話別長句
畫馬二首
題劉廷式山水圖
憶昔行贈黎叅議
王孟端六長卷
題胡馬圖贈楊都憲
畫鷹
王侍郎壽八十
鍾欽禮榮山圖
長安舊第行
仲僉事賑濟事
林良聚禽圖
趙子昂射鹿圖
劉學士家藏詩畫
張主事潛奉使闕里

題衍聖公所藏畫竹
夏太常墨竹卷
明山艸亭
題米元暉雲山圖
茅山艸亭
贈王提學雲鳳
錢唐江潮圖
題楊妃出遊圖
題胡山春曉圖
鷺鷥圖
鸂鶒圖
檜柳竹爲何郎中孟春作
紫林書屋
七駿圖
漁舟圖
聚禽圖
子昂畫馬
題夏珪山水圖
太原宋生灝
寄壽封君楊留耕先生

題雙鳳圖
東坡煎茶圖
墨梅
題杜古狂畫
題蟠桃圖
山水圖
子莊圖

卷之四

五言排律

種竹
小園即事
假山成戲作二首
次韻送衍聖公
崑山毛翁百歲詩
竹坡
次韻答方石先生
山行十首
太皇太后輓歌辭
發引鼓吹詞
孝宗皇帝輓歌詞

發引鼓吹詞
雪後
西莊獨詠四首
題屠司寇元勳小像
題米南宮卷贈遂菴
和錢郎中見慰哭女韻二首
病起理髮次韻二首
聞雨
種竹二首
中秋獨坐有懷遂菴
九日遇雪與遂菴

五言排律

杜巖書院
進大明會典有述
倭翠

卷之五

七言排律

榜老詩
送馬少卿得告歸其六
送蔣編修歸省

內閣賞芍藥四首
題璽墩行樂卷二首
內閣賞蓮花二首
又二首
次用木齋韻二首
郊壇分獻得星辰
候駕畢宿神樂觀
重經西涯
文華紀事
送楊維立之南京

重經西涯
屠元勳奉使府
劉給事二親壽詩
郊壇分獻得北鎮
春丁代祀孔子廟庭
送董禮部還南京
寄陳直夫
和劉亞卿時雍二首
次韻答沈都憲二首
寄方石先生

賀[illegible]齋[illegible]二首
候道青谿
讀虞部卷詩
讀劉靜修詩
戴司成送子入學
寄方石二首用韻
小居一首東南屏
用韻答邃菴
用韻答邵國賢
用韻答吳克溫二首

九日盆菊盛開有作
月下賞菊限韻柬邃菴大常
用韻與王公濟
用韻與喬希大
再用韻示兆先
十月賞菊限韻
寄姜用貞
戴司成省墓饒州
青谿先生新領留參奉寄一首
寄顧天錫二首用[illegible]所寄韻

次韻答方石二首
重經西涯
郊壇分獻得星辰一
祀畢喜晴次韻
再後經西涯
料絲燈次韻
白巖圖為喬郎中題
重經西涯
寄白方伯同年
題林吏部像
月林為倫處士作
中秋獨坐
十六夜不見月
送成國公留都二首
竹逸
重經西涯
九日雨中作
得兆先消息疊前韻
再得兆先書用前韻
與殷通府話別二首

元日試筆
郊壇分獻再得星辰
分獻次青谿大宰韻
答體齋宗伯用前韻
慶成宴次韻與青谿
答方石病中見懷
蕭海釣寄蠟黃一
次方石歸來圖韻
春興八首
再次歸來圖韻

卷之六

七言律詩

應制啓沃詩八首
寄題友貞菴壽藏
病起述懷
壽大宰尹公八十
哭青谿倪大宰先生
房山道中紀事八首
哭傅曰會郎中
寄東山

王古直輓詩二首
再哭青谿
哭體齋傅宗伯
再哭體齋
送吳學士之南京
送羅幼業之南京
卜樹村新莊約方石先生不至次韻
壽祭酒羅先生二首
於愈僉公輓詩
次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韻二首

悼東山劉司馬哭子次謝祭酒韻二首
張尚絅侍郎輓詩
視牲紀事一首
次陳德卿顧士廉喬希大韻二首
南屏遷翰林典籍白洲有詩次韻二首
復畏齋志感十首
曾司空七十
楊給事
父母壽詩
和舫齋二首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衍聖公歸
贈闕里孔子禮
進節婦旌表次韻二首
又二首
次李白洲六十自壽韻
送焦守靜使秦府
懸車術弟卷二首
雙日樓為錢郎中作

榮壽樓為仲僉事作
病中言懷八首
郊壇分獻得夜明
成宴次韻二首
次李白洲韻二首
奉送梓宮哭而有述
過小西門懷舊塋
杜劉司馬見過先塋
奉迎神主觀御容而有述
和方石留別韻二首

代修撰顧詔安南
正德丙寅正月雪
徐侍讀頒詔朝鮮
初開經筵紀事
親耕籍田紀事
沈編修再封安南
題許給事駐節奉親圖
贈闕里孔子以胄
聞劉東山致仕
陳州守之南京二首
次水齋登舟韻二首
石母君徐婦輓詩
魯編修頒詔安南
石學士之任京
題義發貞則二卷
儲都憲梧岡淨拭軒
孝宗皇帝壇祭有感
王太蒼恩養堂
守靜曾孫
元日有牲復命紀事

郊壇分獻再宿夜明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恭上孝宗皇帝實錄紀事
西苑賞梅紀事
秋日出郊次崔堺韻
哭內弟劉釗二首
題喬希大卷
松露致政用前韻

松露壽七十再用韻
聞孔女至
與衍聖公夜話
劉大宰入閣省墓
豐城德學院南京
餞劉大宰歸侍二首
泉山書院
書趙府日式輓詩卷
李靜加少卿
補壽門夫人次韻

月雪出城
次民菴韻二首
出郊
發草二首
喜雨二首疊前韻
哭方石先生二首
聞劉東山遇赦次所寄六盤山韻
東山赦歸再次前韻
雪夜觀水精棊
亡女生日
食柑邃菴宅有感
除夕
得紅梅漫賦一首
喬希大將赴南京借韻
次諧公西莊聯句韻
再次一首
得東山家書到二首
益高亭為何生作
五月七日
西涯遇雨

中秋獨坐
次日疊前韻柬邃菴
九日崔卿小會
生日有感

卷之九

七言律詩

孫用後饋雪酒
洪編修冊封安南
偶夢得句足成一首
疊前韻
匏菴齋居次韻
紅梅次舊韻二首
夜雨疊前韻簡邃菴
次邃菴花朝之約韻
邃菴携酒再疊前韻
疊前韻二首
有菊為醫士盛燦作
走筆次試闈韻
五月七日
聞河南捷

聞似拔用前韻
楊少卿歸省成都
易檢討歸省長沙
吳禮部克溫來自南京
成國省墓北降山
七言排律
春寒二十韻
壽鶴溪潘先生八十
聖駕觀學有述
生日次遂菴長律韻
遂菴用皮登前韻奉壽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雜畫三首
芙蓉花
西閣秋雨詩
後西閣秋雨詩
七言絕句
虢國夫人早朝圖
茉

毛
菊花
蓮花
芙蓉
梔子
木樨
牡丹
題褚臨蘭亭後二絕
柯敬仲墨竹二絕
子昂畫馬
觀泉圖為衍聖公作
春園雜詩十四首
木筆
蜀葵
玉簪
黃葵
春艸圖三絕
鬥牛圖
王濟騎馬圖
黃子久山水

劉松年山水二首
刻絲牡丹二絕
寒山拾得圖二絕
書歐陽公手帖後二絕
王孟端山水圖二絕
蒙翁葡萄次韻二首
法酒致二泉都憲
又一首
捕魚便面
饋堂蓮卷
成國惠陶鼎詩見寄次韻二首
題沈啓南畫二絕
題蓮社二首
景陵御筆花鳥圖二絕
題崔錫畫卷
戲嬰圖
東湖圖
高山圖
遊春圖
海日圖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一

古樂府

新安道少卿所藏杜思男朝鉼乳姑二圖請題其上為賦古樂府二首

上朝奠稷伯上堂訓文伯不聞民勞逸先問土肥瘠有可織鉼可績爾食爾穈我服我力保我家祀成爾德鉼鉼鉼鉼得鉼憐一朝責子令子賢文伯賢稷伯起敬姜之名名不死新安杜家此鉼復此子杜郎作圖如作史

右朝鉼篇

姑之兒兒無恙尚可飴婦乳姑姑無齒亦可哺兒本姑所生 婦道吸吁水有報本獮林有返哺為人可以不如禽乎新姑老無齒朝夕養復魚千年乳姑意理 中則孫甥有兒姑有婦背見雀山白今問新京口

右乳姑曲

猫相乳行

監察御史四明陸君美之仲兄文亨素友義與君美少相依文亨殁同堂而食撫其諸子恩義篤至而外無間言嘗各畜一猫猫各產三子皆

嘗乎堂中乳之母一猫出一猫必為代乳君一無間然者人以為交愛所感君美阮貴賊其兒之義尚記其事予予予非韓昌黎氏無能為說因為槩府作相乳行俾其鄉之人歌之以傳予無窮

猫相乳提抱許但知母子恩不復我與汝猫相乳世有但食乳哺甘不知誰是母陸家兒弟本同胞提抱手雅相為勞和氣感動成薰蒸嗚呼嗟予人生胡不如此猫

示用兒效玉川子作

夜半若不寐作詩示用兒用兒爾何來來自東南陲自言廣西人州縣已忘遺但知姓李氏世業本承醫家有一頭牛有田可耘耔當年貴州綠作亂勞王師夜間猥兵到勞君虎與貔我爺被殺死血肉交淋漓我娘亦被賊存亡未可期官師簡少俊闔割隨僧學用兒年十二廣額身兀痴兒來今日翁亦兒娘肖肌紅腮長白髮髆遠來京畿兵曹矣名籍給配在有司臣恐本無功恩與公侯齊用兒亦何物御筆親批形近顛首翻若非歸提携為女為女食從用為女衣役不忍汝勞過不忍汝餓苦遣用兒付行命用兒隨

所以語予好恤勿凌虐為丁寧戒僮僕疾病相扶持總想先皇德欲報何能追賜生尚必畜兒此非豚雞今上兩僮賜本出恩恩奚爭慕年十二真也二歲元予視汝為兒汝可弟視之班於若鴻雁戲弄吹塤箎梁小不足責汝長教所宜用兒前承前訓女好言詞清晨早必起日暮眠當遲操香掃廳堂設衣讀闈帷客來於茶藥客去收書棋有口莫吃酒酒醉死路岐有手莫做賊做賊送頭皮人生無貴賤但問所從誰大為官人奴勝作撩與黎用兒倆識驗告汝汝不知重頭睡覺對吾自吟吾詩

思姊圖 孟氏

群上堂嘻必揚大戒雖嚴不如姊訓長准體有經家有嗣惟姊所愛情可忘生不遂文義有方君不見阿依之教何其剛

孝子圖

大兒視母如視父兒罪當笞母當恕小兒視母如視兒往役兵轉難爲情卧病求得雙鯉兒身雖勞母心為亦知思孝同一理惟人有心天有耳君不見大兒官貴為三公小兒亂削傳江東江東傳兒為劇戲崗

□□皆指垂淚

長短句

鐵拄杖行

國初廬陵諸老好奇者持鐵拄杖探詩林谷觴原王子讓先生蓋其倫也我俞遙府君時以流萬從往其間子孫諸孫尚有拔萃副使世賞能道其事因託物寄興以著道家之義云

江西水中一枝鐵磨光成精錯成節江頭詞客探詩選社編談雲與山月吾宗遺老詩家流杖從来自潮南州道逢此物兩耶擊鐵金戛玉聲相酬鐵精化龍入江去回首溪山但烟霧文章逸史見諸孫指點當年採詩處杖名此山此物雖去矣名猶存青色豈獨上家門願君節比杖兮几比鐵善保六尺千金身

靈壽杖歌

吾聞武當之山附萬二千丈半在天但半在上不知三十六宮何處稱絕奇產出靈株非一狀蛟蟠龍管露頭角態經樹巔虎山鄉根盤節錯相糾纏含風飽雪經炎寒九年洪水之不浸不殺十日之日暴烈何其乾梯懸磴接趾步不可上誰采青壁紅嵌見之義者不容口錫以嘉名曰靈壽厥之不入行者有聲奈可同堅任同久吾家此物傳所有神與相扶鬼為守自從病足跛曳不得前已覺山林落吾手一病經旬不出門此杖乎中嗟猶有下牀欲側立不定此時託予以為命不顧四體無微疴但願謝病歸山阿左扶右策來以二童子下可扶閑從上可度坡陁願裁為杖故為杖窮谷陰谷生森羅靈兮壽兮此物倘可致宜道門游赤子頭雙蟠

泰山圖歌爲俞大常寺作

嗟哉此山高不知其幾千丈兮但見巍然屹立乎天中中有三峯峰拔而直上部位離立西南東諸峯羅列在其下有似老長隨兒童縱令立表以識不得算雖有記里之鼓難為功我聞上古之世開鴻濛沙木盤迴相結融融者為泥淤結者為石為山峯石堅山積理亦爾試看蝸拔斷削別有造化之神工山名五嶽此其一特出似與衡與嵩天門重重隔烟霧鐵鎖緣崖引長路振衣欲進苦不前十步行時九回顧山腰流泉如瀑布仙掌撑空若承露虎踞龍蟠各有形鸞鶱鶴舞紛無數置身中峯頂極目乾坤莽迴互秦關蜀徼晚委瓊是論遠指扶桑旋高樹噫吁戲自有天地兮即有此山萬物代謝兮山獨然古人今人封者相接踵誰復騁步窮其巔我生好古獵席傍險絕

獨慕昌黎歸昔年南遊復東眺一嶽咫尺不一攀有
客西來詫我以大觀狀聲上徹奈雲端畫圖指點向
空廓已覺天上非人間喬生喬生如此好奇者世不
可以多得安得與子遍歷千巖峴

寄題惠山第二泉

江神夜泣山林嘯帝遣神工鑿山竅飛流出地聲灑
空泉水下與中冷通江南老弱不知姓手著茶經親
品定金山之外更無泉半天匡廬瀑布空高懸地官
侍郎[illegible]賢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illegible]似

公言水不同清此山自得清氣精[illegible]寺山復
泉發山隋元是江南好奇者山高水絕詩亦奇吁公
賢不無停時我山借題泉不酌夢枕峽嶸數聲[illegible]
歌泉和雨知音吁嗟乎誰哉更識泉翁心[illegible]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一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二

五言古詩

尼山春曉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微辨峰勢掩沓見城繞
缺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
上公手裝背興與緻谷杳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渺
回首仰宗師誰云衆山小

習隱二十首

卜築城西隅寒暑十五更西軒開新圖遠若居荊衡
疏林見秋色爽籟聞空庭園蕪綠復遍蘿印旋已平

習隱漸成癖誰當戀迷緩靜言念疇昔鬢髮白幾莖
柔志勇不高隱昨且功名退公得安蛇聊以娛我情

又

野色淆蕭條城居類林壑閉戶掃荒徑秋葉紛欲落
園亭雜花曉紅碧相間錯采芳急未遲及此霜露薄
陶翁人世遠古調方寂寞撫景非少年悠然念今昨

又

岸幘斜陽下疏林開遠山新涼還不俠爽氣清容顏
林端見初月素彩生雲間笑賞步花影欲動悲間珊
向來竹林遊轉到已復還寧知一畝內通迥京華闤

往事勿重道茲盟良亦艱浮生且爲樂及此一日閑

又

咿啞復咿啞隔墻聞水車車翻水汩汩如在東陵家
守呼理荒樹傍籬移新花一澆潤枯槁再溉無塵沙
日晡忘倦用作劇良非差房山有舊詠游子依西涯
安得翩翔翮飄然追年華

長夜苦孤悶孤蟲亦不鳴開軒向空碧皎月來前楹
炎宵飛已盡凉氣飄衿纓萬慮逐霧釋塵懷隨日生
可與論名理心口兩無聲有道日見落浮雲并我情
何當脫塵鞅及此筋力輕著書非歲月攻爲後世名

又

群芳應候歌衆鳥知時歸物理固如此消息乘化機
林下無一人支遁釋子談多言亦安用志士央振衣
振衣果何時我髮半未絲無爲大自恕今是昨已非
山林在城市豈必嚴陵磯習隱須及今不習終成違

又

白日到南陸陰盡陽始生在人重茲候閉關旅不行
發令理蛩窺管占將星此事久寥落但知物枯榮
端居默無語俯仰獨含情
曉起徧庭戶夜木閉空翠昧林綴米葉下掛開群英

行人遠適日折塞阻閑行如登梁固臺對客停飛觴
如經山陰道勝發隨揚鈴居然城市間此景何從生
退公日已夜酒罷還復醒呼童煮雪水坐歌詩腸清
慎勿掃我雪留以待青燈燈前少年客老大難爲情

又

白雪有枝再有雪蕭條三白邀苍同此步天路歧
庭間鳥雀知寒類無一鋪使鳥雀隱見毛羽振始知
寒氣閑烙火習靜仍深思遐異與鴻鵠當能免寒饑
吾猶肉食人飽煖終安歸今晨尚不隱風夜將何爲

又

種松盆盎內庶爲寒所侵移之南簷下幸得辭幽陰
寒冬日色淺弱植恐難任所移入我室我室陰復深
風沙信難測霜雪徒蕭森不逐歲時改貞哉君子心
階前有荊棘荊棘忽成林曉歌結交行擇友方自今

又

閉門物訝分各不意已榮尚會失所性久耳皆春聲
鄰有各何人似與紛華爭吾心豈外慕聊以益吾心
淹波欲蕩滌野馬將遊行端居不出戶逐我觀物情

又

人皆賀新歲我獨惜芳景花落與開此意欲自領

天機在鳶魚下上方耿耿
紫桃出墻東穠李忽在眼桃李亦何言下有人跡滿
借問跡為誰主人雙板短門無車馬至客去春不管
日渭前花神花類為一笑賞主各忘言歸期一何緩

又

方岡景色動吾意回枯荄旭日半浮空和風自東來
幽禽學新弄天籟名相諧點也當此時游歌沂水涯
明道當此時花柳前川回堯夫當此時吟時還打乖
而我獨何人不樂奚為哉古來衆天意每與憂世偕
優悠無已盡及我與未衰

南湖今歸綠雨游吾水多年光日往前歸與其如何
吾歸吾未歸微官一行窩舊室幾易主遠道生重波
不諳卜居願且和滄浪歌

夏日背屋用良久出林杪紅稠綠復稀頓覺炎蒸少
長空無停雲遥岫有歸鳥公餘脫冠坐暫謝紅塵擾
跡類居深山心同被猜沼多謝豫藏郎夫年遂待曉

又

流連逝跡雨簌簌鳴高樹隨風散長空往復不知處
油衣覺微凉欲花送清暉閑餘借花意消憶發山趣
農事方苦晝傾心且如注

谷雨忽新霽辟軒開碧山疏雲遮素月夜色明松門
流螢迴隱見宛在深林間歸石坐彈絲天風下[illegible]
瓏枝正在竪竹立難為攀
前廬日何長退食良亦久斜陽下庭樹槐色稍侵牖
棲鴉尚飛翻鳴蟲更啼潤市遠不聞人檐高但翹首
誰云官事劇餘暇日杯酒試探賈山裝裝中猶在否
寒多怨無不入夏翻苦熱耕夫困田畝行子愁道路

又

涉行窮遐真徑甲如炙鐵如飛無藏林如走不得穴
物類且復然人生安用說吾徒幸安居公事有作輟

排竹引疏凉淨坐對修溪行或林臥若與塵務絕
吟長宗月生坐久清陰徹願叫閶闔風西來拂炎熱
願為萬間屋意與杜陵別四時有定序寒暑非盡設
老我功未成優游更時節

送古雍先生之南京吏部兩首

昔我青雲交登劍半公軸倪君廊廟姿獨立争快覩
鈿鏞在東序法製形貌古扣之聲鏗然鯨海入吞吐
閑石出蒼翠信美安足數網羅有可良援手思得五
如君能幾人吾儕倪參伍南曹固云重報亦勿其所
願將五色綫留為山龍補

故都在麗地舊里詩書門文儒有家學歷世乃彌敦
登堂學士貴蹤于尚書尊翁纘父子繼姓字兒童諭
文章兩京賦雨露三朝恩君今歷兩省祿養懷晨昏
祖哉顯揚志在道誰斯存
與君討經史歷代窮興衰與君論世故指物分妍媸
君予同絕識開戶無官辭啓我茅塞胸植我遂化資
中歲各有事匪徒供談為君言何實用一一如蓍龜
嗟予溫容勿獻替負隨時從懷抒忠志飽食竟何裨
茲辰別長久失我之石規修途自發軔逸駕騁能追

又

我昔遊南都山川發清淑中有遐蔡顧此亂微祿
茲謀爾不遂歲月四轉轂癡心老猶存感奚安可卜
君行果登仙脫屣塵外躅俯仰雙龍間吾身尚羈束
登高一相送為駐千里目

弘治乙未六月孔廟災送李學士世賢奉詔祭
告孫東行兼公兄弟

素王留道德闕里昭儀刑門墻揭日月象設開丹青
秩祀宗百代棟題閱千齡明明聚修葺彩飾輝晶熒
鬱攸我何來欻忽乘高冥蒼萬失故宇遊遨遠機庭
克樞中與像篆刻先朝銘遺文就剝落餘燼隨飄零
木傳手植存摧折虬龍形茲事昔未有流傳駭視聽
我皇奮東顧宵衣坐明廷儒臣輟講讀大命傳丁寧
長路炎何朔京期適秋丁設位想顏色升階儼神靈
奈我有所物為此明德馨兩公哭三日攬衣追聖經
于以慰其靈猶恐若有命勞君同公將事肅其屏
今我同祭組宜存古鄉此物于不我聽依尚模型
聖道一遊川晝夜無時停況聞庀工作卜日古竟貫
用商君為山去奚如脫冊君當遂嚴命公當謝用肩
從此振文運休風播垂濱

谷揚大當止酒用陶韻

止酒用作止但恐不能止判俗與婦爬覺落懷取矣
或言以修短多事柴桑子止止一起之可但選可寬
止終有起時不止何由起痛絕非人情三分亦近理
君誠得止法能以人觀己往辱貽我子此意良厚矣
君量本十分顧以三為淡今我當罷杯非獨亦非止

又

言小可喻大意得實卽止誰云止酒功不在詩篇裏
十年分三戒此我同邵子大醉復何樂微醺差可喜
嘗如井不波中宵驟湧起又如髮不梳累日役一理
油髮紛沓來個中在己節節誰使之弛張斯義矣

君戒雖有浙皇恩止無淡如閒乾飲節吝安逐郊祀

兒了兆先远妹之關里以詩戒之

我亦不離膝十載懷三河剏茲東粤行道路十倍過
折吝有南粤瀟湘揚清波嘉占得歸妹吉聘方為羅
了常遥門戒語長意偏多念汝為彼兒叙戚同婆娑
廸旋日漸定柔此炭昏何汝妹已解事從兒志猶利
目升骨肉視欲去逆踞距孔門欲觀海所得作一蠡
妹今要同入佛正心相摩平生我夫到遺恨西江羅
紳詩孔林何殊聖訓言汝須記堅白在涅緇故道
路間俯從勞為詩處身似逸名鄙懶如撰戈衛爽遲

來叫居險防波隘汝婆正倚門何以慰汝婆男兒事
弧人有汝休嫌花聊將婉戀恩故作慷慨歌

書堂為沈綱修詩題

南國有奇花古枝北堂下亭亭霜雪姿攬之不盈把
芳心抱孤直高致謝穠香永懷君子交年來去如嵩
地壹得人勝思懿蒙大假寸艸識春暉婉娩雅遠合
終君山水臨妙意丹青寫曉色駐論圖畫名託周雅
詩成肯遐疏將以媲壽考持此作家箴餘馨抱杯舉

題淵明歸來圖

種菊南山下種柔長江濱逍遥脫物覩敝履皆天真
服折豈為粗所重在辱身居然典午世見此羲皇民
高風迥絕代圖書流千春茂先脉殘夬令伯傳逍遥

生菜圖

凉露微西原群非其秋色青松帶微黄紫芥間深碧
離瓜復架豆抽穗放白黑柔藤受牽挽美實爭采摘
餘芳不知名形狀皆可識蜻蜓與蛺蝶婉孌相愛惜
大哉造化功誰為分動植丹青亦何事舉寫出雕刻
先生嗜淡薄而復玩文墨官同詠苜蓿地異棲枳棘
聖使為寫圖物取聊比德君看桃李門盡藉栽培力
片心倘欲臥葉色寧辭貴賤此罷揮毫偶吟坐終夕

牧牛圖

偶觀牧牛圖因談牧牛事冥瞻每隨時燥濕復擇地
前覺池水清飢饑春艸細耕餘暫教閑負重聊免累
服揮遲應聲指示如解意馴知道路熟狎與童兒戲
抱病亟相憐■雖有制人有愛物仁亦有用物智
非無貴賤殊心力兩相濟君看牧民法於此得深譬
觀彼不牛如今人餐長哨安得天壤間各使民物遂

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錦韻示諸生

衰年重調攝食飲藉牙齒齒踈牙亦落此事但何已
物象榮乃枯氣機行必止終應誠吝柔予免為屐趾

存者困遲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任煩已
及其既落後如拋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
飄然如有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真異矣
昌黎落六七我亦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
我身信已衰我齒徙何時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爾
浮屠每自累頓脫驚相覩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
有戲念至歸薦事難其美吾當慎其餘告汝一二子

與黃生館

黃生東南來贈我一束書書中多古意貿在黃虞初
自負信卓犖逢人恥自且得此三嘆息斯言良起予

平生江海篇我覺看山蘇兩翁既逝者而翁亦歸歟
巖巖方石師將與泰嶽如愛之莫汝觀鄙吝何當除

四職圖

靜觀天機間動物各有職或飛可司晨或走可守夕
耕或可代力摘或可備賊有知本人性况乃豢食
各有實或喪息事空受自我田但荒蕪我屋無全壁
逆則嚴雁翎外戶翻吠客茲當閒晡時未能防盜役
憂勞在夙夜展轉成嘆息畫師極象象尚義非諷刺
寓言富貴家此意須諦識

闌楯圖

兒出歸亦樂兒學成獨難持刀向機杼割愛傷肺肝
三遷尚可積一斷寧復完巾來尺寸功觀此經緯端
千年命世才毋教永不刊

舉案圖

歡娛無抑思瞻眩不煩禮平生擇對心持以奉君子
辛苦兒傷春啼貧賤安足恥關雎本微物託與王化始
壯哉五噫歌高風播人耳

剪髮圖

家貧不貰酒豫髮向金龜客來毋已歛酒至兒不知
愛有切搓益匪徒燕婉為情知不可再城殿在一時

清風起貪吝好事傳芳辭

先府君梁樊新刻手稿感而有述示兆蕃

小生讀父書何嘗粗可了歲編半零落一一費探討
嗟哉手澤存字法有遺稿憶昔當臨時楷墨徹昏曉
好古窮鴻荒蒐覽極幽渺學成不用世祇以慰枯槁
殷勤披閱勞猶及趨庭早摩挲日幾過倏忽年將老
有妙善鐫刻鐵筆隨指爪經時歷冬夏計日道酉卯
編成眾所嘆與絕經思少婺裁比周人爲笑懸角到
丙郊猶齋時卜日啟拜掃視告致文詞精神猶焚燎
悲風同悄悄枯次涕裴帥公家有媒曉摩務多紛擾

忘餐久臭酬予所得為孝地下誰有知吾兒慧而夭
顏揭萬事除裝藏留細縹流傳徧朝野散布盈湖嶠
古有訛風夜當自保以茲結搆決於室須念考
鄉無羸令遺世德以為寶

懷竹

一日不種竹得竹如得玉十日不見竹一日腸九曲
柴門午安報舊業舒更綠忽聽歡笑聲新筍抽五六
兒童亦解事知我性無欲平生愛孤潔不顧食無肉
惡將出老身歸此未盡俗斧斤欲傾倒愁病相約束
明夜偶憂之清風灑心目呼僮汲泉水日夕勤灌沃

吾冠曉當掛吾髮朝已沐為伺一扶節披襟散炎燠

合州憶詩

一憶方石老同時遊曲江兩憶邃菴翁同乃沂清湘
道義凡相契由懷安可忘三憶定軒公老薦與同芳
之子得佳篇詩書授冠裳一朝復東去謝病歸柴桑
題詩追　則貸衰病諸賢因之發深慨為賦遣而昔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二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三

七言古詩

恭題御書藥方後

文華殿頭風日晴御書和豐雲煙生聖皇灑翰動盈
案字字盡作蛟龍形瑤箋向日光如拭中有古方三
四袋卷冊真從大典傳貽謀遠自文皇出禁廬侍直
多名醫班聯拜賜當彤墀囊中妙得君臣秘紙尾家
親姓字題臣恐捧下至金闕如揭中天行日月小試
人間藉氣消深藏夜半紅光發古來用藥如用人牛
溲馬渤皆通神古來醫人似醫國病未察形先察脈

我早一念通炎皇要開壽域歸平康願推萬念及萬
物盡遣四海同虞唐

赤壁圖為行聖孔公題

磯頭赤壁當天倚下有山根插江底江風不動江水
深曾為偏月開蘇子憶昔揮毫對酒時俯視塵寰雙
眼穠撼冊一笑為鬢容夜叩坡靈泣神鬼江山兩到
已不識興代與亡知史幾具癡靚充了莫聞萬古乾
坤如此不大遺巫人作勝觀賦成却解驚人耳絕代
文章不數公諸家圖畫空相似誰將意象入毫端生
覺天風來尺咫不信人間有此道高堂素壁波濤起

東莊先生好古客謂我作詩如作史三十年前舊畫
題山高水落依稀是老去方懷爲同憂少時誤作談
兵喜卜居未遂頭已白不向東州定南紀爲公後作
莽壁歌莫笑風流非賦比

成國公家槐樹歌

東平王家足喬木中有老槐寒更綠枝地能穿千丈
雲窗空卻蔭三重屋憶昔二王初種時高門駟馬相
追隨五朝恩露特濃重四世威聲艸木知世間植物
因人瑞培植根深乃天意向月長留宿鳳巢拂霜故
作蟠虯勢舞油飛花遶北堂屯陰列戟森成行蟄龍

雨避看秋霽紗幡風低坐聽京古來匠石匪廊廟堂
中絲竹應同調爲氏空傳大樹名王公豈待三槐兆
本天老朽舊通家樹猶如此我堪嗟願公人好樹亦
好長共河山固歲寒

題陶成艸蟲圖效李長吉

枝頭野花團小結碧影開日金玲瓏蜂鬚捲花香入
容舞蝶欲去迴芳風平原織遍青蒙茸涎蝸篆地鳥
跡同獨蝨怒螂如螳斧輕蟲臨鬥驚鳴蛩秋蟬强薄
江鎖重蟻聲悉入庸無中丹青手奪造化工活潑潑
地惺鬆鬆世間藻繪雖爲功江南但識孫艸虫五月
五日多絨襪都人競鬬芳菲叢慎勿持向東城東

騎犬沖西成歸樂圖爲陳侍郎德卿題

老妻驅驢驢過坂阿嬰騎牛牛力緩丁男負荷前後
隨長林蒼蒼日將晚山童慣識來時路山下耕田山
上住耕時受濕收愛晴剛道今年好風雨秋場滿穀
秋成宿家歸山肥村酒香窮年勤苦一朝樂愁散雨
看細局縛宦羈未了仍在遠眼前且復爲歡娛古來
農事今亦如何人畫此西成圖君不見長安脫巾軍
嗚呼荊湖米全方市沽此畫此時曾有無

風雲際會圖爲木齋閣老題

曾指山頭多白雲大風吹作絹縑春須更變化滿川
谷更出人間離亦紛攸忽往澤雖定後逐前驅若
相命有甚皆成五綵文何心解與千峯競東巖浙隱
西巖出綠樹青林互蒙密浦極光浮水面烟天低影
濕半簷日風耶雲耶雨不疑通空絕島無窮興亦知
莊蒴扶搖地不似陶山持贈時雲飛上天風爲翼俯
視并州九州碧去馬來牛不復論龍從虎嘯方相得
昔家畫此與渡濃此興不與山林同願公大早作霖
雨長似今年作歲豐

王孟端墨竹長卷爲孫大常志同題

大帝下乘清如玉噴向閒庭吟翠竹試將水墨爲傳
神貌得此君真面目珠枝衆葉紛瀟灑由散風掃聲
狂簸枕闌環珮下橫雷忽訝旌旗出深谷丸龍山人
去已遠彭城一派誰當續笑看江南段管花始紅綻
嘗皆庸俗將家之從今無主客落湘湖縋一點我王
愛竹復愛詩擬盡賓當賦淇澳夢魂彷彿無處所不
是長沙定安陸詩成揮手謝青卿莫道蒸獸非郢曲

題徐主事廷用所藏畫鶴時徐歸省長沙

江沙翠竹搖森爽老鶴當谿豎清響萬里乘天閶闔
風長夜一聲神獨往濯盡紅塵舊羽衣方知碧落無

煩羽化當年落吏身輕舞向月明應拔擢頭彩鳳
集同調世上凡禽空夢想拔地凌霄一日成由背闊
是十年養玉珮莛隨予晉笙錦袍合稱江恭卷何人
初卷得此本直爲山林助高賞詩成剛閃鶴南飛時
報青田紫芝長

石城雪霽圖爲李侍郎世賢賦

姑蘇城北虎山側石城崚嶒雪千尺恐高歷險夫夜
遥獨有前村老樵客踏林落葉開扃響逆徑荒苔斷
行跡天侍危瞻氣處適知衣長帽何人亂東華一去
三十載身上塵緇無寸白夢想由龍伐水脊捷當不

傲石山色石田沈翁好事看點染吳綠成粉墨老氣
横逸筆底生神變豈恨天涯陽會稽大守多歸興瀟
水幽人抱詩癖有約重京學士茶爲君細補松間石

與張御憲公賓話別長句

爲堂豸史巡江淮禮丹百萬東南來吳粳如山積蒸
市丸陌白日紅塵開手題勿記報天子當軒一顧雷
歸廻天教今歲是豐稔人道此公經濟才文星煥筆
發衷緒垂遺官軍飽供億年深役重苦不支百孔千
瘡誰爲塞在補錯節須利器公縱欲辭寧可得蒼顏
鶴兒老風霜手妙忽停霜霧雁群猜衆聞了不知但

惜吳資與民力城狐潛跡社鼠走賑兒疲病方一息
公來意氣凌雲霄公去遷闈山嶽搖長炯盡空日照
地冠蓋滿路隨予旄與公臨別話時昔三十七年魂
念勞公今勲業不自負我獨竊祿慚清朝願期曉節
與金石莫使青銅空二毛

畫馬二首

健馬奔泉如渴虹活馬洛水如游龍竦身作勢跳原
地側首噴沫生長風倦思滾塵蹶磨樹似是馬身道
馬語良將意態闊丹青天機正在忘言處
前馬行騰後馬逐沙堤東來西江曲相遺意氣兩不

千騎晶長堤春艸綠奚官一騎高如山金環玉勒聲
珊珊會呼群驖出雲霧同立春艸十二栅

題劉式河藏山水圖時廷式募兵寧夏遷役任
邊氏
賀蘭西來山作屏黃河東逝水爲城枯蓍入空爲首
選獨旺披袍魚龍驚平疇沃野不知數陶亦可種田
河渭、開闢輕裘將士中有十萬屯邊兵中原昔不
西余文指點由河識形勢風日千年古戰場遺蹟一
代今日制造道圖心夜聽笳高原月日春俗觱時聞
孤承指出沒別選貔貅爲扞衛孤抱身自作長城水

色山光爲增氣鐵衣驄馬重造地迷失桑弧少年志
他日歸例檢畫圖爲子細說防邊事

憶昔行贈黎務議本端
昔年我在文僖門門前多士如雲屯文僖先生予硯
我我硯諸郎猶弟昆登華涉峻曾同致九原雨拜光
生恩郎若年少各已壯置身共在青霄上道服星霜
四十年同大郎出宰還歸省一郎忽作雁孤飛別我欲
去情依依滇南道路風塵遠楚岡經過皆舊孫存在
與轍方同調一家交子皆余親陶西清白不世德標
楊姓冰蘖執謝僞生升題詩贈君勞激烈九月京城滿
城南白玉堂中白雪歌直金臺上黃花節衡山客高
瀟水劍此時此景直奇絕起都歷塊從今始萬里長
途共努力功名穹壤間丈夫自古輕離別

王盛齋竹長卷
九龍山翁與豪放手執蜿蜒青竹杖酒酣怒擲江中
流化作一龍長數丈一龍躍起一龍隨倏忽群龍駭
奔浪穿沙觸石速雲霧頭角森森各相向其間小者
何拜能鱗甲蟲蟲風神同人道此翁善劇戲造化乃
在指掌中君不見九龍山翁云何許九龍山上多風
雨雲養谷空枝影亂夜半無人作龍語

題劉馬圖贈楊都憲應寧
國初以來占成馬分曹置官牧千野千原極目沙草
青中有長楊逝人及二十四監參差間數百萬匹聯
翩木風者號起平坦一一盡是良空才諸番兒復
關茶市互家金牌作符契官茶價重番馬肥不遺公
家有道引公家利夫歸私門地力盡衰大無恩困人
不死死亡路終自馬在容名存去年鐵騎鬪深入我
土鼓角吹不給鼓敵推鋒不要論飛塵絕漠何暇及
邦畿西頭北首衣都憲承恩入帝誠由來考牧花經
濟大有官兵勞指揮極知君命如山重復道公才似

泉湧三千駄牝數井多百萬貔貅氣增勇西番風紀
獮師接南鄉溥寨歸文儒眼前時事有至急馬政犇
一井其利倍前萬事無終極撫卷爲我三嘆息他日
功成獻馬圖同公史間乎例案

畫鷹

畢枝蒼鷹高枝聚小鷹低回大鷹怒殺氣森森動碧
寥一山谿栗紛無數雲霄意氣風霜姿傲睨六合無
纖塵憂迷東海未歸路興在秋原初下時叮嚀乎巢
清羽令元有肉莫遺鷄鶩空側目

王德輝侍郎身壽八十詩時德輝奉使歸省

鑑淵綠木光如瑩堂上長春動光彩侍郎身著錦衣
還福眼物象春不改珠冠翠羽高玲瓏輕車緩杖何
從容儿魚南筆味相似越舞燕歌調不同王堂珍饌
黃封酒門燕灑憶長安否客至猶懷闕蓋心老來開
却和熊千君家鄉耶忠孝門身今有子復有孫願婆
高堂兒亦壽重慶堂前春復春

鍾欽礪雪山圖爲史都憲天瑞題

江南吉史誰循門會稽老鍾清且温圖成長練置急
兩彩筆藏書風神有陽涯陰谷中明翳上有烟雲時
吐吞深林蓊鬱石魂磊野火不斷天無痕當時得意

動自前傲睨卿史上公尊勿餘拙翁萬聚竹者異
法鄉同論謂東吾格自有派房山之子南宮孫手持
此圖自東海海邑尚帶扶桑敞千巖秋聲尚堅樹偲
尺不辨東西村幽雲野朱昔湛了似有貧王無琴樽
問之不答若從兩物外別自成乾坤我生愛山復愛
竹對此病目開餘昏君有嚴谷最深處好著數間蒼
茛根

長安萬第行為劉檢討瑞身七十其父用行終
東山僉事乎同年進士也

長安萬第卿官宅四十年前老賓客同年兄嫂稱通

家轉頭欲笑成咨嗟東遊齊山西入蜀遙在舊鄉思
與乎亦家有子充用多還識父昔登父科千金買屋
競易王爲指當時斷機處大倉稻熟官酒香猶是平
生本發勝居長安居酒長醉頻發白年復年歲

客有談仲僉事與立敗濟鄉氏事聞而議之且
嘉其能與立將赴河南爲以爲贈客乃贈子京
節落也

洛陽城中人食人部使北來勞惠臣廣西監司私賬
貧問采元是楊州民身倡義千傾倉因民吾同胞烟
吾親監司拯難不愛身手斡疫氣回陽春前行後隨

苦炎蒸但有給與無識詢彼垠于愁復萬辛萬極不
堪今吾髮患非在寡而在均畢吾往耳識已與西江
太史來細陳我忽聽之雙眉蹙今年益可嗍紫宸問
之予答但遙延明例別我黃河濱我欲往送河無津
南州井汲濟鄉鄰意以一髮懸千鈞願予演此為經
綸留詞發軔當及辰為染車賦車轔轔

林員聚脩圖為馮御史枕之題

枝間呼雨聲喚晴江頭浮鴨啼嚶嚶誰教乾鵲報新
晴泥道前山泥滑滑日暮欲往行人愁亦有山禽雙
白頭年芳物性共交榮惟有無情江水流君不見爺

南林鄉隽時爭落墨殘縑溉滿醉酒闌風雨罷披圖
今日為師月東出

題趙子昂射鹿圖

南枝出獵長城下碧眼胡兒騎劉馬弓如月滿箭星
流已似千山毛血灑馬前逸兔或可脫山下老麋身
欲赭彼貪但為口腹謀不見巴西放麑者共興王孫
燕蓟客酒酣興發時潑墨枕知紈綺是風流忘却河
山限南北嗚呼戰伐那不掛天山弓披圖仰面來天
風

劉學生家藏贈行詩書 公謙世衡貴陽人

劉家四尺花如雪詎向都亭贈離別黃扉閣老坐還
詩戲有仙翁去持節冰顏玉骨雨無瑕平生交誼如
此花絕勝東閣郎官興不似西湖處士家仙翁老去
花猶在吳紫青香長不改時有雨露發根荄肯受塵
埃蔽光采故物爭傳畫有靈相逢莫道花無情剛羨
廣平能作賦久知光祿喜調羹調羹作賦皆能事解
識當年贈時意深緒休憐五色文瓊瑤不傳千金字
玉堂學士仙翁孫百年文獻今猶存要將事業前賢
比留與雲仍後代論

張王事請奉使闕里紀之以詩兼東衍聖公

讀書天子臨雍日孔氏雲孫應世出闕西傍七東曹
郎令使南來馬行牧長安道後開新齋燦覺山川豁
冢客經心道路遙遙翹首殿庭高峯猶百年盛典
闕宮郎萬古遺編重刪述深知禮樂超唐宋苑十二
旋庭入贇平生仰止在宮牆真見升堂選入宮吉墻
絃誦忽二千童冠爭等思六七顏祠孟廟皆吾黨迄
有數了遙者駢會階主組尊矜孫歸向虛庭拜天秩

題衍聖公所藏畫竹因憶闕里有國之勝故篇
終及之

尚空四壁獻舞起受玉鳴金奏清徵摩挲素練往復

還似有狹風生灰指古來寫竹如寫神今乍應拔背
天真想當磅礴向空躑已覺意象超風塵我家舊傍
瀟湘住蒲地青陰不歸去每開圖畫即江湖長怪西
窗情烟霧隔里墻東縣令家名朝種竹不種花蹊回
徑折入叢篁下有泉水無泥沙長流濺濺穿林響短
髮蕭蕭助森爽傳路無因縮地看新指定見參天長
孔客南遊興未償此時此景故難忘擬刻琅玕三百
字為渠題寄畢君堂

畢大常墨竹卷為屠都憲元勳題

大常作畫如作書銀鉤鐵畫交扶疎試將醉筆寫秋

色便覺紙面開江湖濃陰匝地雲烟濕黑雨亂空翻
巢林硯池深夜鐘龍飛麟角向人皆起立臣堂學士
翻揮毫復道人間有鳳毛中書君頭老不禿元是中
書君中竹君不見九龍山人王子猷百年書畫餘風
流唐臨晉帖世已少此畫此書今幾秋

明山艸亭為王侍郎民望題時王致仕歸

華容之南洞庭北明山名號倚天碧峯廻路轉高復
深下有東齊侍郎宅侍郎昔在山中居三間艸屋一
牀書門前花樹蔵陰落簾際烟雲時卷舒扶筇上山
石磴辭征舟入湖水空濶醒看庭月杜松梢醉愛江

屢起病來朝走燕齊瑕入秦胡來關塞隨風塵丹心
用盡髮半白三十八年秋復春亭從別後誰為主山
若有情應解語別君年久望君歸俯仰乾坤同逆旅
南山之衆北山勞問君定是何山高有人新向東山
去且共相過醉濁醪

題米元暉雲山圖卷送木齋先生致政歸南

謝君家在東山東山頭雲氣長青葱山人善書着老
神　横圖二尺懸堂中予為作歌有古風雲山變
幻態不同吾家有圖圖更工工部筆法如南宮烟巻
雨聚淡復濃山有鳥獸雲千重宛若孫木浮天蒼林

深樹密行無踪有眼不辨松與松幽泉隱耳鳴琤琮
咫尺似覺含嬃峯由來書與書法通外極秀發中藏
鋒不便後筆先如虹予心愛之手所封幾年什襲隨
巾箱公歸別我行匆匆持贈不比華陽翁為公撫卷
歌雲龍四方下上將烏從爲雲霧雨濛濛還當海
嶽瞻方遂仙舟一去如凌空稽山鏡水多見卓復道
東山有謝公身為霖雨稗天功出岫入岫何從容蒼
生之望安可窮吁嗟乎蒼生之望安可窮

茅山艸亭為餘姚謝生正作

亭對西冷平如鏡湖上一山如鏡柄小亭孤絕冠山
顛影落虛明波不定朝看海色開群嶼夕愛嵐光閃
餘映包含萬象入空寥上有鳶飛下魚泳樵徑崎嶇
或可通漁歌欸乃遙相應中有儒生讀古書詠死伐
秦殘荒磨山巖何曲豈三仙亭比秣陵爭一勝誰遣
潮來作波佬莫言教去井公姓山中無事卿晉靜席
上有珍方待踏溪雲淵月供揮灑春鳥秋花入吟咏
烟霄意氣江湖興鏞鼎山林豈天性從此功名奕代
傳苧山合與東山稱

贈王提學雲鳳

我思在朝制文字篆籀之餘散分寄泯魏隋唐作者
多後來俗學空姿媚皆從小篆得古法降作隸書差
日接周秦楚友心自甘特以語人如嚼蠟大笑奇卿
筆古健後晉隸今先學篆使節新從晉地回名山古
廟書題遍拓臺外史蘭亭孫骨力若硬如松根搜奇
索隱搜荒昧斷石遺墨何獨紛旁技並集不遺力點
畫無隸與分分徑不刻中郎石此篆聊同許氏文
斝離篆協皆成帙等或孤存或重出自作意匠指良
工宛轉銀鉤鐵為筆累年有十今但一簽此蒐羅願
終畢平生好古心獨勞更謝群效追相負拓臺西去

書蒲東長欲留之三嘆嘆書成珍重許寄我先為摩
挲老眼花

錢塘江潮同爲喬少卿希大作

錢塘江頭江倒流中有潮聲號爲牛堆銀如山雪如
屋近有城沒富空打千峯將頹倒欲飛海若股栗天
吳愁來船欲折勢自下瞬息千里無滯流去船乘危
貴得力盡一過且復休濟事分寸偶失手頃刻下
飽黿鼉與蛟由來咫尺不自覺蹇慕不敢疑雙眸客來
未到膽已落借問同遊見不不何人起笑欲起舞趨
來老翁搔白頭都兒招呼或助叫倏忽過耳風颼颼

遊士遐觀得奇賞七澤五湖同一渥天道盧兢月盈
缺世情反覆人恩仇復將險巧作戲劇鄉里少年誇
去潮潮來潮去亦何意人間萬事良悠悠我時度江
不相偷空對燕客談杭州壯懷高興兩莫遂三十五
年秋復秋誰將妙思入畫本似與造化爭雕鏤酒酣
月落不知處憂船尚作江南遊

題楊妃出浴圖

沉香亭前春日裏海棠睡足風吹起玉驄馱醉出華
清頭上綠雲嬌不理內人宮索已多時金鑾供奉來
何遲有詩並贈復顧笑不是秦虢定號姚階頭雲仕

執鞚走問渠合似安郎否不然那得近前行祇計魯隨喚狗君不見馬嵬坡下蛾眉愁可憐白骨埋荒丘柳絲難綰芳魂住應從君王爲世道

題胡山春曉圖

湖山看水平無厭遂上使篙蓬下坐山光四面錦屏開橋影中天緑虹臥輕鴉繞樹拂千點老鶴叫空晴一箇宴客遊將綺席隨遊人不惜青鞋破江南風物今餘幾看盡題詩兩無那却恐湖山畫不如他年自買信舟過

鷺鷥圖

平湖影動波光碧白鷺絲長羽毛短斜風横雨來時寒落都蓮衣秋不管引步昂頭高復低凌虛欲舉意遲遲穿花隔水時隱見花底遊魚知不知崔家池上多秋信碧草長天遠近何似玉雛畫裏有水田漠漠白無盡

鷓鴣圖

鷓鴣啼處春江緑日暮風吹苦竹相呼相喚不停聲萬恨千愁啼未足有時格磔還鉤輈此聲欲歸無時休風低不渡三江水竹冷先驚入月秋我家舊在湘南住猶記曾聞鷓鴣處不似雲安有杜鵑聲聲道

不如歸去

快捐竹爲何郎中孟春作

捐竹形分天下稀千歲爲龍勢擎嵐由高地嗄水清嬰兒諸者信韓昌黎何郎少年美文藻直似貫誠隨枝扁倒逢燕人作鬼語東水東山一不迷嶺琴留山深入雲嶺走起蕭離此門戶五鶯中分隔雨晴鐘磬忽變成朝暮蘇仙留山憂憾無定所何公留山流傳豈其祖有泉如懸練復如瀉碌與月盈虛相來去細石細懸錘細石似有常奇形怪狀紛無數吾祖昔開先此舟吾家近在茶陂頭偏舟三日不一到空負平生作壯遊

紫林書屋

一林雷樹明如洗落日餘霞半山紫下有茅齋入九林書聲忽逐秋風起天宇澄清鴻雁衝窗前橡栗時飄瀟秀有掛杖天邊發志比青松雪後期上霄摇翁登例背幾回山林憶鄉井陋裏變龍試一鳴谷中獨鶴聞聲驚君不見衡嶽峯頭雲正開洞庭舟上客初回歸時好種瑯玕竹領丹山彩鳳來

七駿圖

誰哉盡此七駿圖風格雖同毛骨殊回頭卧者若有

呼行者逸遮求其徒聳身並立兩不語意氣雲霄似
相許閒思叹嗟弃磨足進步欲前仍躑躅君看最後
一馬雙雙瞳翻月尺㢘風長鬃如山屹不動舉首一
個千樹容平原無人青艸長隨意西郊自來往一徊
能兵雨露恩十年不斷風塵想天閑十二雲錦多容
萬歲月易踠蹄試教一日馳千里月窟龍𩥇奈爾何

漁村圖

空江流陰鳴高樹落葉隨風渡江去晴波淼淼接天
去日斷飛鴻無盡處江村漁翁家在船蓑笠織細白
竹竿船頭老婦引筠筐進底幼兒抱稻眠泉背見魚

魚尾活潑眼浪花時潑潑烟水影微何中流欸乃聲
米起大木叢大把未商路車人生無處非生計姑從
勞逸殊好惡江南無如釣魚樂君不見洞庭湖邊青
艸多忘恩寸前生自波浪殺羅足兩不逐誰相論浪
滿了吹

聚脩圖

日塘日落秋波綠兩兩翁翁來中浴野鳧似屬忽西
東浴罷換翎亂人目鳴媚爱雨晴爱晴宿者自宿行
者行相看自得忘世事朝來暮去兩無情

子昂畫馬卷

修學士與天人下筆書畫皆通神自言少小嗜丹
青寸紙遍作寫物痕老來意態盡物理畫馬欲過曹
霸筆此圖似出兩戚神骨法傳奇氣軒昂將身跳地
知不前騎首見人驚欲蹦燕爭馬獨堪實見此風
神解成物在野須教一顧容無永覺千金爭崔郎
後書後好奇向來得此信日夢為案指點是真跡老
我眼明非昔時圖窮忽見鋏鉤筆忽訝驪珠海中出
江南僞本今已多入眼自須分甲乙世人得者惟見
一至寶逢時欣難匹從此高堂焚玩翫明窗淨几無
長日

題夏珪山水圖

江天雪晴江雲黑不辨溪南與溪北江風洶洶山木
號怪石飛泉怒相射柴門不關艸堂靜去馬來車兩
無跡波濤洶洶川氣昏亦有扁舟逆行客中流無乳
挽不進船底差差浪花白歎逢厄艱苦不待雨笠風
簑手無力衡寒目雪將何人咫尺相看不相識蘋花
山陰訪戴翁山裝水載何匆劇似聞歎語相慰籍豈
有兩欸共愁寂問渠此去去何之却恐欲歸歸未得
畫師本抱山林癖手製生綃開水墨橫揮直掃百態
生不獨溪聲與山色看看歲暮江湖裏如此寒流桃

尚有對客投鬭酒半醒空堂五月無炎熱

大原宋生激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贈之以詩時
生已授廣平通判矣正德三年十二月三日

大原宋生得心畫點染毫端付金石寶賢堂帖上右
名書一一親曾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爲三入長安
人未識裔鄉篆刻初入室數紙西來搨新墨嗟予相
字如相馬背向驪黃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
唐書飽探索殘霜斷楷空塵埃生也見之三嘆息參
宋勒石不辭勞細入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
晚歲水甫肉綿拘當其腕指所乎明意與心師兩忘

歸長安俗工不解意傳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于早亦
并近猶及儒生頭半白須知絕代有名家豚爲校門
存于澤五百揚雄豈待年三千爲編空論直生今作
倅當議府方以文章爲吏飾他日編成郡寄宋書中
定有長揖懷

寄壽封君楊留耕先生

我昔山頭雲氣濃錦官城上花枝紅地靈人傑應府
出上我吾識留耕翁一從獻策明光殿三世科名服
中丁翁鵰洲前騎馬歸鳳凰池裏麒麟現一品封高
七令行吟紗玉帶財綉衣祗須天上神仙是君北人

闘富貴非誰信今人不如古片玉一枝安足數蘇氏
奇峯僅有二寶家芳樹纔稱五大吏文章秘閣熟少
年狀元才出群眼看是父復是子此語吾傳楊子雲
白頭憂國心尤切閣道成平好時節已見西川洗甲
兵更依北斗瞻京闕侯衙彩筆泥金箋爲君興寄西
南大觀內下重化不老一歲一賦長生篇

丹鳳圖爲崔栩

[illegible]枝上聯驪目共指丹山鳳凰出文采天教五色
呈或亦如朱黑如漆質無大小皆稱長鳴有雌雄同
向梧桐閣巢深養始成虞廷瑞見期鄭大池上奇毛

信有驚世間凡鳥空成四極知耳目非常見聊假丹
青爲幻質點染真疑造化功品題合稱詩人筆聖朝
有道蕃物遂郊有四靈何但一已看圖上多羽翼復
道郎君好家寶爲某拂拭遲宴借飲以玉泉食竹實
會須把酒對新圖半我高堂聽鳴瑟

東坡煎茶圖 次坡韻

君不見玉川兩腋清風生又不見黃家竹几車聲鳴
東坡別有煎茶法一句解使千金輕江南雷鳴二月
二已識山人采芳意東京貢院試一煎沫中那有中
令泉[illegible]孫老仙甫西蜀醉掃蠻牘爲賦詩成吟渴

腸亦飢長鬚掃紙揚修肴知公此興不獨樂蘇門六
子長相隨尚有畫筆題詩手猶似當爐洗盞時

墨梅一首

江邊老樹根如鐵枝上繁花亂成雪千葩萬蕊一時
開剛值江南好風月川迴谷轉山路微春來無處無
芳菲行蹤似覓影花地坐久不知香滿衣江南此景
看不足江北見之如見玉丹青紙上漫成痕桃李擔
頭空過目平生知己孟與林招之不來勞我心看花
載酒不知處滿堂蕭蕭湖水深

題杜古狂畫寄張封君為禮部員外繼孟作

杜狂作畫如寫神朱顏皓髮真仙人持杯向空坐行
石傲睨城市無風塵飛來素鶴如青鳥似報丹書下
蓬島為言仙籍已通名却望雲端拜天表烏紗束帶
宮錦裳始知身是尚書郎高門多客車馬集春宴關
城鐘漏長一從西陌移家住猶記城東買書處春官
桃李見新陰暮景桑榆有佳趣仙耶官耶兩不知且
看此畫復此詩即君而拜起謝客歲歲來共長生危

題蟠桃圖壽邵淑人為周賢侍郎作

春光如畫還如織枝上仙桃紅欲滴醉日熏風始釀
成倚雲如露真消得度索山頭錦作堆依稀觀裏多
栽手言東方小兒強解事詣遣上樹偷三回司徒清要
賢予美天上人間兩皆見內殿初開仍宴歸北堂再
祝東風西母種樹何如種德難物華人傑總稱賢頌栽
千本萬千歲不作尋常幻畫看

山水圖為曹司業題

九鳳嶺前溪水急溪上高亭春來集空中落葉飄衣
賓客看滿地無人拾深山野客忽相遇向來塵事何
其多短吟長嘯本終日回首白蘋生碧波

予莊詩

荊溪之莊誰所處荊溪主人稱是予荊溪野人不識

字有眼道見延陵吳自言家世荊溪住宅相本出南
州徐買田自釀北海酒引水欲酤西江魚古來陵谷
如翻手仙郎應懷昔人有淵衶嚴花不討春過雲飛
鳥猶回首自別叢莊二十秋四時風景一時收其春
錦服明清晝莫道青山笑黑頭莊哉莊哉不我負自
我得之非外求君不見張公石洞空傳信蘇公得山
誰所命孤介那有張蘇家客餘往事令人嗟天壤之
間孰非我莊以予名無不可萬間廣廈幾時成留取
高名向江左

侯鹿堂詩後稿卷之三

懷麓堂詩後稿卷之四

五言律詩

種竹

種竹復種竹屋西還屋東都城十日雨長安一林風
徧土得餘潤園陰分小叢髙秋想鳴珮側耳向晴空

小園郎事

過雨東園暮畦蔬架已瓜分恩到僮僕沾潤與鄰家
學圃非吾事燮時且歲華有懷成獨坐欹側岸烏紗

假山成戲作二首

疊石危峯起盤根古樹成寳留雲宿處溪行水流聲

意匠疑天巧林居見物情退朝先拄笏走氣忽然生

又

有意尋丹壑無錢買白雲岡齊饒致爸城市已平分
遠可遊松子清宜隱竹君山成謝若叟題留爲山勳

次韻送衍聖公孔聞韶

孔衣清尚絅衛竹美如圭經學親傳魯韶音想在齊
海觀知水術嶽挈有山梯遠道須珍重扶持仗老奚

崑山毛翁百歲詩

種菊南山下秋風百度花乾坤此閒伏江漢復誰家
管樹經重澈陶冠已十加海籌仍不一桑陸有華沙

竹坡

種竹前坡滿其如秋興何迴含山氣爽低礙夕陽多
有地留米雪無心鬪綺羅錦衣歸稚子洗耳聽鳴珂

次韻答方石先生二首

五教司垣病三朝命使臨乾坤無報德江漢有歸心
岐路分南北功名慨古今微涓能幾許恩海向來深

其二

溫飽勞三薦成顏仰四臨老妨扶病力拙苦濟時心
世道方思古吾衰恐自今故人高義在棠石敢辭深

山行十首 十月十三日

定了無烟火晴空見羽毛水光浮日動秋氣出林高

城市身仍係江湖興本豪馳驅亦王事元不是賢勞

又

十月天仍暖千林落未空山苔留徑碧霜葉綴枝紅 自今名 月初
使客聽天近田家說歲豐大康思外職吾欲詠南風

又

寶刹開湖面清泉瀨石根僧閑不入稅甲第漸成村
壁有題名在亭因駐蹕存勝遊非我事休暇亦君恩

又

獨宿荒山裏悠然月發興大聲山樹築人影佛堂燈

室靜開教揣峯高倦憶登詩成思二妙遥在碧雲層猶聖公兄弟猶吾山
路闢天門險根蟠地軸深入山雲霧合出寺波瀾沉
意遠篩了刦民勞笠爲金平生不到處感慨一登臨

又

風霜高山仙合雨宵夜不樹地應栽鬱鳥天爲湧精
堂之物開清藪遶山列畫屏人生一俯仰塵夢幾時
醒上有門寺十甘露
香徼名山徠不斷進遞到香山仙大谷呼顯應亭源去
翔豐夕峰明鼓外瞻霧有無間頂與山林約禪房定

不聞
茶罷閒廊躡分清出小池高風去月迥深樹衍庭遲
院靜時閒梵發明夜有棋發臨元有意邂逅本無期

又

不明登絕項萬衆極秋宦入谷境迴窮綠塵山轉高
法門容邑界塵海任風濤不識登臨費猶嫌跋蹋勞

又

路入金山口分谿兩派分亭當中使宅松柏主家墳
社在村村前僧鐘寺寺聞我今猶祿食俯仰更何云

太皇太后輓歌詞

其一

廣殿臨丹闕垂簾聽紫宸筵六紀熙晬見三朝
月御瞻猶近飈車望已遥萬方同灑淚痛極轉成謡

其二

兩宮瞻依共宵闈伏寢寧思長樂殿遐戒濯龍門
不啻新儀附周原有制存欲知流澤遠聖子復神孫

其三

月有重光象川無爾逝波人間瓊琳迹天上玉樓多
幻界二千歸韶光九十過感恩兼戀德空有淚如河

其四

風板永歎悲龍馭問寢夜成思萬變日微世已離塵
地閟黃泉夜山空碧殿春谷陵松柏在瞻望總傷神

其五

慶積傳宗遠年高閱世深愛民終夜念保國一生心
顯耀成三象遺言重萬金鬱葱佳氣哀陵樹曉沉沉

其六

仍不山河祚餘思日警饒稱仰惻思社做命婦憶宸朝
瞻月留遺範悲風引魂歸丹旌看不見雲路轉迢迢

其七

高已稀年過身將在八雨兼休先渺宇宙遺澤到昔微

山折錦初應壽寧宮湯浸滌試看幽巖地清波灑翠層

其八

北帝中塵迷西陵樹色重池棲華表鶴雲迷鼎湖龍
帝使一時奠空山半夜鐘他時奔駿地冠佩相追從

其九

紫殿春方寂佳宮夜正長雨泉沾竹淚哀樂奏松篁
玉几心猶憶瑤池事渺茫乾坤終古在俯仰恨難忘

其十

升遐扶道好軒龍駕兩朝天下養千古世間稀
眼見新宮起神從別殿歸不須論往事一涕一沾衣

太皇太后發引鼓吹詞

感天長

天風吹閬苑池慶落月高城笳鼓動綵雲迎青鳥送
哀樂一聲天下慟上林霜露重空使流鶯啼鳳試看
永訓昔撫此情誰不痛

孝宗皇帝挽歌詞十首

其一

此日真何日陰雲掩上台聰明天色變嗚咽水聲哀
齋恨齊山嶽遺恩遍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隱成雷

其二

聖德同天縱皇圖與日升乾綱中陸絕坤軸乍欹崩
龔蒞辭雙闕山河護六陵生成真罔極攀送竟何能

其三

恭己同虞帝祇台比夏王內廷無女謁外國絕禽荒
福有天和養終期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悲傷

其四

聖道通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
杞兩天方墜攀香變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其五

鶴髮承顏日龍樓問寢晨兩宮同奉養九廟祔精禋

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尚爲代垂憲及千春

其六

賦斂存生念閭閻入聖情覽章時多日露禱必深更
歲旱曾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恤詔朝野共吞聲

其七

諫急窮幽隱庶幾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
道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其八

玉几終留影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
天語叮嚀際龍顏咫尺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其九

海宇熙平日乾坤變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巳橋山
堯葉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其十

靈駕將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天梯
月冷鴟夷靜閣窺埘使斧依宮松栢裏瞻望轉西迷

孝宗皇帝發引鼓吹詞

應天長

太平天子能飛運二十年來如一瞬大輿行笳鼓振
萬里山河於恨王陵佳氣近爲報宮車來信縱到
海枯山隕此哀何日盡

雪後

十里城陰路有與殘步行好天晴更碧積雪夜偏明
病覺官情減老於人事輕交親不可棄聊與盡生平

西苑獨詠得四首 六月二日

城中多炎鬱園林剩得秋雨晴山骨見庭曉露痕收
野沒當新井溪行涉淺流獨吟還自酌幽賞爲誰酬

又

夏日長如水良辰石亦難酒酣思枕石沐罷想彈冠
露卯侵衣濕風泉氷齒寒詩成無刻處力擬倚琅玕

又

長日似兩日可人無一人獨醒渾亦醉村語村還真
閑落花相代青黃麥未勻那知老將至六十又生辰

又

望遠宜新霽歸途待晚涼嶺雲隨鳥盡溪樹繞堤長
獨立悲誰語兩懷風自傷乾坤無盡日俯仰意難忘

題居可逸元勲小像

往路逢青眼鄉舒上黒頭唐科能虎出周藪鳳麟遊
行滿形棲晚分司粉署秋科名隨禁籍從此遠宸旒

其二

自登科後青袍已與緋百官同虎拜三見六龍飛
笏記分明語天顏咫尺威班行與道路顧盼有光輝

其三

蹤步登高省埋頭入簿書午風鈴索靜斜日吏行疎
漢法持三尺于門擁駟車公餘多逸興詩筆幾曾虛

其四

風影清風在深衣右側存水流花引路客至鶴迎門
丈衣少裘盛鄉邦爵爲尊東門還洛社盛事兩堪論

題宋府宮真蹟卷贈遂菴大宰先生

地坼山根斷天空海氣開乾坤此勝槩冠佩幾重來

榜靈如篇翰風流寄酒杯爲渠連夜發飛遊妙高臺

其二

懷古心猶壯探奇卷屢開詩篇嗟我老爵祿待公來

寄遠軒憑鴈論文重舉杯他時臨官地歸坐月中臺

偶得南宮多景樓詩一首筆畫蒼古尚得意書

也因憶遂菴博古好學而此詩此景又其所不

能也舉以贈之復追前韻二首書于卷後予遊

北固嘗登此樓目擊其勝及遂菴既定居南陽

矣之明已來坐月亭中無我足跡他日倘得開

卷必不憮然大息也正德辛未六月望日孔氏

文卒巳闋歲錢郎中榮自錫山以詩來慰憶自

吾兒之卒吊輓者屢次十至而今僅得此悵然

感之因次其韻二首以自慰

存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豈謂東門恨翻爲永叔悲歐祭女文云於家有一日之愛於身有終身之悲堂深猶駐目話久或停卮

爲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

帳蓄寧親日輸推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既棄轉成悲

逆逆無時歸荒林有酹卮幽魂如不死應起夢中思

病起理髮次李群玉韻二首

一病身仍瘦三旬髮始梳雪疑襟袖滿風怯紙窗虛

亂挽抛書後輕梳入鏡初倦餘方起坐剛髮客來疎

又

病髮猶堪理愁心不可梳民勞有已甚兵挫報常虛

渰不成水地開家望雨初我生嗟可尚爵國計還疎

喜雨

快雨對炎盒起閒聲滿聲炎蒸五月盡愁病一時輕

地爲秋疑麥天教洗甲兵老農幸未死饑眼望秋成

種竹二首

種竹動經歲竹來人未知分從提定後移趁雨來時

愛樂有書卷憐蘇望早遲歲寒方善保風雪漫相疑

又

種竹幽堂下涼生暑氣微愛長過我屋看綠上人衣

半久月初出夜回風漸稀一竿如可釣吾欲問漁磯

中秋獨坐有懷遂菴大常

坐久夜方寂望深秋更高霧含開月魄塵海靜風濤

愛國頭空白懷人意轉勞波生猶臥病何力謝官曹

九日過雪聞遂菴見過以詩趣之

節近逢花早秋深見雪稀風情兩奇絕良朋少光輝

抱寂仍歛枕登高未拂衣有懷方不寐剡棹莫空歸

又

暇朝傭卷風軒午午開月寒花競發望遊客能來
頻有東籬興詞竟下里才呼童頻掃徑不敢惜蒼苔

五言排律

桂巖書院爲戴給事鏡題

係自長沙來名滿費文淵巖壇境脈仙桂發天芬
國運與炎祚邦鄉解魯紛川原開芬蒼疏論援朝聽
絢采濂溪揚山疑嶽麓分家門大小戴籬籍在今文
谷介思吹秀池香憶采芹義方風再拜仁里德乃薰
五世宗相續三遷意獨勤學田多稔歲廟祀尚餘燕
氣象曾應占師資不重紛冠裳皆秩秩禮樂設云云

野服朝宜浴庭宵夜夏焚長流終岩海不忘忽吉雲
妙質歸陶冶良材謝斧斤詞林先擢秀諫院早聞熏
身向南金貴名空牝馬群有生能念祖無彼或忘君
學道心猶壯憂時髮半皴刻舟如可載吾欲問江濆

進大明會典禮畢有述

聖祖開基日神孫繼志成文哉周典制貽厥宴相鈞
發命納青簡函書獻紫宸命傳綸綍手官重股肱臣
佩玉朝宗地冠裳報上身願俾經國理無處不見不

棲翠爲刑部曹員外鏷父作

山逆平分翠樓高迴得秋嶼隨歸鳥至清與故人留

地傍麗飛到寒煙棲欲拌林光新雨浄湖影夕陽收
短篇頻支頓重雁不下鉤畫隻疑落著詩境入真搜
史服終同隱村居且當遊百年渾對此何必忘扁舟

懷麓堂詩後稿卷五

七言律詩

楞老詩爲蘇州楊翁仲賢作吉士張之父

雨露風霜共此身託名楞老意還眞百年此手兒孫尊累紅紫並非馬足塵地有山川閒詩域天將歲月與閒人養年巳得蒙莊術欲向南華比大椿

送馬少卿宗勉得告歸吳

颯詩行酒送春裝贏得歸時滿路光天上衣冠新賜紫江南有璇內荧黃親教暫去眞殊寵不厭頻來見故鄉共說鳳池恩露滿莫將毛羽非搏桑

送蔣編修敬之歸省

宦游詩興遠相牽過盡荊山是越川花外引輿因奉母月中鳴珮想朝天雲霄健翮輕千里江漢歸心已一年東望海南書札近幾時聽雨對床眠

內閣賞芍藥奉和少傅徐公韻四首

一春風日淺晴陰數種名花競淺深禁苑栽培眞得地化工雕刻本何心叢疑月下留鸞宿香到人間許蝶尋常閣風流前輩追陪處重和玉堂吟

笑第紅芳又綠陰好花留向玉堂深多從雨過看生色不爲人進自賞心清露著衣香易濕綠雲迷眼夢

難尋休徐接錦公宴詞翻先席上傳吟

曉開花底佩聲歸鳥葉枝頭露未稀力盡丹青空藻繪眼看紅紫漫芬菲栽成並傍瑤臺起避日須將錦障圍傾國人間分此種莫教春去任形非

春逐長安擁上歸此花眞覺眼中稀新翻舊苑圖猶在舊事揚州草自菲索賞向人心已醉試開緗日于頻閒欲知近侍承恩地長共西垣與北扉

題賞墩行樂卷二首

吟餘有對碧峰巒淡罷風生玉麈絃一代才名幾蘇軾千年宗派兩河南古來經籍多親勸老去江山

色話亦運文章與經濟眼中何地不君堪

興君意氣合聲名同向寰中鹿鳴萬里雲霄容擬武老年詩酒尚閒情墩前種竹乘春雨洲上尋芳愛晚晴欲共劉郎眞樂意江南新服幾時成

內閣五月蓮花盛開奉和少傅徐公韻二首

漫道西湖自有新花尚怯曉波寒內閣自合先芳意道眼從來是別觀金掌溢將清露委水仙多處綠雲攢人間不解真顏色却愛紅妝舞翠盤

雨池風物許不分新賞從來是舊闈空齋欲沾衣上雨柔紅猶識舊東雲吟餘彩筆詩難就宴出芳筒酒

芳韻紅杏碧桃今有否試將消息問東君

又和太子太保劉公韻二首

十分芳氣襲人清未羨閬苑更剪瓊華去根華莖在

淡絕無言笑有風情根含瀛海波濤潤色借天家雨

露榮見說中通能外直此心端合與花盟

天與靈姿絕代清看來真作水中英雲端別有栽培

地江上空多采擷情縱是丹青終隔幻未經斯品若

爲榮他年自許歸來樂不結陶翁社裏盟

次周吏部偕常得孫韻一首

生男最樂見生孫萬事如公不要論千古弁紛靈氣

在四傳莊懿肖風存[illegible]森森蘭玉非凡地

簇文公仗似有源從此直須相業鄒同何止見專

門

排花能予竹能孫秀色清香取次論新綠預看堂下

成佳環疑指樹間有獅生詩爲非凡馬水出瀛洲是

清江最羨西鄒多盛事賀中終日過吾門

郊壇分獻得星辰

南郊類祀禮方殷位近星辰迥出羣萬象紛羅入四

門內壝高起夜平分[illegible]凡名沾御筆親題字[illegible]

文翰識先朝得契文[illegible]

冠履一時陪奠獻幸從燔燎託餘馨

侍駕宿神樂觀

日華仍滿殿東臺天路遙聽步輦來夜賜御袍皆三

品[illegible]光須能領日三回[illegible]鵷鷺地嚴

和雲宿虎豹關嚴待月開應從兩朝今最近報恩何

力盡凡才

重經西湖

晚風殘雨送輕寒傍柳隨花意未闌林鳥欲歸巢已

定釣磯如在水應漫青春荏苒催雙鬢黃閣樓遲愧

一官詩卷酒船如許載他時須作畫圖看

文華紀事[illegible]

內廷開其及喜辰三度文華集滿臣鵷鷺暫停當殿

午龍顏一顧滿庭春經傳聖學淵源近地接天家雨

露均明日宮筵重拜賜願將治淆報皇仁[illegible]

送楊維立之南京吏部

學士官高少宰尊更將奇事與君論楊公治自多孫

子蘇氏文章好弟昆總謂留都非散地極知親擢是

深恩題詩合代持觴送爲有通家舊誼存

重經西湖

湖吹晴沙卷暮寒蒼崖樓閣記憑欄眉來耐有行人

度愛日慚非稚子歎登謁鳴珂還故里敢將華髮
孩官人間未少朋紅紫欲作求田計更難

又

禁城陰裏御河西聽夜分明夢不迷行外消魂非舊
錦沙堤履印有新泥年華漸覺兒童老第戶深懷燕
雀栖滿地虛寒霜月在敢忘燈火教詩題東陽六歲時先君以詩合之了因盤句云明月滿天霜滿地之云蓋時後還虛寒詳識于此

寄元勲侍郎奉使還府因省毋席與坎傳禮部

韻

艇何東關議北征暫遊西粤復南行宗藩使節君臣

義江浮歸府日夜情滿路由花春欲動到門篇鵲噪
先嘗遙知無毋承歡地應問官府日幾平

題給事王賢二親壽詩

買書種樹是良謀備老人間不外求看到兒孫逢清
眼數將甲子更從頭太平時節有閒地真率會中無
俗流想共倚門瞻使節錦衣開宴故鄉遊

郊壇分獻得北鎮醫無閭

禮備犧牲品尚依巍由壇與嶽相連分兩巳別虞州
九入向方歸禹服千名為北方長作鎮位當東面鄉
聯天憶從南海分壇後十二年中補四埏

在丁代祀孔子廟庭弘治丁巳

階前人語下鴻臚璧水諸生掃舊廬春版署名昔席
遺夜燈分胙出神廚仰瞻地切高堅在陟降心勞左
右如三載黃扉今再命敢將遺澤負詩書

送黃禮部尚書還南京

望入鍾山紫氣高壯遊元不限風濤老看健骨如松
節俊識名家有鳳毛遠信憶傳新錦字交情貪飲舊
醇醪清言省署真清地不及經帷作從勞

寄陳直夫

勇退西江是急流十年高臥戲山秋眼明耐寫蘭亭

記興到猶為剡曲遊人識相郎冠上豸我慚弘景畫
中牛新詩賦得逢相寄正及斑衣戲白頭

寄和劉時雍二首時劉督北邊

曉開飛報入官衙夜整朝衣對燭花四牡馳驅方得
路一身羈泊本無家新霜漸覺頭顱改升斗真愁困
計差何似東南外省地十年三泛海邊槎
使車停處巾聞衙又見胡天雪作花王事有勞寧歎
我何奴未滅豈論家周川近報千倉滿決將虛傳六
級誇但得轅門歌飽士不須天外美乘槎

次韻答洗都憲時暘二首

玉堂飛雪白於麻貝闕瓊樓世漫誇萬柄恩光同上
苑一莪歸興巴長沙因悞亦子常憂圖未滅何奴敢
問家還愧大夫持漢節詩成何處詠皇華
讓道鷹鸇異鳳凰外臺風采似冰霜須教道上人驚
與復道軍中聞有韓長力到[illegible]入耳涼
丹轄行由歲驄巡行地應[illegible]冠

寄方石先生附王[illegible]知府

病來偏覺宦情疎病起依然苦故吾支條箱存經月
在買山裝在一錢無昔時經濟書卷老大山林想
畫圖若見王郎煩問訊病應終不異江湖

體齋以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掌詹事府以詩賀
之用舊所賀韻二首

當年十八共登瀛公在朝廷最老成翰長容端同日
拜世間天上幾人并經帷久蹑班仍在吏牘今拋夢
亦清早向賓筵沾賀札已慙踪掘負平生
詞林地近接宮坊又領青宮自寫名歷代孫謀方子
貴何嚴家學本臣良前星照夜天垂彩儀鳳來時樹
有祥未論台階和鼎實裁名經幄滿虞唐

候送青谿先生考績南還坐間有作

候送經年不出城一尊相對是平生玉堂燈火三人
在述象山川幽度行無計挽留惆我劣有快抒來篇
君似水雲亭上蕭然半撚斷吟髭何未成

黃虞部菴詩

少陵門下多蹤得五百年來見幾人久矣不聞空谷
響爲嵩茲敬擎心鄭真仙混世元無迹老將藏鋒郝
有神擬抱朱絃操白鶴青城山下看嶙峋

題劉靜修詩

百年四海一容城足處雲山著屐行觀物每從真意
得成形翻覺此心驚高松絕島凌秋勢獨鶴空江驚
夜聲多少中原詞賦手盡將絲竹奏升平

松岸武可宛道子入塾者吟藁傳有許次韻
一首

生男向晚早增年想意頻過几杖前木向青雲誇拔
武已將黃卷學從先入都客有東西賦共禮家應大
小傳同榜故人須世講曲江春樹看垂鞭

寄方石二首用所寄韻

老來風節重於山獨立頹波萬頃間清地江湖雙客
鬢十年名教兩賢關鳳儀快覩虞廷近龍卧猶容洛
水間曉日橋門佇氣象白袍束帶正連班
門前流水屋頭山十載逃形向此間要識行藏皆有

永久知貧病不相關青松鶴木風霜老野渡孤舟浪
月閒壁上分明知姓字未應泉許相同

卜居一首東甫屏

日下園亭秋氣陰高人相見暫開襟買田陽羨蘇公
計客舍并州賈島心老至尚誇詩力健病回猶怯酒
杯深歸來漫作燈前話却喜妻兒是賞音

用韻答遼菴

嶽麓峰前湘水陰思歸無計豁煩襟亦知吳越非吾
土未必功名足我心地上青山隨處有鏡中華髮逐
年深故人只在郴州住空谷他時聽足音

用韻答鄧國賢

種樹長安不作陰南居何處解征襟闇逢北客論山
價老向南枝識鳥心江水縱平終是險惡峰雖好未
爲深祇應棹入荆溪上遠聽吳歌答楚音

用韻答吳編修克溫二首

話久西窗下夕陰喜逢南客共披襟楚人不作將歸
賦王翰真勞願上心長爲臥遊思地縮却因行樂愛
山深濯纓且起滄浪興不道中流有和音

坐愛林居水竹陰百年風月此開襟重開桑梓經行
路故筆松楸去住心燕市不如吳地暖荆溪今似楚

江湖春天定可南來馬須爲山靈報好音常州子充雅月皆早先生亦嘗遊酒其間故云

渭陽人在玉堂陰曾向齊盧話宿襟綠野亭前成故
事西州門外識君心兩畿風土無南北四海交情有
淺深他日到時須掛劍寂寥風樹想遺音謙齋徐公吳舅也常同上此篇書未達而訃至故於本篇有沒云

九日登衡壁開將出郭有作

買得長安近上秋南山只在屋西頭花開正好逢佳
節身病那堪復遠遊昨夜月明空對酒曉來風急怕
登樓多情應有燈前約爲報花神作意留

月下賞菊限韻東遼菴太常先生

不隨春繁發晚工又送秋蟬過綠楊住客到時非舊
雨好花開處亦重陽爲因恨少青山地插帽看看綠
鬢郎長對此花寬此客縱教多病也身康

用韻與工太僕公濟

花邊忽見白衣于月下陶門已綠楊獨酌未須愁太
白長生休更問南陽元知楚國離騷手不是玄都去
後郎擬向清陰掃白石一琴重與坐嵇康

用韻與李希人郎中

莫向蘭亭羨二王杏園前輩憶三楊二楊有杏園雅集我家

勝會還花底之子才名亦晉陽晩節正須開老圃渤姿且合對清郎因懐二十年前事九日看丹下建康

再用韻示兆先

莫倚家風比謝王正須立雪似游楊假門有意迎彭澤竹景與家憶漢陽池館可栽竹少地父昔多讀勝為郎昔香亭上黄花節且共重開樂壽康

十月賞菊體齋席上限韻丙陽太常七人限詞會

箏芳何意到君家雨過高城少落沙此夜胸歡還月下去年孤館各天涯狂思晩節曾吹帽詩擬奇期及進瓜佳體齋詩泰月不是老來詩骨健誰能白髮對黄花

寄姜用貞

此身隨處得從容一朵緋丹九節筇書到帝京緣紫樂手開山徑為栽松海邊遺愛生祠在天外遊心別路重同榜少年頭漸白憶君何地更相逢

戴松崖司寇省墓饒州

鶴袍犀帶尚書貴晝錦堂中見幾人身向九天承雨露步隨雙履下星辰西堂夢後吟生草南澗歸時薦有蘋應憶舊都棠樹裏豈無枯朽待陽春

青谿先生新領留參之命奉寄一首

留可勅下拜新參道路皆言寵命聯龍虎地高蟠左右斗山名重坐東南百年王氣中原盛一代儀章故老諳欲為太平根本計豈將勲業付高談

寄顧天錫二首用致仕後所寄韻

休將白髮論公私造物何曾有點虧鬭盡烟雲雙眼在有餘水墨寸心知遺珠在野終成媚倦鳥投林人未遲獨有懐賢兼感舊春來無日不相思

愛嵩眺昔起我私傷人休笑虎頭癡誰將絲綺更新調祇許青山作故知樓上月高憐夜永水邊花冷惧春遲并州無限江東路却望停雲有所思

次韻答方石先生三首

兩兩恩命年并林下依然識理情白髮有身應許國青山無地可逃名心同隱逸官何累世重師儒道亦榮行路總難休漫道有時欲側有時平

為問懐賢兩意并公應於我未忘情拔茅已慰朝端望附驥方慙榜下名少室巖徵唐李渤安車終起漢杜榮葭城神兀高下似孤恐胸中未易平

一家三世客幽并萬里沅湘日夜情未老桑榆先暮景本無根帶尚浮名賀將山去終成拙乞得湖歸始是榮擬住江南訪東越台江風浪幾時平

重經西涯

禁城東去復西回又見遊山紫翠堆酒盡不知紅日下詩成剛被黑雲催慈恩有寺曾遊否綠野無堂正憶裴淚滿客縫衣上線渭陽風景更徘徊

郊壇分獻得星辰一 弘治庚申

星壇東望隔重城複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烟雲吞散歛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高徹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祀畢喜晴次屠吏部韻

水竹西下曲徑中玉漏南來早發宮九宇空寒消零露一壇香色動星辰龍光下燭天庭鑾駕驅前瞻日

已霽壯大明壇右人目向來晴到殺帝城先卜萬家春

雪後經西涯

雪滿平湖玉鏡開更無波浪與塵埃凌空泊鶴通應度照影沙鷗却自猜豪客圖池非舊業梵家宮殿有高臺林花苑柳如相識又是春風一度來

成國朱公宅觀精綵燈次周司徒居太守韻

節假承恩憶退公夜堂燈火儘相容疑成天上絲綸手不是人間剪刻功索價想應輕萬鏹當歡初欲倒千鍾假圖賦客多奇賞直自山西到浙東

白巖圖爲喬郎中題

三下亞高亭當亞樓上人曾仕西南州絕壁倚空千丈雪道雲回首萬山秋河陽祭軍君前望長白老翁六下要丈夫事業合如此須遣振衣來上頭

再經西涯

缺岸危橋斷復行野人相見不通名艫艫漾裏山田水楊柳枝頭村樹榮看竹東林無舊主買山南國有新盟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

寄陳方伯同年

少時曾共曲江遊解組還家未白頭種得棠陰人勿剪寄來書札手親修閒身好付江水健步猶堪百

尺樓偏副高題詞賦客不須圖畫寄滄州

題林吏部像二首

緋袍金帶耿淸癯好是天門聽漏圖人物兩京新譜錄衣冠六館舊典模愛勤許國身猶壯清白傳家德不孤縱道丹青能貌得不知能貌此心無

閩山秀拔越溪淸其氣扶輿早降精父子一門同甲第弟兄三傳有諸生天涯不隔春明路堂額新題畫錦名曾是紫微花下仕爲公聯送不勝情

月林爲倫修撰父處士作

人林華月夜還生別是詩家一種淸流水青蘋空詠

影陰叢叢鎖不開蟠鐵花上日春無顏夢上東華漏
未成報道仙郎真折桂始知天上有人行

中秋獨坐

一年風物愛秋晴獨向空庭坐月明萬里山河皆在
眼異鄉兒女正關情燈前有夢難欹枕客去無心自
卷簾高閣倦簾遮夜半不知涼露濕冠纓

十六夜不見月與成國內弟遂菴太常并顧編
修上廉陳御史德卿孫郎中希大共話用前韻

簾外輕雲萬艷晴一燈當坐夜偏明秋光有意偏人
爲月色無端也世情習隱尚懷田二頃消愁直放酒
千觴微吟細語能相慰老淚何須更灑纓

得兆先舟中書用所贈楊給事韻二首

別後偏憐見面難詩來長是借人看遠書信抵千金
重老夢真成一夜安總爲天倫關骨肉極知人事有
悲歡向時宦況休勞問依舊端居與素餐
生年客夢別時難猶記回頭恐淚看碧地山川連闕
里行家兒女憶長安園林過眼驚時序道路逢人强
笑歡無限歸心書一紙爲來三復罷披餐

送成國內弟之留都二首

府帥恩命重留都父子分符世所無終府門開新祭

戟賜弓家有畫形虛遐江令下秋霜肅望闕心懸夜
月孤傳得茲公堂上教本知清節是良圖
秣陵城夜公爲我部愧臺秋我送公南北宦途千里
別死生交誼兩家同潘輿愛擁花間日召芟聞歌樹
底風高閣賦詩餘興在不勝翹首望飛鴻

竹逸

少年種竹已成翁贏得閒身向此中傳業不嫌三徑
少醉遊聊復五人同青鞵夜踏沙頭月紗帽涼欹葉
底風莫道老夫無一事短吟長嘯幾時窮

重經西涯

秋氣澄清天宇高林霜葉晚齊懸黃花節近無風
雨綠水潭空盡羽毛頻笑老時驚歲月難忘情處是
兒曹卜居未定居仍卜前北天南兩意勞

九日雨中作

丹鳳城頭曉已南雨聲催仗放晨參宮衣盡濕恩兼
重御酒微醺興欲酣芳草綠時憐野色菊花開處憶
江潭高樓西望休回首酒不齊山總未堪

九月十日得兆先消息疊前韻

小閣簾開月正南壯懷秋興兩相參平安欲報心先
喜故舊相逢氣已酣東望有山連岱嶽比人多夢到

湘潭向平婚嫁應粗了獨是離情尚未堪

再得兆先書用前韻

第二書來見轉難一緘清作幾迴看歸遲可待頭經月別近循頭逐問安硬欲登山知汝健苦教留飲為資寒愁腸百結無端緒多在旅炊旦暮餐

別日何如別後難歸時猶作去時看山川路遠那堪書竹內情深兩未安高閣雲煙勞望遠舊堂甘苦待承歡遙應月白燈青夜細說風行與露餐

與表兒服通府話別二首

十載重逢鬢欲皤問君官況定如何山厨夜煮與梗

飯水驛晴聞越棹歌剡縣民貧勞撫字故關家近喜經過休言不是西堂客若比西堂愛更多

君尚紅顏我已皤我年差小奈君何未窮元禮通家話且和丁郎拔劍歌華館夜存燈影靜君來猶數馬行過老來亦有江南意一度相逢一倍多

元旦試筆

曉從天闕賀春回晝掩幽堂避客來書卷總拋心未了園亭雖閉手還開占年稍喜逢新霽報國終慙是薄才莫笑卜居君不定江南松菊便須栽

郊壇分獻再得星辰一

字朝郊祀合圜方又見分壇帝座傍天上有文成五緯人間何地不三光制傳幽禁從周禮歌罷重輝協漢章備位直教無愧怍共將精白助君王

分獻久青谿太宰韻（時青谿分獻星辰二是日立春）

星壇對立本聯班履碣想空不易攀長久夜方移斗柄早時春已到人間朱旗影隔天門靜玉佩聲隨閶闔還舊日同年今命合共從光霽識威顏

答體齋宗伯用前韻（時體齋分獻得北宮是日免賀春處）

春賀逢恩早放班瑤壇盡處許同攀星辰位切瞻依地山嶽神祇陟降閶天路曉陪仙仗立齋宮晨領奏

章還（是日讀賀有奏疏）終慙與願貢清職愧有賢勞答聖顏

慶成宴次前韻與青谿

紫殿東頭共一班台階高處得追攀煖風晴日融和際侍寵新恩坐位閒（[illegible]）七載東垣慚我在五年南國望公還擬陳幽樂當周宴一笑相看漫解顏

次韻答方石祭酒病中見憶

廟祀郊齋猶未通靜聞神語應歌工心閒不療春懷友身病猶煩夜在公壯老通儕年歲改飛棲雖異羽毛同極知宦況從來薄獨有豪吟與未窮

蕭沂釣寄蟫黃上元日出以餉客因賦一首
薄綖無物隔清霄黃蠟分香味頗饒腥帶海風厓際
出凍隨春雪酒遊消東關地僻勞相寄南客方傳始
解餉不有可人佳實在一春詩興又蕭條
次謝方石歸來園韻
又向長安憶故園白頭歸與此終存長留舊圃供山
水好買新書寄子孫樓上元龍曾臥許耐中司馬本
同儔騷侶散帷清剩事鄉廟山林總見恩
春與人首
上沙無日不春陰伏枕偏驚抱病心憂國時催白髮

吟遊名翻愛碧山流水會聲動寒猶咽風柳條長弱
未禁客夫客來門自掩老夫渾欲謝冠簪
柳絲花片滿芳洲長為溪山感舊遊急雨過寒醒短
夢驚風入樹攪離愁歸帆欲掛三江水病腳猶登百
尺樓老去不知春興減向來一月罷梳頭
高歌曾扣隔江船楚泛吳遊興渺然山寺夜鐘眠更
月洞庭春水坐中天翠籠鸚鵡空愁思滑沂鱗魚幾
歲年一語故人三歎息始知清廟有朱絃
病快愁緒兀難拔空望羅浮萬里雲月落中沙南嶠
下雪殘荒戍此花開興山遠帶風塵過閩嶠誰寄佛

制才胡馬不肥春草細過河消息幾時來
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揣日煖恩吟為
藥木風香憶稱芙蓉登臺未買千金駿補衮難成五
色龍身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思十分濃
帝城芳意入春濃快馬輕車處處逢宮樹巧穿鶯百
囀苑雲深護月千重愁來擬斷杯中物病起還支石
上節得似玉堂風月地少時遊賞幾從容
與山西望接平坡行走馬埋童幾度過十載衣冠朋
舊少五更風雨夢魂多河邊煙樹鶯啼鳥樹裏僧房
隱薜蘿飛盡桃花還燕子一年春事竟如何

小閣峥嵘後作池幽堂長是見春遲風傳翠條穿先
到雨濕青松葉未知江上帆檣經幾駐城南第宅已
三移君恩若放山林去始是雲霄得意時
再次歸來園韻
十里青山二頃園古風依約此中存封胡有子還留
謝季孟何心復兩孫新席坐來猶未煖舊盟寒盡幾
時溫請看自世詩書澤總是當年節婦恩

七言律詩

應制敬沃詩十首

欽蒙皇上遣太監秋義傳示聖意命臣等各撰詩十首用寓敬沃臣等聞命驚惕謹擬十題撰成七言律詩各一首繕寫進呈伏望萬幾之暇俯垂電覽臣等不勝榮幸之至

敬天

理氣流通自古今每從人事識天心災祥有感皆仁愛日月無私並照臨道以精誠昭上下敢於莊肅託

尚漢頗將敬德稱周命先獻君王丙字箴

法祖

盛代龍飛定兩都分明武烈配文謨極知聖祖憂勤意盡是邦家久遠圖禮樂萬年洞制作河山一統漢規模焚香敬讀皇明訓如見艱難創業初

勤政

大禹猶聞惜寸陰祇應無逸是良箴晨朝便省千官會日食頻勞四海心聖世息荒非過計因風勸儉有遺音只今苑囿無巡幸敢學詞臣賦上林

務學

自古興亡一鑑如由來治道此權輿遺編特跡千年事長晝深宮兩卷書宸翰有光同象緯講筵無日不唐虞諸有聖學從家教蒙養如今有正儲

任賢

治體分明在一身股肱元首義俱親求才自合資金礪變國還須付玉人千載風雲逢聖代一時魚水見情真臣心欲効慙無力勉為吾皇贊化鈞

納諫

忠言元不為身謀大海真能納眾流始信適情皆佞口須知逆耳是嘉猷虞廷便有陳謨拜漢室頻聞下

詔求試看古來青史上直臣明主一時收

節用

君王儉德小民知往代流傳盡可師階上僅存三尺制齋宮真惜百金貲豐亨豈必歸年歲出納惟應付有司擬效魏徵陳十漸敢忘更化改元時

愛民

闕廷方趾是同胞眼見升平樂稚髫瓜恐顛連非僣業極憐辛苦盡秋毫東南財力微輸竭西北軍儲餽餉勞願向天瓢分一滴徧將恩雨灑蓬蒿

恤刑

民命須關獄重輕我皇於此最留情與看爭氏哭祥
列要使人間由直平去遇變時仍守舊罪當疑處仔
求生覆盆恐有幽陰地離照終教仰大明

講武

百年至治擬華胥安不忘危昔所聞周代守成方詰
武漢廷習射本稱文營兵夜靜千山月苑馬晴看五
色雲佇遣王師清紫塞貔貅驛書佩人羣

寄題姜貞菴壽藏

和得司空谷裏詩早從塵世脫天羈紅顏白髮有歸
處山月江風無盡時地下竟裘人未老樹頭華表鶴

懷麓堂集　詩稿卷之六　三

先知猶看五馬經行路已築漳南太守祠

病起述懷

一病經今似隔年三章清老未歸田樞承俊部丁寧
語又拜咸顏只尺天夢裏黃扉鵷再到局中青簡待
重編推餘一寸丹心在猶繞紅雲向日邊

壽太宰尹公八十

三朝舊德升冠裾曾是歸藏一丈夫老眼閱人猶水
鑑壯心憂國更江湖年高今受儕翁拜身健時瞻稚
子扶七十二泉堪釀酒不知能給壽筵無

哭青谿倪太宰先生

撫手牀肉未寒重來不覺淚汍瀾山川一代英靈
盡人物三朝作叢班史舊編家樂有山公新啟世
傳看平生愛國憂民意化路誰堪語肺肝

房山山房相基道中紀事八首

乙得倚恩暫撥儀許從西郭看林非千年依壟或天
意百里山川真帝鄉地迹有時鶯斥堠歲終何處問
斜來私懷未了憂官事默默無言抵自傷

太行西下水朝東聖代提封一掌中形勝千年今古
在車書四面俯來通齊虹影臥長橋日嘯虎聲傳深
谷風俯仰乾坤雙老眼不知身世是樊籠

懷麓堂集　詩稿卷之六　四

居庸重關始見山不門高處不容攀塵蹤誤落心期
外舊路遙疑指顧間老樹依稀碑兀斷溪流雪尚
嗟渡十年兩度經過地不共遊人一解顏

停車長記此山僧又宿慈光寺裏燈吹斷野風猶著
斧痕殘闕官吏嘆偷人營破盡推門烏民戶凋餘祇
見僧不見行春還問俗官情離思兩無悲

曉日鳴鐘出郭遲峰巒嶺路透迤輕輿傍險煩勞
下健馬乘高不受騎出塞酒當秋熟後隔村雞報午
炊時老親那子何曾到一句詩成一淚下

坐遠登高數里程半清風撲愛前騎探揖從婷如蒸

捉行虎飛窗似鶻輕直以榮枯古地力還從翁背識
山樓前開恐有牛眠處倦馬歸溪驛後行
門馬月林一瓣香古槐陰裏拜幽堂百年戰代中興
地門世恩甘異姓王寶劍有光衝夜斗石麟無影臥
斜陽錦衣公子能留客自假古翁意匡上時忠興國公先生
出城一日兩衝風與馬歸時日過中地藏極情何似
苔慈多丹秀路途窮窗松蔭晚門消似洲草春見夢
亦空病眼不禁雙淚冷自歎烏帽所紛籠

哭傅門會郎中用體齋見懷韻二首

秋來哭子正酸辛眼入通家亦與其尚我尚淚前月

猶問君猶見後生身汇山猶□年草書夢寐分明字
詔親因與人獲談舊事半序雨兩愁人
分行猶記歲逢子曾見趣朝高爽貞應與偉歲爲後
猶定那何道是前身文章仲史留無兄弟論交我
最親月落屋梁秋署冷憶君還似夢中人

東山先生有幽廣之命奉寄一首

昨滿西堂照不眠憶君如在夜燈前可堪環堵三年
病上南州高甲綃丁木開終坐巧齡垣欲避轉
怨待行藏在我今須識縱不由人也屬天

王古直輓詩次方石韻二首

浩良乾坤有歲年不知官府更神仙與山越水來
仙明月南風長了稼五夜詩篇還獨賞當問古有何以消夜否
王孜子時作翁會一過舍耳一時諸作盡堪傳從今脫屣無
遺累免賣穎家二頃田
日將詩卷付殘年斷送平生賞浪仙久客耳通南北
語故人心結死生緣論年而未有不爲道會生之直開方知交文
章蹤必千金價姓字卿應一代傳不用雅名勘禰
不知余海是桑田

再哭青谿

汝門衣冠失老成夢中猶爽尚中生杏園辭後下花

南柳院時前一字行藏事盡空過眼餘年幽獨
傷情不須更作二同會人戒兩雄露聲已
哭體齋傅宗伯先生是日公
哭從青谿又體翁未申走西東白頭淚盡淚成
斗淚眼多不受風翰苑才高經戰南宮重說
同傷心更是機爲各自分飛落照中

再哭體齋璧見懷哭子韻

公來慰我極酸辛我哭公來意更真山斗正懸天下
望衛青長統病中身公病手創一門和氣椿津共四
海交情管鮑定與青谿重握手九原之下復何人

送吳學士克温之南京

一生風月任平分北客南來又送君千里山川非遠別兩都詞賦儘能文亭邊野興隨脩竹江上歸心逐白雲二十年前曾此夢不勝吟望立斜曛

送羅司業允升之南京

金陵王氣遶雙闕璧水文章重六經官好況當初擢家君[illegible]同[illegible]如兄弟門高曾憶舊趨庭允升父嘗爲南京助教烟隨草色連天遠山過山光撥眼青多病秖今思藥物擬從新籠問參苓

卜柯村新莊約方石先生不至次韻四首

洛浙負溪前同寺過眼春光劣第流病裏有官虛度月老來無夢不山林天教到地堪容膝我愛清泉好洗心那恨可人招不至空將短札代長吟

路從湖堤不費尋野人遙指竹門深平田水足元通澮獨樹陰多自作林有竹偶逢曾敝主買山先了欲歸心不知風月還多少消得先生一醉吟

偶從僻地得幽尋寺門掩蒼苔一徑深風定落花還作陣雨多遺果漸成林百年遊賞浮生夢兩世經營舊主心更憶老親兼稚子不勝家思與微吟

老樹盤空過十尋綠陰繁復古亭深村炊幾處日當午牧笛一聲風滿林逝水如斯真在眼浮雲於我更何心殘山險絕今辭盡贏得西湖漫浪吟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次所寄韻二首

登第同年事憶皇看君射策勝穿楊兩都賦出爭傳洗九老圖成正憶唐儒日才賢多鼓鑄老來神采尚飛揚也知愛日懷人意不問寒暄問兩腸來詩云泉調事業須

[illegible]

十年不見先生面忽枉西江第二詩郢客高詞慚寡和杜陵新賦愧爲多收將秋色堪酬久服山芝老不衰萬里雲霄三月近報書猶恨鶴飛遲

松窗居公悅詩

老健全輕玉帶圍除欲猶及綵衣歸乾坤樂事古來幾湖海者英公後稀滿座芸香留宿雨半窗松影下斜暉樹頭華表高樓在時有行人指翠微

次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韻二首

面對青峰俯碧流三間茅屋一重樓山高合在王郎第水闊堪容范蠡舟詩客若曾逢載笠釣心閒不在曲鈎舊時風景如重到日日慈恩寺裏遊

招提面畔不橋邊水色山光淨可憐送隱負勞盤谷序得歸何必洞庭船總多壇樹宜春服不信樓鐘擂

不眠寄謝汝陽三斗客未妨來作飲中仙

慰東山劉司馬哭子次謝參酒韻二首

十日朝回不出門兩翁孤坐各黃昏炎風忽雪瀟條過情恨新愁次第論問業有詩空鯉退破懷無計且鮮吞此苦可但輸君假老眼猶堪對子孫

定省何人夜候門客堂無語一燈昏三生過眼眞疑幻萬事從頭莫更論愁對燕山身獨老恨濃雲夢氣須吞君情似覺全勝義我已無兒況有孫

張尚絅侍郎輓詩

臥病經秋桑梓中入春鄉思太匆匆十年心苦移家地兩世名成教子功遊海幾時歸去鶴寒青無復寄來鴻因懷詩酒過從處一夜高情笑語空

弘治癸亥二月四日雨中再代視牲紀事一首

宿齋今消華路塵迨將天語問犧人郊壇二月稀逢雨使命三回尚及春鑾下有期先後易駿奔無地徂來顧聖躬已豫思獨蘇顯達乎安上紫宸

次陳德卿顧仁廉齋希大韻二首

兩年春與總相孤百感重來更舊紆舊事有形歸夢泡浮生無處問方壺馬猶識路人何在上未成眞草又指四海悔知同父子不知還似此情無

孤樹林間日正中玉泉斷下水還東十年丘壠瞻依近百里川原眺望空敢謂作州非客舍極知爲將有遺風且從好景多相似只對愁人便不同

有盡朝驛又夕陽舊時風景更無忘鳥情空解憐山色草淚猶知泣露光豈謂幽明分骨肉敢將窮達論文章從今不作江南夢祇合耕官老帝鄉

內閣遣翰林與籍白洲有詩次韻二首

水閣江開滿路光十年詞苑尚同層簽題循倫青手卷品帝頻指豐爲行名重豈須選甲第地高何必更嚴廊序先進服眞餘事不向官階較短長

幾年淵底愛珠光一日雲端去傍翔白雪調應高鳳沼青袍名已動鴛行交遊有道懷金石聲走無能恥廟廊何是感時憂國者向來情話夜何長

復與諸村舊塋志感十首

舊塋前條二畝秋眼中無地著松楸比鄉價許千金直老我心餘一念休未愛林居添野意直開神道想靈遊徜徉手澤依稀在細認蒼苔幾淨流刻時於明堂參石乃先考手書方向始定

原頭高冢鬱龍從我祖殷勤手自封四世碑宜昭穆序百年心苦處坳但開雲旋繞墻東地帶雨新移屋

後松說到九泉應一領願從遺跡想音容
行盡房山復樹村三年岐路幾銷魂山占木卜無虛
定鬼護神訶此地存假手經營煩舊土白頭瞻拜有
孤孫西南宰木東原草猶足春風長養恩
白頭遺姊說當年（有鄭氏太姊年七十餘能道昔時事）聽封殘燈各黯
然地許精靈先後合天教骨肉死生全流光老至偏
成感舊事疑多取浪傳今日重來如夢裏墟頭新樹
墓前田
兩年清淚不成乾三尺孤墳欲葬難千載抱孫心收
負九泉將母意須安情如季札猶懷土義比文公合
去官今日一杯重酹汝可將頑健苦加餐（鬼夾行道中有詩云報道癡頑今健飯不須傳小數加餐）

懷舊堂集

五父衢邊淚滿巾舊愁未盡轉成新九原可作真疑
夢三鼎空餘不逮親骨肉竟同歸復地衣冠非是顯
揚身心長夜短清無聊坐久村鷄又報晨
今夕何夕宿城西獨影下照茅簷低茶烟颺空月再
冉竹露滴地風凄凄鬢能幾許白且盡心向此時荒
欲述總為劬勞德未報老來無事不悲悽
舊家新塋次第成甚將心力付平生經何命鋪隨高
下半夜推窗看雨晴今日山川斯秀麗向時狐兎大

縱橫小西門外休回首燮草焚荊也紫楷
愁來不覺淚滴滿枕上詩成鬢已如信作神交還夢
抉爭知地下與人間吊餘宿草人空到望斷孤雲身
不逮又是雨餘花落後有誰携酒共登山（癸酉旬五月二十九日夢中作覺後續成之時夢見吾兄若不欲聞吾詩者意甚悲甚自是斬不復見矣二十日識）
鄭城西下石橋東十里川原四面通僻似作鐘洪慶
寺洞前涼月淨虛宮鄰多鷄犬知村近祭有山園及
歲時兼是白頭歸老地未論丘首得相同

曹司空七十

龍卯扶隨已白頭看公先到古稀年門臨御苑偏
近位重官曹帶仍專暇日不妨留客醉多情樂喜抱
孫眠華筵綵衣大生曲欲借南風起舜絃

懷舊堂集

楊給事佐父丹壽詩

鄭公鄉里世稱賢阿丹家聲眾所傳欵段車輕猶舊
路層樓酒熟又新年庭栽桂樹還生子地近桃源不
問仙五色宮袍千歲酒門前須繫省郎船

一舫齋詩二首

打舫青山八九椽臥遊聊以屋為船星槎有路疑秋
泛波浪無聲攪夜眠東海添籌非浪語南華強兎亦
同痛也知白髮詩人興不在蘆花淺水邊

木蘭爲柱桂爲椽陸地從來別有船縱使包旋
牛無愁何必對江眠七重謾擬歐公記爲展□□太
自稱閒道銀河通碧海恩波元自斗牛邊

悔菴堂詩後稿卷七

七言律詩

送衍聖公閒韶襲封還闕里

夜來佳氣繞門闌曉聽郎君已拜官鄉郡山川歸舊
闕孔林蘋藻薦新禋田無公稅堪爲養家有遺書正
好在從此雲霄是平地道途長爲報平安

贈閔甲孔聞鉉（南溪公文門）

少年文采動公卿剩說尼山有俊英千載衣冠三氏
后在連鑣瀟九重城極知東嶽聯雲意酷似西堂聽
雨情寄謝南溪叟上水幾時容我相朋行

方右先生祖姑廼鄭婦沒已五十年方右以禮
部侍郎請諸朝旌表爲詩紀事奉次二首

夙兩飛度越江上雖窮恨始消故國山川皆秀
拔傳家門戶起蕭條詩書澤遠傳三世雨露恩深大
四朝從此貞心長不死九泉披豁見層霄
路接清風嶺未遙（□□）事傳鄉遺俗豈全消百年始
報生成德大節重褒飾衰條星小竟隨孤月照江清
卿受恩深側先生不爲彝倫起茲事何因徹九霄

又二首

故家生出本非遙薄俗貞堪勵各消於信忠臣元有

訓誨言孝子不耐條（謝高郎中貞考）陰晴到底天須定江
漢何心海自朝多少窮愁委者夜臺無力叩重霄
思田愛嶺路月遙（謝有思山嶺名大學替世敗斬理）又當事多從話
東南有取霜松高萬丈任他風柳弱千條絲綸命許
求先代（謂闈論八輩有詩賢見之）竹帛名應載本朝非夜文星
連發女共將光彩動青霄

次李白洲六十自壽韻

實構元不困詩魔自戰猶開夜挑戈南去扶搖無限
路北來安樂有行窩孤松歲晚心能壯叢桂秋來影
不多日變黑頭雙鬢在好呵青鏡手親磨

送焦守靜先生使襄府

用去王師又南行一日能光起四瀛新使早占唐李
部舊恩猶識漢相榮
三朝委寄君臣義兩地通家父子情應向別筵懷往
事曲江花底拜年兄

懲巾舊第各為寶慶謝太守公子某題次方石
韻二首

山頭牛背穩如車猶記當年謝事初地僻有時窮巷
橋家貧無計問田廬屋梁落月分明在宵漢晨星次
第疏因過竹林談舊德幾聲清嘯一長歎

作堂隨地有推車野服何人得返初老去功名皆
物稽此山水是吾廬迹能玩世心非放清足傳家計
未疎廛不可嚬鳥可愛天涯一見一欷歔

愛日樓為錢御中榮作

白日紅顏映舞絲百年心事此樓知生憎暮色經簷
短每恨晨光出海遲寸草有春猶物類長安雖遠未
天涯綵衣催進長生酒莫待高庭樹影移

榮壽樓為仲僉事木作

百尺高樓肯構新郎君家有白頭親驊羅合散長生
宴丹陛金輕木老身發眼翻光堪釀酒卷簾山色似

娛人家近鄰馬朝天路夜夜憑闌望北辰

病中言懷八首

二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臥寂寥夢繞千山心不
定枕欹雙臂力全消能燈月暗疑無影閣雪風稀未
滿條帷起忽然忘握髻不勝愁鬢晚飄蕭
老病初冷更添香更漏沉沉月轉廊身老病魔年共
長愁多心與夜爭長塵編倦掃時防蠹壠樹新移尚
怯霜自笑閒情緣底在向來公事已全荒
身病何如日病難極知將耗勝衰殘愁來強倚東門
坐老去從教日曲冠新酒縱窮仍斷飲好書雖借懶

閒仁杞意文近無餘事猶有詩成字未安
門掩疎籬雪滿池夜寒惟有菊光如水輪影清當窗
近竹葉聲稀到枕遲三徑叢荒秋去後十年心苦夢
嚼時一身經濟元無術醫國如今合付誰
返櫂湖南路已微買田陽羨事多違老來天地餘生
少遠別江湖舊伴稀靈圃綠淡魚尚在故林松暝鶴
還飛天寒歲晚無聊賴吟倚高樓送落暉
東歸宦下潞河船猶有江山未了緣望遠長安徐海
際徑高空指冬山顛流光轉眼青秋過往事經心白
髮鬢寂寂閉門多病裏始知遊賞是神仙

高粱橋北畏吾村飛樹成行不斷蹊曾謂驪除非昔
土始知封表是君恩愁來宿露情多感老去剛殘齡
尚有已辦輕車隨欲馭挂冠須向國西門
幾回功召入彤庭又向經筵勸講歸晝請門時勞暫
息宿顛鬧處識大處相如病久經旬臥浪跡身長與
願違萬里雲霄雙倦翼側看鸞鵠護回飛

郊壇分獻得夜明

夜色燈光遠近中盾寒元是水精宮九重閶闔隨高
步萬里山河入半空歌罷樂聲還徹外拜時人影盡
朝東高明順軋無私照四海長瞻祀日功

慶成宴次焦少宰韻二首

南郊禮罷及辰良春殿筵開愛日長御貺已沾頒後
賜宮衣猶帶祭時香旌旗簇擁千人隊衮繡分明五
色光花飲滿罇皆聖語共將涓滴報吾皇
共處綸扉輸元良玉署金鑾歲月長學士幾陪天上
宴侍郎還立紫頭香還宮地隔新曹省賜坐身沾舊
寵光應是老臣偏感事碧桃曾見醉先皇

次李白洲留別韻二首

少日相忘汝與吾老來俱已變頭顱家貧尚有千頭
橘身健何須九節蒲酒與不輸詩力壯野心偏向世

情疎上東門外悲回首誰為疏郎作畫圖
俯仰平生不愧吾肯隨弘景歎頭顱歸心自憶霜前
雁別意肯憐木上蒲唐代百篇希世有漢廷三尺本
來粗亭爾不隔安車路回首風雲是壯圖

奉送梓宮至土城哭而有述

郭外宮車駐復行萬方臣妾共吞聲驚飈似月送
日落景淡帶悲情千載刑逆與隔世百身能代敢
偷生南塵望盡猶翹首願作飛雲繞去旌

過小西門懷舊壟有作

古城西北氣蒼森舊路蒼茫不易尋手種青松今易

王耳關烏兔更關心山堂尚憶風霜破野徑猶疲虎豹
豕使道指故原新樹裏聽風吹淚濕衣襟

畏吾村先塋忽杜劉司馬見過感而有詩

前地悲風起白楊壠頭斜日半荒涼自憐白馬期能
到范叔綈袍義可忘話舊客教朋聽書燈將同感稿
毛於我來君去何匆促猶有官曹債未償

奉迎神主觀御容哭而有述是日後大風

園陵北望路迢遙夜候禪宮坐寂寥已向人心悲
寐更從天意識風飈日照遺像山河秀淚滴空原草
樹凋神御入城當午霽不堪重拜闕西橋

和方石先生留別韻二首

宦情今日為君微別後詩成強自揮歐冶久鳴孤劍
躍海天雲盡一鴻歸行蹤得與浮萍似塵世休言大
夢非何物人間堪更比向來風味十分饑
客心鄉路轉依依回首風塵使一揮已趁湖安逕往
臥未秋裝輸忽先歸桃源再入花應在赤壁重遊事
恐非試向畫圖占壽考老來詩骨更崔巍

倫僚撰文敘頒詔安南便道省親

蕃邦地重極炎洲詔使今高出狀頭一代風雲龍虎
會百年鄉數鳳麟遊殊方盡處聞天語舊學歸時記

海濤抹得民風兼圖作玉堂青史待刪修

正德丙寅正月二日雪

三冬賦雪已無期兩日春風尚及時朝士擁衣驚起
早郊人勒馬愛行遲年華過眼人須惜帝力如天物
不知郊祠桑林禱六事也能昭格應商祈

徐侍讀穆頒詔朝鮮

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堧萬物發生新雨
露累朝封錫舊山川鷄書共識中華字鳳曆初開正
德年珍重登高能賦手玉堂青簡待同編

侍開經筵紀事（正德元年二月二日是日開講大學）

曾侍宮筵入桂坊又聞經幄引鵷行春秋義重初元
改大學書陳第一章講罷天顏猶咫尺朝迴日色半
蒼涼兼金綵幣皆恩澤四表同瞻聖德光

視耕籍田紀事（二月十五日陪祀　先期日預七祀之列）

句芒長策具分曹門有增空帶殿高七奏耳聞呻聽
遠上推心識聖勞勞佺人曲按新翻譜御酒恩沾舊
賜袍帝業艱難民事苦愧將筋力助分毫

送編脩湛冊封安南

玉堂青史暫休銜銀漢星辰早泛槎已向是增分亦
社見從圖雅賦皇華主恩前後重頒詔使節從容兩

過家今日賦詩他夜夢紫薇枝上月鈎斜

題許給事天錫駐節寧親圖

黯淡灘頭舟若飛安南國裏使臣歸宮恩溫詔黃封酒官樣新裁白釋衣天上兩星當夜動人間寸草白春暉各叙本是皇華職隨意周原四牡騑

贈闕里孔以昌

魏闕威儀見兩朝漢家經史聽聞橋姻官舊路星河近草村新恩雨露饒已向雲仍占聖澤還從伯仲識風標分明闕里墻東地何日尋君再舉鑣

聞劉東山司馬致仕之命是日得謝方伯祭酒到家日所寄詩感而有作

赴客書來自海濱楚鄉重見拂衣人名如洛社非同甲詩到梁州各有神舊里雲霄俱魏闕兩山風月自爲鄰試將出處論心事慚愧官曹一病身

十年兩度送君歸聽說鄉山興欲飛歲久兒孫頭角變日長賓客往來稀平橋看板通樵徑老樹將根作釣磯強欲相從無舊業定於何處解朝衣

陳司空之南京倒贈二首

御書親見日紛馳四十年來老鬢雙水部官尚聯八座石城形古鎮三江秋波艤棹花迎客曉夢趨朝日

在宸京喜故園衣錦地幾多毫莊擬歸旆汴水芹香共楚秋曲江花氣待同遊君從北省移南國我已紅顏變白頭舟檝地經生道路齒圖人識舊風流明年尚拼霑全健預寫詩篇當酒籌

木齋先生將發舟以詩見寄次韻二首

十年黃閣掌絲綸共作先朝顧命臣大外寅鴻告得忌池猶得鳳我何人官曹人要足如非世路論交生是前久祀紀概何日定茫茫瞑海正無津

車從中秘綴綠綸同是為年退食臣偶為庭花當坐客登卿宮村省人怀餘尚覺情難盡相羅衡石付文衡他日春明門外路看舟明日定天津

在拜君徐節端輓詩二首次沈仲律提學韻

試問元方與惠連故家風範尚依然仍何姓字題金榜不見功名到白頭身後子孫能讀父書來人定可勝天當庭種得梧桐樹直待巢成鳳已飛

不羨徐家有二何眼在一一上雲衢九原可作心無愧萬里生還事可吁敢謂榮名堪比並後知陰教不相談嗟予談虎神傷處却恐神傷虎不如

曾編修鐸歸省安副

命使炎那帝恩才狀元酬去首元來車從化千杪前

指詔向南天嚣處開史行事幾應輕般宮使恩重許
新裁歸裝不載官中物自寫黃封作壽杯

石學士瑄之任南京

黃金臺上玉為堂關送羅生又石郎四海交英推京
氣兩都風物洽文章舊傳衣鉢吾空老世業箕裘了
最長可與語人今漸少不勝南望立斜陽

題義聲貞則二卷為林知府世遠父母作

三十浮生一夢餘義聲先已動州閭門高欲尉與容
馬家富唐氏剩有旌旗久化城雙璧掩恩淚令子一
官如袁京兩字同華袞夜夜虹光照墓廬

貞明堂高世所傳循升風節故依然道傍緋襖行人
說天上絲綸內史官老去淡恩猶祿祿生平遺澤尚
栝檜舊家木足徵圖後長記字勤教子年

儲都憲靜夫在南曹時嘗取鶴鳴詩義名其園
日鶴園又取杜少陵渼陂詩義名其軒日淨拭
軒比再入南京請各賦一首

山林城市兩相忘退食官曹白日長正愛庭除淡漠
綠郊嫌階藥亂堆黃寬園蔬子心仍在揚宮庫掛志
且餘今去行營蓬種竹可應重和代棕章
紅花映藥照清池長憶東曹坐對時縱有塵埃無地

存絕無雕飾有天姿年華過眼頻經幾風景撩人更
為誰官署不同心賞在也應重和少陵詩

孝宗皇帝禪祭有感

満羽無心逐鶴行偶因祥禪德先臣三年淚盡蒼生
血兩古各齊日月光天上神靈能變化廟中音樂風
想餘無由執紼橋山路空負兩陵一瓣香

王承嘉獻臣恩養堂王自御史謫海南以詔復
歸後今職

曾是中臺執法臣親從天上捧絲綸一身去國將二
載萬里還家有二親手種椿萱堪比壽歲供魚筍未

為貧可憐聯衷化無數秪得東風一半春

守靜先生得曾孫席間奉賀一首

家書何止開晨喜報道靈芝更有根巳喜一門為太
史最難三世見曾孫直教簡冊書香遠轉覺鄉邦行
數尊從此小同稱大阮衣冠盛事好重論

元日看牲復命紀事一首 已歲是日有賜胙節食之賜

犧牲新制未傳宣復命先承黼座前各拱正當華蓋
殿封題猶是戊辰年豈應衰老仍供職敢謂精誠不
愧天歸到玉堂重拜賜可將恩海報微涓

郊壇分獻再待夜明

廣土全消午夜氛冰輪初徬廣寒宮分壁位出星辰上萬象光思宇宙中幡氣入雲烟繚繞佩聲和樂響丁東神心豫悅天顏喜願佐夔動係聖躬

懷麓堂詩後稿卷八

七言律詩

恭述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時雨中齋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有也

寶冊亭頭次第移殿頭飛雨過鳳樓衣冠夾陛班初引鼓樂迎門座始升五載音容思玉几萬年功德付金縢二朝史筆今重秩欲報先皇恐未能

西苑焚稿紀事 五月二十一日五月[illegible]內閣諸僚[illegible]見[illegible]入西苑[illegible]門[illegible]有家[illegible]出苑[illegible][illegible]也

史家遺草蕭成編太液池頭萬炬烟天上六丁元下取人間一字不輕傳先朝故事非今日內苑清遊亦勝緣却上廣寒雲霧裏紫宸城東指是文淵

秋日出郭崔鶚有詩因次韻

直從亭午坐斜陽却借雨蒸作晚涼沙路試乘騎馬快足明日臥王堂閑謝撥衣忙移將繞樹和雲種折得因參帶露嘗四十六年公事裏向來塵夢一何長

哭內弟劉劍三首

怨問哀報已沾衣回首長天送落暉別後月明兄弟

誤到將身帳汝見歸平安兩字書空在去住三生事
總非欲與親交同感舊向來門下客今稀
宦路年多政實已登應客易看青袍民貧兇值饑荒
役政拙誰知撫字勞遺恨可能忘骨肉歸舟猶恐限
風濤雲江落木傷心地欲為招魂賦楚騷
南國園林謝發丹陽寶汝子主考出所又會試多文一去長江委
也渡官好不嫁州縣小家貧翻恨子孫多恩君豈但
三秋臨老我下添兩鬢皤寂寂閉門愁病裏有誰情
話一來過
松露周太保與王端毅太師楊邃菴都憲皆有

詩贈俞希文太常題卷一首
白髮年來卿山松露清風尚可攀堂上草玄親問
業朝中匡鼎舊聯班危言價出千金上一日心勞百
過關老我相思不相見摩挲亦為解雙顏
松露再召復致政將歸留話用前韻
門馬翩翩走碧山青雲迴首許重攀遠從西晉來千
里同道中朝第一班詩與道淩飛鳥上歸舟仍在急
流間多情話別留歡地猶是當年夢裏顏
松露壽七十再用韻一首
并州西指太行山百尺丹崖豈易攀却望故鄉還憶
昔恨為仙馭不同班風雲運合逢天上山斗名歸
世間細數百年從七十漫將靈藥駐紅顏
聞孔氏女至
南風吹送北河舟有女東來慰白頭病裏心情無那
老別來風景又經秋鵲聲報日書先到雨腳乾時淚
始收預想離懷還在眼對將一笑解千憂
與衍聖公夜話
漫以平安慰別離屋樓動是隔年期文章義豈千金
重骨肉心應兩地知留住有懸冰合早出游常恐夜
歸遲須看關下重逢日莫忘燈前共話時

劉太宰入閣後省墓例送一首
東曹地迥入黃扉盛事今無古亦稀天祿閣中藜火
動相州堂上錦衣歸新頒綸綍封三世舊種松楸過
十圍恩詔紙應教暫去及時勳業肯心違
贈倫德原學堂院南京例贈一首
玉堂元向玉堂開傍竹階除對古槐夢裏山川吾老
矣望中驄馭子行哉青錢選出如文價石室書成見
史才東向越山時驛馬白雲應肯渡江來
泉山書院詩
甘泉山下挹清風得似滁陽有醉翁嵐氣每隨天早

曉水聲長遶屋西東千尋峭壁瞻依地萬頃平田灌
溉功二物古來堪比壽願登嶙岣寫琤琮

城南姚氏園餞劉太宰與諸史部晚會歸得二
首

不到城南又隔秋偶因送客駐行騶枝楷宿雨衣猶
濕樹底斜陽席未收豈謂東曹非舊約須知下界有
仙遊壁間設作題名記聚散終同水上漚

園上高亭園下池秋來風物兩相宜紅衣落盡蓮初
實碧葉凋殘樹總垂江左故人傷別久（謝公[illegible]與此園省中）
仙客惟來遲病向已覺詩情減却幾情多強賦詩

書趙寺正式挽詩卷

下哭亡兒上老親向來無恙不悲辛身從[illegible]尚山
兩手爲拈詩付佇人今日我來臨此汝故開卷到時
傷神自興兔作絲力別地下相逢恐未真（其父封君役七日卒）
千家

守靜先生[illegible]年七十五加少師[illegible]秩例賀一首

榜下衣冠笑[illegible]誇景星落落散西東舒翰青霄年年
健且愛官銜[illegible]回車鬧哉成新樵鎖庭花開勝舊
時紅古稀[illegible]五賦勵詩七月風

補韻[illegible]大人次卷首韻

春宮芳[illegible]出黃封九日春光半未窮東閣衣冠前度
客北堂風詠舊時容眼看喬木年年大手種蟠桃樹
樹紅報道郎君頭賜玉盤回佳氣曉還濃

孟冬五日冒雪出城謁祭[illegible]國賢都憲喬希大侍
郎崔世興員外

十月朝明擬出城總因公祭輟私情一冬風景初逢
雪數甲關河不計程旋拂朝衣乾更濕未占天意雨
還晴相看莫問悲歡事不是當年向子平

次蓬菴韻二首

一官心事苦難償筋力空驚六十強病後漸看霜容

少色來翻愛竹書狂南園折柳逢秋色北郭看山帶
夕陽數月開情今兩度除生消得幾回忙

丈夫弧矢志終償精力君應較我強定遠功名那用
筆子陵風態且須狂東遊闕里聯文廟西上金山望
留陽回首漢家營牧地夢中猶覺簿書忙

出郊

雨後蒼苔入徑深放朝聲裏得追尋好風晴日中元
節紅露清霜半夜心城外看山猶舊色井邊移樹已
秋陰公家事在何時了莫惟癡兒淚不禁

憂旱二首（正德五年[illegible]齋居作是[illegible]九日）

[illegible]

事七[illegible]上心牛野柳[illegible]藥吹鐘鼓夜

沉沉[illegible]一[illegible]萬[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從[illegible]亦[illegible]村村

路側[illegible]夜[illegible]心[illegible]影[illegible]林塢聲遠聽

但沉沉風明月非無[illegible]好[illegible]長[illegible]前[illegible]

十月[illegible]首疊前韻

出門[illegible]送[illegible]中[illegible]自

[illegible]造化不[illegible]心[illegible]遊魚躍

[illegible]波[illegible]作[illegible]一雨[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六年[illegible]老[illegible]心[illegible]

已[illegible]田園[illegible]

哭[illegible]先[illegible]次[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人[illegible]村[illegible]依依一別[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老[illegible]名[illegible]

一[illegible]月地[illegible]今[illegible]

六年不見先生面數月[illegible]心不

[illegible]氣[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吹噓

開到東山道赦[illegible]西道梗不得歸次前八[illegible]

前雪中過六盤山韻

[illegible]折危途千步[illegible]空乞一身閒愁心正擁藍關

雪[illegible]猶[illegible]飲[illegible]出病後形容應漸瘦[illegible]歸路轉

多艱洞庭風景依然在為問扁舟[illegible]

比[illegible]兩[illegible]久不和是日得東山公赦歸車經

六盤山韻[illegible]憶[illegible]梁州之何悵然感之再次

一首

[illegible]功名夢覺閒夢[illegible]何似覺時閒南來已踏[illegible]連

[illegible]山我病不堪思往事公才猶可濟

時艱詩成漫憶梁州句一夜神交信往還

雪月夜觀水精碁戲作

雪月光中夜未闌楸枰敲落水精寒情貪白戰停杯

久眼入空明下子難長惟官曹無暇日偶從愁裏得

奇觀撚鬚呵手非吾事聊復燈前凭几看

亡女生日

十年辛苦住天涯每恨逢生不在家今日賀筵翻市

後舊時歸路有靈車夢中鮑實空題字（女歿時其母夢[illegible]）

二[illegible]身上宜男枉佩花白撚鬚香浣麥飯日斜

燒紙到[illegible]鴉

食相蓮菴宅有感

一枝初寄洞庭舟落爪餘霜散不收弱女憶時緣病
得故人別後已驚秋空將舊恨埋黃壤更有鄉心上
日噴歸共細君還向說燭痕和淚與雙流

除夕

獨吟孤坐總傷神許伴長安守歲人卦數已周無那
老年華初轉又逢春思親淚盡空雙眼哭女聲高徹
四鄰還向燈前添舊草擬從新歲乞閒身

借得匀梅一株盆花盛開偶與蓮菴太宰戲觀
之漫賦一首借梅者崔甥世興

休分北客問南枝綠影紅香信有之滿坐光風流韻
地下寶晴日上來時焼食春暖濃如酒冷笑霜髭白
為許今日定知誰是主客來仰與例芳卮

命希大宗伯將赴南京餉贈一首

壯遊桃杏北方稀面目驚同格不同酒興判教三日
醉病顏輸盡十分紅頻開尸牖延春日旋設圍屏護
晚風獨有離人心正遠折時須更向江東

諸公過西莊聯句走筆次韻

一春花信苦多風勝會真憐一笑同愁劇老懷泉抱
病憂深時事收論功杜陵醉後身猶健司馬才高賦
且借對客揮毫休我美衰顏不似舊時紅

再次一首

一從桃杏領春風潤草嚴花處處同截酒似憐花有
約催詩却笑雨無功釣心偶向閒邊發棋力都於醉
後屬餘興不隨芳事了盆梅猶自待人紅

得東山翁到家書再用前韻二首

數畝芳塘水石間此身方得是真閒吟詭自可供新
句老眼青猶識舊山年至尚餘精力健家貧偏覺歲
時艱梧桐自有安棲地不似空林倦鳥還
莫論人上與人間纔得閒時始是閒鄉客御應歌下

甲洞公宗自有東山變時更覺江湖遠閱世方知道
路艱當日賦詩無送者天教夫子竟生還

遊高亭為何生子元作（取韓文山蓋字長崗發之義）

衡山南去路崎嶇萬丈月梯尚可攀宇盡楚峰還捷
輪定知天上與人間當窗列宿長圍繞拂地流雲自
往還多少洞庭湖上客盡從清渭聽潺湲

五月初七日（正德辛未）

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還作
由馬斷沙苑尚思風翠桃宴已歸天上玉兒言猶似
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不勝凝望朵雲紅

西莊遇雨

佇延佳景卽登臨百度曾無一度陰今日我來翻愛雨舊時人去轉傷心空堂五月炎蒸盡野色千家草樹深最是晚來沾濕地不勝凉思滿衣襟

中秋獨坐

客去西堂話已終自隨巾屨步凉風輕陰冉冉來天際淡月沉沉出海東戰後兵塵新恨滿別時兒女舊愁空一劄兩報三軍捷莫道歡顔是酒紅

次日疊前韻柬邃菴

百年心賞故難終人負佳期非夜風豈有好詩生眼底誤疑明月在鄰東花能再發人將老客不頻來酒未空今夕定知何似景斜陽先愛晚山紅

九日倪郎小會

共坐西軒納晚凉滿城風日愛重陽昔因雨積猶餘綠菊爲霜遲且未黃病裏山林心轉癖老來兒女意偏長向時憂樂誰先後莫問江湖與廟廊

生日有感

六月九日多曾蒸我生行度未相仍黑頭漸白白日盡碧山欲歸歸未能閉門絕客祗像友竊祿作官猶斗升獨把一杯還自壽雙眠衰病恐難勝

終

懷麓堂詩後稿卷九

七言律詩

孫司徒饋雪酒與衍聖公崔郎中共酌

玉堂茶鼎不須烹已讓江南雪酒清一種奇香非世有六花新釀隔年成晉書光憶貧時耿郢曲歌傳醉後聲剛是兩郎留賞地敢將冰北玉風情

湛編脩若水冊封安南

聖朝荒服盡冠纓絕外交南舊有名文字不隨言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朋封命六載三回漢使旌天上玉堂非遠別故鄉重慰倚門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成之足成一律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

平地紅塵起白波直從青兗到黃河幾州村落人煙少千里川原殺氣多淡師屢傳師出令逗兵先試凱旋歌白頭中夜長憂國何日蒼生免荷戈

數日後再夢一詔有天兵所至罔不克捷之文疊前韻以自慰

北風吹浪不成波賊騎乘冰欲渡河何服以南烽火聚天兵所至捷書多心懸五夜趨朝夢耳聽三軍擊斗歌已喜文臣能敵愾須教武庫戢干戈

地震齋若國賢侍郎以詩來自通州次韻一首
獨坐空堂別院深可堪無酒更無琴雙垂短雪衰年
鬢寸結寒燈半夜心露待似聞天上語遠書如聽谷
中音朝來營笏趨朝地鐘鼓樓高月未沉
崔甥復借紅梅病起次舊韻二首
新花還發舊年枝一種春風兩見之醉眼似曾相識
後芳心多在未開時若逢孟老偏宜雪很少林逋別
賦詩病裏絕憐無客到有誰傾倒共深巵
誰借江南玉樹枝崔郎風格似宗之休憐客路春深
地猶及花神消半時孟比杏桃吟鄭何不勞冰雪葉

欺詩愁來春興都無幾盡日相看不滿巵
喜雨疊前韻簡邃菴
老年風骨歲寒枝人意花情兩得之病後朱顏還試
酒春來好雨正逢時花絲別久應思主我爲愁多廢
賦詩寄謝東鄰楊太宰肯將消渴共開巵
邃菴以詩來訂花朝之約次韻趣之
休論東閣與西湖城市山林總未殊已喜孤根同煖
地可將奇賞負詩家心雖鐵石能無賦畫恐丹青那
累花明日此花還此客有人爭向玉堂誇
邃菴携酒就梅再疊前韻

有客遥從楚水涯携來新釀不須賒花朝且共長宵
節雪夜全勝處士家錯訝仙丹紅似雪翻憐醉眼白
於花君才正合稱三絕併與詩人一處誇
疊前韻與崔郎
庾嶺南與灞水涯長安春望眼中賒須知水部郎官
興不在玄都道士家辭愛苦吟呵凍筆醉移清賞落
燈花向來花上真誰是好事翻從地上誇
閣邃自得紅梅再疊前韻
載酒尋梅興未涯移栽仙館路何賒冰霜曉節元同
調桃李春風別是家三弄已開琴入操五更應夢筆

生花芳鄰擬卜千金價老朽從今莫浪誇
近日紅梅倡和頗多當職思其外之時有好累
無荒之戒再疊前韻二首以識吾過并簡諸君
子
不愛風葩與露枝此花心緒我知之老當萬木俱凋
後愁對孤燈半點時多事不勞頻載酒有懷應憶舊
題詩相看具合無言坐小泛清茶當一巵
大江南望渺津涯水涉山行路總賒內苑移栽雖得
地北來漂泊似無家閒愁未解雙眉縛老病從添滿
眼花爾鄉一枝還舊主任將春色與人誇

有約爲醻王盤坪作

幽人種花花滿家此花之外更無花頻隨桃杏爭春色且共參苓閱歲華青眼舊憐携綠酒白頭仍愛插烏紗不須更酌南陽水自引香泉瀹藥芽

走筆次戍國病中見寄韻

病起□聞春酒香老來猶作綵衣郎方傳寶藥從人乞千雪仙桃本切嘗五月嘉辰懷往事門更詣拜繞問刊嗟予亦抱文園渴渴殺倚高歌到夕陽

五月七日壬申

曾上丹墀拔侍玉堂朝衣親惹御袍香傳宣殿閣在奉天門受人頻近奏事平臺在中左門東午漏長化國有人悲短晷南都無地仰餘光從容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聞河南捷

山東羣盜復河南血戰中原萬蟻酣守似堅城誰郢丸捷如曾杼尚疑三濳行不覺關山隘屢俾淤防將十食關道望兒與授首又聞舟楫下江潭

聞狠山捷用前韻

北風吹捲洞庭波飛剩還經血漬河今日勝兵方有算向來遣將本無多中宵驛使傳書捷兩岸歡聲入棹歌聞說西南猶轉戰幾時甘雨洗天戈

楊少卿廷儀歸省成都不豫閣老以長卷見屬請紀其事少卿予己未所舉士也

五色文章使我驚十年京國愛君情哀卿奉職先郎署換轍傳家有父兄城上花明新衣錦橋邊人指舊題名誰言蜀道如天遠萬里星槎自在行

楊檢討舒諾歸省長沙院中倒贈

行喜星少更月橋始知天上有歸槎宮衣尚帶香煙瀛仙鰲選隨玉露飄已向汀山開舊域細將文藻說中朝西來青鳥南飛將萬里雲霄路未遥

吳禮部克温來自南京與克道學士賦詩會別次韻予家用韻一首

淹留不厭篇儲瀁風度惟君世所難茶笑陛牛視設具杯如吳起慣吞堪聊將短日供長話漫以新詩續舊歡莫向南船錦閒吹暁牆沙路雪初乾

戍國省墓北澤山奉贈一首

二王祠旁六陵東百壠成行列上公下甲乾陳判閥後千年心切望忠中河山帶礪君恩遠知日春秋祀事同地下有靈應解笑郎君今又作元戎

七言排律

春寒二十韻

軟紅香裹見車塵剩取餘寒在水濱飛霰有時還著雨纖宵何力尚欺人湖波欲動猶淺草色初回綠未匀隱盡嚴襟無燕雀闌珊水雪但松筠吳牛月下疏簾淌胡馬風前肯斂新作態落花如怯雨多情堤柳似含顰朝衣試換應嫌早市酒從沾莫厭頻腸斷空思傳漢燭別憐歸思遠江蘋山皆地坼猶仍薄海因天高鳥始賓屏燮火犀僧貫男歌傳土鼓漫吹豳喉尚薄覺吟肩聳辭幾許調手皺未放韶光早九十肯抛長夜守庚申邊樓五字騷人逸俗殺新綠野

客負甲上要幣甘徵肯辭發心苦更傷神佛他過救誰相戀人被夜郎且共親蘭及也須酬老杜重裘空免作窮求年華荏苒俱雙鬢宦跡悠悠寄一身愁引東呆分浙源脩然高閣看瞬晌暄馳溫他凍生指一任炎涼過眼類從此願持鄒衍律追教陰谷見陽春

壽錢庚谷先生八十

迦由史氣尚雀見家仕天南紫翠?湖上鴨飛知客到何主述花門祭古滿地將嘆掃野服隨身更何執靜吟延得何健把行杖獨牽扎顏正對樓席手有作才要鏤尚能驅五馬幽開且可稱三?初心道德終無負本路功名只川如爪寶居宜樓有月舊貧剛兜瓶生埃空望冀北人猶羨提得終南世敢猜甲子數休論絳縣神仙居不在蓬萊堂成綠野千年後節近清秋一日幾堪寄與惟林下竹未忘情是嶺頭梅綠蔚愛江青松樹海水悉添白玉杯歌罷琅嶽如許和願從江曆待書同

聖駕視學有述

翠華重師霞金根歛駕從容下玉闌一雨隔宵清蔭路五雲先曉護橋門中天地迴乘龍御在廟心勞想駿奔禮樂百年昭象設衣冠三代藹雲孫拜瞻共識

師模重坐講方知學道尊履上仙班星只尺耳聞天語玉溫溫鳳闕賜名公卿貴鷄舌分香侍從恩政謂文章非因述故知還豆有司存休風今遺尋方勳盛事仍兼往代論從此六經功久大須將覆載比乾坤

生日述懷太宰既以長律用韻自述并答雅?

負?貧非問星躔花甲周時又五年抱病每瞻唐杜甫謝官方樂漢韓?頭多白髮生新種坐紙有趣足備傳?謂詩書非閒闕縱居城市也山川萩方獨守韓公訓仁里三?孟氏遷恩許曲江家無賞禮開東閣誠招延黃扉忝職經綸重玉几親承顧命專犬馬

仁宗對報主劉禹無力可回天同心論議思金陵木
蘭功名笑瓦全已愧元方曾有季邦悲顏路早亡偶
聖鶯歸序忙於我顏惟聰明不及前歡枕欲眠頻覺
公杖藜將母轉愁頭如道深室通間欸滌為替生倒
解懸況值劬勞傷短日收耽荒渠醉長筵鏡中勲業
今衰矣夢裏江湖更渺然大義弱能迷覆載餘生何
以謝鈞甄家嶽爭洪猶作滿手披拂撤錯忘茲公退
久逆餐禁道交舒先和鳥寫錦衣肉食非吾樂蒙
探水心豈自堅犖聽玉皇宣放勅願從平地學神仙

遂菴太常先生初度疊前韻奉寄

甫翁畢命不同躁後甲先科仕七年天際關中態張
邑文信門下識君賢聰明德祖才無敵清白關西世
有傳潘府早時通姓字地靈隨處託山川東堂決試
曾三捷外制唐官始一遷頭騎北來經洧撥首躍西
大呼鄭延龍駒為匹飛孃滿虎依千尋節制中風夜
在公長徹因行藏自我亦由天經冠義切頻遇足鼎
谷生徐稱保全寶劍由應光射斗明珠何止媚淵
班行迫絕星辰上人物分明藻鑑前寒士力能吹羽
落蒼生手可救渥顆秋風村里頻勞夢陽月懸弧此
再懸已得接桃較友道宗齋伐木共賞遊東將鬢髮

今蟠友齋後心悄各醒然合志豈能忘椅羽相逢笑
道出閣甄公庭坐道平如水大道從知直似絃臺省
疏傳金鏡策山林興寄白雲篇中朝儀表衣冠後
代勲名竹帛堅願與八荒同壽域不妨官府是神仙

五言絶句

雜詠

種樹自何年鄰人不知老不愛松色奇只聽松聲好

又

野樹乘天鬚山鍾度水遲詩僧不出戶頭白少人知

又

仰面看飛鳥彎弓意轉遲馬頭雙獵犬惆悵立多時

芙蓉

濯彼秋江上脩然風霜姿世間無一物惟有謫仙詩

西園秋雨

竹

秋雨潤青草青青脩竹林解使秋聲爽還令秋色深

柏

舊樹已十圍舊宅今易主新樹日以長秋霜復春雨

檜

雙柯出牆頭亭亭兩高蓋雨色愛青葱天聲聽虛籟

柳

柳外春烟碧柔遥綠景斜退朝無一事風雨送年華

桃

種樹乘春雨開花待晚風一年還一樹隨意滿園紅

李

名果出吾家移栽自海涯要看花勝雪先放雨催花

芍藥

秀色作春濃陰雨後看持盃賀花相先我得依官

木犀

花開不及春但老却宜秋天機何處在須向靜中求

蓼

的的垂紅雨蕭蕭映碧流與江誰解剪聊得數枝秋

錦墩草

野草不織地青青常覆盆風朝還雨夕留客意終存

苔

豈不愛佳客客來殘我苔西園十日雨三徑不曾開

藜

藜新尚可蒸藜老亦堪煮明年幸強健拄杖看秋雨

後西園秋雨詩

予往歲秋雨中嘗即西園植物各為小詩十二首今年病告累月幽懷莫伸復即所見得十首

石竹

雨來催我竹十日忽成林筍出無人見蒼苔淺更深

山色澹西山風光總北堂有亡各異地憂樂兩難忘
右萱
去年長比人今歲高過屋好雨東南來依稀滿庭綠
右槐
晶背霜雪他幽庭帶雨看會爲雙闕過歸託一枝安
右宗陵
貝葉已無年貪看亦云久未惜雨沾衣應防刺傷手
右茶蘼
芳菲曜朝陽餘景駐曉色縱是雨成霜白頭心更赤
右葵

月月花開花開應時節未須誇雨露橫與鬪冰雪
右月桂
未摘霜前實先看雨後花名應出西海顏豈論東家
右橘
風花晴可倚雨實秋更好日日望江南終當此中老
右望江南
春草萋欲負秋草萋更碧莫太倚春光方當凝秋色
右草

七言絶句

虢國夫人早朝圖
掃罷蛾眉上馬遊君王剛及退朝時侍臣記得丁寧
語莫遣長生殿裏知
茶
海寓西園數葉稀露華清曉濕蒙茸玉堂夜半癡郎
渴此味無因獻九重
兔
靡蕪原上眼迷離好是空山獨坐時老去鏡心猶欲
動似嫌孤隼下來遲
菊花
寒影蕭蕭照墨池西園曉色正相宜蒼顏黑髮秋風

裏恰是陶翁未醉時
蓮花
不見峰頭十丈紅别將芳思寫江風翠翹金鈿明粧
鏡疑是湘妃出水中
芙蓉
輕紅淡白兩堪憐妙意皆從畫史傳不用秋江照顏
色也知標格是天然
梔
抽黃嬾白總榭才前遺山梔入畫來似爲詩家少知
己杜陵吟罷不曾畱

水僊

淡黃輕拂玉露香水中僊子素衣裳風鬟霧鬢無纖

東不是人間富貴粧

牡丹

綠葉紅葩號名花紫艷分明出魏家應是洛陽歸夢

遶緇塵紅土半京華

題僧臨蘭亭後二絕

前代書家失典刑河南別自有蘭亭寧知千古風流

興只在山陰酒未醒

首唱曾臨太不逮遙從點畫認蹤猶向來賞析翻成

恨不見當年運筆時

柯敬仲學竹二絕

奎章博士本書家畫法翻將上品誇鐵鎖銀鈎誰解

道人間空愛筆生花

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衹數

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了菴畫馬

宋家龍種帶燕山猶有秋風十二閑千載高圖非僕

價任他評品落人間

觀泉圖爲衍聖孔公作

松根泉脉思悠哉湖上春衣滿地苔七十二泉雲霧

裏可能持贈一泉來

春園雜詩十四首

三月一日作麗成五十五年衰病身閑門一枕午時

夢江南江花無數春

病來無力與春爭有盡花開草又生莫道東君不識

面亂紅飛綠也關情

青陰老樹生香蕚棘籬花遲參差開分付兒童莫謝

客窗中那有俗人來

指揮亭邊非我家城南小園綠水東直恐此身終見

客門前有地不栽花

木樨花開紅作屏庭前春草滿地青綠陰深處不知

枕畔鳥一聲幽夢醒

千樹河邊楊柳枝恨有成樹復成絲不見楊花飛滿

地寧知春去已多時

野鶴歸來不受馴家鴿依依鳴向人應惜城中食粥

火不如天外離風塵

庭下獼猴如小兒攀花折果不停時爲憐野意馴羈

絆放著林間尚樹枝

三年種竹不滿地長憐高高多夕陰縱使新成也難

老貧教養卻種花心

夜來一雪忽成雨雨過西山青入樓聽人騎馬行官

去又作思山一種愁

從草園花隨意春野情偏與物相親養得山家竹竹

鹿書[illegible]閒行不觸人

團道假山如壽閣壽閣還是假山無若見此山真有

目縱月偕同也西湖

房山山房山下頭十年不到水空流閒童提魚門前

吹只道山中無釣鈎

慈恩寺前花滿洲看花長記少年遊春光撩人不知

老夜夜夢到水西頭

木筆

此落和煙曉未乾多情獨自倚闌干春風為報真消

心不似江南夢裏看

蜀葵

自學紅粧媚晚霞抵將忠亦報天家縱教雨黑天陰

夜不是葵枝不放花

黃葵

不隨紅紫鬬紛華別有風流出畫家莫為人間負正

色秋來變付與黃花

玉簪

昨夜花神出紫宮綠雲裊裊不禁風粧成試照池邊

影只恐搔頭落水中

春草園二絕

池上青青綠如烟多在東風十日前還憶謝家池上

見別來聽雨賦詩眠

滿園青草亂春愁病裏何心更出遊獨立斜陽淡

望不見人在白蘋洲

鬥牛圖

內苑鬥牛

不問御苑鬥甯牛春來多少廟廊憂須知是公

孫只問當年曲逆侯

劉寬還牛

笑解擾驂緩步歸野人多事轉相疑司徒無怒元無

意牛入牛來兩不知

牛觸殺牛

從出歸來了不驚車前流血任縱橫一牛自與孫宅

更有似人間骨肉情

李密掛牛

從來不作帶經鋤掛角歸時日未晡道上逢官應借

闕傳中的貴賞識無

濟醫馬圖

王郎愛馬癖成癡病馬情多手自醫馬病秖應醫便
得不知醫癖更須誰

黄子久山水

子久丹青仲象詩百年風物兩稱奇分明一片江南
景陌後相看醒不知

門松年山水二首

九曲闌干十丈泉隔溪幽樹轉蒼然携童莫道尋師
晚獨在秋山落照前

前偶試蓬坐不眠夜涼吟向茯霎天松陰正好看明
月分付兒童莫放船

刻絲牡丹二絕

組織新成刻畫功好花芳蝶共春風摩挲情物尋遺
事不足唐宮也宋宮

綠蔭翠朱紅間淺深都將一賞付分陰誰知造化無窮
刻費盡人間巧匠心

書歐陽公丁帖後二絕

醉翁長恨作書難道是撑船上急灘畢竟晚年多自
得儘留風韻與人看

世代家書自不孤當時只爲蔡君謨若將晉法論眞
印此老風流世亦無

寒山拾得圖二絕

閒向青山掃白雲白山那得有紅塵白雲飛散紅塵
盡山色長如清淨身

焚松燒竹自爲炊罷吟詩對竹爐應是禪家風味
別世間烟火氣全無

王孟端山水圖長卷二絕

寫竹休將竹史看王猷家自有江山空庭莫訝千尋
影寫出烟波咫尺間

高下青山遠近村清江處處繞柴門鑑湖一曲渚多
少須問君王乞恩

蒙翁蒲萄次韻二首

采采西林白露團一時清賞故人歡齋餘四十年前
事又向誰家卷裏看

西土蒲萄別樣圖滿君聊此寄清歡荔支香水誰高
下且與詩人一例看

決酒一尊奉致二泉都憲侑以小詩

玉露金莖下九天風情猶記十年前莫言天上無多
滴欲斷人間第二泉

使回聞欲其寄江南益府以為北堂之壽再故
一語情見乎詞
行廚新變不閉封留向高堂手自供若比江東懷橘
意洞庭香色定誰濃
捕魚便面爲厚齋閣老題
漁家生計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
昏曉風吹浪繞觚稜
傾葵道卷太宰侑以一詩
雨後官墻色更深采來新自玉堂陰紫葵紅藥猶堪
適可憐黃花獨苦心
收回內弟有懷閣張詩見寄次韻二首
刈張朱門非我事楚人家自有池鑑如何南岡三尺
別猶記西堂一夜美
朝向開戶無佳客獨對閒家老瓦鑪忽向春風肥秋
興江東何處有蓴羹
題沈啟南畫二絶
疊崖叢花滿世間石田胸自有江山林看絕頂孤與
處萬仞高風不可攀
欲向高堂一振衣恐驚黃葉滿山飛不如抱膝還高
臥閒倚長空送落暉

題李伯時蓮社圖二首
誰寫廬山十八賢白頭居士老龍眠藥囊經卷隨行
杖如在香爐瀑布前
蓮社風流隔市朝其將身跡託漁樵陶翁心事無人
識聞道攢眉似折腰
恭題景陵御筆花鳥圖後二絶
文華殿裏日從容花鳥閒情藻繪中負向人間問開
落許花天上幾春風
雲滿平川穀滿田眼中風物總堪憐高飛倦啄皆生
猶憶先朝大有年
題崔甥畫卷有序
禮部郎中崔甥世興得中書焦瑞家畫卷十幅皆
正統大魁聞一時名筆內有予詩十首跋一通皆
書於齋而字畫闕印絕不類疑其偽也間以質予
予笑往昔實有此號及請觀其詩淺不如為何等
語也因念弱齡所作忽忽四十六年而卷什完整
如故且跋云存幅空其半以俟他日更爲之今焦
氏以錦衣貴族已就凋落所藏書畫亦散佚不守
而予復見之獨非有所俟而然乎世興以爲奇請
跋前語乃各次舊韻填諸紙空復識其後而歸之

且以原韻並践各附于稿後亦用以自考云爾正
德壬申二月七日西涯李東陽賓之識
不見春風轉綠蘋山中那識歲華新試看斜陽門前
客莫是坡翁夢裏人
行盡青溪見白蘋中林斷岸聽鐘新不因人吹上
鑪下空谷誰知更有人 右訪友圖
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曉登登琴斗酒來何
暮空負寒齋半夜燈
斷岸垂崖百尺藤柴門無徑有誰登孤舟十里山
頭客共語西齋一夜燈 右訪友圖

過向秋江過岩空曉風涼月共開篷數聲長嘯一曳
語多在千山萬木中
棹歌歸去水連空十里青山一釣篷同是滄浪濯
纓客相逢清夜月明中 右漁父圖
江上秋風生白波漁子解唱滄浪歌激長日短不知
暮回鴉浮頭烟水多
荻花江上水增波萬里秋聲入棹歌十二樓空何
處所滿天鴻鴈々陽多 右漁樂圖
紛紛紫陌任紅塵轉眼新花換舊人何似水邊無
後老丁遠是少陽春

翠袖娟娟不愛塵水邊長伴一閒人多情只有孤
山月猶照西湖十里春 右墨梅
萬紫千紅漫作叢一枝端可掃青空不緣風格高如
許誰道坡翁記墨君
月在風前意不禁動搖蒼翠入青雲天涯歲晚相
逢地惟有清風得共君 右墨竹
眾芳搖落盡堪憐多在江南歲暮天獨有孤根隨晚
節老來相對不知年
自在南枝也可憐況逢枯木半參天江干歲暮無
人地路泣烟愁定幾年 右古木圖

高聲人語共分明夢覺高堂了不驚報道乘龍消息
好隔來終日傍門檐
青衿毛羽獨分明盡日相看總不驚踏遍殘枝君
莫惜好將春色到簷楹 右雙鵲
聯翩平沙落雁斜夢魂往在水雲間多情不似江南
并向沙頭啄柳花
水淺沙寒日易斜數聲過在楚天涯哀啾忽聽秋
風起落葉寒蘆兩岸花 右蘆雁
休論濁桂與山紅雨簇風翻定幾叢欲向春光題品
過老來詩思十分慵

在竹山丹崇間紅刺蘼黄菊兩三叢存心也矣患
圖蝶有過相過思未備 篔齋 右花草圖
今年夏予在史館中書舍人焦廷粲亦有事于館
中持所藏畫卷十幅請予題編閱之暇輒命筆爲
八絕而止越數月廷粲復以卷抵予家時歲月
披而閱之則謬所爲者皆應答語甚不滿意始欲
爲長句續之而俗事纏繫弗果也廷粲使凡幾至
則又爲二絕歸之仍每幅虛其半以俟他日興到
當復爲之耳成化丁亥十月晦篔齋李東陽題

戲嬰圖

鄰將白日付青春戲舞閒行意態真閒道棘門遊細
柳漢池空有弄兵人

東湖圖

湖水東頭孺子亭十年人地兩俱靈憑誰爲酌湖中
水一洗人間醉夢醒

商山圖

行縣溪山覓紫芝不應名姓有人知開來共說人間
事楚漢分明一局棊

遊春圖

三月江頭花滿枝春光物物總宜詩杜陵野客猶多
恨不是看花痛哭時

赤壁圖

舍下亭前水不流長空混漾與雲浮坡翁具解中宵
遊處笑平生醉里遊

倪文僖文後稿目錄

卷之一

南行稿

留別京口諸友

張家灣舟宿用潘時用韻却寄一首

舟發張灣宿河西務

楊村阻風

直沽夜泊

舟次秦新驛得戴侍御同年書知于前驛相

待漫得一絕

張秋

馬船行

濟寧二絕

歌風臺

徐州洪

白楊行

雨望

過黃河

夜過邵伯湖

揚子江

揚州懷古

風江野泊偶步江上無主竹園呼酒招飲

御湖寬慶彭長官同飲

江上望金陵

南京謁孝陵有述

登報恩寺塔

遊靈應觀

遊雞鳴寺

采石登謫仙樓

長江行

小孤山
與謝寶慶擬登匡山至九江阻雨和韻
江南雨和寶慶韻
呼風謡
江中怪石
江雨次韻
曉發蘄州次韻
道上夜泊次韻
回風磯
江上聞蛙

過黄州
登武昌觀音閣
江上奕棊與寶慶
小君山
登岳陽新樓
謝寶慶洞庭阻湖中作
江上聞蟋蟀
至長沙送別謝寶慶
與錢太守諸公遊岳麓寺四首席上作
錢太守招遊開福寺不赴奉答一首
燕長沙司席上作
燕長沙衛席上作
競渡謡
浮橋
長沙竹枝歌十首
長沙道中
荷木坪二十韻
雷公峽二十韻
六月九日初度諸族父兄皆會感而有作
得家書聞舍弟病二首

茶陵竹枝歌十首
益女生日
過永新十八灘
吉安府
聞楊州消激
發南昌府東湖口
滕王閣
水碓
舟人有採蔬者問其名曰連理菜感而有作
弋陽雨晴

廣信道中
過玉山
過子陵釣臺
過錢塘江
陪宗商府推期遊西湖爲郭侍御所招不果
西湖曲五首
弔岳武穆
自杭道中四首
風雨嘆
順天同造至州舟中老僧有贈兼寄大錫

蘇臺柳五首
與趙夢麟諸人遊甘露寺
送方以訓之穎州
遊金山寺
卷之二
南行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祭高祖處士府君墓文
祭族高祖提舉府君文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漢長沙王太傅賈公祠記
長沙府學尊經閣記
新寧縣石城記
賀典隆傳
湘江送別詩序
卷之三
北上
挍文學錄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
別駕後次韻答何修之王德潤二侍御并京
尹學公懸功題鳴室有作
重過孝陵有述

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子監太常寺尚寶司鴻臚寺諸公會宴于禮部有述呈翰林院諸前老
過大常楊公北西亭次韻明仲
與諸秋官登雞鳴寺驟起作
登五顯廟臨芝亭
南會諸友餞別承恩寺席上作
與何王二侍御登報恩寺塔絕頂
登雨花臺

過潮天竺
謁府伊祠
與陽平侯張公宣城伯衛公遊靈應觀
登清涼寺後臺
與徐休齋貞長遊靈谷寺
題曾京尹所藏雙鷹圖
求筆題成國朱公子延齡書樓二絕
留題南京貢院
九月八日發石城泊龍江驛何丁二侍御攜
酒餞別聯句是日莊孔易司副自江浦來會

夜宿江上次明仲韻
九日渡江
晚發舟賦有序
望龍潭驛
歸夢
賦過召伯高郵寶應三湖
賦得白兎山送費司業廷言歸鉛江
淮上作
霧
桃源道中

宿遷道中
過直河驛待明仲舟不至
邳州即事有懷都憲張公
呂梁洪二十韻
見月二絕
夜泊徐州懷陳秋官宗器
徐州訪蘇墨學書坡老石刻後有序
沛至來滿驛道得家報八月十五日生女明
仲呼酒見賀有詩次韻
余有戊
沛縣懷古
聞滿刑用復以病不終試及觀順天鄉試錄
知蕭生鳴鳳王生佩俱落二生皆時用高弟
吾所畏愛者并紀以詩
穀亭閘得劉時雍璇方書
聞湖南大熟
發橋驛送明仲之曲阜二首
過余德潤秋官次李秋官若虛韻因寄陳武
選德修
得李秋官若虛署秋官元勲部戶部文敬聯

何見寄次韻二首
夜過徐家茂閘
觀通村閘
濟寧夜泊懷明仲
濟寧舟中會沈提學仲律有作復佰談武庫
用韻述懷長句
夢開河寨懷明仲
安山驛待明仲不至留壁上
別明仲子
孔綸文公翔兄弟送明仲舟中款贈一首
聊城
南河周家店
七里溝
夏家灣遇僉憲劉廷瑞節飲和嚴戶部宗哲一絕
嚴宗哲過臨清舟中夜話聯句
留別嚴宗哲兼東瀋劉廷瑞
武城懷古
舟子
雨行德州道中五絕

擬閣
十月一日
連窩驛憶亡弟東川
兀兀
衛河道中即事
獨坐柬明仲
河燈
冬日
題蕭給事文明所藏射後
滄河驛懷河間寶慶先生兼懷鳴治侍講
夜過靜海憶戴孔學廷珍
夜泊
直沽憶亡弟東山
聞彭侍講敏五丧已過直沽追弔不及悼之以詩
過丁字沽
與明仲晚酌
舟中雜韻十首
家村
家村阻風憶京師諸友

次傅太史日川贈行韻
次李吉士常贈行韻
過潞縣奉懷外舅蒙泉老先生
夜宿潞河驛
通州道中
卷之四
北上錄
明故封太安人舒氏墓誌銘
金陵何氏墓圖記
明故贈工部郎中楊公合葬墓誌銘

卷之五
經筵講讀
序
大哉聖人 至 行其人而後行
惟天下至誠 至 可以與天地參矣
聖人有憂之 至 朋友有信
昔君文武丕平 至 付畀四方
王人求多聞時 至 匪說攸聞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 至 鳴鼓而攻之可也

故善戰者 至 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至 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 至 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 至 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至 父子相夷
則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
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 至 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晳 至 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一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
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至此之謂大孝
離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至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至其揆一也
卷之八
東祀錄
序
遣祭物文
晝祭祝文

請書刻御製碑題本
代祀孔廟有述
憂旱辭
天津
夜過滄洲二絕
弔顏魯公祠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晃夜微雨
次日大雨至夜喜而有作
過安平鎮城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句
過汶上訪思聖堂

至闕里
新廟告成事
謁尼山廟有述
謁顏廟
曲阜紀事
謁孔林
周廟 祀周公也
謁少昊陵
會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過曲阜孔水道見兆先壁上詩志痛一首

過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登嶽
祭尼山廟文
祭南溪公文
祭東莊公文
代告闕里孔子廟記
重建孔子闕里廟圖序
詩禮堂銘 有序
金絲堂銘 有序
手植檜次匏菴先生韻

題袁僉事松壑圖卷
題袁僉事石田山水卷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題徐都憲椒園茅屋卷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鄧縣癸榮泉翁外舅文
歸有蔡家灣舟中作
復命題本
通達下情題本
紀行雜志

代襲封衍聖公謝恩表
代衍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南溪賦
卷之七
集句錄
小引
送徐學士先生之南京
病起伏鳴治小樓奉謝二首
鳴治集杜句見答因再集杜二首
□□南樓別後頗以不得詩爲慨別賦杜句
一首
鳴治待詔再集杜并絹部句各一絕依例共
得八首
四川屢有一樽之約病起集杜句奉訟
同年作不赴集句奉諸年兄二首
前依同約止許舉張汝弼吳元博舊例以雙
鴻十酉罰科數日後必有續湯載酒而至
者閱月不見又不敢企□相督集唐句以論
之不敢屈有所望得一和章足矣二月十
日
東坡五侍講

自鳴治外皆有投贈而和章不至試語明仲
即躍然而起此非相負者集唐句以啟之
明仲和章至謂不宜獨以險韻相困因索再
和一首
因作講伯常聞予止詩作長句見督聞戒因
集唐句奉答之
送羅禋仲紹興教授
伯常因用前韻憶亡弟以予方抱此感因以
見述再叠前韻二首
和鳴治疑興見寄韻

春日答舜咨

亨父集句索樂奉和一首

清明送日川敷五陪祀長景二陵

雪不止再集一首懷二公山行之苦

雨雪連日日川敷五怪余詩有御營山店之句歸途乍晴富有倡和凡贈行者皆答獨不及予再集一首奉謝并索和章

清明後二日與鳴治約訪王仁輔于天德觀阻雨寄鳴治

送吕湖趙判官致仕後歸自京師

師召邀同鳴治小飲集句奉謝

聞陳名功朝用集古甚富詩以問之

贈[redacted]羅楊先生 有引

集句後錄小引

病中言懷長句

又六首

柬劉東山司馬二首

歲暮長句

歲暮即事二首

擬古將進酒

春日奉餞方石先生四首

壽潘南屏先生六十五首

新春雜興

寄衍聖公

松露先生發懷翰林舊遊有詩見寄次韻奉以答之

卷之七

哭子錄

小引

哭兆先效禮齋傅先生韻

次韻答方石謝先生

再次劉齋先生哭兆先韻

因兆先病中韻答方石劉齋二先生

圭峯羅司空寄弔兆先欲焚之柩前以代挂

劉日循以詩因感其義次韻奉答

和王古直哭兆先韻二首

次陳卿御史韻八首

次顧士廉編修韻六首

次韻答海釣二首

李白洲侍郎屠元勳都憲有詩弔兆先次韻

本答
次錢貢諌修撰韻
次韻答邵國賢提學五首
次何貢外子元韻二首
又一首
次王士事叔武韻三首
次石檢討邦彥韻三首
卷之九
求退錄
序
奏
卷之十
求退錄
奏
後序

懷麓堂文後續稿目錄終

懷麓堂南行稿序

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省家君編脩公以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既合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于朝蓋閱七月而畢事方吾舟之南也出東吾觀舊都上武昌濟洞庭經長沙而後至其間連山大江境象開翕磅礴若小宇宙而游泥莽者信天下之大觀也既而下吉安歷南昌逆浙江經吳會之墟則溪壑深窈峯巒奇秀千變百折開見倚出不知其極噫予厚所謂曠如奧如者庶幾其兩得之其間流峙之殊形飛躍開

落之異情耳目所接興況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蓋欲止之亦有不可得而止矣君子居則致養于親出則委質于君離次有踰遠遊有戒故非求仕不使則無從乎行行亦無暇乎所爲樂者今天子明聖侍從之臣無簿書戎役之責乃得承君之寵奉親之志成尊祖睦族之舉又以其餘覽形勝玩境物輸寫情況振發其抑鬱而宣其和平亦曾非一時之樂長吉名登高能賦以觀大夫之才而太史氏文章又以爲得江山之助若是則吾不敢當獨倫誼風俗之大人情物理之詳且備于此有得焉間非後天下而

疑不可也然則是詩之作非徒以自敘而亦可以自考也每一詩成輒請諸家君以爲可則敘之得百二十有六首文五通自潞河反而至江皆所經者而止其餘應答題詠及書而苟且者尚多悉削而不載云是月二十七日翰林編脩李東陽賓之書于潞河舟中

懷麓堂文稿卷一

南行稿

留別京中諸友

遠奉絲綸出九天遙從閶闔望群仙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吳船微官未敢輕歸思不待秋風擢巳旋

張家灣旅宿用滿時用韻却寄一首

閉戶端居長抱痾來舟南去欲登仙壯年俛首惟長劍與事傷心為別船杳杳閒河勞夢寐匆匆杯酒各風煙情將弱柳春無賴意入停雲暮巳傳萬里江山

名勝地百年心事送遊篇清溪短櫂催將發旅館殘燈試不眠路隔紅塵燕市境望窮青草洞庭天雲開梅浦西山出露下高城北斗懸身在乾坤嗟獨健道有膠漆頻終全昔時分手君須記走馬斜陽古寺前

舟發張家灣宿河西務

客裏正含塵中眼縹緲真乘水上舟江月滿船疑是夢漫同詩卷半消愁遶沙細浪隨鷗鳥村裏青山入枕樓行盡驛亭三百里五更風急住灘頭

楊村阻風

朔風東來河水渾驚沙走石天地昏舟人喧呼怒濤

湖海若戰闘誰能夯前舡咫尺不得上去路奈何安
可論床欸几側坐未穩乘月夜過蒲灣村
宿清夜泊
三水斜通海孤村合抱陂夜深明月過春浦潮生
憂周身將送還家夢不驚曾憚有親舊羈旅見真情
舟次本新驛得戴侍御同年書知于前驛相待
漫得二絕
月出高援生野烟斷堤咮併驛門前美人只在雙塘
外海口潮來好放舡
又
一棹江南本舊期宦遊多事獨棲遲東風幾度停舟
意惟有春潮日夜知
放船
月出風亦静卧聞傳櫓聲起看林鬱過始知我舟行
帶鴉逐浪角咿迎人生清脈散宿雁邊月墳春明
風忙孤舟鳥頭快青雲程堂不惜行路懷歸意先征
浮雲南北飛黯然傷我情
東南風
黃沙濁浪排長空十日五日東南風前船暫開後退
却開船回灣隨處泊篙師有力不自持回帆轉柁無

停時君不見大船安穩如屋裏小船下上隨波起出
門萬里誰復知咫尺悲惟不相似平生漫說行路難
行路之難乃如此却笑悠悠陌上人兩脚踏地猶悲
迍
宿流河驛遇寶慶謝太守
神山懷先達相逢即舊知別離曾有贈舟檝本無期
細語春燈暗高歌暮角悲從君問前路江海得吾師
早發滄洲
只函輕舸發滄州野樹離離散不收前地離心河上
草一燈殘夢渚西樓塵生曉市人烟集雲擁春城水
四浮我欲憑高問歸雁瀟湘何處可維舟
清明二首
聲塲南北楚水頭每逢寒食憶松楸匆匆便作江南
客又是并州一種愁
又
原南草色動春晴又是離家十日程旅擷田蔬供野
飯晚風河上過清明
桑園阻風
離家凡十日九日在風波山色依蓬轉灘聲雜櫓多
書床無穩閉夜劍且悲歌不有承顏樂其如羈思何

望德州

雞林蒼蒼一望平落日始到德州城山邑離京不復見河流到海無停聲邇人擊鼓朝暮急舟子判船來往捽與客相期隅索月停燈坐待東方明

泊故城與戴侍御謝寳慶夜酌喜而有作

逆流衝長風岸渚成百折舟行落日瞑篙櫓力已竭同舟烏臺彥待我心切切結交重然諾此道久已絕偶逢賢太守論舊語不輟烏臺冰霜姿負好不自熱周旋其觴酌燕坐當為列相顧間起居停盃聽予說自從適京邑道路屢危轍欲帆却撐駛長纜阻牽掣

復聞南河水決淺不過轂黃沙捲驚塵千里地欲裂南師何大懶風伯無乃褻我舟未妨遲晨事長若觖懷昔問蒼天心亂不可撥二公濟世者慷慨憂不歇嶷嶷南州彥矯矯中臺節方將承明成應用掃欃許國同肝腸匡時仗豪傑閒官愧升斗茲計予已拙日復盡君觴君皇慰離別

泊武城姚尹顯承詩率爾有贈

寂寂離亭坐不眠偶從桂史識君賢劉黄慷慨陳言日懋子風流作縣年風雨繫船春樹底河橋分手夜燈前武城千古絃歌意一度懷人一悵然

臨清二絕

十里人家兩岸分倚樓高棟入青雲官船賈舸紛紛過擊鼓鳴鑼處處聞

又

折岸驚流此地回濤聲日夜響春雷城中煙火千家集江上帆檣萬斛來

浦橋得淺

落日荒村無犬聲風沙兩岸斷人行須為繫纜空林下坐看前溪春水生

望東昌

水淺無聲棹沙乾有短蓬河源還濟濟民俗自齊東地渴今春雨帆欹昨夜風蒼生不可問吾亦嘆途窮

漲秋

河流舊有患自古重隄防剏始固不易居守乃其常昔聞漲秋水汎溢誰能當沙沉鐵為魄石走波昂藏人言徐都憲此功不可忘歷年既久遠衝急隨摧傷東山伐木石內府派丁糧遙遙啟築聲杳杳道路長由來重漕運値此年歲荒哀民勿嗟怨王事固靡遑金堤潰蟻穴此戒良亦彰寄言後來者未可崇燕康

馬船行

南京馬船大如屋一艙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勢疾若
風咫尺波濤萬斗是官家貨少私貨多前來帆殺北
根鹽憑官附勢如火熱邏人津吏不收詰爭扭鬭捷
防斛欺餘去忽來誰復知乘時射利習成俗背向那
笑他人癡他人雖癡病亦深明刻犯令爾當利官家
號令時復傳津吏如今更索錢

濟寧二絕

挽挽舟車此要衝地連淮北控山東龍王廟畔潺湲
下大白樓高聯睨逍

又

濟水東來泗水連群城深處有人煙湖心曉色不臨
岸鬧口春濤穩下船

歌風臺

風急高城湧暮波舊時臺榭此山河鹿當秦楚黃摩
合能出芒碭紫氣多海內英雄休戰伐里中耆舊得
經過功成坐失蕭墻計遺恨當年猛士歌

徐州洪

山根僂牙石插水齊蟠鬭虎隆隆起背濤鯨浪中從
翹百步九折勢不回欻如萬馬乘風來奔雷駭電逐
恍惚瞬息不得相追陪是時旱涸尚如此何況泛溢

凌空頹州中徐人自齊宿錯盡咕呼若風雨一夫應
旗百人拒瞬息風帆不知處南人慣笑北人慣予亦
南之客雙眉可嗟此險天下雄形勢恠譎誰能窮長
江濁不窮丈尚有神物藏其中但見巨石如蟠龍
大書刻自東坡翁筆力險絕如此洪似覺造化爭奇
工我生好古來苦旱三月水落波濤空復聞百里有
呂梁洪波巨石相吊藏世間夷險無定所此地何獨
非康莊人生一身須周防百年行止思垂堂豈不愧
彼千金郎嗚呼豈不愧彼千金郎

白楊行

舟行白楊河河水淺且渾居人畝川下出沒無完肆
舸首若有得昂然其騰攘停舟問何爲賢額向我言
始知沙中蜆可代盤間食此物能幾何歲覓乃加繁
吾人來溝壑生意諒斯存食者爲朝夕豈不念丘園
邊河惟官擇一錢費百錢浚滌江淮地千里惟荒田
十歲九不雨搖枯因其然況復苦迎送誅求到心肝
生當要路衝雞狗不得安嗟我獨何爲聽之坐長嘆
撫心不盈寸引此萬慮端民風古有賦歷歷誰能宣
悲哉白楊行觀者辛勿刪

浦望

瞭色投林外移舟更趁程遠烟生浦望斜月逐溪行
漸解殊方語偏增故國情萍蹤何處定明日楚州城

過黃河

清口驛前初放船長淮東下水如弦勁催雙槳渡河一
急一夜狂風到海邊

夜過邵伯湖

蒼蒼霧迷空冉冉月墮水飄飄雙鬢風恍惚無定止
輕帆不用纖浪聲在耳江湖日浩蕩行役方未已
羈旅正愁絕況乃中夜起

揚子灣

揚州久枯旱河水縮不流千夫力未殫曳纜用百牛
漕舟自為舶揭寨如山丘將軍令不行軍士坐窮愁
躋攀不可上安能問舳艫民艦及賈舶瑣瑣不足籌
謂為水車計轉致春江頭微涓江巨壑豈足裨洪流
須知此天意亦待衆人謀坐視固非策煩驅轉為尤
亢陽必終復理數亦可求庶幾沛甘雨洗我蒼生憂

揚州懷古

日出蕪城眺望空萬象樓閣水烟通地當楚越帆檣
動鎮壓江淮花月雄民物盛朝還禹貢亂離前代說
隋宮瓊花觀裏花無數寂寞荒臺野草中

揚州與顧呂二侍御同觀八仙花有作留呈院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
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誰知廢
有華來遊風雨浪搖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風江野泊偶步江上無主竹園呼酒招戴侍御

謝寶慶彭民望同飲

江上人家杪繞墻更多脩竹傍林塘不教野老知名
姓且共樽前一度狂

江上望金陵

海雲行動碧崔嵬渺渺孤帆望雨開吳楚青山從此

斷東南王氣渡江來龍盤卻作千年樹鳳去空餘百
尺臺而我獨懸觀國士兩都猶數孟堅才

南京謁孝陵有述

禮樂千年會征誅四海空商周終愧德唐漢敢論功
風雲雄兩統山龍繞舊宮秋風霸陵樹落日鼎湖弓
萬國猶欽在餘生覆載中小臣瞻外地江漢亦朝東

登報恩寺塔

在俯穿雲到石憑樓臺四面隱旙幢北臨廣路斜通
部西隔平原備見江萬里乾坤踪跡千百年風雨鬢
毛雙向來作賦躬全瘦獨有凌雲意未降

登雨花臺

臺高欲上雨濛濛虎踞龍盤在眼中萬古青山還路
下一丘黃壤自江東謝公著屐何曾到梁武談經亦
已空好是五陵歌酒地年年芳草坐春風

遊靈應觀

珠宮不見潭底日碧澗偏通林外泉市上人稀午樹
靜山中草作春雨餘仙翁丈室焚清茗談叟尺鱗束
有魚縹緲雲樓不可上吾當駕鶴凌空虛

遊雞鳴寺

諸山盡是鍾山脈開道雞鳴更有靈岡勢斜分能虎

脊星光深閃鬼神扃風含落日松聲迴雨帶千城草
色青東部史人僧上馬暮寒吹面酒初醒

乘石登高仙樓

江天日暮雨蕭蕭城遶野亭春寂寥浮雲東來蔽江
色明月當地誰當招我懷古人坐不寐蘇背之子神
仙標風吹露氣事恍惚豈有赤腳凌青霄界懷同天
天不語予亦沈吟俯江渚縱有神仙亦妬才不然豈
謫來中土昭陽殿前牝雞午老鳳低飛入籬戶網羅
橫空鎩其羽翩翩和鳴竟何補燕雀之輩安足數乎
生豪氣隘九區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

自古非一雖當吁杜陵野老倚才客思君不負青山
色下古波濤有丈深至今猶恐蛟龍待英雄一去俱
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風去龍飛不復還仗劍悲歌
竟何益

長江行

大江何來是何年奔流直下眠山巔長風一萬里吹
破雨潦大天開地闢萬物萌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
大江作四瀆直與天地相周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
折遂使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不補地山崩谷鑄漏
自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看萬國赤子淪深淵帝赫

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豎亥黃龍夾舟
穩不驚迴道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洞庭九派却
轉奔陽城榮行南徐千餘里更萬餘里通運流君不
見黃河之水天下亡其大如脫空縱橫長淮亦濟出
中境皆取南向爭馳衡下流萬派填填不足數雖有
吐納無隃盈下瓦厚地上摩高空日乃出沒蛟能所
宮奇形異態不可以物象但見變化無終窮或如重
胎抱混沌或如灝氣開穹窿或如織女抱系絲或如
天馬馳風騣空山怒吼飢後虎巨壑下飲渴死蛇或
如軒轅鑄九鼎大冶鼓動洪鑪風或如夸父逐三足

曳杖狂走無西東或如甲兵宵馳聚騎滿山谷或如
神鬼晝夜萬象出入虛無中吁嗟乎長江胡為若茲
勢人不識無乃造化之奇功天開九州十有二山南
北並峙江流其間克符禹貢方二帝尚為頑魏帝倚
天嘆征吳但空還吁嗟乎長江其險不可恃古來吳
雄必南爭我祖開基自江渡古來建國惟中原我京
坐制東南藩始知天險不足恃惟有聖德可以通乾
坤長江來自西極包人寰環帝宅我來何為為觀國
汎吳滄艤楚澤笑張騫悲祖逖壯神功歌至德聖德
浩蕩如江渡千秋萬歲同山河而我無才竟若何聊

為擊節長江歌

小孤山

山當極浦峰全峻江到寒磯勢却迴獨立木門風不
斷片帆樨了辭高臺

與謝寶慶擬登匡山至九江阻雨和韻

只有幾青壁香爐出紫林謫仙千古句謝朓一生心
野樹連天暝春江拍岸深我來茲郡晚風雨罷登臨

江南雨和寶慶韻

地濕蚊蟲聚山深草樹多野雲通聯湖春雨亂江花
荊北無全麥關西有荷戈此時枯槁相望倍懸河

呼風謠

江南舟子能呼風呼西即西東即東群呼遙傳響微
杳天風下來呼轉速船頭三老僕呼急風來眾人皆
起立愚民習俗我所笑舟人相矜不殊調更呼風入
中順逆由天公君看萬斛下江舸朔朔湖上呼風生

江中怪石

笑乞山城抱此州江開怪石插戈矛防波草樹慈生
鎸駭浪蛟龍却避流豈有若兄能砥柱祇多衝折向
行舟愚誰一試君山千刀落江平萬里秋

江雨次韻

四月南灘浪正空濕未停滄汀滌正白老樹濕能清
層氣旬仍結龍宮夜不偷謝人自無賴況是枕邊聽

曉發荊州次韻

城號還吹角高雲濕未開驚波風不定危石岸將頹
青入無窮草黃低欲墮梅江湖苦留滯遊宦恥凡材

道士洑夜泊次韻

野宿驚初定殘燈條向明市船南北語邏舍短長更
巖轉陰風急江空夜雨鳴卅年輕別甚腸斷此時聲

回風磯

怪石巖嵘與岸平洑流驚浪劇縱橫向來廁押江湖

陰未覺回風浪得名

江上聞蛙

野曠天空月正明水田青草亂蛙鳴江頭十日瀟瀟雨恭得離人此夜情

過黃州

江上兵回列炬空都將成敗付寒風千年赤壁無窮處幸喜英雄一戰中

登武昌觀音閣

此地已多昔未登兀憑寒邏庇坊墻展江激物見欄渚茶因山易瓜帆火勢郑洪陽深樹裏何處是長安

江上契俱與寶慶

漢東湖與三壘同都將一戍容雖維烏林得計周郎敗漢水來偏兩傳功蓋底愛同風雨散檣中人老歲年空一抔飲盡衿陽色獨立青山在眼中

小君山

武昌西望楚江灣翠黛盈盈隔水看極目洞庭應不遠舟人說是小君山

登岳陽新樓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半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

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

謝寶慶洞庭圖湖中作（時□公乞歸不得請將留寶慶）

湖南鎮郡稱岳陽樓前大湖春水長周回九江帶七澤顛倒萬象隨三光洪濤巨浪拍山動風雨却灑炎天涼君山遠在湖中央蒼梧不來斷人腸南望汨羅不知處猶子墮地鼉浪浪謝公弔古心慷慨予亦從之渡沅湘下壯遊天地濶老大不覺鬚髮蒼商飈南來拔南岳孤櫂不許遙滄浪畫圖彷彿今皆是江海風物殊未忘揮毫賦者誰最強前有應劭後孔暘□□之名滿天下豪氣直欲凌八荒嗟予有辭不敢吐今人盡以□予狂眼中同既似公少且復盡醉君山傍

江上聞蟋蟀

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窗夜短不勝長春蠶未了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

至長沙送別謝寶慶

湘水天下宗衡山千古靈我從東南來攬高濯其清此地既佳麗斯人亦豪英左馬豈不貴棄之一羽輕疾謀既不遂所志實在名湖南近荆楚嘆息爲蒼生迎開都堂屏刻縣須巡行贈君衡湘篇聊爲遊冶情

與錢大守諸公遊岳麓寺四首席上作
衡岳地蟠三百里群峯將斷後崔嵬當間有刹依山
轉谷口晴雲滿樹來北海書存誰問價少陵詩罷獨
憐才偷舟已謝長江陵又是匆匆一度回

又

路轉村回一掌平水田沙樹繞溪行居人尚說潭州
守古院猶存岳麓名花無舊基俱寂寞所隔殘篆失
分明錢侯亦有招賢意潦倒無能作頌聲

又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

合同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在落日孤城隔
水看劉北湘南俱在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又

政向官閒訟亦消我公多暇得相招長沙地濕天將
暑岳麓山深路未遥歸磴淺留芳草綠離舟深繫木
蘭橈他年便作甘棠地白石青松漫寂寥

錢大守招遊閒病予不赴奉答一首

潭州城北楚江邊此地招提父老傳十里青山斜鳥
外滿庭芳草閉門前題詩自見騷人興愛客深知大
守賢多病屢戀招不起故園花柳為誰妍

燕長沙府席上作
郡庭開宴倒銀缸綺席朱簾瑣碧窗憐我舟航真倚
宿看君雄飲欲吞江西陽影帶仍浮水南曲聲低慶
變腔倪醉不知家已恨遣詩那有筆如杠

燕長沙衛席上作
千里山川控帶通郡城高枕大江雄廣庭歌管今辰
宴好雨東南昨夜風翻紙少年呼上客戍門高旆見
諸公明朝又是江樓別興在幾杯落照中

競渡謡

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競官渡彩旗花鼓坐兩

頭齊聲撒歌過江大船最先亂槳欻若飛既渡還濕
人衣須臾怡聲動地起人人爭道得標歸年年得標
好門戶兩人相驚復相妬兩舟鬥睨疾若仇戰肌碎
首不辭嚴謌方禁不得定不然相傳得癘病家家
買得米在船船船鬪捷米得錢屈原死後成遺事下
輕得諺等兒戲衆人皆樂我獨愁莫遣地下彭咸知

浮居戶

江南人家船為屋白髮長年水中宿生兒不識徒步
勞生女赤腳隨波濤江湖東西貴賤朝遊楚州暮
吳縣蒲帆四面往復還倏忽情雨獨朱顏江頭聽夜

風退寒頗不歸來種田衆歸來無田生亦足

長沙竹枝歌十首

三十六灣灣對灣人家多住白茅間直過洞庭三百里長沙城北是彤關

又

有船北放蒲洞庭廟公祠前牲酒馨二妃祠作君王后君看君山山自青

又

湘羅江頭春水生湘羅江上楚歌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情

又

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雲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

又

江頭彩旗耀日明船上搥鼓不停聲湖南樂事君記取五月五日潭州城

又

潭州城邊多野田黃茅白葦遠連天莫言楚國無生理舩兒如今倍值錢

又

湘江女兒愁落帥湘江江上鷓鴣飛行人試看君山竹竹竹不斑斑君始歸

又

夜門傳節擁南宮軍士南邊戍未回紅巾小兒齊擊波知是官舡江上來

又

湘江水深天下清何如隴頭秋月明離人到此不得聽況是高樓吹笛聲

又

長沙少年無禁春青衫白面不生塵勸君莫向湘潭住江燕啣泥解泥人

長沙道中

風帆迴漲滿千里勢不敢舒發長沙岸始與大江別憂思猶洶湧行步方蹙蹙城南路逶迤十步九曲折中間夕起伏老樹交斜結嗣行惡虻影夜路愁虎穴負負鬼燐出杳杳人蹤滅明組仲夏月行役逍炎熱嵐蒸毒霧消日精焦原熱藏獄拂摩纓宛轉嘶汗驗揭逝俱獨界示險旅先捐骨長憩息憂僕倦驅馳送病當野逃無停向招提設饌如朔復粢背暇餔與饁故墟亦孔邇依挺聊自慥遊南服水陸億坐換時節

不惜千金戒辛免窮途跌歸時寧憚遙吾當泚穎浙

荷木坪二十韻 高雁處士所居墓

基言奉明詔祭告返鄉閭路入茶溪深居人聯蕭瑟
嵩坪夜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旁俗江湖其北
從戎婦北行家業隨湯折吾祖懷故若臨終常沾臆
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息
道省寶父命錫類荷君澤良臣樊樽俎卅則拂榛棘
縣令具判牒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側
慷自為醫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實庶用表里宅
梟按鵜鳥性會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興登在泉石
昔山有遺恨賴水有澤斜結勞寸心驅馳嘆行役
微官念庸暨反止遑宴息明發登大途徘徊更悽惻

雷公峽二十韻 為高祖提舉府君墓

我家有遺譜本自洮州發茶陵世繁衍樹德爲耕修
有宋〻自午歷元末衰歇公生寔天挺少小負奇骨
策試登甲科詞林力不竭一官佐提舉蹤跡徧吳越
有母還故鄉興言採薇蕨兵戈滿天地驪駕阻官闕
避亂入水新孤身任飄突希遠去微官志北歸滇渤
自明始革命鬼訪書巢窟下牡用世策垂老不自伐
斗嘗從予事丘壑成水沒大節幸不虧道又為余闕

[illegible]文與易行世先生尤多金石篇碑板勞剞劂卓爾通
鉅作巍然聳高閣秋風動雷峽孤塚高崷兀不才愧
裔孫今旦得祭謁省墓問故地散亂訪遺碣作筆贊
幽光茲言敢終訖

六月九日赴慶諸族宴見舊會感而有作

東阿諸家爲里行故園今日始生春筵昔解共兒童
說舊酒能勞笑不情地濕苔尸清野樹從深涼雨斜
山城天涯異物還日青隨意情前身仙輕

得家書聞合弟病二首

關山逍遙隔蒼茫忽報家書起欲狂猶恨匆匆語言
少應須一字九迴腸
生年嬌小最憐家瘦骨稜稜我不如別後逢人雙淚
眼殊燈細字看能書

茶陵竹枝歌十首

溪南溪北樹縈迴洞口桃花幾度開偶子鬼來天作
雨雲陽仙去水鳴雷
楊柳深深桑葉新田家兒女樂芳春封羊擊豕賽[illegible]
兒擊鼓焚香賽土神
銀燭金盃映畫堂呼兒擊鼓膾肥羊青衫黃帽插花
去知是東家新婦郎

絳鬟荊釵雙髻螺青裙高係小紅襦阿婆傳是茶陵
女教得娃兒能楚歌
拍拍東風燕子飛吞簾花絮若爲看夜深剛聽何曾
韻春水平寸鵝鴨欄
健犢牽犁掃田勸即休土販茶船即在田中桑柘
水邊來船去是何年
春盡田家郎未歸小池涼雨試絺衣園桑綠盡蠶初
熟野麥青時雉始飛
白鼓黃牆野草生柳州榆火照清明楚娥不識鞦韆
戲兩兩沙頭搖槳行

清濁由他勝春陂浦遠山豈解嶺誰在長安嫁花
柳山中間稜採芳人
漢上春流亂石多勸郎慎勿浪經過吳道茶陵水清
夜半來平地亦風波
盤女生日　日其第三十一年矣
聞說慶全解逆生也自慣長安關東月訊抱何須卜
過永新十八灘
禹跡何曾到多應鬼神鑿危灘天上下驚浪耳邊回
野泊無時定舡歌半夜催廢城不可住惡鳥暗猶鬪
吉安府

山勢西來斷江流北去平萬家深樹裏開是吉州城
聞楊州潮漲
五月金陵江水平揚州郭裏見潮生殊方消息逢人
地遠客悲欲此夜情郎遠帆檣無阻滯莫教魚鱉大
纜摘漕州日剪東南詩呈曉元戎達上京
發南昌宿東湖口
昔日豫章城歸帆第幾程草中南浦色樹裏北禽聲
旅宿依津處郵籤報客名東湖不可度風雨坐天明
滕王閣　舊閣瀕于江今名西江第一樓云
滕王高閣罷崔嵬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

地文章空嘆古今才豐城夜氣開龍起彭蠡秋風見
雁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木碓
材各不自力杵臼清溪裏茲事予所聞經過親見此
初觀未全解諦視得深旨長輪周其旁機括中齒齒
急流相低昂日夜方未已蕩激勢則然設施因其理
在人重制器法象隨所擬此物豈其餘末流弊宜爾
鄭多造作勞亦役天機使人言機害事抱甕者誰子
剖斗折其衡可嗟聖人死斯民至理是勤儉誠可喜
觸景感我懷作詩究終始

舟人有採蔬者問其名曰連理菜感而有作

汀人採芳歪物好名亦有所恨用中人不如沙中草
青草青千歲秋風白露寒餘聲半齒把三嘆不能食

弋陽雨晴

累伏狄先生天陰日易似沙痕草樹兩脚見虹霓
廣中攤青滿船史聽號齊島溪三百里川路闊東西

廣信道中

及自道潤山城非夜秋雨深商淵水風急上灘難
取捉井無地垂堂且自謀江湖正搖其首得及安流

過玉山

高山隨所適茲地復躋攀雨久不妨早路寬方見山
陶猗人獨去高嶼鳥孤還東望臨安郡滿後一水間

過子陵釣臺

嚴陵祠下揚帆處不見先生坐釣臺石倚空江洲
下宜鴻衡兩渊風回明聊合重巢由節濟世非宜
釣才負道非褒非隱物山川不礙去能來

過錢塘江

入道錢塘險高秋半穩流地分吳越盡山帶古今愁
野潤潮聲壯天晴海氣收誰家水仙手不射會稽仇

遊宗命府掛期遊西湖爲御侍御所招不果

路在西湖淺水濱繫舟東部問行蘋南堂忽漫傳酌
簡撐西翻成愧故人轉觀孤山諸逕合雨晴天色數
峯新莫言行李倉皇甚猶是江湖汗漫身

西湖曲五首

湖波綠如剪美人昭青眼一夜愁正深春風爲吹淺

又

不信湖中好假身別有家翻愁歲華盡不敢采蓮花

又

風落平沙稻霜熟別渚蓮西湖三百畝強半富兒田

又

亭客明沙際花紅試雨前官船盤系槳驚散一雙魚

又

莫唱西湖曲湖邊歌舞稀儂家年少日遊治誤芳菲

弔岳武穆

古露四奔悲風墳來義泉縮地下浩蕩乾坤與外折
非是中興人達無辭枯骨稱家鐵騎驕笑狼烽窪鬼
泥困沙漠鳞傷角摧齊仇九哲楚尸三懷義相負國
患世受猜疑錯骨遺禍成胎命進十使功乘兩淮
宮城不恤借逸終諧重器同制對光共哈髮豎稽冠
例衆伍彀氣奮爾醜殪派宋残英雄已死大運成乖

竟作唐虞形空漢臺天不祚國人翻爲戟壯士舉劍
氣磐股雷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
乾坤老矣嘆息雄才

嘉杭道中四首

遠樹依稀極浦清溪宛轉長橋紅裙女子翻汲白髮
村翁暮樵
煙籠遠雨沙白雨急長溪水渾一夜江頭湖滿釣船
撑到柴門
幾村孤村水旁茅屋在水中央岐路寧知車馬千酒
千見用航

秋風燕子人家細雨漁翁釣槎日暮長安何處夷夏
芳草天涯

風雨嘆 吳江縣舟中作

壬辰七月壬子日大風東來吹海流崢嶸巨浪高北
山水底長鯨作人立愁雲壓地濕不開六合慘澹迷
乾坤陰陽九道錯白黑鳥兔不敢東西奔中人蒼黄
排屋變一十年前未曾見[illegible]東村西舍喧呼通
勝昔走報州與縣山魁谷洶豺虎哮萬木盡拔根虚
高淵沉爲蛟蜒舟逃兇刻性命輕鴻毛我方停舟在
江皐披衣蹋床夜復晝忽掩青袍淚雙墮擡頭觀天

恐天滿此時憂國兼思家不覺紅顏坐凋瘦滄關以
西兵氣多胡笳吹塵塵滿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祭
獨破杜陵茅猶能不廢嬌與歌世間萬事不得意天
實成兼空號咤嗚呼奈爾蒼生何

顧天爵送金州用中走筆付贈兼寄天錫

詩名周山爐送我其處滿留連未終日中道成間阻
人生萍迹偶聚散行止所安知瀟湘親與此流江湖
同他古人義倏忽棄如土感激聊共陳誰能問羈旅

燕臺曲五首

秋水光干候新涼變日斜隔溪深不語孤棹入菱花

又

草深香徑合花冷繡帷空惟有昊宮水春城四面通

又

樓臺斧後掩環珮月中行莫上西門望寒潮昨夜生

又

國亡身亦虜却載五湖舟借問西施女何如張麗華

又

張王曾時宿落數枝梅不是春風生芳菲誰能久

其樂蘇麟諸人遊甘露寺

凋樹殘杉處處通野寒吹雨聚空濛寒煙路繞千年

石老鶴巢傾半夜風淮浦樹來江口闊金陵潮落海門空歸書未報三邊捷萬里中原一望中

送方司訓之潁州

度嶺沿淮十日程半生心事此功名從今不作思家夢月滿風絃夜夜聲

送金山寺

楚縴吳檣萬里還廖寬長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有山鶴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為蒼生暫解顏

長向名山境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蹤潮深夜落江心

寺雲氣朝浮海上峯夜浦樓臺通日月石增風雨護蛟龍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

南行稿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俾孫東陽寔自翰林請于上以從曾孫淳乃具述曾祖本末授予俾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鄉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始遷于茶陵之中洲茶陵

之九世爲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譚祁元元統朔道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蓋叔兄弟也狀元既遷地永新其子位及叔兄弟若一源若高清若尚[illegible]若我曾祖考皆留茶陵茶陵之族益廣國朝洪武時我祖考處士始以戍遷于京師寔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于淳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為人敦樸謙厚德浮于言其行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之地曰荷木坪泉曰光泉

芳日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先考之將沒也召淳等
而命之曰吾受母夔京師吾力不能歸吾死其從之
吾汝輩愼毋忘茶陵淳等泣而謹識之淳伏念生幼
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發不逮祭不遑
亦惟我同姓及兄保護之勤二三耆舊左右之助之
力是賴了數十年處有故宅亦有故待維桑及梓依
夜之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知其所自出者
非人也知其所自及而不感且動焉者非人之情也
無賤我封無剪我樹無圯我基址以成我志于不朽
有足深有望于我後之人于我宗族于凡我鄉里鄰
黨也謹拜手稽首而表之曰此我曾祖考處士李公
之墓

祭高祖處士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孝曾孫封翰林編脩文林郎淳率等從孫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東陽謹用剛鬣柔毛庶羞之奠
昭告于顯曾祖考戊巳處士府君之墓曰不肖淳等
生長京師于茲二世以祖以孫壯者老稚者壯譽昔
既良偕尚寢殊遂自先考之存痛念先世墳墓所在
未嘗不延頸凝睇涕下沾襟也道里既遠又羈戎役
肖在之念至今悲之淳等即不肖夙夜警惕不敢忘
先世之訓曰無忘茶陵曰無忘衎木坪淳生五十有
七年家始多故中遭大故及東陽稍長遂竊有官秩
不敢逆離然每得一倖必相與語曰此曾祖考之報
也滿一編曰此曾考之所遺也見鄉鄰親舊必曰此
曾祖考之所與追宗者也如是者亦數年乃以今年
命東陽上疏以展墓請皇上憫其愚誠賜之構餘俾
歸省祭祀有物使得斷斷墓下償烏鳥之私淳伏
念曾祖考積累之恩聖天子寵賚敦勵臣下之德皆
足示來世乃命東陽撰次先世本末刻石京師以來
用是日告曾大會宗族孫子樹之墓道使凡來世有
所觀式嗚呼在壠不移山川在目瞻望感慕不知所
之

祭族高祖提舉府君文

彼先民之既衰兮世混亂而不綱惟賢哲之相遭兮
亦恢良以自藏榮于祖之既歿兮爰引孫而南遊曾
成月之幾何兮日歸茶陵之故丘結茅舍以為廬兮
彼怙恃其猶徵思不忝于長江兮值山河之遽改
抑可擯而為明兮物緇不可使為朱豈不知丸解之
刻遂兮寧棄前之為徒在兩谷有首兮時固有所值
也等處于承新之土兮日惟吾心之無愧也彼宏辭

與龍藻兮固予心之所適沓嘗静言以思之兮又何
意乎今世之所希慨悲生之既晚兮奄忽周乎四世
容宗譜其猶未晚兮懼芳風之莫嗣承予告以異省
兮歸於掀于荷木之野持一奠而酬兹兮固予心之
望若念祖德之莫揚兮在孫子爲非仁彼金石之無
文兮愧汗下而沾襟遂故廬以爲家兮不肖者之志
也悲淹留而無成兮敬陳詞以爲戒也意悃愊而莫
宣兮蒐芳蕤而上征庶九泉之可通兮託哀辭於楚
聲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府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
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壞始至潭州盡
把而守且以忠義勵壯士人皆殊死戰有誘降者輒
斬以狗城且陷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
獲命乃醉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
還殺其妻子後至火所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
尹穀寓居城中經其二子與其家人死于火參議楊
霆死于池後芾死者幕僚陳億孫顔應焱潭民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縊于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

而揚在天下浹洽在郡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
於聞見甚不細臣已立祠于芾所居故地以尹穀等
配請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所遵式事下禮部具
春秋祭芾用豕一羊一粢盛俸餘各羊一制可越三
年予[illegible]於東陽錢侯歸至長沙拜公于其祠錢侯以予
爲潭人且籍爲大史氏謂宜爲記予惟自古有國家
者莫不亡而萎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
也伏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並其
將佐而能使人感教之深且遠如李忠烈者亦寡矣
宋之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烈死潭人

予今過其祠猶悚慨涕下嗚呼是誠彊之然哉忠義
之在天下蓋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苟順且
誠服從之矣論者固以爲宋三百年之報然當時
莫成貞同背侮而逃者亦嘗少哉彼忠烈潭之人未
必能知也未必能多忠烈守潭未半年而能感潭人
若是及其死深祠以爲皆附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
也前楚之間祀典累百而忠烈無血食地此豈可
以示天下後世也耶自今吾郡之人瞻望廟貌爲臣
必忠爲子必孝嗚呼惟忠烈之風亦惟錢侯之功侯
既祠公其成祀必親予爲之作楚歌以祀公以紓潭

人之思歌曰飛江潛兮眞眞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舲戢風起兮翳雲程紛胡馬兮如雲奔前驅兮我軍爭爲宋鬼兮生不爲胡彼雄而烈兮什伯其徒朝禱淚兮水濱暮猿啼兮木下莽空城兮落日崩三戶兮山楚楚之水兮荊之山靈之去兮復還酹桂酒兮三酌汎予淚兮潺湲余懷兮何極公之亡兮猶人與日芬馥蘭兮蕉荔靈饗祀兮終吉

漢長沙王太傅賈公祠記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後庶務皆是以刑天下及後世然其自負甚重不苟合于人人未必能識識之

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屈群策萃傑並起而當之高帝之材所不能致者商四翁魯兩生之外天下其無遺賢矣明法律時則有若蕭何曹參治兵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則有若陳平酈生此皆創業撥亂之所爲用非所以經世建統也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于朝且顯矣卒短于大臣困于長沙老于梁嗚呼以文帝爲君而太傅不得爲之相是故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身後臂指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廉恥此其言皆居世之大體所在戰國而下無能言之者豈不可以爲大臣乎試使太傅竟作相得有所施設必能盡去秦習成漢之一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而死文帝固不害爲之天下後世益自不能無憾而司馬遷作史記徒以弔湘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甚矣太傅在長沙不久長沙人至今皆知之其故宅卒爲汪倫所居有井存焉成化某年我長沙守錢侯募郡人以財贖其宅地爲祀塑像其中請著祀典詔以仲春秋祭用羊豕一榮盛備復其民一家使其祀事翰林

編脩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謁拜祠下侯請記其事立石于祠太傅史書之詳矣予爲之記使後來者知茲祠也建自錢侯始

長沙府學尊經閣記

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守吾長沙數年政脩而人悅乃作尊經閣于府學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達壯麗廣深而高節廊廡相銜棟檻交輝巨嶽當其前長江瀉其旁登此閣而吾郡之形勝可坐而見也吾郡故藏書皆燬于火公首置書數千卷其中國朝所頒定者爲先六經次之子史百家又次之居茲閣而天下之圖

籍可坐而盡也成化壬辰予歸自長沙寔與教授蔡
君恒及諸生登之相與稱嘆錢君之功越翼日蔡君
率其諸生詣予謁請曰惟茲閣不可無述今且二
年而石未立此固有待敢以請予曰諾乃語于衆曰
觀治者必觀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刑法國用亡
漢習法律其政雜伯兩晉尚黃老卒頹以敗梁武氏
好佛戮而死唐工詞賦而士寡實行宋雖崇儒術而
不能用其治亦不古若惟我朝敦德崇禮以經治天
下于茲百年治化休若風俗醇美視今較昔其效甚
明豈惟有國家以至于郡縣皆然錢公之治蓋亦其

所尚已今年科貢誼明年科李甫文明年科長沙諸
賢儕先師廟庭以及儒學藏閣之成益多于前功于
是時政事閒暇教化隆美居師儒招俊髦或聘以登
成思以游講習之暇益必有感乎其中者矣是故南
瞻廟堂之尊思先賢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惕焉而不
敢押西望嶽麓之高俯考亭故址懷高山之仰俾爲
若有所不及北拱宮闕懷江湖之幽思仰答聖天子
作養教育之盛意而東望府治則思我公之功無負
以底有成功無愧于天下後世則茲閣也豈直遊樂
爲觀美而已請與吾鄉之居士其勗之衆皆曰諾退

相與刻石于閣中茲閣也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
年月日越某年月日翰林編修郡人李某記

新寧縣石城記

新寧縣古夫夷縣地也自宋紹興間平楊再興之
亂始即令城村爲新寧縣隸武岡軍元季兵燹國朝
洪武初仍舊爲縣隸寶慶府正統乙巳峒人楊文伯
復反成李公某平之其地尤不治景泰辛未知縣
廣榮奏徙治于舊縣東二里許築土爲城城且壞成
化庚寅右僉都御史吳公琛奉命南巡湖廣按察僉
事邵公文傅議以爲脩石城使吳公曰然吾志也遂

下有司寶慶知府謝侯省狀其民寡貧不克事宜勿
脩使吳公曰然吾不以煩民也乃取其人若干乃罰
贓爲貲摘民爲役命都指揮劉侯斌董厥事某衛千
戶陳綱邵陽縣主簿江卜分理之築石伐木雉冗桷
鋪墉而倚之既固且完凡廣袤若干里崇若干丈經
始于是冬某月越明年秋某月成雖時論者以爲興
廢舉墜者某司之職也愛節民力寧彼弗卹者牧守
之事也兼採群策左右而麾指之恩令兼行情法並
爲者責其所者大臣之能也僉憲之議徼都憲莫能
用太守之志徼都憲莫能容撥厥成功歸于吳公公

之來慾也若不張益險不御輿風出而夜息地不遺
僻郡政不弛木節庇倪仰賴若戴丈兄貪官黷流閭
者股栗吏僚服其威信流徙悅其撫摩士卒先其驅
使故茲役也吏胥有治民社有守禦侮有備而民無
怨聲官無紾財功肇于無前患消于未萌使天下司
風紀者咸循厥號令以威四方何所不濟天下之郡
縣城有牆屏何所不守循茲成績式視刑尊由今日
以迄千萬年何所不至吳公之名與城無窮宜有記
述刻之金石壬辰之夏東陽墓歸茶陵獲觀公之風
裁謝侯君實同舟因敘茲城本末甚悉侯既歸治遺

使請于予予湖人也輒先耆稚作爲詩歌以頌公以
示于後人其詩曰惟郡之墟中有大山地險且峻
回巘旋抱有爲鄰以世以年築塊爲城其高可乘猱
人弗寧圖粉及終伊誰之功惟我吳公惟茲庶官備
後於先烝民載惟石城憑憑譙樓鼓聲城門夜鑰山
德對徂不避走趨莫我敢覦彼偏一方遠人所望天
予之寵聖朝熙熙安弗忘危惟古之規惟公南邁有
患在人茲城嶙嶙德萬爲期何以恆之貴在有司

賀興隆傳

賀興隆者長沙安化清塘鄉人也元至正壬辰天下
大亂民奔走錯愕莫相爲命興隆率陳源隆姚廷曙
等聚鄉兵子弟爲兵駐鎮安寨鄉有警輒出禦之民
始定庚子歲陳受諒兵起授興隆參軍越五年甲辰
春二月興隆率其衆歸于我朝太祖高皇帝嘉之仍
予之故官徐公達之取辰州及降沅州諸郡興隆實
在軍中攻戰撫募厥功惟多是年冬與總制胡海洋
克寶慶路擢元元帥唐隆遂與衆城守尋授寶慶衛
指揮同知又明年乙巳夏四月邵陽賊周文貴等作
亂中鄉興隆率兵駐中鄉六月與賊遇興隆徑衝其
前鋒援不至遂力戰以死朝廷以璽書褒贈其略曰

唐兵未出睢陽之勢始孤智伯漸強晉陽之城已浸
自難可折心乃不移未膺大國之封遽見長星之墜
贈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仍命有司立祠歲
以戰沒之日祠用特祠在寶慶府大史氏曰古人有
言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豈不信哉吾觀古之仗
節死義者未嘗不太息爲當元之季海內鼎沸兵革
並起士大夫享有民社佩符秉纛者棄位而逃視其
民之胥從陷溺若秦越人之相肥瘠其身且不自保
于民則又何賴興隆以一布衣伸鋤爲兵烝莠爲權
出入守望爲鄉邦保障荊楚之南賴爲出入于斯爲

其一方之不亡皆其功也天下未定甫翅而附者亦以為耻及夫誕運有主翻然來歸名正事成于焉同愧逮夫事窮勢極竟殞其身寧為順死不為逆生嗚呼豈不負知順逆大丈夫哉在古祀典曰能捍大患則祀以死勤事則祀若與降者不祀諸賞祀耶人不幸生當亂世死于鋒鏑之下與沙蟲同腐者何限賀氏獨享有祀典崇名煥軼昭耀來世彼俯首縮背臣妾二姓日旦夕之榮者萬死奚足贖哉予南遊潮湖覿其采賢人義士聞寶慶人道賀公事甚著但其事未有傳傳錄于郡志本末殊不悉不載初授參政為

何省官又不載其子孫存亡莫可考見且其祠既久蓿荒忽成化辛卯寶慶知府謝侯始脩復之僉謂宜有述侯以為脩祀有司事不足記請為賀公傳立石于祠以示後人予既為傳且謂侯功誠不可泯也曾適侯意因并附于傳末云

湘江送別詩序

物之境惟江山為勝而山之在江中者為尤勝然勝矣而人得以盡之者往往以為難君焚小孤諸山皆予所親歷焚山卑淺無叢林茂樹小孤雖秀拔悅當江之險地勢不免為屈惟君山殊勝絕而又在洞庭浩渺之所風濤掀簸恒出于所不測雖有好事者多不得盡登臨之興予于諸山咸有遺恨焉獨金山屹在大江之中高不滿數百尺遠不過數里殆造物者所以遺乎人而予猶未能振衣拂袂于茲山之側是予一恨也自古騷人墨客時出奇句與山爭勝求其卓絕者如求此山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差足快意耳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非無是觀而爲得設而之句且不免徐凝之誚于談者之口而世之君子猶病其不似予直恐其大似翰林系丙石弱水長洗安得此老筆哉予之歸長沙也金山釋湛然適來

訪長沙守錢公公門下士黃華集以公故壯此僧之歸也各賦詩贈之題曰湘江送別公欲得予序予重公之託且愛此僧之名因呼而問之曰吾將遊焦嶽過而岳麓湘孫張之作以幾夜山之勝留雲吞海諸亭能半我一稱否僧曰諾遂書其卷而歸之

僕往年僑寓鎮江館于僧北觀親之西曰能仁寺湛然所作也因得見此作愛其高古有議論讀之數過已而成誦至今凡九年矣偶與西涯道及聞稿已不存遂錄而歸之予方病目不能作書此乃口授裔牛宇代書者也辛丑夏六月

廿九日東陵楊一清識

懷麓堂文續稿卷二

懷麓堂文續稿卷三

北上錄

校文畢卽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

同下天墀奉玉音南畿多士正如林升沉敢謂皆由
命俯仰終教不愧心望入劍樓秋氣遠力窮珠海夜
濤深明明天意君應識萬里晴空無片雲

魯公懋功

揭曉後次韻答何秘之王德潤二侍御并京尹

黃苑名書次第開懽聲動地逐人來烏臺御史能持
法京兆賢侯本愛才已見王畿多秀士不須文體見

新裁極知君命如山重親向虞廷拜往哉

鹿鳴宴有作

花覆紅顏酒半酣秋風來聽鹿鳴歌萬年宮闕興王
地一代文章貢士科淺薄敢將身作鑑聖朝眞用禮
爲羅祗應前後青雲路同在淸朝白玉坡

重謁孝陵有述

龍虎諸山會帝居島國同是躍璽手極王氣繞江東
地湧神宮出橋分御水通册爐晨隱霧石馬夜嘶風
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望地雲樹鬱葱葱

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子

臨大常寺尚寳司鴻臚寺諸公會宴于禮部行
述呈翰林院諸寅老
北闕皇華最寵榮南都賓禮重公卿二年賢俊登庸
日一代臣僚燕饗情已荷吾宗爲地主時李公方之為禮部侍郎兼勞長者避門生大常少卿劉公予實主是日避不至詞林故事從來
重薄劣猶煩齒姓名

過大常楊公垣西草堂次韻明仲
閑西門館閉芳池過盡紅塵總不知君仕正當山好
處我來剛及雁歸時黎床穩可供殘夢草閣清宜檢
舊詩不用鵝群留半客主人端酒似羲之

與諸秋官登雞鳴寺賦起作
獨向亂山深處宿不勝空翠濕人衣幽堂習靜宜僧
定高閣憑虛見鳥飛憂東行蹤來更去醉中風景忘
還非歌聲綴逐鳴珂散又送涼飈竹外歸

登五顯廟瑞芝亭
五雲樓下衆山低二秀庭前草欲迷鬼斧鑿空通鳥
道唐文摛日駐雲梯青廻細澗溝渠合碧繞城高睥
睨齊三日壯遊心未倦城南風物尚能題

南會諸叉餞別承恩寺席上作
挑盡文場九夜燈一身兩事㑹相仍松根地僻藏
寺山色年多閱我曾却恨偷閑歸去早滇旋雙旌到
來曾擬勤記取同遊處醉裏吟盃別未能

與何王二侍御登報恩寺塔絕頂
塞鴻飛盡雁雲浮古塔來登興正豪極目乾坤萬餘
里倚身江海一秋毫中台地接銀河近南國山連紫
氣高年比舊遊今更壯偏梯雲路不知勞

登雨花臺
竹樓望盡復高臺畫裏金陵面面開山色遠從城上
見江流如在霧中來將歸漸近登高節欲見憑非對
客才却倚南山看北斗漢槎天上幾時迴

過朝天宮冶亭故址
城外諸山碧繞宮曲廊深院錯西東冶亭人物名猶
在閣水仙源路或通隱隱昼樓明海日蒼蒼鶴影
天風瑶臺貝闕千年如化紅雲一朶中

謁將軍祠
廟中遺像儼刑青下馬來看淚欲傾異代興亡今又
古一門忠孝死猶生清談不救山河地大義終將日
月爭獨有聖朝隆祀典年年香火石頭城

興隆平侯張公宜城伯衛公游靈應觀
小有天高豈易攀珠公九不隔人寰潭龍抱晴猶

黑庭鶴梳風下正開過嶺松聲聞淅瀝滄浪山色見
屛嶺青童兩兩清如玉綫聽仙歌滿樹間

登清涼寺後臺

虎踞關高舊嶺尊西山環繞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
地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中有此
乾坤南都勝槩今如許歸與長安安老論

與翰林舊寅長遊靈谷寺

松籟爲徑石爲門絕頂方知上界尊靈谷應聲來地
底清泉流澗入雲根諸天路與雲程隔異代官餘劫
火存賴有南都諸老在玉堂風月許爭論

題爵丘尹所藏雙鷹圖

霜風颯颯空林響翔氣隨空入肅爽兩鷹意氣殊絕
群俯視平川如一掌夜寒著樹凝不飛野日照地寒
無輝雙身欲下不肯下似覺深山狐兔稀月落霜手
翻欲落鞲上驚看錦條脫江湖浩蕩風水深萬里陽
臺渺天末時維八月炎暑空兩鷹角立如爭雄周旋
九紘騰八極此意實在風塵中知公有才非搏擊我
意亦欲辭樊籠秋應共逐鴻鵠去去上丹山十二重

走筆題成岡朱公可廷贊晶樓一絕

碧瓦雕甍向向新門前畫戟擁朱輪北人公元是詩書
將門風流不乏人
昔傳笑亢倚雲攀百尺闌干四面山好是金陵佳麗
地應知天上與人間

留題南京貢院

院宇森嚴絕四隣暮堂燈火自相親分明合是照人
地風存推作且憐身南客不堪猶夢寐北歸何意此
逢迎僅門擬作題名記愧有清風樂後塵

九月八日登石城酒龍江驛何王二侍御携酒
餞別聯句

龍江驛裏兩尊來琛江上孤帆渺未開隣棐我輩敢當

臨別語辭先生原是濟時才瑜當筵送酒開顏有琛
飽送平生雜還省隙舉送無能心悵怏隣遠隨雙節
到金臺瑜

是日莊孔易司副自江浦來會從宿江上次明
仲韻

思髮相逢見壯年別來心事轉蕭然如何綠酒孤逢
話正在黃花九日前笑我還同江浦雁看君清比定
山泉江流限不歸兩北回首荒城萬樹烟

九日渡江

秋風江口聽鳴鯽送客歸心正渺茫當有乾坤此江

本有年風日幾重陽州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
建康直過鎮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楊

後登舟賦有序

成化庚子秋九月八日予與洗馬羅君明仲校文畢
事歸自留都越一日重九放舟龍江風帆東下頃而
樂之命酒相酌明仲援筆爲登舟賦予輒隨韻和之
甫六韻而舟已儀真未暮也明仲乃歌以卒章予後
和之爲後登舟賦　振衣出郭憑虛馭舟邈次寥之
爽氣浮浩蕩之長流感上日之芳節慨故人之作儔
睇遙川與碧樹杳秋色兮相繆九月載臨繁霜肅其
下原莽其在望芳草萋兮未已憂王事之靡逸下歸
則而弭節顧進乎九程記爲心乎一紙當是時也
木葉下秋蟲鳴潦水落寒泉生路邈邈以云遠與山
川而偕行將宿留以盤礴渺不知其爲情想天渠兮
遊遊龍山嘯詠驪士忘形達人知命慨往古兮塵編
撫流光兮清鏡彼造物者之悠悠亦何心乎動靜嘗
嘗南陟衡岳西經鄱陽東望滄海北瞻大行或逝去
于衆樂或後時于群芳念四美之莫具諒茲遊之孔
賊覽天壤兮蕭蕭瞬千里于一日快孤帆之高飛狀
飛鳥兮爭逝奮壯志之崇巍舉高歌以相屬豈必[illegible]

衡門之下能遊息乎從已乃痛飲歌曰維古今之[illegible]
攬地兮斜陽兮[illegible]定天意兮相芳九州瑣偏可今古
賊巇巇江浪浪兮兆哉茲遊歌以爲識兮

望龍潭驛

谷口斜通驛山根半入江礙雲朝拂岸若雨夜聞淙
水靜帆來穩天空鳥去雙何時歸泊地幽思繞篷窗

歸夢

搖落三秋地驅馳四牡[illegible]心不競
對酒無應淺教書字恐非老親兼稚子倚仰意如何

風過孫伯高鄉寶應三湖

地坼山平野州深水抱城湖天四面濶風舸一時輕
鴉鶴飛揚意魚龍出沒情相看總自得吾亦愛歸程

賦得白鬼山送賀司業廷言歸鎮江

郡入丹陽境山傳白鬼名乾坤開葬地神鬼護儲精
月窟分仍返雲根斷始驚塵埃辭殘[illegible]星斗避光晶
牛卜陶公兆龍歸管母塋茲言開佚光異代得其評
吾子山川秀人時雨露榮賜歸看晝錦憶別向春明
中古李刀約題書付管城驛亭南望久江海夜含情

淮上作

渭口州光踏岸橫參差樓閣未分明長淮水急如奔

海門何山廻似抱京漂浮寒前秋草緑楚王城上暮雲平西風忽斷高歌起坐扣船舷待月明

霧

溪霧曉冥冥秋陰攬遠汀離心渾易醉鄉夢苦難醒野派迷新緑遥山失舊青起看晨旭散舟子正揚舲

桃源道中

水落洲痕在田荒壠地存塵沙百里眼烟火數家村買穀人爭市催租吏打門我行猶續食何用答君恩

宿遷道中

此地仍多水居人競牲年平田翻白浪破屋帶荒烟黍穀無餘種魚蝦不問錢如聞部使者又下九重天

過泗洲驛待明仲舟不至

泗河西下直如絃水淺沙深不受船不見孤帆見雙鳥將人飛墮夕陽邊

隱隱青山帶落暉河流東下我西歸故人舟楫來何暮莫遣溪風吹客衣

鄧州即事有懷鄧憲張公

道經下邳城城小民復貧停舟問官吏未語猶先顰衣是月既望洞水東南奔河水出西北狂瀾互相吞嵩山水東注洪濤蒼崖根併流二浩渺勢欲旋高旻川流失故道散入農家村晉序類磊砌平田蕩淪淪瀰漫極千里連延踰兩旬居人有通徙津吏無譏巡丁男不自保況復論雞豚耆民髮半白自謂耳不聞憶昔尚沉墊適予南使辰專將一葉舟遊此千丈渾歸歎歲不藉水去蕭猶存移熔簧吏僕坐為尉將軍回頭指屋宇半是波濤痕此事信咄咄有逆復云云水谷都臺省憂用何倦勤移文戒州縣獻納朝丹宸願言布皇德廟谷回陽春蒼生正翹首慎勿埋雙輪

呂梁洪二十韻

呂梁天下奇濤石動森礲磋牙引微路鏜鎝隆深響周廻百里間尺地無寸壞天關與鬼鑿茲事真惚恍江淮實襟帶燕薊乃喉吭人方百步險此地兼倍兩冬乾苦焦洞夏潦愁決瀁憑高瞰而下跬步不得上光陰在瞬息性命寄箭槳馳驅費丁夫征[illegible]廢萬鏹北人駭奔湍欲語舌已強寧行車馬勞木倦風塵想南人慣舟楫觸險生技癢置身當中流舟與水爭長吾生好奇勝偶爾填一賞心神出軒豁毛骨秋颯爽遠道向湘漢舊路說曉曩偶從南郡來王事分鞅掌平生忠信心利涉隨所往高歌遡天風壯志方慨慷

見月二絕

月色四千里我行三見之此回真見月足我到家時

又

野宿秋寒躡溪行曉霜寒歸心與明月夜夜到長安

夜泊徐州懷陳秋官宗器 時有文過未償因以謝之

兩岸青山水急流故人曾此鎮方州十年尚記留徐榻半夜虛回訪戴舟醉裏山川遙自下秋來風物憶黃樓莫言涼倒無文思堂上歸心正白頭

徐州洪蘇墨亭書坡老石刻後有序

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遊題名十六字在徐州百步洪岸石石半入水水落隱

隱見沙渚間篙師漁人不能識而崖在險絕又非大夫士所能暇及閱者故于世無傳焉成化壬辰予過徐放舟洪下畏險岸行偶見此字嘗爲詩記之又八年庚子予與洗馬羅君明仲校文南畿歸工部主事尹廷用實理洪事邀坐蘇墨亭則此石已爲君所伐致置之亭矣因與明仲各賦一詩遺尹君留之亭中

我昔彭城夜泊舟岸行百步觀洪流手披荒蘚看古石上有坡翁舊題刻沙衝水齧四百年字畫半滅半神全我行見此三嘆息此物乃有風塵閒冬曹尹君與好事自掃巉巖鑿蒼翠山靈助喜河伯愁白日驪珠照平地孤亭新構高龍挺登堂見字如見翁山人在前僧在後尚憶扁舟遊月中崖端刻頌唐宗業水底沉碑杜預功直將談咲爲故事似與百戰爭豪雄尚才直節古今少片石價比千金同由來一代不幾見況我異世懷高蹤憑君一搨數千本徧使四海揚清風

将至來濮驛道得家報八月十五日生女明仲呼酒見賀有詩次韻

日日南鴻望北音封書聊慰別離心多情念我骨肉

意爛醉無辭盞酒深未能勝勞湯餅客也須頻散洗兒金堪誇喜報中秋夜桂子青青月滿林

金溝淺

金溝溝上水如金一寸歸來一寸心欲借天瓢三尺水行人泥雨更愁深

沛縣懷古

小縣蕭條野水濱當時遺跡尚風塵山中白帝先降漢天下黔黎正苦秦左袵衣冠朝北面三章號令憶西遊兩愛亦是今豐沛莫作淒涼弔古人

聞沛將用復以病不終試及觀順天鄉試錄知

蕭生鳴鳳王生佩俱落二生皆將用高第吾所
甚愛者并紀以詩
手閱賢書次第評故人零落更無名生年過我今非
少物論于今久未輕身病且敎彌健在愁多應爲別
離生蕭郎不共王生起不盡彈冠結綬情
穀亭聞得劉時雍職方書
兩月家書一字難故人珍重達平安老親別後身猶
健弱女生時歲未闌觸事匆匆那暇說長途草草若
能看平生骨肉如君少杯酒何時共合懽
聞湖南大熟

聞道湖南熟書傳郡國遥黍稌隨地足亢旱隔年消
政喜征科減天教雨露饒腐儒憂國願何補聖明朝
魯橋驛送明仲之曲阜二首
聖代崇周禮儀型在孔林宫墻數仞地璘琊百年心
宴衆尼山會恩波泗水深獨慚奔走役無計接冠簪
又
並命滯雙闕同途得兩京異鄉翻送別歸路復兼程
負戀江山好真愁歲月幷孤舟客尚可可念倚門情
過金德潤秋官次李秋官若虛韻因寄陳武選
德脩

九月孤帆下大江秋來高興正難降吝傳行客歌奔
潤誰其青綾掬夜釭塵裏行騶當路滿沙頭鳴梨槭
舡雙因君爲謝陳兵部莫恨無詩答倒釭
得李秋官若虛男秋官元勳御戶部文敬聯句
見寄次韻二首
憶別秋風湖上亭故人相望若晨星河流真似九腸
曲山色兒如雙眼青谷谷有歌聞伐木異鄉何處聽
流萍相逢若問南行事遠道淇成次第經
千里故人持寸札旅愁無限一時消天涯歲月偏驚
晚塞裏山川不憚遙薊北秋風款杖柱江南夜雨聽

芭蕉孤舟寂寞渾相問手把新詩甚日論
夜過仲家淺閘
日維乙未月丙戌青天無雲月東出舟人喧呼夜洶
發翻沙轉石紛出沒是時水淺舟在地篩門雖見虛
方閉篩官酣睡夫走藏奮呼招呼石無計民舡棄死
爭赴篩械倒檣摧勁交碎舟人號呪乞性命十里呼
聲振天地我生兀坐驚欲擁覺衣而起心徬徨同行
無人僕隸散獨與舡月相低昂攀崖陟磴不得上咫
尺如在天一方流行坎止信有數向來復觀淮與江
江風吹人衣襟薄呵童酌酒累數觴殘酒醒歸亦

過北斗墮地天茫茫

覩趙村閘

奔浪衝風雪亂花水流應似客思家歸心若與渠爭

急秋覺歸心一倍加

濟寧夜泊懷明仲

荒城臨野泊危石繫官舡木葉驚秋思灘深攪夜眠

坐當鳴拆後歸及授衣前寂寞同心話空彈白雪絃

濟寧舟中會沈提學仲律有作復偪濮武庫用

昭遂續長句（時二君皆以憂歸江東）

北風吹沙河水黑我舟自南君自北舟人叫閘語不

聞舉首推篷兩相識君時卸帆我回舡數語留連日

還夕世路紛紛九折坂夢寬似闊□生有長安城中

舊時射雪節高歌氣相射君今憔悴猶未瀰一唱下

和三嘆息緊放悲歡信偶然誰能預定明朝錯與君

分手各珍重負遺塵玟沱顔色十生道義千黃金肯

向長途瑞拋擲兵曹濮君亦同志強把高歌慰寂寞

我歎未竟在欲行海傍江雲杳相憶

望閘河驛懷明仲

小市千家集長河兩派分野烟秋叢冷漁傍夜歌聞

歸鴈遂早能歸海上雲高城木葉下關思情紛紛

安山驛待明仲不至留壁上

黃葉漫頭落秋風在驛亭候門無小吏留客但虛□

渴日偕行李遙天隔使星前呵夜恐到臥傍稚邊聽

聞明仲至

怨報行旌至城東一騎塵寒燈作花夜旅館欲歸人

不覺道催易翻疑夢寐真歸期今始定屈指到□旬

孔卿文公翻兄弟送明仲舟中却贈一首

孔門舊說多佳婿難子名高侍從官異地山川同使

節魯鄉人物仰儒冠同袍義重燈三盞遠道情深見

二難今日送行誰是客詩成各放酒盃乾

晚望

下川十里曉隱隱帶斜陽山色晨濛淡鳥聲秋岸長

淮殘漁父詠軒推壯夫狂客意兩殊此吾將朝常御

雨泊周家店

淺山壓船船不行兩脚踏地大冥冥川迷香暗不知

路獨燈孤村何處汀鋼紅無聲夜不發寒燈□□聲

爲治魚蝦跳鄉自沙汀舡底水聲時□淺人言野泊

愁刦奪我郍蕭然饋填脫踢床□□但坐聽思只真

同卓鄧地發寬風龍慈後悠急雨鳴滴特奔流更深

夜長不得眠稚□滴滿衣衫鷄鳴□□了不聞聲

殷其樓鼓聲閒行廚火滋寒無炊朝米斷折不復施
披衣暫過別舡去強以懇藉牛惟娛篙工嗟修纜夫
泣牙齒戰擊舟過瀆汝曹狠狠竟何事今我尚免寒
與饑下案休若要衝地生身負竹夫宋兒衛寒臥無
不自保況乃困頓遭塗泥三升官粟僅自給萬間廣
廈何能爲補當拼空叶閶闔下遣風伯驅雲師青天
無片日復蒼仰視列宿光離離

七里湾

昔過南望湖來涛下瀧口前有萬斛舟風帆雲向走
蒼黄忽相値篙桅驚失手我舟回幾傾伏俯厥首

嘲哳咿啞交搏怒浪波争吼置身群喙中幽芘分析剖
喧罵久乃定日入天漸暝今行七里湾百步折過久
風舟脅然全勢復相蹈蹴我舟輕似葉彼勢直比阜
艙舷竿推轢蕩若朽木有我時當歷看兀坐但株守
脫身毫釐間寄命魚龍藪他舟適負操揚袂屢推肘
同行無骨肉慰我貲良久欸我以佳話酧我以醇酒
所遭信多奇內省非自取明神或予相終吉乃無咎
居安貴思危處世當不苟作詩寄慕行亦是銘永久

藏家湾遇僉憲劉廷佳留飲和戶部宗哲一
絕

畫舡蘭棹一時開千里歸心未易栽不爲江山頻駐
節前途只有使君來

嚴宗哲置酒臨清舟中夜話聯句

畫船銀燭照金罍珍重能勞地主來人物一時歸水
鑑聖明四海在春臺天涯故舊還青眼門下遊從總
後才岐路匆匆談不盡譙樓更箭莫相催

留別嚴宗哲兼柬潘憲副廷璧

尚家烟火靜深村野邑蒼蒼曉爲昏津口月明人喚
渡城中燈影夜開門多情不厭移衾枕餘夢猶疑戀
曲將更謝東巡潘憲史爲予溪上駐行軒

武城懷古

野堆東連魯郡城北帶河遠山藏雨暗老樹得霜多
古邑今如此貧民奈汝何使舟楼涌近側耳聽絃歌

舟子

采櫓隨風送長纜掣水飛往來無不斷行止意無適
習久兒童慣身勞生事微篙師吾念汝應道不如歸

兩行德州道中五絕

櫓聲咿軋水悠悠卧逐溪船下急流村曲縱橫非古
調也能驅逐客中愁
官船結屋小如堂野宿溪行亦自妨猶勝周家廬前

雨夜床狠猶滿衣裳

溪雲寂寂雨沉沉暝色當窗坐不陰九十秋光渾送
着今朝偏感別離心

雨點隨波散復圓大如盃斝小如錢無端又逐回風
起亂撲篷窗半入船

南風須雨北須晴此語荒唐亦近情今日北河南下
路衝風衝雨也須行

撥悶

霧雨朝仍暗衾床豈復眠買魚來近市乞火過隣船
病覺休文瘦杯辭乍相賢歸程却幾日貞以日爲年

十月一日

浦樹蒼茫合孤村路不分霧濃山潑黛風緊水生紋
落景催詩句餘寒藉酒醺京城還舊俗瀧次憶高墳

連宿驛憶亡弟東川 侍家君歸湖南時月貴從行

憶昔攜吾弟同舟侍綵衣青山不改色遊子獨言歸
夜雨堂西暗孤雲舍北飛因過舊時路爲爾淚頻揮

兀兀

兀兀江湖夢飄飄隨所之胡爲尚岐路聊復此棲遲
燭短詩難就舟遲守半敧長安塵土地不敢厭驅馳

襄河道中即事

十月官河道秋風負夜雨川正搖落民物半淒涼
隔岸人招渡沿村吏踏荒頗聞如可賴吾欲獻君王

獨坐東明仲

雨晴風亦定天宇淨無塵樹裏鴉歸月船頭犬吠人
世途甘白拙交義更誰親獨坐孤篷底悠悠任此身

河燈

火裏蓮花水上開亂紅深綠共徘徊紛如列宿時時
出宛似流觴曲水來色界本知空有相恒河休嘆劫
成灰悲君莫話然犀事水底魚龍或見猜

冬日

水氣寒初重山雲晚未收疲煙船背日清激柁邊流
野泊無聊事身安不外求青囊隨酒榼聊以代遊舟

題蕭給事文明所書扇後

故人道遠隔關河紈扇書成奈別何萬里清風隨袖
遠五更孤枕夢魂多高情欲遂涼飈棄好句還憑夜
月歌猶恐飛埃深涴染就來時爲拂輕羅

流河驛懷謝寶慶先生兼懷馬治侍講

杯下春風猶絕塵天涯舊路獨傷神長船載酒官河
夜芳草懷人楚水春應學杜陵當北郭兼邀小院作
南陵咫子悉出皇華使猶向河邊詠伐輪

夜過靜海憶戴挺學廷珍

月明滄海夜潮空又向孤舟憶戴公河上旌麾三日駐江南書札幾回通十年操與冰霜似四海交誰骨肉同西望咸陽更西路有人奔走避行驄

夜泛

百里渡河路風帆自在行舟人寒不寐驛吏夜相迎對燭頻看影逢村俯問名卧聽雲海色鼙鼓動天明

直沽憶亡弟東山

楚舟回汩地哭爾遠相迎蒼極翻成泣身亡竟腸生肝腸吾弟盡歲月幾回更此水如歸海終當會此情

聞彭侍講敷五喪已過直沽追弔不及悼之以詩

欲草生芻竟不成匆匆一哭便長行誰知海內分南北遂向人間隔死生舊宅已更燕市主歸船空問吉州名從來道義交遊好不盡同年榜下情

過丁字沽

十月南風不受呼須將短日赴長途僧鐘已及午時飯官舫纔過丁字沽新月此回真見汝故鄉何處尚逢吾關河百里南來雁欲問平安有字無

與明仲晚酌

村色斜光曉靄中亂村沙草路西東潮生野岸滄波濶日落高原野燒空上國程期三日近故人杯酒幾回同宦曹漫有登臨興却怪江山解惱公

舟中雜詠十首

占日看物火蹉期水欲冰天時與人事來往日相仿

又

月上中夜羅水中舟負弱如何先物習不及後時須

又

水淺舟無力風來不自謀順風行逆水依舊是安流

又

陸人困陸走水夫愁水行一般辛苦地却是兩般情

又

漂子為夫婦孤舟即是家問渠居泊處浪起日西斜

又

民船輸官稅官清稅始平官舡載私貨邏吏不知名

又

水多長苦澇雨少又妨耕旡地偏宜濕低田却愛晴

又

陌上攜琴手田間佩犢郎時平安用此努結少年場

又

又客僑兼僕中年感歎兄江湖浪迹骨肉乃負精

又

夜久饑腸急詩成強耐看吾詩方苦硬雖衰老能發

蒙村

雨暗蒙村夜灘多路轉仍雁聲他浦月人語隔船燈

久客思家甚高歌對酒能傳聞明月夜古語且須悲

蒙村阻風懷京師諸友

溪樹藏花樹谷倦行還北繫孤蓬路窮下水復上

水次却南風更北風歲晚江湖心尚在夜深闌獨[illegible]

先過故人多在雲霄上應遙聊坰過苑東

次傅大史日川贈行韻

使星遙望玉堂天不道君猶羨我仙近日樓臺春似

海阻風用楫夜如年因將舊事逢人說轉覺高情賢

但恐猶有送行詩卷在一時投贈司部先

次李吉士上常贈行韻

玉堂仙侶待含香門道君才欲擅場天上久回南望

眼江頭物被北歸帆高樓對酒吟秋月背郭看山步

夕陽寄語通家還結社不勝聽關更思鄉

過漷縣奉懷外舅家泉老先生

我公高義出人寰親見平生慷慨顏雲氣百年遺[illegible]

縣郭城千古閟青山田園有業秋風老墳墓無人夕

照閑執紼至今餘恨在使船西望又空還

夜宿潞河驛

帝城東下接通州古郡城高對驛樓屋角帆檣三百

艘屯中烟火萬家樹中華使者塵隨節南海倭兒布

髮頭我去我來凡幾月他年重此記曾遊

通州道中

百二河山拱帝州十年重作西京遊天行西去連天

大內石東來盡海頭五服封疆終貢禹萬年玉馬[illegible]

日月長安咫尺紅雲裏明日天墀北斗旒

懷麓堂文續稿卷三

北上錄

明故封太安人舒氏墓誌銘

今年秋予以詔校文南都既撤棘闈友人沈君仲律母喪在殯往弔其家聘仲律以按察僉事提學山西未交也予歸過濟寧遇諸舟中與居留一夕仲律戚容吞咽不釋既乃言曰吾母之葬不可無銘銘非吾子固不可今日之會殆天以子假我也予不得辭一日狀仲律嗚咽後與語其概予次第其言爲叙及歸母姓舒氏世居慈谿年三十歸贈禮部主

事君某爲繼室生一子鍾即仲律舉進士歷南京禮部主事鍾亦舉進士拜南京兵部主事及其先室子長山知縣鑑祝釐均一封若役一十年獨綜家政教子成業以鍾貴封太安人平居無疾病年八十一夕卒是爲成化庚子某月某日卜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仲律言此予不能銘也獨憶仲律襄成嘗迎養山西及其弟鍾官南京始奉母歸鍾卒仲律以明故乞歸不許乞終養又不許若嘗不樂竟以憂返天其殆遂孝子之心固若是哉仲律學識高雅志操修潔尤篤孝養親殁若宜丁子乎微叙予獨誌其大者若之銘曰步屏予汀之東銘明予舟之中別而納之山之宮可以昭乎安人其永終

金陵何氏墓圖記

金陵何氏墓在南都安德門外二十里黃泥岡之原今百戶鎮所留以葬其祖考妣者也何之先爲松江上海人始祖勝洪武間從軍而殁曾祖與代役以功擢留守後衛百戶祖贇嗣官死事沙漠祖母杜年甫二十有九守節不二子海甫九歲亮甫七歲海以天任官事侍內爲指揮者三十餘年鎮實海子名在世冑後承故職而杜安人因在食其祿年

六十有八而終鎮乃卜吉始兆奉祖衣冠合葬于茲繼天順甲申某月某日越八年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弟鑑亦祔葬焉故何之有墓自留守鎮始爲之也墓近都城鎮以官守弗得以時省視乃命工繪圖以藏其家示其子若孫以識不忘庚子之歲予以南部試事道留而鎮實以留府公務北上釋舟相先後因述墓事請予爲記予愍勤其不可辭乃撮其顛末告之卷端使凡爲何氏後者睹觀悉爱慎懷本原念其身所自出業所由起夙夜罷勉以爲不辱庶幾事死如生之義非徒守此爲墓爲觀美之具如世俗所尚也

鎮鏞鎰鏑堯之子鋼鏷皆克家來者蓋未艾云

明故贈工部郎中楊公合葬墓誌銘

公楊姓諱復榮其先陝西鳳翔府鳳翔縣人考諱賢娶于李氏生公晚故名復榮李卒繼娶霍氏爲故工部右侍郎瑄之姑實鞠成公公生穎慧得父書法讀書好禮力孝友聞家政暫不廢業鄉人皆曰楊翁有子矣娶符氏符亦巨族或稱內助生子恭恭生十月公甫十有三年母符亦卒比弱冠祖考妣皆先後即世煢煢孑立乃依母黨于岐山岐山亦鳳翔府地遂冠名爲今籍恭力學圖仕爲岐山縣學生舉天順己

卯鄉試登天順甲申進士拜行人司右司副贈公官及身爲孺人九載遷工部郎中理畿內山東河道事役以其官贈公甫贈母爲宜人又六年林與翁者諸大臣爲丁朝拜通政司右通政領職如故蓋楊氏自公祖考而下世皆孤傳及通政君始大顯人又曰楊公有子矣初公及宜人及公考妣之卒皆旅于符氏攢而不窆者若干年通政君念少孤弗克禮終恒切日痛既顯乃上疏乞歸買地治兆合葬祖考妣爲一室并遷公及宜人合葬爲一室祔焉先期一月予奉詔典南畿試事歸過于河君予同年進士也乃述事略徵予銘將刻石臨誌載之西歸予方北上留弗得若遣使從予升至天津乃畀之還公卒某年某月某日宜人卒于丁卯某月某日今塋地爲某山以成化與子某月日予銘以十月四日銘曰生也同室死也異室與吾孝思使我心怵誰復撫我而弗非我九原有知寧不怡我岐山之陽賁隮鑑公之孝思天實共鑒我銘兹石永世無忘之

懷麓堂講讀錄序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經筵則擷諸書要語為題先進講章至日除丁御案講官以次進講日講則衍序排日上進起止擬成直解默記聽誦如東宮之制尤為切要儀節不同所以敷析義理培養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憲宗朝入翰林歷續修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皆不預講事至孝宗朝陞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講學士弘治壬子始直日講擢經筵講官及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亦如之今上皇帝嗣統之初東陽實在內閣請以秋冬先就日講而職在撰擬止記紀心之存經筵啟東陽以例開講茲至見直講讀之職始畢仰惟我國朝誕敷文運太祖太宗聖神天縱固無待于問學而能仁宣兩朝皆以長君御極豫教之成其來久矣成化弘治間聖學緝熙文學法從之臣朝夕論說各以所學期効分寸之益東陽留久塵禁近既充講官不二三年遂參機務其以經義供職事者無幾顧程頤之積誠范祖禹之按講偏惴尚恐不及何識訓詁雖非人主所關然舍此無以為感格之地也謹案次所擬

講章直解若干首為二卷別有三議直解內閣所備不經睿覽者則不及錄云

性齋文後續稿卷五

經筵講章

中庸講章一首 孟子一首 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此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的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之小處其人是指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與做聖人之道了思說聖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有他道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滯充滿而不欠缺以言其功用則凡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是此道之發育萬物之所以爲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以流行卽此理之所以流行也以言其體段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于天至人亦莫過于天此道之高大極至于天而與之無間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卽此理之所充塞也這是聖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所以說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了

思又說道這理優優然大矣哉凡天下之事禮儀大處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揖讓升降之類有三千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于至小而無內而猶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說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偏而不得其全人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于身故能行此道于天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亦不爲偶然

無意矣臣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品節極至精至密聖人所謂高大的收拾向細密處著實做將上外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內有以盡其面目之詳故此道流行于天下無一毫欠缺使其自已有一事之不盡則于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足以爲聖人哉若佛氏說空寂老氏說虛無皆窮高極遠自以爲聖人之道若究其實則至于絕人倫廢飮食茫然無所用于天下天下徒慕其名不辨其實沉溺迷謬愈久而不自知此吾道所以不能行而求其行之者必待于聖人也然道雖常存而聖人不常

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常多自堯舜以來千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則塞孔子以聖人而不得位于是以此道傳之後世而不行者久矣伏惟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道之位而操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隆古之太平除異端之不學宜有望于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書說聖人至誠的功用直與天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缺的意思性是天理賦與人的道理贊是相助化育是造化生育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虛假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初上天賦與我的道理都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禮智便真箇的盡得禮智的道理內外精粗始終巨細一件件盡得都無有分毫一件件行得都無有欠缺若是有一些虛假如何是盡得這如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同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性故能真見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使他亦能盡其性如不仁的教他盡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處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的性也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形氣各不同于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之性也是一般使他也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墾馬便教他馱載仲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捕魚豺祭獸然

後用獵與凡生殺制化消長動植之物一件件都處得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然亦自有分限天能與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理必待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發萬物不能使他自然成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後用得是天地待化育也是聖人贊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高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間也只是一箇人因他有這贊助化育的功故能上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也

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爲天降而爲地鍾而爲人散而爲物故人稟天地之氣體卽天地之體心卽是天地之心本都眞實無妄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纔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人出而爲天下民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其功用效驗直至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叫做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盡了自已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于至誠

其旨深矣這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如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而於變時雍徽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堯舜之功直與天地相爲無窮洪惟皇上以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可以建樞機于四表可以濟化育于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天地之功者只在皇上一心之誠何如耳伏惟聖明常加體驗一件政事如何是誠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矣惟恐有一物之不安擴而充之以求至乎其極則堯舜之治復見于今日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章書是孟子滕文篇孟子答陳相說帝堯治天下教民復其常性意思聖人指帝舜說契是舜臣名司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彝倫固有的道理卽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說許行之道要與民並耕而食因睨教他說聖人治天下只是敎養二字帝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治洪水益治

山澤民得其養了恐民他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深以爲憂乃使契做司徒之官以敎天下且說契把甚麽敎他只是將民原稟受于天的五件彝倫人性中固有的道理是那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然有箇親愛的道理爲父的自然慈憫他的兒子爲子的自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有箇義合的道理爲君的以義使臣非不合義則不可使他爲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

則不可苟爲都從義上發出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然有箇分别道理夫婦相處恩義親密中間却有分限夫是夫婦是婦不相瀆亂這便是夫婦有别有長幼便自有箇次序的道理長幼相接等級不同中間都有箇次第不相侵犯這便是長幼有序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此來往誠信交孚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禀受于天固有的道理只因他熳安逸爲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切據開導他使他每各自完復了那本然

之性所以風俗醇厚天下治安聖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亦何暇于耕乎臣按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責君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乃萬世君天下者之標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堯舜盛時猶不免于五品之不遜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逸法令久而易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皇上纘祖宗之洪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思切淵衷伏望以身爲教而示民之可

從以道爲治而化民之弗率庶幾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欣願之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丕是太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致至是至極的意思齊是兼備信是誠實周康初即位告諸侯說道昔時文王武王爲君之德溥博

而不狹隘使人于無有彼此均平而不偏私使天下無有厚浮濫派稅斂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不平富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復加刑又輕損而不淺刻[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苛酷不曾專意去害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雖行將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兼齊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達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說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熊與羆都是猛獸不二心是一心又是說康王又說昔文武那時節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

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護經理我周邦國所以說明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也須他所以下箇順字付是託畀是與康王又說文王武王既有這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交付與他上帝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以說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之意且說文武如此聖德猶必賢臣輔佐況我之德不及文武即位之初尤須群臣輔佐如何保這天命求助

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謂天命之所付託在人君佐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自大臣人君如此理必能任用左右當備日侍聰明人臣如此理必當竭盡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君當即位之初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亦是此意後來二君都是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就稱守成賢主豈不是舊臣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爲師傅高宗知褚遂良爲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漢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理宗寵史彌遠推言是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洪惟我朝聖祖神宗弘謨偉烈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功成治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爲意伏惟皇上思上天付託之重念祖宗創業之艱銘左右臣職之重推廣聖德專任賢才以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則

成康之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告高宗以法古爲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後是得昔商高宗既得傅說爲相告以爲學之道傅說因稱王以啟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于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爲何惟要建立天下的事功若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做不得然不可全資于人又要求之于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

訓戒真後人做師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的道理自然有得于心比之資于人者尤為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說說人于行事之時若是不以古訓為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于下失人心上傷國體而欲其致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按經書中言學字起于高宗傅說問答之詞蓋天下之人皆不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為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治亂係焉

顧天下之理難窮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故必資于人以為問見之地者諸古以證聞見之真然後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四海仰德為令主豈非傅說之言有以啟之哉厥後宋臣范祖禹講這一章書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二句再三讀而三歎所以警戒仁宗之意深矣恭惟皇上以睿聖之資傳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惟在體宗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孫叔孫號為三家皆魯國之強臣宰是家臣賦是取賦粟倍他日是取民粟比往日加一倍徒是類小子是眾門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孟子說季氏為魯國之卿平日越禮僭分不守臣節侵漁剝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于周公了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匡救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

職反替他取民米粟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橫征暴歛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安生地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益聚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蓋甚絕之之意也孔子譴切責冉求然其意亦有警季氏孟氏引之蓋欲使後世阿附權勢者知不為公論所容皆當以為戒也

右弘治五年五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墾萊是蒿萊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爲人臣的卻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爭戰之時兩軍交鋒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吳起之類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專以連結諸侯以口舌遊說列國如于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于梁陳則言某國財盡可伐引誘列國諸侯互相併吞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斂到處剪除了草萊開墾做田上分與百姓每着他耕種納賦稅年年徵科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君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悝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于世都是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遏人欲存天理之意有天下者不可不以爲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是恭敬儉是節儉侮是侮慢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惟恐天下不順己聲音笑貌是假做于外的模樣孟子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傲慢人君能用財節儉不奢侈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分外侵奪人這不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于行事着實的若侮人之君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豈能爲恭奪人之君貪得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豈得爲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此實心成此實德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其實而徒以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僞之間天地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有名爲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爲而發然實君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辯士授是以物與人受是接受人物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錘淳于髡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以物與人或手受人物都不親手交付只與放地下使各自取去這果是古禮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手授受所以遠別嫌疑此正是禮淳于髡又說假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或偶然落在水中爲叔的倉卒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救他必然淹死以手救他則于禮有礙不知當此時救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不救則將于禽獸無復人理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男女不親授受是禮之經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他是禮之權宜一時之變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于權宜之中稱量得合着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爲問難而孟子亦以正答之其義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辭指孟子子是男子的通稱指髡髡因孟子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下大亂百姓每都遭陷溺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是我的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都死守正道不肯將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答他說天下雖是陷溺惟道可以救之不比嫂溺于水只消以手救後便可濟事蓋士君子出處必以正道不枉己求人而其必若所重有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天下百姓若是枉己求人不爲時君所重則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究如何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天下都教我先枉道以求合于人則是先棄了救天下的器具是要我以兩手救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言事之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正處決不可不守聖賢出處之宜大略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傅學士瀚講講例每三授則一溫爲四日此以前溫書皆傅講以後將輪溫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傅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溫書又後凡有事妨

四月

則五日代講而凡代講及溫講各附載所講直解于此式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也是傳道夫子是了指父說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君子之於其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古不肯親自爲教這是何故孟子答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扞格戾至于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蓋教子必以正道爲主如教者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弟而弗從尊之忠信而弗率則爲父的必詬其子不是從而以怒責繼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而教之今則反將那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爲子的又責父說夫子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自行正道如何却要教我則是子又重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則爲父的陷了不慈爲子的陷了不孝豈不是入于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段傳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爲善離是情意間隔的意思孟子既答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從處說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不教子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爲教的道理蓋因父子之間骨肉至親不可以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友一般若父責子爲善子又責父爲善當其督責之時言語未免激切情意不免有間隔處一有間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爲慈子雖欲孝而反不得爲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內乖戾不祥的事無有大于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弊乃做出不祥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教

子務要交換相教正爲此也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是全然不管如路人一般父之于子當不義則從容訓戒子之于父當不義則從容諫諍只是不可過于激切耳此又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二日傳學士代講　已上三段三月十六日進講

孟子曰事孰爲大至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作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子設爲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之類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爲大惟有事父母的道理最大人所當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一端中間

何者爲大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句是分說然就這兩件中又以守身爲要若能遵規蹈矩持守其身不失陷于不義之地便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憂無慮這等事乃理之所當然我也曾聞得來若是放縱蕩陷其身于不義却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全無憂慮這等事我却不曾聞得是事親者又不可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總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然後推之于君而能忠推之于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爲事之根本守國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然

後可以做官可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于家而家齊推之于國而國治推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爲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晳至若曾子者可也

曾晳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微見收曾元是曾子的兒子孟子既說事親爲事之大于此又舉事親的實事說昔者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晳每設飲食必有酒肉不缺這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徐剩的物把與誰喫或父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應說有蓋恐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便得與之也及曾晳死了曾元却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亦必有酒肉不缺臨到喫時將收拾去曾元遂不問這物與誰或父再問這物有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欲再進父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大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奉養父母的事不似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事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

而此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爲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爲事親之大於此又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段傳學士作傳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

代講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一章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間是非間大人是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作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孟子說大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使有一人不

當也不足與有過責所行的政皆能件件都見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足與相非間益用人行政都是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聲望丰采自能聳動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有一不正便格之以歸于正如君心有不仁便格之以歸于仁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格之以歸于義則凡用人行政之

類莫不皆義君心既歸于仁義則凡不正處皆歸于正而凡用人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觀倣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觀感興起無有不歸于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定國則何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為治哉孟子此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　心之非而欲格君心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為大臣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温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稱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有善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是尋常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般本不足以致名譽原他的本心初不料名譽之至却偶然得人稱贊起來互相傳誦衆口一辭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小心畏慎所行的事務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故被人非毀說他不是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得好名為惡得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于常理

之外的這等處夫須要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放着自足了還要勉強為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定終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黜退人還要仔細詳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他如此則無實之毀譽不能眩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九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責孟子說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

必然遭人過責既遭過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之發言時不討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怪責他以此不知懲戒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如此若君子之言則常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必是他學問有餘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好勝不待學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滿足再無有進益了只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此

右一授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敘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他同道因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說你亦來見我乎樂正子見孟子怪他不知何故問說先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幾日了樂正子答曰前日來了孟子說既是前日來了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答說因舍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道待客館定了方纔求見長者乎蓋樂正子既已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矣孟子止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即引咎自責自解其名既克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于受責亦自可見凡為師的必以孟子為法為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為樂正子名教中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從字解作但字餔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王子敖來更無他事但造請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于擇人殿子處已遇可從

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
尚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了故本是齊王作臣
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
此人宜孟子正其身而切責之也

右一段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
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
禮凡人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一
件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祿仕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絕

先祖祀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
不孝蓋子孫所以報本追遠在于祭祀若是不娶妻
不生子絕了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
故虞舜承帝堯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瞽瞍
得知娶妻大事豈有不告父母之理只是瞽瞍為父
大不慈若是告知必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絕了後
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也然舜雖不告君子論他則
以為與告了的一般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
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禮而
得中則不離于正矣然常道人皆可守權非聖人不
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之人孝不及虞帝却
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罪人又不可一概而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實字解作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
有的然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人能孝順父母
便是仁之實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從兄人能敬事
兄長便是義之實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株樹
愛民利物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之一件上
推來以此便見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

是義之枝葉其本却是從兄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
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
近最為精實能于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
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段顧學士作九月初七日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從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字二者都
指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
一般惡字解作何字蹈是舉足踏地的模樣孟子說
仁義之實在于事親從兄已非智禮樂之實不在

於他只在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於這兩件爲之品節文章使其次第等殺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悦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既無勉强則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遏止得住既曰不住則益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而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至 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是至豫是悦定是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又能諭親于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至到和悦的去處這便是底豫了只因瞽瞍一至底豫凡天下爲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都做做舜而爲孝及至他爲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爲父的慈爲子的孝了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意思這便是定舜之孝至于如此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稱做大孝蓋凡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稱之爲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上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篇帙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于諸馮遷居在負夏没于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家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至 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的篆刻文字從中分開使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之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有

千餘年之久然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志行道于中國以及于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無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在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誠知二聖之心豈能見得至聖若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六

東祀錄

請書刻御製碑題本

題爲公務事先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闕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御製碑及遣官祭告等因奏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今欽遵外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祝文及遣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繕寫備書之人不能揚攄宸章有孤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勅房中書舍人喬宗齎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該部施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使益等因奉聖旨都准此該衙門知道欽此

代祀孔廟有述

我皇重孔教廟祀嚴春秋聰茲闕里災有命事崇修憲使告成功封章達宸旒儒臣奉明祭吉日夙已諏府路信王事激行程因憂蒼黃變內古雨月停余輈閒夏氣瘟熱往哉難久留黃屏地親切使命渺無由

何非至道心正收息與許劍辭魏闕下蘇衙張詩頭務韧方章草計程勿悠悠江湖與廟廊自古相爲謀

憂旱辭

黃塵赤日無南北平田見土不見麥秋麥垂垂盡枯死春麥雖青不滿咫秋田種少未種多田家四顧無妻子官河水淺舟不行漕舟不載南舟名河西鈔關牢不稅大倉粳稻何時至一春無雨過半夏貧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懸河坐令愁怨成歡歌我行鬱鬱奈樂何

天津

玉帛都來萬國朝梯航南去接天遥予家市遠堤分集兩岸沙平夜退朝貢賦舊通滄海運星辰高象洛陽橋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擁使軺

夜過滄洲三絶

滄瀛直上海門濮南北流來自古今牧馬尚然今日事買牛須見古人心

野凉溪樹晚蕭颼淺掛輕帆泝急流獨坐船窻清不寐聽風聽水過滄洲

弔顏魯公詞

平原之蕞漢侯所邦慨叛奇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靡揚穴有首鼠輜無怨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衙吏出守忠臣作防既嫺見予先幾復潜鋒于外攘練剧兵于丘何峙險遂于鋤耰方其罝筵饗士讌游油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梟賊之心膽扼中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俛寶安之艷毒嬰富貴之膏肓蠭起蜒蝎滿朝金張爭射利以實國孰扶顛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逹于藏旒足跡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忍睾世之奠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魯

相辭使頒諭屬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踏往牒之具載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依遍悵東𦬼之莫將篸川陸之既落見高原兮蒼蒼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是夜微雨

凉旱淡荒夜不眠曉來衝雨各開船不辭飄灑沾衣袂且愛依微入野田雲好不應風作祟路長真以日爲年無端又觸淹留坐醉下蓬窻一黯然

次日大雨至夜喜而有作

打窻鳴雨夜來過半聽歡呼雜擢歌沙口渡喧人語

颭柁樓風急水聲多廢心散渴負消得農中鄉宦忝
曉何七十二泉眞壽砌可能流潤入官河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何

黃陵江頭河水黃衝沙走石聲硼硍北趨平原下廣澤直使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萬若山積貴船在紛廱帝遣璽臣出治水水性神兀難爲降千金作堤爲夫力頃刻下壓輕毫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數以水石爭蔚蔬地雲廟飢水怪伏河迸南徙歸徐方因高爲陵下爲澤復有石壩蕃畢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

計此乃餘力非不蔵德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泗通漕綱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瑄武功徐公有貞何人亦奇士能以勳績爲文章四十餘年後一決嘆此之績安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北記元鎬臣東陽使船東來一登眺風日颼颸炎天京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思廟廊但願此岡不隳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淪泵

過汶上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跡存口茲中都地宰此社與民大哉堪與門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

揖也不宰費顧此逃樵臣跡殊本同義於道諒有問見賢且思齊希聖復何云徘徊古祠下感慨傷心神

望闕里

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跡豈等閒衣冠夾路清風引香霧盈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嵬茲行合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

新廟告成事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界　新廟既搆其輝孔昭如幅斯帳如翬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

爰鑄攸是崇維斯文之榭維帝降命有嚴厥工惟帝衆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假帝命孔肅曰此人事我其可弗告柴牲用既旨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將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鑒裴古鐍止大有斯文寔孚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開祀於千萬年

右新廟五章一章六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十句

謁尼山廟有述

道逕魯城路峯峯尼山峯坤靈在其西顏母鍾

在其東埇原敞弘地中有文宣宮乍淡成復改上丙兼旁風若黃設俎豆俯仰想儀客周旋入寢殿楨棟半已空丹有剝像覩綦露炎埃中因之起淡痛發額面發紅荒苔臥石杜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典替會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琳琳聯貝闕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道鄙無從昨逢中憲彥徐都憲盧侍郎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迴青驄

謁顏廟

至德不世出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行天資本純粹況乃沾陶甄禮樂以爲邦克復以爲仁曾將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將可不道周公貧傷哉宣尼慟此滸復何人公封與廟配俎豆乘千春古祠久荒敝廢非尚未堙洞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嶙峋遥瞻孔林在且薦清溪蘋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魯邦風俗往來敦一方煙火無雞觀本縣僧道不入境三世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悲涼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孔林

荒古千年在林淡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拱踊亭猶峙宗子貝巢枝鳥未安世傳鳥雀不入林斷碑淡樹裏無路可尋看

周廟祀周公也

於于序爲于庭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

或俛而仰或嫔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

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綿兮魯封之存兮曷以不永年兮

在周廟云亢亢四句

謁少昊墓

古稱少昊氏云是五帝先明典既茫昧氏名僅流傳建都魯城東遺址有軒轅至今高原上陵樹鬱成阡豐碑不刻字遺恨宣和年宋徽宗造碑其石金兵不果立因朝更明祀香火隨續依時有[illegible]我來訪舊跡幸不迷榛營四顧林莽間野意但蒼然停車問父老相對兩無言

飲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半篇斜日泥花樓夢醒重來是舊遊山雨尚含青竹瞑水風先動碧河秋望重東嶽疑了甲與比南溪欠

一片好事主人無任者十年心賞爲誰關

過曲阜孔林道見兆先壁上詩志痛一首

欸語清茶去復留敗階殘壘更回頭無端又作春祭
哭拭日西風雨淚秋

泛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輕舟別浦路迢遙危石虛亭影動搖雲去好山爭入
座雨來新水欲平橋多情留客空杯酒舊事傷心但
梛係今日我來還我去小山叢桂竟誰招

望嶽

偶上仝丈閣來觀泰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

崇愛沾嵐濕青擔潑黛濃長源隨迤邐高樹助蒙茸
旌節迎還送戈矛靜更衝煙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南
混沌大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青禹貢肇域紀堯封
揭淺論滄溟湛虛揖華嵩秩禮官作大名重今稱宗
外歛靜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
北闕身長繫東州境暫逢崖嶸愁月觀佇嵩想風從
聖主勞心切儒臣樂事慵褒食愚驛塊遣從憫官傭
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陳一笏誰共千雙筇
日月銷乾易溪湖陷貝重合飛翰鳥翼飄泊信萍蹤
賢日思勝鬢凌秋憶湯胸酒閒多爽氣涼思脫煩襟

祭尼山廟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日辛卯
具官李東陽奉勅代告闕里廟庭成事之後恭詣尼
山謹率中書舍人裔宗以牲醴香燭之奠昭告于先
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運禀
川嶽之精倍宗之麓有山曰尼洞曰神靈者吾夫子
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
開萬世之太平者寔吾人所賴以有成也薦享之禮
報答之義達上下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顧
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建之舉爲代告之行恭統于

專命而不敢以附親爲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
遠數十里之程躬酌之獻小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
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嚴出處
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于幽明者方竊有志焉而懼
未之能也尚冀聖靈其幸鑒之庶幾無負于心焉也
謹告

祭南溪公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三日壬辰
具官孫李東陽欽奉朝命祭告于闕里聖廟越既
竣事乃克以剛鬣柔毛庶饈之奠致祭于故衍聖公

□□公生刑家之靈曰予昔弱歲與公同朝邈乎其
未始接也厥自氷玉羅洗馬之好濟寧之遊覓同舟
于興盡空介駕于神交既向德卿陳提學惠我以柯
伐東莊賦我以桃天仰聖門之於濟把令子之標
者不越月望不崇朝公蓋嘗有意于予矣謂在路之未
瀬都越之郊及乎新廟有負我車載脅奉玉音于綸
絳戒邦禮于牲牢聽官牆而再拜歷庭館而回遊仍
不幾時而公不我留也□四美之難具嗟鴐物之既
凋知此事之非偶嗟吾生之不遭徒許心于掛劍猶
恐德于綈袍已矣乎丹青玉節不可以久駐苓桁哭

而遲鐮嗚呼尚饗

祭東莊公文

前與公交義則鄰曲後與公親情則骨肉公實為之
豈必天耦新廟既揚代祀孔肅中更歡戚屢變寒燠
公實啟之天竟從欲我來何遲公去何速人公之筵
不聞笳垣坐公之筵不聆言咲默默蒼天悠悠九泉
我來有期公不少延我之恩公昔公之行贈有篇帙
今公之沒藭有銘刻公神所嗜公心可質我之來思
從願永畢公乎有知監我芬苾尚饗

代告闕里孔子廟祀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己未夏
六月以災告上既命學士臣李傑往告郎下山東巡
撫巡按守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前僉事臣李宗
泗起其墓定今僉事臣黃繡綜理尚畢而巡撫都察
院臣徐源實綜之輪奐閎偉狳翰輝赫皆加于舊而
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
書臣張昇等以為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建以昭
示天下上親製碑文祝詞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
物上且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行祭告禮
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既釋服卒哭上未忍悉從

吉典乃遂殿賜物以行臣東陽奉命惟謹以四月
丁卯陛辭祭未至于廟時臣原寅方迓于境衍聖公
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趣踏易服迓于郊曲阜知
縣臣孔彥□扶疾迓于界甲申途致齋越三日丁亥
乃祭中書舍人臣倚宗亦奉命有事于廟在通政臣
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蔣偏以巡撫至臣盧珝以清
軍至右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文瑺署都指揮僉事
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參議臣月政以分守至僉事
臣史晉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綿同
在皆當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

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致聖臣殷則三氏學學錄
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小大來會者以數百計
前一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
歡暢歌工舞佾奏器執事之臣下逮徒隸僕從皆欣
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
乃退而嘆曰於戲人性之善惡豈不信哉夫自情爲
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峻法以驅之使入于聖
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
爲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以想像其形
容卒然之間怠心與躁心釋而不自覺若凡鄙且賤

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
之在人心者豈得一日而忘哉聖人之教因其所
明而尊之使復其性而吾夫子之删述六經垂法萬
世其功所以爲大不可一日而忘者也且褒崇之典
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世道常相爲重輕故大牢
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
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憲宗純皇帝增樂舞
八佾籩豆十二天子之禮于是始備重熙累洽益有
加然皇天子登極視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主集
天下之財聚數年之力又煩論思輔導之職詔許侍

切於意況序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向方
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大明乎祭之義
則可以治國使天下如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
行爲臣必忠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而充之
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以告來世名闡
揚道德以彰教化則金章寶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
共覩臣豈敢贊一詞哉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史官會典總裁臣
李東陽拜手稽首謹記

重建孔子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爲竹木之稅舟船
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藏其名物之精木則市之
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滕諸山甎甓鉛錫則官爲之
陶冶丹雘膠漆則集之于商賈剞劂雕琢繪飾之
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
而官予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
遂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珩按察則陳君
鎮督工之官則參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
更代不恒至都御史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
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爲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遂有

齋廡倍其半爲左右廡有餘楹後爲寢殿八楹前爲
告壇又前爲奎文閣楹視寢數衆羣與殿等又前爲
門四重中爲橋芏殿之左爲家廟後爲神廚前爲詩
禮堂爲神庫又前爲戟門殿之右爲啓聖王殿後
爲寢前爲金絲堂又前爲啓聖門前左右爲齋宿宮
之外爲快覩仰贍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
右爲鐘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因前
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增及樓及
中門仍舊自餘或剏或益悉從新制材幹堅好措締
完皆采故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

天下之大觀皆備于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
之工始于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于甲子之正月始
建之命則公聞詔已嗣衍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
政曾君元按察鄒君珣等皆來會齊祭既畢遂說于
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
以成此功也又揖黃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于政
勤于所事夙夜匪懈以成此功也皆遜弗敢居又揖
衍聖公而進之曰是惟先師道德之澤聖天子崇
儒重道之盛心更新圖遠方始有今日而式克成之
尚慎守祇奉以無負于吾君無忝于爾所生也聞韶
曰敢不于斯言是圖東陽既紀祀事黃君將爲刻國
別勒于石以示久遠因復爲序之而諸憲郡縣及凡
有事于廟者則書其名氏于後云

詩禮堂銘有序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黃君繡重
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諭朝時爲衍
幄以鮮跡此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不許孔氏爲延賓
齋遂止勿撤迄燬于火今移而東數武許加崇廣焉
因爲銘以遺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惟孔有庭聖
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徙是顧其訓維何維詩及禮乎

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爲世是師翊
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在昔有然剏我今日新
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繼緒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有序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
掘地得石刻知爲孔子故宅蓋世所傳魯共王聞金
石絲竹之聲者也故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比者廟
燬而堂獨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轉
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東既各爲篆額復爲銘金絲
之銘曰維孔有宅曰維聖門爲其何人欲毀更存維

皆有書四代之文雞堂有聲八音足聞此事豈非昔
則眞有有堂載新它固其舊聞樂施德斯言已久余
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斯西欲究厥初視
我銘詩

悼手植檜次匏菴先生韻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蝦僅見孤根存
槎枒横高堂突兀撑重門禮記當及漢官封木汚泰
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羣鄰會衆芳茂翁贊如雲屯
枯萎發餘爐往代有遺文 [illegible] 且久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蘇久絕響五

月如一開列茲時甫降遠邇皆雷均仰高德好古一
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彌益翹
首看嶙峋

題袁僉事松聲圖卷

高松盤聲如還雲哀聲動地空中鬧秋聲怒呼夜濤
洶勢若萬馬驅千軍陰風蕭蕭山鬼泣水底長鯨作
人立老子橫揮似有神紛紛畫史何嘗及東壇錢冠
金石腸携來兩袖皆風霜官船五月不知暑鄰筝停
歪聽山雨

題袁僉事石田山水卷

偶逢湖南客鄒話江東路笑指畫中山知是乘驄處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萬竿水中村灑灑屋上竹卜居遠城市屐脫去塵俗
朝看碧山爽夕延晴波綠江湖有蘇帶冠履無拘束
昔聞東吳老本出南州族封非渭川戶乞豈江湖曲
溪山舊業在圖史清風續華蹤歷臺省雅尚在陵谷
夢寐三十年此封還此屋官塗復傾蓋佳話時秉燭
指點入丹青依稀遊江麓感今復懷舊歲月如轉轂
倘遂江湖遊鄒哉我當卜

題徐都憲椒園茅屋卷

南園種椒椒實紅中堂獨茅茅葉重疎香細影入簾
戶千樹萬樹皆春風堂前不種閑花草祇愛椒花科
春早庭榆應同手植成江楠柱被風吹倒人家何獨
無此堂豈有喬木參天長願君創作堂茅夜灌樹長
記先翁醉遊處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水急知山雨天昏識海雲龍開青草色歡動白鷗羣
客腸心須應平安報屢聞何來家國念聊與慰憂勤

祁縣梁叢泉翁外舅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子朔越二十一日

庚戌具官門生李東陽代告闕里歸過鄒縣謹以牲
香牛酒之奠遙祭于我外舅蒙泉先生岳公之墓曰
公之進退惟道升降公之存亡惟世重輕四海之外
百年之內孰不知所謂蒙泉先生也東陽夙自髫丱
獲瞻門庭遇我以國士賓我以館甥道義之感文章
之託其在天下者非一人之私情也然而生不侍於
膝死不送于塋心許于南都之使天留于闕里之行
留是將也公女既折孫子亦傾慨萬事之更變傷一
身之凋零痛通家之骨肉想不死之精英顧官階祿
秩已過公之倍蓰而風節勳業曾不及公之毫釐不

勇退以高脫猶歸而守經此難與世俗者道將求
寘于幽宮介佳城之奠卽終飲淚而吞聲

歸至張家灣舟中作

使節南行又北旋眼中風物轉堪憐麥苗枯盡初逢
雨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鬬殺山逃處處起
頻煙燈明月暗蓬窗底細寫封章達九天

復命題本

題爲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勑遣
臣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孫宗前往恭
寫御製祭文并遣祭祝文上石等因臣欽遵弘治十
七年閏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二日前到闕里
致齋二十七日行祭告禮隨即督令奏帶文思院副
使閻傑鐫刻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該巡撫都
察院徐源督工按察使僉事黃繡等樹立訖臣看得
所建廟宇規制閎偉工作精緻而金碧焜燿大書深
刻誠千年之曠典一代之偉觀是以上妥聖靈光昭
衛道傳之後世永永無窮臣事畢之日遵奉勑旨星
馳回京復命除將前項御製文字各一通草搨前來
另行裝潢進呈外緣係奉勑公務事理謹具題知
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通達下情題本

題爲通達下情事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
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山川陸行所聞見不敢
緘默謹披肝瀝膽爲陛下言之臣自閏四月以來經
過衛河天津一帶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
死秋田未種運艘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
衣荷鋤之命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
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
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回賊百十
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揚各府

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
逃生運糧官軍撥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莫知
所措以至江浙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
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
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以
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貧薄素無
積累今秋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
餘年一時之荒尚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
言及于斯可爲痛哭臣本愚儒生長都邑嘗于成化
年間省祭原籍於南京兩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

之狀用懸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于前因臣雖久
處官曹日理簿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伏惟陛下聰明
聖知中遠舉偏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言
執事知之不敢言言之不敢盡纖微幽隱之故豈得
而盡聞之又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嘗訪之道路詢之
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有常額而冗食大衆因用無
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
月內臣錢糧支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
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
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

費何至二三十萬修齋設醮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
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爲殃民力困
窮嗟怨變作天災迭降固有由然他如遊手之徒號
稱干親名因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蓋店房網
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經過大非細
故織造內官縱使羣小採打關河官吏提捉買賣民
害驚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外如此在彼可知者
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
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
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盡知也是皆起

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禍
甚深大壞極弊皆由于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陛
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爲今日之生民疲敝已深
而國用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斷之則不可盡免將
時而給足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
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
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
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
修省特降綸音令內外各衙門開陳弊政遠近歡動
拭頸望則以爲太平之幾端在于此臣竊念往時詔

旨實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何爲財如大
年內戶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
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絡將
果敢不肯施行臣恐今次所陳又屬故紙如聖諭所
言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息天變何時而消乎
伏望陛下廓監照之明奮乾綱之斷將前項節次
奏本俱行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
者即加採擇則在必行乞將財行節儉力省浮費惜
名器之官賞停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息生民則
愛敬成豐轉災爲福可以延宗社萬萬年之休矣臣

湮埋無狀臣輔弼功凡臣所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另
行具奏辭避外今將通達下情論題請旨弘治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奏聖旨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愛
國至意事當施行的着各衙門查議明白開具來說
欽此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四月丁卯陛辭奉勅賜酒饌而行部院諸
公卿餞於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橋東諸
閣諸先生餞于三忠祠府部諸卿寺又餞于前至淡
湖諸門人官翰林諸鄉僑分餞于張忠宇癸丑諸門
生餞于攬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旨往東
廟其弟太常少卿宗暨諸故舊皆餞于前而諸親友
厚者又餞而前乃別舍至張家灣巡撫山東都御史
徐公源已遣舟來迎宿于舟中戊辰大風午始定乃
放舟夜至漷縣己巳過和合驛有郎中良輔張主事
邦瑞來迓夜至河西務庚午過楊村驛得風行至蔡
風猶行尚未至丁字沽數里遂野泊辛未兵備施
副使騏來迓過天津又與商張舟送過楊青驛夜過
靜海縣壬申過流河驛又過青縣都御史王公沂遣
人自鎮定來迓又過興濟縣趙主事名鶴張主事名

人相來迓夜過滄州巡鹽王御史傑來會癸酉過磚
河驛又過新橋驛夜過族兒閘漳纜甲戌過連窩驛
又過良店驛孔知縣章公自寧津來會清軍虞御史
翊崔參政巖皆來迓見夜徐都憲來迓遂同舟達旦
乙亥微雨旋復霽毛參議理楊僉事壽皆來迓過德
州巡按陸御史偁以書來迓漕運都御史張公縉都
督郭公鋐皆遣人自淮安來迓又過故城縣馬都史
中錫方宗哲會于舟中錢御賢宗甫先寓京師予延
諸闕里觀故衍聖公南溪先生疾至已卯廖路留故
城予訪之不及見而去丙子過甲馬營驛大雨過武

城縣又過渡口驛兵備李副使善守備劉都指揮僉
方郎中嶠王主事鉉徐主事廸盧主事恭王主事納
前及鎮守臨清朱大監宴皆冒雨來迓落堤謝自春
以來未見此雨丁丑晚至臨清吏郎中學史主事昇
與進士使次第來會李知府粟曹通判鐸皆來迓是
日得江編修俊檢討偉書戊寅過東昌至魏家灣閘
管河通政使韓公鼎及袁僉事經皆來迓己卯過安
平鎮登減水石壩觀往歲奉勅所撰記石刻項郎中
廿明林進士廷皆來會是夜宿安山驛因與韓通政
談術庄湖水淺運舟捐塞不得進乃決議陸行庚辰

懷麓堂集　文後稿卷六

過東平州進訪帝堯墓墓在州城東北二十里及冉
子泉在東十里皆遠弗能至過新橋驛宿汶上縣訪
思聖堂在中地官墅所爲堂故名有元人記石刻猶
中書舍人捐之間有王彥章祠不及赴是日提學陳
副使鎬修廟黃僉事繡次第來迓辛巳過新嘉驛閱
甲言孫貞籍管勾來迓曲阜孔知縣彥士道得及不
及見甘參政政及衍聖公聞韶先迓至濟寧弗值至
是皆來迓夜宿兗州府壬午朝魯府賜饌于承運門
設祭辭簪花又辭東門郡王鄒平王長子遣人請見
皆辭不赴癸未孔氏學錄公瑛顏博士公鉉而博士

元維主事昭次第來迓晨至闕里雨衍聖公方在公
車易服率族人及顏孟子孫迎香帛祝文于三里鋪
行五拜禮遂前導至于奎文閣禮如初因詣宣廟遥
聽巡按清軍及三司府縣學官諸生皆陪位出會于
詩禮堂宿于南池先是李御史昆以書自淮陽來迓
不値留書而去甲申遍觀廟宇皆新構窮極壯麗共
致驚羨觀魏漢以來諸碑刻半已剝落前後古木數
百株猶森聳如故觀手植檜已蹶枯根可二三丈相
與嘆惋久之是夜遂致齋乙酉觀書御製碑文字可
一寸厤整健韓通政來會遂登奎文閣望泰山及尼

懷麓堂集　文後稿卷六

防及嶧諸山丙戌雨習儀于詩禮堂遂省牲丁亥行
祭告禮徐中書宗分獻東哲曹布政元獻西哲顏博
士鉉獻東廡高同知元獻西廡孔學錄公璜獻啟聖
王殿是夜雨霽禮成月東出衆情忻懌是日會宴于
詩禮堂不用樂戊子徐都憲亭泉論祀事致幣拜
之謁顏子廟見其鎮見大松嘆惋久之觀顏井相傳
爲陋巷舊址今有亭有碣出訪顏博士家北謁孔林
拜歷三世墓莫能辨方向上各有石碣大字宋所立
也因西過南溪東北二聖公新墓哭焉歸謁周公廟
賢閣麗亦黃僉事所建也巡撫而下皆陪位是日宴

衍聖公府孔學錄代行酒己丑則韓通政曾作文弋
按察申都事皆辭去徐都憲會于公館夜會于東莊
于聞詩家五月庚寅朔謁廟過曲阜縣訪孔知縣彥士
族長希瑾葬至承泗宅見兆先所題壁惻哭而返濟
盧二御史會于東池辛卯謁尼山聖廟行釋菜禮命
中書袁僉氏陪位行聖公及其弟聞詩聞禮聞言皆
從見殿宇敝頹寢殿尤圮塑像皆暴露風日中丹檻
傾敝兗州嘗求修廟記而壞弛如此恨不能置遂
訪井泉洞潑不過數尺求宋楊奐東遊記所載石床
石碑者無有也過顏母山行聖公往登焉歸言所見

川水甚清冽宿其新莊望孟子廟及嶧山遠不能赴
丁亥歸闕里祭南溪公晚祭東莊公與其諸子畢盡
哀是日陸盧二御史皆辭去癸巳將謁廟辭徐都憲
及黃僉事來告碑刻將完卜以己未立于新廟請留
觀之是日陳副使辭去始議修闕里志林主事文煥
來見甲午端陽節廟祭來致胙孔氏請遊南池以朝
廷免宴辭不赴乙未觀立御製碑畢事而雨會于詩
禮堂是日徐都憲率衆來致賀幣却之丙申戒行雨
復作黃僉事請作廟圖序不果行徐都憲等約遊泰
山以朝廷尚在哀戚不敢赴丁酉廟以仲夏時祭來

致胙徐都憲等餞于尚禮堂復致幣又却之戊戌雨
謁廟辭徐都憲等遊觀達泉即左傳所載者岸有石
石刻二大字因過孔承貴竹園園內有新泉及灌纓
泉鉅竹萬竿高下曲折水聲淙淙出蒙驛間蓋孔氏
一勝地也歸行聖公餞于家己亥雨平旦不止遂啟
行徐都憲等餞于三里舖及巳乃霽過兗州不入魯
王遣長史來邀亦會歸不赴暮至濟寧孔公翰聞京
師閏月丁丑而蓋乙亥奉旨祈雨三日而應林主事
送過長溝龍員外寬來見韓通政復自張秋來送南
旺水淺不可行至是汶水至加一尺許夜至開河驛

辛丑宿李公送至安山驛乃辭去徐都憲袁僉事復
自東平來會是夜至安平鎮壬寅會韓通政公鉉遂
行贐又雨夜過東昌癸卯過臨清徐都憲朱太監等
會于公館却花及樂甲辰王徐董王四主事及李副
使送至渡口驛夜過故城馬都憲及錢御史會于舟
中是日聞劉謝二公謝位不允聞尚書某公鉶致仕
乙巳日務攻黃僉事送至德州陸盧二侍御及二司
遣學官來致書請修闕里志徐都憲韓通政袁僉事
送至良店驛盡境而別得府屏濟公及族子嘉敬
書夜風雨驟至宿連窩驛是日聞提學陳御史有罪

州丙午發御史劇見于舟中夜過興濟縣丁未過滄
河縣訓導族兄復來會得崔生傑書夜過靑縣戊
申過天津衛至丁字沽始得水夜宿楊村驛己酉聞
京師大由商郎中鍾來事送過河西務是日同陳御
史屠浙江提學副使已赴京矣庚戌過漷縣欲謁
外舅蒙泉岳公墓以道濘不果遣劉主簿釗致祝文
香燭辛亥宿張家灣趙主事復來會王子徵通州李
員外金俸來迎過漷蕭諸親舊次第來迎至京宿西
朝房癸丑劉謝二公會于朝房甲寅復命賜酒饌如
初丙辰遣內官賜羊酒寶鈔

代襲封衍聖公謝恩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攸屬於朝廷禮正人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惟右文之盛侔慚接武之難負重奕堪虞淺負踰茲伏遇皇帝陛下天資純粹聖學淵微紹繼精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傅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其有代嬗章之美與自前漢犧牲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逮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侔有于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兆學設官朝則豐館餼之儀代則諱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恤父子沾恩光編爵山之榆梓別廟親方新之日正申書大會之辰臣聞韶早刷寶宮粗通訓詁執籩豆以行禮樂非日能之勤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覩皇風雍穆治聲香備禮三公世世居東面之榮萬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衍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具官臣孔聞韶欽蒙聖恩命工重建闕里祖廟及御

製碑文遣官祭告謹率族人孔河等上表稱謝者臣聞韶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關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幸若乃條波利澤沾被子孫其視前情特甚有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灾毀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天啟聖衷道符先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勑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

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寵賁降自
重霄名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
籩犧特遣中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
詔曲阜官封方嚮服制念若命申下家事而祖廟尊
于公畏易服以迎于大旗而敢後過例而謝榮旅婦
以先自代御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户禮樂
苟非世道之光人日月而地山川亦貴人文之化從
溪之熏蒸公等名臣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溪賦

依近十某

日昃于寓于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既散消晨徐
來過日始旦各服漸成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
爭變之一絳沿堤而步則若辭綿地丹櫻燒林野食
呦鹿園鳴變倚繁華聽其陽叢雜蔭其陰松移徂徠
之峯白出大湖之濤境已殊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淡
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
垠菱芽行說條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
以窺明激輕清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雩
之氣賞登岐而眺則兩引危巘背負岱宗左拱尼阜
孔巖巍右聯文廟之龍盤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達泉
出乎其側汶水繞乎其外淡滟曲貫下與溪會復有
中峙萬嶂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羅縣以
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
乾坤渺其無際靈氣究其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
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遵而問曰美哉溪
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魯國之遺墟漢國之
故地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
人勝事隨代更退我故今而南溪是名滲灌汚濁沉
停清冷寒者疏而爲通洄者瀦而爲瀦坊在有隄臨
溪有堤培舊植以爲堅綴新蓓以爲榮斯溪也乃冠

寰之所成集聖賢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爲盛事海內
想聞其風聲期伯仲之貝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
觀道燕樞與纏楚忽使帽之東遊稱余節兮鄒魯魯
之山兮嶽峙嶧之水兮洙泗誰于史之在躬余胡爲
兮北溪寬聖途之浩蕩覺學海之津沂嘆昭乎之不
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墻之崔嵬家
與國而咸休名與業而俱重吾何知今古之足恃託
文章以爲期于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
之志也先生幸爲我賦之余曰噫有是哉乃呼墨援
筆書于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而後出也　卷終

東祀錄序

東陽生晚每披閱史籍及聞學士大夫談闕里之勝心竊慕之成化庚子歸自南都道濟上洗馬羅先生明仲要與偕行不果赴已而悔之久未有以遂也弘治己未官聖廟災有詔重建及今年甲子告成上以爲國家重典用國學時祭之制遣內閣臣往祭而東陽實承勑以行禮成之後謁孔林登尼山經曲阜撫洙泗之餘波訪鄒魯之遺風觀漢魏以來遺文斷刻山川靈秀之秘禮樂聲容之美衣冠文物之會信一時之盛也正事有難成功有難繼[illegible]倣諸古

義容竊有述焉頃國家新釋吉禮未純又朝廷方以災異下修省之令閭閻之私陵道途之艱若接乎目而感之乎心燕不用樂遊不越境有無已大東之戒殆不能盡其所欲言者且締姻孔氏迨今已四五歲遂事之際過從遺問之所不能廢而南溪公以微東莊公以和後先揖館感事觸物又安能已于情哉凡悲歡喜愕鬱抑宣洩之間一出于正辭不敢以自謂而亦因以自考也自發軔至返旆爲日四十有七得記序辭各一銘二文四奏疏五詩二十有八彙錄之爲卷乃冠以勅文祝辭用志二事之始

遣祭　勅文

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比因闕里文廟燬于回祿爰令有司重建厥功旣成今遣卿往彼祭告大先師道德爲世之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祇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舉靈昭格以副朕敬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勅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

遣祭祝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越七日丁

卯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寔軫予衷爰飭有司命工重建越旣五載厥功告成棟宇聿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集句錄引

丁酉之春予病在告百念俱廢而頗獨好詩故人愛我者戒勿復作既乃閉戶危坐不能爲懷因戲集古句成篇畧令諷詠有以發遣見督者聞以應之過少得意亦稍蔓引不能止蓋不免五十步百步之譏焉嗟夫玩物喪志古人所戒詩不足道也而又得拾補綴而爲之不益可哭也哉兩月之間得爲篇若干摭之篋中亦不欲棄去錄之爲一卷成化戊戌夏五月六日西涯識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七

集句錄

送徐學士先生之南京

迢遞山河擁兩京儒門衡鼎下蓬瀛文章宇宙千年事江漢風流萬古情才似茂陵非晚遇帝於京兆最知名欲知別後相思夢幾度朝回一字行

病起欲鳴治小樓奉謝二首

大向定游萬事慵眼看春盡不相逢爾家最近魁三象我病猶堪醉一鍾賓館有魚爲客久韶光隨酒著人還若爲化作身千億一月看花到幾峯

閉門空賦廣虛成第宅清閑且獨行休怪兒童延俗客不勞鍾鼓報新晴定知何遜緣聯句始覺僧繇淚得名樂裴闕心詩總廢不妨還校有心情

鳴治集杜句見答因再集杜二首

柴門空閉鎖松筠錦里逢迎有主人老去詩篇渾漫興晚來幽獨恐傷神白知白髮非春事何用浮名絆此身戲假霜威促山簡病從深酌道吾真夏日過師召同飲屢

[illegible]

臥病江湖春復生空山獨夜旅魂驚欲知世事絲綸美肯信吾兼吏隱名佩劍衝星聊暫拔發椅下馬提

司傾失爲野客尋幽慣實少銀鞍傍險行

師召南樓別後痴以不得詩爲憾別贈杜句

首

百年多病獨登臺懷抱何時得好開縱飲欲謀良夜

醉殊方又落故人來舊來好事今能否恐失佳期後

命催傳語風光共流轉須成一醉習池回

喝治得詩再集杜并緝鄙句各一絶依例共得

八首

竹裏行廚洗玉盤誰家數去酒盃寬謝安不倦登臨

費乘興還來看藥欄

即事非今亦非古吏貴良工心獨苦不薄今人愛古

人此道今人棄如土

不覺前賢畏後生才微歲晚尚虛名別裁僞體親風

雅轉見千秋萬古情

午將起坐百天明客至從嗔不出迎誰道朝來不作

意花枝照眼句還成

右集杜

睡起昏昏學病眠眼看風景入新年此心自信吾明

久未信明河其他變亦

因壁圖書書舫如年光如夢此驅除不才遂是官無

事敢謂明時獨乏予

庭雪初乾不受塵誰家池館竟逢新相逢欲問江南

信要入池塘都是春

兩日支持不出門剝來消息喜猶真無端世事論難

盡到得春來一樣新

右集謝

四川屢有一樽之約病起集杜句奉訟

錦纜牙檣起白鷗何時更得曲江遊乘舟取醉非難

事送客逢春可自由念我能書數字至似君須向古

人求習池未覺風流盡消愁坐倚軒數散愁

同年會不赴集句奉簡年兄二首

射宮圖棘斷獵過三捷東堂擬漢科拜舞盡隨仙仗

入飛騰無奈故人何山呼聖壽煙霞動雲擁蓬萊雨

露多二十年前同日喜幾時回首一高歌

非幹搜索思不禁銀臺金闕靜沉沉共言東閣招賢

地空作西州擁鼻吟登第往年同座主抱琴何處覓

知音空懷遠道無持贈常泛齋捧日心

雖僕同約正詩課乘汝弱與元啟僕例以隻雞

斗酒爲罰科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至者閱

月不見又不敢公言州府集唐句以諗之不敢

厚有所望得一和章足矣二月十日
多情長是惜年華二月中旬已破瓜遊說倘肯催物
候競將文譽作生涯疎簾看織蜘蛛網遠信聞封荳
蔻花聞說攜琴兼載酒馬蹄今去入誰家

柬敷五侍講

曲江院裏題名處遙想風流第一人四海交遊更聚
散十年京洛共風塵表央對色春中見茂苑鶯聲兩
後新試間登高能賦客思情誰是舊雷陳

自留治外屢有投贈而和章不至試語明仲但
躍然而起此非相負者集唐何以敵之

漢宮題樹憶仙郎共汝朝天會柏梁謝朓待篇堪諷
詠揚雄託諫在文章春浮玉藻寒波落水滴銅龍書
漏長自有神仙鳴鳳曲不將清瑟理霓裳

明仲和章至謂不宜獨以險韻相困因索再和
一首

幾宿春山共陸郎飛飛輕蓋指河梁青雲舊路通仙
掖草色新年發建章身外虛名將底用愁來一日即
爲長　春前春色應須惜昨夜新裁白苧裳

周侍講伯常聞予止詩作長句見督閱戒因集
唐句奉答之

北闕晴雲捧紫闈洞門高閣靄餘輝郎中官貴施行
馬搦殿談餘舊賜衣裁筆已齊周右史何人敢和謝
依聯楊花榆莢無才思已分將身着地飛

送羅禪仲紹興教授〈禪仲明仲之弟從教諭之子也〉餘

依下懶因憶弟兄何時開閣引諸生雲連海氣琴書
潤日射潮頭劍氣明好見五賢嘉賞地〈府學舊設[illegible]名[illegible]因故稱〉
早知二禮甲科名餘杭波上稱月好猶是孤帆一
日程

伯常因用前韻憶亡弟以予方抱此戚因以見
遺再疊前韻二首

紫界宮牆白板扉碧窗斜日靄春暉陽和不是烟霄
曲吹斷空栽雪夜衣書省香爐違伏枕荒山野水帶
斜暉遙知兄弟登高處却望衡陽少鴈飛

和鼎儀漫興見寄韻

揚了城南歷舊遊江南江北路悠悠青山只憶招提
境白雪多隨漢水流綵筆尚參黃紙按清音遠待玉
人酬春風無限瀟湘意宋玉無愁也自愁

春日答舜咨

竹窗雨戶有佳期日暖風恬種藥時自嘆馬卿常帶
病也知光祿最能詩晨搖玉珮趨金殿晚拂蠻烟上

沐時同館仙郎歇白雪高家同署郎中詞

亨父昔何索某冬和一首

多少分曹掌省文不知何事久離羣江淹彩筆空勞
恨荀令香爐可待熏任節風從愁裏過書忽向病
中聞腔斷別有長生訣不借千金借與君

清明送日川敷五陪祀長景二陵

長安雪後見歸鴻蘇節登臨且喜同宮柳猶翁烟漠
漠馬嘶山店雨濛濛漢家宮闕晴天上武帝旌旗在
眼中日暮長隄更回首自西流水盡朝東

雪不止再集一首懷二公山行之苦

面門寒日淡無輝雪人春分肯見稀無酒誰供陶令
醉有情應羨謝莊衣殿前下女移香案
階下寒官掃翠鈿粧奠江天雲霧裡行人獨向五陵
歸

雨雪連日日川敷五怪余詩有抑鬱山居之句
歸途幸晴富有借和凡賭行者皆答獨不及予
再集一首奉謝并索和章

雨過風雷送石壇晴明依舊滿長安聯人不識予心
樂日道無憂行路難小院回廊春寂寂北湖南澗水
漫漫翰林賦月三千首不待當時一字看

清明後二日與鳴治約訪王仁輔丁大尹舫同
雨寄鳴治

清明幾處有新烟獨向窗床看雨眠忽有好詩生眼
底醉時歌賞旂春前壺觴須就陶彭澤伴直難呼孟
浩然何用別尋方外去庾家樓在十牛邊

送涇源趙判官致仕後歸自京師

紅亭祿酒送君還五柳先生本在山已喜皇威清海
嶠又勞行役出余關川原繚繞浮雲外樓閣參差紫
氣間聖代逍遙更何事聯烟歌月老溪潺

餘仁遜同鳴治小飲集句奉謝

青雲器業我全疎終日長門避俗尺組掛身何用
托閉向人皆若爲除高人慶解陳蕃榻多病能忘大
史書明日珂聲出城去登山臨水復何如

聞陳考功朝用集古甚富詩以問之

信手同編集古書自將任何著州問愁古著草終難
決欲假瑤編愧不如門掩落花春去後酒醒孤枕鳥
來初人間富貴渾如夢消得鄉榆勢利疎

惟我細楊先生以河南僉憲領衛藏屯田事成
績上京師道得微疾乃卜居城陰慨然有終焉
之志維時知先生者謂其卓特絕倫之才淵然

博古之[illegible]自守之操而使之尋資行於于
益曹之蔣固非所宜先生當未衰之齒承當路
之狀而遠自引退亦非士大夫之所望者其言
款切反覆而先生之意終自有未釋也東陽不
才早以契家子受門下業忍義無與爲比烝于
北行不能已於諸以幽憂抱疾杜門絕廢方屏
夫筆札不能輒有所述因集古句十律以代所
欲言其始序先生出處之概中述先生之志而
終以鄙意自附于士大夫之論雖不爲而終教
之幸矣

十餘年別帝京曾拋竹馬拜先生金章玉節鳴騶
遠疏永畫山別眼明苦節離違天子命夢歸猶動故
鄉情平生志業傲唐虞直傍巢由寫一名
自古何爲未央宮十載長安似夢中歲祭金錢供御
府十歸丹詔出關東魚能泛入無憂鈞鳥擬危巢豈
待風借問路傍名利客飛揚跋扈爲誰雄
遠望旗旗故水頭放歌曾作昔年遊誰能散酒開金
谷好我春謝白鷗路入塵中總有累道非身外更
何求人間岐路知多少水遠山長步步愁
寂寞相如臥茂陵閉門懶出病相仍實空 不辭步太

馬眼將難看細字蠅縱酒欲謀良夜醉衡遊却慘向
年曾年年檢點人間事祇有家貧免盜憎
黃道星辰北斗邊却來平地作神仙蓬萊豈隔三千
里財論同歸尺五天不許謝公同臥逸且隨蘇晉暫
逃禪悠然對此忘清處日送歸鴻手絕絃
郎官道程歲月遷半生歸思綠迢迢敢于世上明開
眼笑尽先生頹折腰扶老未須著玉杖還家初散紫
宸朝故人相有多分散且可相從慰寂寥
玉筍朝同望帝鄉才名長帶粉闈香欲知潁水新居
上契合開元舊草堂舉世盡從愁異老暮年初信夢

中遲如今不要教人識還謝春風白面郎
搜授車塵負薜蘿綠楊擢折舊官河清江碧石傷心
處白水青山引興多去日兒童皆老大生涯心事已
蹉跎白懶久在諸生列忝此承明侍從何
白髮輕衣稱稍紗早將衰鬢到京華離情不斷千尋
線本使虛臨八月槎鶴子見貧能代僕野人懷惠欲
移家知公不久歸釣軸好趁春風入殿衙
滄洲滸流帝城邊獨上江樓思渺然緩帶輕裘成昨
夢濁醪粗飯任吾年中原人物思王猛五絕才名數
鄭虔此際定視常引領春風雙佩好朝天

集句後錄小引

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閱月自度衰疾二上疏乞休弗獲幽悄鬱思欲北之今諷而未能者畧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同遺亦藉爲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畧具嘗檢往年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爲帙以竢蓄雖一時情與所至無關大故然戲而不爲虐談而不駁及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是亦不可棄故

弘治乙丑春二月十日西涯識

病中言懷長句

冬至至後日初長雪山冰谷歸大陽心搖目斷輿難盡身欲奮飛病在床自愛安閒忘寂寞紗帽接離偏不着醫師盡勸先停酒朝客偶知先送藥老去悲秋強自寬不如高臥且加餐亦知世上公卿貴信有人間行路難豈合此身居此地可爲一官妨快意春來江上幾人還夜半燈前十年事年去年來來去忙感時撫事增悽傷明年已身向天子不待彈劾歸耕桑

又六首

歸思懸高黯未消霏霏拂拂又迢迢行同歲晚冰霜少秋盡江南草木凋新結茅廬招隱逸但憑黄髮老

爲照年年檢點人間事未有涓埃答聖朝謝朓哉詩月滿樓每因風景却生愁愁占菁草終難決欲採蘋花不自由錦纜牙檣非昨夢楚雲湘水憶同遊書生事業眞堪笑語不驚人死不休晚竹輿茶夜臥遲故山無夢入吾廬明時過去誰甘是老病傍人豈得知臘雪已添墻下水山風吹盡桂花枝逢人遇盡柴門掩獨立蒼茫自詠詩五月扁舟過洞庭地分南北任浮萍衣巾不染烟霞氣雲水長和島嶼青故國山川皆夢寐昔年親友半凋零思鄉懷古多傷別何處淸風起獨醒

學美人兮天一方碧水浩浩雪茫茫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杳如關塞長竹葉于人旣無分菊花滿枝空斷腸青袍白馬有何意萬事不如歸故鄉午時起坐自天明又對青燈夢不成漫道人間無正色負教天下哭庸名酒酣懶舞誰相拽客至從嗔不出迎獨有詩狂少年處無端詩思忽然生

柬劉東山司馬二首

日暮驚沙雪亂飛將因臥病減朝衣身辭彩鳳雙飛翼家在寒塘獨掩扉白石淨敲蒸水火蒼蠅常滿釣絲磯同年同病同心事來歲如今歸未歸

手名長帶粉闈香身去東山閑草珮苔餘難逆天子
命回軒應問石渠郎有時雲外聞絲樂剩欲傳前說
故鄉聖代止戈資廟略一篇江漢美宣王

歲除長句

歲云暮矣多北風杲杲寒日生于東今宵敢嘆臥如
弓至許不話半高眷疾病滋蘊猶慨惜軟吹香飯緣
老翁小摘消滴珍珠紅華褐纖翠青如魚故人相見
來從容人生何事不匆匆幾時奏事建章宮明堂帝
則論山龍十年遭際嗟無功此明湯與鐘魚同不知
造物或能鐘故着皆花陌堵中可因霜雪愧青射觚

想大地鑒孤忠行藏在我有窮通長安雪後見歸鴻
山色不如歸輿濃由來動業屬英雄人間鶺鴒各有
從蕭湘洞庭瞑虛空故山還着白雲封吾將此地巢
雲松

歲除即事二首

南雪不到地芳華誰能久北上大行山雪片大如手
寒天十二月古木餘衰柳夜來風雨聲此事古未有
感悟求其端從此將至西欲言無予和發我平生友
道路阻且長故人今在否少壯無幾時親故傷老醜
有鏹感其中安行不能前遙遙汨溺心汲汲終中曳

日日諸老翁悠悠百世後
我衰更懶拙頹然臥前楹大寒霜雪繁挾纊如懷冰
平生所嬌兒蓮鬩戲中庭憂喜相紛擾倏如流電驚
弱女雖非男遠嫁亦爲情他鄉各一縣路險不得征
寄書常不達來鴈有餘聲萬族各有托歸鳥爭林鳴
人生寄寰間安得不合併無爲牽所思我心始和平
人欲豈比曲處求知者難

擬古將進酒

春風扇微和金樽綠酒生微波晴雲高鳥各自得道
我寧不發顔能百年三萬六千日向來哀樂何其多

將進酒世間萬事無不有君子有所思少逢舊親友
小人亦不閑終日馳車走病須書卷作良醫欲窮嗟
如箱在日我亦有月君信否破除萬事無過酒杯行
到君莫停手君不見玉川子六碗通仙靈眾賓皆醉
我獨醒我歌一曲君試聽醉翁之意不在酒轉見千
秋萬古情君不聞酒酣有妙理君獨未知其趣耳古
人今人若流水眼中之人吾老矣

春日奉懷方石先生四首

一軒還向舊堂開俯紐東歸亦快哉兩度立朝今結
局百年多病獨登臺山中習靜親栽桂石上題詩掃

空谷安得與君幽討處窈然共醉菊花酒
夕陽無限水東流好爲長詩謝白鷗處世當爲天下
上似君須向古人求故鄉今夜思千里月色江聲共
一樓自笑百年家似關不知能似浙江否
菊花時節羨君同賞過嚴陵舊釣臺新何潮高興集
少覺首無改長毛衰東山芳意須同賞壬戌當年本
不來應笑我曹身是夢不銜風雨鬧樂攻
鶴拂烟宵老慣飛令人長憶謝依聯古來賢傑知多
少僕日人民果是非酒碗茶甌俱不厭谷雲溪鳥尚
相依君今獨得居山樂我已無家不念歸

壽潘南屏先生六十　乙丑正月七日

期君新歲奉恩光人日題詩寄草堂家住府城鄰漢
苑馬隨仙仗識天香絲綸閣下文章靜安樂窩中日
月長人壽百年今六十朝朝染翰侍君王
袞袞諸公車馬塵世情誰是舊雷陳親先年老因憂
國天爲詩曹剩借春不敢安爲此下車也能康濟自
家身世間甲子管不得明日從頭一遍新
共闕爲郎一命初論交已是十年餘作朋吹把齋中
酒蝦日齋鴻寶誰收篋裏書齋后序年因長髮愁漸巳
老聽吹噓惟應鮑叔偏憐我欲報瓊琚愧不如
有取君猶六十翁此心期與故人同能安陋巷無留
我自計定把青藜獨照公復有樓臺聊寄興但將雙
抱醉春風長生不待爐中藥何處吹簫向碧空
高會當年喜得曹英名常得與將星長嗟博士官猶
冷獨有揚雄賦最高已入玉堂同視草幾陪春色醉
仙桃滿頭白髮丹心在郎署何曾嘆二毛

新春雜興

從官千騎擁繁輿遠上天階禮玉虛適羨枚乘陪仙
輦茂陵扶病相如
東北人南萬里長江湖安得便相忘春風無限瀟湘

意郎從外州是故鄉
仙家多駐玉華宮也有清愁白髮翁春色惱人眠不
得錯教人恨五更風
無才不敢累明時憶向天涯問紫芝多病所須惟藥
物病深何藥可能醫
排難殊不爲高年祇是當時已惘然莫怪天涯棲不
穩在對長詠十居篇
向情世路可翱翔獨嘆青山別路長自笑不如酒油
鳥鳴飛猶得到衡陽
爲國須援御平瓜小徑升堂倚不斜自是不歸歸便

得春明門外卯入泚
春愁黯黯獨成眠，病對椒花獨自憐。東君若逢相識
問，恐驚憔悴入新年。
浣花溪水水西頭，曾向慈恩寺裏遊。頭白故人無在
者，夕陽依舊滿滄樓。
平生獨志重丘山，未報涓埃兩鬢斑。清切會須歸有
日，非關歌月老滄浪。
身蹤跡尚吟詩。二月無時自怪蹇拙，集何成聞恭
在老身只覺似重見

寄荷聖公

歸騎西風擁歸旆，聖恩深念舊東家。今歡那咲千年
事，奉使虛隨八月槎。心想夜闌惟是夢，眼知別後自
添花。知君未愛東湖色，木底魚能漸可又。

松露先生學懷翰林，傳送有詩見寄，次韻奉以
答之

山店鋪殘學判時，遙思獻納在丹墀。卷舒在我有成
算，藥餌扶吾隨所之。青草同心多逸興，白頭吟望若
低垂。丈人才力猶強健，搖落深知宋玉悲。

卷終

哭子錄小引

嗚呼，吾子兆先之喪，吾既忍痛為銘誌，欲為詩哭之
無暇乎所謂聲律者。體齋先生以詩來弔，借韻答之。
後諸大夫士友吾父子間者繼作不輟，每有所贈輒
借其韻以洩予思，多至數十首。嗚呼，至哀無文，古人
乃廢悲歌，當哭益亦有不得已焉。且是物也，乃吾子
所深領而篤好者。九原有知，寧能不以是望我耶？若
乃託之悲吟，實召取衰于茫昧之間，吾避老而愚其
惑，不至于此也。偶檢舊草，不欲遂棄，錄之為一卷，痛
定之餘，不能更讀屢之而已。正德癸酉正月十九日
西涯翁枝淚書

哭子錄

哭兆先故體齋傳先生韻

少日生兒極苦辛生時成幻死時真光陰倏爾逝雙眼形影孑然只一身秋榜定誇舉祚予終歸恐對倚門親哀歌不用存遺稿孤恐他年累故人

次韻答方石謝先生

生平在乙怕逢辛此語荒唐郡近眞江海縱然能比根乾坤空大不容身文章自與窮愁別骨肉誰挨道義親欲抱此情那向說先生原是虎傷人

再次體齋先生哭兆先韻

飛鳳別後有新雛五色文章衆所無人眞門高近自折九頭聲斷不容呼揮毫對客才空後躡履登山興已孤檢點留書三萬卷有年空苦為誰圖

竹几藤床一病身向來鬼夢已成眞浮名在世翻為累造物何心也妬人買城南邦空習隱留雲東府若思親不應又作春峰別老淚無多不沾巾

因兆先病中韻答方石體齋二先生

雨月愁多白盡頭誰教骨肉轉成仇哀號激切長夜弱質凋零可待秋覧勝獨迴東郡馬憶歸空買洞庭舟不知死決非生別猶怕當年說遠遊

客裏高山半白頭豈知山與雪爲仇詩腸思苦難禁夜病骨寒多不耐秋九陌風花空匹馬五湖烟月自扁舟文章不借雲梯力劃得江山助遠遊

丰峯薑可空寄翁兆先欲焚之柩前以代掛劍且作以詩因感其義次韻奉答

空江落木夜紛紛遠道書來正憶君白髮有情憐顧兄青雲無路哭劉蕡變期聚散三生隔世事盈虧兩字分聞道藥爐無棄物須從殘稿拾遺文

一擲清風萬里來故人遥在鳳凰臺多情欲共幽魂

語什襲猶煩老手開竹淚有斑和露滴燃烟無力被風迴不知地下還知否地下如知亦可哀

和王古直哭兆先韻二首

沒道人琴一夜亡哀絃誰爲故人張才如卞玉元君造命比顏烏不姓楊傘表城頭眞浪語千將地下有龍光君嗣指點趨庭事恨殺多情杜古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極知世事如春夢不信人生有甚逍今日眼看埋玉樹當年心許擲烟標空勞掛劍來吳季翻悔藏書似鄴侯多少西湖湖上水一時和淚共東流

次陳卿御史韻八首

夜臺聞哭聲哭遠聲漸通誰知擬子悲翻長側衣寬
痛定兩無言燈前黯相視我將何湯藥備臥方擁被
憶別亦須臾神交豈疑似咲談芬記憶意悲極琴撫
其側焦飽花木愛鬱和時掛來經月病愁緒結不抑
恩猶有淚前通家二三士哀歌感今昔高誼一生死
死者恐弗聞生者猶在此忘情固非義情劇乃爲累
有淚欲成河東流浩無涘

其二

向時科舉業有志在歌詩掌閤目前提秘役胸中命

遺文不多得往事何能追幸當英俊場猶得親驅馳
雖非書精力庶以輸情私今我忽獨目讀之但寬容
一讀廢背眠再讀忘長炊三讀輒掩卷起自向堦墀
半生趨庭事所得佛如斯他日參我稿誰當歌父兮

其三

拔衣思崇關誰縱愛清涼梁生不出戶有與涼非通
如聞解官急遍欲遠城市歸與志不遂辰轉勞夢寐
買田復十畝此計力未已渠在我不歸渠亡我安恃
爲官累衰年世路紛皆是渠雖不如道與味頗予似
登高忽不見望遠如有俟猶想獨歸逕青山且塑處

其四

文章若山斗壯歲勞攀躋道德若漁獵終身費荅蹄
長舍不易致志士恨每齊吾子獨何爲超然出羣迷
如居百物市貴不數象犀如觀大海津怪不駭鯨鯢
傷哉不復見永矣含悲悽

其五

交情若市易世路如棋枰空歌代木篇肉谷無了丁
昔見乳英俊意氣千鈞輕心當斷金在與史航盃觥
父行友鄭莊長者過陳平交成衆所賞名在汝不爭
賢哉兩尚彥眞此骨肉情曾如蒼松枝下有蔦蘿榮

脈脈兩家事誰當和友聲

其六

兩人甘同窮達者不甯死物理多倚伏吾生有消沒
君剛亦真情傾爲達者訾誰哉能不憂倚杖非且笑
俯仰天地間何獨無父子角角與豚犬往往不相似
吾子豈足多吾家今遺刑未論骨肉親嗟嗟失佳士

其七

家翁幾四子豈復爲人父盛年氣飛揚永路身齟齬
於我行外孫代爲書尚主終焉亦凋謝我與翁爲伍
人言孫似翁文字足繩武譬如千尋柏嘉種出新甫

不爲廊廟用先摧釜斤苦痛爾不翁如我心酸欲割

其八

傍架檢我書就床理我琴書殘有遺香琴斷無餘音
傷哉歲月遒默坐整我衿萬事勿復道繁憂劇難任
塵帙汚我目哀緒傷人心心目兩無用不知有與喑

次顧士廉編修韻六首

青陽忽改歲白日慘不光生死復幾時幽明渺相望
哭奇徹九地矯翮追八荒閉門讀衰誄卷帙動盈箱
分君腸慟情念之徒傍徨

其二

閒雲不作雨死水無生萍嗟嗟薄命人未壯日已暝
家弟能幾何奄忽成凋零至意孫獨領鳴哀我親聆
耿如殘城燈初心尚熒熒念之不能忘未天終吾齡

其三

念彼平生交切磋多箴言如君合師友相視猶弟昆
居然入室久文漸化嗣孫植弱以爲瑳磨光發其昏
一朝遽淪落此意將誰論

其四

文章各異尚得失動相謫學古者猶然豈獨論聲聚
當其得意時感激竹自許自謂論沒後慚後事茫遼

掃筆龍衮吟空堂正風雨

其五

塞翁既馬失臧穀俱羊亡有子不及成無者同惋傷
死生亦大事父子乃天綱誰將蓼荼毒置我甘脆腸
魂氣無不之遺體先歸藏他日治田時歸來但茫茫

其六

短衣立長松我夢忽見之平生舊恩愛宛爾不復疑
形骸獨委棄魂魄相因依勸君勿說夢使我聽欲癡
夢者有覺時死者無還期死生亦夢覺高論何崔嵬
因君復淡辭千秋竟同歸

次韻答濟鈞二首

秋風一夜起關城哀調驚傳可爲傾四海交遊誰骨
肉兩家父子盡平生來鴻去雁年年事白日青燈字
字情獨記新衣趨侍日幾回當客誤呼名

少日才華滿帝城衣冠四座一時傾去來今事總成
夢一十七年空此生老有箕裘誰繼業病中骨肉轉
傷神不知精力緣愁減猶向淡山問藥名

李白洲侍郎屠元勳都憲有詩弔兆先次韻奉
答

空懷樽酒試論文今日高軒又過君燕市價高誰更

聞楚招魂斷不堪閒搆成舊壘驚風雨種得新松報
釜斤自古人才何敢負祇將科第惜劉蕡

次錢與謙修撰韻 北先嘗從學故陳

有口莫問天天道長悠悠有石莫塡海海水何所收
閉門掩青鏡無言搔白頭靜觀得物理定勝非人謀
書香既有亭快然亦有樓平生掌攜心付此士一杯
憶當童丱歲經史實研求方期成羽翼竟抱祇蛇羞
往事勿復陳茲生遂長休空來東剡中不負搭簦遊

次韻答徐岡賢提學五首

話別行之異論交父子真書來剛謝我詩罷轉愁人

世事經雙眼宗祊在一身他年垂拱手相對各沾巾

其二

累月花間訃經年我得書傳疑終作信凝望却成虛
歲月呻吟裏江山涕淚餘閉門無邪客愁坐廢冠裾

其三

南呶成暮歲白髮更老親遠書傾故舊哀調起比鄰
駐馬聽寒日聽鷄聞寢晨此情抛未却時復上心頻

其四

擬得全家隱常爲出世談壯心猶夙昔歸計失東南
董重思鄉卜情多勝舊驂江湖空滿地無處有茅菴

其五

亦有他年卜真成觸事悲藏書餘舊篋封竹當空枝
白髮三千縷愁心十二時悲歌聊當哭何意復吟詩

次何員外子元韻二首

舊業銷沉盡硯中半生何但坐詩窮假山石減峯全
瘦落葉聲稀樹已空豈謂形神非夢幻浪誇頭角自
兒童淵明昔尸徒依然我已無心效此翁
東野詩從死後工風今誰在復誰亡人間夢筆非無
兆地下修文信有郎半世幾時衔劍氣簡編何日繼
書香閉門只今猶然坐十日愁多雨正滂

又一首

回首莫梁是夢中直從班白記兒童兒童過盡還班
白獨立蕭蕭樹底風

次王上寺叔武韻三首

回風捲飛花愁緒紛欲起白雪無餘聲青雲有遺止
客來強卯杯客去空覆籥夜寒衾袂薄夜久燈燼死
從師思聞道歸妹期在此息氣夙從勤終焉竟安恃
承歡與服養墳墓足紀往者已復非來者寧可俟
隙地苦無多青齋不盈丈向非通家客誰與撒閑況
辯裝隣光景老我稀半行愁有假山雪宛在危峯上

穗觀聯句時此輿何由忘誰肯悶懷销轉使悲歌放
九生比書空咄咄成悲愴

其二

輟君思友篇聽我哭子詩君情固未已我恨猶多遺
皇天不祚善降禍良亦奇省躬或自致瑞室空獨如
三遷不出都生長竟于斯斯干有嘉詠遂作終身悲
都來一寸心中有九回腸腸中何所有萬恨復千傷
追歲若偶爾逢春亦傷悼漢儒有遺女僅可補書亡
尹侯有令子空使餞晨霜古今本殊科事變亦靡常
渠生雖弗肖已勝阿兒殤

其三

多君義斷金顧我心匪石佇聆慰藉詞日夕無厭射
苦調少權悰明珠疑暗擲秋憐丹桂凋悶憶黃楊色
磨礱漸光彩長養空羽翮平生愉悅容儼若覿几席
竭來蹉跎計尚未成寢寐所嗟身淪沒要用名輝

次白檢討邦彥韻三首

中歲意不適衰病相侵陵還思後生人命薄如春冰
開居讀古賦援筆寫大鵬趨庭比授簡巾襲累數層
因懷江海興勇欲辭罻罾志謀竟落寞斷壟空殘藤
開緘見渠名益使痛恨增擁爐夜不寐坐待朝陽升

其二

龍鄉有蔓草大道無幽蘭豨路有停潦長江無回湍
渠生亦得地都市非林巒平生長養心付此指一彈
痛定忽復痛仰天但長嘆行逢故舊人宛作骨肉看
感物泣楚玉傷時詠齊紈悲吟匆匆老淚空成瀾

其三

庭有藥書暗懷落日黃鵠翔忽飛去哀調鳴孤鳳
仁者在我抑復彩宛若戲綵在我傍睍之不見轉
一身形坐如人長愁多夜淚不得睡强起傍戶立
從偶嘶蛸掛帶塵滿床床頭古劍無精光爛衰檢書

書在篋哭聲應山山爲慘慘噫氣長噓衛臣實淚痕猶
灑湘江竹東南地缺天西傾人生安得長豪英古今
成敗類如此我獨痛恨何時平由來生死同朝夕轉
使歡娛成悼惜方將一髮擁千鈞空教二子埋雙璧
每嗟杜牧羅閣日欲稱淵明在休椰隔送年光豈在
依倭世路那能久暫時自遣還自哀冷風似鬼兒
歸來誰當為終歸來室無人解相自笑謂有十不聞
黃金盃石郎石郎惟子可語此君看宿草生蒼苔

求退錄

奏

奏爲辭免重任事近因内閣缺官該吏部奉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并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而臣名濫與其列欽此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臣惟内閣之設所以輔君德播王言參預政機敷陳治道其任至重陛下稽古右文選才授任採諸輿論斷自宸衷其選至嚴如臣者性資愚劣問學空疎忝居儒林叨侍經幄二十餘年略無寸補去年仰蒙聖恩陞

授今職令在内閣專管誥勅臣非材欲具本辭避但念誥勅一事或可勉強効勞因循至今又辱新命矣受恩愈厚則報愈難受任愈重則力愈罔若不量力而止知難而退必至曠官誤事速戾招尤而欲上副聖天子之知下答卿大夫之望決不可得伏願聖慈收回成命令臣照舊供職則容貸之恩過於委任萬萬矣

弘治八年二月　日奏

聖旨卿學行素著特茲簡任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近因感患眩暈等疾已於具本陳情再乞休致奏

聖旨卿才德素著精力未衰有疾宜用心調理以副委任豈可因求退休所請不允欽此仰惟温詔之褒許深體情之眷注至深至厚臣才微德薄精力衰内自揣度益增愧懼其何以上副聖恩於萬一乎自是夙夜祇懼用心調理又復許時伏念臣以一介寒微謬膺侍從過蒙陛下簡擢至此凡職所當爲力所能盡雖殞身碎首亦不敢辭而病勢纏綿將暇後作即欲勉就驅策誠有未堪且臣之疾其始亦甚微也醫家謂之内傷内傷之證似輕實重而臣忽之自謂無

事或飲食過度或勞伏不時積日累歲其來已久以致元氣勞傷痰邪脈結表裏俱虛標本皆病故用藥愈難而取效亦不易若復彊勉僶俛進而不止欲仆顛躓之患難保必無此臣所親試而非過計也故呻吟譸悒之中思念時事於古人以身徇國之義竊有感焉方今世久承平積安成玩災異迭見邊寇縱橫財匱民窮兵疲將寡天下之事大有可憂宵旰之間屢厪聖慮正人臣竭志極力分憂共患之日況股肱心膂之地安敢憚煩擇便私爲身圖但臣以病質孱才目若事地雖在平時尚無裨補當此多事豈能仰

將大猷徒掭虛負復効賢將臣之愚實不知所以
處也伏望聖明檢臣前項二次所奏情詞許臣致仕
別簡賢能代補臣職則臣曠官誤事之咎亦少逭矣
然臣受恩既深無以爲報輒敢復有所陳尤願陛下
儆畏天戒矜恤民窮勤勵講學省節遊宴愛惜財用
慎重官爵禮制貴成法馭遐將親賢遠佞崇正闢邪
遠臺諫爲耳目合宮府爲一體遵憲章於列聖嚴教
養於皇儲以培天下之元氣以壽國家之命脉此臣
區區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倘臣言可采陛下幸
留意焉則臣之退猶臣之進也如其不可則臣雖力

疾備位苟充任使陛下將焉取之而亦將安用之哉
臣不勝懇悃激切祈恩俟命之至
弘治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以副
委任毋再回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辭免加陞事弘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節該
欽奉手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陞太子太保欽此臣
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師保之官所以論道弘
化將心輔德實百僚之表率爲天下所具瞻其任劇

廷之與儲宮雖各有攸職其義一也臣等自蒙陛下
簡置内閣以來累荷聖恩加授今職並參機務兼輔
儲闈任重地親官高祿厚而材力綿薄識慮空疎不
能翊贊鴻猷養成睿學歲年徒積績效靡彰每自循
省輒增愧畏比者恭遇陛下稽古右文任賢圖治考
先朝列聖之制修大明會典之書而臣等叨奉德音
總裁其事勉加裒輯幸克成編乃職業所當爲豈勲
庸之足論况上而仰伏聖聰俯垂宸斷下則群僚分
職衆力均勞臣等何功肯蒙甄錄或兼拜兩師之秩
或超登一品之階部署迭遷殿名遞進官資屢絶寵

數彌隆越分踰涯於斯爲甚悚懼之極益無所容伏
望聖明收回成命俾臣等俱以舊官供職圖報將來
臣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弘治十六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卿等輔導有年勞勛著稱特加陞職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自劾失職辭避重任事臣等俱以愚庸遭遇先
帝簡任内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
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
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

晋日俱災叠與倂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敵騎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有孔千瘡隨補隨滿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備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前無寧日百官庶府傚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干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否革舊弊則謂之紛更變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遏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名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行論列多不見允比為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伏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衆轉于衆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猶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將貽誚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臣等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元年二月　日奉

聖旨卿等切切為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著用心照舊輔導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自劾失職懇辭重任事臣等具奏自劾奉

聖旨卿等切切為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著用心照舊輔導欽此臣等聞命驚惕愈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

以無愧若徒職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
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
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
百言臣等頓首涕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
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啟沃
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
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
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
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
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撓撼官府沮陛下之

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
家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
爲庇護寧使邊儲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
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
擬之舊制俱不該陞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
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跡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
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先具以官法爲人
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先具奉旨
裁節飲膳等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
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

壞亂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
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欽天吏部奉旨
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
衙之任而信寵幸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
貿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銜
上做傚成官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
之失四也他如皇庄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
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勢
所必有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
五也質駕帳出外等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延

內皇親家人奏想發民役占佃土地據一面之詞輒
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
未免仍解各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寃苦
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其與齊從蠱惑先
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貸緣分守累劾不退
則奏請退究方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
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
經奏准查起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
之備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
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

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及轉挪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尚恐潔身人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

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目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四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忠再申前請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久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元年三月初二日奏

聖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懇乞休致事近該臣具本陳情奏乞休致

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勞勩顯著受先帝顧命託倚匡弼以隆政治上天垂戒朕自警省卿安心辦事勉副委任毋再固辭欽此臣聞命驚惶措身無地竊伏自念臣以弱質病軀曰膺寵祿蓋自入閣以來未久即病間歲屢作作必踰時累月日如頭眩一節曾兩次暈倒在閣攙扶得出衆目所見臣不敢欺加以舊患寒

濕後增痢病藥餌之服與食相半秋末冬初百疾齊發扶病振憊已非能堪又以庸才陋識素乏寸長尸曠之愆與歲俱積今年臣與劉健謝遷各具本乞休臣於本內明開三人之中臣最當退過蒙優旨並賜勉留非若懇乞退休事同一體健遷皆荷聖恩獲蒙俞允而臣獨被存留揆臣之病比之二人尤多揆臣之才比之二人獨劣若依棲眷戀苟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帝顧命之重非惟智窮力盡不能復有裨益抑且沉溺顛覆無以自容冀轉激迫實不知所以爲處伏望聖慈憐臣衰病收回成命仍許

退休使臣得與二人同賴撫㨾並生天地纖莫效銜
環之報猶當爲結草之圖臣無任懇惻激切祈恩俟
命之至
正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奉
聖旨具陳休致臣下職也顯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有
疾宜訪問醫揀選良劑善加調理勉副重託倚毗政
務切毋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自陳休致事臣餘力薄才弱躬病質遭逢列聖
竊祿明時歷仕途者四十七年居秘閣者一十六載
恩龐負重扞攖弗勝盖自弘治辛酉之後數乞退休

至于正德丙寅以來累陳衰疾並蒙慰諭弗賜允俞
退念先皇帝委任顧託之重仰荷聖天子優禮眷遇
之隆自度尚可支持豈敢過爲矯亢因循䩄顏幾閱
星霜乃今春不雨風霾累月四川湖廣等處強賊成
群水旱之奏殆無虛日聖心警惕俯念元元特命廷
臣致齋九日祇告天地神祇用祈雨澤臣於此時內
自省疚竊據古人策免之義即欲引咎自陳不意寧
夏逆賊上厪兩顧之懷下詔頒恩命師討罪上憂臣
辱死亦何辭夙夜在公寢食俱廢扶衰力疾又越兩
旬近者守臣奏捷賊黨就擒邊境獲安民生漸遂倘
使疾生於喜樂筋力疲於安閒四體俱瘦百病交作
則欲勉怖分寸力不足以濟時縱令強效馳驅志不
能以帥氣負之以盈虧之道揆之於進退之宜及此
是圖猶爲未晚伏望陛下高明照察廣大包容赦其
保職之愆憫其懇激之請許令休致以遂初心俾枯
朽之木獲全樗櫟之材駑鈍之資得延犬馬之齒豈
但終身而知感尚當沒世以無忘臣無任祈恩俟命
之至
正德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累朝舊臣已受先帝遺命輔導朕躬才德兼

資中外悉知政事顯著海內歲閒尚未從心之年神
私精健正當倚任凡事用心足見爲國至意近因寧
夏叛賊剿平皆卿才猷之力朕心允協安恐懇切引
疾求閒自效宜親近來賜饍加調攝累有旨勉留安
心辦事毋負遺命朕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休致事近者臣以疾疢自東求退伏
蒙恩旨曲賜優嘉責之以顧命之專委之以輔導之
重用詞懇惻有餘音臣聞命警惶莫知所措上思
先帝則涕泗横流仰念聖躬則憂懷垂集實不知何
以爲報也但人臣之義能則致身不能則止二者之

問不容以髮臣八月而生元氣素弱今年六十有四
卦數已周體不勝衣食不滿器動發之日常值大風
殘至願什衆所共見加以志慮日短學術愈荒事多
遺忘字每差錯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既老矣何能
爲役用是具疏乞休已非一次比見朝廷多事黽勉
供職如會典未完則不敢言退實錄未進則不敢言
退流澤未降逆賊未擒則不敢言退今纂脩類畢僭
亂已平指授出於宸衷制馭由於廟算臣奉行當播
寧謐有成况威嚴之後漸復寬仁中外臣民欣欣望
治伏惟陛下明識遠慮持久而行之何所不至臣之

庸弱豈復能有益於萬一乎若以有限之力供無益
之役驟致僨事而不知止則其罪益大矣故敢不避
煩瀆冉申前請伏望陛下垂天地生成之仁推家人
父子之愛特降俞音許令休退使殘喘微軀幸而未
盡則一日之存即陛下一日之賜也臣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正德五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致至再至三已有旨勉留宜盡心
職務允協朕懷不必因辭有疾多訪醫藥善加調理
吏部知道欽此

求退錄序

弘治乙卯春東陽公先皇帝簡入內閣參預機務凡
擢宗伯部免府重任其疏辭不許黽勉就職辛酉春
復以疾告三具疏乞休繼以災異辭以不職辭前後
十餘上皆不許自受顧命以來恭遇今上皇帝嗣大
曆服自度無所補益當正德丙寅秋與少師洛陽劉
公少傅餘姚謝公並辭亦不許踰再上二公皆得請
以去而東陽獨被留命旋值權姦竊柄國是動搖既
不獲退則曲爲匡救十不能一二累疾累辭及會典
實錄次第告成流賊外平逆臣內殄上遂致顧下詔

獎諭猶辭就緒而請方益堅累歲而後定中間疾疢
時作概不得已而辭辭必奉溫旨頒加慰勉且命醫
調治遣內臣存問或者勑吏部敦諭趣令視事恩禮
隆特出于常格揆之抑尊之意願吐之義避勞就逸
竊有未安獨竊與年增智隨力竭聞之古人不能者
止每一思之泚汗交集故鄉日感須聽有所不避或
伏月再陳或期歲十上誠悃之積上通于天乃於壬
申之冬歲未盡四日特賜俞音許令致仕恩典之厚
復加于前愚頑之極竟莫知所以爲報也居閒無事
俯閱舊草仰念兩朝矜容之德一代之典禮存焉不

敢以蕪陋自棄棄錄之得若干篇爲三卷總名曰求
退錄而灊瘉之章謝恩之奏亦以筆附焉
正德癸酉春正月二十四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李
東陽謹序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十

求退錄

奏

奏爲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年六十四歲入仕逾
者四十七年在內閣者十六年越自先朝至于今日
其求辭免者十餘次誤蒙先皇帝及陛下厚恩簡
命委託屢頒曲諭至詳至切用是扶衰力疾強效驅
馳竊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
以救時比者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擅亂政貽害軍民
仰賴陛下洞照奸謀會施乾斷明正其罪以慰人心
中外臣民萬口稱快臣竊念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
票本擬旨揆竊物情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
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逕出臆見通令落底真僞混淆
無從辯白臣等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
所損亦多備蒙淵衷明見謂不與內閣相干然在臣
情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陛下高明
鑒察特降俞音放歸田里遂臣初志別求賢俊俾贊
機衡則臣雖未盡犬馬之勞亦免積丘山之咎矣臣
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奏

聖旨卿以崇才碩德佐政先朝鼎望嘉猷播在人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劉瑾專權已正其罪今覽卿奏
卻到堆將票本擬旨再三駁下從自改竄或帶回私
宅假于他人又通出膳黃通令落底有端家藏卿委
曲匡持朕已悉知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凡劉瑾所
行亂政着各衙門逐一查改該部知道欽此
奏爲辭免恩命事正德五年九月二十日節該欽奉
于勅寧夏叛逆事情內閣輔導重臣運籌合議大功
既成宜加恩典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太學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他男一人做尚寶

可司丞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欽此臣聞命之餘
處𢗶無地竊惟論功行賞固朝廷之盛典竭忠盡職
實臣子所當然顧恩恒揚於滿盈而職每難於稱塞
臣備員內閣久切曠瘝累乞退休未蒙俞允官資祿
級已極人臣自揣庸愚略無寸補近者西藩弗靖上
軫淵衷自命將出兵以至班師獻馘地方平定民物
底寧皆由陛下聖武神謀運用于上內外重臣各遵
將士効力于下臣等奉行宣布不過言語文字之間
何功何勞而濫受官賞如臣者求退反進辭少就多
省已捫心倍增愧怩至于廕子之制尤爲慎重臣老

而無子止有繼子李兆蕃年方二十先已蒙恩入監
自有出身若復目殊恩驟陞華秩尤恐年輕力弱弗
任驅馳非徒貽名器之虛抑且招士林之誚臣之罪
咎日以彌深凡此數端無一可者伏望陛下俯察愚
誠非爲虛讓並收成命以待有功臣感荷曲成免圖
後報明目之慈庶可少追於萬一矣臣不勝云云
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以名德重望輔導累朝忠勤勞勣功業茂著
近者寧夏叛逆運籌合議致有成功宜膺賞賚禮不
爲過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再求休致事臣於本月十八日奏
乞休致仰蒙德音曲加慰諭未賜俞允臣捫心內省
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
進退之節臣見今六十四歲歷事列聖四十七年恭
與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
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之重
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聖賢方以應事未
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疆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
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是懷憂抱愧含垢
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求於自遂幸遇陛下聰明

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太平之幾正在
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時及此不圖更復何待
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瑾專權亂政之
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
為功冒虧忠節係寄要事平伏承陛下遣司禮監官
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痛涕及手勅
既下加臣特進左柱國廕臣男為尚寶司丞臣隨即
具本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之
頒踰涯分傳聞遐外實駭群情其言禮貌之當否
與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明若不能早退又不

力辭此一端若切中臣病况臣揣己量力見可知難
皆蒲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蒙叨冒之罪
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未備之議哉伏
望聖慈察臣愚悃俯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
令其照舊以監生聽選出身係圖補報則優禮舊臣
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父子感知感佩於無窮
矣臣無任悚息激切之至
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至情卿輔政有年精思純謹中外
共知屢次引疾求退先帝及朕為天下事重曲加慰
留近來大姦既去朝廷圖新治理委任方隆豈可偶
因人言固求休退吏部便行諭敕意大臣義當體國
宜勉起供職不必再辭賞功推廕係是舊典李兆蕃
已錄用了也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老病乞恩休致事臣於去年十一月內三次具
本乞休累蒙溫旨勉留尋至臣感恩懷愧無以自容
猶欲上辭懇誠適遇陛下恭上兩宮徽號禮殷事重
竊念受恩累朝職在述作因循强勉又閱歲年續以
刑殺有事政務頻仍命將出兵事體關涉詎無寧處
言職言私但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五月以來身弱脾

內弱痛下血或委頓一時或綿綿累日積成虛耗飲
不能支聞部門籍在家調治閉戶退思捫心內省問
其官則一孤之官也問其祿則一品之祿也問其職
則論思輔導百職之所萃也今神思荒落不能效謀
慮之勤精誠不孚無以為感格之地無其實而虛有
其名受其職而不稱其事乃從年上踰六望七之歲
而不知止棲遲于十有七年之久而不知退未嘗不
作流涕背而食不下咽也自今以往臣若留一日則
增一日之愆當一事則多一事之咎寧不為貪昧之
鬼以貽明聖之玷哉用是備瀝愚衷再申前請伏望

聖慈憫臣衰病矜臣勞瘁乞臣骸骨以盡餘生則臣於未死之年即荷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正德六年六月　日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允孚天下共知比來多事之際贊謀出慮周悉老成況神志精明近任議論尤爲倚畀在任一日有一日之益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近因屢疏辭免朝廷已有旨再四勉留宜體朕諄切至情即起視事以慰衆望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老病陳情仰祈天鑒懇乞致仕事臣自揣衰病

不能任事累疏乞休輒荷恩旨慰諭勉留諄復切至不一而足其大者一則曰先帝顧命輔導朕躬一則曰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一則曰卿之出處關係天下重輕拜誦之際臣至于感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竊伏自念陛下所以遇臣者如此其重所以責臣者如此其深若但玩愒歲時虛糜廩祿以顧命自諉而無匡正之功以輔導爲名而乏謀猷之益則陛下亦將焉用之故臣之官股肱耳目之官也臣之責股肱耳目之責也手足痿痹則元氣爲之不仁視聽壅蔽則全體爲之不具是臣之官失職而責無由以塞也臣自

請告以來病勢纏綿精力消耗蹣跚於戶庭之內輾轉於牀第之間深思遠慮無所不至臣老而無嗣影自隨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臣一身一家之私者猶不足言也仰惟陛下春秋鼎盛聖德隆長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寄天下臣民億兆人覆燾之情其所關係誠爲重大昔在孝宗皇帝親憑玉几渙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臣嘗承顧命夙夜于衷此之恒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無過於臣臣所當言亦無有急於此者若復因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衰病日深一旦溘先朝露生不無以副

陛下倚毗之望他日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泯罔之罪萬死莫贖用是不避威嚴敬披肝膽伏冀陛下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之勤尚想穆清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保聖躬於康樂延嗣續於蕃昌仍望憫臣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臣忠懇之言止於如此容臣休致以盡餘生則臣身雖退猶臣之進尚當伏跡山林仰瞻魏闕頌聖主無疆之壽慶皇家不拔之圖臣無任傾心瀝血俟罪祈恩之至

正德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深用惕然具見元臣忠愛至情卿受

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任理何
忍舍朕求去朕因卿言當上念承傳之重及臣民翊
戴之勤卿亦宜強起視事副朕倚毗至願以仰答先
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懇乞辭免恩廕事近該臣等累次辭免恩
廕奉
聖旨吏兵二部會看續奉
聖旨改廕六品文職臣等仰窺聖意俯悉下情詞匪
事功雖承世職曲加裁處俾受文階尚有愚誠冒干
天聽臣等竊惟廕叙之典非特有文武之分抑亦有

厚薄之等比因群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
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佑人歸僅成
克捷即今姦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歡豈免
向隅之泣若撫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功則川
陝湖貴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於予誠所未安
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用是懇乞天恩
並收成命使臣等安心於日夕庶猶可圖報於將來
臣等感恩佩德有過於受廕萬萬矣臣等不勝惶恐
激切之至
正德七年十月初十日奉
聖旨朕以卿等勞勤特廕武品堅情不受今改文秩
又勤意開可不必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懇乞辭免恩廕事臣等再承恩廕累具辭
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但理
有未安終當懇訴竊惟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
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輔
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
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論議
之開陳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
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况臣

等或已蒙廕敘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考試捫
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
望聖明俯從愚請並收成命以慰愛惜使臣等照常
格守常職以圖報稱於萬一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正德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等累次辭免特允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老病懇乞休致事竊念臣體質羸弱本自天生
幼小之時不及日則壯長中年以後衰病相仍年日
益增病日加甚腰膝疼痛耳目眩昏家居入夜則步
不能行班行遇風則立不能定縱使朝參公座不避

勉强支持每當具奏乞休實是衷懇詎未蒙鑒察
曲荷涵容顧今年逮閏之月一十有三而在告之辰
已過其半雖畀官溥祿猶爲曠職素餐況臣叨登一
品之階兼給兩官之俸非但難於報稱亦將累積愆
尤況今歲暮祫享不能陪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
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深居飽飯偃仰在牀用是
寢寐不寧食不下咽再三籌度展轉思惟臣之狂狷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仰惟陛下天地之量於人無所
不容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伏望宥其既往而矜
其所不能特降綸音許臣休致則進退之際全晚節

於始終俯仰之間託餘生於覆載臣之感恩銜德與
齒髮而無窮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累朝名德學行才猷中外推重受先帝顧命
輔導朕躬竭誠盡忠功在社稷比年以來節次引疾
乞休朕未能舍卿屢遣官敦勸暫起視事茲乃固申
前請情詞懇切朕閔勞以政勉從所請寫勅諭意賞
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以表眷懷着有司時常存問
月給米八碩歲撥人夫十名應用仍蔭子姪一人做
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

奏爲謝恩事昨該臣具奏乞恩休致節該奉
聖旨勉從所請寫勅諭意賞銀伍拾兩紵絲四表裏
以表眷懷着有司時常存問月給米八碩歲撥人夫
十名應用仍蔭子姪一人做中書舍人欽此竊念臣
自筮仕以來至于今日叨蒙累朝列聖作養拔擢之
恩簡任顧託之命天高地厚不可名言荅當委質鞠
躬少圖報稱而才疎識淺莫效涓埃曠職素餐久而
益甚況殘骸薄質晚歲衰齡非敢忘死而後已之心
亦嘗聞不能者止之戒用是屢干聰聽懇請歸休每
荷容留概增愧懼幸回天鑒特賜允俞而又寵以璽

書錫之金幣人夫食米給在任可蔭子錄官俾延世
賞恩深禮縟寵倍常倫感戴之餘曷勝欣忭伏願聖
躬保重聖壽降長德政日新邦家鞏固臣幸得優游
隴畝瞻望太平并惟欽德於餘生抑且銜恩於身後
永永而無窮也臣見今腰膝疼痛行步艱難不能躬
詣殿廷面辭闕庭不勝懷戀顧荅惶悚激切之至除
望闕叩頭外謹具本謝恩
正德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足見老臣惓惓忠愛餘意朕已具悉
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謝恩事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該光祿寺署丞典簿廳錄事李宗禮齎揭帖內開司禮監太監蕭敬傳
奉
聖旨頒送慶成宴桌面一張羊鵝猪一分酒五瓶臣竊念優閑私第衰病餘生無倦從奔走之勞蒙眷注記存之寵恩深禮特叟出前聞慚愧有加報酬無地與國家而共戴誓沒齒以難忘緣臣一向氣血虛弱腰膝疼痛不能趨朝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謹具
本謝恩
正德八年正月十四日

奏為謝恩事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
皇上遣內臣頒賜勅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渙汗寵從一字之榮金幣輝煌遠過百朋之錫是蓋施恩於不報之地推當感德於未死之年愧懼交并名言莫既緣臣自致仕以來一向腰膝疼痛行步艱難不能趨朝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理合具本謝恩
正德八年四月十六日

求退錄終

懷麓堂文集後序

此少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之集也詩賦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奏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嗚呼富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脩班制敷為述作以昭觀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鍾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盛如周至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于時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咸能先後禦侮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

事如車攻崧高烝民江漢韓奕諸作是已夫周之治郁郁其文然後諸賢則所謂至今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又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引養引恬至於成化弘治間人文之盛於斯為極公適出會其時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既已光朝著而澤海宇而長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彌有家法雖在疏逖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名一時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揉歷官禁近飾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

治器之用及凡內物人牧民之際公用者罔匪然
在服中闕扶持善類將順德意除利天下益有人不
及知者畀入斯得益啓淵衷進賢舜惡清恩澤以
植民生而維國脈傳謂爲人臣者息則張而相之廢
則捕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公寔有焉及其憂則遠
之責于丘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
人與一善治必喜動顏色如自己出或議及古今政
蠹民瘼亦復惻然乃身故于常爲文壽公而其居廟
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未嘗不以廟堂爲憂
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

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廷節惠諡曰文正孔子
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
可奪名公因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德
與位俾亦焉能獲是名于天下後世哉公之所謂文
者蓋如此然非予一人之私言也集刻于徽州郡齋
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芹又繼請不已
且公未第續時亦嘗屈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
竊爲論者公經國之業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俾
讀是集者有所考焉

正德戊寅十二月朔日門生京江靳貴謹序

重鐫李少師懷麓堂文集跋

古帝臣王佐之才率多英分三代以還難
仍渾噩追謨誥颺言雅頌迭作相業皆見
於詩書漢魏而下三唐特用詞科專以文
人爲相然必經緯皇猷偶然樹救時之業
而後可以當不朽否則如公所云如李嶠
蘇味道足矣今求二公所作可傳者亦無
多也尚黄鍾大呂克佐帝樂於鈞天庶爲

袞衣兼擅公才之爾雅則功業文章并高
一代謂間氣篤生可矣予嘗讀李文正公
集而浩若望洋也公以神童入對弱冠登
朝其於當代斯文益英絕而領袖之者攷
公自庶常至首輔數十年清端雅量終始
不渝故中外傳其詩文爭相寶貴然而柄

或兩朝經權互用則身係安危者甚久乃能盛植桃李而心無私沐浴日月而功弗耀求之古人亦已罕矣乃其著述之富可傳於世者又如此牧齋先生嘗推為三百年一人蔓乎萬生之才不朽之盛事也但以卷帙繁重鏤於京師雲陽所傳多係寫本迄今兵燹之餘幾於廣陵散憶昔熹廟時先師湘洲大宗伯削籍嘗談文正當國護正人培元氣事欷歔泣下欲相與刪訂其遺稿付坊間重刻旋被積皇召用不果今何日也同里廖昇生以時備寄雲陽之鐸奉督學公指汲汲購求集為全部矜其創獲而謀重鋟之費甚鉅請　諸當事報可閱半歲而觀厥成焉出人意表之衆無

有快於是者偽耄且慚媿不能効較讐之役而竊歎此事有三幸文正公去今二百餘年其書不復藏於冊府採於輶軒而一旦放光出苜蓿之闌幸一公兩為國掄天下士尊顯者十數輩然未免膏馥已微音寂將絕而表章得於異代羣公之手幸二往者此書價雖重於鷄林板獨留於燕市即湖南大家未易購致仰止者輒望涯而返今且墨莊琬琰鄴架縹緗若從戎馬荊棘中究然移懷麓堂以歸故相之里幸三噫嘻公之才位福慧實由天授而斯文不墜豈得非人力哉昇生謂予曰此亦君北窗下枕中物也今藉大力者發之以公海內矣想當欣然不可不附識其意於末簡

云

辛酉仲春湖南後學陶汝鼐謹跋

懷麓堂文集後跋

雲陽古名勝也山水孕秀蔚爲人文指不勝屈而明太師李文正公實鍾靈焉先生幼舉神童穎異天縱乃心帝室爲太平宰相者數十年立朝事業炳炳璘璘光昭簡册縉紳先生詳哉言之矣惟是臺閣文章雅重一時聲稱後禩兵燹之餘散佚殘盡每於簡斷編殘中時讀一二語如鶴唳長空遺音不絶輒醉心者久之逵同鄉後學之鄙人也景慕高風恨未一登公堂讀其全帙

今上十九載庚申春謬視篆茶陵司鐸私心竊喜冀一沐浴流風沉酣餘韻甫蒞事多方徧購先生所著懷麓堂集本或訪諸族系或謀諸士紳以及諸老師宿儒之家下迨村塾寺觀之處蒐羅備至採訪云周萏輯隻字片言用成全璧矣奇逢 蔡 韓 兩都憲臺倡先卄刻檄 藩

憲薛公　臬憲馬公　糧憲胡公　驛憲趙公
同事而總成於　學憲愼齋蔣夫子以及　郡
伯任公　貳守熊公　別駕來公　州牧熊公
奉
聖天子命購訪先朝遺書或鐫貲或督梓用資獻
納貲投　史館而先生詩文始大彰著於天下
集凡九十卷若擬古樂府若古風若近體若賦
若頌若奏疏若碑銘傳記諸雜作彙爲百卷約

百數萬言遂裒然獲大觀焉逵讀其詩奇怪似
韓工鍊似杜富麗似歐峻峭似柳而脫卸變幻
條暢坦易則全似蘇氏父子良由資敏學贍署
清任專故能鼓吹六經呑吐百氏而自成一家
言也其文也冲和平淡典雅渢弘眞以醇整以
暇肆而不露大而非夸恍若遊雲流水初無定
質然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誠牛溲馬
渤之可驅而嬉笑怒罵之堪入者也休休之量

溢於詞矣至持論古今成敗人事得失如指諸
掌而溫柔敦厚之情忠愛肫篤之致一唱三歎
有餘音焉太平宰相不虛也帙成質之同里
客菴陶先生曰予昔聞湘洲宗伯師嘆其卷帙
大重欲加刪定刻之俾坊間易於傳布惜有志
而未之逮也是在吾子矣逵曰唯唯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頃奉　蔣夫子檄毋需刪補致茲曆
溷仍舊可耳益　陶先生有搏虎之思止錄其

神光威彩欲嚴文正以貫文正而　蔣夫子有
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齒角但就文正以還文
正謀不同而道一也
國家肇統垂四十年武功丕定文教誕敷庠序
振興人材蔚起正在茲攸賴之會因思治世昌
言關繫非耿民生國計禮樂兵農諸大典以及
經筵入講之方修己治人之術靡不畢備非若
山林放逸之士止於雕章弄句風雲月露之詞

自適已意而已茶陰人文之地英髦彙萃紹休
先達者將不乏人然以茶之前賢勵茶之後進
忝斯任者又胡敢令舊章廢墜重貽採風者之
憂達不敏勉力董事幸爾落成設使鴻文鉅筆
於茲中絕將二百餘年來文獻埀盡幾不可問
則是役也非敢言李氏之功臣亦庶幾藉
諸上臺表章之力俯竭涓埃仰酬
高厚以翊

興朝右文之化於萬一云爾
旹
皇清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仲夏蒲陽前三日
署茶陵州學正事潙江後學廖方達謹跋

廖方達 昇生